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0962 v.1

路史別序

煇自夷陵抵衡湘有爲煇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傳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問族五年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恚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閩閣之外議論粲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

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

登記號 007258
類別 史部紀傳類
全書 册六 函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煇竊論之公之立言遠禍賈誼而叙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杳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俾管窺蠡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表禍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煇之孱微

無高衡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煇謹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殆幾千三百載矣又上訴之萬載之前非取鑑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輶軒黃車之籙克棟連牀曜聯而縷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疐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愔之系譜馬緫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録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俠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撥隧緒既足通遺而蘇

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雋茲固未足爲全書而子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并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蕃譌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盧滅槩獲叅蒙亡志者之屏見尒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顥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莫之輙也風容皐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特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潛穆之編詎宜辱於樺鉛之手邪式爲抄類而復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詁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跡之下方夢偒之論餂謂頑人亦徒以移衆云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泌　長

原叙

路史前紀九卷

廬陵羅　泌

第一卷
初三皇
敘四太
第二卷
二靈
九頭紀　第一
敘十紀
第三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循蜚紀　第七
第四卷
因提紀　第八
第五卷
因提紀　下
第六卷
禪通紀　第九
第七卷
禪通紀二
第八卷
禪通紀三
第九卷
禪通紀四

路史第一卷

錢塘洪　楩　校刋

廬陵羅　泌

男　苹　承命註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濕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第一卷　錢塘洪　楩　校刊

廬陵羅　泌

男　苹　承命註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溺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後兩无彼此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後之言尒地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大筋如兩儀成變化不可缺一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流見發揮）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爲太易（太初之始）列圄寇曰有形生於無形（无形天地之始有形萬物之母）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混沌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內篇云日月相逐爲易易有彖象及易之名二說見發揮）易無形埒（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无其一矣以奇數倍之爲五十而一无倍是之謂无形埒）易變而爲一（北方先有）一變而爲七變而爲九（衍數九玄數此渾淪自然之用世莫能名夫一至七還矣至九還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所謂易者豈牽合哉）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爲一（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還易封自一變至七爲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復二變而返乎本體是復變爲一也九轉之道亦數之足尒）一者形變之始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有體而一无體是故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三三而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百則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清輕而騫者爲天濁重而隊者爲地沖粹而生者爲人（此上本易乾鑿度之文引見列子知此說則可以究天地之蘊矣）天地壹緼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一氣之中五行並育而）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行之則爲十爲百爲千萬如果核既坼則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斯謂三生萬物）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徃昔載諜文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始大明云召公謁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帝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必因今益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湘鄉右盤古條而雩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鑑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鄉祀事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直渾敦謂元始德世萬八千年爲一甲子斯爲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云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盤古冢廟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有盤古三郎之目庸俗之云餘詳發揮）繼之以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下卷所紀三靈者）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詳見發揮）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據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君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爲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爲孔門未有明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成注書中候勑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絀黃帝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而有祝融甄燿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人蓋出宋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故王符云開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于京城內而王璵建言唐家仙系所宜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地婆

（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渾敦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皇矣）

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路史第二卷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爲中三皇君是君臣道生之後）是曰天靈（外紀云十二頭號曰天靈）望獲強尊（以獲爲名以望爲姓字子潤號中天皇君並詳洞神部）頎贏三舌（卜二文）驤首鱗身（傳記三皇皆龜身此亦形相余說在女媧紀）碧盧禿揭（冉壺記）首出庶物君有五期（五行期運一云猶五絡非）寔司元化歲紀攝提（見徐整曆紀）斟元陣

（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天皇外後別立三皇矣）渾敦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路史第二卷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爲中三皇君是君臣道生之後）是曰天靈（外紀云十二頭號曰天靈）望獲強尊（以獲爲名以望爲姓字子潤號中天皇君並詳洞神部）頎嬴三舌（卜二文）驤首鱗身（傳記三皇皆蛇身此亦形相今說在女媧紀）碧盧禿楬（丹壺記）首出庶物君有五期（五行期運一云猶五緣非）寔司元化歲紀攝提（見徐整曆紀）斟元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樞以立易威（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宋均云威斟也言斟酌元氣陳列樞機之行以政立先法安矣）秉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氣（太微黃書云天皇象符以合元氣長生之要）亭毒萬有風行炁逝（亭育其形毒散其氣）靈書八會（玉經隱注云三皇天文謂之太上玉業按洞神第十四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鳥迹之始也真誥曰八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遠是矣太微黃書云靈書八會字無正形）自然洞神（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簡白玉為文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為三讀太洞經云三皇經者玉[illegible]洞清上清洞玄大清洞神也三洞蒼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蓋近代三墳書非此也有時見發揮）玉券十華（洞神經有三皇印三皇玉券一曰金契三皇經云自然之文皆緘以金鈞置一玉案覆以珠巾坐以五吝待以十華）人風真淳（太真科云大化始立人風真淳故三寶度三品之人洞神名保寶之道濟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豊之世洞真名天寶之道經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體）真得極（靈寶經云三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一真皇之主下一真王之妙天皇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三皇體真而守一其真極也得一而已）提名旋復（提名策名也旋復言其變化）無門無旁神運四輿被迹無外無熟之陵（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柱州即無外山也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万二千里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柴氏云五龍及天皇皆出其中）三輔九翌為世億歲（項峻始學篇天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它書皆然獨春秋緯言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分為九州長天下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名旋復蓋輔翼者九人各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吏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

（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即應有君臣治國第年代綿遠而無文今三輔九翼併皇是十三人）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見遁甲開山圖）鑒名岳姓（字子元或云中地皇君）馬蹏狀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顙馬蹏水經注黎氏云見第上人面貌皆如女子面相類地身鮫足出龍門山）主治荒極雲霄載持達天協德與地侔貲（洞神經云中地皇君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太始之元（三皇一一等經云中天皇以于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平初太始云上皇號年按道書有元景延卿赤[illegible]遂之事[illegible]淵[illegible]光極宰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書[illegible]三統經亭有[illegible]皇之類悠悠無[illegible]特取太於太初之[illegible]云）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illegible]萬物[illegible]覆於下期於後[illegible]正見上紀）得道之乘立乎中央

神與化游唯庸有光（見文子等書玄中道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見淮南鴻烈）爰定三辰是分宵晝（見通曆或謂三辰有度晝夜有經何定分之有曰不然茲持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曆明者固非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度晷景之用有自於此矣）魄死魂生式殷月候（通曆云地皇以三十日爲月十一月爲冬至亦見高氏小史此亦本自然今凡事有出而无攷姑取以證者此之類也）諸治徑易火紀周正（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燧二皇爲羲炎者非也）草榮木替亦號萬歲（三皇經天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一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天地二皇俱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源云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難取信夫太素冥莖固有定數然方此時歲曆未著烏從而紀之哉三）

（墳書以一歲爲一易草木盖以草木周譁爲之紀辨介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不知正朔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死辨時以草木榮枯爲歲儋崖觀禽獸産乳識時占藷芋苠以熱紀歲七番以麥熟爲歲首谷昌党項皆候草木以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以與蠻夷同斯不疑者曰萬齡者亦號數之萬今）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二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乎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第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見緯書）胡洮龍軀（姓愷名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九頭）驤首達腋（玉篇云亦臂也今作腋被）出刑馬山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見緯書春秋命歷敘云人皇出暘谷分九河）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見三墳又雜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肇此分矣今石碑有九皇里非一所也）太平元正肇出中區（太平元年正月出治大中祥符五年　聖祖降言上天祐德之意以爲王清分職實曰九天司命在昔乃爲人皇蓋九人之）

（一亦嘗降治國家之始祖云）偈六提羽乘雲祇車（見雒書昆叜字記作抵車誤）制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得至道）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言敎如云言辭循文教也）迪出谷口（谷口古寒門式云上暘谷蜀秦公傳六三皇乘祇車出谷口謂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還乘青冥濛濛六合幕罔不承命（上下四方）道襄高厚何德之傳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艮是化（雜書據三階云八皇別長九州離艮地靖生女為后夫婦之道始此又見春秋命曆序叙）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文子鶡冠下云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皆敍尊卑名號）（自君吏民參次者無國歷寵原錄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絡連鉤考之具不備也）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此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剏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不男女不飲食者矣亡可類推）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頫然汔終為世之日兩皇並隆（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曆等皆記之三五曆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寶櫝記云斯類國有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若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質故尒）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

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跡佗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略條剌于右端（春秋命曆序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爲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推隨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有太素之年說見餘論）

其一曰九頭皇爲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秦丞相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貴者非貴於二皇也以其皇氏初備[illegible]有臣政治之是貴也按孔衍春秋後語泰皇人皇王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孔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十言教是也泰皇即九頭紀舊記不之知介之源此徵云人皇獸倦臺事乃搜錄於五姓知爲九頭紀也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然鶡冠子所謂九皇則又非此至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爲九皇異矣）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五象類）行之布山岳（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方是時也世巢穴日月貞明（眞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穴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曰五龍紀）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蒙氏云五龍受皇後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繼爲次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无爲之化爲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遊僊詩注今上郡督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

（五龍山在嵩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憑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乎石縫雌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孟誕錄帶前書謂之括提紀或作提挺提挺皆非王者攝提首紀余）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饗（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有功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上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爲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雒四是謂三姓紀（雒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或作排又持爲熊但非）教人穴居（錄帶書云合雒四姓教人穴居有巢教人巢居四姓謂敘命紀）乘蜚鹿以理（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或作連通）乘蜚麟以理（見賦蜚鹿蜚麟蜚羊之類六種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鵠野麋飛鹿赤狐騶吾等尒）

敘命六是謂四姓紀（克以命敘而通之也）駕六龍而治（賦云五姓後付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六緯連通敘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爲後五姓次傳敘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德厚）

（信亞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陶弘景諸曆云上古有循蜚紀）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之出火皆因其變而舉之也（即十有三姓也諸記不一按緯書云三皇號九頭紀次五齊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通紀次敘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爲合雒循蜚傳之繆今）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攝提三紀合通姓後妄也大率歲書錄有所取然淺陋無雜據云）疏仡十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自秦氏沒而堂無君大其守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埒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喦揜符登紀爲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悅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者昭然而今昒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昒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祗裯新葉蟣蝨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消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於人乎（譚叢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或者易生貴者難鍾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其溺於此蓋不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茂斷之哉固存而不論（秦皇以下五紀凡九萬年十紀皆昔言六在遂人前疏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云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敘命四九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而因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說與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年歲亦推邢據張揖自到徐整等余皆不可質）

中三皇紀

路史第二卷

路史第三卷

廬陵羅　泌

男　苹承命註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溯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九變化而與物相弊鉞（遁甲）（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母）出於汾脽（汾水之脽上也其地降起若尻脽然今之成夔軍是廣韻云鉅靈生於汾脽今在陝縣北一百二里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府也）揮五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李淳風小歷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第三卷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乗太極而濊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錢（遁甲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母）出於汾脽（汾水之脽上也其地降起若尻脽然今成慶軍是廣韻云鉅靈生於汾脽今榮陰縣北一百二里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府也）揮五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李淳風小惷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始判氣天皇上帝鎮立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門有未闢者故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習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記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言五丁事蜀王開明負力能徙山通蜀石謂目以五丁矣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謚但以五行方色為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云）惟死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顯焉（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鉅靈邪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腳踏開而為兩言之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郡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復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儵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几渠一世豨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柏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驪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為

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紬焉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瀸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徧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褐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姓揖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

句亹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遂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尒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祩黃頭大腹出天參政（見春秋命曆敘云出天齊政則有官纖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文字以知官號也）无易天生无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大極（鶡冠子云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先易天生无散大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與百神合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祭四致闓以正息云云）三百四十歲钜神次之號曰黃神（見命曆敘按道家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出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歲在太素是為一氣太素者赤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中和為老子乃化神君名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illegible]在太始則之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于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皆亦體中之事而歸藏經言者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為黃帝矣抑又非此）

钜神氏

人皇氏没钜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

五葉千五百歲（見春秋命曆敘）

犂靈氏

東荒經有犂靈之尸犂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汔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駁於聽熒者

夥矣況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若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脣乾咽而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子之所據正亦不得而不異尒子悲夫君常詭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曬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詐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胠篋漁父說劍之借則吾知免矣

大騩氏

大騩氏見於有密（河南密縣有泰騩山記謂大騩氏之居即其域也）或曰泰堁昔者黃帝訪泰瑰於具茨（中山經次七敘山之東三十里大騩山又次十一有大騩山注於陽翟縣大騩山也即具茨今在許之陽翟集韻具茨山一作次茨詳黃帝紀言歸大騩卽大騩氏）一曰大騩（姓纂韻譜云天水有大隗氏云出于大隗氏）盖設於充垓坫之宇而臺爾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姓苑等）

鬼騩氏

鬼騩氏後有嵬氏僥氏攘氏刹氏鬼騩氏（嵬及鬼騩皆古侯國和菟史云古有大嵬氏鬼嵬氏嵬鬼騩古通用潛夫論云嵬鬼姓僥攘刹是也三國宜皆炎黃之代封之一作攘利者訛）

弇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宜是爲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見山海經今東陽有萯山孔甲畋萯字音培集韻倍負同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世紀云即東首陽山太平御覽作首山音爲頗繆矣）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識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爲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

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憸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歩又歩而自惜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頊帝嚳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禹強閼伯玄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棄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眞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佢僋倈綦溪利跂正直之道削而憸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主配于衷不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借有自來矣期期區畛亦孑之熱熱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眞人（見南華眞經注云環中中庸之道）

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而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世槩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矣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運令如有容泊令如未始出其宗而茫令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庚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皐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

否剥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剥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説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云其統奚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玆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繼之豈不製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儈者附誠明假權竅緣繞呫囁以綢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子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禺中之地（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禺中之名所爲立以知東北潮易前聖之爲有說不盡潮易說詳發揮一）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海內朝鮮記南海之內禺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陶唐之丘叔得之丘盖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民之丘以水絡亦閒吾昆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見道書）蓋處于沙。（沙長沙所謂萬里沙見遁甲經今茶陵西南十里雲陽山也又萊之攸縣有萬里沙祠）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甘泉。（甘泉山本亦曰雲陽扗焉𦈢雲陽縣雲陽氏之嘗居云丹徒董覽吳地記云曲阿秦時曰雲陽嶺大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阿曲而名吳錄云改曰丹徒天寶元年曰丹陽今屬潤）絳北者非也。（十道志言雲陽氏古之仙人開山圖以爲雲陽先生之墓言陽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府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爲歷代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之中有神書藏秦[illegible]石之記故三輔黃圖引爲雲陽先生然開山圖所言陽石山在絳北又非雲陽氏也）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凡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

方皇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故之皇甫紀實爲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爲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録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昬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

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爲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道言天真皇人者泰壹也杜甫云泰壹先泰引包犧在右堯步舜趨禹驂湯驟）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壽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以（見鶡冠子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天帝之所使在峨眉山黃帝往受真一五牙之法泰帝者泰皇氏也傳言泰帝與神農問說者以爲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上真王字君也即泰皇矣今鶡冠子有泰皇問泰壹天地人之事三執急云）昔者神農嘗受事于泰壹小子（本草經）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无形嘗无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開元詔盧鴻云鴻有泰壹之道[illegible]云北黃帝鶡冠爲之道校鶡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辯事於名理之外范无形嘗无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抱璞內篇及玄籙皆言泰壹頗金液而仙而亳人謬忌謂泰壹者天神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泰壹于甘泉然道書皆謂泰壹者皆謂腦又言身中亦有所謂泰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屬傳聞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泰壹兵法一篇有伏羲雜子黃帝雜子又有泰壹雜子五十三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

（泰泰壹陰陽二十三卷泰兵法今或見之兵書）其書言黄帝詣峩眉見天眞皇人（三一經云黄帝詣峩眉山絶巖之下見天眞皇人而上清記云黄帝詣峩嵋四極明科苞元玉籙抱璞子等皆云黄帝見其撰著或云在青城乃見甯封於青城甯封見玉局甯封告帝曰天眞皇人在峩眉山因校記蹊等皆見上清記及青城等記今青城有甯封洞室軒后壇及黄帝祠迹甚多）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萃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尒治萬物自尒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亐以冣尒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食歎終無所用无乃已浮

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爲教也至矣（此所謂王歸金當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爲之紀以上集仙錄稍革其語以爲雲華告禹之言）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經而不失遂周流四方謁皇人于峨眉山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秊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其歷七衡凌閶闔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有形體不敝精神不越亦可以齡

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見玄關天老養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節度護之可至千歲）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合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川邑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崖險者蜂蠡之甲晉殿破榼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河側州郡今歲在河南明年決出河北東西海岸亦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滄海遺迹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蠡蜂之殼顏魯公等以爲桑田之變者也）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雨土雷隕石星隕夜明並詳發揮雨粟說天山崩裂事後世尤不勝多漢惠二

（年天東北開晉太康二年西北裂太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大中裂哀帝即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雖皆叶或見宮室之類按内記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詩爲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齊書承元中夜天開聰時趙録建元初天大裂麟嘉二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裂是均于紛然亂應可知）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宛首道者之號）柰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于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考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王充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牛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緱鳳空霽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偓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惜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

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今寇謙盡去三張僞法盍專氣積事謂大道清虛顓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翽翽而尤以信行爲軏軏初死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子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傳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顥之居（詳少昊紀）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潛則陳留矣（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伊尹生其中大妄）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己汝產必於空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槃而言之魯南山

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陜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顥而遂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遂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秊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乎既言之拾遺遂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見潛夫論卜列）都

於神民之丘（山海經閩唐等九丘有神民之丘蓋其所處）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曆叙）

倚帝氏

都倚帝山（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實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里踦立山也）

次民氏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爲皇次說非也）次是民没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歷叙文與洛書摘亡辟同注云次民没民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此此以下辰放氏而始）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經歟今既闡著而或者有不歷命歷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爲而多益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君以古爲見邪荀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久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

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猶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今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慁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惑成節族久而絕爲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路史第三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第四卷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是民即皇次屈非也）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太平廣記作飛鹿）出地郭（宋均云地郭地名）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注云從謂順度）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揲木茹皮以禦風霜（茹蘊茹茹毛蘊茷其毛）綯髮閻首以去

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猶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今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慁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惑成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竒

路史第三卷

路史第四卷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是民即皇次屈非也）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太平廣記作飛鹿）出地郛（宋均云地郛地名）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注云從謂順度）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没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搴木茹皮以禦風霜（茹蘊抗茹毛藴祓其毛）綯髮閶首以去

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命歷敘言皮木枝者也）治二百有五十載（同上云辭光火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朔修增葺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啟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頼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蛇獸方與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瀹沇漯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積之下足宅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之泉幣以行之不踈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檝以郵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

耜爲杵臼爲弧矢爲鯤鯢爲茵幄爲澠洛笵金合土墐竈泄井溷坐罔食鞴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宮室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狥人剝生民之脂以自奉傾宮瑤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修以錦帆珠甬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窮日上夜有不足以既其侈弗聞天下之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蚖闞閔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嘻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害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裘蒸餘皁莢澡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世本揚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其始蠶叢柏濩魚鳧各數百歲（元蜀紀號蠶叢帝柏濩帝魚鳧帝又作折濩与伯雍者非寰宇記作伯禽允疎）號蜀山氏蓋作于蜀（今成都）蠶叢縱目王瞿上（瞿上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魚鳧治導江（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南此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鳧津廣數百步）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揚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三萬八千歲蜀紀等言魚鳧等各治蜀八萬年蓋難取稱俾明記作開明非）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為蒲捍蓋蜀之先也（杜宇鱉令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借記有女曰利從地出為宇妃按文利乃梁氏女詳餘論受禪在丁卯八月三日）自叢以來帝號（蘆保一作盧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蘆保封蘆保月封未明何始時代久近詳餘論）其妻曰妃俱塟之（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圖江南鑿石家有棺無槨得銅器數千種于壘三十金蠶蛇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壞之一無所犯於上立神友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基今武擔山也本曰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塟表以二

（石闕石鏡武陵王蕭紀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承平橋西齋建武中劉李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昔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棄（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曰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嵩爲茂州今茂之汶山有蜀山樂史亦云昌意娶蜀山氏也）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昌意降居若水元囂降居江水而禹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皆合中國世本謂蜀王蠶世相承爲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爲帝俈之支庶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稱說六）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滅之（利蜀道報攻來告急司馬錯請伐之見史記）始降侯云（使陳莊相之蜀逐蜀秦寰宇記梓潼引常璩云顯王五年秦大夫張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先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擧志貪以取敗然後百蹊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大蜀之爲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隨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

衰而後復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閑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貧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犂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虎武之將屑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壓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殫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絶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蕃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方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壁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稽也而徒戕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亦其

或得之而得以犄亦何異於釋近熱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己之田舍矣而宅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黷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黙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騷然始得盛彊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違歟予嘗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瘴毒氣中者溫也嘔泄淪者腳腫腐弱其魚多鱷沸海常沸尤多惡魚朔云炎洲貞者經之）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自罽賓西行經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夏過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爲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秅四百里石磴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西南今蔥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犯之輒噓殺飛礫過者少全）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

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眞滅大遼其臣大石林牙挈其子三世近夜渝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激障霧於東維（東南瘴霧冒者多死其病如瘧而重劇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之號今越嶺有瘴氣中之有聲若人人死着木木折曰鬼瘴木山瘴之氣毒也）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經黝黑）泄流沙於西陲（[illegible]距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illegible]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漢所謂伊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畜骸骨驢駝糞爲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魑魅也當且末西北沙中夏則熱風爲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埋其鼻口不爾則危斃今高昌客旅皆由辟伊吾道）決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至于闐路經陷河伐檉置中乃得何渡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渟滀而深今古不得度盖亦弱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佰君其盡制歟（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北海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一十六國）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闐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録曇勇

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脈志遠者剌其曰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尒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殛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舜今視之皆爲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歎其遠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illegible]宋被固已窮僻而今更爲內地故臣遷客[illegible]沙門島上以爲未嘗[illegible]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庸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我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許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豗傀氏

豗傀氏後有豗氏傀氏（見元和姓纂）豗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豗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見姓苑等姓書莊子三墳作混沌風俗通作混屯也姓苑云後去水爲屯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太昊佐誤）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盤古氏下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之詩謂盤古也如云支節爲山岳腸胃爲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予嘗譏三墳之無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吳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爲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烏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僖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縶而從也盖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

蚤虱皆爲人害是故追其雖則求其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望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儼存魁偉車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況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絕荒屯遺矣好乖精拱默而九宴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炙之心故物全）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見子思子淮南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炎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

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澒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執者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狶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凡蘧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莬史之大茁鬼氏鬼鬼氏命曆叙之黃神氏佢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諸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耶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兊頭昌角駕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曆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兆生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在之而已一而不當命曰天故指有心治物則求彼天然自致於今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青子亦云先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爲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治二百五十載（命曆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號曰皇談治二百五十歲）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傳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盖一世則變矣夫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熯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氷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

自有君汔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青頊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乘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

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

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汚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欲濟世而不至於大亂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憀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効矣然則脩已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望者曰俟河之清奚者又曰日月奠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嘗朝菌與蝗螘哉

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毋爲之三太息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君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毋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緊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第四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第五卷

因提紀下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人間世云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其散者成玄英云徇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遺於形內忘於知

路史第五卷

因提紀下

廬陵　羅　泌

男　苹　承命註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内通而外乎心知（人間世云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其散者成玄英云徇使也能令根竅内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静志外於心知則外遺於形内忘於知

（鬼神冥附而含止矣几蘧首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蘧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㲉飲而不求不與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槀昇風化而已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亦見亢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貿貿尙金之方者于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之治盍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狶韋氏

昔莊周許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直言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狶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搉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

問於太史大弢栢常騫若狶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集韻狶韋音絺李軌讀太史官名音治）今丹壺書纔諸几蘧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屢一哉（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无妒物之心而物亦无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棲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有作構木爲巢以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以人食果蓏蜯[illegible]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出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其爲民也登巢椽蠡（東征賦云登巢而秌蚤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敎化之時也曹植遷都賦覽乾元之兆域本人物乎上世椓蠡蠃而食踐摭毛皮以自蔽蠡與蠃同武戈切[illegible]力今切[illegible]琢也）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餜者飲其血嘬其膋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爲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礼存三古玄酒以祭薦其血毛之類是上古之礼醴醆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中古之礼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則純乎後世）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呂春秋儀礼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治之則就其无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以記事爲遂人時非）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

革鞈衣攣領着兜冒以賁體（皃呂覽周公告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謂三皇時以冐覆頭句領遶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以冐覆頭句領遶項至皇帝始制軒冕）民之死者猶未詮焉過者額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无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衰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晏子云古者有衣攣領而王天下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衰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虞係冐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之人不朝其室而歸其仁）治三百餘載（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餘代萬八千年或云萬二千年安）栖於石婁之顛（遁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瑯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東北有婁約是爲於翠瑯逢矣而又汶之梁縣有石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曰土京隋文改曰石樓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宜是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僞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鬬鬬而不勝必至於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後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

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弃於劉聰梁諱戰而籙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艘潰縣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徵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蔘苓之養性也而刼痼攻積已救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

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賴曰吾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無事詐謀奇計卒爲韓信斬之泜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戢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而後動不敢爲主而（爲客非去兵也不得已而後從）漢祖平城之困唐宗安市之刑失於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負然苗蠢之審諸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爲仁義哉若蚩尤之斬又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爲齊晉道又焉足以言兵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爲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居而光四時昏晝之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光猶蜀之西天常雨少出日者壬子年云大都万里有申弥国近燧明之国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昭王游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

（明國名詳餘論）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爚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遂明之國不識晝夜上有燧木後世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雨其火常然即今之武周建澤府之逢火山也故代割建勇爲火山軍亦猶梧州火山之火）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詳發揮）上古之人茹毛而哺血食果蓏螺蛖膻腐餿漫內傷榮衛頹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焫以熟臊胜以燔黍捭豚然後人无腥胭之疾（祭禮作其祝號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肴所以存法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部正義云先燒其石今赤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待農薦其事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考云鑄金爲刃民大悅號曰遂人禮含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礼性避臭去毒謂之遂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楳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疹）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釜甑作娃鬲既甄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亦見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故季春日禁火有辨見發揮）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

人以漁（尸子）雖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彥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特名位乃具爾）人命明鞮政乎陛級（朱均云攜筭降政所見後）畢旒辨乎方色（分正方俗論語摘輔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賦）成博受乎古諸（都郎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侯之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東為有據云）隕蘆錄乎延嬉（延長嬉福也盖謂祭祀崔汚議云祭祀之典擧於上古人所飲食必先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毛之薦未有麴蘖汚尊杯飲則有玄酒之奠菹及後王孔乘率備也蓋一作丘）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逆人出天四佐出洛言生卯出于天而四佐洛書也）龍圖還瑞龜字効靈（見書錄）於是占建而正方（王帝明太一余鏡云燧人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握機短表計寅（圖矩也易通其刻曰蒼渠）

（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人間有指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天以布躔而齊七政（康成云布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謂政教作其圖謂之計寅在伏羲前於時無書劃石而謂之今刻言蒼精來看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七政詳應記主孔斗機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而為七政七政之孔立迹所由也）始注物與鳥獸之名（春秋命曆敘云伏羲疑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之蟲之名必與物合如牛之曰牛魚之曰魚名之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盖聖人有以與物合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其人世自隱也）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管子云齊桓公問於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王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通典云自燧人建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是則制貨以推輕重生民以來燧人以通貨矣）人滋及醇情欲蠢動好嗜外

迫則冐禮而忘形以賊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王充以爲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酒也逸礼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盍本乎此書太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陽奇而耦故三終陰偶而倍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恥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者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礼記疏云尊卑之礼起於遂皇氏云礼有三起礼事起於遂皇礼名起於皇帝通歷通鑑等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盖始著其礼爾孔演明通經注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燧人已著姓名）治律高之石室以著記（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遂人伏氏書以燧皇與羲農爲

爲二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爲陽尊故託燧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羲皇于人神農以地力紀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應氏之說亦然故康氏六藝論以遂皇爲人皇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故緯注謂孔白人皇遂人衆主書起自宓犧而同以遂人爲皇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禹預焉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爲四代斯亦妄矣）二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乃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也言遂皇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一萬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肆達疑是三姓而爲九十一代與妄）犧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遂代逴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星握機方塵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恥父老子

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合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紆覼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行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巳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于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爲金生水也）寔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

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毎至於夭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於樂嘗薄澆爲淳風墜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十孔子以爲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爲而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秦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爲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贋邪捏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庸以兵城從戊右墉城字只此作）羣王之山平阿先隆四徼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府也（穆天子傳阿城一曰隆陁也四徼循四境一作繳）囷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葦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黃帝臣有容成揔其為一而繆）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子夏易傳云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執以相放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結亦意渾之說今吐番犬羊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其民儇蒙莫知西東壁廢孝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粮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人无有相媢之心（淮南本經）寔有李子其性喜淫晝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李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蹏馬是為三身之國（市持貿易衆聚之處張華所記本出括地圖李子乃其名亦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禁曰是雜牧也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常祥岐毋皋怪大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況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

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値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値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爲桎梏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尓（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語讀如吾語汝之語）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諜七日而蘇苟偃視不受含晉柩牛吼伯有介駟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illegible]有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蹏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歧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髖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人落刹充蝨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邪（落刹羅刹也國在婆利東與非邑爲市說見餘論）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載鬼之類尚筆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賾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惛

惛乃復詭譎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歷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第五卷

自非精鑒[illegible]曰[illegible]矣亦未有[illegible]迫事人以[illegible]

而家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謂絕未信鬼誠[illegible]人不

與[illegible]設同[illegible]之爲

右國撰祝[illegible]

路史第五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路史第六卷

廬陵羅　泌

男　苹承命註

禪通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倉頡廟碑作𦣞蒼非是按蒼氏出於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畫作倉春秋特有倉葛字不從草）名頡姓侯岡（見地記）龍顏（春秋命歷序）侈哆（見內篇）四目靈光（廟碑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乎六年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包敘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帝告戴干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童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二肘是謂柳翼文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94863 v.2

（西乳是謂含良武工斛擑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為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妄也有辨見發揮）上天作令為百王憲（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詳攷二句乃[illegible]見帝安和圖王[illegible]）寔有睿德生而能書（隨巢子云史皇產而能書亦見淮南修務訓）及受河圖錄字（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illegible]陽虛山在上洛）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字者孳也言滋孳孳多也與孳字同故乳牛羊曰字牛字羊）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之上）以嚴父子之儀（閨門之內）以肅尊卑之序（鄉黨之間）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乎是而天地之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籀篆籀字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三代不變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皆倉造大篆則置古文於何地古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滋蔓而相生爾）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皆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有

（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書則圖書出乃无此怪或倉頡作書適今之會爾蓋一說也）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字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河圖眞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礼也一姓惟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為可惡備按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云封禪者負大此為近山是謂太平不敢歸巳推隱于大武云推隱于天乃所以為有巳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且猶曰四海困窮今乃自謂太平下逮於天地其享之乎物石紀號著特帝王之號名爾非物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知封禪亦無多事正當史官始備文字故著封禪紀文字哉皆可得而知者世傳謂可豨者特不詳其太古哉）亂百有一十載（見渾天記盧陵縣化作山

境舊有祠有倉頡像邐烈穿邑治學先公侯徙其祿下學四曰龍象古鼎猶寫倉王冢矣）都陽武（今開封之許故勞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亦有倉頡城陳留風俗傳云縣有倉頡墳及列仙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列仙臺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曠子野所造繆也時宜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翊人則或其後世氏倉頡者爲之爾）終葬衙之利鄉亭南（皇覽云塚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九域志鳳翔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者記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蓋五日始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曆出于上古特來可執）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夷門兒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卿士爲韓其胄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爲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厭後豈多以功佐國因以爲氏然紀之後與魏侯奴氏渴侯氏古引氏侯伏侯氏亦並爲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與爻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篆牢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萌芽發育塊間矣奇它之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扣冢亡所不至人皆鄙之而不知所鄙者彼市袄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柏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上帝三天列紀云上清眞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木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是爲皇栢（三墳書云伏羲上相共工下栢皇栢妄也其失源於無國應劭氏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爲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出搏日之陽駕六龍（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登出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乃栢皇也）以木紀德（命曆叙）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干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

（皇栗陸之時斯至治矣）立于正陽之南是爲皇人山（方志華東國謂之伏羲山輿地廣記是栢山在開封陳留縣）其後爲栢（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春秋時栢子之封）有栢氏（風俗通云栢皇氏後）栢常爲黃帝地官栢亮又爲顓頊師栢昭爲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皐辭爲諸侯而耕（一作子高通變經老子古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後世得道栢成子皐是矣）逮周之世有栢冏爲太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尚與張鄒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戲以來以土精受命者七神得閒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爲之佽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王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

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䍦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與夫搖光貫月而顓頊湯若有同於叅綸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後鷩靈跡顧嘗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若姬祖弃既本跡瑞偰先湯脩嗣嬴俱應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弃后稷周木德之祖偰司徒商水德之祖女脩嬴秦水德之祖）要奇土盍遲遲有炎黿鳴洋隱鼉應淵中馬鷩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壽旨喻裙娠臨門彩味茂娟在軍阜鼓噎嬰娩號妍乳泄匏血動痼矣發蠶銜絲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祇齒寉離矢中梟梟徙虎佃蚍令豹止搏勞施蚍牢宮弭蘻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閡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說論曆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亮商以火德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本于唐以土爲紀有統亦當千年）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

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矜以文命者十九而長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隨短祚大吉謂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斯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并五運之真主五既因土運復歸於唐國魏晉至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是亦張說等之佞爾）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祖承天次共工嬴秦俱不得遷而魏隨五代仍去仍晉遂使應運之王當有闕反此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歎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叙釋云中黃真人者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於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五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上之於下人半焉聖人所以駁天下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綏聖世聖人未嘗覩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蓋本于此國朝綸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紀云中黃之書自帝藏之瑤臺非有秘籙者不得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莊子云昔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周所叙乃封禪之帝也）居皇人山之西是爲嵏鄗山（地記謂之三皇山圖經同在孟之河陰縣）一曰中央氏（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英堂其中央者以中

（央爲氏妄矣按庾樂乃五英即帝佶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皆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蓋又緣以央爲英爾）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饋閽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若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自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商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拜瑞之說岠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雖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靚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貴董隱肅然陰嵩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撥于中嬗矣曁王臣盤后禨提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碍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乎世講禮我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于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

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見遁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五鳳誤）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庫在魯城中曲阜之尚竟今在仙源縣內東隅尚二丈）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爲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亦文也不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爲大庭而謂與句後大庭氏異而爲二大庭益謬）後有大氏大庭氏（見姓纂風俗通英賢傳六古天子）大填爲黃帝師大山稽爲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山稽世音爲奈誤）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爲之聖人在上情款通乎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爲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歘歘然爲聖人延禧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譴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蒼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民侗僕瞋瞋蹎蹎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部弗夭是

以難老末世則不然頌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諂相誕而情不應一憯于上而群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盲禿狂偃萬怪皆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屏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為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機躔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雊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霜雹木氷山崩地震蜚蝝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遁乎君高其臺天火為災多其下陴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嬖專政殺果不實膚致螘臭引蛛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

電川潰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孛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譌變異而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忌者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頓乃以為偶然而景光嘉祥之為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迷化希旨者之為欺邪亟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治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古以陸為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睦）教民勤民使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醳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譯析子）後有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

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憫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君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衡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以稱國爲討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冶之死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者君殺之亂得之）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其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涖盟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上始書字）

策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夫人而必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借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

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僭縣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荀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君生死者以君而殺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賊者妄矣彼豈得而字臣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其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腰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躬丁衰季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諫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爲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冶之忠縱未比干作固不在宋子哀魯叔肸後于何貶且大夫生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

（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爲罪是所書之大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將不足登春秋爾顧以爲非罪邪置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乎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鼂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陽處父晉大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爲侵官固可知也）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雎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乎且不得以固爲良史（通鑑論東萊呂氏集錄敘此僕未詳）

賛、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剏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袄妥怪

禪通紀一

路史第六卷

路史第七卷

禪通紀二

廬陵羅泌

男　苹　承命註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犈連氏一曰犈耆氏（犈本又作鬈）昆連者昏瞶之謂也（昆犈皆有昏意　連耆皆有稽意）後有犈氏厘氏驪氏（于志学云）（追連胥之絶號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禪通紀一

路史第六卷

路史第七卷

禪通紀二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嶅連氏一曰嶅蕃氏（嶅本作驩）乀昆連者昏瞶之謂也（昆嶅皆有昏意連蕃皆有積意）後有嶅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追連赫胥之絕轍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傳記如焱氏（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於陳蔡晨後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也）泰氏著於莊子（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云上古之帝王無名之君李以爲大庭氏注謂伏羲皆非）成雎氏（驪子問曰大上聖成雎氏之道一揆用之爲八千歲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又鶡冠子曰成雎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外紀作成鵻繆矣）素皇氏內嵩氏之著於鶡冠子（近者隱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敝故能大圖四海以爲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嵩氏之法成雜之所防以起等世不可奪者）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彧汸穆難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後者之廢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柏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或云居軒轅之丘而以爲名非也蓋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爲號且其丘在昆侖之下世以爲黃帝之所避風雨者非所居也）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文作　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又云古文軒轅字合爲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是也有幣論見發揮）

贊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

愛珍乃權畸羡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謚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爲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六韜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古之王者也伏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別亦爲二矣）訊諸黎效有黃帝全而又有軒轅全（董氏有兮兩種）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莊子所載二上古封禪王上存又云軒轅字古封禪文也）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爲赫胥（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而蘇之又以爲即炎帝妄矣）

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三入二惝怳如遺（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出也吸入也一之謂尊二之謂耦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宓羲軒轅所惝以計也赫胥大庭惝怳如有所遺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之御氣大易以之立數）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胥史之義）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即天柱第十四）

（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許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赫胥遜迹於潛山黃帝飛輪於鼎湖此也）葬朝陽（寰宇記封胥氏在臨海東故朝陽城内一里今章丘）後有赫氏赫胥氏（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蹤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爲樂者失其樂求爲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爲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僊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爲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爲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

僊之志尤重於服遂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書晝昇洪也羲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黃傳堯堯傳舜舜傳禹小顓顓項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騑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遠於人臣二言之善萬世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劉知古亦謂明皇大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梭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歛爲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没於祇宮明皇稽至德之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狠且自悔易危爲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

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毋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爲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强爲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知如是則脫灑蹝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亏不得而知也亏悲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搢紳之學者毋謂太謾設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說文葛音盍也又鶡皆音盍而集韻葛盍殺也居曷切盍曷葛蓋古通用故曷旦一作盍旦渴鶡本從盍堨竭一從盍猶磕盍也一皆從葛世不知爾）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湯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扴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澤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衣畜以遂物爲育草木奮穀爲奮五穀達爲徽闕爲曲）塊柎瓦缶武梟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禪會稽以刻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繁文有葛李祖云古葛字進氏譜云葛天氏之繁字難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匄曰辭匄声無義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爲声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上事古文曷多作曷猶此）後有葛氏（見風俗通然少昊後自有葛）權氏

贊則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萬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噫形體泠皴以爲行喧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唄乎父師之側曰吾爲莛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雜是章於閒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

著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于市如之氏欒施襄施齋皆如牛左施秦施鞅芮晉施邪侯與叔魚於市由海經稷而施之晉語八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云長弘施史施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亍施廢亦非）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任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佞很信任小人矣抑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任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信且傍徨於其域（言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等知）

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弃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蓧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終南少室皆爲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巢由之中向邪巢許之事于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櫛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

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嵆康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況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涵淵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憩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泆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音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伷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洿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者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禪通紀二

路史第七卷

路史第八卷

禪通紀三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尊盧氏

尊盧氏（董氏錢譜有尊盧氏幣其文作尊盧以复爲幣攷之知爲尊盧幣也）是爲宗盧（宗尊字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遂人而降帝世名皆立貨幣以通有无史皇而下君人者咸與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蓋以代別或疑此爲黄帝幣者盖以爲盧之山發而出金黄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舉一字而合爲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第八卷

禪通紀三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尊盧氏

尊盧氏（董氏錢譜有尊盧氏幣其文作𡕒韭以𡕒爲幣攷之知爲尊盧幣也）是爲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遂人而降帝世各皆立貨幣以通有无史皇而下君人者咸與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盖以代別或疑此爲黃帝幣者盖以爲盧之山發而出金黃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舉一字而合爲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崇宮之陽葬浮脯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尊盧氏冢存焉亦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驪山十名覆車郭縣之云如覆車次有女媧谷十名王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在此知茲地為三皇舊居）後有尊氏尊盧氏鑄氏（見姓纂要文世紀尊盧後為混沌昊英有巢朱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理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遂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逌畀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篆是有誕錐奴客之師不知所集潛畀之爲肇於衡湘得於陽之從於廣都得縱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琛於衡山得祝融之宿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脯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朱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欵於雝得帝鴻之玢於雲陽得少昊之榆於成陽得慶都之鍘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盲之棘於商於得女英之龕於枓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

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冝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年言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猶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録水灾行湯冢者於漢隷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葛比以亦不在玆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移栢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滅湯之亳繼觀聖賢成冢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思其明碁悉爲河東張恩發之于河是知成湯之變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藏不壽獨何歟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甯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甯甯鍾家磬及漢書爲容皆作頌有以也）一曰祝龢（見金樓子等）是爲祝融氏（祝斷也化而裁之之謂陸佃解月令說云木發而榮之金爍而收之火祝而融之木玄而冥之盖融而熱之火也白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未有耆谷无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爲即老子說）

（見餘論）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穌萬物咸若（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刑罰未施六籍云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化之未嘗賞民民勸之皆古之善爲政者也）民施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穌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穌平而壽令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樂孝經五行鉤命决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祝融亦號赤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謂（祝融氏號也祝融職也本非人名黎爲祝融回爲祝融皆職）都于會故鄭爲祝融之虛（後會即鄭也其地後爲鄭詩譜云溱水作鄶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爲鄶國春秋有鄶城其池在溱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鄶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爲之鑑湊鳴氏人臣故奢止言建國）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冢也（衡山記云祝融說其陰非也今祝融峯下有舜觀南有祝融冢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營丘九頭圖焉荊州記云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頫衡阿睹有黎圯增之語然張盛二子皆以爲黎則不然矣今其祠廟記成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爲祝融黎死吳回代之而黃帝時庸光亦爲祝融何得指爲黎哉且少昊四叔成無葬處何獨於黎有墓此文淺儒之贋說）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穌氏（見姓苑等書白虎通義以祝融爲三皇宋衷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頊蓋有所本豈得云帝俈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遷少昊而不録又經傳顓帝之後黎爲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爲三皇至論）

（五行則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初并通論此碑以祝融爲祝誦而介於羲農之間白虎之說也）贊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融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聲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君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洪然中足不自外入一萬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互基泰六繫壞之于外

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嘘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臧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於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

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悖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以體之春秋以宇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陞降旁魄颯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浹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膚之會鼓舞品彙陶冶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陛歌下管貴人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依也而五聲以為之倚宮肩信而倚意徵肩禮而倚神龣肩仁而倚魂商肩義而倚魄羽肩智而倚志宮弘以舒徵

貶以疾録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録變録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曆爲氣以故律曆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封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荄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媲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　奏黃鍾歌太呂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晷景

侯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難之重者漸之畸者我之譎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体用相權彌綸布揔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綠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雹夏零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上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祭天地之龢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後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克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民俗聞之者有以豉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諧雲咸弗得弗龢淵韶弗得弗備護武弗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容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空膺胄之伏關禹之擬渾涵末結之處隨其元而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獸之聲循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氣蓄荄蓌茹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若方諸之水圓燧之火緣類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豈復欲歛衍鬱振菀竭怒之患哉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龢伏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屬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龢而已故淸龢一奏而鳳凰翥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而人始俎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晋意鐘鼓巢產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僦詭殊瑰爲彌文煩飾而已簸邏鏜鎝進俯退俯欲其召龢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

歙而幾代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鄶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畱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慆心闉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氣醜化魏上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弃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袄沴災眚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猶辭律而聲匪純懿麭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陛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旣聲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截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畱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

呂之聲商綠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爲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摶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遠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爲是夸言蓋不知理之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有緜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滛厲而哀萬寶常所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煬之無廻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商綠與徵戾而嗣眞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鍾有爭鬭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其聲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畱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銅鈸之伎進而屈茨郵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絶發於薊物應於假迯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

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禮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龢之感不載於心温柔之動不存乎禮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龢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其音音異其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紛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己之志也天地之間温乎其龢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與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樂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小鍾大而曹劌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鍾而鮑叔且以爲過況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雝而病卜之祟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録師曠以

爲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瞑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湯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晋國大旱夫清緐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眞能祟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邪君諸侯一越用之則魄奪氣褫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蓋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生不殄國有東君不恭有九年之稸而役夫有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緐之具衛彼杜訛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緐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緐氣不已斲乎夫絫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甤賓下生大呂八入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

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銅三如千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而況夫囯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秖以惑也■崇寧之初魏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營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眞葭而上黨無直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昔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隋廣叔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岡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使者必也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爲理使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分鬱不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

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修六府龢三事以爲之理合生氣之龢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昬而無聲以爲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畱欲而邪汙淫辟之氣無自而接上以著本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諰發之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反莫不鮮然潛稽然契合其故而遷於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僻而治道達矣樂與移染樂以邪歛春耕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鍾鼓卿大夫倦治息以竽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爲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鍾石而傳夏伊贄在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如聞

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爲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鍚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豢豕爲醴非以買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爲袷非以爲奪也而鉗鈇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醆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躋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

龢中龢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成化不時爲無樂也男女無辨爲無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爲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於禮則成於樂夫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爲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禮特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字理而營政若至矣王德不下逮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業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此漢之禮樂之所以爲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豈可不懼乎

禪通紀三

路史第八卷

路史第九卷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見三墳策皇許云爲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曆者妄也）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其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見商子）後有昊氏（風俗通云昊英氏後有昊氏而氏譜昊氏出自少昊大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邾後而來犧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甯于齊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禪通紀三

路史第八卷

路史第九卷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見三墳策皇許云爲太昊臣若龍氏作甲曆者妄也）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見商子）後有昊氏（風俗通云昊英氏後有昊氏而氏譜昊氏出自少昊大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郛後而來繼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逵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寍于齊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商一出于衛淺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侯國於衛秦宋之王臣後别於楚諸國之介侯姓三代之際三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荒又有避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齊出不可不致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其可泊君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邪温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内之溝壑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臧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戸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況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皆用槨豈固是爾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

衾三領窾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蘧蒢以斂餘壤爲坋呺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銅三泉上涖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踐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惡足以爲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璵斂而孔子歷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及卑之也且怵戒塗髹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篳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襞幅

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繪日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闈鑾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茲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欲塗蘩而休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王坐設莞簟黼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皐止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軶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集有羣衆此者彼桀紂之奢而已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蘩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王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爲圉隷監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旁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况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擣菽秸以爲蓐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夭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塓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紀所敘乃吳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爲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鱗從日月號古皇氏）龜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書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遂以來皆有之赤缺手瑞鈐事傳于金匱又包羲發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告王者）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責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見汲冢書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世）其後居于灑及壥領（蒲驛谿部盤嶺在長安三泰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向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樸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琚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性不變也人何獨不然哉）後有巢氏巢父交許繇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堅繇君沛澤其道曰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耳於頻堅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潁水犢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潁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臨潁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命繇曰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士傳巢父聞堯禪繇不受逃之以爲汙也乃洗耳池有樊堅方飲其牛乃驅去之恥牛飲其洗耳之下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堅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蓋因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爭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度而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秉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軫軨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役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末灌鬯之時誠敬內充齋壯之容顒顒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偶讀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九二闚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德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無咎五雖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何我故亦君子斯可無咎）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陽上長遯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始道否剝各戒小人而臨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於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脆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上也乾中始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

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虵或潜于窐窯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歸藏姤初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潜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爲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泰而不復則荐之大壯乃决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决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上二卦見下經）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剝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羲屠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且姤與遯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

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黃湯放桀[illegible]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剝上爻辭）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灾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屑主猶忘於剝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灾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

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儔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特沿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隙之可沿則天下之文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衛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閼鬲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疝疫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呂覽等明言命士達今從之）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朱或作侏劉恕云陳留侏邑朱襄氏之地也歷代作秋今宋之下邑縣古史攷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株即朱也株即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爲朱襄氏之邑柘故城在下邑南七十）後有朱襄氏（鄧氏姓解）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德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咢以咢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瀆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閼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膇（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於頭則為腫為風處於耳則為挶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蹷為痿然亦係於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亂之時衰見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褫襁盲禿傴尪萬怪皆生之謂也）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見呂氏春秋孟頡帝王統錄云陰康之王次于葛天有襄陵之變而始制舞亦見教坊記云次葛天非也）治于華原塟浮岉山之陰（驪山也亦見長安家志今存焉）後有陰氏（風俗通）霧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許霧相如遊獵賦云奏商唐氏之舞騎著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呂覽說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故劉歆七略敘云古誤以舜典以陶為陰正謂此也外紀云節骨而不達堯作舜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承之）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揄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惡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陟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彷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觀（于六藏證史記）後有懷氏無懷氏（姓纂）

賁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

動作心無好惡鏦犬相鬪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勤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於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宜問之所不及大戴之說篇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之序籩豆之品成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歎然曰不知者不可說也一繇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可進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知之矣張九成以爲欲人之自得之非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樂鬼神其致一也豈有知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違於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以素惟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爲貴君臣之事豈惟聖人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臣之義明民無犯上天下可運於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衆非其說）

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於禘而不知哉直不欲觀之爾（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禮祀太廟誣其先矣此不可）

（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昭穆而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且游觀而歎識者顧以為數魯蓋以其答言偃者知之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何爲哉而陽虎且復僭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文若夏時之類獻謂老成之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聖人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放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疑而不足質者有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僭差而不足觀致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援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記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則有宋存者子[illegible]夫子之從商可知言觀道則皆不足學禮則僭或存者非苟言之）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舜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盍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

禪之事也（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創業興統之君可也又須致瑞崇德然後可以盛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其時皆所不行太史公之論未悉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爲盛矣（柴燎今世之焚香也季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下復封禪然燔柴望秩之禮所不廢也舜十二年一巡亦然）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惡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夫循士庶人不得祭他人之祖於家也泰山距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從季氏旅焉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爲福冉求爲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氏僭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能遽曰不能故子不之復語惟歎泰山曾不如林放語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於神言禮之本者已不足與言矣）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分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曰類皆人臣見君之禮類于上帝旅于泰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矣大之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周大宗伯典瑞職金皆言旅上帝掌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眡瞭笙師言大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猶人言旅則四望須矣故曰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兩圭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爲大故之祭則非也魯既非禮陪臣復僭之如禮何）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

（秦穆公九襄王元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表泰[illegible]正論[illegible]禹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有異命封禪[illegible]禪是四岳皆可禪也洛陽天地之合告[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中然則今處天地之中告於[illegible]可也不之泰山）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刜令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泭而浮于汾束馬句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服不庭至邵陵陟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鴟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莠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再

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爲其有顚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封禪天子之事也王安古今通論云泰山土爲天門地戶戶爲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並不欲明言而託辭爾）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爲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耶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先王於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之時則以省方觀民設教至後之世則觸旅不行后不省方蓋在復猶有舉後而省方則或剗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爲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閒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湆直以不得從行爲命誠以希闊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村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顓嚳之爲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爲君然後備葅稭餙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後心非封禪之非也

禪通紀四
路史第九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94864 v.7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或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荀卿曰道過三代謂之蕩夫何取曰不然道莫醇乎古而甚於湯則三代始也洪荒之世所可惡者以其獉野而禮文有不足爾其為道則固高矣非後世之可逮也三五制作文為程典吾孰見其能古之如邪今而曰不過三代則是三皇堯舜為不足溴而聖人不之歟矣揖讓豈不若征伐而象刑豈不逮湯禹刑哉況之言戰國之遠於功利而甘於自陋者也子何學嗟乎禮失則求之野中國失禮誅在四夷洪荒世遠逮四夷之不若哉乎趨路史則又懼天人之不可攷自黃羲而上別而刪之者

爲卷九本非可别也以人故尓昔先民之傳春秋有內外之異故劉氏通監因曰外紀曰外非是謂之前可也今自十卷目之以後紀

路史後紀

廬陵羅泌

第一卷　路史十
太昊　禪通紀五
第二卷　路史十一
太昊下　禪通紀六
第三卷　路史十二
炎帝　禪通紀七
第四卷　路史十三
炎帝下　禪通紀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五卷　路史十四
黃帝　疏仡紀一
第六卷　路史十五
黃帝（下）　疏仡紀二
第七卷　路史十六
小昊　疏仡紀三
第八卷　路史十七
高陽　疏仡紀四
第九卷　路史十八
高辛　疏仡紀五
第九卷（下）　路史十九
高辛（下）　疏仡紀六
第十卷　路史二十
陶唐　疏仡紀七
第十一卷　路史二十一
有虞　疏仡紀八
第十二卷　路史二十二
夏后　疏仡紀九
第十三卷（上）　路史二十三
夏后（下之上）　疏仡紀十

第十三卷（下）　路史二十四
夏后（下之下）　疏仡紀十一

路史後紀一　禪通紀

廬陵羅泌撰

男苹承命註

太昊

太昊伏戲氏（昊本作昦按太昊幣文作昊又作顥顥並太昊字）方牙（易通卦驗云伏羲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謂以畫卦事爲治也故論衡云伏羲以卦治天下鄭氏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人皇初起鄭康成注以爲伏羲世質作易以爲政令而不書止畫其事之形象非也）一曰蒼牙（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機矩表計宜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謂伏羲也說者以爲文王非按雷吏有蒼牙所謂蒼牙利鋒者）風姓（孔演明道經云燧皇在伏羲前風姓俗王天下是伏羲因燧皇之姓矣三墳書云因風而生爲風姓鄭氏姓書云東方之帝木能生風故爲姓）

（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國因爲姓尔故帝後有風台風國之后盖久而後得之玄女經云禹問風后知其後云詳國名記）是爲春皇（寶櫝記王子年云以木德王故曰春皇大昊氏君東方叶于木德故曰木皇）包羲（世多作庖犧轉失）亦號天皇（帝王世紀）人帝皇雄氏（一作熊並音弘世紀云一作雄皇）蒼精之君也（見鄭玄禮記注梁武祠像碑云伏羲蒼精始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渚（記云所都国有華胥之淵盖因華胥居之而名乃閬中俞水之地子年以華胥爲九江神女）嘗暨叔嫗翔于渚之汾巨跡出焉（詩含神霧云巨迹出雷澤華胥履之河圖亦云孝經鉤命決云華胥履迹怪生皇羲注云靈威仰之迹世紀謂迹出於遂人之詩又云遂人沒伏羲代之妄也此事詳高辛紀稷）華胥決履以跧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降神（帝系譜云人定時生孝經河圖云伏羲在玄得人定之應張說又符

文符寶序云謹以十六年入日出五帝光照室之夜皇雄氏紀之辰是以爲八日生亥非也）得亥之應故謂曰歲（或曰伏羲木帝故曰歲十有二年而生也木生于亥十月作亥復得亥時其脊皆至寶櫝記云帝女遊於華胥之淵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包羲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白髯委地或曰歲歲星十二年一周也緯文云古之神聖人身必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生於仇夷（遁甲開山圖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處地輿[illegible]故說者[illegible]上知雷澤之說妄也）長于起城（今秦治成紀縣本秦之小山谷名開山圖云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故輿地廣記以成紀爲伏羲生處起紀本通用詩有紀有堂作有堂）龍首牛首（玄中記云伏羲龍身靈光乃云麟身文子云虵身人首有聖德故周受傳注云麟身牛首非也龍史記世紀紀帝繫皆云蛇身牛首詳女媧紀）渠肩逆掖（亦同脊也今作腋）山準日角奯目珠衡駿毫翁鬣龍脣龜齒（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illegible]宋均注云木精之人日角額有

（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珠衡觀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長九尺有一寸

壁之廣視之專（春秋合誠圖）繼天出震息明睿智蓋承歲

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木德建以王）肇修文教爲

百王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兆厥東道不可尚同乎元

氣是偁太昊（本作皞元氣綿綿之義詳少昊紀）得乎中央別而能全

循而有成因號伏羲（伏戲義戲字義皆同史傳成謂服牛乘馬因號伏犧秉犧牲以）

（光庖因號庖犧或爲郎安按宋圖等古書皆作虙戲無作羲者日伏羲古或用羲字羲牛之字未有用戲）

（名況伏羲豈得爲犧字乎謂世紀之後世皆繆或謂伏犧況作庖犧皆非其古然史傳一書而有異辭予）

（攷古書獨遺緯含文嘉云必名者別也羲者獻也斯爲最近王符傳立斗樞指音爲義然則十之則揉其句）

（形然集韻亦同稱句而禮[illegible]之義[illegible]方同禮之[illegible]尊則知羲戲在古同義[illegible]之義[illegible]有以[illegible]）

（紀之義獻有成之意然羲獻字雖通理且有異集韻定用虙犧非正書疏謂伏羲以聖德代物亦未然）

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句即庖乃國名蓋其治道之也其後復封）

（之故潛夫論太昊之後有庖國以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桑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亦足據也後世弗知）

（謂爲庖犧已失大妄而乖志更以爲炮[illegible]陋甚矣）方是時也天下多禽教人

以獵（尸子）豢育犧牲服牛乘馬草鞮皮橐引重致遠以

利天下而下服度（世所有者因存之）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

是觀象於天效灋于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

者八卦以逆陰陽之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禮含）

（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羲氏作八卦此）

（即文王之所用者堂子云伏羲法八極作八卦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蘇衍爲甲子而魏博士淳于俊乃以爲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故高貴鄉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作難之也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京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泥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蓋以京木紀歲也雨降或以雨水言然河汜時非所紀伏羲文成萬代賞八卦作而厤數興焉未然也）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六畫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在消息中尔或作不言之教蓋不立文字或作十二言皆非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尔古之爲畫亦爲法法至是而之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觀象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

而衍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皆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矣揚雄以爲文王六十四非有辨別見）原始反終神明幽贊于是神蓍者地靈龜出洛乃窮天地之賾極天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獻南占之一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者故鄭鉤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王錄伏羲得神蓍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人之於事不容无心以故是非凶吉有時而移爰取信於無心之物尔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今先天圖始乾而終夬豈止小成而已矣）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

古（三墳書四事皆云伏羲）政治小大亡非取於易者（如罔罟取諸離離有羅之象又離中虛罔亦中虛然結繩以爲罔罟以畋以漁所取乃重離也離爲目巽爲繩以巽變離結繩而爲罔罟之象罟罔目也重目爲罔☲離爲雉巽爲魚自二至四有巽體自三至五有兌体兌爲兌爲澤以畋以漁之象也是六爻果自伏羲重又可見矣一十三卦皆取兩象學者宜即此思之）紛離象法蝥蛛作爲罔罟以畋以魚（世本伏羲臣芒氏作羅或作句芒）化蠶桑爲繐帛（皇圖要覽）因罔罟以制都布（白氏帖氏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因之黃織廣之尒而淮南子乃有黃帝結經經挂之說亦妄也王逸機賦云機織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逮乎皇帝軒龍躍庶業是創器後織女始制布自皇蓋始機織尒）給其衣服（古者衣皮卽服封衣也待衣裳未辨義袞以象衮衣已分至黃帝而衮章等衰大立非謂始有衣服也三禮義宗云）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師服

皆以龍名（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命曆敘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但立尊卑之別故周禮疏亨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鄭子以爲龍紀而漢儒說左氏者乃出春官青龍之類杜君卿從之聽說盖）作爲龍書以立制號而同文（字源云龍書太平御覽作景龍書）稽夫象肇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繇是興矣（自書契代結繩取之夬百官以治告後世神農以法一君二臣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或洞淵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宅非也自有此說別見）於是畫地之制分壤時穀以制國用（功業志特在於此者有爲猶者不見也以爲伏羲之制）必不自聖庸委師於宛華（卽樂學華子）爰與神鼎（封禪書云昔泰帝興神鼎一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鑄九鼎皆嘗鬺上帝鬼神漢志師古云泰帝伏羲也）制郊禪即命臣芒荷檝[illegible]使鬼物以

致群祠而升薦之（見拾遺記尋攷古書亦幾亢龍之說不可解於後世崔氏正論史謂太昊設九龍之官其亡友舉者有所正氣命）正姓氏通媒妁以重萬民之麗儷皮薦之以嚴其禮示合姓之難拼人情之不瀆（儷鹿皮也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通典書志等皆作儷白虎通義作離云儷皮也婚禮請爲皮爲可表不忘之也外傳云伏羲以儷皮爲幣豈若漢武之皮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云朝以爲聘者何云儷皮玄纁取其覆天地也鹿皮所以重古也）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爲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蕃輕重以通有亡（太昊大棘幣謂之九棘寸見發揮昔實與斜王鑄錢者一帀長十寸六分首廣八分首廣五爲足闊二分首長八分爲之文作行其大乃帝昊大昊幣文作引李孝美所謂十一字釋書言者皆論義錢字也錢書目爲異布又半寸亦作一寸長十八分額廣六分首廣一分首闊五分首闊一寸二家面文作文篆文作寶莊太昊大字也次之重論錢譜首作二則就古之爲川信爲帝字又昇篆文昊作可見大五古錢北皆員肉而方外爲聖覩之形面取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凡會而南合而坦之則八養其之義取象如此豈其爲世之）祭六氣審陰陽以貴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爲伏羲教嘗不知其始自嘗絡伯禹治水猶資禁乳扶之功皆作制石亦猶幸箴之制義炎二聖既並論其性而後世猶有取嘗之忠明也帥執病章未而治療多致罷者況不爲之度邪世紀云太昊氏制九針以拯人之夭而播命黃帝命岐伯爲之按靈樞岐伯對黃帝以九針則用之古者以砭後代以針高氏之山多砭此也）乃因甲錄（眞源賦云廣成子以靈龍于非錄八卦鎮方籙乃卜法授伏羲故或籙細河圖亦人所授）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

之元（為合其行以為法各秋內事以罪自開闢後五緯各居其方至伏羲乃消息禍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為元斯大類矣）命潛龍氏並之乃迎日推策相剛建造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配類以綱維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漢曆志伏羲作甲子元曆是太昊已有甲子故以潛龍氏序云伏羲作策作甲子而世本言皆謂黃帝令大撓作甲子非也撓特配甲子作綿音偏）歲月日時亡易于作旋蓋（漢志云蓋天者周髀是也本包羲氏立周天歷度具其則周公受之於商周人制之謂之周譯言大如蓋笠地以後經皆中高而四下商者謂之大夫商高也按周髀經云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羲立周天歷度建之節之法後揚嫥渾下與雅建皆自流其渾天之說而書遂竊世亦不知其為太昊之法而周流渾天也有排渾別見）著躔令（天本無度聖人以日行天三百六十五度有時而一周故入今天周以為之數以記日之所行度分天度乃偶物以誌之二十八宿列布四方故於是以為當宿之星有策周天度說列見）立九部而民易理（易卦坤為圖孟九州之始也詩緯記云伏羲畫地勢定山川是矣）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為準律（續志云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世言黃始作律呂者繆矣）以論其符（班志云大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類萬物之情樂建立其律呂備矣故太公龍韜云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以天清靜夜半遣輕騎去敵九百步持律當耳大呼之有聲應管隨其音應之此五行之符佐勝之術）矢正爻以配氣（春秋內事云伏羲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爻應氣凡二十四）置褈爻以抵日以作甲歷（伏羲表八卦卦本三畫以三乘八得二十四并其偶畫為三十六以二十四并三十六得六十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三八二十四四六亦二十四是為坤

ARCHIV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爻之第六六三十六四九亦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揲可合故爲者三入重之得四十八加一而成衍四九乘之得七十二以應五日之候因而五之十三百六十以準當期之日非爲六十四卦之爻）歲建寅甲日寅辰（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十木而河圖出又二十一易章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歷歲紀甲寅是伏羲以東寅歲生庚申即位與[redacted]國家啓運之年合斯萬藏之一遇也是古人或疑之是說宜有自來）木盛於卯以卯之辰陸數教之臺聽八風民授始（伏羲有數教之臺見山墳拾遺記云伏羲坐壇之上聽八風之氣以作八卦方壇蓋謂天地循備者之言須預今晉之趙城南十五里有伏牛臺世紀謂伏羲嘗亦居然云臺此臺伏牛乘馬而名其言不類）謂君資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境三）乃紬神明開聰意寬兼六佐以自策（有四岳二八目）命金提綜條指古蓋謹密藏視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靖

敷民（金國提名[redacted]提頒祖皇帝定太昊位以金提句芒配）命鳥明建方治察木絡承道以濟不通直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真源賦伏羲列九宮因而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摠其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分不自帝嚳若廣帝矣亦自然之勢也）視地之墳物之夥且爭曰大勢不可以偏制而獨任於是經國謀賢以極治寄而闊濩制故不慮不圖而人正（世謂黃帝始分土建國非也按神農已伐補遂攻夙沙伏羲時已有紀侯陽侯而傳亦記神農有遠國近國之制矣非始於黃帝也論語緇繪象曰庭人之佐成傳受古諸宋表以爲受諸侯之事蓋土地曠絕非賢其呼則雖聖人有所不徧從古然也）命視冒爲貽志災惡察虛實居百縣以平民（摛輸象曰鳥明主建福視畢主災惡）命紀侗中職定于中邦（二入目作紀通宋均云爲田主主內職）仲起司陸（均云）

（上乎地一作司陽）陽侯司海（宋衷云陽侯伏羲之臣蓋大江之神者許叔重云陽侯陵陽国侯也国近江以溺死應劭謂以罪自沈二說不同宣和博古圖有陽侯彝字作陽）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脩兵伐以威懷（太白陰經云伏羲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兵蚩尤以金今藤州俗以金石為刀劍）蹇脩為士以之御敗而下情至（是離騷所謂命蹇之脩以為理者王逸五臣洪慶善等皆云伏羲臣謂為媒理云蹇脩理官主婚姻蓋理士也士主萬民之制或以騷經復有謇吾法夫前脩何傳蹇而為之語非必人也慶善以為宓妃伏羲之女故使為臣以為理修脩字異蓋異事五臣說作蹇）於是飭蹇為民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右方而置城邑（見三墳書伏羲以世本諸書皆言鯀置城郭非也國土既分城池斯立故史記言黃帝為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淮南書記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然而無粟弗能守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之制既自神農而土城之作有不自伏羲于上古之事固有可得言者黃帝得寶鼎小章不自後世世本蓋因呂春秋言鯀以星為城而謬之呂氏之說特狀解之見惡篇）百令具舉乃命潛龍氏職圖又因葦事以為禮儀而天下治（三墳書）長離徠翔（三墳云因鳳來而作樂長離者鳳也）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詳樂論云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畋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网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貢之扶犁也扶鳳來犁音相同尔是知神農因太昊之樂）以鎮天下之人（見風俗注引傳云伏羲之人靜故作樂以鎮之黃帝之人動故宜正声以揄之）命曰立基（以立基寫立本大淵為大泉告唐人避國諱）斲桐為七尺二寸之琴緪絲以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琴操云伏羲作琴以御邪辟防閑心淫僻舊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故盡全云五音六律十二徽龍吟崔豹晉思宣羲尔雅云大琴謂之離郭璞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

（制樂錄云大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注乃以爲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皆失之切攷伏羲以木王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焉之伏八其九以爲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也）徽天音操駕辯以通神明之況以合天人之龢（楚辭云伏羲駕辯吳都賦所謂超延露而駕辯者劉淵林云伏羲作琴有此曲）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灼土爲塤而禮樂於是興焉（文子世紀伏羲作瑟三十六絃□□□□□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包羲瑟五十絃後有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故小司馬二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三十五絃按楊雄士爲論云夫心與伏羲游乎大和調中琴能充其任神與化蕩乎無境惟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乎曠不能以爲神奇夫管龠之具非羿逢不能以爲妙隨志又云二十七絃乃不雅之所謂灑非此）負方州

抱員天體泰乙統乾元紹天體敘明一乘策寢方而枕繩蕩乎亡竟以因九逑而覺悟乎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愚不沾巧而尚行去羨去碁推以道化上亡求欲于下下亡干進于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洪寧亡亡共備之民而死不用郭烏萬虫蛇懷于爪毒陰陽之所難澆不道者致理之逆氣之戾物傷民積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純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閑養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溫閨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入方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致瑞而育報（致瑞者輯瑞王如虞舜之輯瑞莫敘）

（之台符亦非云符瑞字從王可見）在治百六十有四載落（其賦）源而女弟妃媧立（字與包同）年百九十有四葬山陽（世紀云葬南郡在兗長陽陵帝字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表陽之境然九域志宓畢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包王陵廟引戴氏西征記云潼關直北隔河望習阜山崩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一所宜必有說）都於宛丘故陳為大昊之虛（世紀天皇庖羲都陳紹遁甲注云伏羲徙治陳倉地非陳國則不必宛丘矣然歷代以宛丘為大昊之虛今宛丘北一里有伏羲廟八卦壇寰宇記云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處有八卦壇史張齊賢文李邕易之然九域志南蔡與有八卦壇其後人之附會按姚莊亦云黃帝都陳者則羲皇與在西方之大昔其先後徙都）始其父沒（黃葬）（經云伏羲羲女葬霞山下作丙於巽或代王世言伏羲無父其母感迹而生者妄也）華胥死之葬瀵後重之原（即藍田山也長安志云冢在藍田縣西三十里字同）嫁妃頌洛

是為洛神代所謂伏妃者（即虙妃漢書音義如淳以為伏羲之女溺洛而死為洛水之神非也明月虙妃豈女哉）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處于巴是生巴人（郭氏云巴之始祖後云七封宗雖支庶乎巴曰子稱古之故古者遂用雖大爵不過子巴王乃其後潛號秦惠之有其地宗字作后若因唐人）巴咸（華陽志頃王五年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巴地分為三十一縣）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亦西巢武元是為五溪）赤狄巴氏服四姓為廩君有巴氏務相氏（世本云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巴氏之子生于赤穴擲相射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長東城為廩君世尚秦女事詳蜀紀後漢書）黃帝應代有風后為之相（環濟要略云帝中古言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曰常伯晉志亦云秦以古名漢因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侍中矣故張杲云光時）

（爲侍中）因八卦說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民之窟（窟出陰陽正訣）黃帝咸更先徽猷多本於后尨北復以其輕勦其餘于輾谷入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爲金山之神（山今又桐）（今猶曰在長安猶曰）謾封其後於任錫之邑姓黃帝之孫任巳寔歸（是生帝雎）其在唐虞俱有封土書缺不見（周之任即其後）夏后氏之初封之宿爲奴姓（宿後世族譜亦有宿國云宿同姓或作包一也詳國名記）遂周之興武王復其後于宿後有宿須句顓臾邑于泲上寔奉太昊之祀以爲東蒙主（須句乃須朐即郰也在今須城京相璠云須朐一國二城兩名餘詳國名記）是以季氏將伐顓臾而孔子傷之（說見國名記）須句後爲邾所併魯復取之（僖公伐邾取須句須句盖咸于邾久矣至是魯復取之後復于邾逮文公七年魯復伐邾而取之春秋特譏無故勞民取而不守云須句者迄爲邑德目昔名邾云咸須句須句子來奔且云反其君焉杜預云雖列國而削弱爲魯私屬邾寵非詳國名記）而宿之後則興于宋俱不復見（莊公十年也鄣自昭公十年取之爲邑猶以鄣名故三年季武子伐邾取鄣）後有風氏佩氏凡氏（並篡篆文又有風氏皆古文之變）羲氏希氏戲氏包氏庖氏炮氏鮑氏（未本包若）史氏顓臾氏東氏（世又以東方氏爲出女媧謂其主東方而風俗通更以東方氏爲伏羲後俱安許黃帝紀）東蒙氏朐氏須朐氏任氏奴氏宿氏閻氏伏氏虙氏宓氏密氏服氏（服本那不氏後而密本作宓按黃帝後自有密而密不合本作宓故密子賤碑止作用虙以爲伏羲後顏之推常辨之然伏虔文傳亦用服繆也宓乃密字又後魏明刻子文及雅六斤氏並爲宿）帝之弟郝骨氏爲帝立制其

裔孫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郝（音盍商因郝骨氏國之）後有郝氏郝骨氏（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書系表又作郝省氏亦太昊之佐誠佐也）

贊　秦始云遂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文教以立治紀經緯域彙其部畋漁棘幣原始反終分躔書卦消息甲乙以成變化陞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體穀垂首蒼梧負方抱員明一坐策不慮不圖見神授職爰興神禺封岱禪云萬世永賴若稽三墳

太昊紀上

後紀一　　路史第十

天下有大本三上處其二下亦處其二仁者上之命義者下之命而財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於人猶魚之有水不可頃刻少也仁義立人之道聖人之所以配天地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是故君子見得思義非後財也予既紀伏羲因玩其書與孔氏之所贊然后知財之不可以不議也遲雞聲操什器蹴市朝而趨隴澤者無非從事於財也今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財者士之不道不幾乎又

欲禍天下於財乎嗟乎喙則鉗矣出而用之則歛之也刻之也剥膚鎚髓百孔並作而長不足也何則人心則異而其情不大相遠也伊聖人之治天下豈它術哉亦原人情而已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雖羲炎之爲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蓋天地之生財也莫非養人而生也是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是非外生之也因其理以爲之理爾又非以其所養者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節口豈聖人之爲也哉請毋議其它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賛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乃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説也畋漁之離耒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財爲君之説也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强陵弱弱衆暴寡爭闘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以除其敝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爲此惟乾坤之所

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也故又爲之擊柝張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始獲其安而宮室棺椁可作矣宮室棺椁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也是王道之本也苟爲不安奚暇治禮義哉此大過之棺椁大壯之棟宇所以特後於擊柝之豫張矢之睽與舟牛之隨渙也雖然張官置吏豈非爲財也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此書契之夬治百官察萬民之所以不可後也是羲炎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昔者漢文帝之推言之曰吾爲天下守財爾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爲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烏有不受者邪郤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是則所以使之悅者初不在與之之多也悅不在多則其所以使之怨者奚間於取之之少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録此故也今而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君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斂者

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時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歛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矣信能行此則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爲天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纖詐一日百戰茍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不信也夫言者未必爲而爲者常不言王衍之淸談吾知其不若魯侯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得之有義焉在其不言哉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貫太倉之塵腐適足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亡于厥躬也而昧者往往秖丹夜半之燈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訖也茲非不識之過歟是又烏足語易之道也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

贊既非體矣而末更爲評爲論又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乎起路史惟中三五皇不可得而雜紀若三皇與五帝全德具矣勉爲之贊其諸紀叙不敢有所論贊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爲我所不暇其作春秋特亦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論辨蓋以事出縣古隱晦難白有所不獲已者姑別爲錄私竊自謂以爲士子所玩在是若別之則茲史復爲斷煉以報乃準歷代史例

之遂篇之末姑遂聽之宜其用字

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散太倉之塵腐適足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昧者往往祇丹夜半之經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説也茲非不義之過歟是又烏足語易之道也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

贊既非體矣而末更爲評爲論又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予起路史惟中三皇不可得而爲紀若三皇與五帝全德具矣勉爲之贊并諸紀敘不敢有所論贊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爲我所不暇其作春秋特亦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論辨蓋以事出緜古隱晦難白有所不獲已者始別爲錄私竊自謂以爲士子所玩在是若別之則茲史復爲斷爛邸報乃準歷代史之逐篇之末姑遂聽之宜其用字例

時有本書不同君子其必察焉（其辨證非辞如者存之卷外）

路史　後紀二　禪通紀

廬陵羅泌撰

男苹承　命註

太昊紀下

女皇氏

女皇氏媧（媧一作去媧與媧同出唐文集）雲姓（按洞神部伏羲姓風女媧姓雲號女皇名媧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女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嘗更也）一曰女希（世紀云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爲女皇而姓書希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希之妹知羲希古通用）蛇身牛首宣髮（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列子以爲皆蛇身牛首虎鼻故曹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蛇形蓋人之形自有同乎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禽獸之形體者是矣非真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　後紀二　禪通紀

廬陵羅泌撰

男苹承命註

太昊紀下

女皇氏

女皇氏媧（媧一作去媧與媧同出唐文集）雲姓（按洞神部伏羲妹文風女媧姓雲号女皇名媧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女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嘗更也）一曰女希（世紀云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爲女皇而姓書希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希之妹知羲希古通用）蛇身牛首宣髮（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列子以爲皆蛇身牛首虎鼻故曹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蛇形蓋人之形自有同乎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禽獸之形體者是矣非真首

（牛而身蛇也韓愈指宗元且不之造至今繪畫羲炎者猶真爲太牢李虬之狀大宛然歲然作於堂上而阿以君人哉王充云世圖女媧爲婦人形斯得之矣至陶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阿旁者爲是三皇五帝尤可怪笑）太昊氏之女弟（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婦非也蓋以女媧一日女婦妾之）出於承匡（山名在任城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云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生而神靈亡景亡纂少佐太昊禱于神祈而爲女婦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風俗通云女媧禱祠神祈而爲女媒因置昏姻行媒始此明矣夫昏以昏時而皆錄此因以因遊而因乎人據者姻之始媒者權之聚所謂昏因姻媒如此）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絶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

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迺媧乃立號曰女皇氏（冀州即中土冀都也言在下成于此孟康亂矣或曰中國總謂之冀州詳今涇地記）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山在金之平利上有女媧廟與伏羲山接廣延伏羲山在西城女媧山在平利寰宇記十道要録云地鉄三山使合于此山亦見九域志守守今圖）繼興于驪（長安志云驪山有女媧治處又云藍田谷次北有女媧氏谷三皇舊居之所即驪山也）爰絶瑞席萁紺闕（許氏云淶紀之屬）承庖制度襲木勝王於東方（丙澤女媧陵記云亡謂媧皇受命在丈大以不水谷不爲陵蓋謂太昊以木生火余非也年代曆云女媧其以大陸皆不承五運理式可信而古史攻以爲女媧水德神農木德妄矣論語讖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黑唐白虞赤此以三正言之也）造天之極惟虛亡醇一而不嬰嘿於奇事（許云嬰嘿猶深竿也）上

際九天下契黃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春秋運斗樞云虙犧女媧神農為三皇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者也）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以為隨作宋注以為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詩云吹笙鼓簧並鼓簧而不吹則非笙也許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則為二物仙傳王逵有九右竹簧漢武內傳封振靈之簧說者皆以為笙中之簧非也簧笙竽之類）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筦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頌筦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是作充樂（帝系譜以為聖者班管名曰充樂樂成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也）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傳言帝女鼓瑟而云泰云而嗣伏羲氏女媧也故問帝使伏羲氏瑟而悲史記言伏羲之瑟二十五絃也五絃乃太昊伏羲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世本云庖羲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兩均聲而拾遺記亦謂黃帝使素女鼓庖羲氏之瑟滿席悲不止後破為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則以為黃帝威之故世本注女媧笙簧為帝臣）纚總紒而并加之鬟帶而頭飾用（髮帶絲頭鬢也二結髮貫錄云緣人時為髻但以髮相束而死繫女媧之女以羊毛為繩向後繫之後世名之頭須又云以荊枝及竹為笄以貫髮至堯以繒為之橫貫焉）於是乘雷車轓六蜚以御天（山海經云女媧乘雷車服駕應龍淮南云女媧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乎太祖之下以此）申祠祝而枚占之曰吉（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万国）乃設雲幄而致神

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淮南子等以摶土爲人之類爲七十化且有鍊五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說按易內篇云鎔萬民壽九州莫大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五麻姑仙人紫虛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鄭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辭注亦謂一日七十化其體則特經中之事亦故安期生尚鍊五石鍊修若宜知之有補天則鍊且發揮）輦車出澤馬來川嶽效靈般絙應理是故蔡列彌織不設滂度而以至德遺後世（鴻烈解）治百有三十載而落（見貞元冰賦元李中元甲子）其腸爰化而神居于栗廣之野橫道而處站王裕於董龍古塞洪河之流是爲風陵堆也（墓今在蒲關口河津上乾然今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沒今屬陝之閿鄉縣按元和郡縣志風陵堆山在河東縣南五十里與潼關對寰宇記風陵城在其下閿鄉津去縣三里即風陵故關也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然九域寰宇在濟之任城東南二十九里又有女媧陵故家記云女娃墓有五其一在蒲簡子城東今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二丈九域志晉州有帝女媧廟寰宇記在趙城故皇劉列祀亦在趙城）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經其處風雨中有女人鱗身驪首而前鐔生魚一匪齊後果靖中華（段成式以爲德宗於奉武過之宜後再見一云至德之際神嘗降之晉敗苻堅八公草木皆爲人馬唐得王君奐則討藏張末通得周公勸平李密開元之天王助兵至德之文通神降此皆佑順可得信之）後乾元中虢之刺史奏閿鄉墳天寶十三載天雨晦冥失所在至是河房風雷夜聲遂明視之其墳涌復出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唐曆云十三載五月失之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復出刺史乃王晉光一作奇光）以其載媒是以後世

有國是祀爲皇禖之神（古高禖祀女娃後世不改有識別見）因典祠焉（董仲舒法度社不雩則祀女媧王充云仲舒迺以女媧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故祭之）又曰皇毋（水經注云顓親縣北山右水源有女媧祠按太行一曰皇毋山亦曰女媧山崔伯易云一曰皇毋云女媧於此鍊石補天按今濟源縣之女媧山上有祠廟一曰毋山古老言爲皇毋山山近復有陵山皆云遺迹寰宇記云[illegible]似陵皇毋山起邑界不其祠嶽瀆又今[illegible]眉市有女媧祠常[illegible]軍陽志等明伏戲女媧之所常游此頗爲多）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以少牢（應先代陵寢後每下詔申樵採禁至再三置守陵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校罷任上曆太昊宛丘在陳炎帝長沙在潭黃帝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臨河縣故城東高辛頓丘城南臺陰城堯城陽穀林今鄆州界舜九疑今永州界禹會稽今越際女媧華州界各五戶春秋太牢[illegible]商者引祭享陵戶並近陵小戶除二稅外免雜徭隆平集云少牢）或云三皇之一也（見洞神部郭玄生中陝教省圖）

（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云女媧隨伏羲之道無所改作故孔穎達謂大陽與佑之係不見有女媧難以輔信也）

贊　制度承庖媧彼女希迪主東方前蚍後螭皮褐靈斿爰瑞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川嶽效奇馨烈宏集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斷鼇立極地平天成笙簧汔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題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家侯王而紀皇王然而呂后項籍但列本紀人皆疑之且以爲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予有

以見太史公爲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僭聖人而作經於是法外傳之體以爲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呂后爲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此然中絕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呂后之意矣班固作書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紀呂后而不敢絀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爲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此歐陽子之失言也聖人之作經隨事舉實非以意而適事是故五罰在御而一陰得位則哲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適爾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呂則紀呂豈固曰婦人不得爲君吾不紀邪（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紀政實出于后也固乃立惠紀于呂后之前唐高宗崩中宗卽位武后廢之及其反正史遂紀之武后之下范祖禹以爲春秋不予吳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武后烏得閒之遂復中宗之年繫武氏之号此尤悖理不知周旣革号而易祚乎並晦華號之游乃以僭后者配天作合前史錄于成下未編非其義乃盡取諸后紀之斯無譏矣不知何所見而紀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共伯和者釋位以問王政盖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時史氏以是十四年者繫之號共和焉知此則知子紀女皇氏之意矣

（有共和辨見發揮）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窮則皆道之變也妃后之賢不過傭佐君子求賢審官以贊其外而已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蒞之以踐阼三毋之賢不敢干也自宣太后臨朝稱制而牝晨時播姁媮嬿婉逞天子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內人云古有女媧者亦不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天九州而已衛後世嬖媼越出房闥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非傭昏子則抱持小兒以求肆豈知天地之義女卑於男也邪而學士之論不知出此亦難乎爲頌矣（武后時宮人李義山紀其事）或曰項籍與高帝同

（唐馬總意林云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問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後其嘗藥以致人命王冰云鬼臾區十世祖當神農之時誦太始天元王冊今按文有十二篇）磨蜃鞭茇察色腥嘗草木而正名之（小司馬史記云神農嘗百草是嘗又云云帝以赭鞭鞭草木按事再搜神記云神農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號神農皇帝楊倜藥圖序所謂神農旋赤鞭而驗毒者夫草木之類蕃蕪散殊然察其形色臭其臭味自可別意惡堪作其藥可治其病固不待嘗嘗而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驗制神鞭者蓋以重其事耳任述異云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又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亦名藥草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

治病（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傳記說同孔季彥獨以為伏羲嘗草木之可食者一日而七十毒世紀從之此亦陶氏序本草謂神農書八卦等圖）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凡三墳書有本草中今本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者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者本草四卷按漢紀錄及本草而志無錄至七錄始有之止三卷是故或謂古治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則漢世嘗有之特未廣爾）乃立方書（小史云神農方書靈樞云黃帝曰予以鬼諸方則方十古有之古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齊摩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僦貸季岐伯祖之師理色脈者移精變氣論云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入素經云天師對皇帝云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二世矣）粤又制請雨之法盂南置水撻髂理齋以待天澇

工氏之為以水紀事則既改正朔革制度矣固不可没也因更傳共工以贅于大昊紀之末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羲氏之代侯者也（世紀云女媧末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非也于時已有侯国）是曰康回（屈原云康回馮怒地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氏之名蓋康其国姓回其名尒）髦身朱髮（歸藏啓筮云共工人面蛇身朱髮）蚑很明德任智自神太昊氏没徽亂天常竊保冀方（按淮南子覽冥言伏戲之道但言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芦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是矣然以爲炎帝後則非也據古列子尹子昔先叙共工而及女媧至淮南本經乃以爲舜時共工振滔洪水薄空桑繆矣故共工有三許發揮補天辯）搶攘爲傑於是左概介丘右繆絫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莘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爲近或共工

（決水灌之欲以止之猶後世智伯梁武所爲者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共工氏之所爲也）寇劇于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爲卿（瑣語云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无傷今窺君之屏病而无傷其共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自謂水德故爲水紀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秉時龍起而失其紀是以後世不得議其世也（荀悅漢紀引劉子政父子之言謂五行之運以子承母伏羲氏木德共工氏承之以水居于木火之間伯而不王公孫弘貢黜見寬爲迂昔以秦在水德漢據火以克之非也）方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貿與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天氣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見管子揆度篇）

（之於奎主）迨其跋扈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於是章其從琢亡義以奸天憲（韓子云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在伏羲鈆哉巳大備矣）專任浮游自聖其智以爲亡可臣者故官壙而國日亂民亡所附賢亡所從（見汲冢書及六韜）尚虞湛樂淫失其身猶欲湍怒俵其悍塞壅防百川墮高闉卑率方輿而潮陷之（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共工氏弃此道也云云見周語）行違首壹諸福弗畀疾薦作而菑屢臻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亡（共工氏无霸名有辨見發揮霸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陸農師云皇而霸者也謂之霸入於咎故也所謂共工氏者如此若伏羲氏乘木氣母則全粹矣）凡四十有五載　有子不才終死爲厲

（禮傳歲時記等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厉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紀爲君傳爲臣路史之書豈故爲是瀆賸哉紀皇王所以尊天子也傳僭僞所以懲霸据也尊天子所以壹天下之統懲伯据所以著叛竊之罪統既壹罪既著則亂常犯上盜國賊民者不能一日遁形於地上矣齊桓晉文衆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蓋甚貶之勤王而請隧則併沒其功争入而無親書齊小白曾何間於州吁與無知乎狄泉盟王人河陽朝襄王會宰周公王世子豈徒載之空言哉亦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經而已矣百歲之後有孟軻氏者蓋知其統矣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於此者不可以弗察也元經何爲哉彼将以進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統也乃自比於春秋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夫春秋所書彼舍於此則有之矣而正統常在周也帝魏於太和之元則不知所以爲始絶宋於元徽之五則不得所以爲終是則宋魏之間正未嘗分也正未嘗分則統未嘗壹也乃自比於春秋邪吳楚僭王春秋屢抑以夷秋而有中國雖有大功必如桓文之

予而實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覩先王之大道也未覩先王之大道而猶猥經百世區區於麟止獨何歟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淮王道哉使後世墮於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道之咎也

太昊紀下

路史後紀卷二

路史後紀三

禪通紀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炎帝

炎帝神農氏（禮疏曰向楚辭文作由古作田故呂春秋管子法法皆云丈夫使稷爲田田之說也農厲也稀作燌洞靈經過靈皆溢于此）姓伊耆（一作祈世以爲堯姓非也熊安云伊耆氏部神農作詩禮正義集錄作帆云古天子号盖誤當作帆）名軌（見春秋鈎命訣討）一曰石年（見春秋命曆序或作耳誤）是爲後帝皇君（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丁爲地皇作未詳揖三公）炎精之君也（乘火德）毋安登感神於常羊（春秋元命包云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爲神農詩含神霧云龍首顏似龍也此亦後世劉媼蒲夫人之事爾常羊華陽之常陽也安登傳多作女登）生神農於

予而實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覩先王之大道也未覩先王之大道而猶猥經百世區區於麟止獨何歟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惟王道哉使後世既覩於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道之咎也

太昊紀下

路史後紀卷二

路史後紀三

禪通紀

盧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炎帝

炎帝神農氏（農從臼囟晨聲舛文作由古作囲故呂春秋管子法法皆云夜使稷爲田田之名也農辰直也䆶作㮛洞靈經圖靈諡浚于出）姓伊耆（一作祈世以爲堯姓非也熊安云伊耆氏部神農年許禮正義集韻作軌云古天子号盖誤當作軌）名軌（見春秋鉤命訣討）一曰石年（見春秋命曆序或作耳說）是爲後帝皇君（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丁爲地皇作未翌揣三公）炎精之君也（乘火德）毋安登感神於常羊（春秋元命包云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爲神農詩含神霧云龍首顏似龍也此亦後世劉媼溝夫人之事爾常羊華陽之常陽也安登傳多作女登）生神農於

列山之石室（即列山厲山也見荊州記水經類山今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生而九井出焉（荊記云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二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生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言汲一井則八井震動寰宇記云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一穴大木木傍坐人即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荊州圖言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厲鄉山東有石穴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炎生此老子亦生于此故崖玄山類聊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初少典氏取于有蟜氏是曰安登（有蟜國也世紀云神農母任姒有蟜氏女曰女登非也就有一姓而任蟜兩國者蓋任姒乃帝魁之母世多以世魁爲神農因合之爾）生子二人一爲黃帝之先娶少典氏一爲神農是爲炎帝（詳諸圖）炎帝長於姜水成爲姜姓（姜水岐之邵也扶風美陽南原異說云炎帝姜姓太昊所賜黃帝姬姓炎帝所賜）其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伊即伊尹之帝耆即文王之所

伐者猶國唐然詳國名記）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頤（頤龍首今炎陵廟像山炎爲王者衣袞黻冕服按太祖皇帝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至百二十幅以上令禮院立定廟享功臣檢封伏机宜其有所掃矣）龍顏而大脣懷成鈐戴玉理（命曆序云有神人名石耳蒼色大眉戴玉理注云日月清有文字故神應和氣以生之大脣一作大眉玉理一作玉英符云淡此）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必以黍稷日於洪山之陽求其利民宜久食之穀而蓺之天感瑞生秬秠誕芟麥勸收拾剛壤地而時焉已則厘卒五子借至（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取種之夫五谷未有不自天來者或曰天后稷之事未必皆然詩言有相之道第以其迪若有相之者爾此不通之論天人之交何遠之有詳祭輝雨纍說）神農灼其可以卷

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垡土曉穢燒樸埻野以教天下播種嗣瓜蓏之實而省殺生之敝始諸飲食烝民乃粒（梁武祠像碑云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種谷以振萬民而擎詔神農氏耕生谷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神農嘗草以省殺生之弊）惟生亡德咸若古政（形填文）於是師於悉諸九靈學于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于理（悉諸新序作悉老鄭姓譜作悉清非九靈或云大道成莊子云妸荷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或考以為寓言非實夫寓言者謂寓其理於言借事以寄吾之理殊非鑿空造端之說也）火之端王承熒惑故以火紀時焉（神農之有天下伐補禮邪不可得而詳矣董仲舒繁露云神農氏之有天下與天地俱起乎其有所伐乎神農有所伐則可歲試有所伐則不可何也是以神農氏為伐非邪）於是脩火之利（管子云神農作種五谷於淇山之陽九州之人乃知谷食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疾而天下化此正言炎燧改火事字說為黃故下乃言黃帝之王蓋山若澤云云可見）范金排貨以濟國用（班志云食貨興於神農之世所易明言神農氏聚天下之貨貨幣之末久矣故杜佑謂神農食列廛於國以聚貨幣日中為市以變有無竊以前貨略異布中有一種長二寸六分首廣一寸六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圓面文六字背一字又一有長三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八寸重八銖有郭面七字幾横神農幣也又不知年代品有一大錢圍經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伏知半兩錫色純赤左有篆字約書其指神字也面董譜又有過由一金作分推知貨自神農以來有之不知已二三分金作貨矣）因時變燧以抑時疾以炮以燔以為醴酪（醴酪也醴味似醴酪味似洿禮運言汙尊杯飲謂神農時楊伸昌加當遺議云神農時雖有黍稷酒未有酒醴後聖作為醴酪醑在玄酒示不忘古儀酒正義亦云神農以上水為元酒也不知何所見古史攷云茹有燔炙裹肉燒之曰炮此燧人之世）謂木

器液金罍腥脛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爲器而人壽（陶冶之事始于燧人蓋有人事則有之若古聖人每創一事必盡其變而後已光故井立則有負擔之事室立則有宮門闔之械谷鑿而宮鑿捋錘之用興桑者而炙佐使之生起植輪爲大幹之始艴冒爲軒冕之源端豕爲柴壑之鹽蕩陽土致乃云門之拳石理鉻之未事有必至世遂人出火而陶冶之事有不待於後世也黃帝內傳言黃帝始作陶蚩尤作冶呂春秋言昆吾始爲冶字三處之術此說乏多宜攷）官長師事悉以火紀故稱炎焉（世紀云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炎帝關尹告列之子神農有炎之德者遠與六云有大星之瑞也）肇迹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爲氏（或作烈山厲山同教列由烈音本通帶如厲裂也故古音爲烈厲都賦與遠叶烏時亦與結叶詩栗烈叶牟字陰烈亦與內叶胡古同也且厲山即數山故賢音次音蓮字兮哉賴切音如賴注者不知觀音[illegible]大開山圖云厲山氏在山

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禮位七祀太厲傷神也依禮正義曰帝王之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皆遂以爲厲山氏炎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特號烈山亦已非之）豫若天命正氣節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太倉爲主而太倉穀爲主天下萬物亡以易於谷於是擣木爲耜橈木爲耒蹠窮髮政荒野制晦清甽分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駿以供粢盛而給軍國（漢書云神農之教帶甲百万而無粟則不能守也兵書謂神農以石爲兵而帝亦嘗伐補遂則軍旅已備矣與代酷有神農兵法一篇則兵武之事有不出於有巢太昊之時乎第年載邈邈有不得而詳爾乎）爰市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亡效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桑以爲布帛

相去停居今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創捄鈇爲杵臼作粗耨錢鎛梋篙井竈以濟萬民烓盆刓錯以烝以養民始擣食而不胜（赤冀即赤奮赤奮若也一作赤制炎帝之臣與蠻長諸稽元冀皆十二支神作糞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堯舜時呂春秋云赤冀作杵臼而新論以杵臼爲伏羲作黃帝內傳以爲黃帝作鉏鎒鏄薅之穀事治筆治名不同有說別見）故爲政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衣衣服教化一歸于政林林生人亡亂政典（此三墳書神農政典之言）又設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衣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不貴難得之貨不器亡用之物是故耕不强者亡以養其生織不

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亡十倍之賈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于上而功被于下歲守十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乃制爲之數一穀不登損一穀穀之灋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灋倍十徙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廩亡種者貸之新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泆並作而亡有入於溝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亡制令而人從（淮南子云神農無制令而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非無制令設而不用也故六韜云神農氏以爲賞在於成民之生然賞不）

（獨於人而天下化則非無類今矣）衆金雜貨通有亡（按神農作貨曰一金則其爲幣已泉矣故董氏謂併作貨自神農以來不知也已三分金貨也）列廛於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於是俱與（耒耨之益臼杵之小過交易之噬嗑後世之言也務固不在遠由易之後）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向存大爲神明命曆序注一謂其教如神使民宜之故使天下號皇神農禮含文嘉云神於信也言其德信濃厚若神故名神農）謂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閉拂君濟辟尸隱以逃民害（神農書云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遊天爲尸隱地爲不凍君爲不明日合爲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咎此寅之常廢不行旧不諸侯之事也隨志云神農分入節差益定之也）三朝其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

也（猶羲之曆曰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揚泉云太初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名大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漢使校曆浮于陵渠複覆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應劭云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七日羅曜俱起牽牛重非漢太初然其法亦不大相遠）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見在紀外小紀非商巫咸經有巫咸而郭氏巫咸山經乃以爲帝堯之醫曰其藏名哉）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佑神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之卦也故褈艮以爲始所謂連山易也（艮前寅而後丑丑歲之終寅歲之始也万物之終始也夫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代爲異代弗之知陽豫萃蹇之類連山卦也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而史記）

（始皇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卦得游徙是矣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禮言夏謂之連山夏人用之也陸佃云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然北濟劉光伯嘗撰爲連山會史記以應遺書之詔後亦敗[illegible]也有連山三十卷者乃梁元帝之所撰）故亦曰連山氏（艮山也字音轉注列山者亦連山之轉邪然則連山以帝而名容可知也）諱時祀盡敬而不祈喜把春問樊封豨鬼桴土鼓以致敬於塊神而上下達矣（見莊子晉志注杜子春云以瓦爲匡注不潑孔穎達云[illegible]謂飲食敬鬼神祭祀吉禮起於神農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云）悼澆洎閔禺毅之問於春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冊（素問大論岐伯言臣覽太始天元玉冊天之文則氣經于牛女戊分云云戊分者奎璧角軫天地之門戶也）

時而王胡爲而著之紀曰是又所以爲編年也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而又掾義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性偏也而高祖之王又出於籍籍乃分王諸侯而高祖因出其下是天下之勢在於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後紀還于漢是編年之法也（揚雄云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又曰秦楚爲天典命焉遷作史以楚繼秦列項于本紀是以有天下待之矣班固降之于傳蓋以其書主漢作爾而歐陽子論正統遂以其說爲非謂列羽爲紀其豈可法且以爲周厲王後無君周公召公爲政十四年而宣王立是周統嘗絕十四年而續故周史記年謂之共和漢中衰莽篡立十五年而敗是漢統嘗絕十五年而續故漢史以其事作傳則籍之紀何害誤矣）

（夫欲者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也秦失其鹿勢已歸楚沛公以降志听命沛入雖先入關而不能有未幾羽屠咸陽殺子嬰是楚當紹秦矣因之傳羽固非史記之例昔張衡劉知幾謂後漢書宜為更始立紀不知此總史之例二漢書都不然也）雖然項籍實起群盜其自為稱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紀則誠過矣（義帝從牧羊為羽所立遣將救趙滅秦首尾三年太史公宜為之紀以繼秦而不紀者以羽實為之而義帝之後雖不列欲為何以謂述承續者書列項羽于本紀以見居高位者非關有德則非矣昌邑王在位二十七日以過惡見廢固無可言者然已為君蓋帝位而乃絕之與宗室同傳豈非以是為褒而不知列之紀乃所以暴其過也故後魏齊王芳廢歸藩中東昏廢帝宋廢帝子業後廢帝昱齊帝鬱林王海陵恭王東昏侯陳廢帝伯宗元魏廢帝即西魏廢帝欽北齊廢帝殷後唐廢帝從珂並以過惡廢皆列之紀蓋以其常踐位豈以久近論哉）予既紀太昊與女媧見其

之至（見神農求雨書曰說別出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万物咸利故曰神雨）赤松子者諸侯也移老壤城於是下之致為雨師（神仙傳云赤松子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至崑崙山上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少女追之亦仙去及高辛時復為雨師列仙傳云赤將子輿者黃帝時啖百草花不谷食至堯時為木工能傳謂黃帝師赤松或云帝嚳師之一云堯師者官師猶火師龍師然今道有黃帝問赤松經而張良欲從赤松遊故代以為仙者松子迹在襄陽平陽或云石室非也有說別見）剸剸民食刑盡悴而不顧（通玄經）每歲陽月盍百種率万民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建亥之月火伏而蟄畢農事畢修而始祭也或云後世之文故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蓋夏十月商之十一月晉以周十二月襲虞故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蜡臘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

（皆以十二月亦非也）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嗇（蜡者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山川神祇皆得非止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先有功於田也○先嗇司嗇所謂田畯神首稼神者說者皆以神農為先嗇后稷為司嗇蓋自後世汶孔傳謂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子孫有天下者始為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故鄭師注以神農為田主為始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者謂之先嗇神農長[illegible]故曰神農漢晉以來東耕者先農如社儀北齊以上辛丁旁祠先神農氏則又為先農矣故孔非以先農即為先嗇但以先嗇為田祖司嗇為田畯據詩[illegible]樂田祖樂田畯也）享農及郵表畷禽獸貓虎水防昆蟲（[illegible]者古之代有之）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illegible]宅澤古音鐸）葦籥土鼓榛杖喪殺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謹民

財也（蜡者歲終勞農休息之際也蜡[illegible]別見）推不順成則厭（禮治）而婚條風至則合其亡大家者以蕃其民是固淳鹵作而人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孝經援神契云神農耕桑得利究年受福究勞也）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犛來是曰下謀（扶犁一作執禾犁伏羲之鳳來來犁古同音厲帝樂譜云伏羲曰扶來神農曰扶持書未達詳太昊紀）制雅琴度瑤瑟以保合大龢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同其龢于上下（日瑤吉貢之也揚雄琴清英云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淮南子云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反望反其天心新論云神農為琴七絃以通萬物而究治亂而洽聞記乃云二十五絃說文世[illegible]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為五絃非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三尺六寸有六分然亦以為五絃有說在發揮）於是神澧

澄𢇛䨵茁乃命㞕封作穗書以同文效令（孔含文嘉云神農縉德作木耜揃廙之以醫泉皆斵云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穟炎帝乃作穟書用以時令亦且墨𢇛及蒼氏字源澤之高平北三十五里羊頭山也字引山海經神農嘗五谷之所上有炎帝廟蓋郡國志也山今在上黨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有帶太行右有𢇛亭今長子西南五十有神農井出于頭小谷中九域志上黨有神農嗣井又人𢇛州有谷城神農嘗五谷于此而上黨記廟西五十步石泉二所一清一白甘美呼為神農井城上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下有神農泉為神農得嘉禾處地形志亦云得嘉谷之所太原御覽㞕封一作內封）命白阜度地紀脈水道濬木方竹杭潢洋而有亡遠（春秋元命包云炎帝之臣曰怪義生白阜是圖地形御覽以怪義為白阜母名阜鳥）（神農遣通水脈使不壅塞）遂甄四海紀地形遠山川林藪所至而正其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云神農氏隨四海故文蹤許云神農作與王軒轅不紀畫野分疆受封）

（鬻子命解序云有淳人賀為大章出地輔号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世紀云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言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蓋所紀里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于以相用而寄其械近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呂春秋云神農分國近國地廣遠國地小海上有十里之國與二十里也此特一聚落耳非地尔以今觀之中牢戶家緣海人稀而氣以為國哉三墳書氣墳云山氣上聖人以安万國夫交其封蓋制應有方且不應見於炎帝之後世之序帝始制万國繆矣說詳國記名）國土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繇中不猶運指建統而王者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守之（詳太昊紀注）后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獻

功以時嘗穀祀明堂（見淮南子及隋書宇文愷傳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上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以享上帝祀鬼神如此而已晏子所言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上事不文木事不鏤以示人之節者故王禹偁有業氏碑云循頫伊耆肯傚于一時椽不用斷階無前茨則知自神農疑矣或謂黃帝制屋廬始作明堂妄說移在盛孫書）補遂不供乃伐補遂而萬國定（有吾云大夫曲陵木秦須唐鋤檝允朱方傳朱世盛尚且欲從戎足兵伐矣補遂二国見呂氏春秋蘇秦云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心自王術馬通典作轅後非）爰崇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而天下治（封禪之典郊在之制也其興亦已久矣故自羲農之郊曰禪後代之所守也或以為起於黃帝失之）臬九竅通九藪提挈形氣而嬗撓乎剛肭以竅須天下是故萬物百族皆有經紀條理（許叔重云竅法也熱形也）

（謂九天九地之形法時號倚和調也）不以物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物之祖故其民璞重端慤有善而亡惡（文子云智者無所施其巧勇者無所措其威）虛素以公希声若退繁與政為政樂與治爲治是故威厲而不試謂賞在於成民之生賞誠設矣然施於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弃法而成治壅誠立矣然刑罰不施於人而俗每（見別本大輸淮南子云刑措而下用法省而不煩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於姦心則既有國固矣囹圄桀獄之始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龢同任賢使能故官利則而賢者歸是以天下共尊共

富之（越絶書云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之不以自智而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懷其仁成之心神不越於匈中智不出於四域知其白守其黑是故求死而不得（還金丹决云皆黄帝内經神農知白守黑求死而不得生云知白守黑即是合二性也）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民其神不國其鬼不神亡陽上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暘谷僂僂之人靡不戾止天不年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黄龍川泳冊渠先産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亡札瘥沈焰之怒退人猶知寧尊自飲練身戴聽以陶乎至化惟亡共君之怒而不聞王役之搖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是以唐堯敷言睽睽之比神農猶良之於黿且也而見致者猶以爲失孕無裁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足以言人道邪（尸子書教文子與淮南齊俗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不過親揣帥經而已故曰神農黄帝窮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万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言使萬物莫不注其耳目而大踰而擬云三勸皆親六樓有常天下安樂神乃立王神農並耕天下太平纍矣）都于陳（今宛丘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大昊之虛或云神農亦居此鄭元云今故城北有所謂神實者其處也實者對虛之名天文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井若虛者謂實而暮虛也予以是知神農之去大昊爲不遠矣傳無炎帝之虛而記載皆以爲都與此參認大庭爲神農故不世紀云大昊都陳豫州之域西望方外東及明豬胡公之封神農氏亦都之是宓羲炎果同處伏羲炎之都以在陳舍太昊紀已詳之而世紀云又營曲阜故晉志云神農都陳又別營曲阜郡國志）

（云自陳徙都于此皆大庭氏舊周云炎帝居大庭袞記曲阜炎帝之虛皆南承之說也）蓋宇于沙是爲長沙（故神農之都宜在南方故顓帝之都在此說以知大昊之在東少昊之在西爲信第世遠紀畧傳者亂不得其定其詳見後及國名記中）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所謂天子墓者（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是謂之沙羨今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長沙世紀云神農葬茶陵衡圖經云茶陵者所謂山谷之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名竟陵寔陵江陵之墟是矣炎陵今在康陵林于茂竅數里不可入石磴石上兩杉蒼然逾四十圍兩杉皿上陵也前正丙坐全栽丁未春予至其處人云年此帝有氣出之今大栽元矣所葬弇代不衣屈赤眉皆入掘塚大意發掘焉之陵丁龍濁傳右上古有銅碑陷入其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碑）有唐嘗奉祠焉（有碑代著存記）

太祖撫運夢感見帝於是馳節夏求得諸南方爰即貌祀時序隆三獻（廟在康樂鄉鹿原陂上 乾德五年字建 太平興國中稍車官覆舟禪除大火進修南嶽廟有胡真官殿云帝之從臣帝病告以畬炎有南方神焦然而血湯嶽國止國爰于茲今中途嘗紀于貴也然攻宕陵注淳熙十三年守請守臣劉清之奏於陵近寅置守乙以陵前唐興寺為之謂備毀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羽物未嘗有西方之教苟從之郡命軍使成其事未竟而去）惡戲盛德百世祀至神農亡以尚矣哉

宋火紀上協神農豈其苗裔邪何雖昔之夜神交萬載而乃丕揚於今日歟（事具孫冠大字碑）在治百四十有五祀（世紀外紀並百二十或云百四十）年百六十有八（元年甲戌）亦謂赤帝（仲紀鉤命訣路云堯以神農爲赤帝河圖云赤帝有女譎鐵飛之異而經亦有赤帝女女娃美姓爲精衞在上黨發鳩山知爲炎帝云）其崩也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冊 壹）

記納承桑氏之子（漢書作桑水氏書傳多作奔水氏字轉失也呂氏紀云承桑之君脩德忘武以喪其國　神宗黃帝神農秘要含言有唐藏之唐太宗金鏡述之惟作桑氏即承桑也）子十有三人

贊　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脩地利粒我烝民鞭茇嘗草形神盡粹避隰調元以延人害列廛聚貨吉醖藥感夷跣損敎禮義以興金俗化下均封使勢虛柔以公威厲不試弗傷弗宰受福耕桑月省月攷献功明堂天下受道其鬼不神盛德不孤萬世同仁

炎帝紀

後紀三

路史十二

濬世有道其可與貪而躁者謀哉天下無常勢而時勢有通塞世故有利害而利害有淺深近而淺貪而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長而深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封建郡縣其事槩可見矣借以巨室俔（音顯又賢遍切譬也）之假豬（音宴汝堠也）有十國（音去）之籍其月舉亦傳矣其課辦亦劇矣必委能因率之將卒之儻來十錯奴之為利乎抑何知推國之愿民而甲之邪其忠主仁民經畧久近固不同也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

矣予嘗言之彊幹弱流天之道也封建之行也豈利一宗私其於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世而治猶且灌然莫敢或後先亂世邪聖人之憂慮莫非爲亂世計也苟上有明辟則封建而治郡縣而治上失其道則封建者亂郡縣者亡封建而民猶能存　郡縣而四海累氣事之深淺有間矣而昧者乃謂封建聖人之所不得已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于民談何易邪請毋多言而闇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也封建者天下之公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惟公也故人皆得遂其私惟私也是故公私俱廢士民兵政一切取苟切　豈直越肥之視秦瘠邪又將剝之以自厚也郡縣若此而上之人猶欲冀俗之歸厚是何異於束梭（音拙楔上聲柞）而招狗而欷鄉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歟聖人之所慮固不在於彼也昔者晁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見夫主偃策行而列侯之坐酎除者百有六可謂罰非其罪矣而汔亡叛其勢異也惡戲自封建法廢而後世不見成康之俗君無世臣民無常主無惑乎道之卑也　國家承平百年之間民物阜繁波夷夏洽貫　超軼乎三代惟世變風移之事視之有愧則封建不行之所致

也茲豈陋儒俗吏之所知哉日者漢唐雖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簡事不稽古紀綱法制一無或備是顧得言封建邪茲其所以歷世紛紛徬偟救弊之不暇者豈封建之咎哉制之失其道爾予觀神農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諸侯處賢以使勢得用而平民近者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小猶幹役指絲中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人皆惡死然後知賈誼之說蓋亦善而未盡聖人之經國立法其爲世防患可謂至矣三代之所以長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楊子云豈識下於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止於李百藥乎彼宋祁輿遞救之言尤爲可切厥（哂不）（出齒矣）也

路史後紀四　禪通紀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子也（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即為柱）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厯揆原銘百穀爰忌其夭比桯定利芟及寒煖生時雨至則挾劍又以從事於疇殖百蔬區百穀別其蔬遨深耕聖作以興歲天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其源賦六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耕其自樂闢田壑土毓於梨穀帛化於市興民無征役）任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後紀四　禪通紀

廬陵羅泌

男苹　承命註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子也（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即爲柱）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曆挌原銘百穀爰忌其大比裡定利芟茇及寒伐土時雨至則挾劍又以從事於疇殖百蔬區百穀別其疏遫深耕聖作以興歲天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真源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帶其自樂闢田墾土興於穀帛化於市肆民無征役）任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喬故其人不佻不病民亡黜事審時而權宜是以老幼安里而亡譀生之心浯西盪河厓東濟海浯南燿冊根北汔幽虛莫不來享來洛來茹亦曰列山氏（神農又列山氏始爲稷又謂柱）五帝以來禝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云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所言者皆人神孝經援神契云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主俱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配亦異社弃句龍稷弃配食爾）

說

炎帝慶甲帝柱之㣯也自帝慶甲至帝臨其傳莫記不得其攷事固不可以概論有顯然之是而世以爲非有闇然之非而世以爲是者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而書傳止存八葉年耿記證洛圖無足或然運歷諸書復併張筆䇿其爲政之日而世交引以爲是（春秋命曆敘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眞誥世紀補史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皆並因乎此）有炎慶甲而國語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記並無有以今内簡炎氏爲世以十世者亦七百十二帝然自是至帝臨汔亦無紀（楊長史手録云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楊君受吉書云入子爲世大帝君隱居眞誥乃以其爲神農又謂神農功高無應而爲鬼帝常是黃帝所伏大庭氏孫炎帝者伏之）大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

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呂覽亦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不足信如後世之書耶尸子之言記爲孔子然世猶以爲非宜乎士之不攷古也

炎帝臨（通歷代紀並作臨外紀後以臨魁爲神農子尤妄）通系外紀以帝臨爲臨魁非也夫帝臨在帝承前（年代曆等）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後（循史八紀等）蓋自異代世本書言夙沙氏叛以歸帝魁則非臨也惟諸歷紀炎帝八世故臨與帝魁遂爲存廢或合臨魁以爲一復有不知神農嘗有後代者則又以帝魁爲即神農（如甫節氏注等以帝魁爲神農名尤妄）而更以神農爲魁隗氏（潛夫論云炎帝身號魁隗是以帝魁者作隗魁皆音在炎帝帝魁之世孫故循以自數帝臨也）嘻儒之無特操如此夫彼又烏知黃帝之元孫帝魁哉

炎帝承帝臨自也其政因民之俗發虛士監寬區儲待廢舉以符其號蓋自五而始收於是有貢賦之瀆行焉（神農之書云承爲民賦二十而一按管子言共工氏之霸取民有法而神農亦有終紀賦貢之事賦貢之求久矣特神農氏斂民稼而後有蒙求之斂帝承爲之制爾）

說

炎帝魁（帝魁之後八世而爲榆罔昇玄有魁罔其說非是）帝魁之立祇修自勤質沙氏始叛其大臣錮職而諱諫臨之以罪而弗

服其臣箕文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亡禮怒而拘焉諱而弗加諱卿俄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質沙炎帝諸侯者也世本紀皆作夙沙亦見吳賢孫文子作宿沙云宿沙者自攻其君歸神農氏說苑淮南子尹覺生呂戊子曰箕文諫之臣又鑄谿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上而歸神農呂覽亦以為歸神農特司炎帝爾世本有夙沙氏者煮海為鹽以奉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鹽有鹽宗廟呂忱云宿以人者蓋宗之神蓋宗尊之也或以為蠱公之臣夙沙衛非也亦多此姓其後爾）

說

炎帝明帝魁之子也明生直

炎帝直直生氂是為帝值

炎帝氂氂生居是為帝來

說

炎帝居母曰聽詙桑水氏之子也（太平御覽詙者訞妖生帝節女子宜有詙音試或作訞作䨥靜失也）炎居生節莖

婦人之賢亦有能世其聲者尤爲不恒有也夫無固有賢母眷其孫子而覲授其孫若姪終以閑有家者杞蕩二姬爲子來逆原流益别惟其賢有以知之也　昔者神農取於承桑氏矣至於炎居復納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駘氏矣至于泰王復納有駘氏此其子孫繁衍盛大豈偶然耶夫婦人倫之本也　魯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桓公以降世取

於齊非一日矣（所謂必齊之姜必宋之子）文姜何爲哉至公世嫡而猶制使必取其黨御果賢而合於禮耶齊女待年公爾晏矣而且牽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內主以陷不孝之域（夫人書子同生後以見公之失猗嗟云喜其正則文武之生不書者云冢嫡則世妾之子不見於經）惡呼婦賢而世其聲誠爲不恒有哉

炎帝節莖節莖生克及戲

炎帝克（年代曆帝魁同然諸書皆作哀非古書云克作魁又作泉繇爲哀爾）炎居生節莖節莖生戲戲生器（器[illegible]山海經書傳皆後爲哀哀後爲[illegible]失之按炎來互音故書傳多作帝來小司馬紀冨云生哀哀生克克生榆罔又以哀克爲二矣）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是故狐死首丘魚肉之歸往於地而北行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予游陵山拜雲丘榜禮重皇覲玄扈潛閱之宮其間者徘徊覩隱約且二百所以傳信之神農有天下七十世若其妃后亞旅則有之矣方金戎祀順初原之伐剝隴穿焉方中尸首會撮而脂果玄綃單衣假冒穿中附旁惟銅與劍與既取掩之他日邑是肖魁或新室匈其興冢焉撫合未既而室燬與遂亡之而弃劍與者亦門臧（孝陵大任老丑將爲寺詳其事）嗟夫易葬非古也大公之封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

周而文武周公猶及琦畢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何爲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公欲改爲長府故閔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宣其惡不避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而發夫言必中之語蓋亦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繇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季孫乃止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將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乃溝而合之墓夫闕者魯群公墓之所在也周代冢人掌公墓地必辨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中居昭穆左右凡諸侯以前卿大夫以後惟兵者不入兆域季孫惡其君乃溝絕其兆使之不得上同先君故孔子於是溝而合之以反於義族葬合兆自天子達繇古然矣何惑乎叅季之叢哉

或曰周公譜附其亦不詳於禰程者歟

炎帝戲戲生器器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古今通系系炎世在位之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袞四十三年榆罔五十年小司馬史記序有魁無臨而通歷外紀神農後爲臨魁六十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十年諸書皆不同且紀等不逾此夫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從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曆敍等顧以爲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爲一世其書論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間知其錯繆）炎帝器器生鉅及伯陵祝（庸山海經解炎帝生鉅庸封又云器生祝庸）鉅爲黃帝師胙土命氏而爲封鉅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國有封氏鉅氏巨氏封父氏呂父氏（世本鉅大夫封失孫貫系代此是貴氏又爲河南封氏）伯陵爲黃帝臣封逢實始于齊（經云炎帝之孫伯陵左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也故周語云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而說者謂爲夏之諸侯非也逢國是矣于序乘鶉在其前而太常禮書以伯陵爲伏羲孫高誘以爲顓帝之當俱失之矣）同吳權之妻何女緣婦亂三年生三子曰殳曰鼓曰延延始爲侯（經解記）殳戕後出臣彘（一云二人）鼓死頭而鮒亂（歸藏云麗山氏之子鼓）與延同事是始爲樂風爲編鐘生靈恝靈恝生氐人（山經云氐人能上下于天氐人國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謬）有逢氏逢氏殳氏延氏氐氏齊氏（逢蠭非逢漢以來書皆爲逢蠭逢有之後漢氐人齊鍾離龍孟觀擒氐帥齊萬年）祝庸爲黃帝司徒居于江水生術器兗首方顛是復土壤生條及句龍條喜遠遊歲終死而爲祖（禮記外傳荀彧傳注風俗通皆云共工之子脩好遠遊死爲祖神非）句龍爲后土（高陽時嗣）

（春月于山下有句龍廟無稽攷其居治也）能平九州是以社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
不可以其功高而不可易也故祭法內外傳言商初役以弃代柱而句龍為社不及後世水土之神功
無及句龍者故湯不得而迁見後世祀之難易）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
駛臣朋朱有句氏句龍氏（書作勾鄧姓書云近勾以讀致遂系或從金）
垂臣高辛為堯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句龍生共
工而傳記皆云共工生句龍蓋漢儒因山海經之誤夫之不攷夫句龍在高陽伯共工在堯有子先於
父百五十秊事高陽者按賀後云後生垂垂即共工以訓前者之謬脫係信國書以四伯為丘之後謂共
工役諸侯而自王祭法以為伯九州者無變）生噎鳴噎是為伯夷為虞心
呂且功于水封呂于歲十二泰嶽（是曰）呂侯餘列申許羌
代有許（系系是為伯夷之子誰即伯夷給矣垂後氏族譜記云伯夷生西嶽則泰嶽為
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咨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為西
嶽或謂之嶽太史公以不應以四嶽為一人韋昭以四嶽為伯夷也）泰嶽生先龍先龍生
玄氏玄氏乞姓（二氏異孔晁云今曰氐侯）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
（白帥）其別為青白蜩之三氏後有羌氏羌戎氏楊氏狩
氏氏羌數十白馬最大非無弋後者（齊書曰氏楊氏與符氏同出畧陽
漢世居仇池）周初復泰嶽後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蝕其
壤宣王開元舅申伯于謝（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
田在周之中世）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
氏大野氏（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熬為大野三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
射咸然元封已有射姓）呂侯為穆王司寇訓夏贖刑後曰甫春

秋初入于楚（或云入蔡按新蔡呂本作于楚王取申呂以為賞田是也國語齊許申呂皆繇泰姜宣王時呂始曰甫不與我戍甫平王是也）有呂氏旅氏呂相氏甫氏共氏龍氏樂羅氏（唐樂羅真本呂姓為回紇養子因從其姓姓纂共龔為共工氏後非）商周之際有呂涓字子牙敏而內智而動偶諸閑游諸侯而不用退居東海之濱及弃於室於是伏於茲泉（太公河內汲縣人史傳外紀等皆謂東海人因孟子失之按汲縣太公碑云昔崔爰為汲令縣民會稽守杜宣白爰曰太公甫生於汲故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之宜正其位乃立廟水經汲故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十溪三年不獲北樞曰止尚曰非尔知果獲大鯉得兵鈐腹中後弃無戶惟王鈐為增古溪即磻溪在岐之號縣然今北石夾谷水亦名磻溪書東侯云尚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云姬受命呂佐之滋泉極清冷在磻溪中按渭水至郿禹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激流注溪稍成川太公釣此今曰凡谷石壁東南有石室云公所居流次平石兩鼓膝存汲之溪勿信）四友與居文王見之呂遜陳以釣道遂成周業是為太公望師尚父（望其後名書中侯云文王至磻溪太公釣於崖王趨拜曰切望七年今見光景遂變名曰望符子方外云太公渭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渭踞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臼跗觸成路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猶一日也或曰尚三入商朝三入周翻然後合有二說在發揮）成王封之營陵曰齊十五世小白伯於諸侯又若世而陳和移齊鍾鼎寶玉七百餘年後有丁牙丘尚左洴國是賓平紀癸柴苑慶賀掌厲獻易堅氏是年樂襄享捷青管柯析其裔壬角望紹采駱玆旗明靈孝彥閭門柏亘威齊盖

鐸暢李（五十六苑亦作宛大夫文孔即齒敖暢見陳留傳邸案以唐諱改李東觀記柏齊侯作伯支庶以爲氏姓辨云紹興二年以国諱改亘明出孟明古人先字後名南史明僧紹傳云以名爲姓非也隋唐間有是光又撰齐後復爲齐氏見孔至雜錄）及子旗子雅子尾子褰子褰子剡子功子牽子淵子泉子乾子公公齊旗公牛公牟公輸毋知祭公仲長諸見土疆樂利脊季申鮮將其雔門東門東宮西宮南史郈意獨孫宇文東北西南四郭若左右子因之氏（後四十姓曰子曰公皆以王父字者非可妄加世有自號子刘子之類爲不知据西魏後周賜崔宣猷士謙姚皆爲宇文名王孫復周賜高頴父賓爲獨孫至隋復又後魏是婁安氏爲高氏）其以來者丙氏郈氏文氏昷氏高氏劇氏棠氏高堂氏檀氏灌檀氏孫氏鵚氏崔氏移氏若氏丁若氏陸氏大陸氏井氏百里氏西乙氏白乙氏佘氏佘丘氏鍼丘氏（丁公孫子季子乙乘于崔百里奚出於井伯以爲虞仲秦兵殺夭子乙井入公傳晉云井伯氏皆放虞號其夫大井伯奚虞虞是也百里世風俗通云古四嶽系商至公子虔夫於姜後氏齊宗公羨姓故郭偃不敗之佘丘入公孫來潘有佘丘而附方佘欽皆音爲鉏於遷記有此丘云西丘王所神見律經炎有鍼氏宜出此）若閭丘鉏丘緍丘咸丘梁丘廪丘蒲盧盧蒲之氏（又二原盧氏本閭丘宣以改盧蒲亦改爲盧世）子之孫封汲爲汲氏（或作伋非乃丁公之名姓書必衛宣公子伋并于汲有引之可笑）後封于盧爲盧氏後氏柴氏（文公子高之孫奚盧教柴後孫之裔孫柴仲柴米孔子弟子字子羔後爲柴氏）其文子章者爲章氏鄣氏章仇氏申章氏赤章氏赤張氏（漢章全年始加元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大公之廟命京兆功曹盧）

（若盧錄太公之後表呂尚齊高盧紫慶國紀紹燈賀桓寧厉章旻發王鼠易章謝丁申公吕浦來許告章門東門子稚子居子[illegible]襄子[illegible]子功子[illegible]八公孫公牛盧[illegible]祭公閭江仲長彥章佩筆止四十八姓劍記孔部外郎崔宗之胤銘廟門然多有非其後者[illegible]林碑乃有三閭氏突氏[illegible]氏之類皆失據）先是武王

得泰嶽後文叔紹之許靈公徙葉悼公遷城父曰焦

夷（昭九年書許遷于夷[illegible]謂武王封之[illegible]非也昭十八遷析定四遷容城）二十有四世

鄭滅之（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一作斯[illegible]元年許男[illegible]閔公益周衰而呂年説者以爲復立之非他矣）有許氏邵氏叔氏圉氏禮氏容成氏錫我

氏買氏止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氏文氏宣氏直人氏（[illegible]之[illegible]郎[illegible]焦[illegible]故[illegible]引[illegible]葉氏出盟姓[illegible]或謂不出於[illegible]而[illegible]焦未[illegible]居之[illegible]人大妾）小帝少也[illegible]爲政日淺者自愛申徠倶

兆祭陵（今陵山尚存一百餘墳孟妃后觀宗子爲留在焉）

魯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于鄭文公三年王子虎卒來之於例則皆曰王臣謂春秋所書王臣之卒者三尹氏記世卿之禍劉卷存定難之功而子虎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得其說左氏説者既以爲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穀氏且以爲會葬之叔服夫王臣之來會葬同盟泉矣何獨于虎而且指之爲叔服哉此惑於左氏晉文公已定襄王之說而臆之也　子虎周之居守者也夫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

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時諸侯會溫以勤王因以僞狩公朝王所而諸不會故執之歸之于京師者歸王子虎此王命也故曰歸之于緣狩）（自書首伯異其晉未之先）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　王猛居于皇敬王居于狄泉此圻內境而其入也猶切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涼闕不必書成周敬周不必書城成周都之別而至于王城然後入其城是書多于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動而顧蔑絕何以春秋爲然則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則何居猶鄭寄也哉王之會鄭地也朝書王所則猶在鄭矣（會于）（溫因以天王在河陽故公朝于王所哉王上今嘗書天王而朝王所故一得書諸侯狩王在而不書爲晉侯）

（諸必致天子至于周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至于周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不爲罪也其方爭此不知踐土之會王以天子在鄭爲之天王實不在會）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文之八年王之在外十三年矣而居不立顧不有居守者乎然則居守非王子而誰與繇此觀之虎之居守可知矣王猛居皇王猛入于王城此以宜爲王也而其卒也書王子猛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猛書則王子虎之書卒又可知矣子虎書卒盖以信襄王之未入也以王子大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者其禮異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烏乎聖人之

處天下亦深而示其後世也亦至矣西孚東符必三書而後見予既誦之而王之居外亦三書而後已出而不入其弟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謂不能乎毋而絕之日何妄耶（或曰天子無出孔然其實則與諸侯分土而守出乎其守則異諸侯之奔者無異不然所者天子之國也皇甫坊故不書出鄭故所外出乎國也雖然王子瑕之奔晉王子朝之奔楚出其關矣有不書出周公奔晉瑕朝等也而以出書周公有官守瑕朝其官守也是又不可不辨）雖然後世學士將復疑其間茲予之所私憂而過計者魯昭公居乾侯王居鄭也而於歲首必書曰公在乾侯比其沒也必曰公薨于乾侯以是例準則凡年首必書天王在鄭及其崩也亦必書曰王崩于鄭而且不有則王其入矣茲蓋不然何也之與以祖去千里周王魯公似矣而大殊也鄭雖圻外猶吾之鄭而乾侯隸晉非吾境也惟其不入則明在鄭矣又豈詳焉而畧周哉　嗟乎聖人不作聲謂過情諸侯而不謚則見謂令王（戰國以上）天子而家出則謂之少帝（漢魏上下）魏收所述且至以出帝目平陽事作寃章乃頓于是小帝之謂其亦孺帝之倅為政無幾如後世携王長王之等者歟

炎帝參盧是曰榆罔居空桑（按世紀空桑爲陳畱故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

（桑帝所居也）政東急務乘人而鬬其捷於是諸侯携貳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西方司百工（二卿殆猶二伯者）德不能御蚩尤產亂逐帝而居于涿鹿頓戟一怒并吞亡親黃帝時爲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之參盧大懼設禮於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后鄧伯溫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於是四方之侯爭辨者賓祭于熊爰代炎輝是爲黃帝乃封參盧於路（亦作露路今左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衡山等故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罔支子于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黃帝所崇最在陳倉故秦靈公於吳陽作下畤祠炎帝上畤祠黃帝皇甫謐以爲宛在未的）路露也潞是後繇系于河之北

東商周[illegible]赤白之[illegible]伏狄歷[illegible]閭姓晉羊洛九州之戎（王符云炎帝後姜戎伊洛陸渾即故戎子駒支曰謂我諸戎四岳之後楊拒泉皋有卜吾離等皆是也宣子謂駒支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吾離來歸惠公與之田居伊川陸渾與允姓陰戎各別平王之末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潁首有蠻氏戎伊洛有楊拒泉皋之戎義渠大荔驪戎爲少昊後他皆姜姓鄭樵稱以九州戎爲陰戎駒支者魯南鄙謬矣按僖二十二秦晉遷陸渾戎于伊川惠公與之南鄙之田三十三年卒以敗秦于殽昭九年晉梁丙率以戎頻周人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誘以來使逼我郊甸首也十七年荀吳伐之陸渾子奔楚遂有其地非允戎也續漢書謂羌出三苗者爲姜姓亦非）有隗氏狄氏落氏皐落氏戎氏戎子氏（齊靈妾戎子）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烏護氏紇骨氏壹利吐氏異其斤氏（狄歷氏爲敕勒紇骨爲護骨斛薛咤等皆是延陀姓官刪北氏）回紇

（九姓一回紇二僕固三渾四拔曳固即拔野古也五同羅六思結七契苾唐補者八阿思布九骨崙屋骨思天寶後始列貞元以咸安公主改爲鶻）高車十二族其行也（泣伏利氏吐盧氏乙旃氏大連氏窟賀氏達薄干氏阿崘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袁氏右叔沛氏也東魏北夷傳及北史云高車古赤狄餘種初號狄歷北日敕勒諸夏以爲高車車高丈餘丁零隨有狄氏等六氏及十二姓）潞子嬰兒甲氏留吁妻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路氏路中氏露路氏甲氏榆氏（諸路潞姓姜世以爲皆隗姓非也按狄爲隗昔狄人伐廧咎如獲二隗叔隗王以狄伐鄭德之立其女隗氏則赤狄亦隗氏當時見傳者王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甲氏曰潞氏曰留吁曰鐸辰皆赤狄也惟甲潞皋落列以部爲氏）伊列舟駘淳戲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　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爲默台（莊注文列即賴）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竹即觚竹離支即孤之文竹元年三月丙寅封）西伯之興有允及致老矣而歸備之末年西伯薨武忿伐商叩馬諫不及義弃周祿北之止陽上俾摩子雖之逮聞淑婦之言遂擿薇終焉是爲伯夷叔齊（二子祠墓在蒲坂首陽山首陽靁首也事皆不類二子之采事詳呂氏春秋當時何有叩馬之事譙史考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餓殺之言而莊廷堅謂無餓死之事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爲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事有信不信類林以爲弃薇不食有白鹿乳之歸非以爲武王遜以天下而不受有說見餘論）先是齊嫡而夷長又初欲立齊夷不可初薨夷齊偕逃去之北海之瀕於是憑立（論語讖云伯夷叔齊有義遜龍泉孔叢注云夷齊墨台初之二子也按允字公信伯夷也致字公遠叔齊也夷齊爲諡春秋少陽篇允字公信智字公達不同令北海有孤山九域志引孟）

（子處北海濱即此交又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適士暴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天下之不善去之海瀕放於義以俟其清則其怨亦希矣一異而複其兄安其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有論在發揮）憑怨世莫國定王之十一年辭于齊（遇夷齊之弟烈士傳云異母弟伯徐見之也失和元年柳城吳壞遠守虐鄉夢人曰子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也逢海見孔子性視之有浮棺白條衣露冠者務之棺開冠夫見孔子怡啟之而語破者尋死氏有癒孫視者共無病而死此其異者）有竹氏竺氏孤竹氏孤氏墨夷氏墨台氏默台氏怡氏台氏（周書治台子傳云出于墨台避殷亾也八東完竺氏後漢樅陽侯竹晏後徵怨不欲然而二以存夷齊而近于言序中）

（之子其孫也夜郎竹初在於豚水此說史乃有遺跡因竹得見之說考姓纂竺出天竺無據者）伊首之國尹之母家下及湯代有伊摯以本味進為之左相是為保衡伊尹尹豐上而兊下僂黑下聲銳深本草妙達湯液　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氏伊祈氏阿氏衡氏衡伯氏（阿氏衡伯氏見風俗通㢈方碑云尹祈阿衡因氏亦賢傳又有空桑氏妄也○夫去空桑適夏五就湯祭此事之辯非也又有不能被以為為湯作閣者戰國之士托意也世紀謂為湯妻有莘氏之媵臣以見說年以為之於下者而遂閒夏俱不是信有說在發揮）杞侯以道事齊不得免乃大去而俾季奉酅入于齊有杞氏鄁氏裂氏儒氏鄣氏（杞侯謂紀侯大去八丁周莊八四年齊侯襄後九世之穆吉成杞紀侯表亦下世亦不孔爵關其民乃大去其国子孫因氏有復興之說）淳于不復有淳氏淳于氏于氏

（子國胡憲字讀爲丁氏）甘夏成之州杞成之舟駘戲薄至周尤在列賴則楚成之矣後各以國命氏（戲露節薄見著大論）姜之派又有列氏厲氏麗氏巫氏神氏靈氏農氏夸氏節氏烈氏藥氏山氏鄒屠氏（風俗通山氏烈山氏後漢有神曜申神屠農賁氏是姓）

（落）戎子道朔野有葛烏釋世長鮮卑又以侯斤侯汾渝汾嗣汾侯幾爲氏（故以神農嘗藥子孫遁居北方鮮卑呼草爲侯汾以其嘗草動）（號爲侯汾氏或以爲神農之後見魏書官氏十二齒斗野甲呼草）侯汾者藥也則又爲宇文氏宇氏普氏侯豆氏（後周書云炎帝爲黃帝所滅孫普回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以爲天授俗謂天）（子爲宇文因氏焉拔[illegible]西土草帝自陰山遷西遼[illegible]侯生可也汗真何[illegible]三四世[illegible]西出于河[illegible]）（孫五世孫[illegible]大軍[illegible]爲慕容晃所滅六[illegible]長阿若[illegible]後[illegible]孫牧[illegible]文定[illegible]後[illegible]代[illegible]系系[illegible]韶[illegible]韶三）

（泰是爲周太祖侯豆歸從其主亦號宇文氏世爲魏沃野鎮軍主化及祖也）庫莫奚氏費也頭氏阿會氏莫奚督蔾氏李氏（宇文之別後分五部有辱紇主莫賀弗等）（阿會氏五部最盛[illegible]收允野頭氏費也頭臣突厥元和三年賜渠首領索低爲李氏）

© CENTR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蚩尤傳（附）

阪泉氏（周書曰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記爲蚩尤）蚩尤（集韻作蚩蚘蚘從虫繇）姜姓炎帝之裔也（陸終遺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故祭蚩尤文云抒軍鼓以牲牢祭尔炎帝之裔蚩尤之神蚩尤出于炎帝代弗知也）兄弟八十人（河圖云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人非）蚩尤跣首虎捲八肱八止（見緯藏啓筮蚩尤虎捲威文立兵見春秋元命包）好兵而喜亂隨聚黨羣羅暴惛欲亡厭惟作五虐之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敓攘矯虔（書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統音云尤性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銅柱使抱及炙之之類）發葛盧雍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鋼撥鋼撥作而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管子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劍鎧矛戟是歲諸侯相兼者九雝狐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又而制爲雝狐之戟狐戈之弋是歲諸侯相兼者十有二天下頓戟一怒伏尸滿野世本皆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而三朝記哀公問曰蚩尤作兵與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及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故呂氏云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禹以銅鐵矜也）帝榆罔立諸侯攜貳胥伐虐弱（周書嘗麥云赤帝）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西方（周書作四方黃庭堅云當作西方蓋爲方伯）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產亂出羊水登九淖（上黨羊頭山水）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即涿鹿地記濁鹿有凶黎丘今嬀州懷戎有涿鹿山下有涿鹿城涿水出焉即漢縣冢山羨頭山有泉廣百步深無底四時一色古之阪泉城東一百步泉上有黃帝祠西一里爲涿鹿城大康地記阪泉蚩尤泉百二虒鑠土地記云涿鹿城東南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周書又作獨鹿）與封禪號炎帝（蚩尤炎帝之後僭號恣逐帝而自立篡號炎帝鄧展謂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故史言炎帝欲侵陵諸侯大戴禮言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爲黃帝所滅文子亦謂赤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皆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爲榆罔失之集仙錄云言黃帝克榆罔於阪泉黃帝非與榆罔戰也至世紀遂謂黃帝與神農氏戰而炎帝克蚩尤非也陸德明云神農後第八帝曰榆罔時蚩尤強與罔爭王逐榆罔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皆得之）乃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于諸侯（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作大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頓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盧於是與諸侯委命於

有熊氏有熊於是誓万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羆貔貅以爲前行雕鶡鷹鸇以爲旗幟（列子熊羆貔貅言勇鋭之士雕鶡雁鸇亦旗之所繪如曲礼所言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謂前旟後旐左旂右旗而招搖在上謂太常斗杓中以正四方尔兵法止則植五綸于地以朱雀西地白獸子地玄武卯地青龍中央招搖何爲云言如鳥之翔如虵之毒龍之騰虎之奮無能敵也注以比四獸爲軍陣非也）士既成矣逮蚩尤逆帝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歸藏云將戰筮之昔晉侯將勤王卜偃筮之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筮遇大有之睽或者是也正義云卜遇黄帝吉兆是戰蚩尤也並得大有是大吉也）乃卒風后鄧伯溫之徒及尤戰于濁鹿之山（郡縣志濁鹿城在脩武東北二十三山陽公所居）三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胥乃設五旗五軍交四面

攻之三日而後得志（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九不勝歸泰山三日夜霧冥婦人而獸遇玄女教以兵符行又玄女兵法云攻之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五胥問之五胥曰是城中之將白邑商音帝之名攻得符以飲之東方行乎入皇帝爲人蒼色角音此攻事也請以戰爲帝曰爲之若何曰請步三日城必下其中賁直曰帝續二年而攻不下何三日也曰不如言以非法論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下封之世不絕）傳戰執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謂之（解今之解州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域有鹽池之利故解絳之鹽也于水黃帝經序云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也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故俗呼解池爲蚩尤血其中有一甘泉得之鹵乃成泉北一水曰五或河其水入澤則鹵不復結一曰堯梢水俗作鉅鬬非也中冀見周書嘗麥冀州也解州本解縣天授二析虞絳置乾祐李守貞反鄭元昭奏置州衛之）以甲兵釋怒用大政順天思敍紀于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尤治乱在幽州其死在冀山海經等言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帝命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殺之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書傳皆言殺之涿鹿之野誤也尚書刑德放云涿鹿者竿人頭也黃帝殺之涿鹿之蜀身首異處故別葬并出異名其首於涿鹿地乎）身首異處（今正冢在臨汀壽張而肩髀冢在鉅野縣東北九里高三丈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壽張闞鄉城中高七丈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出亘天如匹紅綢之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十三州志云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寰宇記云濟之鉅野有蚩尤墓乃有髀冢今鄆之壽張有蚩尤祠）以故後代聖人著其像于尊彝以爲貪戒（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爲貪虐者之戒其狀率爲獸形傳以肉翅蓋始於黃帝龍魚河圖云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沙石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濱述異記云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疾其里人遂立祠本不絕聞今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尚不用牛頭述異記又云冀州有蚩尤神俗謂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得髑髏如銅鐵蚩尤骨也齊魯間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人兩兩三三戴角而相觝即角觝之制）繇其成械故貊焉（貊祭蚩尤許祀九十一方漢祖徇沛爲沛公則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釁鼓旗後立祠長安置祠官宣帝乃立祠於壽良史記蚩尤能徵召風雨而亂志蚩尤乾多異龍魚河圖等皆謂蚩尤亂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天下復擾帝乃畫蚩尤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乃服矣）後有蚩氏

貪必敗害必敗滛奢必敗不忠必敗賊必敗而昏懦不與焉方夫事之涣也常若有利有不利族而觀之固未有不敗者吾行年四十所閱載籍數十百千萬卷所見所聞若所傳聞衆矣自黃帝以來貪如蚩尤如龔工如蜀王盜跖虐如桀紂如秦皇

如呂緯劉鋹滔如冊朱如東昏隋煬者如秦虎如蜀昶崇愷賊如莽卓布安史巢泚不忠如趙高王恭恭顯京卞幾千百輩矣而一身一首汔未見全保者是非其必敗耶嗟乎爲善與爲惡等用心作僞與作德均致力彼作僞而至於小人爲惡而至於賊殺豈有他哉不過祈飽暖爾君子何嘗不衣食耶堯桀同飽顏跖同暖是故無二道也彼以豈而下此以約而長餘此語之桀跖之豈固不若堯顏之約而樂也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聖人者常以不得已而後居之故其有爲也必推己之有餘以養於人而不竭人之有以奉於己是故勞心以治人盡神以及物其任愈重其憂愈大遜許繇遜四岳蓋未以位爲樂也天下之人見其有憂而無樂知其憂之爲己也於是爲之儀衛以崇之爲之輿服以尊之輿服成儀衛作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猶是也聖人何加損焉奈何繼世乘其基業不知其憂之不得已而乃紛紛從事於末侈輿服盛儀衛崇臺榭而奪子女窮日卜夜上不思所以紹其業下不思有以保其樂庸夫妄卒覷其儀衛之都輿服之姣也於是盡盡然群起其後以篡

奪之而事始擾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斯伐之矣夫盜之處心非有經世之具也非有爲仁之方也跳梁跋戸亦不過祈飽暖圖自肆於一日而已故其所覬曾未轉瞬而禍敗已隨之矣嗚呼爲善作德必有餘慶作僞爲惡必有餘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盜氣也其威力與天通矣徒以貪殘且猶不免於戮而况其降者乎然則貪酷賊虐不忠狂献之徒顧何規于後而猶冒嘗以犯於惡不避自弃於人類也耶

帝桂

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之何以死懼之刑法以治盜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何者民窮則不畏死法令奚施焉今有二舟一實而一虚相薄於中流虚者恃其無傷也盛鬪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虚舟也而法令奚施焉是以先王之時民以里居田以井授甿農務本所以處之者至矣凶年饑歲爲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使之家給

人足豈復有虛匱之患哉剝之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則宅不安宅不安者剝之道也孔子嘗言刻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昔者大安之賦雜調十五疋歲起文成將與除之毛法仁以爲軍國資用去之弗可賴帝不惑卒遂蠲削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匱百姓有餘吾誰而與不足於是賦調輕淸而民復厚開皇之間曾未幾何常賦益輕而藏府以益積是知哀公有年飢不足之問而有子有盍徹之對爲見遠矣千特之人猶以爲異蓋不知百姓既足君是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虛耗之有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從我始寓人以徇而有殲良之慘二十枚一而有率扉之哲殲良而後輕殺臣民之怨深（繆公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始皇之死後宮無子者盡徇）率扉而後委弃山海之命易（漢武去器弃舟車戶口減半隋煬頭會箕歛道路暴骨德宗括商稅間架人多死山海）古人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塗車芻靈自昔有之而必曰無後者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其曰無後者甚疾之之辭也（楊雄曰俑哉俑哉奚食而已哉韓愈曰當作俑言刑出則俑象人足而用之李翶云始爲俑刑者仲尼猶疾之況坐視飢）

（民之死乎蓋以踊捐一刑言之周官有象人或説爲偏安石非之）損下益上損上益下此天理不易之理也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數人萌財賄此天地之定數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固未有利於此而不害於彼者黃食澤乳豈能益人之數哉伐其壽以彊其欲而已予悲其欲則暫彊而壽則閑損矣用其二而民有歉用其三而父子離正恐其歉不待於二離不必于三也人而言曰吾能生財欲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誰欺昔者楚靈爲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既以韓休爲相而無一朝之讙或請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故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矣予既玩易而妄論夫財矣今又於帝柱帝承而再三者誠以民事之爲重矣春秋書初稅畝用田賦皆重其首爲民害不於帝柱之齋則大矣而帝承之佃世不得而聞之茲予之所甚惑也

帝魁

大勢之去未有不先敗其本者也國之将亡必出将亡之事人之将死必形将死之爲昔武王之說詩曰文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

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亡乎箕文之於質沙支壞也質沙之於箕文壞支也是以箕文見殺質沙卒亡其能免夫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堯舜之所以章也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以重基之主無有存國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然析名互言堯有諫鼓舜立謗木湯有總街之誹武有儆戒之鼗四君之勤如是至於臬陸氏殺東里子夙沙君修箕文桀誅關龍逢紂剖比干四主之嫉賢知仇是以賢愚之較九地之下而穜天之上也繇此語之自敗自成豈有難見者哉特其寐已久矣

帝直帝氂

有其善喪厥善無為無作此古聖之治也非特無為惡亦無為善非惟無作敝亦無作法寒而衣飢而食誰能易之是故帝者之為世或傳焉或禪何容心於間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十

世何乃於禹而德衰哉仁義者教世之不可後而衰亂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爲之舍後焉介託人以府庫弗能任其弗竊也託人以封壃弗能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義以舍天下之俗是故俗成而竊者莫之善也叛者莫之與也言無咎譽則雖有百萬之智不足以勝天下之衆矣是以先王惟不私其後世之子孫如欲私其後世之子孫而不繇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邪禹邪曷德之衰

帝參盧

眀智不能無好惡好惡之出喜怒從之人君之有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揚子云豈識下族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畀於李百彼宋祈與遽救之言尤爲可功

路史後紀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865 v.4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路史後紀五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疏仡紀第十

黃帝

黃帝有熊氏（或作雄）姓公孫（祠姓後改姬馬總以來多沒其公孫者非也）名荼（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余昔夢兩龍以白圖授予天老曰河有河圖洛有龜書天其授帝圖乎帝乃齋往河洛有大魚泝流而之白圖帝跪受荼古舒字或作余故世本云伯余製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許注亦云黃帝臣而黃帝經序及雜經纂乃云黃帝名余字韓訛）一曰軒（河圖握拒云黃帝名軒比斗黃神之精孝經鉤命決云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注軒黃帝名電黃精軒之氣故文選

（言登封降禪齋海黃軒羣秀云邈矣帝軒世紀云或曰帝軒尚書中候云黃帝提象又云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而論語撰考亦有軒知地利九牧倡教之語是黃帝名惟曰軒不曰軒轅）軒之字曰玄律（見黃帝經序及難經疏按軒星謂之玄軒諂九合內志文云昌受氣於玄軒之宿是矣然則名軒而字玄律理或然也山海經帝律生帝鴻則帝之字律尤信）小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淮南子注以少典為帝鴻氏妄）母吳樞曰符葆（即附寶河圖云黃帝軒明曰地祇之子附寶也宋書志作符寶皇朝列祀廟號聖母是為元天大聖后）祕電繞斗軒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丘（河圖握拒云附寶之郊見電繞斗軒星照郊野感而生軒而世紀謂神農之末少典娶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之說洪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為妖百計劉樂之數生赤無色數旨有久近亦壽丘在上邽或云濟南世紀又以為兗州非許水經注）故名曰軒（太史公謂名軒轅後世從之非）

（乃六文雜云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体然軒轅自是之帝發號諸古脩二種文有作僉斤者黃帝所有作學者軒轅氏軒也上世質樸名以代別初黃帝與軒轅為二也新往軒轅紀）生而紫蒸充房（見王子年拾遺記云黃帝以戊巳日生故以土王五行書云以戊子日生）身逾九尺附函挺朶脩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河圖云黃帝龍顏[illegible]頸脩帝并乳餘見孔叢等書）生而神靈髫而能言幼彗齊長敦敏知幽明生死之故小典氏沒後軒嗣立成為姬姓（古史致有熊氏巳姓非）并謀無智明法天明（中說作天下之謀為天下之智）以使民心一四國順之於是開國于（熊世紀云有聖德授國於有熊鄭也）炎帝氏衰蚩尤惟始作亂赫其炎燀以逐帝帝弗能征乃帥諸以責于后爰暨風后力牧神皇之徒較其

徒旅以曷小顯而弭火災（刀言服力牧即力墨書傳皆作力牧按圖朝有刀牧四明經刀牧地戸開曆然世紀言黃帝閒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寤風爲號垢去土爲后千鈞異力驅羊牧人也其有姓風名后者姓力名牧者於是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亦見夢書故文選云占夢而得二賢貞言爲妄）得一拳宸（史得一拳宸趙遣拳宸城之域）乃臨盛水錄龜符（見黃帝出軍決及太白陰經云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似皮非皮綈非繒廣三寸袤一尺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又出軍決一云夢西王母使盛水作戍水）納三宮五意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見集仙錄及遁甲等書）衍握奇以爲式（見兵法六壬等唐太宗云世傳黃帝握奇文或作握機者云餘零也音同）故五旗五麾六纛（見河圖及出軍決有說見餘篇）而制其陣（黃帝八陣法車箱陣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卻月水也鴈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沮巽也八陣右有漢以十月會營士爲八陣是出世以爲出諸亮不然孔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丘井之法井分四道字處之陣分八面大將軍處其中所握奇爲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八千七百五十爲正陣三千七百五十爲奇兵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衛公發爲六花陣今出軍亦遺法也李靖云天地名本乎旗號風雲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右八陣之設出八名各章旗云右有八陣亮法之）年三十七殺蚩尤于中冀於是炎帝諸侯咸進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史傳言帝居涿鹿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代東知也故魏土地記云涿城南東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同此本之言信矣然爲州懷戎乃故涿鹿有涿鹿山黃帝得阪泉蚩尤城世止以爲帝都在是而世紀遂爲上谷嘗名彭澤非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按涿鹿有三又有哲曰蜀二者曰谷本出尤之居而彭城乃黃帝之都亡帝紀尤以其名來此猶漢春陵之內啓介岩脩武之濁鹿與蚩尤三冢相近則尤死之地又皆以壯名冠之也）王承塡而上行故色尚黃而天下號之黃帝自有熊胙故又曰有熊氏（傳謂有天下都熊非也）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以雲紀百官師長俱以雲名（涿鹿之役五色雲起金枝玉葉[illegible]覆帝上古今注云乃作華蓋韓愈表按宋書[illegible]五色太平之應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紀官[illegible]之作袞服[illegible]云黃帝[illegible]得景雲之瑞以雲為官名所出淮南內傳有縉雲氏虞[illegible]協[illegible]有縉者有縉雲黃帝五名之列與五火五水五龍並不足信）乃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三公六卿即周九卿二十四官與三少即二十七大夫[illegible]少師則時有少卿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蓋至是名位乃具）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鵊冶決法五聖道級闗紀衍闗地典州絡七輔得而天地治神明至（絡維紀綱也闗紀即闗治[illegible]中紀也論語摘輔象七輔有風后[illegible]無類治世紀云黃帝以風后為上台與天老五聖為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為師或為將非一人也故張衡云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漢志陰陽有地典[illegible]鵊冶子一篇封胡五篇力牧十五風后十三鬼容區三篇又容成陰道天老雜子陰道皆黃帝臣）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己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劍（謵多作習寓多作宇唐[illegible]或以昌寓字宇[illegible]成非）發軔崒宮之中涉洹沙而屆陰

浦（晉顧書云洛東溝入江內取豫圖西齊積石洮流沙登崑崙還中國治天下子午云風后負書於常倚制曰涉洧涉之歸陰浦孫綽子云發輒紫宮不崇朝而面六合八極書傳言黃帝事如道書列子符子孫綽之類多涉注難據）陟王屋而受丹經（抱朴子真源云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山峯受從容爲次爲東行詣青丘紫府先生發三皇經又天文大字次西入空桐禮廣成子回駕王屋登石函發上發金符得九鼎神丹訣次詣元圃禮蓋空先生後詣峨嵋後使詣虎人之請天眞皇人授庾信云治州變自問及青丘也）登空桐而問廣成（莊子黃帝爲天下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空桐之上往見之空桐山在汝之梁縣西南四十有崆城又有道南陽雉衡山啟馬歙蠆成贊云向豫對陰丘方遷化南三十亦有空桐襲城世謂帝請龍城在北井也仲長子云肅城於九山之崇萊往崆峒在洛之永寧九山在梁有嵩城有月井蹤九山有帝大章元千之鑰井在北嵩山盡眞碑亦許）封東山而奉中華君（或云即中黃丈人受九品之方）策大面而

禮甯生（六回青城也黃帝封爲五岳丈夫甯生劉向仙傳以爲甯封子甯封爲黃帝陶正能作五色煙積火自燒或云甯回封人）入金谷而咨涓子心（世有涓子書晉志云黃帝東海南江登空桐至見峯振發風山訪道存諸汗德不可記）訪大隗於具茨（黃帝經序於黃蓋童山逢大隗即大隗也具茨即今大隗山在陽翟一曰泰隗司馬云在滎陽密東）即神牧於相成（莊云牧馬童子相成即襄城金顏玉字云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帝小童步三綱之法三洞云襄城小童授軒皇七元六紀天綱之經四極明科云帝封一風於太山一於芳城山）陟鴻隄又神芝于黃蓋（黃蓋童子陽城記）遂盡群神大明之虛而投玉策于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青赤白黑爲號起四方而階亂者白若蚩尤爲赤帝朱宣爲白帝之類故有赤帝城白帝城說者以少昊之徒當之非也蓋自後代）邊城日驚介胄不釋帝乃焦然歎

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四軍（神宗神武秘畧云兵法處山之軍居高處陽水上之軍所流甲下斥澤之軍必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其坦易此四軍黃帝之所以勝四帝）即塋壘滅四帝而有天下（蔣機論云黃帝初立養性愛民而不戰四帝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云云向令黃帝不能禁乃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衆于四帝矣）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矣以仁義撥以信禮故拔之死地而後生知彼知己故忘衛於天下於是以兵爲衛內行刀鏃外用水火天目臨四維而巡行句陳斉氣而決戰（又曰日見黃帝太乙營維天紀知遊府之年當說太乙與天目在四維之歲）

（法當災符冬官機可能集聖曆云黃帝御宇真女降朝授神策八令鬱籙兵符於王屋至君省方巡狩天伏出而支擇國振王師興而先求道曰）傍行天下未嘗寧君先之德正而後之以威刑必不讁者從而征之是以麾之所擬而敵開户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illegible]乃達四回廣能賢稽功務法秉數乘剛而都于陳（今寶雞故陳姚墟云黃帝都陳倉非宛丘故今隴右黃帝遺迹甚多水經注上邽有軒轅溪軒轅谷皓云黃帝生處遊甲太昊亦治陳倉豈三皇固在西乎仙傳謂都泰山之阿世紀郡軒轅丘俱妄）師于大填學於封鉅赤誦（赤松也大填即大真或作大填非封鉅即大封或作鉅封非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故晉書云軒轅聖人攸師受圖所師固非一矣）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於治道（時岐伯已伯餘歲見仙傳亦許璽區二十九素問師天師或曰大師一云少師靈樞有問岐伯）

（問少師少師似非岐伯）於是申命封胡以爲丞鬼容蓲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黃籙云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人臨觀鳳圖此本出河圖錄運法春秋合誠圖云百二十二人也）大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論語摘象輔亦云容光爲司馬而呂氏春秋大封爲司馬蓋非一職）恒先爲司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六帖云黃帝時恒常帝先爲大司馬掌邦之九法）猶且蛩蛩常若備盜豫者天令令人知禁風后奢乎伏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上台（春秋內事云風后奢修伏羲之道故推衍陰陽當天八官也閬氏職官要錄云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撰洛云爲侍中管子六相又云帝以蚩尤明天道爲當時非）柏常審乎地利以爲常平（地官）於是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內傳云升爲以天地之職嘗云爲廩者戲官木速耕種之利因之蕃耕）奢比辨乎東以爲土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桑禁伐厲（既奢龍管注云土弼司空角表綠豆）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僇餘宿藏靜居農以戒力以宛夏功（即祝庸謂向種小麥赤）種房穀以應戊己之方（謂中種麻王水玄黃帝所种五方穀也）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玩巽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從事（謂西種白麥金穀故秋種夏死收水穀黍大穀見金而成也）后土辨乎北以之李行冬斷罪種稑穀剝箭伐木乃勞農治擷殺（管五行云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司馬冬李也六相得而天地治民爲本土事畜事爲重故后土台稷以名教）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

極（叔亦備）又三壇乃下教曰發禁重色禁重香味禁重室禁重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是致正道是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比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養也（世紀云發禁重聲禁重衣禁重食禁重味及禁重室禁重國衰又三壇所謂有壇垂六禁之抒也）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為一家有道乎對曰請乂其莞而時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可矣（栢高舊云岐伯之名宜非靈樞帝曰予欲聞陰陽之義岐伯曰岐先師之所祕伯高猶不能明之則似非ム云莞胡官切細角且手易言莧陸去聲一云鼠苦名夬有多免寫之下）也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下有金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皆斃於是乎戍乃發山林破曾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其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官者劓以為門故人亡有奸能誣祿而至於君者相任寅為官種門擊析不能者亦隨之以法所謂李法教而後殺故法設而亡用（所謂李法按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者殺注云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司馬為南北軍王假黃帝李法斬天子將軍李天李也說苑云壘壁已具前不）

（錄路謂之荄人荄人者荄本也）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自是作而刀棘錄此顯矣（五法乃財用之法術大公素王妙論云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而以之無窮世有能知之者莫不[illegible]視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豈徒斂[illegible]哉）河龍圖發洛龜書威（鄭玄中候威則也亦見於讖與河圖可為物正義作威）是正坤乾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所謂歸藏易也（歸藏初經卦皆六位初坤初乾初[illegible]故初[illegible]其卦又有[illegible]夫晉或者老人明之類尚[illegible]志作十三卷[illegible]正注長孫無忌論[illegible]三卷但古初經齊世本[illegible]治洪水於古大明[illegible]不亡是也）故又曰歸藏氏（所謂易[illegible]也萬物藏焉故謂之）既受河圖得其五要（[illegible]云元[illegible]五始公羊說）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尚書春秋緯皆言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大王正月者[illegible]順之正朔余元正即位實係大事如堯舜受象日月齊七政定閏之類後世承已定之法故末蒙其書猶或不正其崩不勝[illegible]矣）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史黃帝攷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始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中備注云[illegible]大制作其德配天地注五始可以當之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公羊疏謂正物之法莫大於正其始也）命臾區占星（鬼容區也或云即雷[illegible]未核容區亦有兵法）闘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星次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於是乎有星官之書（[illegible]依巫咸晉志云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星傳尚存隋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浮箭為泉孔壺為漏以攷中星（肇於軒轅見梁刻漏經隋志云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命羲和占日倚珥旺適纓紐抱負

關啓亡浮（羲和日御故後世日官皆以爲羲氏之閒非）尚儀占月繩九道之側匿糾五精之羸疾（即常儀）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通乎二十四（晉志車區占星氣或謂即鬼臾區非也與鬼臾區異說見今）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繇是成焉（四器生於律律本於數故隨志云隸首作數律之本也）伶倫造律采解谿之篁斷節閒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漢志帝使伶倫之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制十二筩曰鳳之鳴雄鳴六雌鳴亦六比清宮曰世隨志云帝使伶倫取竹斷節間吹之爲黃鍾清宮之管自清宮管可生之大律呂之長遞下各凡長十八黃鍾之數焉七十八三寸九分黃鍾之清倍之也十二律可以和聲可以作樂表後代因其餘出之爲六十聲三百本於劉安未見如揃也）制十有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

以定其雌雄（[illegible]鳳鳴而調律隨毛爽云帝[illegible]之下造十二律[illegible]吹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繇斯而制未嘗累黍也）乃作玉律以應候氣爲之宗廟廢治忽以知三軍之消息（晉志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琯長尺六寸爲十二月玉[illegible]者取其體含溫潤也晉人發冢得古周玉律及鍾磬[illegible]矣晉志云伶倫合少稽比竹之工[illegible]之妙是故伶倫以玉律[illegible]以玉律十二候氣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日靈臺其用有異太始十年中書[illegible]一括先王律二小呂玉律[illegible]其來久矣不得而廢也）以正名百物明民共財而定氏族（易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吹律定姓以別其姓黃帝吹律定姓是也[illegible]有五音姓之說據與經有黃帝[illegible]五姓而援神契亦謂聖王吹律定姓也故自演孔圖云孔子曰[illegible]律有姓白虎通言聖王吹律定姓自而李子謂推律亦謂五音生於本姓遂自定爲宮）氏定

而繫之姓庶姓別于上而戚殫于下婚姻不可以通所以崇倫類遠禽獸也（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或云六世親屬竭則通婚姻故杜佑云商以上親竭不隔同姓婚也）大撓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風后繹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伏羲已有甲子大撓配甲子作納音余屬神經三文女後三式黃帝大乙也大撓黃帝史臣及天書三式以十干十二支衍而成六十取納音者如今海中金沙中金之類風后所繹細甲子乙丑伏羲金四類丁卯乘象火是也世亦有之命餘似別者命使風后為之以序九宮其中有納音說見論）餘察三辰於上迹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而不僭（張衡傳）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象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氣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六者六氣五者五位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氣故遷一位以承六則當六歲乃備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周而後始也）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交以配氣致種交以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容區容區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冕侯封禪書作宛朐）受與封禪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索隱云策神蓍也所謂太元神策）積邪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部歲七

十六以爲紀紀二十而蔀首定之原名提先率二十而冬至復朔（公孫卿云今年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按黃帝冬至在己酉朔古亦有合者太甲元年乙丑朔旦冬至後九十五年甲申朔得至又周公攝政五年丁巳朔旦得至後七十六年丙申朔旦得至下至秦漢率七十六歲而冬至一復朔果無己酉者至[illegible]政和八年而始一合于黃帝素問曰後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萬歲一遇爲羸宜俱然哉）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辰從（沿革云黃帝曆曰調曆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詔下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壽王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壽王非漢曆逆天道乃詔壽王信治調曆是也易乾鑿度云名曰提先即調也）於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

畏業敬而不瀆故神降■嘉生■本次分范十有二鏡六乳四獸變褱得以占焉（應十有二次隨有得者以占蝕刻分無差焦照共記分陰陽生死以一鏡按王度徑八寸[illegible]龍鳳虎布四方外八卦內十二辰二十四隸字承日則文影入見千百持却百邪云吾聞黃帝鑄十五鏡第一徑尺五寸以法滿月此爲第八度爲御史當自爲記述異記以鏡湖爲軒皇鑄鏡處未究）受祥金隱耀神鍾九乳神光玉聲於赤城乃本陰陽審風聲命榮猨鑄十二鍾以協月筩以詔英韶（隋志云即鑄鍾帝命榮猨所鑄故國朝會要馮元等議云黃帝命伶倫與榮猨鑄十二鍾以調樂律今之鑄鍾是也）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令其五鍾以定五音（直則爲鍾仰則爲鼎其用長重五鍾名詳餘論）伶倫造聲以諧八音五音調以立天時八音交以正人位

人天調而天地之美生矣（伶倫即伶淪一作倫通命禮義纂帝使伶倫造磬）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道其龢（椌楬柷敔也椌中空木樂出虛柷觸也有鐲而作敔欒而已爲伏虎者西方之獸逆擽而發伏也幽思聽注大容黃帝樂師）中陽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奏之（李淳風云黃帝時仲春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年春分亦在奎此不草月令也畜秦曆如此淳風曆又至在斗十三躔黃帝時亦在斗生偶合爾）弛張合施動靜竅節是故翕純皦繹聲而聽嚴五降之後而不彈矣今曰咸池（即咸誥比門咸曰籥帝奏咸池於洞庭之野劉子注云昔黃帝之咸洽言大道周不備也洞庭廣野宗寧詠黃帝詠實門之神少昊歌鳳之遂門咸池樂殊又其異角咸云咸池即大卷大卷即大章頌遺以雲門爲大卷未詳何據）乃廣宮室壯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春秋內事）作合宮（尸子管子即明堂也尸子謂黃帝祀上帝于明堂或謂合宮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天子從之入以祭祀此公玉帶所上制與故元封列五帝明堂文中子云黃帝有合宮之聽唐志言帝朝萬方於明堂一曰明庭禮記外傳黃帝享百神於明庭又管子黃帝有明臺之議魏志崔融皆用或云別所蓋古堂作合宮亦）建鑿殿（黃帝經序云帝見岐伯於鑿殿鑿其堂宮其總名也如言未央前殿甘泉前殿者秦少寢等矣奉始名殿非也）以祀上帝接萬靈以采民言四阿反拈褈亢褈郎庸臺設移旅楹複格內階幽陛提唐山廇橋幹惟工斲其材而礱之乃命寗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寗封列仙傳有神人遇封教爲五色烟黃帝封爲陶正積火自燒隨烟下上赤將子一曰繳父）命揮作蓋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陳音云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古史考云黃帝作弩）岐伯作鼓

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厲士風敵而威天下（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施簫鐃歌鼓伯所造[illegible]又云制[illegible]十二長簫[illegible]制角十二以备設詳餘論）禮門擊柝備不速客（易林師之頤辭）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擕龍角爲帝車大輅故曲其輈紹大帝之衛於是崇牙交旂羽[illegible]紛綸劍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晉志聖人見秋蓬孤轉乃作輪[illegible]）輿（墨子言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六蛟龍[illegible]華蓋之類[illegible]古今注[illegible]高堂隆奏[illegible]指南車[illegible]有故明帝詔令作之輿服志云黃帝造車服爲之[illegible]蔽也）命馬師皇爲牧正臣胲服牛始駕而僕蹕之御全矣（見河圖挺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內傳古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illegible]八極師皇見仙傳及馬經）

（爲帝馬[illegible]所[illegible]龍服見世本）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衮冕設斧黻深衣大帶屛韠赤舄玄衣纁裳絳[illegible]黼黻[illegible]以規[illegible]聽之過（上玄衣纁裳天玄地黃之色也土位西南南赤合黃而成纁易坤六五曰黃裳元吉衣上裳下乾坤之象說文曰黃帝初作冕[illegible]世本[illegible]黃帝作冕[illegible]帝臣又世本云黃帝作[illegible]冕合藏圖云黃帝黃冠白帝白文故三礼圖言黃帝黃冕也[illegible]宗云黃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illegible]國尚近惟白布深衣[illegible]則縮之蓋以黃帝有[illegible]大[illegible]礼孔子云黃帝斧黼衣大帶斧衮乘龍駕雲勤勞心力耳目是也世本云黃帝臣於則作屛韠）房觀翬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以明上下之表禕衣褕展以爲內服故於是有衮龍之頌（夏侯太初辨樂論龍衮之頌）端璧瑞以奉天秀珩牙以嫮武是以衣裳所在而凶惡不起（易林坤之訟辭）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乃飾棺衾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棺槨久矣世以易九事在垂衣裳之後遂謂始於黃帝非也劉向上言棺槨之作自黃帝始而史攷謂禹作土塈以周棺湯作木棺易土塈又因孔記誤創）置侲（內傳云帝治鮮後于云岑島問於雉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鼓鳴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耳今以知[illegible]竹爆之設矣）設鬱律（戰国策作余與鬱雷義同詳餘論）說青烏記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抱朴子云精推步則訪諸牧講占候則詢風后窮神姦則記白澤相地理則說青烏二書今代有之而非矣）於是吉凶喪葬靡不備也（凡伎術皆自黃帝始詳內傳）乃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為史執青簡記言動惟實（杜甫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漢志有史孔甲八篇田蚡習者黃帝始也）天下已治百今具舉猶且卹然神榮

形茹用作戒于丹書曰毓含在心平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制其下上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几之銘曰毋弇弱毋俷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史甲作戒盤盂筵豆奩鏡劒鞶輿席巿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凡二十六昔周公誦之於成王並見大戴礼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盤盂之誡漢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太平御覽以為夏孔甲非）惟口起兵惟動得咎乃為金人三緘其口而銘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夙夕念治瞿然自克是以功高業廣而亡遺事（世謂太公作金人昔孔子見之后稷之廟按太公金匱入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皇覽記陰謀曰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搖搖恐朝不及夕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素問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焉）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　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濟亭）演倉穀（道基經云倉穀者名之教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靈樞亦有說）推賊曹（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命上中節之位亦名大之賊曹尤忌針灸）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素問謹候其時氣乃與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矣）命巫彭桐君處方盄餌湔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胃瘥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補瘥及黃帝中誥世紀云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醫病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又命岐伯雷公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命西陵氏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故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祀天員丘牲玉取蒼（漢書舊儀云黃帝以冬日至祭天于甘泉山今雲陽通天臺也史記公孫卿言黃帝作青靈臺十二日燒可合明庭疲方靈甘泉宮書曰云黃帝

（郊雍上帝宿三月雍土積高神明之奧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焉）祀地于方澤牲玉取黃（員丘方澤皆取自然而成非人力所為者）築壇除墠設醴酏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圭謂璧琮玉謂圭山經尸子所謂吉玉）七登之牀十絕之帳奏函夾之宮以致之而禖禋乎壽宮（藏儲之屬體七登牀十絕帳及壇墠金見內傳封禪記云黃帝列圭玉藺蒲席上然沈榆之香洪芻香譜云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位故拾遺記云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圭玉於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或以蔡得休咎神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爲焚香出佛教今祭用之爲非誤矣不知古燔柴即香也）立五祀作其祀黻咸以數薦而山川之典禮爲多命共鼓化狐作舟車以濟不通（車亦舟也越人謂舟爲車地志故作舟楫化狐即貨狐說文作貨狄古貨布貨止作化）命豎亥通道路正里候風后方割萬里畫埜

分疆（在周云分州周公職錄圖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始布九州置十二國又見太一或占割也）定之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後漢書云昔在黃帝經略萬國畫定東西疆里南北傳言神靈之封七千止公孫卿欲爲中人令誇妄也劉恕外紀作百里之國萬區非是詳國名記）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市有館以竢朝聘之需（班固賦分州土立市朝軒轅氏所以冊帝功徐鍇云經途九軌環途七軌野途五軌）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大戴礼及史記本作四監周大司馬建牧立監是也大宰乃施典于邦國乃建其牧立其監牧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州長是）侯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礼記外傳大黃帝之九牧倡教即周之六卿分職以倡九牧也礼記正義以論語讓孜黃帝既有九州之牧則有朝聘是賓礼也）茄豐逢命於是刑而放之而萬國服（茄楚地昔楚子州城州屈以後茄人是也或作茄豐咸玄中記云黃）

（帝軒之臣茄豊氏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是爲扶伏民玉門外）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畮以防不足八家以爲井井設其中而收之于邑故十利得（外紀十利本通典夏殷不易其制）辨九地立什一（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三代取民之制咸本之此）存亡相守有無相權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産可得而均分之於井計之於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礼運言大道既隱而云以立田里說者爲三王時非也黄帝井法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外紀誤云州十二師蓋因康成之說誤之矣）道去而不變俾民得以安其去是以不使而成不息而止策天命而治天下故天報眉壽（唐裴潾云自黄帝顓頊堯舜禹湯咸以德澤深功濟生人德合天地天報之以眉壽）

後世故子孫皆以有土黄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見申子文子子華子）自即位百年廢地戴天循機提象不就物不違害不舍求不緣道法中宿而要繆乎太祖之下職道義經天地别雌雄等貴賤不使不仁者加乎天下故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紀人倫叙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是故法令明而上下亡尤（百年者荒數帝在位七十八年列子曰帝立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己又十有五年而大治又四十八年而登遐世云百年坤監百一十年俱妄）不章功不揚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故物亡忿欲之心而人亡爭傾之患耕父推畔道不拾遺狗彘吐菽粟而城郭不閉人保命而不夭歲

時孰而亡凶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節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熒屈軼紫房植莖吏不廢昔海不揚波山不愛寶乘黃伏櫪茲白總阜焦明嗺阿而龍麟擾於階除自蟹虹蝢禺蛞牛蟻黃神黃爵白澤解廌府亡虛日是以九瀛仰化諸北貢職楊衰秬鬯貫匈長股莫不來庭而依朔（或曰德而已矣世之言符瑞者妄也曰德義也符瑞命也言之受人命者蓋嘗有符瑞矣古之人因其有而存之所以著今之不可以干然不教後者亦義而已矣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匈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嘗致之諸瑞在音義）乃撫萬靈度四方乘龍而四巡（馬八尺為龍）東濟海禪丸山（十道志沂山縣之沂山寰宇記山在青州之臨朐郡國志云黃帝封泰山禪丸山即此公玉帶云黃帝封泰山風后封東泰山禪凡山或東泰山即沂山漢武以其卑小祀之而不封又登武亦有名參山在河東之北并此）西逾隴跋笄屯（一云即館武之大隴山之南名山條呼雞頭水經臨洮亦有空明山一山各有嵩戎言鷄頭空桐相連條）南入江內沙熊湘（南方亦多故迹宋初山川記永寧西有黃帝鍊丹處張氏土地記東陽永康南四里石城山上有石城黃帝游此而黃山蛇公縉雲衡山衡之雲陽山皆有黃帝蹤迹）北佰淳碣南臨玄扈（玄扈者石室也臨洛水河圖云黃帝坐於玄扈之閣合誠圖云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凰銜圖置前帝再拜受黃帝錄云在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二十人臨之鳳銜圖置帝前黃玉為匣晉曰黃帝詔司命集帝行錄開之其文可曉宋書云黃帝坐玄扈洛水上有鳳凰集銜圖置帝前黃玉為匣世紀言帝齋宮中坐玄扈洛水上有鳳集止東閣也今商之上洛南有玄扈山寰宇記洛南縣西北百里）乃開東苑（帝曰余每之東苑未宮感去之則復亦見異栭）不夜中宮詔群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授見者齋心服形以先焉群神謂諸侯五等作清角樂大合而樂之鳴鶴翱翔鳳凰蔽日（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題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去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服戴黃冕齋于宮鳳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梧桐終不去韓詩外傳云黃帝即位宇內和平問天老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冕齋于中宮鳳蔽日至帝降東階西面再拜乃止東園集梧桐終身不去）於是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合符者合諸侯之瑞也如虞帝作之集瑞傳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釜山覆釜山也昔變司元儀牛川發釜山臨燉黎之北而南觀乎九十九泉是天在荊山之前帝鑄鼎處也索隱乃引郭子橫說以爲在東涿中宗文也大抵崇上言三五精頭引之妙汁鳴絕不可致郊之所加拾遺記黃帝獸世於崑臺乃崩上湖之峨虞藏而說者或以寶崑崙此有覆釜山故經上有覆增山今雜之北海源山亦曰覆釜見裴淵志樂字記舊名涿山其形如塔水經濕水源出塔山者今青

之北海東南六十大寶六日洸冢故凡不近人情者皆非也）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泰乙能輕能重能潰能行存亡是論吉凶可武豹百物爲之眡火參鑪（史黃帝鑄寶鼎三象天地人瑞應圖云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擬其數而云九鼎覆釜山在嬀氏首山在蒲坂荊山在湖城世謂襄陽若緒云之荊山者失之）八月既望鼎成死焉（五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午孔子曰亡而人用其教是死也世言黃帝鼎成乘龍上昇此秦漢方士之言爾按劍經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劍赤舄是神仙家亦謂黃帝有死矣又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還葬於橋山故崔子曰若人者持擇日而登假而儒者反惑之有上昇說者在發擇）葬上郡陽周之橋山（慶之華池西翟道山寧之真寧東八十子午山也郡縣志云陵在山上風土記陽周所有黃帝陵在子午山上今塚存大曆七年廟按混天記黃帝葬南陵山南陵

（也故荞曰上陵山而神盤謂黄帝葬南甲山則首向也思玄注云黄帝葬西海橋山地志亦謂山有黄帝冢史記武帝巡朔方還祭黄帝冢於橋山元魏諸帝亦數祭焉後魏書云又成東巡涿鹿祠黄帝祭橋山温泉幸廣甯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域志橋山又有軒轅太子陵山而媯之懷戎川喬山有黄帝葬焉）及祠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像之率諸侯而朝焉七年而■子（九域地理志成州有軒轅宙昔司生招漢議云黄帝休仙登遐其臣扶徵等欽其衣冠葬之共微誤惟沒書云左徹乃立顓帝亦非）年百十有七或云三百宰予以問於孔子（子曰）人賴其利百歲用其教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見大戴禮五帝德宰伊之令也故引孔子云百姓據之二百餘年不懸）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形中小臣以備内官以教天下之内治（大戴禮立四右三妃也）妃子二十五別姓者十二

（爲姓十一）祈酉滕箴任荀釐結儇依（荀圖作苟非）及二紀也（[illegible]）餘循姬姓（上古者有大撓可嘗經無紐紗國語云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是矣而又云青陽與蒼林爲姬姓則非也青陽乃玄囂而非青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子二人爲十一姓餘十二人皆姓也今乃云惟二人同于黄帝者皆爲一姓餘婼姓其得信和且昌意玄囂皆非是柳皆姬姓則說皆非也惟二人）哉元妃西陵氏曰儽祖（嫘一作纍畾同音纍嫘嫘霤皆非是集韻與儽祖爲力僞切非）生昌意玄囂龍苗（三人）昌意就德遜居若水（姓書舜昌出昌意則昌或始封也然任後日有昌）有子三人長曰乾荒次安季悃乾荒生帝顓頊是爲高陽氏（紀見本紀高）安處西土後曰安息漢來復者爲安氏延（延傳謂安祿山出於昌意之子安玄安息也按祿山本曰軋犖山實本姓康母阿史德氏爲覡禱軋犖山生之隨毋嫁虜將安延偃延偃以來依安道買乃冒姓之其山虜）

（謂之戰鬬神作書猶云矣厥謂闘戰以爲軋落山）李氏（唐賜抱玉抱真爲武威李）佪還北土後爲党項之辟爲拓跋氏（拓跋之說詳辨論）不至鬱律二子長沙莫雄次什翼犍初王于代七子其七窟咄生魏帝道武始都洛爲元氏十五世百六十有一年周齊滅之（十一世有十五帝）元氏奚氏達奚氏乞伏氏紇骨氏什氏乾氏烏氏源氏賀拔氏拔拔氏万俟氏乙旃氏禿髮氏周氏長孫氏車非氏元氏郭氏俟多氏車焜氏普氏李氏八氏十姓俱其出也（八氏細封氏往利氏費聽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十姓皆元伊婁氏貴氏丘敦氏敦氏爲[illegible]氏侯氏乙旃氏爲叔孫氏屬車焜氏爲車氏[illegible]魏改元時爲元氏大武賜禿髮傉檀爲源氏周賜周瑤爲車非氏又是云元者往）

（滅王子或難是云家而姓至隋而復見元氏者出自昊界昇月姓乃元載之祖而郭崇撫党氏賜也它詳餘論）拓跋思敬鎮夏以討巢功賜李姓有拓跋仁福者爲眷都都指揮使亦從其姓將吏迎爲州師（開平中）子彝超彝興繼有夏銀綏宥地（彝興事周爲定難節度中書令西平王其後光叡繼筠寧承襲脈叡不常事具）玄囂姬姓降居泜水（史記元囂降居江水即泜水今之滴泜水大戴礼青陽降居泜水又誤以玄囂爲青陽也）生帝嚳是爲高辛氏（有本紀言）龍苗生吾融爲吾氏吾融生卞明封于卞爲卞氏（郭璞云卞一作弁蓋古卞字故司馬貞作笲明尔史多作弁龍融吾皆非）卞明弁其守降之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見大荒北經白犬乃其名若前世之朱虎熊羆熊髡龍圄後代之史鶴堵偏烏𩦡犬子竹奴虎貔之類非實犬也槃瓠之說盍因乎此有辨見盤瓠）

帝之南游西陵氏殞于道式祀于行（本紀云帝周游時元妃嫘祖死于道命次妃嫫母監護始置防喪今之方相也漢祀行神以西陵氏西在江夏韋昭國語注云西陵氏即方雷妄矣按世紀方雷氏生青陽大戴礼西陵生玄囂不云是方雷而人物表西陵氏乃在方雷之後盖世以史記繆謂青陽爲玄囂玄囂爲少昊遂以方雷爲傫祖嫡）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北齊季春祠先蠶黃帝氏後周皇后祭先蠶西陵氏唐月令以爲天駟馬祖非先蠶也先蠶猶先飯先酒皆祀其始造者曰蠶婦事亦不得爲黃帝漢世祠苑窳婦人與寓氏公主亦後世之濫典）次妃方纍氏曰節生休及清（休見內簡）休繼黃帝者也是爲帝鴻氏（有本紀言）清次封清爲紀姓是生小昊（有本紀言）次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彤魚或作彤雷夷彭世作夷鼓皆非皇甫謐謂夷鼓爲蒼林妄矣姓纂更謂青陽生揮故唐表以揮爲少昊第五子尤無據盖皆謬非揮云）揮次十五主造弧矢及司空昌受封于張爲弓氏張氏（陳子昂張氏銘新[illegible]公錫氏弧矢出宋衷說是也姓書謂主張羅[illegible]記謂爲弓之長而姓張俱妄）李氏灌氏（李有玄菸惟俗閒玄扵見黃帝九自六十五灌夫父張孟皆本張氏）吒羅氏（周氏張羨子照復之）東方氏（朔父張夷字少平母田氏遺腹生之三日母卒鄰母養之時東方始明因爲姓故世謂朔無父母洞冥記朔母田寡夢太白臨之而娠羞之曰人將棄我乃向代郡之東方里以五月朔旦生之因姓東方而名朔亦見時鏡新書仙傳不得其餘而多妄說風俗通姓纂云伏羲後云出女媧俱妄）夷彭紀姓其子始封于来是爲左人有来氏左人氏夷鼓氏（國語秦有夷彭忌宜氏姓英賢錄云黃帝子夷彭之後鄭姓辨引英賢傳作夷鼓總宜誤）次妃嫫母（謚云第四妃即嫫嫫莢表說文爲嫫母）皃惡德充帝內之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何傷是生蒼林禺陽（任出）

（禺陽而奚仲等皆任姓有自來矣或作萬乃言字唐表作禺陽繆）禺陽最少受封于任爲任姓（唐表又云顓帝少子陽封任安）謝章舒洛呂剡終泉畢禺皆任分也十国後各以國令氏（過即禺見朁夫或作過非姓古謂泉出全腪封白水爲氏亥也高麗王爲盖蘇文氏殺文乃泉氏）禺號生禺京僂梁儋人（禺京即禺彊或作偶非音貴郭爲語龍切山海經黃帝生偶琥偶號生偶京又云帝俊生禺號皆非梁簡文云黃帝孫並注玄孫也）京居北海號處南海是爲海司有禺強強氏（大荒東經渚北海神海外經云黑身手足乘兩龍歸藏云禺王子益其於禺彊故莊子云立乎北極顓云顓帝並甚帝之孫得道爲水神）儋人任姓生牛黎（即今儋人故儋近有黎）僂梁生番禺番禺是始爲舟（急禺南極海故主爲舟）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主爲車建侯于薛（奚仲爲顓帝子孫或云禺陽十二世生）

（十二人以薛爲姓一爲任氏六世生奚仲所後俱妻）又十二世仲虺爲湯左相始分任（太戊時臣扈武丁時祖己皆國治竹書梁惠成三十一年祁復遷于齊故文史公薛簡肅鑾咫遷邳而仲虺居呂薛未詔）祖己七世成遷爲摯有文嬉周是誕文王逮武爲世侯薛侯後減於楚（杜云歷三代六十四世齊威公時嘗紐爲伯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遷于邳仲虺居薛則仲亦居爲）薛氏葉氏且氏祖氏奚氏稽氏仲氏摯氏執氏疇氏任氏丕氏和妘稆氏李氏（又方本姓奚江南陽）徐氏（光奇光祚乃薛昭簡子隨弁嫁）（徐廷璬遂姓丕）終古夏太史乘亂歸商爲侈氏謝之後又有射氏大野氏（後魏賜謝總大野氏然閶氏亦嘗爲此氏歐文忠謝絳銘云黃帝後任姓十族謝其一也至詩崧高始宣王使召公營謝以賜申伯蓋始失國）蒼林姬姓生

始均是居北狄爲始氏（西經黃帝孫始均生北狄漢書又以倉林爲高陽云昌意之子妻）結姓伯儵封於南燕後有吉氏姞氏孔氏（伯鯈本結姓傳多作姞燕文姞姓譜并吉之吉衛孔氏出於姞）密須闞允萊炎敦偪燕譽雝鬭密雖皆結分也（一十四国）箴濟及滑箴姓分也後合以國令氏（見若夫鬬氏棐作叚非密鮮二國或謂即密須者非緣詳國名記）有虞氏作封帝之後一十有九侯伯（禮記外傳）其得資者爲資氏鄭氏得鄖者爲鄖氏輔氏（姓書又有虓云黃帝後音虎）得虔者爲虔氏（爲名世以虔在十四人中非）得寇者爲寇氏口引氏劉氏（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先主養之後魏賜寇謙口引氏一曰若口音辰然姓書宗出蘇忿生姓源黃帝後忿生或云出康叔皆非）國于鄖者爲鄖氏傀氏食其氏侍其氏（食其女賜食其丙丹孫武）國于翟者爲翟氏羅氏狄氏（晉滅翟姓書又有狷氏）于詹者爲詹氏自詹移葛則爲葛氏詹葛氏（葛伯國夫賢傳詹葛有詹氏之後姓書謂諸葛詁爲詹于葛繆矣葛伯非嬴姓）髡氏依之分往大任之種也　武王克商求封帝之裔於薊以復薊（薊本同蓋周始爲薊）又有薊氏橋氏喬氏陳氏（姓纂橋山支孫守冢者爲橋氏喬氏狀云本橋氏黃帝後按二姓周出蔡邕喬仁碑云黃帝之子孫不在十二姓若以爲姪至後周始大本）蒼林氏有熊氏軒氏軒轅氏陳氏（姓書有軒有軒轅云出軒轅又有頡氏云出蒼頡君是野哉按二姓皆鄙出古雖有軒轅氏唐雖有軒轅彌明必不出之云出黃帝後世依仿而託之）洛之後又有落氏雒氏（姓書洛氏爲皇落後妄）闞之後又有監氏（史監止）密須之後又有須氏舒之後又有舒子氏紀氏

（紀適本姓舒）

贊　稽古齊睿宗黃紀雲秉籙尤得一奉宸并謀兼智稽功務德立監興賢命中建極推策設詰體統陰陽訪咨岐雷天叙五常史垂世勣車陳大路員樂雲門克諧調靈變衣裳僉兇惡不起井設什一城間土闔去殺勝殘九瀛仰化澤被生民祚衍天下

黃帝紀上

後紀五　　路史十四

以詆名已也鄙語曰厲人憐王斯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以弗察也亂常犯上固皆小人之爲然其所由來未始不有以實其喟民者若之天也天能違乎舜禹之得天下非天與之民與之也桀紂之失天下非天取之民取之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此民之通言也凋匱之民自攻夙沙之君傭耕之夫能滅彊暴之秦烏在乎勢位之疑哉騶馬繻以胡公內之貝水邴戎閻職戕懿公于囿竹李兌餓主父於沙丘百日殺之淖齒擢湣王之筋于廟一

昔而死怨也昭宗覇昏醉而妄喜怒劉季述排攖以出幽錮之少陽院梁武泊宗廟而佞扶屠侯景更欲捽縛之爲太平寺主劉曜既役所事晉懷青衫行酒而劉聰亦叱孝愍執戟前驅是皆已甚然亦未有不先詆其過甚矣扼其吭者也隋煬汰後荒淫卒見雖於宇文士及而掖庭人復棺之林第唐莊蔡習優倖竟招射於伶郭門高而五坊人又焚之樂器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是以聖人春秋於弒逆必謹書之微則書人示人之不可欺衆則書國示民之不可違也弒書必君而蔡侯吳子則不君怨暴客御刑餘獨斯濯足不戒履霜之漸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蚩尤之亂以臣逐君雖其暴惡之尤然亦參盧之寇故有以取之也四海之間善則吾畜不善則吾讎此尹逸所以戒成王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君無尤焉此言何謂邪由此語之厲雖憐王可也嗟夫君人得聞此言則寢不瞑食不甘尚何縱欲貪酷之有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夫誰舍之晉平公曰予無樂乎爲君也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黃帝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窮理至命之學也以知命之年爲至命之學可以無過矣而必曰可無大過是則小過者聖人猶未敢自必其無也是故過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人誰無過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易之所修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斯聖人之所憂也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審于衆予違汝弼豈若小人之恥過作非又從而文之乎君子之過也如日之有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非無過也所過者化不復終日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食更而日愈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之所以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善改過者聖之資也始雖昧而今明初雖慝而今臧吾何尤一過改而一惠起矣昔者太甲之自艾猶夫人也而周公贊之衛懿公之復國猶夫人也而君子貴之善補過也若楚子虔聞右尹之言乃揖而入當饋不食數日不能以自克以及於難故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溪乎右尹子革子虔靈王黃帝之初志於求僊養

正命娛耳目愛民而不戰乃放萬機含宮寢而肆志於昆臺發軔紫宮之中投策鍾山之下登空桐陟王屋陟鴻隄而入金谷車轍馬迹半於天下於是四帝共起而誅之邊城日警介胄不釋當此之時民幾再嫁而非黃帝之有矣然而黃帝克自抑畏刻迹遊馳即營壘滅四帝而有天下則克己而已矣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世固有大無道民心已離一旦翻然克自抑悔人猶懷之至於死而不忘漢武帝唐德宗可謂迷復者矣輪臺之命奉天之詔非必盡實也一日而播告上首之蠱靡不爲之感泣而知戎冦之不足平卒以自保其國言發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著乎遠匹夫爲不善一念之悔固有言未脫口而菑變爲之消弭者況稱孤之客邪易危之安轉亡之存夫又何難之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以黃帝之神聖一念之差猶幾至於不免而代之人乃至恥過飾非聞諫則咈曰吾爲盡善豈不大悖乎聞黃帝之事其亦少知戒哉

路史後紀卷第六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黃帝紀下

帝鴻氏

帝鴻氏餐姓　帝律生帝鴻是爲帝休（山海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杜預以帝鴻爲黃帝陋矣）毋方纍氏（即方雷故纍纍亦爲纍雷詳少昊紀）感披畾而生生而多祥黃帝厭帝休是立（干寶革命論云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是帝鴻黃帝爲世及者顯矣何得以爲黃帝哉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生死之說人物表序帝鴻于炎帝之前則又失之）正朔服

路史後紀卷第六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黃帝紀下

帝鴻氏

帝鴻氏𤕤姓　帝律生帝鴻是爲帝休（山海經云帝律生帝鴻律黃帝之字也杜預以帝鴻爲黃帝陋矣）毋方纍氏（即方雷故鬱纍亦爲鬱雷詳少昊紀）感披晶而生生而多祥黃帝厭帝休是立（干寶革命論云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纘文德也是帝鴻黃帝爲世及者顯矣何得以爲黃帝哉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生死之說人物表序帝鴻于炎帝之前則又失之）正朔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度一仍黃帝之故故亡思亡爲不慮不圖而臻至治治四十有七載卒葬雝離之鴻冢是矣在秦漢皆列祀典（鴻冢即大鴻冢即帝鴻也史漢書說者更以爲見祭在雝非按今冢在雝以知前說亦不遠黃帝之都也）生白民及嘻嘻生季格（西荒經云南岳娶州山氏曰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之國嘻其南岳矣）季格生帝魁（有本紀言）白民銷姓降居于夷是爲白民之祖（汲冢書有白民之國出乘黃孔晁云是東南夷與白州相接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去前二齒刺其胸爲花藻以粉紫畫兩目下爲飾）其別爲防風氏守封禺之間（寰宇記嵎山在武康東南三十里地記云防風國氏都）之釐姓至商爲汪淙氏漆姓（夏爲防風釐姓商爲汪淙或云歸鄒釐鄒釐漆姓云即周之長狄故鄭氏辨證文十一年得臣敗狄傳遂以爲長狄又云後蒲由是遂亡齊謂長狄獫狁謂防風子孫爲長狄大人妄也外傳謂仲尼言周爲長狄今爲大人謂今非周而何妄繆可笑如此）

有汪氏罔氏（汪芒汪字亦作汪罔說文作汪芒云汪芒釐姓徽州圖經言新安汪氏故姓莊出汪罔氏景德四年西夏主趙德明之母汪罔氏卒）而縉雲氏亦帝之伷也（傳謂縉雲黃帝之官非也註縉雲氏姜姓炎帝之裔黃帝時爲縉雲官妄矣縉雲國也處州舊本圖經縉雲山又皆以爲黃帝氏夫之詳國名記）妻士敬氏曰炎融遺腹而生驩頭爲堯司徒（汲冢書博物志）弇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之人謂之倱伅堯放之于崇山（崇山在澧之慈利縣有驩兜冢左傳云帝鴻氏不才子凡其後世皆謂之子）驩頭者驩兜也以狐功輔繆亡其國（狐功驩兜之佐臣）生三苗氏（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雖頭生苗民苗民釐姓）苗民長齒上下相冒（崇寧五年蔡京修第於河北得死棺十數其骸皆長丈餘顱骨不圓而觜牙如犬牙下肖其骸）

（時謂獠牙按述異記苗氏長髮上下相冒當時自有此一種人虞氏堯推則其時所塞也）高辛

邦之（緇衣正義云高辛之諸侯）嗜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猒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竆匱天

下之人以比三兇謂之饕餮（山海經顓帝生驩頭又云鯀妻士敬生驩頭驩

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顓帝之後果以遺腹則驩頭爲禹之第而苗民驩子也堯試舜時禹才十歳向

鯀有弟若姪累以爲亂曰苗民驩姓明甚而黄帝子姓第七爲驩苗民乃驩頭之子而驩頭爲帝鴻之後

則知驩頭縉雲之爲驩姓審矣傳言三苗爲縉雲氏之子盖驩頭帝鴻縉雲之號也往古之事亦可知）

堯竄之于三危河西諸羌俱其類也（三危在燉煌詳國名記傳三苗

與防風同出是也范曄西羌傳乃謂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别炎帝之後姓纂從之繆矣此河關西有羌

也隋書以党項宕昌白狼皆三苗後殆非）虞之巽禹三載苗民逆命昏迷

自賢反道敗德斷制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爲劓刵

椓黥以亂亡辜練抑惟刑民棄弗保天降之咎俾禹

徂征而猶負固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

北之其餘入于南海者爲驩朱國（朱欒覽近外國圖郭璞詳矣三苗之

君姜入仕堯朝其國仍故是以既竄而苗復叛傳言三苗頑以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

右彭蠡之水也盖江鄂之境）後有鴻氏洪氏縉氏縉雲氏（要蘇文）驩

氏蔄氏瞞氏曼氏蠻氏（曼蠻同音故說文音蠻爲蔄風俗通云蠻氏荊蠻之後本

姓蠻其裔隨音轉改爲瞞也）長狄氏（漆）防風氏（任昉云吳越防風廟土木作龍首牛

耳連眉一目足長三丈南人姓防風氏即其後皆長大越人祭之奏防風樂截竹三尺吹之如犬嘷三人

被髪而舞）危氏元氏（竄三危後爲危氏錢塘危氏改爲元仔倡全篇之子）

士有患博非博之足患所患者寡要而已適千里者睨逵途而惑躡道山者見捕架而渴其矣青文之病人也嗜學者既病夫書文矣余顧又欲病之邪帝鴻氏繼黃帝者也而說者以爲黃帝何邪以五帝位無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於史記所叙之世者無地以置夫幕也遂以爲之虞思而不暇顧是皆學者沈緜之意病也按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代而班氏人表既叙帝鴻于炎帝之前矣豈得謂黃帝哉于今昇曰柏皇栗陸而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是則鴻黃爲世及者信矣雖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黃帝告顓頊之言曰大貟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而鬻子謂顓頊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有天下沒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三書世少見信然史記亦言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況帝鴻耶此鄭康成於書中候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爲五帝而乃指之爲黃帝也（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今實六帝而云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余觀內館黃帝經黃

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設不之信則少昊爲世八十有四載顓頊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班氏廁之炎帝之前則又失之

帝魁

帝魁氏大鴻氏之曾孫也母曰任巳感神而生魁（巳姒二字世多一之孝經鉤命訣云任巳感神生帝魁故康成云任巳帝魁之母而春秋鉤命訣作任姒傳者繆也夫任乃太昊之後黃帝封之爲巳姓而姒氏夏始有非任之受姓又宋衷春秋傳云魁黃帝子孫而康成李參俱以爲神農之名尤謬蓋以炎帝後亦有魁爾既云炎帝儀彼指爲神農故鄭覽又引任巳生帝嵬魁古書之誤大率如此）昔孔子求古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是矣說者以爲神農非也

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有史記從政之錄帝魁以來訖於秦繆除禮樂之書三千三百有四十篇夫子刪之斷自舜始所存者百篇而已典有五而軼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則知記注之興文字之務時代有之其闕逸可勝慨耶（一云三千二百三十篇斷從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故漢張霸爲造尚書百兩篇爲緯書附之鄭六藝者二十在大司徒大僕正王輩不經矣鄭依書緯與白虎義正同）余爲此書蓋未嘗勉爲之說而推合之其足以垂示後世亦不苟求爲異也昔者夫子贊易自羲炎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武而下

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豈無意邪然自羲炎而上則有所不書何邪豈非羲炎堯舜者人道之極摯而出乎其前者即羲炎黃帝而可以知之歟抑其教多本於神明懼後世不稱而有求歟亦豈於世有所疑歟予爲此書以學猶欲知也予豈妄逆譎諷以誣於人也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予聞昆侖矩纏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桐祝融有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灊嵩岱衡華桓山會稽空桐雄耳碣石等處皆有禹所記焉夫其使得歷而訪之以詔於當來乎

黃帝紀下

後紀卷第六　路史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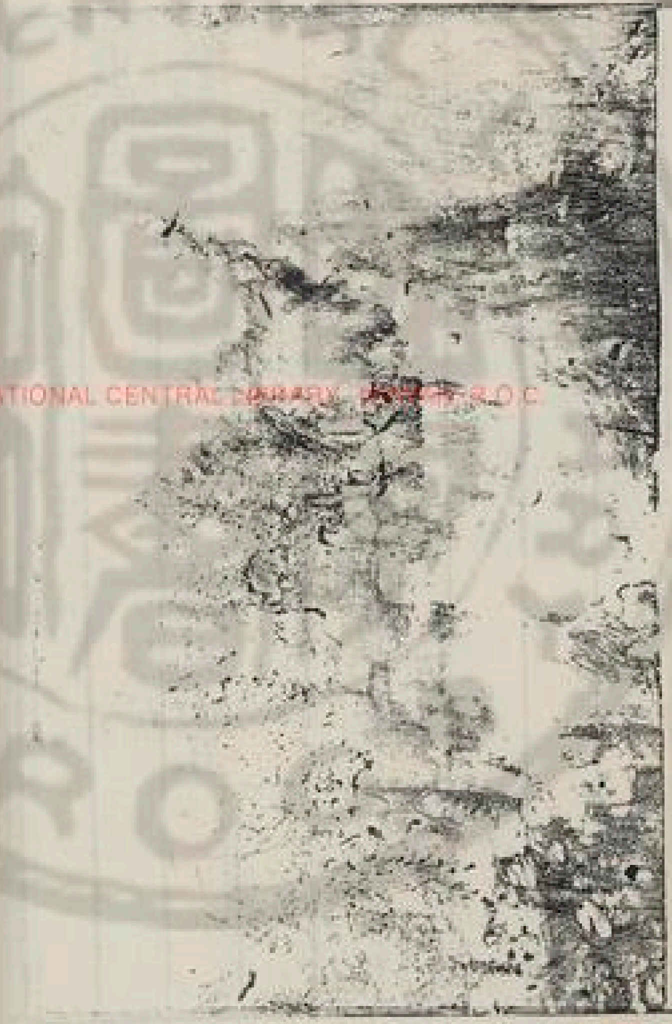
路史後紀七　疏仡紀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小昊

小昊青陽氏（少昊𢿘文作小周書亦作小顥）紀姓（世紀青陽姬姓古史攷云窮桑氏嬴姓非春秋諸紀系出可見）名質（周書云乃命小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因名曰質質贄同故史傳多云名摯而爲高辛之子誤矣）以是爲挈（世紀云少皞名摯亦見世本亙與摯通卽孜挈本作挈乃契刻字故季代曆云少昊名挈或云名契漢血志挈音計切而挈刀文王作挈汗簡直以挈爲契然質在周書名果爲贄往來音乎）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儽氏之生也（纍儽儽纍閒本皆從畾以音靁隸省從田大戴禮纍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陽而史記玄囂亦



路史後紀七　疏仡紀

盧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小昊

小昊青陽氏（少昊幣文作小乚土世紀青陽姬姓古周書亦作小顥紀文史攷云窮桑氏嬴姓非春秋諸紀系出可見）名質（周書云乃命小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因名曰質質贄同故史傳多云名縶而爲高辛之子誤矣）以是爲挈（世紀云少皓名摯亦見世本亘與摯通卽攷挈本作挈乃契刻字故季代厤云少昊名挈或云名契漢迦志挈若計切而挈乃文王作挈汗簡直以挈爲契然贄在周書名果爲贄往來音乎）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傫氏之生也（累傫儡間本皆從畾以音靁隸省從田大戴禮縲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陽而史記玄囂亦

（雷祖所生然史以玄囂爲青陽則非也青陽少昊之父也故帝德攷云青陽之子曰摯而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爲帝青陽故世誤以爲一人辯見發揮）胙土于清是爲青陽（清在鄆故樂平漢高帝封空中同爲清侯國大戴禮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云青地也一曰青陽屬鄭社云褭陽中牟西清陽亭是按清有四許國名記然云陽本曰青陽音訓誠青陽以西于奉者今長少盍帝之始封亦繇清音二地一名少昊父子同以爲號或少昊襲先封之名以來雲陽猶商亳楚郢重名者今其後裔猶曰青陽可見知少昊非黃帝子昔最異也）元爲紀姓（蓋初得紀而爲姓）配于類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娟之樂樂而忘歸震而生質白帝子也（見拾遺寶櫝等記曰星號一作皇娥處於璇宮夜織欂皋桐梓琴與神童更倡白帝子太白也因有皋中之目多過實故不撒）既生其渚爲陸（地有與髮各因其時休于云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者一）

（且爲陵楊戲鬱宛處焉此亦閒詁韓勵而後者有說見誅論）秀外龍庭月縣通顚羲青陽以處丘爲陽故設號以青陽亦曰雲陽氏（攷古帝王皆無所襲之地以爲號張晏云少昊之時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始以所封之地非也）則以金德王色尚白（剎易論語讖云文嬬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陽黑商唐白有虞赤此以三正言之非五運之所尚）故又曰金天氏（金西方之行世以號之如西岳之號也洪慶善云以金德王白帝之君）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遠憲大昊而乘西行是稱少昊（南方火北方水木精火神故夏曰神農冬爲顓頊東西二方春秋二氣之中其氣昊淑故歐陽書四天秦昊夏蒼呂覽九野東蒼西顥顥皓昊韓同昊者高廣以和之謂也有大少尓衛雅春蒼夏昊特取其大者聞記言夏炎冬昊則差矣禮志云西方少昊譙周云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者小之文古字只用小）其卽位也

五鳳適至而乙遺書（田俅子云少昊之時赤燕一羽而飛集戶遺其丹書五鳳見春秋內傳）故爲鳥紀鳥師而鳥名（後魏於國中嘗以鳥名官故魏書美其好尚淳樸遠師少昊者夫魏興邊朔少識典墳鳥官創置豈闚郯子之言哉）乙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蒼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董之以爲歷正（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鶊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鷃以立春來立夏去故司啓鷩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鳳知天時故爲歷正）五鳩五雉爲九雇之利祝鳩氏司教且鳩氏司制尸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滑鳩氏司事五鳩糾民者也（司教則司徒司制則司馬也祝鳩鵓鴣孝故司教且鳩王鳴別故司制尸鳩鴶鵴均故司空爽鳩鷙故司寇鶻鳩鶻鵃多聲故以司事司事納言之職[illegible]以[illegible]聲鶻之事非也習者有司空安擇岸鳩[illegible]也民至[illegible]故以鳩名）五雉用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鶡雉攻木之工翟雉摶埴之工鶅雉攻金之工希雉攻皮之工翬雉設色之工雉性介直故民司度平）九雇爲九農正敎民事戶民亡淫者也（戶止也雇所[illegible]蠶習[illegible]志云昔在金天劃於民事分命春扈鴳[illegible]耕召夏扈鳴以耘鋤[illegible]於以收斂冬扈鴳於盖藏棘氏云春扈氏鴳鶞趣民耕種夏扈氏竊玄趣民芸除秋扈氏竊藍趣民收斂冬扈氏竊黃趣民盖藏棘扈氏竊丹爲果驅鳥行扈氏唶唶爲晝驅鳥宵扈氏嘖嘖爲夜驅獸桑扈氏竊脂趣民養蠶老扈氏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各隨時宜而督勸之賈逵樊光說同爾雅云少昊設九農之官是也頒鷂猶分循）民事既正乃法度量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天詰紫微經云少昊明二十八宿顓頊立九寺九卿以應天象也）十二月以爲元而民事定（宋志云黃帝高辛夏后以十二月爲正少昊唐商以十二月高陽虞周以十一月所謂三正之說然以曆中效之則亦四時爲正餘正在人時在天王者有改正之文無改時之實人學

（定也有三止說見發揮）既處甘泉（甘泉古之雲陽在西與西近宜為少昊之都詳見紀雲陽）氏于是興郊禪崇五祀（祭有以舉之莫敢發世義祭之禪禪者帝之五祀後世惟以循守董氏錢譜引世本云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沒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泉之樂以鳥紀官）正都邑鞏車牛（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昊各加以牛禹時奚仲駕馬更為制然馬篇黃帝有命作車牛謂服資之車）作布貨以制國用（李孝美錢譜異布一種長寸七分首廣一寸足間六分首好兩有乙吉字三字曰乙化字少昊字古金字又董譜一種面文川貝又帝昊字朼幕文作人董以乙吉為帝字非）於是通窮拒孮老老慈幼恤孤合獨然後給暴瘂極瘠聾跛躄痛遠搔遞者偕有所養立史官（內則有史官）五帝憲養耆老修其方而天下治（黃帝以來皆有養老記曰凡養老五帝憲憲養氣體法其德音氣體而不乞言）不聾景命

放准循龜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亂人亡疵厲鬼亡靈（靈音）百工濩而亡偽而奇衺怪行亡敢煩言孟行以過其情遇其上者守故常抱雖節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是以垂象者瑞后土錫符長庚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盎諸福之物必至（體白帝也故長庚耀明尸子云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按易傳聖王在上則日光明五色具稽千歲儀以爲政太平則日五色）爰書鸞鳳（見書斷字源等作鸞書）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爲衆樂之節大晟樂書云少昊造以節衆樂夏后加之四足曰足鼓出隋音樂志）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龢上下是曰九淵（世紀少昊樂曰九淵文選避晉書唐文集皆作九泉避唐諱）龍山鳳水日五

色雲從龍之章也（日五色亦見田俅子故唐李程擢宏詞以日五色賦後浩虛舟亦以此龍山鳳水以龍鳳瑞故作之寶櫝記謂有山屋如龍鳳矣）德廣遠而樂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鞮鞮尨人獻其羽製袞繡苞渠亡遠弗屆（田俅子云少昊都於曲阜鞮鞮毛人獻其羽裘渠按之人服禹之德獻其珍裘毛出五采孫氏瑞圖云王者奉五行叙民稽植以時則渠搜來獻裘裳兆歲不亂恩孝則四夷獻其白裘）在位八十有四載落（世）年百有一（世紀在位百年）葬於雲陽（見世紀遁甲開山圖並歸葬於給封之國今在秦陵之露水鄉攸縣界生鑿成墳莽洛焚陵訪之圖書俱云是黃帝陵耕俗謂爲軒轅墓皇帝墳不知也）其神降于長流之山主祀於穆是司反景故傳又偁西皇（騷經云詔西皇使涉予事西山經云積石之西二百里長流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亦見世紀今臨朐有熹治泉源謹之側祠曰治泉祠唐人以爲金神之祠謂之清明斯少昊所降也鄭箸長以爲古理官所非故昔人謂治獄爲爭爲長流誤矣家訓作長留亦非）都于小顥（顥地也故周書云命蚩尤宇于小顥宜在西方涇渭之域以故昊皓皞姓多出西方然推究其所遠游楚詞云西皇所居在西海津拾遺記窮桑者西海之濱蓋近西也故咸陽爲雲陽漢甘泉宮武帝立太畤平王之元年秦襄爲諸侯王襄公自以居西垂主少昊之神乃作西畤祠白帝後文公東獵汧渭卜居之吉乃夢黃蛇自天而下口屬于鄜衍於是復作鄜畤以三年祭白帝）以宇窮桑故亦曰窮桑氏（見世紀賈逵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曰窮桑帝寶櫝記一曰窮桑氏一曰金寶氏一曰桑丘氏是爲白帝然非河圖所謂白帝朱宣也）或云曲阜卤是以云小昊之虛（曲阜無攷世紀以爲都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次晉志云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因鄉與世紀也曲阜魯城中小地名也有空桑說則見前紀）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既封茂爲茂氏夏后世衰有緡

爲桀所亢有倍氏繒氏（倍伐或作代見山海經）次妃生般（音盤）爲弓正是制弓矢主祀弧星封于尹城世掌宮職尹者官事唐爲尹氏（周宰尹亦爲尹氏非）有子曰昧爲玄冥師是生允格臺駘俱臣高陽（水經六注引左氏以臺駘爲實沈後非）駘宣汾洮障大澤封于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有臺氏沈姒蓐辱之氏（沈姒蓐黃四国名世云姒乃国名）故鄀允格封鄀（寰宇記世本允姓国）有子鄀姓虞帝投之幽州是爲陰戎之祖（杜預云允格後金天氏之裔詹桓伯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以爲陰戎與三苗俱竄三危後世因謂出于三苗遂與等以駒支爲瓜州允姓戎非也范宣子語駒支云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此曰羌姓爲秦所逐者左之繆）巳氏格氏戎氏允戎氏戎州氏皆允類也

（國楚滅之十道志云戎本国號巳氏其性今楚丘巳氏城也寰宇記云謂昆吾後別在戎者周衰入居此僖廿二年陸渾戎遷伊川允姓戎遷渭汭傳以秦晉九州陸渾戎爲允戎之數亦非也故国都記魯衛間戎爲昆吾之後云）重熙偕該帝之四叔也佐高陽氏高辛氏衰五官失守堯乃復育重氏之後羲仲羲叔俾世守之有羲氏重氏（羲和異出世不能別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蓋羲和亦曰重黎帝堯所命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孔安国班固皆云羲和其後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羲重後和黎後也）帝之入立也其屬有更于青陽者厥後彊力侵尋四伐重氏昔之而遺之姝或而不治大臣爭棣遠近相襲而青陽遂分有青氏青陽氏（漢有東海守青陽倩東海王尉青陽精蜀唐道班青陽氏風俗通云黃帝子孫始姓之六韜作績陽非重氏一作重丘氏即重之国）初帝嚳

子取高陽氏之女曰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女曰華生繇（繇本再生者今作陶同本音由易林堅之既濟云於基逢時稷契皋陶繇上食得寵微子解因而孔記古則斯猶今先儒亦為搖讀謂秦人循搖声湘近小頌漢書顏繇皆為肉作皋繇正五刑為弋昭切末之曳今）繇生馬喙忠信疏通物而敏事漁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繇一振褐而不仁者遠（繇生於曲阜季代曾云少昊四世孫世以余記言女脩逢翟謂高陽之後鄭名世猶以李氏為出高陽不知孰也馬口見論衡故今淪獄主為馬喙若南十作鳥喙元命苞云鳥喙子直誤）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為虞之氏而天下亡冤封之于皋是曰皋陶（風俗通云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言百王不易之道故傳子曰律者皋陶之遺訓決令猶何禹之後漢張敏議云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者也急就篇云皋陶造獄呂覽云皋陶作刑而世本

云皋制五刑非也六藝論言符瑞與中候最詳如皋陶於洛見黑書事亦見詩疏如解家事有說別見餘論）虞禪禹禹畏之皋辭焉卒崩于皋所謂公琹者（在今六安縣北十五里大冢芍陂中大冢也寰宇記即皋陶冢楚人謂之公琹冢寰宇記六安城十三有二台城一曰六合一曰白沙上有皋陶廟冢在東五里鄭元云楚人謂冢為琹）皋充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華嶠虞雜記議云故事祠皋陶於廷尉寺故范滂至獄獄吏請祭皋陶晉志故事祠皋陶廷尉新禮祠律署以同祭先聖大學故事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以應社改擊以皋陶作士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郡縣遠方神祠各奉祠之雜五行書皋陶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天寶二載尊為德明皇帝）有子三人長伯翳次仲甄次封偃為偃姓（伯翳大費也少昊之後史傳以為伯益而謂為高陽後支甚謬見發揮）偃之後有州絞貳軫鄀睆蓼會阮巢鬲鄅鄝六舒庸舒鳩舒龍

舒夷舒鮑舒龔州則國咸之繇伎則朱咸之舒皖貳軫鳩庸龍蓼則食於楚矣後各以國命氏（史記偃姓皐陶後並帝舜匽氏国者大論偃姓有舒庸舒鳩舒龍舒共止劉謹參會六阮桒高啇卽皐也偃或作嬴誤擇例舒鳩亦偃姓也按蓼舒及舒蓼三國也舒黃帝後任姓蓼庭堅後姬姓而舒蓼偃姓也杜皆以爲皐陶後又以蓼爲卽舒遂參失之許高陽紀）仲甄事夏封六其後分英偃爲楚并有甄氏六氏皐各孫罕英縣之氏（英六貳軫古皆皐地並詳国名記文五年楚滅之通典家字六皐國封世本六爲姬姓非也或以爲六蓼允文商有咎單乃言爲嘗恐非）伯翳大費能馴鳥獸知其語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爲嬴氏益暨功于洪帝乃錫之皁斿玄玉姚女而封之費（費乃国名古人多以人加国如大嵒大彭大封皆是非字也嬴盈也嬴物盈羨所以爲封卽大山嬴縣益翳二人書傳多以爲卽伯益故以嬴姓皐陶爲出高陽而大廉若木爲伯益子者都成紀伯益二子大曰大廉封鳥俗氏小曰若木別爲費氏若南大嬴爲諸侯九真守谷朗碑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帝子封於谷爲氏皆繇以允益翳轉聲近而職同今）生大廉若木恩成（三人）大廉事夏后啓爲鳥俗氏路俗氏（俗史作洛一作洛非）後有孟虧仲衍孟虧能師翳者作土于蕭是爲蕭孟虧夏后氏衰孟虧去之而鳳皇隨焉（見括地圖史作孟戲云大廉元孫張華作孟舒誤）仲衍臣商太戊其裔戎胥軒內酈山氏生仲潏（史以仲衍爲孟戲兄弟以戊胥軒爲仲衍元孫夫孟戲當夏之中世豈有兄弟乃後出四五百年而臣太戊武且太戊至紂四百餘年而革纔六世遽事紂乎申侯曰仲衍以故親內周西周文王先世孟當太戊時）仲潏生處父處父徒步是爲蜚廉生革暨季勝（革惡）

（來也武王投之見世家紀云早死）勝三世造父封趙復七世叔帶乃
隸晉九世而武立又六世籍始命復再世而析晉三
世主父益大又五世邯鄲沒秦諸大夫立嘉于代六
年軍剋于秦子公輔主西戎西戎懐之號趙王世居
天水（史記屠岸賈攻趙與程嬰公孫杵臼保趙孤事最失實　程嬰杵臼墓在絳之太甲南二十一里趙盾墓塋中見元和郡縣志然邯鄲西十五亦有嬰杵臼墓事爲難信隨圖經云今洺州趙氏數百家每祭則設香位以祀嬰杵臼　主號曰祀祖此亦魏晉而後形影而爲之者辨見發揮）有張氏
狼氏屏氏訾辱氏樓季氏主氏主父氏虔氏馬服氏
馬氏馬矢氏馬適氏夲氏武成氏周陽氏邯氏邯鄲
氏（奢封馬服君後馬服之後　一云趙官名趙括号馬服武事者風俗通平原君勝封武成成國氏号馬氏之後　景於云出於嬴趙漢封周陽由爲周陽氏馬何羅後爲莽張竟趙壹之後）及叔
帶中衍戎晉文曰之氏（四姓見姓纂秦姓趙等吏賢傳叅大夫叔帶子丘又西魏趙肅陽氏乙弗至隋而後）采于蛙者又爲蛙氏（姓書又有嗣氏盧氏嬰安氏嬰齊氏之類以名爲姓古未至若是野今紬）
革五世曰非子孝王封之秦谷使
復嬴氏（史記非子邑於秦谷朗碑與木寧侯相碑皆非犇子）五世襄公勤于平
王錫之岐豐以爲侯二十有九世而趙政替周號始
皇帝隳天亂地振古亡與二世而漢有之（始皇生於邯鄲故號）
（趙政）有秦氏非氏屝氏處氏房氏旁氏蜚氏飛廉氏廉
氏徵氏寧氏子桑氏子車氏車氏仲行氏鍼氏侯騷
氏繆氏謬氏摯氏整氏庶長氏不更氏稻氏谷氏繞

氏將閭氏（王莽改嚴尤廉丹皆爲徵號二徵將軍是也姓書爲丁丘二音云皆出李徵者支將閭秦公子將閭後姓纂引將閭葂非乃莊子之將閭葂姓書秦後又有寋定奚叔玄宮寋氏亦非乃夾谷後）王功秦仲既國寖而復錄其少子康使有夏陽爲梁伯秦滅之有梁氏梁餘氏梁于氏將氏將良氏（此乃少梁又西魏賜梁禦姓紇豆陵氏至隋而復）漢秦以梁操爲脩遂伯秦小吳祀而又有運期氏（河梁濟名曜）改其食于運者爲運氏白運釆掩爲奄氏掩氏運奄氏釆鍾離者吳滅之爲鍾氏離氏鍾離氏終黎氏（世本作終犂舉黎昭二十四年吳奔）尚汪良苑表不羨灌東東閭脩魚犨里密如高陵附庸氏也（凡十二氏或云灌氏亦出灌夷作）秦鍼奔晉封裴中曰裴君（即書邑唐表云裴非子

支孫是也傳謂非公孫封顓帝孫鍼爲裴君故表又以爲顓帝孫陵之後妄矣）六世陵遷解爲解君有裴氏解氏壁氏後氏（檀王遷之符堅時梓棲字一作裴長一作裴而後燕錄有壘澄本作裴也集韻裴音非後轉爲匪又爲屢則爲非也若隋劉王裴氏號阿摩支）若木事夏及襲騶之封後有費昌爲湯御右費仲事紂（當音吠與叔費剔）其立于淮者爲藏氏及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義而賓國三十六周王剝之（偃即康王乃穆王時都城記云穆王西巡聞其威德日遠遣楚襲殺王偃後漢書七諫淮南子注以爲楚文故之楚文乃春秋時誤）而錄其子宗十一世爲吳所滅（宗立定彭城武原山萬象從之因曰徐山昭三十年吳子執鍾離遂伐徐防山水之章羽斷髮攜琴遂吳子復之徐子李堯楚城夷而處之）有徐氏蟲氏取慮氏李氏（世勳本徐氏勳）

（潛夫論偃王後食邑於虞故氏十三州志音厥閭）思成之佃世爲理以命族至紂時理徵爲翼隸中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適難伊虞爲李氏（李理字通辨見發揮）利貞生仲師昌祖家于谷生彤德其曾碩宗因采焉（康王命之）五世孫乾元杲爲周上御史（字元杲老子之父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胎增故注福息曰老子父書傳無見非也）耶且眇取洪氏曰眼數（前京錄家敘云元杲胎則無耳一日不明又云生而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氏人益壽氏對合而娶十年而生儒道二家多言老母爲益壽氏女也國臣記云乾娶一賤氏昱非一娶云）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而生（僖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向列仙傳生于商時妄）曰玄祿（集眞錄老子始生毋名之曰玄孫）是爲伯陽甫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十而參扁故名耳而字（周太史儋世以爲一俗人不知儋與聃同）幹籍九尺方童長眉鼻雙柱齒六八（許金萬內經朱韓王札年神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大抵傳記老子事至多雜說云）邑于苦之賴賴乃蔡也故又曰老萊子（世以老萊子列一人亦非列女傳云萊子逃世耕蒙山之陽楚王求之女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班衣戲母側所問答皆禮事知非二人孔學禮時年十七當景王之十年老壽二百五十餘歲蓋并仕矣）以三十六瀕洽心理性究忠盡孝桓莊世柱下史簡靈世守藏史（一云平王時爲太史著道德經）孔子嘗學理焉（學禮之事亦備孔記或謂孔子未嘗師之蓋因劉向誤以孔子爲商大夫老彭也）孔沒十九歲而儋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土化暨三千九萬品戒（云漢所獲大月氏復立經）化胡成佛（于闐西南五百里有比摩寺記）

（爲老子化胡之所彼人言老子於此昇天與群胡泣決而釋子諱之大佛特西土一聖胡介中國之人不知其旨乃推而歸之不可知之神愚陋之徒復肆爲詭誕之說而不可詰大抵天下之事推近於人情者爲是西域諸國事佛其言可得而孜有化胡恒星等辨見發揮）壽四百有四十（見仙傳大平廣記等齊不究其終或云二百七十然僧見秦獻公在孔子後百餘年故葬昭以爲非禮外傳云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亦失大歸狄經人子鄭縣谷水尚有老子墓蓋藏鶏云冠劍）儋生宗邑段干世齊其德至世民而興唐傳卋二十則少昊膺錄之德在人也（宗魏將軍封段干生注及同主生宮宮生譜見[illegible]然自段干三世而諡見後魏讖）也昪養於徐爲徐氏既復李有南唐三世而俘以歸于京（世言昪徐氏子不知本姓李叅[illegible]溫）有理氏里氏相里氏京氏恩氏利氏儋氏聃氏耽氏徵氏崇氏段氏段干氏（徵音止[illegible]）

（徵本皆姓李遭亂改見程康傳三輔決錄云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然段以字段干以地下可合也武士體要相里氏）老氏老陽氏桂氏丙氏及廣武老萊賀蘭堅吾大野徒何之氏（周大夫有老陽子宋老佐左氏注以爲戴公子非佐去公甚遠也後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姓丙周龍居縣公明生粲應國公與高祖有舊避世祖名復爲李賢弟斯右堅見氏與居賀蘭山下皆自云陵後周書賜李弼徒何氏魏書賜李虎大野氏諱之高祖相周後爲李）江黃邳弦茲蕭蔀白郯復巴寘穀麋邓葛祁譚皆嬴國也（秦本紀嬴姓十四有白寘氏姓書以爲姓非乃白與寘介）剡則越烕之寘則徐烕之茲蕭周烕之沇耿晉烕之譚穀入于齊巴復入于夔而江黃邳弦時麋白烕于楚矣後各以國令氏（威烈八年越烕郯傳云譬烕之非也外紀簡王三年明年偃如會伐之或云宋）

（戚之尤非）沇逞奔楚曾孫諸梁爲右司馬采于葉爲葉氏尹氏諸梁氏（成八年晉成沇沇子逞奔楚字循之爲沇氏生嘉字惟良二子尹丙尹戌戌字中達爲右司馬生諸梁字子高反白公藏子高葉葉號葉公二子尹射支尹對爲令尹甸曰去隱華山生尹朱尹赤姓書以焉山睢季載又以葉諸梁出于楚之俱誤）郕氏（沇氏世次唐表極爲差繆沇在汾川與平輿之沇別沇約宋書以爲平輿者非也且世序亦繆表尚更以爲季載後尤非）周興封帝之後於祁（潛夫論武王封少昊後盖古帝後皆封矣按周封杞宋爲二後并陳以備三恪左氏說者更以黃帝堯舜後爲三恪而少昊不預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及高辛而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人非也）而置莒後與期于始都計二世茲丕歸莒至紀公後紀姓（世本紀同按莒己載己姓莒女）歷世三十楚簡并之（與曾姓莒剕故名世猶以與期爲陸終後誤尸子莒君好巫鬼亡國）有莒氏萬氏莒子氏（萬古）

（晉同漢有宿獨萬音茲蘇林音矩傳謂黃帝子禹湯非紀號章有萬陝鄉）茲丕氏展輿氏庡其氏（姓篆）郊氏捷氏裂氏若犂比林閭渠丘著丘安丘且于務婁無婁蒐羊之氏與林氏犂氏氏以邑也（此成都林也揚雄師林閭氏）庡之後又有盈氏鄧氏（姓苑有劉）又黃之後又有胡氏（商本黃氏見語林）若巴後之巴公白後之白侯武安蒲後之蒲侯蒲餘與符（洪是也載記等雅因家生蒲安）以江後之析（析象本姓江杞封析侯因氏後漢）譚後之覃談佼（三姓姓源覃音尋）取後之簡諫東其衍也（蜀簡雍本耿也幽州多此姓然諫亦音簡詩云是用大簡周有簡師父晉滅耿在纂以簡出系陶唐諫出周之司諫杜譜皆姬姓同失之）又有昊皓星金桑雉芒勾瞫暭秋伯（瞫暭出武落鍾山黑穴中見蜀錄姓書勾氏出勾芒羊氏家傳）

（羊續聚呈重女）及西方桑丘空桑龍丘五鳩有偃之氏（後趙將軍）（五鳩盧）

贊　遡矣西皇小昊青陽秀外龍庭抱雌守常五鳳既至乃濂度量通宿距豪孤獨得養惟能任道人亡疵厲德廣樂時遠亡不至降彼長流是司反景李趙隆興於斯爲盛

小昊紀

後紀七　　　　路史十六

歷者大中之符聖人之所以順天命而經世者也其原出於天其法成於人有其數而無其文聖人之授受傳數而已昔者堯之爲世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故其終而授舜曰咨女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之受終也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故其終而授禹曰咨女禹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以歷數之本乎中也是故歷法作而中道著矣班固之志歷也亦以是爲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爲治不過欽天厚人而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歸於讖緯之言非先王之正也天生河圖八卦之

原也地應龜書九疇之寄也八卦者歷數之始也而本於大極太極者至中也九疇者歷數之成也而本於皇極皇極者大中也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三才之所基也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此鬼神之所同故屬之天五行五事八政此百姓之所用故屬之地而三德五紀之與皇極同居九位之中然則聖人中道而立者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而已矣律應鳳鳥而歷數詳焉此少昊氏之傳中也豈惟欽天厚人哉抑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也嗟夫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信於人傳歷數豈徒爲天哉以爲人也豈徒爲古哉抑爲今也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此衰盛之常變也乾用九坤用六用者變之謂也九六者陰陽之窮也窮者未有不爲災陽九百六此其不知變者也亢之與戰豈歷數之中哉彼少昊之法疑矣其所以與太昊氏兩立乎九閎之內而稱皇者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知所變而已矣少昊既假歷數復於堯舜堯舜惟知變也故惟九黎亂德苗民逆命而不抵於窮垂衣裳而天下治則其所以取之乾坤者用九六也是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而通之

此歷數之所以長也六而後窮數止則起六六者一變之數也以故夷昭不馭幽厲失圖穨亂惠遷帶叛襄出楚子問鼎晉侯請隧猶且三十六傳一變之數先王定筴之驗不可易也有用我者吾爲東周潛心文王可變之謂也使其得文公之位而合其變則東周之胙何止八百年哉惜乎執中之道不傳至於窮不知變不能盡當運之數也春既腐矣而况秦漢而下不全其繼者邪受命不知其數傳國不知其符係胙不永豈惟歷數之徵哉亦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甌脆据邊幅沮桓化侯王戎狄焉能擧華哉中國丘虛生靈塗炭可勝痛邪變而通之此無窮之歷數也

路史後紀八　疏仡紀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高陽

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古史攷以爲妘姓篆則謂顓帝姓帝風姓故唐表章氏彭氏皆妘出風姓顓帝之後偃姓）名曰顓頊（顓頊厚養也河圖云瑤光貫日正白女樞感於幽房之宮生黑帝名顓頊均云日月失行瑤光星精貫月集韻云頊頭煩音王）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逐于若水（逐謂降封之史記云昌意降居江水昌意除居若水若即江之下流皆在蜀水經云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即昌意之封又南過越巂邛都至朱提西瀘江水則玄囂嘉封處又九州要記云巂之臺登有雙詰川鷄鵲山黑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路史後紀八　疏仡紀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高陽

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古史攷以爲妘姓纂則謂顓帝帝風姓故唐表皇氏彭氏皆妘出風姓顓帝之後媯姓）名曰顓頊（顓頊后養也河圖云瑤光貫月正白女樞感於幽房之宮生黑帝名顓頊均云日月失行瑤光星精貫月集韻云頊頭頊音玉）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于若水（遜謂降封之史記云昌意降居江水昌意除居若水若即江之下流皆在蜀水經云水出旄牛徼外亦有至故關爲若水即昌意之封又南過越嶲邛都至朱提西瀘江水則玄囂封處又九州要記云嶲之臺登有雙荅川鑄鶴山黑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閒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此杜預以謂昌意所封在鄀若乃襄州樂鄉矣）取蜀山氏曰景僕（一作景樸即史云昌僕大戴禮爲昌濮搜神記世紀作昌僕云即女樞又以爲昌意正妃妄）生帝乾荒（即韓流蓋乾荒之誤爲乾流曰齊者紉韓山陽公之曰鮮帝嚳考敬奉六承天三皇帝追稱一山海經丹朱商均皆曰帝亦若是也劉知幾所以謂朱均比皆嘗爲帝而舜禹爲奪不學之過）擢首而謹耳豕喙而渠股（擢自長咽謹耳小耳或作擢擢首謹首非海內經解紀云謹耳豕喙豕身有渠股豕一云謹耳未詳渠車輒傳言是者大耳之渠非也渠鉅也謹小也相書耳門不察豕者何過百）是襲若水（文選若水顓帝所生呂春秋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系本世紀作弱水非）取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潛夫論云幽防宮也世紀等云星貫月如虹詩神霧云搖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注星光如虹貫月也）渠頭併幹通肩帶午

（元命苞云顓頊帶午是謂清明于謂成于宇易乾鑿度云泰表戴干鄭氏云泰者人形作之讓謹也干盾也王前言首通文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眾臣是也宋也淫爲干盾故世紀云高陽首帝于戈誤矣本又作帶午言如午字筆法著額有二午者或又作帶牛非）淵而有謀疏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陽（涿郡有漢高陽縣以在高水之陽名本隸河間入之順安軍然後侯亦有高陽故城開封圖經云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九域宗宇從之非也蓋後都之月高陽之名于此今故郡國志云汴之高陽城高陽氏之虛也車頻秦書云新平民耕獲王器初有全彰者顓知圖記王征勸沫之影臨制表言新平古顓帝之虛其故有白鷄鬪記言此里惠獲古帝王寶至是果信）都始孫棘二十妥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衛僕俱爲顓頊之虛（古帝王於中國邊地每有二都孫棘今營州柳城東南百七十棘城是寰宇記云顓帝之虛通典云號曰顓帝之虛故燕慕容廆以大棘城帝顓頊之都移都之敎農桑制同中國商）

（丘濮陽也以帝居之因曰帝丘乃衛之都故今澶之臨河東北三有顓頊城史記顓頊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或惑也世紀云自窮桑徙商丘大行東北及交阯廣桑之野象帝丘之次水經晉志因之非）兆迹高陽故遂以高陽氏果精之君也（月令注）以名爲號故後世或姓爲（神仙傳云人玄女顓頊師）紹小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以水窮歷故外書皆稱玄帝（道書言玄帝者皆高陽氏正議云十二述十五）（任少昊二十即位亦曰玄帝）癸發雅用辟薦爲王以赤繒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自是不克遠紀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蠻攸服度符采尚赤乃立九寺九卿（少昊大紀帝以官號蓋因黃帝而益詳故其分命云高陽以前略言於上）（成王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司上下百官之明）重該脩熙少昊氏之四叔也

（叔出季虞之叔傳以爲少昊者爲子矣）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句芒該爲蓐收（惠王十七年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云云史嚚占古之蓐收也天之刑神）脩及熙爲玄冥（姓氏英賢錄云玄冥爲水正黑氏脩之禮傳云五官古帝王子孫有功之人左正義言五官在高陽之世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代爲水正非一時者不然蓋不知北方虛危無位惟衡龜蛇皆是二物與賢皆有左右之義有說別見玄冥爲司寒乃脩之職如言犁曰祝融）孫黎顓曜乃命祝融而炎帝氏有子句龍俾爲后土是謂五官（春秋傳云句芒春官爲木正蓐收秋官爲金正祝融夏官爲火正元冥冬官爲水正句龍后土中央爲土正）恪共厥業遂濟窮桑（帝立於窮桑蓋亦有窮桑之號故服傳云窮桑顓頊所居杜氏以窮桑爲少昊之號而先儒遂以五官爲少昊所命非也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始爲民師木正火正非鳥師之號）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

災不至而求用不貲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實亂天德暋鬼而廢人惟龜筮之從謀臣不用喆士在外家為巫史亡有要質方不類聚物不稽分民匱于祀神褻民狎嘉生不降龢不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戩乃命重黎典司祝融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抑下地以屬民以絕上下之通以規三辰之行（隨天文志）（高陽氏命祝正黎司地故楚語云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高陽之世也）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用安生（重為南正黎為火正大正[illegible]職儀云顓帝以司馬上大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爲智[illegible]與黎皆以為三皇至道故以與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故又命羲和於春秋[illegible]人事[illegible]無）

（一之漢高可章商之奏以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官以舉時政宣帝時魏相請以明經通陰陽者四各主時至明言所職此後惟有司曆之官而已月令開明堂布十二月之政當作此舉安也）於是綰四屨稱倫傷易申晝系籤以般任賦立勤人以職孫為正長以恵綰置宰丧以恤亡設射志以習雅守獵耘耔以習移（出內輸）乃爲名圖保大澤制十等之幣以通有亡曰權衡（見管子高陽貨一種作以貝[illegible]一篆文作金高陽貨一金也篆古高字正同董逌言高陽金別種五等或出長平異布封寅日面有升斗書是也）宿疇以成泉幣亡滯工賈時市臣僕州里偶毋交為是以主虞而安民璞而親官亡邪吏市亡刑民事分職正而人反其故然循棱從悉自持傷心賊伏以從事於

賢謂功莫美於去惡而之善辠莫大於舍惡而不變非惟害善善因害也非惟惡惡惡緣惡也乃更令曰毋慢制毋瀆氏貴臣驕而弗譓男女不相辟於道者拂之四達之衢文能負圖於是書科十有辟作戒盈之器室而著後禮之銘詩以爲德興之術（後周書武帝詔云甲子乙卯禮云不樂昔周王受命詩闡鼓帝之與有敕盈之器室與後禮之銘名也）師於大敖示民栢夷父栢亮父大涤圖之流以濬其明而昇其聖（涤以水見何氏姓兆傳㢮作涤涤圖新亭皆紀人作錄圖皆非）謂至道不可過至義不可易而後治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修黃帝之道而肖之弗或損益而致治平（見荀子及賈氏新書脩法黃帝）

（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乃法新歷十二月以爲元歲紀甲寅上日乙巳日月直艮維之初而五星合于天歷（天歷曆至也秦用顓頊曆元用乙卯爲家曆法黃帝調曆夏商周魯凡六家皆有元紀帝術云天元正月乙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與月令合然秦曆以十月爲歲首然說皆謂顓帝曆首十月非也蓋秦還閏則一切置之九月爲後九月則是首十月亦非以十月爲正也按二世二年閏在西漢二年閏在巳五年在寅而皆書後九月非法也傳又云顓帝曆正月用寅朔亦非）冰始離蟄始動時鳥三號而立春至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爲歷宗（傳言顓帝歷正月朔旦七曜直艮維之初漢大初歷名七曜會于牽牛按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故史記漢書及荀悅紀皆記高帝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魏高允以爲史之失按木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漢元年十月乃正出未）

序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律家皆謂顓帝始作渾儀故後世尊用之不能改益部傳巴郡洛下閎改顓頊歷爲太初云後八百年差一日隨顓然楚上言亦云又詳陰陽玄得授歷帝紀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以古未有歲差之法如顓帝曆冬至日宿牛初今宿斗六度古正月建丑又歲自歲合今亦差一辰且如堯典日短星昴今則日短東璧矣其蹤如此顓帝之渾儀其法則實蓋削故劉氏曾正問云顓帝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於蓋非今之所謂渾也有排渾形見）厖厖鏘鏘帝好之爰命（鍾豆先容）倡洎非夔龍稱八音會八風之音以爲圭水之函以召氣而生物（方時金石絲竹匏革木之音備也後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製爲人音以召氣以生物繇先甚能盡人名倡首也大晟云鐘鼓甚聲呂氏之經）浮金勠珍於是鑄爲之鐘（太晟言云其金聲聞百里）作五其金經

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大雲（漢書作六莖五英樂緯聲儀作六英五莖於諸書屬不同非也後世和古器有韶鐘其銘凡六其字作龍紀云宋公成之韶鐘所鑄所謂六韶也國家帝建隆采之際於是大得之制作料六雙龍盤螭篆其帶曰英鐘大宋乃誠子始封之地六莖乃高陽氏之樂宋三王之後故得用之以祀則六鍾爲商制而高陽之遺法也故晉書志曰夜不知英莖之制已微元結亦誤矣劉恕以爲帝系諸漢志世紀故六樂撰其名號哉）上緣黃帝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鍾磬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見淮南子）惠浸萌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鬱陳禋壇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羽山昔嶧之銅鑄鬲以藏天下之神主諸著洞臺之山陰宫之丘悉宜之移安德之石填焉（詩陶弘兆異宜吉言）設王兆

（太卜三兆王兆互兆原兆顓帝王兆象其王帝堯瓦兆象其瓦瓦疏云卜筮先王所作伏羲時已有未有王瓦原之名令至顓帝以來始有）圖書景乃秉結元之精巡四海以寧民北爐幽陵南撫交止西際神沙東跂蟠木四行天下周旋八外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靡不砥屬隹戚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摶心揖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淫在位七十有八崩（紀云年七十九世紀云九十八二十一而立或云三十六立皆非按新序云昔閭丘卯過宣王曰昔者顓頊十二而治天下故孔傳謂顓帝十二而冠蓋因立而始加元服也）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隅之陽（俗謂之商上陵要也郡國志云頓丘有冢俗名青冢不山皇覽冢墓記云在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崔鴻類道錄云和尚劉駢目本祥林市不戕律鄴帝紀陰陽下不及泉十道志云劉即齊陰山之別名也寰宇記在頓丘西北三十通典云顓帝陵在相州臨河乾德四年置先代帝王守陵戶古陽在臨河東字記臨河東北九里）頊廟（九域志云頓丘為濮陽縣有頊陵縣故城東陽地祖鼎入也然熟頊京地記為程有祠非矣務隅九域志京作閣同上郡石宋元置）乃（帝嚳陽亦出文祈台闢文禍覆更宜亦見而可包巳鮮衛之何是深怪昔漢丁姬臨江王之葬皆有蟻數千銜土投壙中亦此類也其象鳥耕鳥能耘未必為虞帝陵象耕之非）下不及泉四宅衛之其陰九嬪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經云爰文有熊羆文虎離朱鵰久視肉鵰）其立也咸居秉帝其崩也咸在墟大故傳以陪顓頊之族非也（大李者不曉此義故信而不疑大陵土族而以為帝水也此學者之惑也）取鄒屠氏勝濱氏初帝嚳豈鄭遷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鄒屠氏有女後適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及要

八人蒼舒伯益檮演大臨厖江庭堅中容叔達是爲八凱（寶積記云一曰八神一曰八力一曰八英言神力英明也又記云夢日則生子八夢日而生八子故日夢）帝崩而元子立是爲高陽氏是爲孺帝〻崩而帝嚳立（山海經所謂離帝顓頊是也）伯益之字隤敳次居子族之三（元和碑云字隤敳帝高陽第三子亦見水經注）爲唐澤虞是爲百虫將軍（虫今翟谷嵩高山有百虫將軍廟是也自水經云晉元康五年七月頃人吳義等建立）佐禹治水封之于梁舜禪禹禹辭于益益辭焉（[illegible]欲禪位益益之避[illegible]張書云謂代益爲天子代禹者汲冢謂之伊益世本作化益或且伯字）年過二百南梁大赦派公之圻也有梁氏捄氏伯氏（見風俗通伯益治水封於梁亦見尚書春秋左傳故劉昭志云[illegible]汝梁同祖光和元年有白衣入傳說[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風俗通云[illegible]大赦之後）

庭堅封安安既徙分蓼後俱滅于楚猶以國氏（英蓼[illegible]始故地理志云六安姬姓國而世本蓼亦姬姓則蓼庭堅後也杜預以庭堅爲皐陶之字妄也蓼文八公五年秋楚人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夫皐陶乃少昊後也而庭堅則高陽之子六乃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爲皐陶字乃復以蓼爲皐陶後偃姓失之矣予嘗攷之皐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也蓼滅而舒蓼猶存至宣公八年始滅其地乃壽之霍在而蓼乃安豊其地相近也舒蓼與蓼既自二国而舒又自一国乃黄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預不知別有舒与蓼而分皐陶後舒蓼爲二国謂皆偃姓正義以爲文五年蓼滅後封而楚復滅之俱繆按舒僖公三年已滅矣）勝奔氏曰祿（本即滕濆也埤蒼云綠顓帝之妻名世本人表皆作女祿大戴禮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生老童）生伯偁卷章季禺三人偁字伯服與卷章緡産（昭二十五年疏引楚世家及世本顓頊生偁偁生卷章）

季禺是生叔歜（大荒西經叔歜顓頊之孫）卷章取根水氏曰嬌（即所謂嬌禍者一作撟撟極皆非也勝濆一作勝湟一作勝其根水見世本一作即水皆字畫之轉失卷章史及大荒經作老童經云顓頊生老童非也）生犂及回犂爲祝融淳曜敦芒天明地德臨照四海是食火土生長琴及噎噎處西極以行日月太子長琴居於搖山寔始樂風犂卒帝嚳以回代之（楚語及史記云共工作亂帝嚳命祝融誅之不盡乃以庚寅日誅之而以弟回爲犂後居火正祝融非也）回食于吳是曰吳回生陸終（專論頊云陸終右天子安也楚及司馬氏皆陸終是回之子也司馬遷乃以爲皆重犂之後失之重犂乃自二人有滯其中）取鬼方氏曰嬇（隤也本帝系云鬼方國君之妹[illegible]嬇[illegible]人女作女嬇故集[illegible]女隤一作女嬇緣陸終之父也[illegible]隤而生三歲未乳字也[illegible]）

（作炊向放炊入乾坎參高預五行相生）臚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右而三人出（辯生坼論甚有是事有說在發揮）樊爲己姓封是昆吾昆吾爲夏伯主其後裔自臧而無懲導與桀同戚故孔子曰亢之有天下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是以百載而愈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滿意窮高而不衰是以當時而虧久而愈惡慎益之道也（以乙卯日亡鄭語一云昆吾爲商伯非於本云昆吾者商是）後有昆氏吾氏昆吾氏（氏書又有吾氏戰國集楚將吾得當爲五非也）顧温蘇邑廖董諸斟祝產皆己分也祝產見邑則咨咸之矣後有尸氏邑氏有邑氏（前秦錄以）国語

（蒲氏狩氏皆出于邑妄也）鸛温則商戚之温則伐戚之後有顧氏庢氏温氏宋氏（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皆尤桀戚者僖十温滅温子奔衛）蘇伯吉利是世祝融逮妻搏頰死託于竈（祭竈者老婦之祭許氏五經異義云吉利婦姓王名搏頰而丗立祝廟爲老婦者女）紂王欲伐有蘇蘇以妲進免紂寵之而亡周戚之有蘇氏司寇氏（平王時有蘇成公好綩）其支子封鄀又爲鄀氏（姓纂以爲忿生支子已姓有陽之後妄也）廖有叔安異封于董董甫以豢龍事虞封于鬷川則爲鬷夷更爲關龍（音豢龍同關龍逢作平聲排）廖董關龍則夏戚之鬷則商戚之後有廖氏飂氏鬷氏鬷叔氏董氏董氏（償侯）叟氏（風俗通）青史氏飂氏鬷夷氏融夷氏豢氏關龍氏

氏李氏飂之轉又爲飂氏（唐李忠臣本姓董氏從宋光訴奏青史氏也與賢錄闕）（上音秦下加字）斟姓灌鄩則夏戚之戈介則商戚之後有斟氏戈氏斟戈氏鄩氏尋氏鄩氏斟尋氏郡氏斟灌氏灌氏介氏（周大夫有郡盱又有鄩氏出姓纂要諸斟之姓世皆有之而史伯謂斟無後蓋在周無封土也史記遂以斟戈尋爲禹後背違以諸斟爲曹姓後皆因史伯之言而誤之也）惠連（云妘）姓其封參胡參胡者韓是周之鄅子其後也後有鄅氏參氏（並見世本鄅子妘姓外傳謂參胡無後亦非故漢志以鄅子爲其後決之）籛之字鏗封于彭是爲大彭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勛（其彭祖事備黄山君彭祖經中仙傳以爲姓籛名鏗此出世本籛乃古翦字故虞翻云名翦國都記豕韋氏彭姓國祝融後陸終第三子曰翦封於彭今爲祖戔切者非唐顏音錢）夏之中興別封其孫

元哲于韋是爲豕韋迭爲夏伯夏遷於商老彭守官大夫商王拚采女受術錢始去之終身不見（彖字彭門記殷之賢臣顓帝之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莊子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如此而已彭祖傳云商王時傳之三百歲已謬矣仙傳乃云丧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或云壽七百或云四百皆妄世本鏗在商爲守藏史周爲柱下吏子云老彭蓋又誤爲老子也潜夫論又謂顓帝師下老彭尤乖）禿暨諸稽舟人皆彭分也高辛師舟人（即此昔自暨舟之僑）諸稽則商滅之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則夏甲遷之矣（左傳言孔甲以劉累更豕韋後矣而鄭語乃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又云彭祖豕韋則商滅之明二國至商方盛豈劉累遷魯之後而二國更復子孫襄二十四年范宣子言其祖又云在商爲豕韋氏豈復封乎不然何爾立也）後有錢氏禿氏舟氏韋氏豕韋氏伯

氏覃氏覺氏壽氏名氏諸氏（並諸）稽氏（諸）稽氏暨氏傒氏周氏（上云中鵠鏗佐將名以周氏舛音吉又邦字）錢鏐當乾寧以十三州王吳越者百年而傚朝于我（姓纂有彭祖孫孚爲周錢府大夫因氏六一文云錢氏三代以來無顯者初以土爲周官久而以爲氏）求言邵姓封於鄶是爲鄶人介於河伊洛嵩高嶽爵上下不臨重氏伐而亡之有鄶氏鄶氏會氏（即鄶也鄭語云虢仲恃勢鄶仲恃險鄭武公滅之徐廣云在河南密縣杜佑云在新鄭東北以爲鄶非）偪路云鄶偪吳皆邵分也偪偪傒納仲任會貫廢各庶賢簡耐而滅于鄭有偪氏鄢氏隔氏馬氏䣝（明以鄶爲乎上去三吉非是詳見國名記）云近楚是若敖父于娶焉後滅之有云氏員氏雲氏鄖氏邵氏（邵又作鄖唐書員半千十世祖鄖之後本彭城）

劉仕宋後奔楚自比伍員改爲負（五一淵切音羋云唐人讀作運此皆姓異按前涼之世已有負敬芸闓姓苑云負氏南陽與楚同族顓頊之後令尹子文闓伯比之子有於鄖公辛辛生鬪懷員盖辛之後）路偪陽夷偪諸則晉威之後各以國爲氏（偪陽最十季咸偪陽以與向戍公羊作傅陽諳有偪陽姓）晏安封轉爲轉姓朱婁騶繹倪莒小朱根牟皆轉分也武王得轉挾後封之朱曰朱婁朱友以父夷甫顏功封倪三世居騶從齊晉王是爲小朱子（圉稱葛洪云知武公字伯顏人謂顏公子孫爲氏王儉云未知按邾婁顏公事見公羊傳魯公家譜亦以邾言代此可朱淳亦爲朱邾河侮）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九世威於楚封其君爲鉅鹿侯後有朱氏侏氏（姓書邾春秋後入世邾爲朱世然哀公有齊大夫朱毛）侏氏婁氏邾婁氏兒氏倪氏郳氏

倪犁氏鄒氏騶氏莒氏巽氏挾氏無婁氏庶其氏楚且氏鉏從氏茅成氏茅夷氏畢徐氏茅地氏夷氏儀氏夏父氏挾氏庾氏遂氏繹氏顏氏（茅夷畢徐鉏丘字地遂繹皆以附邑爲氏見姓纂者顏氏見國稱陳留譜及葛洪集要皆云顏出于邾而朱知倫諸徧以爲出于伯禽之庶采十頗者非也故魯公尚書當郭亦謂之儉爲失据云）仲尼之門顏氏之達者（八路回僕會何祖克辛也之推云仲尼毋族故多賢蓋私言）根牟者侔也（魯取之宣九）年後有根牟氏牟氏侔氏牟孫氏莒則周威之矣（非祀姓之莒周威之以封茲輿期）伯禹定荊州季辛寔居其地生附敘始封于熊繹其子爲穴熊（羋谷對以名加姓附敘史律附沮大戴附祖氏產穴熊季芊羋即季連羋姓也）荊楚名也夏有楚孤父厥後鬻熊子者

師目西伯（世有鬻子書云文王初見鬻子年已九十王曰老矣對曰君若以臣逐獸則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史記及釋例云鬻熊子芈乍繆也乃其子事文王云）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荊居丹陽是爲楚十七世通祈周顯號弗抑乃自稱之子肯遷郢及槐爲秦詐留子横從陳凡二十有五世而秦滅之（始皇諱楚正名爲秦諱者意亦以莊襄王母名改焉世家云以爲郡失之）楚後有荊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粥氏鬻氏鄀氏逞氏能氏叙氏亭氏沮氏（能叔代又沮音叙古有楚老左造孟家臣楚逢）其公族氏有成啓閻薳賁釁遂祿郹逑審側庭次連草仵昭屈景到犖屈公郎圍尹后竟彔宜繹酒保枝乘耒傷鈞甲環卯武挂霜雪蛸與奉舉牢稱僕豈嚴徵度

夻賀列監藏豹■■卒庚陳張李（凡七十二氏由牧頗而臾尚譯云楚與𦋺同祖急就篇有芊伯萬乃本出中國而伍■後有孫氏秦有班氏一避地爲仙氏安姓纂猴姓又有列禦寇後矣姓氏之出固多矣景翠之後列出列宗有紀見倫通云出古帝王列潘本畢公後又有出於楚者故宋家風詩云楚公族芈姓之後潘崇子尪生黨也）其後氏則有鬭耆鬭乳鬭穀鬭強鬭緡鬭文鬭班鬭比圍龜彌牟若敖叔敖堵敖郟敖越椒罷敵上官三閭五相五參諸將太宰公建良臣左尹右尹申叔申公楚季楚宗巫臣列宗子南子期子庚子西子建子午子重子季子桑子干子儀子木尹干無鉤無圄無宇無庸餘推涉其慶父襄老王孫成王黑肱舒堅來繖沉繖邑由

利孫白男吉白屈南者門市南伍參慶父舅奚齊弃疾
枝如伯比師初能卒能熊相倚相辛庾接輿季連季融
仲雄大心凡八十二氏及籃麃筱樂芋陵權莽清郊
工連鄖之十三尹（沈即寢屈南一作男仲雄若大作熊非）其氏於邑者
有馮屈閻丸棠壽蒍薳斷吞圈栖拳養包椒包申苟
穰家蕩麻白溷淳慎臣此貲蘇蔡龍俞闔艾鑑苗聶
蔓萬丐刁利都主庫（蒍與薳卷與圈闔宣與嚚非言與貴皆同也素來出于蘇蔓出于蔓交臣出）
（臣辛須句而今延呂本姓亦張遊本姓聶皇郎始以臣爲主政和制不得以主名爲姓乃爲秦姓書楚有鑪）
（音去聲然孜楚目有鑪）及鄀陵下梁景陽櫟陽有丘是丘
何丘軒丘商密愈豆英賢武安鄭思田公白公巠陽
葉陽之氏[illegible]爲栅氏
園公者始秦博士避世商山[illegible]（公非帝[illegible]汲禪）
摯之世九黎亂時重黎失職堯於是後育重黎之後
使復舊業是爲羲和（命羲仲宅嵎夷命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和叔宅朔易）和
寔爲黎後爲和氏（易見許堯元經莊處十實皆云司馬黎後是也世紀云羲和四子羲仲）
（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安石以四岳爲一人非也）王商封之程有程氏司馬
氏（周宣王時程伯休父爲宣王司馬掌六師伐徐爲氏西京雜記云司馬出史佚休父出史佚世昇之）
（祖又左傳荀氏支子邑程程鄭是程元及靈洗是具程析之譜諜云風姓有裔孫程伯始啓士失之）史
遷既刺作史記下及懿師三世事魏遂移其社爲晉
四世弃洛南渡又十一傳而劉宋威之（西五十三年東一百四年）

（沸莉亞曰書曰遂奇以元帝十金之子應十継馬之識鄴 中學者王邵宋孝王等撰之氏族源疾有李牧其望著之司 爲敘傳）和仲孫宗虞清晶系爲晶繫和氏（左果蔡稽扶云 重黎誅共工堯）（命其子和仲居春官代爲岳牧和仲孫宗世侯 處代清素自宇百世流日素和子孫氏焉）濮羅歸越賓滇廬（國）麇（羋）羅（羋）分也楚子取廬（國）康以國其庸已而取之歸是夔賓是熊繹之適是摯羋以疾廢于夔亦併于楚（鄭語注摯乃繹元孫有疾自竄於 夔子孫有功爲夔子出家不記）有夔氏歸氏賓氏宗氏（宗俱羋云西岳之有宗 均宗賓世皆作宋非也）羅能析也後亦入楚有羅氏羅侯氏（宋羅初國宜城後徙枝江 今荊州之東北有羅長城）滇祖莊蹻百濮羋蠻（或作賓或作濮）世不絕也有濮氏高氏（高氏句 驪後裔）（錄云羋容蠻祖和高句麗之支云高陽氏之後故以 高爲氏高句麗一族春秋陰國之後爲高氏）

越侴羋姓是爲南越越裳駱越甌越甌隑甌人且甌供人海陽目深扶摧禽人蒼吾蠻揚揚越桂國西甌損子產里海癸九菌稽余僕句比帶區吳所謂百越也（百濮亦自多種揚越即揚粵是爲南蠻揚或作楊 非也南海桂林交趾皆古南越之地並詳國名記）（中興地志云東南一 越而諸儒一之謬矣）有駱氏李氏（李嗣興 本姓駱）帝之後又有家氏容氏孺氏若氏雙氏王氏項氏虫氏隤氏凱（豈）氏重氏童氏龐氏檮氏臨氏蒼氏蒼舒氏達氏叔達氏陸終氏淵氏聖氏（周大夫有叔達爲王恭曾孫儒 與陸終氏有吾又姓顏才子）（蒼舒見濡入凱隤 敳諡聖後爲氏）彭祖氏季連氏高陽氏商丘氏焚王子高陽精契揩光通眉藏干是濟窮桑履時

象天䟽以知遠上緣黃帝通變不倦集威成紀倭愆自持內戒翟室外親客師惠忠受明生信治翔沫乘彼結元氾林何堋

高陽氏紀

後紀八　路史十七

世無聖人亦無愚人非無愚人也務學從師則愚者聖非無聖人也遠師昔學則聖者愚矣乾之九二見龍在田此龍德而正中者也而孔子發之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問從師之始也（[illegible]）五帝固未有不自師以成者而獨異黃帝氏高陽氏之取師何如是之勵且傅邪黃於諸臣風后力牧大填封鉅容蘆岐伯若廣成甯封一切師之高陽之初師於淥圖矣師於栢夷父矣師於大款矣師於赤民栢亮父矣不憚下風皇皇知有求而弗得何邪至道無所底失德不以聖唯學然後知不足堯爲御舜爲左而伯禹爲之右入於夢而訪荷蓧涉於津而訊淵客聖亦豈必遠哉一人之智固不若衆之愚也師者人之斗極也入人之家則以

重人之家人人之國則以重人之國是故古之聖人世至治矣政無爲矣民息仰化而天下之和舉至矣猶且恐然常若獸盜之將至而將不免者尚友親師常若不逮故德愈隆性愈澈世愈治而後世愈不及也孔子師於老儋師於萇宏師於孟蘇夔靖叔而老儋且師常樅是生知者焉不學然亦何常師之有神農師澹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澹翁桐叟豈聖者邪炎黃之聖不自聖也唐虞夏后拜師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湯之於貸子相高宗之於甘盤文王之於錫疇子斯武王之於太公周公之於厥秀成王之於郭叔此其憲也晉文公之於咎犯隨會秦繆公之百里奚公孫枝楚莊之孫叔敖沈申巫闔閭之伍子胥文之儀句踐之范蠡大夫種君聖君賢莫不尊師而重學子張魯之鄙家顏涿梁父之大盜而學孔子段干木晉之大駔而學子夏高何縣子石國之大暴而學於子墨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六人者刑僇死辱之徒也而爲天下名士顯人王公從而師禮之以其壽盡則得之師與學者君人之所知也齊小白伯者也師於管中而致其理齊人有士叟也者小白

執質請見之三而弗得嬖者曰晏也曆臣君國之賤士也三往而弗得見其可已矣公曰烏是何言歟吾聞布革之士不屑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事仁義不下禮於布革之士夫子之不屑富貴則可矣人君不毅罷仁義而可乎五反而遂見之天下之諸侯聞之受督師而賓焉於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康天下則自一般士始也詩曰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其小白之謂乎 先朝講臣范祖禹嘗爲帝學八篇其略曰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以學見者禹湯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夏之啓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般庚周之康宣皆功列並於詩書非學不至漢唐之君則蓋有矣要之少學而無師夏癸商受昏德弃祀豈性不足與爲善抑繇不法先王不親賢不問學也祖禹之言其不可戒哉學者聖之資而師者道之原也是故曰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天子入學祭先聖則以齒嘗爲臣者弗臣所以尊師而敬學也學堯而堯學跖而跖途巷可以爲禹而舜果人也繇此語之治亂之分師不師學不學之一間爾郭隗之言中虺之戒其眞有國者之龜鑑歟

路史後紀九　䟽仡紀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高辛

帝嚳高辛氏姬姓（古史考云或云房姓安也一云姞姓）曰嚳（一作俈案頊高辛號流通作嚳）一曰逡（見世紀一作夋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虞甚多皆謂嚳郭景純皆以爲舜謂舜俊聲相近失所攷矣）嚳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世本玄囂黃帝之曾孫漢志言顓帝蒼林昌意之子帝嚳青陽玄囂之子皆並二人而言繆亂如此外紀玄囂當祖之子是）父僑極（大戴禮蟜極）取陳豐氏曰裒（高堂隆北郊表曰裒履巨跡是也）履大跡而側生嚳方嚳之生握裒莫覺生焉

路史後紀九　疏仡紀

廬陵羅泌

男苹承命註

高辛

帝嚳高辛氏姬姓（古史考云或云房姓安也一云妘姓）曰嚳（一作俈桀顓高辛號通作嚳）一曰逡（見世紀一作夋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甚多皆謂嚳郭景純皆以爲舜謂舜俊聲相近失所攷矣）嚳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世本云黃帝之曾孫漢志言顓帝蒼林昌意之子帝嚳青陽玄囂之子皆並二人而言繆亂如此外紀玄囂雷祖之子是）父僑極（大戴禮作蟜極）取陳豐氏曰裒（高堂隆北郊表曰裾亦後稷巨跡是也）履大跡而御側生嚳方嚳之生擇裒莫覺生無

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見大戴礼世紀故曹植贊及張顯析言云高辛氏祖生自言其名其君氏終無迷繆也）方頤龐覩珠庭仳齒戴干（河圖矩起及白虎通云帝俈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帝系亦云方頤駢齒元命包云帝俈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像招搖注云干楯也招搖為天戈戈楯相副戴之像見天中以為表干或作辛古辛作干干作干一字相似云）厥德神靈嶷行祇肅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為侯國（十道志云襄邑有辛城地志云下邑梁國也今碭山縣下邑今隸南京帝系譜云帝俈年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為諸侯邑於高辛九域志有高辛城廟）高陽崩而嚳是立以木紀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時之宜（十三月為正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礼記正義云夏以上以此推正朔皆三而改矣鄭說三帛謂高陽氏用赤繒高辛以黑其餘諸侯用白繒以此却推高辛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尚白餘諸侯用白繒高辛以十三月尚黑故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尚赤故云以赤繒少昊以十二月尚白又謂黃帝以十月尚黑神農以十一月尚赤女媧以十二月尚白伏羲而上未聞易言帝出乎震則當以伏羲為始後世如莫為斷然用十一月太初始用夏正魏景初之建丑唐載初之建子）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聰明濬武嶷嶷溪溪俛衣服而不駔冬輕以騠夏輕而清窶襌其屋室土事不文木事不飾以示民之節謂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約身博施惟愛人利物是圖謂黃帝之言曰道若川水其出亡已其流亡止是以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為讎順天之義知民之急脩身而天

下服故達于天下而不忘綠巧者之事行仁者之操上繇黄帝之道而明之守高陽之唐而正之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於是叙三辰以著衆曆日月而迎送之以順天之則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象語云告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敎民稼穡以因民也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脩及熈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顓帝所命高辛從而任之昭公十七年傳顓頊之下服注曰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因之此五人神而配五行之神者勾芒祝融之徒乃五行之神名非重黎之徒雖非其名以其名以其配食故亦得名之如社稷本五祀之神配食者亦曰社稷所謂黎氏上光宮說天文邸下地火紹爲融而世頼尊奉也）之（賈逵云祝社也稷則也亦以[illegible]與社異然與鄭語供以綠人生其也）述其繼世失遺其業守乃命第回嗣緜厥職昭顯天地之光以生柔嘉材爰封之吴諱農祥乱歆祭效六氣正而天道平五正建而人事理（春秋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遂濟窮桑　顓頊所居然黎乃顓頊之孫其世祖及故鄭語謂黎爲高辛氏火正在典主謂高辛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周禮疏序謂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如稷契事堯又事帝舜也）乃閭闔塞發能斷委關貸賑亡益恤遠入盍閭連墓使人相親故飲食相與守望相助而疾病相扶持揖其民力更相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質

故生亡乏用而死亡傳尸貴賤賤貴以通其器耕以自養而以其餘應于上故平（管子云應良天子耕以云云）工賈以通故關夷而市平財亡鬱滯而愚悳亡不教脩其禮樂正其兵農故陞降得以有數長幼得以有叙而班白者不負戴矣奠命臺駘宣汾洮鄣大澤道演蟠汰而民離湍決之患帝用喜之封之汾川以處太鹵封允格賞師味而下以龢（彡格封鄣）格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借食勢祭其祭服脩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絡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爲薦所以重本也（三儀實號云告始制帷扆）帝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莖（樂緯及潛夫論並皆作六英賈韋以六英爲少昊樂誤）享上帝以中嘗（郎中兵）命柞卜（柞卜呂氏傳世紀咸作倕世紀云嚳命倕作鞞先儒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作鼙鼓制笭箎塤篪控金之鍾沉鳴之磬伶人咸抃鳳皇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觀聲歌奏以觀龢舞奏以觀禮禮以樂龢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劉勰文心雕龍云帝告之世咸黑爲頌咸黑見呂氏春秋作成黑字之誤也兔園策引呂春秋咸黑爲九歌六英以東帝功樂備黃帝曰咸池顓頊曰六莖帝告六英堯大章舜大招湯大濩周曰勺是以青紀上升天下白虎通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記曰韶帝樂曰六莖六莖言律歷以調陰陽著萬物也帝告曰五英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非志謂顓頊作六莖帝告作五英英者英茂莖根莖言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累矰彤弓蒿矢（郭云累矰矢名以白羽為之大傳云白羽之矰是或作繒非）羿是以去下地之白難而民得以佚（白雉兕類為亂之人如封豕長蛇之類持其濫名不）以故羿死託於宗布（鴻烈解云羿死託祀于宗布布祭名也說者以為禍之窮羿夫之夫宗羿非是蚩尤能作矢墨徒能僭竊為高辛射正古有祀於字書有羿云古之射人黃帝云羿古諸侯一云射官而說文乃云羿告時射官少康滅之則以羿為之後世矣故世紀以為帝告之世掌射加賜弓矢封之於鉏為帝司射堅由及虞夏羿達云告賜弓矢者羿之先祖共失所致）於是畫地之制受小昊高陽之經理卒創九州以統理下國正疆均賦以調民人（水中之可居者曰州川有所遊也後世加水故共工幽州作州而射子之云北為水中非也九州之制久矣伯禹作九疇本而說者乃謂禹始分九州妄也芥黃已九州矣通典等謂帝浩九州蓋出之定其道理然其文所據食得衍而雨非細之也又若後錄共本意割南益北附于蜀者而不顧其地理者也餘）以仁義持以信（禮）俗為亡為害去事遑矣於下故鄉而不理（管人持也）動而民固不欽言而民固不勸男有分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涼風至而陳塵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偃強惠命因其時而誨其民修其方而天下定守高陽之道而不務乎其前任智守數以道其常周聽廣莫以練其明於是致學栢昭而師于赤松舟人授書于鍾山而拜師于牧德（記言帝告拜師牧德按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松按德之室授告以赤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祕之鍾山而太霄琅書謂靈寶祕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告藏之鍾山北河劍經刻言王子十語鍾山按九化十變之書隱遯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雜矣李膺紀）

（青城有天皇受文帝文書五符文公此山故德之墓今在）發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秉度成紀行星辰遯日月以從天地之周然故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不出百里而求足（管稽）舉星畢卑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衮紼衣溉執中而獲天下（大戴礼云春夏乘馬秋冬乘龍龍馬八尺者乾鑿度云古者玄囂乘車駕龍馬故今畫之非也）法尚乎一而政貴乎信故下服度不脩待而得繇故民反畏杳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馬之牧不相反人民之俗不相知（繇于相脩時相尚）所沾日月所監亡不尊親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民之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 九州共貫矣天下歸

徃而人以樂生都於亳殷亳辛先始國故號曰高辛氏（或謂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乃帝嚳氏之尸氏今睢陽治宋城之地秦年思公周封商後於宋太祖皇帝初作鎮於此及有天下號大宋叶於皇考之諱又宋主大火而商後在火可謂符契今之高辛陵廟去宋城三十里）是為王子者（道書謂帝僭為王子）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山在魏之頓丘元和志頓丘西北三十五有秋山縣北三十有帝俈墓寰宇記秋山冢見存皇覧云在頓丘城南唐以仲春祀帝俈於頓丘三年一享藏景録及形神經云王子曾謫鍾山後九化十变經一旦疾崩營冢渤海山即秋山也山經九域志皆作伙云山陰今陵見存又云夏中亡夏有人發渤海山王子墓室中無有惟一劍在北寢上作龍鳴數声人不敢近蓋仙者言解法多以劍自代也後失所在云）四后（胄后則一為正王為妃論者以為四妃並列妄故隨主欲立五后辛彥之曰后與天子匹躰齊

（嚳不宜有五而博士何妄駮之謂告四妃舜二妃何有常救不李之失）上妃有駘氏曰姜原（鄭玄云告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一明者為正三小為次帝堯因之夫姜原既曰上妃則為后矣劉踰踈古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寢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以此清淨專一而好稼穡列女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棄（山海經云后稷生子巨迹列子因之太史公褚先生鄭康成記之是說也先儒諸詩而有也春秋元命包曰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又云蒼耀稷生感姜嫄而生封之得子長故謂契代商蒼神謂告太王者也論衡曰原女帝告之衣坐德蒼帝所而姓故終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問子曰歌未攸蘇鳴名洪鹖父非皆指無是事子曰神理所在居後乃光汗是履之跡氣氤氳然行焉有禮郊禖者曰今奇之皆在孫龍盤山上有神泉謂之馬自至野之云郡美陽所履者亦見十道志又征記及孫齊地記宋濟南太守）

（蕭水之立河於山中今履之是生棄帝亦見太史及列子之言未可遽信）棄（稚）元子披（頤）象元（晉大論云后稷披頤元命苞曰稷岐頤自求是謂好惠之象角亢主上食穀生云面皮有土象頤回為下部下部為地巧於利也）棄之每異嫄乃收之奚名曰棄而字之曰度辰（世本姜嫄為上妃天問稷維元子元妃之子也真源賦云帝未立時有姜嫄履大迹而生男恥之三棄棄草野有異帝闢姜嫄有睟子乃詔為妃賜姓邰名曰棄棄名棄爾借閑司徒少名棄赤而毛棄之恭姬之妾取以入而名石棄韓郎伯奇生棄剝棘數日兵數乃收養之王充云或持禹稷之母欲避適吞薏苡履迹邪古今怪謂不見怪則亦不異爾）好性敦而仁戲惟稷黍列女傳云性敦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長研耕稼為唐天官及事虞夏以耕織為本教登畜養生別五土之宜教民時執嘉穀致飴有相之道（書刑德放云堯使稷為司馬文）

（子云爲大農師齊職儀文云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以司馬爲夏官弃居其職孔穎達云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天官也契敷五教地官也伯夷秩宗春官也咎陶爲士秋官也垂共工冬官也惟夏官不言命然上言禹遜于稷契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不言命官明是稷爲司馬夏官也故鄭詩箋云稷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爲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賈逵不知后稷乃官也鄭氏昏禮謁文讃云稷爲天官故齊職儀云弃拔人時尊爲天官則稷實天官又非司馬矣麦自天降故云周有麦瑞國稷始貽民以麦種若[illegible]皇甸[illegible]古[illegible]未也絳郡有稷山隋圖經云稷播種百穀於此[illegible]山西南去安邑六十七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illegible]後高涼山隋已後改曰）封壇爲田順土造區迺民降丘而後[illegible]云稷始爲甽田以三耜爲耦[illegible]一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illegible]之爲烈也豈一

手一足哉虞帝乃國之斄號后稷（與合部同一作駘[illegible]）（晉曰我自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上也土武功鄠城是十三州志云古文作台然稷之母有邰氏傳皆作斄其地在齊汰不知也）勵百穀而山死（山海經云后稷死於黑木之山國語展禽之言伏紀云死於黑水者之野五行書云以癸巳日死）取姑人是生斄璽世濟其德斄璽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穀是爲田祖自商以來祀之（五行書云田祖以甲寅日生田主以乙巳死辛亥葬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蹠弃爲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爲田正詩人謂之田祖籥師注云田祖謂神農以神農爲造田之祖而后稷亦有田功故傳謂有事於尊可以及畢祭田祖則后稷田正后土亦在焉然此經止言叔均爲田祖則自是一人知其爲田者衆不得指云神農后稷者言司嗇田祖當別人也）世爲后稷及夏之衰有不窋者失其官守竄居于尉李（下窋[illegible]稷）

（之子及夏末時人國語云不窋事虞夏非也而史記世本世紀遂以爲稷所生妄也有辯見發揮附李郎春秋義渠之地成周篇砥石是也今慶寧有不窋城）生鞠是爲鞠陶生公劉公劉能脩后稷之業民依歸焉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皇僕生弗差弗差生僞隃僞隃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帥稷者周人報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立生叔祖紺是爲祖類祖類生諸盩是爲泰公生亶父是爲古公泰王（不窋國家之世最殽繆亂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盩大公如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竢高圉子雲都亞圉弟其世顚甚然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盩故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吾知其牟於單譙公之言而合之也故遂詳之繹例亦云高圉侯牟九世孫而索隱謂辟方侯牟皆亦爲得之又侯牟或作夷叟僞隃即毁隃祖紺即公叔祖類人表曰公祖世表一曰叔類也）避重穿居岐陽實始前商後取于駘曰泰姜生泰伯仲雝季歷季歷居程（見周書世紀）古公屬爲泰伯闕知及弟仲雝竄于荆是居梅里荆人義而君之號句吳古公亶父許於近郊而還于蕃離（亦稱越梅里在盍閭城北五十里世本■居篇云孰哉居蕃離孰姑徙曰吳■■■自號可吳是也）作之仲繼翦髮文身贏以惠俗是爲孰哉虞仲（史記謂太伯斷髮文身非也乃仲雍也左傳及潛夫論許之王充亦云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其俗而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太伯攺之也此與左氏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陸氏吳地記雍冢在常熟虞山上與言偃冢並）武王封其曾孫仲於夏虛爲西吳亦曰虞仲十二世而晉滅之

仲文孫卿于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卿氏皮氏虞氏方紐于氏（僖五年滅虞定五年於越入吳六[illegible]）虞滅吳始大二十四世而越滅之有燭庸蹶繇常壽夫餘覓吏胥門慶忌慶師公冶公祖公劉秦伯（漆雎以上漆雕後）及夢餘句壽延耆夫槩冶延閭虖遊常開周古壽夢餘頗之氏其以邑氏者偃州州來延陵吳采繇常溪唐谿郁闓及郁鄭或柯之氏（潛夫論又有成氏梁氏公氏延出延陵與州來爲一姓箕又有延州氏梁）越滅吳流其三子長曰鴻流婺源弈焉（寰宇記婺源西七十五村弈處名吳山[illegible]）係鄭無錫皆吳分也（周處云武王追封周章於吳乃封章之子越於無錫輿地志云係王自稱太伯後）季歷再世而興周即王季子忠云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故小戎國云帝乙命王季爲西伯又命文王典治南國史記紂以西伯爲三公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再世康王一晏朝而畢公作關雎之詩以諷史遷云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幽厲之闕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齊魯韓三家則云康王政衰詩也楊雄亦云周康之時關雎作乎上睦云康王晚朝關雎作刺也又再世穆王耄荒訓夏贖刑而書不續又再世懿王衰詩人遂刺又五世幽王不道死於驪山之下申侯立平王而東遷黍離遂作（世謂孔子降王風矣也夫風者風土之謌爾黍離自是東）

（周之土風東遷之後政漸施於圻內不能形於四方亂國人隨其土風如此非謂降也若以黍離爲降則七月何爲列于風邪且雅亦有東周之詩世不知尓節南山十月之交乃桓莊之詩亦可謂降雅乎曰王風者春秋書王之旨也然新宮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而作韓詩反謂拉惡鳥論以爲伯封作學者宜勿妄談）王政陵遲至魯惠公遂請郊廟之禮未與而顧用之於是禮樂征伐不繫於天子故孔子傷之而春秋作又十三世而敬王兩立子朝之難遂止成周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聖人於是絕筆春秋而書亦終于秦誓吾知秦之必蹶周也故十一世王然而周亡秦卒有天下於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詩亡謂孔子時說者云詩亡於陳靈公哉靈公之殺乃魯宣公十年春秋之作百二十一年矣絕筆獲麟有二說見發揮四）

贊　帝嚳高辛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言其名其色郁郁倪衣襌屋次序三辰六蓄遂育工賈以通拜師牧德樂作五瑩鳳皇天翟法尚乎一政貴乎信霜露所沾孰不尊親

高辛紀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後紀九卷下

高辛紀下

周之初興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而文武之胙又三十有二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于晉應韓寒狄武之穆也而凡蔣邢茅之與胙祭則周公之裔也（伯邑考之父已上管叔誅周公爲裔也）召虢燕陽閻鐳邠鎬方卬息隨彤單縱甯梁項殳軹滑蔡咸極鞏殺謝郭密榮冉陽楊逢觚藥芮鱗土頓鼓肥宮遂寘麗綦載岐寅紀胡康長解張隗闐運黃潘扈馮沇賈鄭睽芮魏隹樊巴周徐樆[illegible]北燕鮮虞陽樊皆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02866 v.5

國也（七十九國如召祭閻原畢劉等猶是商世所封餘乃後分封者）文之昭十有六而泰之生者十一（圖詳譜）文公采于周（在扶風武功）成王封其子伯禽于魯世有四世而楚咸之（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周公亜留相周成王封其子于魯明矣閟宮作諸侯孝傳以爲武王封之于魯誤也仪云周公受数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遂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而諡者更以爲成王以公有勳勞于天下賜以天子禮樂妥矣有稱諡見於傳）後有有蟜叔會臧文臧孫公山武仲南宮惠叔叔仲仲顔仲叔公孫東門子家子叔子服子我子言子皐子干子成子寤子孟子駒子有子士子華子陽子揚公施公襄公冉公爲公思公石公之公析公巫公父公伯公儀公慶公肩公良公哀公鉏公冶公輸公鉏公儀少施慶父富父賓牟意如仲梁仲顔孟仲叔季之四孫（子陽公族子陽後子揚出季桓世本瞷子陽公孫公鉏公治三子獨皆曰伯）○及聲意南懿陘般信榮禽於賜涽閔褰衰隱悼引毗彌展施衡爲稷作昨姑尾鞠麴孟仲叔季之氏（叔出叔肸其明姓纂出叔達又云叔向縣矣氐除道衰出衰公吳有隱者云隱公後鞠氏伯禽後與鞠見王禹僃集云本出于魯）○其以邑氏者臧衆郫秦運鄆管柳厚郈顔郎鵲茂魯（孝公子彄采于臧展禽采于柳孝公八世孫采厚曰厚成叔與郈通姓先有厚丘貴之碑云季文封費爲氏諡公孫費伯城即居之頻乃齊靈公妃頌懿僖者）及柳下瑕丘厚丘梁其穀乳（梁其伯禽庶子見襄氏錄）逮項公孫足守泰符蠶又

爲符氏（潛夫論魯又有乙華句非也）。周公使管叔監邶與蔡甚鄘間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周書管叔霍叔經先囚蔡叔杜預訓蔡爲放二叔管叔初亦爲蔡敬云文王也爲二蔡）。後有倉氏管氏敬仲相齊公伯卒于齊其耳孫脩適楚爲陰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君有陰氏陰嵩又爲丘自陵氏（後周書昭陰嵩至隨復姓君子因管氏之世祀也寅哉釋例以管叔爲周公後管仲爲穆王後皆非）蔡叔既蔡于郭凌子胡改行帥德周公使爲魯卿魯治乃復之王邦之蔡澤是爲蔡仲子蔡伯生宮侯至平侯徙新蔡益微每賦役于楚遷之州來（故州來爲下蔡）二十四世而楚滅之（蔡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治言于成王復封蔡者邪游之孔晁云郭凌邑名）有蔡氏辰氏肝氏朝氏歸生氏生氏太史氏蔡仲氏子履氏大利稽氏（後周書賜蔡祐姓一作大蔡總）曹叔甸伯二十六世而宋滅之（哀八年宋景）有曹氏鄸氏信氏叢氏子臧氏射姑氏夕姑氏公彊氏其支子卞者爲卞氏欣氏于牟者爲曹牟氏重丘氏子臧氏（欣時字子臧先賢傳有曹牟音鄉）曹操勵漢而有魏五世劫於典午（非高陽後曹氏見魏武自作家傳）成伯子爵後附於齊還奔魯而成于楚（成十三年之成子成肅公也肅公桓公皆爲卿按成即郕文王之子不詳名寰宇記引史記武王母弟季載子郕按管世家季載封冄又云後世無所見非成也）有成氏郕氏上成氏邦氏肅氏（戰國鄭午仕趙始爲成氏然周魯皆有成邑云）霍處以孫父降而經至

來公成而奔齊晉卜之在岳於是後霍而登旋成於晉有霍氏冠軍氏傕氏（閔二年與耿魏俱滅）叔封司寇釆康及成王降霍以商餘地封之統三監爲孟侯（宋咸云長也若云方伯康告云朕其弟小子封以爲成王知康告周）曰衛伯（周書謂之殷）八世須侯始侯孫和桓厲宣九十猶戒于國所謂睿聖武公者五子懿公殺公子狄宋立戴公狄戴至徙楚丘子成公遂遷昆吾凡卌有五世而角亡（秦二世時衛封咸不見經）有小王成公公上趙陽危　師辟閭析龜北宮強梁會厈羌憲祝固祝國祝史史晁史朝史桑太叔卷子南公世叔仲叔石駘石伯公叔子叔公明公孟公孫子高

公析公甫公荆公文子文子伯子王子郢子強子季子齊夏戊夏丁將軍右宰司馬司冠及左右之公子（貴爲司馬）眞石彄彌承禮危勉左右伋壽南晁蒯輒頑衎林凌（禁子）稷牧冷嗣眷兼孫孟弘洪璧辟憲儒黔渠朝世監冠鍼文齊開虎孔之氏（弘唐改爲洪晁錯史作朝又作龜孔達非宋出）（孟亦與衆異如衛經雖嘗爲縣長張氏後之以禁異姓後爲衛不答）其懸氏縣潘氏宋氏仇氏裘氏（禁非刃裘也）康氏衛氏戚氏傶氏漢陽氏元氏元咺氏常氏商氏凌氏（因釆者也武公孫耳釆于戚後爲孫氏一作鍼集韻）（儀邑姓音族凌卽凌人商乃執封佌見世本裴之轉）陶叔授氏爲陶叔氏司徒氏（司徒定四年非宋司徒）武公生季亹釆於甯九世居卿爲甯

氏（周成王師甯越齊威師甯戚）孫權啓吳四世而歸於晉又有厲氏（皓以秀奔魏改爲厲氏）春秋之時惟魯衛希王政武王克商以毛叔鄭從（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劉原父得毛伯敦銘爲鄭孫王時有毛痤郭以爲毛伯衛之先）成王以鄭爲三公有毛氏毛伯氏（毛虔氏也有衛過得三毛伯世采）武王之封毋弟也惟季載少使食于沈成王立爲司空委封之冉曰冉季是爲那駢有冉氏那氏䣞氏駢氏（冉即那見國語冉耕冉會姓纂出叔山冉安傳多作聃尤繆春秋尹氏公靜春閻章四鄭聃伯亦皆作聃太史公聃作冉或以爲借不知其誤今亦或聃乃聃虔国故雲安作本巴東蜜不可不辨然記皆謂季載封沈唐沈氏表云季載字子揖封沈按成八年晉滅沈子揖豈季扶哉提沈又旣之泯不然或声之書今符少昊紀）告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入宋有告氏郜氏（酒姓之字古少從邑其從邑者皆出從也宋魯之類又謂後世去邑安安）雒伯入周後有雒氏郤氏（音擁又於用切鼎姞宙畢隸爲鼎）叔繡居鎬文公侯之滕卅有一世齊成之（營一滕子壽後世本云錯叔繡封滕漢志以爲懿王子誤）有滕氏滕氏騰氏卜氏滕叔氏公丘氏錯氏（姓完宋大宰錯君又有錯並去声姓纂云温泉多此姓）文公薨畢公高入職焉（姓書文王少子）子季孫邑潘既復分龐裔孫畢萬事晉獻公成魏而封之十世而斯始命文侯（師子夏子方）惠徙大梁又八世虜於秦（始皇二十二年）有畢魏藩番龐呂獻豫芮垣新王（呂出魏畢于錡王氏出信陵君孫畢子望京兆山陽番同潘係見氏志豫讓畢陽孫見國事）及魏強伯夏旻多令狐不雨新垣葉大夫之氏（陳晉傳新垣衍居大）

（梁虛爲梁垣氏潘後又周令狐整爲御正賜姓宇文曾孫元超唐後之德棻楚淘系也）華侯采馮城爲馮氏有北燕（畢後宗馮亭春秋有馮簡子杜云歸姓春無攷後漢馮魴亦云魏之支別系馮城東觀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馮城爲氏信都馮和孫跋爲北燕十一年）武伐紂原公把小鉞原莊公後亡有原氏佽氏原仲氏原伯氏跪氏（書陳大夫原仲後奐賢傳原伯攷之然後原貫在攷前已百年鄭有原繁與原仲亦謂南方之原也）荀侯諸侯之伯晉成之爲公族後逝敖爲荀氏郇氏筍氏孫氏孫伯氏風氏程氏中行氏伯宗氏籍氏席氏投氏投壺氏（風俗通云中行穆子後姓纂引世本爲行）仲孫息食知爲知氏智氏（孫息後爲三族一公族逝敖生林父爲中行將謂荀中行氏三林父弟首邑於知爲荀智氏一逝智敖曾孫𦣞食邑從後荀程氏後漢荀悉一作卿）

果諫瑤不從乃別族于太史爲輔氏（沒右史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世族譜荀侯姬姓魏正平有荀城故或以爲鄭地之荀）豐侯坐酒亡國以故眉豐于孜以爲式（禮組二豆中有豐即鄉飲禮中豐侯也補註謂一木爲之象豆而卑一同坫爵射禮置罰豐西階下言謂豐國君以酒亡國故以爲罰爵之名三禮圖云射爲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國崇五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銘曰豐侯荒湎醉亂迷逆乃象其形爲禮戒也）後有豐氏鄭氏（出鄭多仕鄭注纂第十七）武之穆四干邘爲長先是唐有禍成王以封子干子燮父而謂晉十一世文侯勤周受錫予昭侯立其弟子曲沃五世而曲沃成晉君之五世文（公遂）霸諸侯又十六世而析從端氏（曲沃武公咸晉周命爲晉君）有晉進戊恭整

勇谷羊甲獻射席籍（殤宋司籍或以諸席出于荀）及士貞樓季太戊叔魚叔向叔夙季夙季與楊食我凡閭伯宗伯州公仇公師弗邑曰季子羽之氏（叔向叔夙見世本公師成師後見講證凡閭見賈執英賢傳及讀姓纂云子羽晉公族後爲楚邑大夫然鄭晉皆有行人子羽韓起使子亦曰子羽云）其以采者絺郤步泰啇郤曰倫若冀解張揚陽端續溫郤郤羊介癸孟駒州欒及揚干銅鞮羊舌祈夜長魚五厥東關郤州（晉既分乃封其君于端氏）其苦成庫成古成車成出于苦（晉枝封于欒車成條欒）書下軍及吉若若欒出于欒（靖侯孫賓來欒）陸適踰鞮鉏出於銅鞮（共六姓澄城縣有鉏姓自云鞮氏避事陵之陵祭文宣處）雖分于郤郤出于絺自步居溫則爲步溫

（郤至采溫）繇祈易續則爲續祈（祈繇續爲氏）先軫封原（晉臣爲原大夫次將也故先穀曰原穀縊于義）且居徙霍爲霍伯有先氏左行氏（國語且居蒲城伯後受霍爲霍伯）康王以虞之幼子公明爲賈伯曲沃滅之有賈氏右行氏賈孫氏（晉滅以封公族狐射姑即賈季姓苑以賈孫出王孫賈者妄）出公生伯僑封揚曰揚氏揚孫氏（秦大夫揚孫爲穆公戍鄭寄謀取鄭覺奔宋爲揚孫氏）雄其出也（出公游奔生僑歸周封于揚）而溫則狄滅之（僖十一溫子）奔衛（收虞後）或爲狐氏（世本有大狐氏小狄氏漆爲大狐氏射姑爲小狐氏大狐容即大戎氏云惠叔子孫在者然狐本重耳外祖狐突郤陽狐皆采溫故後以狐爲溫出蓋晉後以封狐爾）韓孟厲于幽世失國宣王中興韓討不庭錫之梁山奄受比國是爲韓西衛滿伐之而歙于

海（韓侯爲燕師所全宣王錫之外紀云平王時晉滅之）曲沃幷晉有韓萬爲戎御復采韓原至景侯始命凡二十有四世秦滅之（萬唐叔十一世孫預以爲出曲沃故或以爲成師之子俱矣）有韓何橫俠壘言實褐李呂（貫諸韓書于隋外家姓至後系後說所謂以恩繼情者李嗣昭本姓韓又周賜韓褒侯呂陵氏後爲呂氏）及韓侯無忌八族韓褐韓籍韓輿韓信都之氏（籍輿見左二韓見世系韓褐見英賢錄公族乃厥子無忌曰公族穆子）厥之玄康采趙甯爲閻氏哀侯少子婼采平爲平氏婼氏張氏灌氏（負五世相韓佐漢大淮父張孟孝於灌嬰冒氏）信之後又有韓餘氏（信死於參合後亡入匈奴景帝時子頹當來降於匈奴中爲韓餘氏）赤子之後有于氏邗氏盂氏（晉有孟丙孟七大也邗之盂滑而邗則在檀都蓋分封者）万紐于氏（東海于公裔孫隋拓跋降代爲万紐于氏至孝文後爲于外部大官新安公栗磾[illegible]世達從孝文入關始韓長安）應侯次四晉成之有應氏深氏（韓詩云成王戲弟以桐葉圭封之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封之王應聲而封曰應侯呂春秋則以爲封叔虞）狄子寒侯偕武穆也後各爲氏（唐表云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秋城爲狄氏孔子弟子有狄黑齊蜀三春秋狄國之後漢有博士寒朗乃武王子寒侯後而著依傳寒濡乃以爲出后寒姓書以韓寒声變則非也然鄭說爲姓寒）周公之祚七長爲魯次凡伯爲凡氏邢氏氾氏次伯齡封蔣男爵後以功侯二十二世併于楚有將氏定氏次靖淵封邢侯爵咸于衛有邢氏陘氏（僖二十五年王篇作郉輕于切非是乃金邢丘正音形）次祭事文王受商之命（祭叔爲御士祭公事穆王祭伯襄國）有祭氏謀氏呰氏祭公氏（姓苑云祭氏以不祥改爲）

（訾音紫祭公氏見姓解）次胙次茅胙入南燕有胙氏作氏（姓纂）茅有茅氏茆氏（茆本立紋切俗以爲茅）若夫周隷之國則伯國之孫仲奕武王封之閻晉滅之有閻氏奕氏大野氏云一（耶王少子生手有文曰閻康王封之閻城一云唐叔後成公子懿采於閻晉滅之集非晉滅之以賜公子懿爾閻書閻慶賜大野氏至隨復舊姓纂以仲奕爲太伯之曾孫亦非）虢仲虢叔文王敬友二卿（國語亦[illegible]弟也馬融云叔同母仲異母）仲曰西虢後遷上陽爲南虢而留者爲小虢虢晉滅之（東虢滅在春秋前西虢下陽滅在僖五年小虢滅在莊七年）叔爲東虢（亦曰郭叔見王會解郭輔碑云王季中子文王卿士采于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平王奪其地與鄭楚莊責王乃求其裔孫序封之陽曲曰郭公晉滅之有虢氏郭氏制氏若上陽夏陽西郭南郭南伯之氏（又李子和本郭氏賜）鎦康公卿後有畱氏劉氏康氏官師氏師氏帥氏（鎦後世作劉晉師爲以晉諱爲帥氏）文王之異弟燀之子渠封岑爲岑氏（唐表作燿武王封之）亦有王氏虔仁氏鉗耳氏箝耳氏虔仁氏仁氏此王季之穆也（王氏望爲湖狀云王季第四子虔仁居湟水西羌音訛爲鉗耳酋改爲王氏唐有王宗按隨九門令鉗耳君讖頌云朝邑人王子晉後避地西戎以地爲姓今豫天德軍牟那山有鉗耳觜故英賢傳云鉗耳本羌姓然以爲子晉後則非矣）成王使次子于翟爲翟氏（姓纂云少子非）又封其支于彤爲彤伯宗伯是爲彤氏（廣韻彤）又封幼子臻于單單世卿爲甸侯有單氏靖氏單伯氏旗氏（柯陵會單襄公卿士單朝也與魯之單伯異）昭王子成公男後有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公氏（李利涉編古命氏成公生與李斯男由同時遂不仕）宣王封庶弟友於咸林曰鄭（一作棫林襄八注鄭子国）爲司徒死戎難子武公以夾輔賜號鄶十邑徙拾爵伯二十有二世韓滅之一（厲公居櫟汶公徙新鄭漢侯成碑云文王之後封鄭鄭共仲賜氏曰侯非）有鄭蘭語京將良孤尉具司髡燭裨訮堵泄洩羽渾然游遊駟國渝俞輸（軍諭）會雅遂褊罕豐騑歂僑參販董蠆印頡梧僕皇蟜佚衞（五十姓游皇廣平遊皇爲翔渾通作渾渝通作喻蟜固出子蟜衞者乃鄭季孷子穆公十一子子然又二子孔三族亡子羽非卿存皆罕駟豐印良國游七族也）及田章封且羌憲彊渠稍陽史龜去疾大季公文公德共叔世叔大叔子人子蟜子駟子罕子孔子皙子國子游子寬子然子羽子軒子革子旗伯有馬師東里行人西門西宮京城侯伏賀叱之氏（凡三十六子揵豐施之字十人錄公第語字呂春秋鄭大夫公甚房而世叔許論乃子太叔游吉西宮則鄭執政所羿羌纂未詳後權從魏孝政西選賜從代氏又賜賀吐氏姓纂引世本云宋司城子罕又云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按二国先子革乃七穆子然之子丹之字奔楚爾子皙一云楚出亦非）宣之子三一尚父爲楊侯（地記能梁伐之）一食陸鄉曰陸侯（陸氏譜宣王支子）一封謝丘爲謝丘氏（見盟會圖云皆幽王封人表有謝丘章）平之子三次曰精封縱爲縱氏精縱氏（見英賢錄）次曰唐封梁山爲梁伯（千姓編云平王少子暨）少曰秀封汝川謂之周十九世併於秦爲周氏（併其地爲汝南郡然繼文昇與晏安宏明隱壽容休煒輝寬員咸邑十九世邑生秀秀生仁漢興復封汝墳侯開仁也號正公或云縶出）

（非長安沛二望皆後）楊侯曾孫失國平王以賜晉封叔肸後氏爲揚洎堅爲三世而爲唐有梟氏屋引氏越勒氏普六茹氏（楊誅元感賜梟氏周賜楊紹屋引氏一爲君山引氏楊忠爲普六茹又爲普陋茹如周粤爲越勒並至隨而復）惠之子帶封甘曰昭公子成公世官王所有甘氏甘士氏甘先氏甘莊氏染女氏鑒氏（即叔帶甘先甘氏姓染見姓苑）頃之孫武強滿爲武強氏媢氏周氏（唐以諱改嬀氏周堂長安）簡之子儋季爲儋氏（諸子）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爲公翁陽氏陽氏陽拔氏無終氏（陽氏譜云春秋末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仙傳拾遺陽翁伯適北燕葬大無終山爲右北平人天祚王因事亦見干寶記北元通燕書云後有雍於無終山後王是也名世以陽氏爲晉王少子）敞之子封鄄爲鄄氏（封鄄）靈王之太子超古幼有成德以諫廢年十八而僊是爲晉（字子晉或云名晉一云謚或云字子喬神臨云字子開山俱妄）子宗敬爲司徒號王家平陽爲王子氏田氏緱氏王人氏王氏李氏拓王氏可頻氏乙速孤氏（王氏二十望又琅邪祁諸多皆出子晉司徒晉右以多仕齊周書王秉王興並賜拓王氏又王雄太原人貞觀志周賜爲可頻太原王顯後魏賜爲乙速孤遂爲縣泉人）召康公顧封燕（名奭乃奭字世紀以召公爲文王庶子而富辰所言無召乃以郇爲召公蓋以下泉言郇伯而黍苗言召伯爾非也傳言公封燕九世惠侯始就國亦妄）康王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其長居燕而支襲召爲召世爲伯（王安石云元子既國燕次子守者猶食邵也）有召氏邵氏召伯氏東陵氏（傳又有奭氏或氏非也）其分于唐者爲陽伯齊咸之（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

（陽左六伯欽迎逆遷之然本日唐即閔二年烕者是也）北燕歸國不達于華凡四十有三世秦烕之（始皇二十二年）太史公曰燕之社稷血食者九百年於姬姓獨後亡抑召伯不卹其民有亡執之德也後有燕喜伋繆蝨噲快翰之氏（秦己卯年亡翰不肯扶）盛伯子姬姓之長降于齊有盛氏痛氏（穆天子盛國春秋書成公年下云盛也蓋譜姓纂云姓奭後改爲盛蓋以漢元帝諱奭其字曰盛而召公之名字皆爲奭也或邶年王攺其族爲痛氏取急笵宫自痛無）蔡公祭公毅公長伯貫伯芮伯兆叔尹公庸公筆伯甘單公暴公詹伯家父巷伯方叔卬叔世卿家後各爲氏又有尹公氏奇氏榮叔氏南宮氏榮伯氏芳氏（奇出尹芳出方伯與大夫伯服參張字世本暴辛公作塤案云）

（平王諸侯樂書晉平王時人風俗通諸侯也賈丙等伯非爵尚爲司徒寰宇記封丙爲附庸妄）齊侯烕穀秦穆烕滑楚文烕息晉文烕巴鼻烕項（巴楚附妄巴姬國與風姓巴別國輿地廣記云武王封商姓爲巴子七國時與蜀俱稱子張儀虜之爲巴郡）有穀氏滑氏滑伯氏（英賢傳）息氏息夫氏（風俗通）巴氏通氏（呂春秋）項氏劉氏辛氏（羽敗並賜姓劉項伯封射陽侯與桃侯襄平皐侯佗及元武侯皆爲劉後周賜項邑爲辛氏）召公偁周西伯夫人紹兩交龍不樂遂娠生子有文在手曰盛因名氏之年十有八封之譙侯晉武公烕譙有之爲譙氏焦氏（李利涉盛氏譜孔至之說同以爲譙侯固爲晉其邑焦國焦縣）漢東之國隨爲大楚烕之有隨氏少師氏（世本鮮是烕鮮）宋烕之宮虞烕之紀遂齊烕之岐鄗周烕之

養頓徐胡入於楚肥鼓魏焦入於晉（蘇時）麗屆於秦而鮮虞則在狄極入於無駭而隗冊䏶載逢蔑冥圭亦衰除矣後各以國令氏（甘鄭主逆[illegible]藥等見潛夫諸翁載惟姓見風俗通）考王封弟褐河南曰東桓公至孫惠公傑分其子班于鞏以奉王曰西惠公號二周赧王之立二周分理四十九年秦取西周遷東惠之孫咎公于𢠸狐王崩秦昭取西王稽（次）七年秦莊襄取東西周地而以陽人聚為周君祀（東周後有昝公西後有昭文君西周王城東洛陽也史遷於社稷為秦亂一周封[illegible][illegible]用但[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府二開織其絕[illegible][illegible]載二周其[illegible]十七縣當云[illegible]下總貫祀以陽人地賜周君使秦[illegible][illegible]祀於周亦未[illegible]嬉矣附一地實記徙西周君於𢠸狐[illegible][illegible]周君於陽人聚漢定[illegible]二周以東詳見論圖）

中山武公東桓公子也厥後桓公荒淫不恤國王問晉史餘曰今諸侯孰先亡對曰中山乎二年而魏拔之處之靈壽（烈王十二年國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後樂羊攻魏拔中山封之靈壽史言趙武靈以惠文三年滅中山遷其君于膚施是也漢於此置靈壽縣）埶副輿畱神稷宜投綴棠惠偏公富太泰亞辟紐騾治聚治鞠鞫儋技支牢忌舞蝮（三十二牢是周公後幽王內史𥙊子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為蝮氏風俗通文出文王隱公時有武氏子唐書平王世子手文曰武為武氏安）及王孫王叔王子賈孫王史內史公祖叔服太伯黑肱黑肩西周武強司工陳畱之氏皆周枏也（武公世子籥西周氏共王子園後為王史氏鄭有王子氏齊衛吳皆有王孫氏俱出周王惟楚王孫出伍員與賢傳陳畱鄣姓因國為氏漢）

封之衛（唐表云封周仁孜之非文帝時有周仁無封也元鼎四年武帝至河南求周後得姬嘉以三十里封為周子南君光武復封于衛）次妃有娀氏曰簡狄（一作東翟即簡易也干寶作索俟緯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從洛[illegible]簡在水中易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呂春秋娀氏二佚商為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謚謚謚隘二女爭搏之覆以玉匡遺卵北飛二女作歌云云故史有行浴[illegible]水之沈列女簡日翟妹浴於玄丘之水即晉丘之水今發議清丘一曰玄也寰宇記簡伏浴於晉丘之水云云即此水然湯自從易不從易也）仁而有禮飲食必鼓感乙致胎（乙燕也持男子之作感遇生子非以吞卵歷代遂於禖壇立卵石故東晉時義禖壇有石為吞卵之象緯無文之除之張被記謂所遺在郝界鄭頭山之水也黑水云簡狄所浴軍丘之水也去倍都遷矣）疈而生契焉（干寶云前志所謂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偰禹切也禹一作离非一从虫一作契也）聰明而仁

堯命司徒使布五教而民輯及虞不墜是以受商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玄王（所封乃華陰鄭縣有古城故商邑也世本謂契居番是矣中候握河紀云弃契省堯封長發箋云堯小封犁未年益為大妄也）子昭明居砥石（世本後遷商）生相土克承商業始居商丘出長諸侯威武烈烈至孫冥為司空世事虞夏十有二世而湯遂興傳二十有八王國幾亡者五而紂遂失天下姬武王居之乃封其子武庚於邶（借即鄘衛地）邶叛周公攝伐殺之更求帝乙之元子魏子啓邦之宋尸東夏為周客（魏即微紂之庶兄母未後生之商法不得立故成王曰殷王元子而樂記左氏史記云武封之妄也微圻內國名胄子雖遷宋而班爵不及故者以故官稱故二微寓宋公號以微之號終）三十有二

世君偃不道齊魏楚滅而三析之（偃諡康見呂覽国事）有幾微衍尾沃據鄉穆止舍近宋邸鄭剸石丹戚㥄既椒將沙猛政正桓完牛宰適寮虞華彤還狂目朱耦鄭邠邊坎冀仲冈靈稺汜勃聖省牽佐錯鋭兌左宗正所（大十四又有楚迟音所繒音措牛金後爲宰又爲耆錄符以難爲齊遂孔後爲牛矢宋歸傳注東觀記先宋微子之後以国氏宋咸奔碭易姓朱氏後徙宛國俗通又有宜公宜公父邵姓解有喬契二氏綢）及王夫皇父奎相事父不更幹獻由屠三伉魚孫閫龜樂王臼馬里虎鳩夷不夷艾歲西鉏中野即利子朝子奢子蕩子罕右師左師司城司寇司馬司徒右歸公朱陽門今老微生孔父夂侯老男弁官武信（棱三十八）

（目夷不夷餘獻見世本魚孫白馬見風俗通不更不寺見潛夫論墨夷見鄭氏姓解世本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宋義事儀王封武信者爲氏）與季老男氏巨辰經氏姓（三字）曰夷不弟西鄉巳氏木門東鄉祝其及木扶合何皇樂戎御魚鱗蕩氏于來也（祝其出戴公子祝其而齊靈子牙奔乃戎子或子又有鍾氏六出州理木氏出木門風俗通宋大夫西鄉錯戶子隱者西鄉曾又南鄉闞爲皇父樂皇父後乃爲皇甫）其支于戴者鄭取之有戴氏留氏菑氏（隱十年鄭伯伐取戴附庸）（不言戚姓書戴公後以謚爲氏）陔采褚爲褚氏石氏褚師氏（桑公子字子石）鄭仲思之曾滑公生弗父何義國其弟四世孔父嘉之難子木金父避于魯爲孔氏孔氏生祁父爲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字叔梁姓解紇有叔梁氏支紇）

封聊生皮及尼孟皮婁聊爲聊氏（姓又有聚云出聊音聚僞音紂又音）紇尼毋顏野合（謂非正聘詳少昊紀家語等有廟見等事支也）生而獨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夷字禰蓋圩字詢貌故世本史記家譜皆作圩頂傳書言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頂上窳也淮人謂窪水平浸爲圩然字書集韻舉首爲窩說文頭研從鬳證矣世言顏氏禱尼丘山而爲名字更著之於魯國豈不以山川之表義哉）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辟駢脇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事詳世本及孔子家語祖庭記等有生日辨在餘論）廣博聖並爲魯司寇齊人患焉歸女季氏子乃去之歷于諸侯莫能用也十有三年而歸于魯（敬王二十三年去魯哀十一年冬反魯歷周鄭宋曹衛陳楚杞呂齊梁頓年十云歷七十國始也）然後樂正禮得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示炯戒自惟商後而宋不足徵乃述考志追商頌以尾魯故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不亡奉於宋也反魯蓋六年而沒敬王之四十有一年也（商頌宋也頌襄公之詩衛氣詩者以爲正考父所得商詩中言湯孫而示鄭遂以爲太甲中宗之詩妄也長言伐荊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宋有商之頌而詩爲宋祀之詩此常理備故韓嬰爲遷亦以爲美襄公然遷以爲考父作則繆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時盖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不忘本也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閔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緣此五王之無責故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舊若是景山商墳基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哉松栢在丸木於斲直遷之方斲而欲承之以用之衛松桷小材有挺而整布宴大材有閑而靜則陋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卷成羣材而仕以成國則人君高而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疏云景山衆山誤矣商有景亳之命而衛詩

（亦言景山商之山也頌伯邶乃以爲宋人幸周室之衰又謂大子存之者以見二王之後有此頌顧烏足知聖人哉）初武丁封季父於河北曰曼曰曼侯有曼氏曼鄧氏優鄧其出也（廣韻云封河北爲鄧侯杜云鄧城在潁川邵陵）成于楚有鄧氏登氏鄧侯氏養氏聃氏騅氏（莊十六年滅）優人後有優氏鄤曼氏（曼姓鄧之分楚武鄭莊妃）祖庚封弟文於苑有苑宛庚氏（左傳有苑何忌苑鈞碑失之）封子于權楚人遷之那處爲那氏那氏權氏（莊十八成今爲那不知也往纂以落也闕備弄）鄉太丁侯母弟堂陽爲堂陽氏（記）戚冢湯陽耆署御姓國陑肹奔共梅維定冀邳同黎比髦𨚗陝厖鐵繁沛來何施蕭鐵空桐鮮虞晉子國也（二十六國名記）許西伯戡黎武王以封湯後

黎侯豐舒奄之有黎氏犁氏（六韜大大疑云甲子武王封湯後於犁殷後於宋三百以爲殷社黎也即黎陽故陳球碑作犁陽）商國萊侯與太公爭營丘及齊後入萊共工浮桼奔宗晏弱遷之郳有萊氏郲氏浮萊氏浮氏（在國東曰東萊）湯則秦滅之（一曰湯社）巢則吳滅之（昭二十四）比干則受剗之（干四月四日生武王封墓貞觀十九再封之贈太師謚忠烈）梅伯則醢之矣有湯氏比氏梅氏枚氏梅伯氏（武王封伯元孫黃梅曰忠侯居楚鄭間以梅爲氏韻云梅伯本出子姓歐文忠梅氏銘云遠出梅伯世久籍不明忽也）比干死子堅逃長林爲王氏林氏（王望及則河間林王爲十德之門鄧氏云少師比干後鄧名世久爲無失之）成王以商之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錫魯公後以商民七

族賫康叔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皆商之族分封後爲氏乃商之巨室故賜之潛夫論繁作緐饑作飢云皆商之舊姓）姚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妃姚子）蕭人則楚戚之（宣十二）太心采桐門爲還氏桐門氏（大心戴公子術後是爲空桐或云大心始采蕭爲氏非夏有蕭矣還蕭大夫還無社）蕭道成遷劉宋七世號齊衍代之爲梁世四易入於陳又有孛氏蛸氏饕餮氏（齊武改其子巴東子響爲蛸梁武賜豫章王綜爲孛然宋先已有勃氏武陵王巳敗賜爲饕餮氏孛名世作悖）而乙氏湯氏殷氏商氏祖氏亳氏薄氏北殷氏殿氏武氏皆湯後也（一姓書乙出天乙非本吞乙廟江南湯悅本殷崇義改而殷乃崇陵彊　商殷全祖姓殷使撫因諱令以似改之）次妃陲豐氏曰慶都生堯有紀篇言（或作陳鋒氏又言堯母爲有狄氏女）

次妃有陬氏曰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庚及日十二（山海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也生十日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孟月當爲日十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羲和者乃常羲有陬氏也大戴禮名常羲傳作尚儀作常儀又作常宜士安作常且失之陬音輙見大戴史漢世紀作娵訾氏非也劉敞叔異是見云陬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爲帝室八夢日而生八子皆有賢智世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也年代曆云陬訾氏生八元亦誤有陬爲陳豐誤陳豐爲陳訾）八元實沈閼伯晏龍叔戲巫人續牙猒越也（叔戲即叔獻）八元爲虞帝五教（十六相十六臣僞姓書以貍虎豹爲八元後氏宜非）實沈閼伯居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臧遷閼於宋是爲商沈于大夏是爲參後有實氏參氏閼氏遏氏堪氏奮氏龐氏

擣氏商丘氏（實沉爲陰陽官閼伯爲餘大大神）續牙友舜於貧賤而遺之爲續氏（經云帝俊生身是也人表韓非說疑明二八目皆作續牙孟隸者多以牙爲身也）晏龍事虞爲納言是主琴瑟生司幽是爲司幽之國有龍氏（即龍也）巫人封巫爲巫氏生臷民臷民盼姓（經有臷民之國韻作戴國誤）其後于蜀者更生號後分苴苴侯好于巴故巴仇蜀々伐苴々侯奔巴々求援於秦々之滅蜀遂及苴巴有蜀氏苴氏葭氏（蜀志云帝嚳封支子于蜀是爲蜀侯秦滅之爲巴蜀二郡蜀王弟葭萌封苴）叔戲生搖民搖生居越生女且爲搖氏（漢海陽侯搖無餘世以爲越後未悉爾）高辛游海濱過棘城闞顓頊之虛樂之暨其歸居猷越于亳是黎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之山曰鮮卑是曰烏丸（隋圖經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皆其地也其佈不能詳）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置國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徙河涉歸進拜單于二子長吐谷渾置國甘松南孫葉延爲吐渾氏次若莫廆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顓帝之虛徙焉子皝遂王燕前後南燕皆出也（鮮鮮論）又有豆盧賀蘭慕輿慕利莫護庫狄（豆盧寧本慕容歸義賜姓北人謂歸義爲豆盧也賀賴賀蘭本鮮卑居賀蘭山谷者爲氏）及裕慕暮之氏（西秦鮮卑大人裕有附卜有慕氏出此姓宛又有慕氏晉書慕容有熊氏後因山號安）[illegible]僕鯈土亦帝之裔末也（山海經云僕之國辛俊之生巳一曰京靜七）高辛山崩而帝慶立襲

高辛氏（綎見年代歷史傳皆作摯故高誘陳伯宣以摯爲少昊而以少昊爲倍之子非子遂有少昊逢弟之說妄也按少昊在位八十四年摯在位九年摯立不害而少昊之德在人如此夫何疑哉世紀云摯母於四人中班最下而摯於兄弟中年最長故登位後立弟放勛爲唐侯按庢音致人必誤爲摯而謬爲少昊爾世孰有名曾祖哉）帝庢之立不著九載以其仲立是爲堯（故義即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焉故世絕一云摯立軟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諸侯造唐朝致禪焉又云摯因委心爲臣堯知天命乃受而封之高辛盖意遜之言）有子玄元堯封之于中路歷夏侯服國盡爲中路氏路氏辛氏僑氏[illegible]氏（路見世本僑出僑姓書之中華邦）堯封舜故舜郃嚳云而商周用禘

高辛紀下

後紀第九下　路史十九

姓也者性也與生俱生者也山行十驛形不脫祖水行千里性本其處山有形水有性是故性不可易子孫十世不免性類我者諸姜之性弘諸姚之性仁張王之性寬李趙之性慾劉范之性慤嬴偃姓雄呂尚性悄熊芊性巽姬黃性廣曹偷性褊豈聖人固爲區哉所以別亂兆明人義也傳曰男女同

姓其生不繁行路有禮惟其原有以使之也余起路史既歸天下之氏姓見孔氏之出高辛老氏之出少昊既爲周著而後怪佛者之來獨靡適從不姓不氏而孤出乎神州之外爲其徒者嬰垂出沒百千萬億至亦自棄其姓氏而從之嗟乎彼之教以戚道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徃不仁不敬理固應爾而乃不知先王大倫實亂于此今夫削頭鉢食羣趨而葷旁者誕謾誣讕莫不倀倀自以爲得高視闊步至不認其宗祖父母兄弟是豈足名人也邪冠昏喪祭此人道之大者也自天子至庶人矣戈戮殺亦不過此四者而已而今也冠昏易亂而無以酬生喪祭蔑薄而莫以報死而又奚以生爲孔子曰竆理盡性以至於命父兄子母所以竆理飲食裘葛所以盡性而歸根守白凡所以至命也不竆理不足以盡性不盡性不足以知命竆理至命固非可躐等也而彼佛者每得其偏而不蔽其全故知性者必違乎理命知命者必違乎理性每執一見自爲至足亦可謂不知務矣吾夫子亦何嘗蔑性而薄命哉雖然弟子之惑滋甚若老之說修而上之至於無上清虛之境人皆空濛散爲清

陽之氣虛無縹緲無有形質從佛之說修而上之至於果位入三摩地人皆罔蕩歛爲窨爽之鬼寂冷坐結弗復變化而無有君父妻子朋從之與徃來且以父祖子孫人之所以爲際而冠昏喪祭生之所以爲奉者也柰何有父祖而不得其所以爲奉有子孫而不得其所以爲際父祖子孫冠昏喪祭既無以自盡則亦奚用於有生寂冷坐結綱輒散弛而無有形質則亦奚貴於有我哉究言索理固不足以滿神禹之一笑是以聖人於此必因乎父祖子孫冠昏喪祭事上而爲之制使之不失其本原而後已然則教者其可以不嚴所道而沈迷乎寂滅誕謾之區哉自古及今亦有不仁義之真僊若無君親之佛覺乎別生分類人道之極摯聖人之所甚惡而不可後者顧可厭而棄之歟

路史後紀第十　　疏仡紀

廬陵　羅　泌　撰

男　苹　承命註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姬姓（世謂堯生伊長之家而姓伊祁妄也伊祁乃炎帝之子堯姓祁出于帝嚳嚳不爲伊盖昔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爲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爲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祁失之世紀云慶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居爲姓又云爲伊氏或從母姓伊姓非其本姓亦自謬矣譜右錄從之爲祁姓誤也靈臺碑云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爾然亦不得爲祁云）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史作陳鋒皆）嘗觀三河之首（河見春秋合誠圖注云河東北境今蒲州）赤帝顯圖奄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後紀第十　疏仡紀

廬陵　羅　泌　撰

男　苹承命註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姬姓（世謂堯生伊長之家而姓伊祁妄也伊祁乃炎帝之子堯姓祁出于自是皆不爲伊蓋昔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爲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爲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之世紀云慶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居爲姓又云爲伊氏或從母姓伊姓非其本姓亦自謬矣譜右錄從之爲祈姓誤也宋衷學湛云昔者慶都非堯母乃譜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爾然亦不得爲祈云）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史作陳鋒皆）嘗觀三河之首（見春秋合誠圖注云河中北境今蒲州）赤帝顯圖奄然

風雨慶都遇而萌之（帝堯碑云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于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誤自侯伯游于玄河龍龜負衡投給設與然後侵並壞台識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流潤大石之中而生慶都於斗維之野身形長丈有似大帝夢食不飢年二十寄伊長孺之家觀于三河之首常若神隨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衣光面八彩鬢須尺餘長七尺二十兌上豐下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雨赤龍與婚能消術乳堯既乳視堯如圖及堯有知慶都以圖與之此事正類後魏序紀詰汾力微之異）黃雲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見遁甲開山圖及世紀漢鈎弋夫人生昭帝妊身十四月上曰吾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所居曰堯母門）曰堯（本只作垚三土爲堯嶢也三土能道即炎後魏後下加兀人字象引之々出堯母碑堯在碑堯可見即云吾乎故有蕪堯碑讖等說俱妄循塑上爾貌聞許曰吾所賢者友舜堯辛另世以爲諡者非也辯見發揮）是曰放勳（王功曰勳定王）

（四方曰放或曰以帝德傳後人則曰放勳所放在堯以帝德後嗣則曰重華所重在堯也）身修十尺（孔讖子及世紀按合誠圖云赤帝之爲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十）豐下兌上龍顙日角八采三眸（合誠圖云光面八彩謂八位皆有光彩注云彩色有八者非而孝經援神契及元命苞乃云眉有八彩書大傳等遂以爲眉如八字妄也王充宣漢云正使堯眉此爲舜眉八日眉一作八月豈入晉哉）鳥庭衍勝琦表射出（援神契注云堯火精鳥庭庭有鳥骨表取朱鳥與太微庭也朱鳥戴聖荷勝似之堯碑云性發蘭石生自發分琦表射出雙握嘉文手有文也）握嘉履翼竅息洞通（合誠圖云足下五翼星）聰明睿微其言不式其德不回（大戴禮）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陰（仁以兼之智以周之明以察之晦以蓄之）好謀能深和而不怒憂而畏禍快而愉（莊子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堯之爲君也）年有十三佐摯封植受

封於陶（摯爲高辛封堯陶今南濟治定陶故范辯謂定陶爲陶堯所居皇甫謐繆爲舜陶之所今詳堯有堯水伏琛晏謨皆以爲堯頃闕處）明人察物明義崇仁禁詐僞正法度不廢窮民不敖亡告苦死者而哀婦人底德靡解百姓和欣於是邑國于唐（與此實記堯爲唐侯于此餘詳國名記說別）見勤勞不居儉而用禮不貴時巧不視文繡溫飯煗羹不餕不易緆衣稿履不敝不更御掘杆土杭夏葛衣而冬麑裘栝柱不椽爲人愛費（儉吉德也然世之言堯舜者多過實以縚計用云尭王天下世謂野者其治則宮垣室屋不堊也金銀珠玉弗張也錦繡文綺弗服也諸侯之樂弗聽也桷椽楹[illegible]非瑑鏤也子孝之盂弗椅衾也敝衣桂履不弊不[illegible]索溢飯餕羹不衰糲不易尺下云入君之有天下[illegible]堊堂九家而尭白屋繡衣九[illegible]而尭大布宮中三市[illegible]充鶻皆珍羞百種而尭糲飯菜强滑雖隳青能而尭素車璞馬芽蓋不畫然也出余亦古者曰尭飯於土簋飲於土型而墨子且謂尭黍稷不貳羹胾不重飯土塯啜土鉶又淮南主術云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布衣揜形韓非至謂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養弗虧于此者故紂而非中道者悉不取）不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晉耕時水處者漁谷居者牧陵阪耕畬皐澤織罟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達矣（見文子淮南子所謂安天下之所當安）欽明文思內行謹飭篤孝慈仁敬使人知子弟之道仁恩被于蒼生德化孚于四海故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欽明文思駿德也欽爲仁明爲禮思爲智文爲義四者易之元亨利貞也而聰明文思者性矣天道主聰故言明文思而以聰冠之人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志欽故言明文思而以欽冠之性圖而成德顯而用與天下治而不爲貪以天下巽而不爲蘇名奉棄鑿與道合矣）年十有七課以侯伯恢踐帝（宮臺碑云堯以侯伯恢戎帝而許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伐不義於丹水楚今唐州亦見御覽二百七十一蓋神部亦云堯發於諸侯而蘇秦說趙肅侯云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淮南子云堯無百夫之郭舜無植錐之地禹無十人之衆作文者之常嚴）曰陶唐氏（韋昭書云陶唐皆國名猶殷商然所號謂木聞堯居之國與湯稱異朝遠亦謂書傳本聞有陶陶陶唐或共一地不知爾雅說文陶丘再成者在於濟陰末初山川記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都於平陽（今晉之臨汾實平陽也即晉陽有故堯城姑射山元和志有堯祠廟在臨汾東八久有六里世紀謂自唐封從晉陽又爲天子都平陽縣也平陽太原大夏大鹵夏墟晉晉陽七名一地寰宇記云平陽今晉陽大原也然魯衛皆有平陽非堯都矣）安邑（夏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霍邑至平定有故晉陽城不未安地去晉四百里皆在大原地開皇十六年并城中古晉陽置大原縣州皇朝爲平晉軍九域志冀之堂陽有堯臺九眼井郡國志云信都堂陽九門城古臺二並號堯臺城冢記堯臺二所九門城縣所造又今河中有故唐城在絳之翼城西二里故通典謂堯舊都在蒲也）以火紀德謂赤帝（詩含神霧云慶都以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祁堯）色尚白（家語大戴禮云土王色尚黃非）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階百執事（大傳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富而亡驕貴而不舒居於明堂庳題不枅土階不崴茅茨不翦泊如也（明堂之制如此非皆居也仲尼云古之爲君無欲而至公故土階茅茨之儉墨子以爲堯居土階三等堂高三尺非所以爲儉者）重先務急親賢明駿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穆乃辨章于百姓賢不昭明而協和於萬邦黎民於變時雝（此施發應如聲響從其所謂）

（立之斯立）丐施政制因事立法不激不淩取人以狀明非見有於人翹翹惟以天下爲憂務求賢聖爰得稷契夔皐朱斨伯與群龍輔德是以教化大行天下洽和民安仁而樂義乃更制五服均五等五國相維（禹貢五百里甸服傳謂甸服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輔成其外百里者賦納總至五百里米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有輕遠之土同則分田用貢法以禾米禾服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又云周之納穀止於千里唐虞所轉爲[illegible]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比周爲多謂唐虞萬國者侯歲一見其用貨於後故鄭志咎趁周云折內四百畿亦內亦封諸侯矣周法十國入一于天子畿千里四其倚道少於周故使方一千里入納米緣矣）設四岳八伯以典諸侯（帝立八伯以典諸侯立四岳以稽八伯八伯即九牧也史以四岳爲司馬氏之先故蘇氏以爲一人失之齊巡狩閱四岳又使四岳還端則四岳在

外而非一人矣至成宗覲東后則東方之諸侯在馬岱在兖則兗青徐三州所統之使畢朝覲益之以爲四岳寓于十二牧不然也孔氏以四岳爲羲和四子星文之官豈典岳牧雄義）均井邑都制（[illegible]晉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鄰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二師蓋本黃帝之法也）而臨民以十二（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謂十二載一巡狩也鄭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以十二年安國謂堯舜同道舜攝既然堯又可知義宗云唐虞五載一巡故周語云堯臨民以五以五服一朝政之古蓋皆以五年第堯以洪木逹爲十二年齋卜征無虞夏法者重古而言周十二年一巡法歲一周不必事十二年或云五載巡一岳二十年而徧四岳周則四十八年而徧故杜佑謂堯十二載一岳四十八載乃徧益遐闊矣）春省耕秋省歛宣聲教以同俗振彫察聽民聲觀四嶽之所以化其上（五服服五百里爲方五千里故魏許錦云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大司馬九

（畿四面萬里書謂云禹成五服實是堯時以禹所制故云禹制周公所定乃禹之舊制也）入其彊土地辟峻旁趨養老尊賢駿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絀三載小攷正職九載大攷有功五載而一述職其所典職以備則賞不備則罰因地之生美爲貢賦故民出而不憾因人之好惡爲政教故令不犯（九共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陂是也）三歲貢士而賓興之一適爲之好德再適爲之賢賢三適有功於是始命有不正則以絀一少絀以爵再少絀地三絀而爵地畢一不適爲過再爲之敖三爲之誣其絀如之附下而罔上者刑豫聞國政而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比年而秩官之亡文者次絀之而代以賓進之賢者進使亡繇得其所利退使亡繇避其所害故安其位而樂其群德行有所是道義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東緩行以修上下之交而和親於民故臣莫敢阿君嫵上躐等踰爵漁利蘇功而驗文在官矣（命謂一命爲命諸侯三適之當賜也虞夏傳大蓋上世之事可以略見有不可得而執者如畀說所言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宗廟雖云德之所賞然未遽若是輕三適之說亦未審孰有九錫詳見發揮）於是命偰司徒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弃爲大田職司馬播嘉穀辨五土之宜教民稼穡（按孟子契爲司徒在舜播後非世始堯得舜命）

（爲司徒矣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弃爲大田此舜試後也按古書契作兩繆爲田故伏書亦謂弃爲田也）伯夷宗秩降典邦禮以治人神和上下（鄭語云伯夷禮神以佐堯注秩宗之官周爲宗伯漢太常也主司祭祀）皐繇爲士庶折繁獄政教平姦宄息（淮南子堯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按堯命三后乃伯夷禹稷云）尊忠正之位表勤孝之閭厚鰥寡愛民之祿民之敬長憐孤取舍克讓而舉事功者則命于上然後得飾車騈馬而被文錦未命而乘衣之則罰故雖有餘財侈物亡禮義功德設亡用（所謂命民其民則木車單馬衣布帛）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伏氏大傳）政先王而後綴先賑而後跡先化而

後教三教不率而刑負爲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是故明法察令（甲子堯之治天下明法察令而已聖王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單均刑法（國語單均刑法以儀民禮作實均非是）非汔于威惟汔于富象刑以儀之而民亡犯（典獄非汔于威不絕威也惟汔于富賂不行也）畫衣冠異章服謂之勠故人可殺而不可辱（凡斬其人鑿形虞曰形畫衣冠異章服謂之勠上世用勠民不犯也見慎子）上刑赭衣不純中加雜屨下則墨幪以居州里故民有耻而興禮（唐傳作反於禮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純緣也幪巾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二十刑易一輕重之差也此以四萬二千家爲州七十二家爲里與周禮異）宥過亡大刑故亡小以人而戒故禮義興禮義興而民亡爭民亡爭而治達矣（公孫弘云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民遷信故大傳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史記禮書乃以爲堯治天下殺一人刑三人而天下治此以四罪言爾過誤也誤則赦之不以大故用意者刑之不以小然在堯時而已以其待之盡白虎通義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墨者幪巾劓者赭衣髕者墨幪宮者屝屨大辟布衣無領故法言云唐虞象刑傳言五帝畫象而民不犯蓋唐虞有象刑而更設畫衣冠之法如周明梏叅赭衣者或疑與刑故之事與庶者何得象哉）乃立四學以詔於國而養更老故民興孝（禮注五帝有大學曰成均虞庠近是更五更老三老更以更事爲名蔡云當作五叟非）在位七年民不作咸鴟久逃於絕域麒麟游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拾遺嘉記）言罔伏賢亡野遺猶紬聰明開聰意舍己稽衆師于善綣許由尹中而學于務成子附（善綣卽善卷尹中尹壽也荀子等作君疇者非世紀乃壽爲許由友許由諸侯堯師臣也新序引呂子言舜亦師之而讓天下之論甚著說在發紀下）詢政行人問老衢室務采讜言以爲教先達立建善之旌廷置敢諫之鼓博咨芻堯以成盛勤塗說巷議咸所不廢（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備評謹也佃云取其垣四合曰合宮取其門四達曰衢室晉張綋云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木呂春秋云堯有欲諫之鼓尸子言堯立誹謗之木文紀注進善之旌堯立之五達之道誹謗木堯作之橋梁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古今注云大道交衢施之韋昭云堯時然也後世因之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也崔浩云木貫柱表四出名桓陳楚俗曰和曰和表聲之訛）而又書銘竹帛瑑戒杅（墨梓子）謂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地是故翼翼民上如臨不測之谿戰戰栗栗罔敢暇豫允恭

以持之虛靜以待下心存天下而志加於窮民民一有饑如已饑之民一有罪如已陷之是以篤實輝光被四表而塞天地（淮南人間云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賈誼書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先古說苑作天下置罝金匱論虛靜出家語）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故天下以均平百姓揆靜不知喜不知怒欣欣焉樂其性故一出言而天下誦萬物遜使之而成戶之而止惟恐言而莫予違也（管子云禁之而止猶撞已而撚莊子云堯治天下欣欣焉樂其性是不恬也不知喜不知怒爲衍語）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代高辛氏衰季三苗復九黎之事民興胥漸罔中于信而二官以廢閏餘乖統民黷

齊盟上帝不蠲苗民遏絕於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舊業（九黎玄都也别自一人說者以爲祝融黎安矣其亂在少昊時此其後世郊志云高辛氏衰三苗復九黎之事二官俱廢帝乃復育重黎之後此本楚語故或謂堯滅苗民呂刑注謂絕爲堯也程伊川云只是）舜乃命羲和絕地天通羲載上天黎獻下地俾主陰陽羲和居卿而致日（傳云日官居卿乃命爲天地之官分命爲四時之職大[illegible]也故周禮疏序舜格祖之年堯始以羲仲爲六卿春夏秋冬并掌方岳是爲四岳出則爲伯羲和與下叔重六人也孔氏以其分命謂和下四人亦頡達云有叔重無伯季昔以其不賢豈羲氏伯季不能和氏伯季亦不賢哉故疑國語史記羲司天和乃司地而書則羲和通掌天地按舜職之大宰品第一堯命羲和使主陰陽羲伯司天則天官也故昌言云冢宰於官則因有羲伯爲大官卿突頡達請時羲和似學於諸卿後世循羿之不得請無伯季）立渾儀（曜鈞云唐堯郎位羲和立渾儀蓋名渾爾王著云渾）

（天儀羲和之律曆器考靈曜乃命中星觀王依之為注以王為渾儀也）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曆數也象占也星四方之中星辰日月之所會）敬授人時（帝堯時事以寅正時）命羲仲宅嵎夷敬賓出日平秩東作張昏中而播穀（書帝命驗嵎鐵在遼西即青之嵎夷近出日故欲賓出之者君臣尊卑事如此一云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雖不順）命羲叔宅南交（交南交故交部一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當食日朔方至交止驗之不差知者亦於此候日四方既定然後可以候日月出沒測星辰運行以起曆法）平秩南化敬致（所謂致日化者南方火盛物化易別一歲終東北代孔今書作訛以勸南為譌矣一作為天東作南為西成朔易以人事言）火昏中種黍菽（齊微歲云羲叔為司馬夏官也）命和仲宅西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昏虛中而傳斂（[illegible]）

（西漢之西縣其地南空柳谷故送日納之春陽故言日秋陰故云實周官言中春晝中秋夜同日中星不見故不指一星昏中惟一宿故不及它宿星鳥以四象言鳥火以辰次言虛昴以經宿言之此四方之中星以分至昏見者也朱鳥七星星為中故言鳥以見其體又為鶉鳥言火以見其次以見堯法之審昔王孝通詰傳仁均推步之法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之仁均專守昴中說誤矣且月令昏壁旦昴甲子元曆推合堯時冬至日在危合昏時昴星正午先儒誤連星鳥星虛讀之故不解爾大傳春言張昏中秋虛昏中道其常也）命和叔宅北幽平在朔易昴昏中而收斂（幽幽州易易州東始北終相代易古有易地王肅謂四子居京師而統之有時述職故蹤謂在京都而遙領）修劌厲謹蓋藏畋獵斷伐上告之天而賦之民天子南面視四星以知民之緩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攷靈曜視四星之中大傳同舜巡三岳一如岱禮堯命三時一如春令以見聖人之）

（之冶簡而不亂純而不雜昔人法此優游矣故二典之言常道）著推術設部首演紀千虛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呂（易乾鑿度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注云以甲子爲蔀首起十月朔竹紀年云堯元年丙子故隨袁充云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至仁壽甲子凡八經上元然攷堯以戊寅即位而非丙子四十七年始得天正甲子是年冬至日在虛一度爲演紀之端在位百年擇舜舜五十年起戊午自天正甲子至開元甲子三千一年日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日至在斗十度下至　皇朝慶曆四年甲申積凡三千三百二十一年日退四十二度五十五十八分是歲冬至在斗五度以歲差致之每七十八年而差一度則堯甲子歲日至在虛一度於是中星皆正皇甫謐邵堯夫皆以堯爲甲辰即位舜以壬午堯在位七十載皆誤）碁三百又六旬又五日而碁以閏月定邪而成歲攽之諸侯而臧之祖（在天爲度在歷爲日合朔早則日有小盡之法取之以如歲小之餘此閏之所起於古人謂之首氣於節六六日示十建於月半之晨遇閏餘於相望之後必得閏乃作收天地之餘氣使四時之不忒故無閏則時不定歲不成三年無閏則孟爲仲九年無閏則以秋爲冬蓋和知春之日以閏定之則天道之還歲足矣百工因天運而作者必以此允釐之充指去閏之論亦妄人也）栟因夷隩不失其宜以故單民得職而不佻不病山不槎栟畋不麑胎故鳥獸孳徵希革毨氄咸若（正星而後正時正時而後正民事民事正乃及鳥獸草木帝治非正及民）桐梜東廂蓂生下庭龜書乃來於是稽蓂以正月訪桐以定閏餘龜字而施之是曰龜曆（伏滔述帝功德銘云胡書龜曆之文蓋堯曆曰龜曆述異記陶唐世越裳獻千歲神龜背有文紀開闢以來錄爲龜曆唐事始言堯因軒轅臺龜有圖作龜書也）分積定時日得故百穀乂而風雨時百工登厥功興（帝之出也）

（爲物作爲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衆續於是照物將入則聖人之治政事者要續於是憂應其作如春焉其成如秋焉故堯於歲末言象續無聞於論良言象續綴）乃命遏伯以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紀時焉是食于心故因其出入而望之以修其官而戒民事（是爲火正）命倕爲工作和鍾利器用（向列仙傳赤松子輿在黃帝及堯時爲木工或云即垂非）命毋句氏作離磬（世本無句作磬叔所造乃無句也一作無問禮記云叔之離磬古史攷云堯時人）制七絃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文心彫龍云堯有大唐之歌舜有南風之詩注縵而已琴清英云五絃堯加二絃新論嶲雅等調頭二絃文武王所加妄也通禮義纂堯使毋句作五絃誤七絃也）命質故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繆禮書質作鄭或云即夔以世紀作夔也）擊石拊石上當玉磬乃麋輅

置缶而鼓之立瞽叟拌五絃之瑟爲十五絃命延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故緫或作瞽叟紀象瞽叟作十三絃之瑟誤也董道謂秦文以提爲苦云與磬同）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樂動聲儀云黃帝樂曰咸池而七司樂以咸池祀地示又夏日至於方澤奏之堯言用黃帝之樂大咸樂章有經首之類莊子所謂中於經首之會者教國子舞大咸注云堯樂者也）作七廟（七廟古制虞夏六宗尹言七世之廟禮讖六戶一戶發爵六戶旅之非自後世虞喜云七廟不始於周建隆元年張昭議堯舜禹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商改立六廟昭穆外增契與湯周七廟親廟外加大祖此先儒章於禮緯元意非孔子意）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杜佑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牛弘云黃帝合宮堯五府皆明堂也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象蒼曰靈府赤曰大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注

（唐虞之天府夏世室同矣）祭以其氣迎牲殺於廷毛血詔于室以降土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　乃設五吏立祈祥（五吏五官齊桓公欲精宮室六畜管仲不可謂立五氣之祭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之以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則澤魚伯倍異日無至粟邦布籍此謂祈祥補之以禮義也或以爲五行之官）非守歲之盈虛秉民之綫（焉）正其田令而御其大權燒山林楚沛澤以通刀布（堯布作上十金刀又參子大止又一品小者字誅蓋古文泉久在水外許叢讀若云遂云周各府掌利布之出入藏曰泉流用布則錢之興也始於六品數令代匠均同圓流無極布幣泉貨一也）乃爲金三等禺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上幣汝漢右洿之金以爲中幣泉貨以成下幣勝禽獸之仇大夫隨之輕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楚世家注二錢府虞夏商周錢幣三等赤白黃爲上錢爲正故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黃白赤非惟虞夏管子云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則將散其邑粟財物以求之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吾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矣此堯舜之數也）而又爲之儲偫以備其歉故沉菑九刈雨雹彌旬而下亡菜色（先困策注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二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徐光對石勒云堯時暴風雨雪九旬陽震曰堯遭洪水而民無菜色）西夏廢志惠而非兵隳城守弃武德好貪以求于民於是伐而亡之有唐不享於是偏以剿之喪之丹浦（西夏事見　神哉略及呂春秋呂氏又云堯有丹水之戰丹水在今商洛其地近）

唐（故鷃冠子云堯伐有唐今南陽止唐鄉也六韜乃謂堯伐有邑戰于丹浦世紀則謂堯伐有苗于丹水之浦非惟地理變闕而伐苗乃舜伐扈乃啓皆非堯文字之誤如此）在位六十二載洸蒙洚水演天方害龍門未闢呂梁未發后土月沒而填星逆于水府（許慎淮南書張衡傳）帝乃憂中國之不康詔曰洚水滔天下民其咨孰能俾乂將任爲四岳稱鯀帝知鯀之圮族方命而民患弗可矣（方命則不知敬君圮族則不知愛親）猶（不妨於水事）又自中國至于條方莫爲於是試鯀俾司空欽哉（程晏云云汲冢書也試鯀以其僉同可謂溺于數）九載功用不成而止（九載王玫）績嗟乎予於用鯀見堯之仁汲焉當是時禹年稺而在廷之可就水者莫若鯀若也及鯀堙水而後帝知歷

歷運之遭七年衰志閔後覘嗣子之嚚訟於[illegible]巽道之顯彰焉（堯治斯六年微水旱非政所致若洪水湯大旱皆以爲有道之沴太乙厄數有可諉大水浩浩周世宗使崔頌論水沴云陰陽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絕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八歲爲浩浩之會乃當此之府陶唐之君不能其患至於后稷布安以自率推臣許冑以下專攻不預明實不章若兩數至康水厚積若德宗壬申之水是政也昔舜主猶在縣九年爲失序者參云聖主不容無失綱許書傳皆言兇水九年此讀書之誤使九則鯀當之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鯀府已并一年年矣禹之用亦非按疑鯀年蓋是數十年事）洊之寔繇鑿齒九嬰十日大風封豕長它之害民罔攸止（荒經融天之山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又羲和君之子日十日而傳以爲爲封豕長蛇比伯封之子亦號封豕蓋大風九嬰等皆當時兇頑貪婪者之號如檮杌饕餮之類應劭以從猶類檮杌人服虔以窫窳長五尺似鑿食人大風風伯九嬰以火之怪妄以爲）

（真蛇豕怪獸大風十皇者妄）於是澤兵稱旅屠長它於洞庭射十日繳大風於青丘殺窫窳禽封豕於桑林乃殊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而後萬民復生四方同塵夷夏廣陿險易遠近始復道里（長它即所謂巴蛇在江岳間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側江源記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青丘記爲東方澤疇華南方澤凶水在北狄或曰臨侯西二十五清在也淮南子以爲堯時今羿除之故許氏云羿臣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室屋羿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非有窮君也辭藏是辭吉羿彈十日非天之日矣）於是爲世載七十矣天下猶未平洚水橫流草木暢茂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帝寔憂之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紀方是帝畿巨浸稽天而與

人虞舜身修家正[illegible]在數有羨祥（四明山記云堯時有老人持圖曰予姓伊名獻諸山洪水遇舜則正矣亦數也真源云季大飢惟舜所號）帝知其聖然猶忌其私也爰巽四岳岳辭其德弗厥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且知帝之在舜以舜錫鰥于是舉之童土之地而歷試之命爲司徒二女女焉觀厥刑于二女官材任土一耳目之而不疑（舜修畝之中而聞之堯此舜之難堯游巖廊之上而知畎畝此堯之難也是必舜之聖德章如日月故能以一野人而達之人主師錫帝曰則眾舉知之帝曰予聞則堯之知之審矣然則豈徒遂哉方其薦岳俾揚側陋蓋可知矣夫咨若時而放齊舉朱知咨時爲是位咨予采而讙舉共工亮采百揆職也欲帝不所之二事咨以常情信堯父子世及古今通義其遜四岳也亦將使自擇之猶漢文時請建太子帝曰楚王梁王淮南王皆舉德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

（啓最長寛厚請建爲太子也女于時授位之意決矣事之試諴之中未爲司徒也帝曰欽哉然後爲司徒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大傳謂堯爲天子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推尊舜屬諸侯焉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夫堯之治天下豈惟朱之憂二女事之出豈復使之佐其子乎然知堯此固難其言也）上薦之天昊恭之民（天子不敢以天下予人）三載稽厥行事亡不時敘於是游於康衢聞童之謠曰天生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還宮召舜而乃命以位（孟云堯老而舜攝）正月上日授終于天府而遂老焉（天府即五府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云天府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於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仲月辛日昒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越歲仲春率百工沈璧于洛且告禮事（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回滯云云又沈璧于洛赤光啟有靈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世紀堯與群臣沈璧于河乃爲握河紀今中候也詳說見餘論禮璧）姑射拜師汎沕（姑射山在臨汾廣國北平陽界日平山是爲壺口山嶺州圖經云西八丈成郡以山爲界有故堯城堯祠沈征記堯總登此山）及陟首山道河渚過五老而濟焉（論語撰攷云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云云亦詳野王符瑞圖說在餘論）乃賞侯伯封偰弃（世紀始封稷契皋陶褒進伯禹）又東沈書日昃受圖以歸（即日稷鄭讀爲側故宋均云稷側也世紀告舜後二年剡璧爲書沈洛今中候運衡篇也所授之圖書今握河紀也考靈曜云王百歲聖紀符四千五百六十精及初握命乙起河出圖聖受思鄭云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思之以

（歷數也）始舜之攝俾益掌火禹平水土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益審封植烈山澤禽獸逃匿然後人得平土而居而食未足禮莫起於是富而教之俾弃爲田教之稼穡五穀孰而人民育然後俾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曰勞之徠之匡直之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彊於行篤於志以養天下之形是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民皆廸吉莫不振動服化比屋可封而躋仁壽（楊終傳云比屋可封昔堯舜爲之隄防也大抵堯之治有上中下三自命羲和而日月星辰得其序爲上治自昔甫登庸而公卿大夫得其職爲中自洪水方割而山川丘陵順其理爲下聖人之能事畢矣）乃洪沇沙土獨山訓大夏討巨寅西暨泆民東隸黒齒貫胸雕耳天拾皆該育莫不有仁義之心斬常之志（獨山在縣無網東北九十里安今朔渠獨縣鄰以爲三國志不言南北已見命羲和中）二十有八載淋然寫其天下之西爰與方廻游於陽城乃徂落（魂氣徂体魄降落徂往堯於是死殂於陽乃殂若風靡終聲之謂）百姓和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親如父母信哉（我忘天下易天下忘我難如其也四海親如父母三載遏密八音蓋不能使之忘我也衛湊衛云率我當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須臾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俱知暴虎不知憑河亮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予豈亦豈能成堯舜之法改禹湯之與更聖人之文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是三年之喪堯舜之制也此言堯崩四海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非率天下諸侯以爲三年喪也）

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通樹之（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北教八狄道死卭卭之山衣衾三領抗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八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不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爲葬埋之法也云死卭山者異墨意蓋謂堯葬皆以劉民竈不于家爾劉向云堯葬濟陰丘壠山續征記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王充以爲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亥之非也）苑心約志以從事於亡爲隱不肯舍已從人處觽宮徵神暢不施智力而萬國平（古今樂錄云堯郊天地祭神示在坐彈琴者堯曰洪水方至爲害而子救之堯乃作琴歌故琴諸者有神人暢大悶樂正之亭自號神人暢於九十三年天下上名琴道云堯暢者[illegible]則[illegible]會天下無不通暢之謂）居衢室隱精神篤恭而王天下不殆困窮不放亡告是以離畔者少聽從者衆鄰國相望鷄犬相聞而正迹不接諸侯之竟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蒼髫卷歌黃髮擊壤帝何力之知哉（論語比考云叔孫武叔毀孔子如堯民云堯何力功者事見列子王充云堯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壤父五十餘人擊於塗有觀者曰大矣堯之德也壤父作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之有世紀及列士傳云八九十老人擊壤歌於康衢文子曰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畔者少襄從者衆德風之通請怨焉感之各以其情獨賞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此後世依倣而托之者風俗通云形如履長三四寸下僮以爲戲與要是故擊土壤爾）始帝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見夢書世紀等昔齊高帝年十七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每陵受禪及出鎮淮陰淮南守孫奉伯嘗同日夢帝乘龍上天已於下捉龍脚不得而死故夢書焉不誣）及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管子

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是以德政清平風教大洽化格上下而信孚于升潛慶雲發鮮善五緯順軌景星炳曜甘露被野神禾滋畝朱草茁牧澧泉泆岫倚萋生廚蒲雞茁鳳巢閣榮光冪河河馬蓍籙一日而十瑞至（見世紀典術云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而爲昌蒲故吳氏本草昌蒲名曰堯韭萋萐莆也多見夏生俗作萐脯萌物者妄說在餘論書中候云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皇巢于阿閣讙樹景星出翼參朱草生郊嘉禾孳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述異記王叢義與表云堯生神禾昔有蠶粟詩含神霧云堯時嘉禾七莖三十五穟古之聖王不貴祥瑞理人事而瑞應之因併者以見至治之馨香者上當有慶雲出上以七元先將興慶雲出之）夫心與治立於靈扉

雲生牖坐於華殿松生棟萬物皆備於我而亡責屋之心舉天下以爲社稷非有利也故垂襞幅炎輕裘而天下治僥民獻其沒羽封人祝之壽富多男然咎以其所重報是以比隆伏羲後世莫及（見堯本紀云許繇欲讓帝意謂堯曰帝坐華堂之上面雙闕之下君榮願已得矣堯曰臣立於靈臺之內非然而雲生爲坐於華堂之上森然而松生棟雖有雙闕無異雀巢之冠蓬萊雖郭無異同嚮之榮莧爲子安知其所以不榮乃美歸而所子亦異符子）孔子曰人之所貴爲天子者爲其窮耳目之欲適五體之宜也采椽韋衣藜羹土机人之所弃而堯安之勤勞求賢以協治舉天下授之舜如舍屣然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亡能名焉魏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而時人云堯以義終舜以事沒稽諸典祀貽世求教遊夏之徒豈誣也哉（見韓子淮南子等劉子政曰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其子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細於天下者乎）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皇即女皇世本帝繫漢書等云女皇生丹朱帝紀又人表作嶶百氏繆堯三妃一后或云即中山夫人墓澤縣西五十步有中山夫人祠云堯之西妃張謂舜覲碑謂堯舜皆娶一姓也朱即嗣子朱說文引虞書作丹硃御覽世紀女瑩生丹朱非也支國以嗣子朱別一人矣）驁很媢克兄弟爲鬩鬭訟嫚游而朋淫（朱於兄弟有鬩故鄒陽傳云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也）帝悲之爲制弈棋以閑其情（博物志堯造圍棋以教丹朱故中興書閻忱云圍棋堯以教愚子曹攄亦云朱明言堯所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使出就丹（鄧[illegible]治書）

（逸篇云丹朱不肖爲使居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水乃堯房之丹見漢曆志作書云放帝丹朱于丹水人今朱鄧縣有丹山東丹西丹二水水近有長坂遂變謂之坂軍坡記爲丹朱弄兵之所今青之谿谿有堯山三齊記堯巡所登伏琛云山南有二水名東西丹然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丹水縣荊州記爲丹川堯子所封即丹浦堯敗有唐之虞蓋非朱國）帝崩虞氏國之子房爲房侯（韻云舜封丹朱爲房邑侯今荊河之是房同作防昭王后家）以奉其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如虞之禮宋亦舜篇陽（相之安陽永和鎮南有故堯城開皇四以爲堯居乃朱居也相圖經引孟子注舜封朱于白水白水乃今清河蓋夏封之在鎮西南二里有丹朱陵南八里有帝子夜臺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嫚游之地籍錄同審陽一鄉在內黃北二十里陽聚元和志丹朱墓唐山縣東一里寰宇冢在永定東二里又唐縣有鳴郎城九州要記云堯時丹朱所居和之冢爲是矣而經注城陽有丹朱冢海內南經

（蒼梧之山帝丹朱葬于陰無信）朱生陵以父封爲丹氏房氏防氏陵三十五世鍾昭王世采靈壽生沈（姓書陵四十八代孫雅葬時爲青河守又云沈十二代孫雅俱繆也）又有屋引氏（晉初房乾留房改爲屋引後隨魏南遷復之而河南猶有此氏又沛相朱自云丹朱後故姓錄以沛郡朱爲丹朱後非）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第九（莊子云堯不慈故云然長子殆先死爾而近尹子其四條論乃有堯四十子天下不論之無義之說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孟軻亦有九子之說然說苑堯時舜爲司徒契司馬禹司空稷爲田疇夔樂正倕工師伯夷秩宗皋陶大理益毆禽爲九子爲臣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非堯之子矣蓋自二事云）其封于留者爲留氏（留與劉同張良之封字只作留故說文止有鎦而無劉字因讖始爲卯金刀之說妄也劉康公亦只封鎦周初臣條事老子劉茲劉亦非至秦方有文子華子有留務滋曰有傳有留長孺功臣表有留盼矣有留贊與漢同出宋武以堯陵錄又敗其族爲留氏不知乃其本姓也）後有留累以豢龍事夏孔甲賜之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既遷于魯（事具左傳襄二十四年宣子之言及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之言云使豢龍以更豕韋之後非也豢龍乃己姓蓼叔之後豕韋之族爾宣子云在商爲豕韋亦妄）商居大夏爲唐氏御氏擾氏擾龍氏（周書王會解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立則夏公殷公是也）至周封帝後于鑄鑄祝是分侯于隨爲鑄氏祝氏隨氏（國在鑄侯逵盛宣叔娶于鑄者禮傳皆作祝然聲同轉乃春秋云封後于黎丘其處也祝在二邵云出高辛祝融非）既更畀之裔于方城爲唐公（傳謂成王以舊唐封叔虞而更之非）楚併唐其從杜者爲杜氏唐杜氏屠氏唐孫氏李氏（杜伯友爲御士宣王四十三年誅之杜制記作屠貴唐叔杜伏誅爲李氏逵云武王並封堯後爲唐杜二

（國非戒唐封杜又姓云唐非豕韋後杜亦未必是安知戒唐迁杜司馬貞謂唐杜陸終後益非）杜更爲祈（晉文妃杜祈是故世紀謂堯姓祈也）杜伯之息隰叔如晉生蔿（字子輿）爲李以正于朝朝亡間官故氏爲士氏（李理同士官也）晁說之書說謂雲士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因有土氏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士氏之宅後爲唐杜氏遂以蔿穀會丐寇鞅吉射富勳皆爲士氏矣爲士貞士弱士文伯景伯爲士氏異哉及官司空以正于國國亡敗績故氏爲司空是生士穀爲穀氏穀生會會采隨故氏爲隨是佐文襄諸侯亡惡讓傳成景軍亡敗政中軍太傅端法集典國亡姦民是以受范故氏爲范遂文子燮能穆宗侯爰受栒櫟故氏栒櫟（作郇）非士魴受彘故氏爲彘皐夷采函輿故氏函輿而魴氏陽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士爲氏士思氏司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張氏陶氏朱氏陶朱氏鶡夷氏（范雎蒙難變爾張祿入秦爲丞相應侯范蠡功成去爲鴟夷子號陶朱故范仲淹隨母嫁氏復姓啓及之姓纂又有士弱氏姓源韻有士丐氏本作士貞按此左氏文當時語未必有也風俗通晉大夫有司功景子世本云句弟他晉司功爲氏又風俗通范蠡之齊爲鴟夷子後人以爲氏潛夫以爲鴟夷出於子姓宋微子後恐目夷之誤）其本秦而復也秦歸其帑其處者生明爲劉氏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獲於魏爲大夫生清始居沛生仁是爲豐公生端是爲漢太公（字執嘉士安云名）四

子伯仲邦交（世紀昭靈后名含始若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握誠圖詩含神霧云執嘉妻含始生劉季索隱乃云母湯氏貞時餘泗水碑）天德光堯劉項授沛邦寔者符是爲漢祖炎祚復燀載祀四百（以其留秦故爲留氏而左氏謂其處者爲劉氏夫伍員屬其子于齊使爲王孫氏知巳必免據令改族故傳爲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後無所避而傳吉之故達皎之徒[illegible]疑此文非傳本旨蓋漢初左氏不顯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原出劉累揮注此辭以增于世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但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左氏獨有明文前世纔此求通故引之爲證爾）有漢氏厥氏兀氏紅氏橫氏吳氏宗正氏中壘氏谷蠡氏獨孤氏公族氏陳氏徐氏（吳氏丙後望灌陽長沙漢沛獻孫進伯因孫山下生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七世羅辰從魏從洛爲獨孤氏後漢谷蠡王壽爲谷蠡氏漢陽衡山王爲厥賜安樂王爲兀而賁）

（陵陳乃後漢魯相無子以外孫劉嶠嗣因陳嶠卯嶲之父又蜀齊王徐構乃姓徐之遺孽○何氏姓苑東莞有漢氏）劉衞立蜀再世而魏滅之裕啓南朝者八世有貟氏留氏（宋書劉凝之慕伍員忠烈爲貟氏唐書云天半千七世祖改按辛千家狀云宋菁陵侯道考子疑之事魏太武以忠比五員改江休復雜志堯山民得半千銘云十八代相踢然員古有平聲出於部宗録有■員敝員平自音運）嗟乎物固未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帝之傳天下非爲讓也爲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漢承堯祚者矣而杜林等何知哉（火德相承東觀記杜林云漢德基業特起不因乎堯堯遠乎漢人不曉信終不說論而揚光輔對　仁宗云堯舜之事遠矣亦未易行是何鄙陋不敢如是）先是房之後有貍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傳爲傅氏（見傳子貍氏事出國語甚顯姓）

（書云出季貍大宴唐表大隸黃帝後革昭云貍氏在周爲傅亦非）說築于巖商宗得之陞爲太公又有傅餘氏餘氏（晉傅餘頌著後姓錄云出傅氏史謂得之傅巖故名爲傅氏非也傅餘猶梁餘侍餘也姓書又有說氏安）其分于冀者爲冀氏（春秋時冀戶）帝之後又有耆氏御氏陶丘氏周生氏堯氏（姓纂丹朱居陶丘爲氏唐皇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爲姓亦見七錄又中經簿姓書又有堯氏云出帝堯雖未足攷然隋有驍揚將軍堯君素矣。又周賜唐瑾爲紐于氏劉志爲宇文氏劉亮爲侯莫陳氏至隋皆復）慶都葬靈澤

贊　聰明文思爲爲魏魏惟天爲大惟吾則之不激不委因事立法昭著崇仁內穆外協詢政行人問老衢室言芍。茨土階久矣勿失萬物備我生化咸宜誦言行道比隆伏羲

陶唐氏紀

後紀十　　路史二十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噫乎堯之治天下豈有奇謀秘計而日與之爲鬪哉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而已矣天下孰爲者致之生者不得不生死者不得不死堯何心於間哉隱精神居衢室固已雲行雨施而見品物之流形矣立於穆廓而雲生牖坐於華殿而松生棟何容心哉吾知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而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委輕裘垂襞幅

堯何爲哉月白風清萬籟空而七絃定此堯之所以爲堯也陽光之熈群目之隨浹沐之聚群心之豫豈有心於爲哉林馬生總馬群一日而風之二日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天地不異化萬物無異性無攖則寧無搆則全此同然之情也聖人者操造化之權以鼓舞動蕩而作成之爾三年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固鮮而一日握其苗則物之成性者亦罕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天下始慘然矣風之過蕭颯焉感之各以清濁應雖群者少服從者衆堯豈家至而日見之哉蒼髮巷歌黃髮擊壤果何力之有邪天生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之所以爲大固有不俟孔子而後知者然而猶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是何邪蓋凶旱水泆天有所不能全寒飢疾痛天有所不能蔑洪水十日此九六之大會也而堯於此能通其變而不抵於窮七十在位僉茲日薄而若時之庸猶未適也咨若予采而覆象恭之夫咨乂滔天而得圯族之子帝之心果如何邪九載之績弗成而容藏之意已迎鏡壇宇間矣能庸命朕位巽吾亦何意於天則哉斫而作夕而瞑安時

處順亦適然而已矣（庸君事采臣事二典言庸者三言采者三如登庸如疇庸庸命皆君事也如亮采如予采載采采皆臣事也前此無能知者若時若指言能順天時即言農功曰疇非所謂登庸矣　大抵帝堯之政不過天地人之三事曆象日月者天事敦族叶和者人事而東作西成者地事也今欲若時為天事而不得其人欲咨采為人事而不得其人欲又水為地事而又不得其人則亦無可幾者天下之事亦如此而已矣堯以是知天之曆數有不屬乎我而有在夫人者故一舉而遜之大以三者之咨其文皆舉而無結至於治水又以無功則此篇待為遜位一事張本明矣）且昔聞之堯之治天下七十載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巳與不願巳也顧問左右問在朝問外朝俱不知也乃微服于康衢聞立我之謠喜而問焉曰誰教爾此言者則皆曰聞之大夫問大夫古詩也於是還宮召舜錫而禪之舜不辭而受焉舜之紹堯惟不異於堯也承安引佚萬物皆作礙中行普日月照而四時行庸非天邪故子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咸得其人此之謂天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堯之所以同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舜之所以亦天也彼之引竹書接地記而上疑夫兩聖者亦欺訴唾射之徒爾雷動風行鳥歸獸息而驢鳴狗猛方此大作曾何錫於在上哉祇見其弗知量爾

路史　後紀十一　疏仡紀

廬陵　羅　泌撰

男　苹承命註

有虞氏

帝舜（按舜本作𦬙古作𦬙從炎從舛汗簡𡨋集韻𦬙篆象訛）有虞氏姚姓（見世本因生賜在堯世風俗通按書舜生姚虛云在濟陰成陽非）其先國于虞始為虞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土而命之氏祚土謂封之虞命為虞氏因生謂生姚虛因賜姓姚由氏姓之別故世本皆上言姓下言氏虞氏亦見左傳正義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舜側微則帝微時止姓虞而名舜可知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稱虞幕則其上世為虞矣杜預云虞乃舜之先世數未聞）瞽子（兩目不見史云盲者子是也二孔以為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五帝之中獨不

路史 後紀十一 疏仡紀

廬陵羅泌撰

男 苹承命註

有虞氏

帝舜（按舜本作䑞古作䑞䑞從炎從舛汗簡䑞集韻䑞䑞家象訛）有虞氏姚姓（見世本因生陽在堯世風俗通按書舜生姚虛云在濟陰成陽非）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土而命之氏祚士謂封之虞命爲虞氏因生謂生姚虛因賜姓姚且氏姓之別故世本皆上言姓下言氏虞氏亦見左傳正義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舜側微則帝微時止姓虞而名舜可知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稱虞幕則其上世爲虞矣杜預云虞乃舜之先世數未聞[illegible]）瞽子（兩目不見史云盲者子是也二孔以爲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五帝之中獨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於黃帝自敬康而下其祖也（有辨見發揮）敬康生於窮係（史記曰窮蟬宋衷以係爲謚非）係出虞幕後之幕姓宗焉（風俗通姓譜等幕姓皆云出幕）是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大耆（史云窮蟬以來微在四嶽謂虞舜非庶民也曰賴于虞虞乃小國即瞽所封是侯伯矣然王逸以舜爲布衣而耕漁陶敗皆庶人之事者蓋以父母頑嚚去而耕野若伯奇重耳云）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而生物有虞氏報焉（報祭之孔晁云幕能脩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舜於虞之大烝而報祭之左氏言舜祖幕而風俗通亦謂舜祖幕與呂叔孫得舍無何望而以幕爲祖賈逵韋昭乃以幕爲虞思至于國世本等序舜爲高陽五世孫而亦謂幕者無地以置之遂以爲之後後世爾按內傳國語俱云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然後言舜重之以明德豈得云舜後哉）舜長九尺（孔叢子云舜長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也世紀云六尺一寸非）大上員首（春秋繁露云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于孝慈）龍顏（世紀）日衡（上謂眉衡故執天子之器必上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洛書靈準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注謂衡有骨表如日懷珠諭有明信椎讀如錘言能平輕重）方庭甚口（孝經援神契云舜手握褒龍顏大口）面頷亡髦懷珠握褒（尚書帝命驗云虞舜聖在側致光耀顯都握石椎懷神珠注謂懷珠以諭聖性援神契注握褒者手兆如褒字諭從勞若褒飾致大祥也洛書注握謂卽旋璣之道）形卷婁色黧（莊子云卷婁者舜也注謂背亦傴四向前也文子云堯瘦臞舜黴黑尸子云堯瘦舜黑皆憂世念民至於此而鄧析子言堯舜至聖身如脯腊堯若腊舜若腒故王充言上帝引逸此謂舜也承安繼逸無爲而治何爲若腊哉）目重瞳故曰舜而原曰重華（世紀云因瞳子名重華眞源云字仲華按荀子堯舜參眸子是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元命苞云舜重童子是謂■原上應樞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

（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大舜嘗也其文地遵華之名有聽曜意故目舜動而曰舜成作解書曰注云舜名也儀礼正義以爲名號之名非也舜亮發揮）濬哲文明溫恭通智敏敦好學而止至孝寅畏天命而尤長於天文（大戴礼云寬裕溫良敦敏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數明通智爲天下主）初家于冀夙喪其母（世紀云握登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按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注發生也舜母握登感樞星生舜重華樞如虹也河圖注命云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謂舜）哭緼棘哀綿五至猶未歎者喪期之有數蓋有是顛（三年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未有知其所繇來者故傳以爲三年之喪皆貴逐服礼也而許氏注淮南子乃以爲三月之服有命之礼衰矣■松冉斬衰扱衽截髮生常百濟流思緦三年遺與以喪期無數爲黃帝時三年遏密寄光崩後則得據矣）瞽更娶而生象（或云象嚚母嫁者矣）象得親乃咸忌舜御以不道舜于是徃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匿大杖避小杖受（于云舜於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天韓非以往田號泣爲未盡命誨矣）事親拊弟日以篤（王充實知云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而尸子云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以貽父則更有兄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惟恐不獲於象（毋嚚）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凡所以動心忍性皆以增其所不能天然故死生不入於心而能動人（琴操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夫虞帝之迹琴中尤多學者不省虞帝蓋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而說者師過實自萬章倡井廩之說而語益紛紛有論見發揮）與木石俱而光曜顯都麗然汗著年二十而以孝友聞四海故天下大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而將歸焉方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而化馳若神（淮南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是以帝王天子之德處上故曰駿德舜以玄聖素王之道處下故曰玄德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蓋堯以成德為行乾之九五是也舜則隱而未見乾之初九是也）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投（舜耕歷山在河東乃首陽山九域志云歷山有三濟南媯陽河中今秦地也陽濮陽蒲城始寧寧虞皆有之首說見餘論）濩澤之漁爭坻乃往漁焉鮫人巽長爭以深罩與（淮南子云釣於河濱濩澤在今澤之陽城東濩澤縣應劭云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濩澤故城南漢之澤氏縣魏土地記陽河有沁與濩澤水合者紀在梁惠王十九年晉取泫氏濩澤墨子亦言舜漁在此故金縚謂澤州為濩澤十道記云澤州以濩澤得名皆在河東或云漁于雷澤雷澤濟陰并也）東夷之陶苦窳（當讀如皋陶之陶故綿詩注云鑿地穴居如陶然）

陶于河濱期年而器以利（見尸子淮南子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故孟津有陶河之稱一云河濱在濟之鄄城西以東表之說也夫帝堯其人而虞賓歷山陶城皆在齊兗差近初耕于野未必遠去父母也然壽丘在齊負夏在衛則商販觀風或往來于此不必限一所）牧羊瀟陽而獲王歷於河巖所至鄉饗合（公孫尼子云舜牧羊於瀟陽堯舉之以為天子公孫弘云牧羊於黃河子賀云舜耕歷山獲王一作於河際之巖知天命之在已體道不倦）當其用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畋者表虎與四海俱利是故光如日月而天下歸之（見尸子云舜之德無不該南面而治天下獨息風食火飲於灃舜之行其猶江海乎千仞之溪灌之蟻蛭之穴亦滿之禹湯之功不足尚矣又云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南面而治天下則蠻夷蒙福淮南子用之）父母之不我愛弟妹之不我親故雖躬稼陶鮫惡悴勞苦獨息火食

口庾不獲於天厚而諧和正救烝烝乂亡入而不自適（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休釋首每爲之解許說文云或作盡謂畫一音畫也顔林云叟塡井後兩目方瞽叟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難其毋諸鑼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舉自明堯聞而妻之貴源亦云難於平陽市父認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又御覽八百十二卷引史記舜爲父泣井服金線安注中與父舜擠東之語也婦或作擊一作塚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矣）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故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也舜其仁也乎編蒲結罟躬耕處苦而民從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至鄧之虛而百千萬家（世紀云遷于負黍徙百姓從之按衛有負黍鄧今襄之南鄧林古之鄧林祈侯之国楚之北境）小大說之秀士以從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宇靈甫不辟而至周旋歷漢之間爲之七友逌旣禪七人者始遯之（王綱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淵明亦云七友魯連子云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然舜受禪特禹績十嵗或者疑之雄陶續牙人表作雒陶纘身一作續耳渋轉失之呂本法云堯舜得伯陽續耳而後成又曰舜染於許繇伯陽註爲老子舜師之非也）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至壺長人見而論治（見書緯溫子昇舜廟碑所謂感夢長人者）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見墨子側陋言其在僻側微言不顯世紀云堯求賢四岳薦舜堯命之于服澤之陽或云卽竇）

澤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來（荀子云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亦何足致也）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耆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能坐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于貳室（即貳宮世紀堯見舜處之貳宮又云貳女妻舜爲築宮室封之虞）亦享帝迭爲賓主語（詳禮樂）許而不字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亡窮論天下事實肶條達咸叶于帝而咸可厎績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尚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又天樞華重華也論語撰考比云重童黃姚黃其德也世紀云賜之絺衣與琴爲築宮室封之虞土然云舜上虞人本姚姓者妄）妃以盲娙以鎣（盲即娥皇字娥娙皇盲声相溢也鎣即女英見世本故孝桓梁后名曰文鎣一曰匽見大戴礼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帝系作女匽氏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象女之英妄）以觀其內（舊說堯舜同出則皇英爲舜之高祖姑故或者以爲堯取天下民之女以妻之非堯之女及晉劉毅欲婚同姓遂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上斯安矣夫惟西戎氏族無定或以母姓爲種猶十二世乃相婚娵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此其禽道也尹子乃云舜娶祖姑天下不論之無礼不孝如此有說見餘論）九子事之以觀其外（見孟子伏氏世紀淮南子云堯之九子韓愈以爲卿大夫族人之子亦非）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于畎畝之中（堯百官已）

（備儒奕乃云三百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之五十蓋因記之妄）舜乃飭正二女勝其肯中之行以應天地之理濬焉（此未使爲司徒時也日性欲哉然後使宅百揆爲司徒焉休以爲豈有始得之慮使百官事之默試之中而不當天子之朝且後使當事堯之朝是宅揆賓門皆在默試之中繆也）二女嬪嬀純篤盡道（列女傳云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嬀瞽叟和寧卒享福祜）九子尊虞服勤靡懈（有人則作無人則繁可以修全人之耳目而不可以嬪同室刑于妻刑二女非動容周旋中禮齊克哉故使能嬪者舜之德刑也任晉爲舜不言其宅而言其丞丞乂堯試舜不觀諸宅而觀其刑二女子兄弟夫婦此人之至難者況以卑正尊獨正二象親正躁乎安國云堯以舜治家觀治國者得之矣）妻有桑田身有南畝（尹文子韓）順象從而不至于姦於是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書中侯等皆云舜爲太尉故世紀云命爲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從舜帝皆乃據中侯進難康成劉昭續云太尉實司天當是據位書前職甫有說見錄論）之徽典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五典世之父子兄弟百揆內之百官族姓四門外之皆諸侯賓客人從之百官從之賓客從之即傳所謂無違教無廢事無兇人無天怒者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大麓之納焉之天也漢儒以大麓爲大錄萬機之政於是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猶古冢宰位三公上樂則羅之遂以爲常故充納云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不知非也夫既有百揆矣豈復錄尚書哉有說見發揮昔臣介甫問呂晦叔舜納于大麓何義曰爲之於天故介甫云古者行爵出祿必告太廟軍出必載遷廟之主誅賞稟而後行示不敢專況以天下與人可不稟於天乎然以麓必因太山之麓爲禪以告謂大山爲易姓告代之所則非也方其納麓猶未受禪豈封禪之時耶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風雨弗迷是天受之也胡益之以納麓爲虞舜無妄）帝即致

以昭華之玉曾而尚之三載程功十年疇策民安其爲帝覆其聖請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幸而朱福授朱則天下病而朱利曰予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乃放朱于丹而卒禪舜舜讓于德弗嗣弗可遂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居攝諸侯焉（典舜不貴舜遜于有德必若弗皆制位堯死弗云曰亓亓必如禹遜其自闕之委出自祝帝父爾）崇鯀非之曰不祥哉誰以天下予人哉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訕乃流之幽州必以禪舜而天下莫有非者（人云堯治天下後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云堯伐共工而周語亦謂堯殛鯀故齒共工萬國同塵然程子以謂其驩兜大姦知惡之不可行乃隱其惡以助治一旦舜作以則四罪名其上且將臣使之故不能堪而作惡淮南子亦謂此人無擇非舜自投清冷之淵）

（是則舜德不足以厯衆乎故前說爲近）故仲尼知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敗所察其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天府（天府文祖所在上日如上丁上辛者夫受終則堯不復有處政矣然猶攝也孟子曰舜相堯又曰堯老而舜攝而世猶曰舜南面而堯率諸侯北面朝之齊東之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大戴礼孔子云）在璿璣玉衡（堯厯象立其數舜璣衡立其器璿生於淵月爲陰精之純也玉生於山虹氣藏爲陽精之純也璣運於上以璿爲之衡在乎下以玉爲之取則乎陰陽之運也說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以其魁杓所指之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列舍爲綴之占云孔子之日志北斗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上衡太比）以齊七政（日月五緯也堯正經星舜齊緯星所以相濟器出於人故古之以齊七政於上數出於天故推之以授人時於下或以爲斗七宰星考弁）肆類于上帝（以下禋位吉祭也上帝者昊天及王帝故以四類小宗伯）

祀三帝四郊四類如之四類四方帝也太祝六祈一
曰類而四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宗伯有故則類社稷
皆宗廟之大祭也與類爲異禮皆以類造爲名於正
祭與禋失之云兆五帝四郊則上帝其南郊矣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如之是昊天
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孔子以爲告天及五帝
是也鄭以昊天上帝爲天皇大帝 禋于六宗（六宗者三昭
帝四類爲日月星辰是矣 三穆也與文）
祖而 禋者所謂禋祀告定也非上帝上帝以及天神山
川以及地示六宗以及人鬼於義爲得百家之說不同
凡有十四然祭有其秩之莫敢廢 望于山川（山林川澤有益爲民取
也有六宗說見餘論）
封用者必載祀典以遂故望而 徧于群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皆有功
祭之三正記云郊後必望
于民者天神既類人鬼已禋山川地示又望矣猶若未也
至於萬高陵禮百物之精莫不至則聖人之主也夫既
受終而主祭行巡守則爲天子事 輯五瑞既月乃日遂
矣時以堯在未即真故）
覲四岳暨群后班還其瑞（收諸侯圭瑞於王府也岳牧來朝諸侯或不能

皆至則附其所執以納于天府及新君已定受岳牧
之朝乃以所集之圭璧付之使各還其前治之侯伯
更代之禮如此且以伸諸侯知有所統安守而不自
專又以存其真僞信不信者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
過行者得復其瑞以歸有過則留其圭能改者復之
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
不復而地畢鄭注謂瑞本受之堯今欲而還 以四仲巡
之如舜親付之使之爲臣示不正始也）
四守（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
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爲受終後五
年非也鄭云建卯之月是矣
注以爲除堯喪即真之年非） 至于方岳燔望告至秩
山川（至方岳必以仲者四岳四方之正四仲四時之
中以時之中祀方之正非故爲是月也所以
交神明者然也其祀上帝神祇可知矣伏羲堯舜孔
制大備所以爲萬世法今疏出之不著中岳者在王
畿內年時有祭） 覲四方群后問百年而見之（鄭云百年老成人見尊之至）
定八伯之樂（九州八伯畿內不置八伯樂名並見書大傳鄭氏書言堯未羲和之子皆死喪

（鑠皆闕故驩兜共工更相薦引四岳者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爲之謂之四伯至死分岳更置八伯以驩鯀共工放齊爲四嶽四人無文賈氏從之妄也）元祀代泰山貢陽伯儀伯之樂（陽伯春伯秩宗伯夷爲之儀伯羲仲之後陽伯之樂舞株離歌声比余謠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歌声比大謠南陽鼚長動兒鼓始也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夏伯羲伯之樂（夏伯夏官司馬棄爲之羲伯羲叔之後夏伯之樂舞謾彧歌声比中謠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歌声比大謠朱于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秋伯和伯之樂（秋伯秋官士也皐陶爲之和伯和叔之後秋伯之樂舞蔡俶歌声比小謠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歌声比中謠歸來蔡衰也俶始也）幽都弘山祀（弘山恒山）貢冬伯和伯之樂（冬伯冬官司空垂爲之冬伯之樂舞齊落歌縵縵和伯樂闕）并論八音四會貢正聲以聽天下之治而民亡有不患而從命大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稽民之好惡命典禮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班固云惟聖人能同天下之志故帝舜欲同之令修明舊典同律審度量平衡均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脩數和声以利兆民正海內於一同則海內歸之）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之器卒則復（圭璧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爲器及脩之則曰玉三帛二生一死諸侯之摯所謂奉圭兼幣謂玄纁黄者纁繆世子孤臣出豈當執乎一死脩之爲物非必雉）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歸次外三日遂假于禰祖用特（告至記礼也蓋出告禰則歸必格于禰王制天子將出造乎禰又云造乎祖禰用特則出而告用特）

（可知故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此五年一行之禮而告廟止一特牛可知矣故萬世之禮經也或疑一歲不能周五岳蓋五千里以爲四年而鄭氏謂每一岳歸而更去是五載巡一岳皆妄元朔六年之事以入月而周萬一千里尊祀天地豈如是猾稽哉）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然後命徧告人聽朝（大傳云古者巡狩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者歲五服綴內侯服之君朝夕見不待朝覲之孔至侯服則當朝一年綴服二年要服三年荒服四年四年則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巡狩蓋五年期一周至京師所謂大朝會也書虞之典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故周十二年一修法六年者侯甸男采衛要六年一徧也五年者天道大備故云舜土德土數五故五載一周家木德木星十二年一周故因十二不知五帝二代皆五載也）賦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奏奏者下上納者上納下試者在我庸者在人故舜典與益稷異奏言以觀其志試功以察其事此熟哉之事也不言罟見顯所生）■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惟人也（四輔三公何數所謂聖王一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公九卿備矣王吉書以舜湯爲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妄也此以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所謂四鄰也大傳爲前疑後丞左輔右拂其爵視卿祿視次國之君此皆三公論道者故周六官無之非專職也孫子說苑有舜問乎丞之語師保即輔拂故後周因之）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肇造始也古未有十二州舜蓋以四岳統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前受禪之初封其山後禹治水見地之大勢止衛可以成九州故後爲九說者謂因冀之北遠故東以分衛水以爲并析燕以北以爲幽以青越海乃判遼東以爲營夫一州縱廣豈容折而爲三以合天下而均之而幽并之治適在冀境營之治適在青境爾鄭云爲北域以癸十二州之分星）諒牧立岳以

廣聰而燭隱（東岳寓于兖牧青徐爲蜀馬南岳寓于荊牧陽豫蜀爲西岳寓于雍牧梁宗蜀馬北岳寓于幽牧并冀爲帝親四岳群牧又使岳牧遂諸侯之牧則群后肆十二牧十二牧隷四岳明矣然則四岳總于百揆而非一人又可知也何哉蓋方進奏言古者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各十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乃[illegible]州牧以應古制此固服之內六服之外叛牧不及則附庸而已）於是洪猶未復民亡安止爰命伯禹繼平水土主名山川俾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乃畫九州以正五服以定任賦表提類設堙域作十有三載而後同（漢志云虞舜登庸[illegible]表提[illegible]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設堙域於[illegible]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illegible]號所謂肇十有二州[illegible]）[illegible]遠者（[illegible]）壇四與沉四海而國夏正（沉案水名）水始平夫究衆於是象以典刑（典刑典六五刑象以示之所謂方施象刑如所審治象無赦鞭胡員之謂其所犯爲常法非也）刑出不復流以宥之（爲被五刑爲已重加鞭朴爲已輕者庶人之在官者）官有慢事策以訊之教或不率朴以威之（皆教也非止在斈）罪疑犯誤金以贖之（以上典刑之目黃金古易得故大辟罰六鍰顏注謂古以銅器漢始以金少之令飲）凶荒災眚赦以肆之（肆赦眚災也春秋肆大眚句歸爰事代王受眚災是也亦猶議政者嘗儒之說非）惟怙終賊在所刑者（刑故也特詐力卒祖惡與賊宮三罪律家之清重者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眚災肆赦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適爾不可不殺怙終賊刑之謂叔向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民可觀德不可親刑方遐狩時以肅一言及賞而詳刑如是或曰德化不能以獨行）

（此養苗去害之說非也蓋時洪水方平不久無刑姦賊方張民無冒犯故水既平而刑首議爾韓子云昔舜使禹決洪水先令而有功者錄之舜法也欽哉之語非史所記乃戒皋陶語文有脫）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百事時叙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五教克從內平外成十六相得而天地治（事詳左傳文公十八年故晉華歆傳云帝舜以二八成功虞書疏云二八舉而四門穆處安云二八升而唐朝雝皆指穆清）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靜言用違故流驩兜黨比共工故放苗頑不即功故竄鯀方命圮族故殛輕重之叙流者弃之遠地放者弃之不齒竄則編管之惟殛爲重或云死非也安国以四罪爲皆誅蘇以爲皆不誅而爲變置昔俱失之按四罪皆在堯世舜攝之初但史官於此後舜之德功州所及尔不然際豈在肇十三州之後哉殛二典亦有不次處且治水時三苗已丕叙矣何舜既年令丸歲孟以竄爲縱並以竄殛爲俱殺且易其先後非著義例）二十有八載堯崩（舜生三十而登用歷試三載二十八載堯崩時年六十）三年讓避帝之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覲者不之朱而之舜歐歌者不之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朱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諸儒謂無三年之喪說有三年喪畢實錄未定方避堯之子者或曰二十八載丹朱爲君之心固未志也今而避之變生柰何曰丹朱豈能變哉惟順事尔不然舜視弃天下猶弊屣也豈鄙夫之患失哉以此度舜宜萬章之徒猶惑）月正元日（月正猶詩言朔月語云吉月若元日甲子也故世紀以爲仲冬甲子月次于畢而即位康成以爲堯建丑舜建子妄矣王肅謂夏而上皆寅正得之王安石云日月正者避堯子時因未有正如伐紂而称一月非必然）假于文祖（大史公以文祖爲堯之太祖或云藝祖文祖同義非也孔氏云堯文德之祖顓頊謂其廟不知祭何人或以藝祖爲堯之祖神宗爲堯或然）踐天子之位都于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河東縣蒲津關所謂蒲反漢志之蒲阪縣本曰蒲或云蒲陰今河中有舜泉坊二井相通祥符祠分陰貽觀縣名廣孝泉蒲頻河地爲水鹹此獨甘美中山記蒲陰昌安郭東舜氏甘泉即此有舜與二妃祠西征記潼關去蒲坂城六十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并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舜所耕也宣室志開成中有盧嗣宗入蒲津娛英廟舜神悴死之事）及安邑（經云舜所都或云蒲坂或云平陽及潘今城中有舜廟據潘在媯之墟戍西北三里亦有歷山上有舜祠故之帝述未聞在此媯汭在河中不得遠隔如此）以土承火色尚赤（世紀淮南子云尚黄非）攺正易服明庭三階（見章華賦墨子明堂也）立七廟（家語廟制有虞七孔子曰大子七廟自有虞以至于周不叓也晉太始三奏置七廟宜推立一廟舜讓以爲上古清廟一宫周制七廟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乞依有虞故事說見餘論）祠中霤社用土封祭先首而尚氣血腥爓祭（血陰而氣陽發於上者欲血少而氣多礼云虞氏尚氣商尚声周尚臭氣臭一也商不尚氣何以爲曰人鬼之享不在九變之前揖晃諸琴瑟不居祖考來格之後虞夏未嘗不尚声也）烈袞絲繪衣纁裳（數易冕服之釋也以宵爲之舜始作以尊祭服見明堂位鄭注乾鑿度云古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未知蔽後後之易以布帛獨存其前重古道也要義謂古未知蔽後舜冕服既備故後作之非也）深衣縕袍以視朝兩敦（黍稷）王斝（杜甫云舜祠宗廟以王斝）泰尊（云卽瓦甒）梡俎義尊甗豆大路越席水陸脩絜以致敬于鬼神日南至禘員丘配以黄帝以夏正祭帝南郊配高辛以北至祀神州于北郊五天佐五人神于明堂高陽唐堯配焉（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蓋特尊也特尊者五帝中特祭感生一帝也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大是矣王者禘其祖所自出先儒謂是感生帝鄭謂員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感生帝以建寅員丘因南卽爲南郊雩祀祈穀皆謂郊也故曰南郊爲大報

（而夏正郊亦曰大報祭則報也）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所以報本反始也乃駕五龍（列子舜駕五龍馬行車澤）乘鸞路載綮旌小綏大綏（陸佃以縢車爲金輅鉤車爲戎輅明堂位虞氏之旂又以虞氏之綏以月令鸞路古者旂周官金路亦載旂）也日三朝于瞽所雝夔齊栗惟盡子道順其性而得其情故瞽底豫瞽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竭力耕田共爲子職庶人之孝也以天下食養之至天子之孝也舜爲庶人則盡庶人之孝爲天子則盡天子之孝知盡其心而已而記者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咸丘蒙曰瞽叟北面而朝舜堯率諸侯亦北面而朝之是無父無君也孔不埋尸爲不敢爲主而況敢且父乎）乃建百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者妄）立五等（公侯伯子男）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鼻（見零陵傳今道州鼻邑王智讀傳作鼻或作庳非有鼻見餘論）封黃帝之孫子十有

九人爲侯伯（是服邑祀享封列礼之必至者故其自格文祖後即繼以咨四岳所納爲萬事本故先之其忠也常事不書韓詩云封黃帝子一十九人非法義也）詢于四岳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四方之門以招來清四方之見以廣覽見擴四方之耳以兼聽昔因四岳蓋知四方無迩於四岳也故首以是詢之言四目則知聰之爲耳言四聰則知目之爲明猶言汝明汝听皆作用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食民之命而蠻夷各隨宜士備蔡敬以咨之十二牧柔遠能邇必相爲用遠者致教有不及而略故柔之邇者致教可以加而詳故善之舜戒諸侯柔遠能邇而蠻夷率服平王告文侯柔遠能邇而蠻惠康小民說者以詩書言能邇必先柔遠明遠未柔則[illegible]惠有不可得爲中書肅言柔遠人而後懷諸矣允元或以此爲舜德俱非）乃咨四岳有能奮庸光堯之緒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司空伯禹（司空掌土地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民百揆非司空之職舜爲天子特使之代巳事領時禹遷于稷契皋陶帝不從爾雅亮左右也采如僚采言事各有其列疇如九疇言事各從其類仲舒云舜即天子位以禹因堯之疇佐繼其緒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帝曰禹汝平水土嗣考之勛四海會同祗我德先時乃功惟叙（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非豫於治蓋水土平四方諸侯會同之禮有不請而上之德或闕今能使之德我德先而不距所謂建賦德時乃功惟叙謂天下之人皆歸我之德而行者是汝功之惟叙也）禹曰俞小子敢承君績以綏天意（禹功者天下此）（不必問而咨岳者宅揆大職示不自明也曰汝往哉猶曰無如汝蓋先定）天降秠秬乃命稷先播殖次屋辟地時穀萬民乃足（詩曰誕降嘉種孫民瑞書云舜時后稷播種天降秠秬生民有在敘不柔徐夫民家御延藥巳所謂百穀云播時百穀同）命偰司徒別三族親百姓敎政率經毋亟五作十道孝力爲右

萬民以成（玄云五作五以也十道者謂君令臣恭之類水土平而消息以教之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至人有憂之使契司徒教以人倫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之與我民彝者故謂之典其在人有秩序則謂之品及布之下乃曰教百姓百官族姓齊宗鄉化故憂其不親）皋陶爲士（士理官也故史云爲大理周官典刑謂之士師士者事人之謂事人則事事當察爾雅士察也刑官獨曰士見用刑尤當致察）以五服三次五宅三居之法政五刑以消寇賊姦宄（帝命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司寇掌姦慝刑暴亂者夫二帝時民淳俗皐百無寇賊姦宄今因蠻夷猾夏而起故命士師治之說者乃以爲唐虞士官兼司馬而王安石蘇軾等遂謂以五流三居治蠻夷蹂矣刑有五必服其罪流有五必使有所宅所謂有服有宅三就三居王氏之說爲近蓋教之原情定罪不爲執一之說或以五服爲要荒三就爲朝市原野原野之說蓋本国語止是大辟一刑要荒亦准流蔡豈墨劓亦流之哉孔又以三）

（君爲四夷與九州外千里外亦非）密勿淑問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惟明克允（刑法也惟明足以察故易舜以雷電爲用刑之象足以動而明也臯陶方施象刑惟明可見允信當也子曰舜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昔楊賜稱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自以任非法家固辭謂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預蓋容之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明于五刑以輔五教刑期于亡刑民協于中是乃功以刑教中陶乃祗陳九德之序以刑俌僇是故畫衣異服而玆不犯其醇（荀子云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所謂象刑其說不一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畢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故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班固從荀卿說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此不然也謂象天道而作刑稱畫跪一作幪巾後封一作菲屨艾畢韠也）

（草纓荀作屨黥墨刑也與前刑傳之說不同許慎紀布衣無領即頓衣不純）垂爲宗工辨材楛利器用（共工司空之職使之代禹垂有創物之巧舉極其楛故竹矢猶爲後世寶）於是百用作削鏤修之迹流繇其上輸之宮寢而當時之諫進者十有三乃崇納諫之官（文子云舜釜絲以自休成絲黃漆也繇余云舜作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魏徵有進諫之說）益爲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羆而物蕃衍（禹益垂伯夷四人新命皆四岳所舉四人皆辭而終命之舉可謂納周官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八人與中山澤下山澤虞甚衆益之爲虞豈一山一澤哉參虞之伯也）夷作秩宗（孔注云宗廟之官宗百官春秋王奉以宗正爲秩宗繆矣）降典三禮（舜時五禮具備云三禮者據事天地人爲之其實事天地爲吉禮餘四皆人事）惟寅惟清以接幽玄以飭天下哲民惟刑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下擇（史記伯主典上下咸讓刑法也夷本典禮而以其法教民若享宗廟是降此典禮折斷於民以爲法也或云堯先任皐陶後任伯夷故舜典先言之而呂刑次言之以刑輔禮非也）后夔典樂（虞帝之世夷典禮夔典樂分爲二周大司樂屬於宗伯則爲一知帝治於禮樂致詳也大戴書引傳舜五祀論鍾石定人聲此大傳語）以樂德教胄子樂語與道其風頌語言直寬剛簡惟克有濟（興於詩成於樂故典樂以教胄爲先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子弟詩聲容莊易而其教則同仲舒康咸五帝之季周於成均教樂夔樂舜樂器則習樂所也胄子元子以下及卿大夫子孫所養者厚所教者溥故於此而加詳録聲之入人也）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而賞諸侯（漢志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謂七始詠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故以永歌詩言聽之）樂歌篇舞以和鍾鼓（大戴記變作云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樂之所感固明一也仲尼燕居謂夔不達禮矣失於重象韶與樂欲帝求人事見禮蓋子按八音克諧此帝之所以責夔百獸率舞由夔之所以許帝刻激等以爲脫簡耳也論見發揮）畏龍納言主賓客夙夜出納射侯書撻以待庶頑讒說殄行格則承之庸之不者威之而遂人至（納言者是也王聽下言納於上爲名詩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故晉志云納言五星夙夜諮謀部作納言此之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王蘇等以四岳九官十二牧爲之然四岳非一人也故胡益之以百揆易四岳不知百揆在九官中矣若合四岳則二十五矣故述紀云二十五人或在九官或在十二牧中一人兼兩職者若先爲牧入兼四岳九官爾孔氏以爲禹益垂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及四岳十二牧然其戒四岳以闢四門咨十二牧以民食蠻夷是岳牧之事已各戒之則此咨二十二人必不兼矣況亮天工者非岳牧之任而禹稷契皐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不庸紬者元凱十六相與羲和之六卿暨九官在其中故各以事咨戒之又如舜臣受任而遜於人亦皆授職如殳戕伯與朱虎熊羆不見在用有斷斷不移也）三載一攷績三攷紬陟幽明於是後乂在官群后德巽（三攷九年周傳攷續訓云三歲小攷正職而行事九歲大攷紬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巡州觀風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以爲韶退其利欲逆其仁義九奏具成而鳥獸之殺猶悉閑於律（閑猶練也）惟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弘廣於是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

唐之歌以聲帝美簫成而綵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言其和也（昔帝命夔云舜舜絃而朱鳳來）因畾辰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匱（陰經云陶唐氏以人戒於国中欲人強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漢僞簡習故人皆休之夏后氏皆象于軍中欲人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于農也故劉梁云有虞始戒于国）尚廣能賢以自輔博學以成能師紀后（紀国之君即龔后柳桀云舜師龔后）故拜蒲衣（即披衣高士傳云披衣蒲衣之子尸子云八歲舜遜以天下安矣）親單卷（即善卷善卷墓在今辰州大酉山）學於務成軺問於務成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

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新序作務成子荀子作務成昭）於是依乎中庸明庶物察人倫執兩端而用中於民作五旒扇立誹謗木舍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管子舜有告善之旌上不蔽也諸見疏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詳堯紀）訪不逮於總章（總章明堂一曰總期尸子云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王通牛共杜佑亦云故陳子昂云黃帝合宮有虞總章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然攷月令南明堂北玄堂東陽館西總章三正所尚故夏商周以玄明陽爲名惟虞非三正總章非西義宜呂氏之繆）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寔其行止蓋貴德而尚齒（熊氏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皇氏云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國老之法士養庶老之法故外饔食云邦饗耆老當其創京周人養國老於東郊虞從於虞庠是也鄭云虞夏商貫取賢成物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深衣燕禮脫屨陛堂祖割牲饋酳進爵公攝几卿納舄祝鯁祝饐以養其氣體等則記之以爲惇史（崔云燕礼者養有差於祖行一獻之礼坐而飲酒以至醉饗礼則体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相尊敬也食礼則不飲禮享太牢以礼食之而已）嘗諭于衆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而見者謂忠爲吾盡吾敬以接吾敵而見者謂信爲吾盡吾敬以致吾下而見者謂仁爲吾是以見愛親于天下之民而歸終於天下之士又貴信於天下之君則取之以敬也所以明道而諭教惟以忠敬而時鄉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敬（時鄉順受之）藏金嶃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而下服度（不事采鑿是藏之山捐於淵也抱朴子云虞舜承禪抵璧於谷）

（陸賈新語云以杜遷邪絶覬覦之情也）堀地財取水利股肱不居故祠
于田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志利民也乃
作米廩以教于國以臧帝耤（礼傳米廩虞氏之庠也虞氏出于畎畝故特作米廩藏粢盛之委焉蓋御廩神倉所謂廩于籍東南者尊之米廩虞氏之庠耳曰庠者詳事也於此教孝或曰言詳事致礼也）立兩學以教國士（上庠大學下庠小學小學在東左學也大學在西右學也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太學在西郊虞夏質而尚右周則改之學於周爲鄉學）秋養耆是
春食餔子（大傳）於是得行策乘馬之數乃劃高隰太行
軨群害以作策馬皆當其金貨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
金策乘馬幣（詳其立諸其文當爲尚策爲乘馬爲正按其書天竺爲乾篤而佛書篤皆作竺又竊張竺厚字也楚詞帝何竺之則工之爲篤不疑矣五一金者重作貨也今一皆作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

（敓之贈子可服）又率百畝之夫而與之策率二十七日以爲
子之春事以資子之幣分國穀之重而足國用春秋
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
爲穀而廪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
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亡幣以
穀準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
而亡藉於民不窮其力而巧於使之故民死而不怨
餃糗茹葅鐏盆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尨興土型而
工不以巧獲罪麂魏衣褻須而女不以修獲罪法下易
繇事寡吕勿功而民不以攻獲罪道大多容大德衆下

寡爲而用物常壯故天下之賢皆躍而歸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亡不戴說乃爲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以言賢之不時也（呂氏轉轉顓顓注顓顓後動而晚見）爰省中河登南山觀河渚録圖壇沈稷下榮光休至（孝經鈎命决云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受文稷請沈側地在洛水傍方堯禪舜沉書日稷而赤光起舜禮禹沈璧堯壇赤光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殺光不起矣）於是禹益進戒（見大禹謨）遂由錫群后封弃百里之駘賜姓妘氏（妘即姬也故堯本姬姓傳云妘姤）封契七十里之商賜姓子氏（中候契握湯子姓賜子氏孝經援神契開）遷伯禹夏賜姓姒氏皆益命以爲公（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緯云堯曰咲朕雖總數不丕圖賜爾二三子斷封稷契皋陶皆賜姓號注禨）

（契公也自商以上大國百里考河命曰[illegible]有分稷契皋陶皆益上故康成云三人[illegible]如其封地而局絕謂禹封弃於舜安也）皋陶能刑于封之[illegible]滌鴻兮庶野食于封之梁伯夷次禹能禮于神爰封之呂（商武正義云益其封背不止於百里非）於是繹承雲備咸池（淮南子舜樂咸池承雲九韶注承雲黃帝樂也）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叶治忽以出納五言而當諸侯命質作昭華之琯及有二寸之劍（世本舜造簫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高誘以質爲即夔非）夔脩大招六列五英以明帝德以降上神通八風而齊上下拮隔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夔擊孔安国以爲柷敔然搏拊如鼓以韋爲之以作止樂則是與柷敔重設拊堂上謂設之堂上下復設之手蓋搏拊非拊敔矣孔云搏拊王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荀子云懸一鍾而尚拊）

大武戚懸一磬而尚拊拊拊設於鐘磬之東爲衆樂之倡禮書云搏拊鼓類舜堂上有鼓堂下有鼗周官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蓋亞編磬擊編鐘搏小瑟拊中琴之爲云拊琴瑟擊磬如擄箏摘阮鼎洗括六鳴球非可以喜之聲和之至有時而至於憂且瑟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不知其然宜祖（考之來格）**絑干玉戚冕而大舞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無礼下管）新宮禮下管象升歌象德下管象武事尚詩先發後鏞鼓高詩先發後推鐘天地之義解謂九夏先鐘非也**笙庸以間**（笙正鏞各陰陽之義笙至細鏞至大細大間作堂上以詠而不以間八音皆有遞賴）人声而和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而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鑮皆南陳（有笙磬笙鐘西階西有庸鏞送作之也）**堂上之樂祖考來格虞賓來功群后德讓堂下之樂鳥獸蹌蹌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韶箾九變而帝道成鳳皇儀五帝之樂莫大**盛於此**（舜治至周未作然後有簫韶九成以象之武治道復興以守而後有大武六成象之紹六武）樂文爲陽故韶九成而止武爲陰故武樂六成一變爲一成簫韶者舜樂總名舞者所執上取羽者角俯然之意豈止來鳳有苗之格宮庭孫乎此世以爲簫韶樂固自有簫也東成以百獸爲伏不氏之所養者然則鳳來其孟舒之所起乎有靺見登揮書中候考河命云舜曰朕惟不文賁爰乎者百獸率舞鳳司晨注如雞而司晨子曰鳳鳥不至則鳳而言表靈物也適云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鳳皇何爲而蔽乎**故**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物之動人仁義之動君子財色之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乃封夔于歸（歸即夔國語芊姓歸哉是矣樂叶古歲云昔歸典協樂律書中）假云爲拜稽首讓于夔歸注歸堯臣讀爲夔宋忠云歸即夔之歸鄉乃今之秭歸縣地有夔鄉夔封在此

（地理志云秭歸歸子国是也予謂古以秭歸鳥名史暦書秭歸先鳴蓋所作子規今秭歸縣東十里有夔子城高堂賦又作姊歸故袁山松等以爲女嬃歸原而爲名妄也）自即位以來順堯放德欽翼皇象（考河命天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注云欽奉象曆也言欽奉皇天之曆數也）天德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績正合仁繇仁義行是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在位猶北極題期立象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損益盡繇堯道（書堯典傳補宗元守一幡部云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注堯以河洛得龜之圖書覽律曆紀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宥過亡大刑故亡小任於人而不任於法故不賞不罰而民可用（古司馬法注云故知教殺）尊德保義書豈經年損己以安百姓是故寡怨於人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光天之

下惟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言行一善從之若決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亡非取於人者體仁孝之德盡事親之道五十而嬰兒慕承安引佚立義治律而萬物以皆作分均天財而萬物以熙熙游于巖廊之上左禹右皐不事詔而萬物成被袗衣鼓五絃詠南風之詩不降席而天下治（琴書云舜鼓琴而黄河清南風詩詳餘論）功格亡臭恩被動植山川鬼神莫不咸若故曰受命於天惟舜也獨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有慘怛之愛無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

富而有禮思而能教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故仲尼曰亡爲而治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有天下何容心哉欽脩其可願而已是故執中討行不下簡堂而行于四海尸子曰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己也夫何爲哉或言仲許以爲非堯故無爲而治矣）是以教通四海之外北發肅慎（曾約從北發發國名大戴禮孔子曰舜以明教通于四海之外北發肅慎大教鮮支渠搜氐羌）（南撫交趾按周書有發人乃東北夷則發與肅慎二國則）南撫交阯東長鳥夷（史作鳥夷云長夷鳥夷也）西渠賜支（渠渠搜也今朔方渠搜縣賜音錫析支也今河關西十里有河曲羌是大析支鮮支非）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大戴禮孔子之言）大人反踵

俱衣其澤萬邦黎獻共爲帝臣而粒食之民昭然明視鳳軼產觀景星耀房古黃黍懋山車垂綏（洛書靈準聽云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滋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烏金車見于庭即山車也）蟠龍貢信於其藏魚鼈孚游于其穴長胡獻白狼之霜西毋進益疆之版（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国說詳餘論）十有二牧貢亡不時君子人來効龍求能食之高陽之後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賜之氏曰豢龍封于鬷川於是始有豢龍之官少昊氏有裔子曰孟虧能馴鳥獸而致鳳皇妻封之蕭故孔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起布衣積德函和而終以帝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

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鱗感鳥獸彼德亡它好生而已（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宅立三十有三載容禹而巽位焉（詳見書）乃更著四時張樂成於大麓（大傳）（附于五祀）鍾石論淪笙管變未及終天大雷電烈風大木盡拔大屋上蓋發宮羽並茸二工伏枕以操桂帝乃離而歌者重爲樂正重譽舜入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而納以老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賛于帝曰尚稽泰室唐爲虞賓始而任然沉茲羨于四

極誠禹之命敷于四海韶爲賓而雖爲主人莫能還矣於是命禹行天子事巽于皇陶弗可（其辭見于書）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拜手而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擁旋持衡況首而笑曰時乎日月有恒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物允成甍乎鼓之軒乎舞之英華欲遂褰裳去之百工又歌而終焉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乃令大禹步于上帝而共禦之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

于下禹乃共辟厥德用帝休令爰用五事建五極而共禦之（共供也共禦之法備見大傳云王后元祀禹屬之元元年也知五行傳不自後世歆向以來說而繆之爾傳得正步推也）大三載蠢苗弗恭命禹征之三旬苗猶逆大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亡遠弗屆帝之往于田也號天隱慝磬不信順至誠感神矧茲苗乎（言有謐乎其人者雖詳必錄此之類也苗竄三危而分北不在舜之前此上苗竄後復有爲三苗君者）於是般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分北其民亡世在下（人非命獻俱有良心苗始逆命而終服何哉師旅之至不得自新故承命而逆自救之討也及益言而禹班師矣苗圉羞而始服果如益言故善用兵者示之以生路）故孔子曰通于德之情則罔門大行不爲險矣

德之流行邀於郁傳命用之明堂今在其後先德而後武也舜其繇此乎（舊說謂說苑云禹請伐苗舜不許曰吾諭教猶未竭也久教而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初有苗負固弗用靈督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斷制五虐之刑以亂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茲麗刑併制罔差有辭練抑惟刑麗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惟時庶戚奪貨以是爲法而民有惡德泯泯棼棼罔中于信反是亡辭于罰遂分北于既巽禹於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樂以昄帝美作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章以颺禹功而君臣之美盡矣十有七

載天見妖醉黃星靡鋒帝乃死（宋張鎰觀象賦云吉赤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也）以尾棺葬于紀是爲鳴條（紀即盈故紀后衛數后今河東安邑東北有吳亭宇眞其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帝崩於蒼梧括地志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左失有辨見發揮）年百十有一（世紀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薦禹九十三丘使攝五年而崩按南征而亡皆妄）妃娥肓亡子（孔云舜昏播遷二妃未之從以證古無合葬先儒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妄矣楚辭有湘君湘夫人世傳堯女故退之以娥皇爲正而英爲次皇長故曰君次爲夫人不知堯欽舜之德釐降二女方在嬀汭釐降以理下之也豈云媵哉但二女觀舜之德時婦道嬪於虞氏舜即位乃擇立馬鄭云舜但二妃而云三妃舉其貴耳）女罃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緡爲桀所克義鈞封于商是爲商均是喜歌舞禹封其子于虞虞思妻少康厥後虞君惟專於樂臣爭于權

氏盜于利而亡（見周書思爲家）次妃癸比氏生二（以虞孫妾）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大澤謂洞庭言爲神處此故夫光及於百里也以湘神黃陵爲舜之二女非堯之女也唐屬岳司馬氏時屬長沙天祐中觀察節予嘗欲作黃陵碑言之詳見發揮辨舜冢中）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齊人（代宗詔云虞夏之制諸子疏封世紀云九人郭鮮記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圭胡負遂盧甯衛甄潘饒番傅鄔息有何毋輳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並詳國名記）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宜之于遂遂世守之後爲齊所滅（莊公十二年齊桓滅之左氏云義及風俗通云商封之于遂袁）箕伯之後箕子（長碑云世本陳遂舜後宋虞思後箕伯直柄中衰湯封遂於陳以後舜）

事紂佯諫不入陽狂爲奴紂敗囚釋爲武王陳洪範去之朝鮮以道義化其民蔚爲君子之國（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孟不親也而鄭玄王肅馬融之徒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皆無正文以意言之大傳云箕子不忍爲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因封之朝鮮遂有臣礼故十三祀乃來朝然叔云朕商殺紂以箕子歸是釋其囚即以歸因訪以伐紂之事假以天當陳洪範而去之蓋避而去如夷齊之於首陽非就封也十三祀併文王之年）後有箕氏鮮氏鮮于氏（姓纂云其支子仲封鮮于爲鮮于氏頭其鄉鮮于以保碑云先太師武王封于鮮子仲食邑於于而受氏篆字記潁川八姓有于鮮）直伯之後有直氏圭衛甯傳則商滅之胡潘則周滅之息名臭無鄭則春秋時入于强矣後各以國命氏（列國志云衛國就姓亦見水經注）有虞氏慕氏司徒氏申屠氏信都氏滕屠氏滕氏滕徒氏（申景見世紀湯時有申徒狄然狄公子許宋退入申陳宋公子後皆有此氏姓纂云申侯子吾安定屠原而姓非）晉氏咸氏遂氏須遂氏合儔氏李氏（漢胡不害封合傳侯爲氏唐宋襄王李文恩本胡氏本叔明本鮮于氏賜）胡有何皆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彙襄夫人胡女共少歸斉歸是）胡公世不淫至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妃其子胡公滿以太姬（姓纂舜後三十二世孫遏父表孝威以太姬穆王女名胡姬安）錫之嬀姓與肅慎之琟後之于陳（大戴禮禹受命乃邑姚姓于陳則胡公乃繼封也）以備三客（三恪義取王尸所敬左氏傳以陳備三恪徐鍇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即三恪也詩云有客者故陳王謂太師周存二代又有三恪何也對曰封夏商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客恪敬也言礼之如賓客非別有三恪也）二十有五世而楚滅之後有陳氏過氏鮌氏棱氏袁氏

爰氏慶氏衛氏栁氏鍼氏逄氏歂氏弱氏枅曰氏五
父氏駟氏恩氏甄氏番氏闗門氏壷丘氏偃師氏司
甄氏儀氏（昭公八年滅明年又書陳災昔存焉爾哀十年楚伐陳又十三年云退之亢災子食
采袁卿爲氏乃較也甄本音堅陳留傳云舜陶甄河濱後氏按楚子縣陳通奔周王以爲巾粹美其族
命爲甄氏云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声轉才以真爲音偵林攄倡名呼堅於際不知也見張說甄曾碑）
初齊桓公十四年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
齊致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敬仲有禮桓公説
之以爲工正爲田氏（世家云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然左氏云陳田初非仲所改應云
采邑亦有）七世成子弑簡公分齊國孔子沐浴而朝請討
之哀公不悟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孔子請討陳常者已致仕其志本以明君臣之義於三家使知不爲夫人討不爲齊也公不知之反
使之告三子宜三子之不可也然故左氏家語不可以在孔子不曾之三子自是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
公孫于越前後來者不知聖人安爲之說故發之非敢異聖人也）■又三世而田和移
齊又六世而齊滅之有敬氏皮氏車氏恪氏穰氏汲
氏稑氏稃氏辱氏（廣信稃氏本陸氏改）薛氏法氏王氏文氏苟
氏光氏紇子氏尉遲氏司馬氏（王建子爲王氏望陳留東海金城北海郡
五公廟賜敗諡曰王伯襄王法章後爲法氏田文封薛後有薛綜穰本田氏范希文誌田氏云齊有穰苴
後魏賜大司空田宏因紇干氏許昌公陳忻尉遲氏隨並復）其後氏則有少西子
穆（世本僖子子子穆安後）子占子沮（世本烈子後）子輿子獻（本桓齊公孫）子
鞅子梧子坊子芒（世本僖子子子芒後一作竺）子寤子尚（世本僖子生廩）

（立子尚）子石（世本枑子生子石後）子夏子宋子子禽雎子子仲（陳宣公子）（子仲許子仲之子者惟書無子夏即宣襄子子西子禽者儋子後出）顓孫亡宇五王安平廣武即墨於陵之氏（無宇二子當書書字子占伐莒功景公賜姓孫采於樂安）（登其後）霸先亡梁以爲陳者五世而隋滅之（凡三十三年霸先是）（之十七世姓纂出武南東海者胡公後出武當者太丘長後出長城者晉中郎將達十世爲陳武帝）存宣王封毋之弟於毋鄉爲胡毋氏胡非氏咸氏慈毋氏慈氏漢初徙諸田關中而遂有第三至第八氏沙鹿留占亶生元后是育孝成四世稱制（僖公十四年沙鹿崩占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六百四十五祀有聖女興其齊田乎至漢王翁孺徙元城沙鹿也舜王漢火日月後當之及生政君入東宮生成帝四世稱制及崩揚雄誄之及沙鹿事）漢元帝後得（姓焉同）

爲始睦侯以奉其祀焉（莽封之又封田封爲世睦侯奉敬仲後後魏孝文詔訪舜）（後獲東郡民嬀苟之復其家）始禹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秦厲公世有無弋爰劒曾孫舞生子十七爲十七種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燒當代雄洮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塡良益貧良卑湳侵其爲所敗（虔盍滇岸滇虎羌即吾）生東吳迷吾後益困依發羌吾曾孫麻奴妝忿羌後振滇零大捷滇遷那內附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長是爲後秦云（事詳餘論）有無弋氏研氏滇氏東氏迷氏鈚氏

賛　若昔舜化臧用於民民繇不知孰識其仁北面

朝羌君臣道盛舜禹見贊父子以定二女嬪降夫婦以肖其貢諏源源兄弟以成形端表正萬邦作孚能事畢矣夫何爲乎

有虞紀

後紀第十一　　路史二十一

予言其略經載其詳予言其詳經載其略虞舜夏前不著于經予則詳[illegible]之于典謨故曰予言其略經載其詳（夏時之類各見本紀）四凶之去有堯去之者（四凶當時世家巨室爲政用事者按莊子音義堯六年乃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按鯀共工以誹禪宜誅遂令放此年載似不相合然大戴五帝德孔云四凶之去皆堯也淮南子荀子戰国策亦言堯伐驩兜荀子国策言禹伐共工周語亦云堯殛鯀是鯀之殛非舜明矣世言鯀以治水無功殛死尤妄夫治水績無成而伪作九年亦勤于民事矣勤于民事者先王皆祀之豈有至於殛死者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功于後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是鯀非無功也不能成尔果以無功殛則何以見乎夏郊謂治水殛五年弗信也）八元八凱之用有堯用之者而傳壹之于舜（八元高辛之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當是二册當黨故昔以伯仲叔季爲號書有朱虎熊羆說者以爲二人予稽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爲朱語者相轉是朱爲叔豹也羆能爲季狸必矣）

（故人物表作季熊蓋漢去焚書未久猶有傳習故尚存一二但能當作熊傳寫誤也伯奮當是弃契之倫而叔獻則叔戚也是堯多用之者若八凱則高陽之子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隤敳乃伯益之字爲堯伊衛服吏以八凱爲垂益之屬杜以爲垂益皐陶之倫正義乃謂垂皐陶皆顓頊之後後妄也垂乃炎帝之後皐陶乃少昊之後也杜又以八元爲契等八凱爲禹等益以書言契敷五教禹平水土而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因謂禹契在其中蓋八元八凱非止一事云主后土布五教以事之大者言爾五帝德云堯克命伯夷夔龍舉舜彭祖杜預謂史克之言有過辭焉稱庭堅班固杜預等以爲皐陶字鄭注論語以爲皐陶號曰庭堅非也文公五年蓼與六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是二人也書傳本有兩本人名與字者是堯多用之矣）自有能庸命至乃命以位略是數十年事而書不過數語可謂略矣以天下予人異矣以爲不可而諫者多矣豈直崇鯀之與共工哉經亡見焉故曰予言其詳經載其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

路史後紀十二卷　䟽仡紀

廬陵羅泌

男　苹承命註

夏后氏

帝禹（齊鑄作垂志作命古書命壹臺命嘯堂集古有夏禹印正作㝐）夏后氏（夏篇文金夏銘書夏虛鐘夏丕䥫若作夏後氏之）姒姓　名禹（按禹病謚議云或曰禹案皆易名周人革氏視聽故以行爲謚也夏始祖與木正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子呼君父名無嫌稍厭尊卑得其稱之大禹之名飛在金馬前歲於巨光上大龍音而必作信載闕而亦謂而謂元禮祭夏王云欲往告丁夏王禹濆矣）一曰伯禹（按禹一曰伯禹亦曰大禹者尊其爵爲稱也羅泌書云禹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於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禹湯之功至湯夏而後氏故於湯錫自夏之後始稱成湯然

394867 v.6

（則果謚乎抑字號也）是為文命（孟子曰放勳乃徂落知放勳者號也王安石曰放勳堯號見之孟子則重華文命為舜禹之號明矣梁武祠像碑堯曰放勳舜曰重華而禹不著故文命之謚為迂許發揮非謚辨）其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生（海內朝鮮記）是為伯鯀（傳記鯀為高陽玄孫故世族譜譏之按漢律志云帝系三統曆皆謂為高陽五世係世本等以為高陽生鯀失其世矣）字熙汝山廣柔人也（見子雲蜀記今之茂洲後周汶山郡汶川縣漢廣柔地故縣城在其西）婞直敗數帝使治水偭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畢云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殛之羽之郊此說而不言其楚辭云婞直以亡身鯀輔云若以禽論鯀則小人也要能以變向者我左氏之言後世濟傳之過）逆帝禮穿卑逞怒于帝曰得天之道者帝得地之道者三公胡為出公論意欲自以為公彷徨

于野以患帝乃遏之羽山（[illegible]于羽山[illegible]致之死[illegible]息壤以[illegible]水帝[illegible]羽之野[illegible]羽山在[illegible]山也元和志[illegible]縣西北百二十[illegible]外有[illegible]水常滿[illegible]獸不敢[illegible]有羽）三季而死是為羽淵之神（[illegible]羽淵[illegible]禹定之所化今陸渾東有禪渚[illegible]亦有羽山[illegible]羽淵一[illegible]在此[illegible]云其神化為黃熊事[illegible]晉語[illegible]河南密[illegible]黃能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寔為夏郊三代舉之（見晉語按[illegible]余歸藏啓筮云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是用出啓筮[illegible]吉也）初鯀納有莘氏曰志（帝系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傳作有莘女嬉故記多作女嬉失之）是為脩己（紀一作）年壯不字獲若后于石紐

（秦宓云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乃今茂之汶川縣石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山之原青城記云今於石紐起於謫家者世紀云石斷紐書云有人出石廣處集子謂禹生崖石皆指此也趙曄春秋云女嬉於砥山得薏苡吞石以薏苡流星之爲蓋恒玄羽馬氏之類故禮緯云祖以感薏苡生按書帝命驗云白帝以星感修紀山行見流星貫昴氣生物成文命禹蓋金精姁禹氏炎生戎地名文命也又孝經鉤命訣云命星貫昴像紀夢接生禹注命使之星故世紀云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生禹於石紐）服媚之而遂孕歲有二月（甲陶山區宋氏元云女狄暨長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新本之漾孕十四月生夏禹）以六月六日（今汶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爲禹王生日蓋輒游參山略之汁云是日爲禹人）屠副而生禹（蜀紀云禹生石紐時合珠孕之拆副而生世紀云神珠而生故得繫禮云禹生於背而生啟路會原云獄子多明勤于屠因）於僰道之石紐鄉所謂刳兒坪者（孟子云禹生石紐華陽志郡國志生於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紐村寰宇記今在茂之汶川縣北西十任豫益州記廣柔之石紐村者在其地名刳兒坪蜀本記作刳兒坪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有罪者逃之捕者不逼三年則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山不敢西畏軒轅之丘也十道記紐為茂州地名隨彙言禹生碣石之東斯繆矣禹生杜縣未出用之前十數載則其在僰道矣）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冢龍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塡許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号）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駢齒鳥喙耳三漏（世紀長九尺二寸耳參鏤本作漏一寸云九尺九寸）戴成鈐褱玉斗（鄭注緯書靈準聽云有人出石衣攜地代戴成鈐懷玉斗注姚氏云禹胷有黑如北斗鄭謂懷璇璣玉衡之道戴鈐謂有骨表如鈎鈐星也）玉骨履己（世紀云鈐胷有玉斗首戴鈐虎準人口是文履己董繁露云足所疾行先左隨以右）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司馬索隱云声與身爲律度則權衡亦自身出故云稱以出非也蓋稱量而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用權之道如羿拜以行行權而云羿稱而隱隱微也其次爲天作本此）壁壁穆穆爲綱爲紀（家語文子云舜子云爲綱爲紀）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大戴禮）師於大成摯（作贄新序作執）暨墨如（一作默）子高（柏成子高）學於西王悝（西王國也新序作西王國白虎通義白國先生緣也）寔懋聖德夢自湔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世紀）拜治水土爵司空（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諸王庭拜治水土傳子云荀仲豫謂禹十二爲司空按舜攝時脩歷既死而禹用攝時蓋年十四後代守中多矣傳云大司空按建武詔契大爲司徒禹爲司空皆無大名）乃握括命（書中侯云伯禹在庶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令命乃大[illegible]人以命之故不復試司空周之冬禪行[illegible]遜若真者此次真其人）

空壁虞余度

人徒以傅土（傅敷布之謂畧分布之定州土之形然後施工天問云降省下土四方即前作溥即云敷治非也）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輕尺璧而憐寸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纏長風沐甚雨櫛從三子（稷契益）履四時乘四載（四載多說昔注說文淮南注皆以角車獨克獨尸子塗以楯險以操山樏涉龍宜是有說別見）行山表木斬高喬下（管州勢云高斬高橋下以致民力）定高山大川（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異九州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孔云岳瀆差秩失之）疏停道滯鍾水豐物身茁茇以爲人先（禹功記云禹治水其功暨成令江河淮海之神曰魚鼈盛衰隨世安危自是之後年心小藏其物遞增其價以食晚末之民應天意）

也兗之水河之患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雝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自上而下有治水先後說見發揮舊說自下而治上非是）於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呂覽淮南子禹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曰洪水禹通之爲孟門水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爲二寰宇記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今石之定胡龍門在壺西南梁山在焉溺則龍門之南岐山在扶風夏陽則在其西岳遠水溢孟門時者墊溺故始於壺口乃治梁**山**方及岐所謂既載壺口猶依倣也）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釁孟津梳三門以奠其西河（既修大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孟門既闢二地出於水從而治之漢志以爲二山蕨軹以爲河患上及之水經禹鑿底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今在陝一曰闢流地記河水東流往往於泝者有南河水峻害舟一十九灘勢險所言龍門下驟如竹箭者矣嘉中楊焉言底柱若鑿之成渠使鐫沒水鑿之不能去水益怒至今治河者爲說有可鑿留以俟馬首西河瀾華山之北故[illegible]遂謂巨靈分山遂有二華之說）斯二渠（史云斯留二渠而北載之高地二渠謂禹出貝丘今大河之所徙問漢修改非古河世皆謂今河與北瀆亦非漯川王者所塞書死二渠之說故林之非太史公易禹北山川言水行地中禹者載之高地事）過澤水至大陸數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九河始亓城今大名縣西三里故瀆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溺涇渭泰沮伊洛稍參流輸奏昏墊常先聖人故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於民耕既至則不陵民舍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禹穿河）猶未暇積石也（自壺口至積石三千里無其害始壺口者以水患極於冀冀之水患在壺口也其功之所施見下石書說）冀州既乂於是率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

徐爲東偏雖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雖豫餘流繇鞏洛而入河揚下於荆荆下於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沉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乂而洪水定瀹泲漯決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河南酈道元云大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有水說別見泗從下邳入泗西至淮陵入淮書云東會于泗沂入于海孟子言排淮泗注之江非也故李翺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高郵乃泝至于江併引孟子謂淮泗嘗入江禹之舊迹也熙寧中道復按圖求之見故道定然但江淮已通先後能至高郵所謂故道者果邪傳云雍豫洪流繇青徐而入海允妥）於是繇荆而北次于豫繇豫而西次于梁繇梁而北次于雍以奠江河之上流（謂道積石北治）

（九州繇浸者舊云水自下而治上魏幾道論禹貢豫居九州之中與兗徐接境可自徐之揚以豫爲後曾畫圖五行而治之冀爲帝都在所先而州居東北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故次之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故次之揚荆火生土土中央故次之豫土生金西方故終之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蓋本於王安石冀地下而在北方衆所始之言洪範微衍泉繁受之非也冀錄有治水先後說見變揮榾）以浚諸衍濬畎澮以距諸川汨九川以距諸海九州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太史公云禹漸九川國語云宙九防謂陂障也澤如雷夏既澤大野既瀦之類川如恒衛既從灉沮其道之類山如荣羽其乂蔡蒙旅平之類川不可使之堙澤不可使其散故或導之使行或瀦之使止順其自然）暨伊益奏庶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鮮食阜通有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上鮮食肉食鳥獸也）

（下鮮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稷同之水功方興必先圖食于時五穀不殖食鮮而已柔稷之類水將施功尤難得以播之化居若懋遷阜通貨賄之謂有則懋使之迁以濟无化則懋使之迁以從有故土農不斲削而械器足工商不耕稼而穀粟充物不可積故使之化化之所以爲貨可積以待時使之居居之所以爲賄此有宅化居之利也）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愁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書中候云伯禹曰臣觀於河伯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躍入淵伯禹拜辭注曰指地象也畫去也今孟津渦河）乃北是六子後王匱之書以從事（新所論鴻天下諸訂圖讖記）經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蜀水乃駐江山棲桐柏受策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水怪无支祈事詳跋）（續仙錄晉天志云昔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寰象之內可得而言也自有文許說別見）乘龍降

之乃命范成光郭支御以通原（[illegible]）何聽（禹師[illegible]我功何[illegible]禹王遂以[illegible]引山飛鳥水出史許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語洪注不能王有應龍說別見）闢宛委黃帝書乃吉齋封白馬三月庚子登覆釜採穴獲五符知治水要（化要[illegible]符會指紀會稽宛委曰石匱昔禹治水功未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之勢於是琢導白川名書其宜聖賢處所記[illegible]春秋皆記之太宵頂又四柱明科云夏禹於陽明洞天藏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illegible]名禹神後爲紫庭真人陽命洞會稽也時許福地記）於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採地（拾遺記禹鑿龍門至空巖得伏羲王簡長尺有二寸及八卦圖開山圖又云禹龍門入神探玉簡授之長尺二寸禹執簡平定水土開山圖云禹游東海得玉圭男色長尺二寸光如日月禹以白照洞達幽明按張衡傳即洞說玉所也）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張衡云禹）

（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水孔云夏禹主名山川也）山川理脉土地所宜風气所生畢究其政草木金走蜚動蟲魚僻奇跡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越春秋云禹按黃帝經見聖賢所記在九疑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夢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人令齋三月受求禹乃齋三月登宛委得金簡通治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王充別通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之山海經不造仲舒覩重常之鳥子政曉二負之尸以見經也）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谷而表向乎是命察八危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金匱玉符以鎭川瀆（禹功部云道河之際沉璧是等符以鎭五方水患役人顧焉昔王原引村邊下浙江觀禹王陵事見紀聞）當是時也晝不暇食夜不褻寢以與萬民同欲（譜云）燒不及撌濡不給扢冠罣而弗顧履稅而弗納（淮南子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別九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東海當此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陵死澤者葬於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韓子云禹身執耒臿先云禹決江河不歸栗錄異矣）躬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見莊子御覽作九澤川桀謬作鳩桀非也）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或丹栗沸水之際南姣黃文之堵不死之𡎴西過三危之陁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視禾之界禺強之里積水

積石之山未嘗歇息勤考之勤憂其黔首身解胯之河（陽紆經所言經極之判也括地圖言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所至然今雍云泰有陽紆在今扶風汧縣之西周書周礼以爲冀州藪）外鑿三十亖轘十七湛跡三江道四瀆通十有二渚鐩開峽口（川陝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禹所鑿故杜甫云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闢伊闕鑿轘轅破碣石（伊闕即今龍門在伊陽縣是禹河津巨靈之迹水經云禹決梁山所謂龍門孟津河口南八十步岩際鐫迹遺功尚存又云風山西四十里河下南出孟門山負龍門對即龍門之上口黃河之巨厄此谷禹鑿底岸深崖穆王西出至門九州之登者河出西山之門泉溜悍故鑿之今鑿抉有禹有痕跡史記云禹治水至龍門今夏陽嘴是禹鑿迹至遠山間此龍門山即龍門閣極險魏大絳七者疏司馬彪云呂梁門龍門又絳寧西南北五尋石硤嵊嶺臨谷西有角河龍門之上口龍筍撣中有禹廟魏孝文至之碑黃囊經云南北相去萬里五）

（湖四瀆九 月 朝龍門故 慈之）

（文城西南三 鑿山河水下 急際七 謹云禹 之處元禁補魚）

（金山中鑿空知櫂闕五十步餘又魚鱉所不能游至石嘴 東流懸注七十東岸有石櫂祠）

（禹之所施功社記）伐山封仞以載厥（記禹治水所穿皆以青泥封記）

（之鑿印其上十洲記禹手鑄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 經諸五岳使工刻里數皆禹刻書）

（也不但刻鼎五岳諸名山亦皆有之亦見雲笈二十六）數行矣（國語解經商高語司公）

（積矩之法禹所以治天下者也勢之所生也趙語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使東注海无浸溺之患此句股之所繇生也）迤流沙于西隅決弱水於

北漢青流沇之下地下而上疏故鑿九河於猾閭道

五水於東北爰虛其處及時水至而得以縱逸（濟口碑云）

（姒氏之所常變崇縣之所不能治漢長水校尉高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水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損自索察秦漢河決曹衛之域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民室　漢古河決瓠子云熙寧十年秋大決曹村下埽及瀛後派爲一二會是爲青河入淮一合北清入海乃放瓠子地上沼梁堤石十四里孫沭作記皆九河故道）所致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惟心剗形瘵以趨事手不爪脛亡胈儀邑徽（縢偏）支不遂跳不相及竅息不通勞而不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右人云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年三十取於塗山氏（舜攝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制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禹禹曰白者五服也九尾者陽數也塗人歌曰綏綏白狐逆九尾九尾痝[illegible]成[illegible]昌於是娶於塗而天閭合禹徉山[illegible]之于台桑世紀塗山氏暋于台桑之[illegible]之鍾離西七十里五塗山也即乎河之[illegible]泰東北太康地記云古當塗國也漢當塗縣[illegible]山西南台桑地也隨爲塗山縣應劭[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侯處非也乃穆王會諸侯所又已入江北岸有禹廟塗君祠常[illegible]仲[illegible]言[illegible]在此尤跡昕）曰趫（世本宋衷猶作嬌嫪）是爲攸女（連山云[illegible]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欽世[illegible]納塗山氏是爲攸女也）辛壬癸甲行十月而生[illegible]見其父呱呱而泣而弗皇子也（劉向說苑及孔晁云出先人書家語國語同呂氏云禹娶于塗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壬癸甲爲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亦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武云癸甲下缺文與安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啼而不教子之二也吳越春秋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禹行十月而生于是啓十月而生也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八王逆言辛酉日娶甲

（子日去而有啓故記文云九江當塗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而水經亦言汝淮之除至今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稱畜築賦貢遐程土后（呂氏云禹之決水也令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者禹之所見遠而民莫之知也淮南齊俗云禹之時天下大雨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處）之略茲其基平版除坏城郭謹限隧以御寇攘使民知閭閻屋室之築（城也古有禹作郭今傳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禹乃退而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故城郭鯀禹始而淮南子言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禹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列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有身不知何遠之能懷其爲之之爲異知此）謂人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也故鑿河而定之九牧鑿江而消之九路鑿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不怨利於民也故不

（有言其）信而信諭矣（外紀云道九河疏五湖爲水瀦中州乾宇然后也三江九江固通流潦並詳于治地記）人阻飢而儥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幣贖之美餘齊給以均諸侯（高誘修衰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子書不容子傳言夏以貝後夏代貨乃有二金一金一金字作古二川夏作金而係集古夏正與此幣同又有一金一金輕貨二金重也）乃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肚腊胳陑胗其殖殭剔杰沙染作其畦畛正其疆界以杜爭奪（傳言禹經啓九州畫爲九州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息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亡二乃復爲九分）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爲長五臭所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衰（此以壤色辨蓋知周禮草人糞種之法劉氏以大司徒十

（二土爲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從特王大司徒因上古如十二壤亦上有十二之別若草人騂剛之九土而益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上上廣爲黃壤衰赤埴中上邑墳白壤墳壚下土青驪塗泥品居族桑而正九賦（隋食志云禹制九等字而衆狄興九州以上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鉛出真豫荊青徐雍充揚梁爲次然雍兗皆六六而死九）一夫𠦑地五十而貢（什邑上法係以謂井邑在甸爲周制而治水木殿夏在甸云亥也詩云畫力溝洫昔云亦賦會此井制也詩亦有三惟畫甸之餘六太畝）乃復定其九貢兗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厭絲徐之色土羽畎夏翟泗濱浮磬繹陽孤桐淮夷之玄纖縞班珠及魚（魚貢之匪二出於夷傳不之別玄纖縞三物古今則纖物爲細非）揚荊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篠

關從湯島夷卉服織貝橘柚錫貢（禹今之貢草貝今之吉其代非帶如說文蠙蚌也從虫賓聲從虫宋弘云淮水出蠙珠珠之有聲者）荊之杶榦栝柏礪砥砮丹及箘簵楛玄纁璣組包匭青茅（茅生巴陵洋溪東不剌惟一老人識之）豫之漆枲絺紵纖纊錫貢磬錯梁之熊羆狐貍織皮鐵銀鏤砮磬雍之球琳琅玕■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璣珠大貝西海骨幹脅北海魚石魚劍出壤擊鬲（古貢必以用物如砥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劍魚兵如刀劍者魚魚華鳴皆以飾小車經兵室羽旄者旄牛尾樂舞用之其功故禹貢不著出類如凝濟浮水上擊闔如飴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闔以鮹冠鮹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閩爲射器舞射注以爲獸謂似驢）大都鱁魚魚刀河蚖江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菱鉅定之蠃治中膽諸

孟諸九江大龜隆谷玄玉歲咸會于尚方以俟其工之需上農耕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任土作貢（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欽之云任土作貢不云賦者九州之物惟貢入于上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土所出不以所乏若所難得者也貨志云凡所貢匪皆以從物臨時價市之其地之所有以當所賦盡所外矣不以致遠故也龍子曰莫不善於貢然則貢非禹之法乎此禹之後世禹之時法已有助然有不善者後乃知其有不善矣）幾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邇重而遠輕凡五百里爲甸服（甸佃也總當是[illegible]是所刈至即納之[illegible]禾稿鋸所刈穗稍[illegible]非惟[illegible]是內[illegible]矣[illegible]不爲貢者以其入穀而入[illegible]出地遠穀重難致故先王制爲之貢此仁政也是則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illegible]矣）

穀藏之常[illegible]之外有貢也總文納銍而土特加一賦字則賦出於田可知矣侯服以下不及（所掌物已見也）惟甸外率五百而爲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男諸侯肅焉（綏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小國七百里內侯大國在千里內不言四百五百里）（昔侯也以大庇小故在外僅大陵小故在內）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衛（于此外諸侯綏之而已千三百里之內使揆文以教千五百內使奮武以衛武衛如今邊地右軍武略）（文教）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示其遠爲之紀（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之里川長短與遠近人也古者流蔡以王所定遠近人以蠻內侯甸殊要蔡在要服蠻流在荒服夷性逐處論異矣流共工蔡蔡叔此五宅三居之二）視數歲之豐約酌以爲常上下足以相輔然後禮成而教行取之有制而其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九墺咸宅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有二千頃）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既退而民作多故作十有三載而後同（十二載止爲冀兗二州舊說天下十三載或止以爲兗州馬融康成績達更以爲併帝鯀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總也按洪範鯀殛死禹乃興攝衰三年禹乃娶今云禹治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入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績達因之歎矣高唐隆云治洪水前後二十二載以鯀之至言之也然水未平豈得行娶者哉八年之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乃命豎亥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收稟命于上京（州十二師百二十長按十二師五長）

（本伙非此然皆說家及周文亦或可行孔氏謂州十二師爲三萬人非也嚴州率三萬哉此不遑所謂承以大夫行旅長者百兩之連帥邦卒正也伴兵以爲兵制或然此）成五服至于五千（兵民之法著自共節欲有比封漢八月採也是也然生以人言之）外迫四海咸建五長小比大卑承尊故入趨事而赴功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二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綏服內三千里九州舊說州十二師爲六百國附二州爲七千二百國詩箋謂禹弼成五服方萬里附七千里爲九州方千里者四十九八州各得千里者六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圻內以子男備數爲萬國之說東萊謂夏縣內四百國國然在王制又以暨內九十二國爲夏商俱錄百國一師不出典記益雜取信且禹之功在於平水土不在於拓疆境豈有土地三倍於二帝而傳先闢者先信可也淮南子云定千七百國亦是蓋因商家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之說）得齒千百五十五萬四千（二千九百二十三）男耕

女織不奪其時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義之
民而度之羣生故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沈氣火
亡灾燀神亡閒行時亡逆數民亡淫心物亡害生率
帝之功而度之儀軏近遠適其明以佑不逮東漸于
海西被于流沙北逾碣石南越衡山咸暨聲教汔于
四海（浸而入之數者[illegible]漸[illegible]而覆之者被言及之遠迄言至之盡者[illegible]不言漸者其亦被沙不言被有不）
（書矣声敎訖之[illegible]水定力堯舜世事著之此見[illegible]所以得天下而開之夏書也）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夏后氏尚玄（職錄此始玄者水之德圭者君之瑞當意汔水）
（之時從禹于外[illegible]堯以[illegible]之假[illegible]俾之便宜[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牧發俟令功[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旅後嘗以[illegible]之君而告其）
（成錫如納錫之錫[illegible]而記者以天錫若堯錫之是錫亦非禹錫也）爲封之高密以處

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今谷之[illegible]初封故世本云[illegible]禹宋）
（云禹[illegible]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illegible]川唐隸河南有[illegible]故城及鄭之[illegible]邑昔武[illegible]周曰吾其爲）
（有夏之居[illegible]遷[illegible]營洛邑[illegible]隸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即此地志云陽翟夏禹國或云都之此也故汲古文云）
（問不居陽翟寰宇記鄭州引漢志潁川[illegible]陽本夏禹國周爲中國故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先今有）
（陽爲中錯陽翟言之兩設王克云[illegible]以唐[illegible]位舜以度地得達禹錄夏而起湯自商[illegible]興皆本[illegible]昌之）
（地爲號連本不[illegible]也或云封在[illegible]今陽[illegible]興地志云[illegible]封夏禹爲邑于此即[illegible]徙都陽於翟之）
（爲夏丘縣北齊爲夏丘郡世記又以高密爲禹封[illegible]）初縣以崇伯事帝（[illegible]）
（縣封於崇故國[illegible]伯今在鄠[illegible]熙寧五年議事王失石以爲禹共因帶受封於[illegible]云禹以舜）
（作土謂前代固有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上曰穌治水或有封不可知安石曰按書傳封於有夏曰）
（有夏曰有縣者禹也先豫於縣妄矣）帝爲洚水之患訪於四岳求能治

之者四岳稱鯀帝曰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之不可乃已乃以命鯀鯀筮之于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鯀障水汨陳其五行水不潤下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障水故有鯀隄在相之交陽鯀築以捍孟門今謂之兩城又歷高陵三十五里入滑河西三十自宗城界來而濟之臨河西十五[illegible]自參陽界入華命鯀治水築[illegible]以障故[illegible]又[illegible]流界有古長城即[illegible]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堤過[illegible]洪水命鯀築之者經云堤水過[illegible]大鯀[illegible]帝之息壤以[illegible]之洪水帝令祝融[illegible]之羽[illegible]淮南之說本此息壤[illegible]息[illegible]之壤也有息壤[illegible]）逮帝授歷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從而道之百川順流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所謂洛書者也（[illegible]九疇[illegible]所陳者言鯀逆其所以因高順之所以吉帝怒不畀如云天誘其衷者鬼神予奪之者潤下者水之性）

（而鯀堙之以擾其性此五行所以亂彝倫所以敗禹能修之得其性故五行順敘自漢儒說河圖洛書之說以天錫禹者其文自洛出禹因次之自初一曰六十五字皆禹所言者或云二十八字或云二十七字恐箴氏曰此天理之自然非人力私智所設者古帝人必垂而鯀之天洪範彼彝倫敘非鯀敗也帝）崩舜爲天子命禹爲司徒代典百揆內輔虞位外行九伯（百揆衆職之尊禹以功德處極岳爲乃授禪未禪而意已見蘇氏以爲司空之異名蓋以左氏史主后土揆百事興四岳爲諸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空之事而四官水土乃司徒職且禹爲司空在舜攝初至是已六十載岳爲之語治今如制首敘功勤今或以爲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與除者非是）三十有三載帝以耄期倦勤（時帝年九十三期如字）受命以位禪（用舜以試之妻二女矣又歷試諸難舜禪禹不加試者六府三事之治已効也）曰汝惟弗怠總朕師遜于伯益皐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使

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堯授舜告于祖舜授禹告于宗一云神宗堯也）率百工如帝之朔（如虞故事璿璣齊七政類帝禋宗遍羣之類皆行之）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見河圖握矩紀）乃治六師以征不序始歲三驅以東車徒三載有苗弗共奉辭誓伐三旬而苗逆命益賛于禹乃班師而苗格（許虞紀及帝鴻兒禹治水洸四海各迪有功苗偏頑不肯即功故禹勸帝念哉欲帝念其事備伐之三旬逆命乃復賛帝修德班師从此見禹於舜強諫之道一月曰又何八月而師還[illegible]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禹於玄宮有神大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人不飢司金益富而国家寳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人不違墨子言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于市金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論衡言三苗之亡五谷變種鬼哭于郊紀年墨子言龍生廟夏水雨血地坼及日夜出晝不見皆異說也）於是四海之

舜禹騈三聖乃興九招命皋陶為夏籥足鼓龍簨簴八佾六列皮弁素積九成而功昭曰大夏（使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與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故孔融傳言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淮南子云禹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變也明堂位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文舞也內則傳云在干戈既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騈三聖相繼故名大夏大司樂注謂德能大中國非也）十有五載帝將陶真令禹曰戒之哉形莫若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

朕言不再（詠曉也言用此直教命大禹也夫堯命舜不戒而舜命禹丁寧戒之如此恐其矜功）矣帝崩禹即真（越春秋云堯崩禹服三年氣不屬聲舜崩又服三年朝夕流泣形體枯槁蓋因孟氏之文）王以金成都陽城（瓚云世本禹都陽城在大梁之南今陳留浚儀故寰宇記登封古都城引地理志潁川陽城為禹都非也方澤之陽城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故說者又謂禹避商均於此皆非夫堯不避舜讓受終二十八載舜不避禹禹受命已十七年舜薨已決豈復方為區區乎大之遷哉此孟氏之周）避太原（即晉陽世紀云禹自安邑徙晉陽漢志自平陽遷安邑後徙晉陽通典并州太原為所都注云禹或為今太源或為今逸陽并為河東安邑都云今河南陽翟不一也）安邑（世紀云或為安邑今陝之夏縣有太和元析安邑置以禹都名九十五里有夏后故城夏禹臺十道志云縣有夏禹宮夏禹臺輿各下書云安邑禹皆古有石殿陰有厚陵紫房俗傳嬖姬故言房臺在冢西北十五十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基猶在夏城南安邑塗山臺俗謂青臺上有禹祠者）

（東有五十五中條山有望川夏后避夏難宮之所無地形志河北有北安邑縣漢河東又有新縣邑注太和十一置元和志今安邑北九大和十一別置十八年為夏縣寰宇記豈說誤）革正朔奠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為正色尚黑（樂稽耀嘉及元命苞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以十一月閒殷十一月周以讖三統準南云服向青非一）其祀戶祭先心社用松牲用騮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騅驪（雜馬黑鬣）尚明水而旂綏（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為緌夏后言緌）山罍揭豆棧斝四棟以施之宗廟（孔云夏四阿殷六朝山罍夏后之尊也哀十一年胡簋注夏曰胡商曰璉虞氏尚陶夏尚匠蓋象以陶傳人心故尚之周禮云夏后氏尚匠旃謂瓦其所自生虞氏尚陶泰尊以瓦則山罍亦瓦矣）玄堂世室九階三階厥用云文（玄堂夏之明堂夏尚黑也出周尚赤而曰明堂說苑墨子曰古之宄用以者為是也土階三等）

（衣裳緼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也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為世室室之大百四十有四尺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等以為九等非也禮傳明堂九尺商三尺夏一尺相三數也祐云禹卑宮室為一尺）衣裳細布牟追玄冕（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白虎通追大也其体最大輿服志夏毋追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商章甫即牟追合之矣兒委以綫追以斧衛言周禮言追弁衡笄是冕亦其制相比漆布為殼緇縱其上冕廣四寸高五寸前後邃延向二十五經通義云夏冕黑白赤組纓斷五明系尚書皐陶戍周禮以定冕皆廣七十長尺二寸白玉珠其端充十二旒郊特牲言商冔夏收故夏收而祭毛詩箋云後有三旒王共皮弁表為弁不易也白虎通云收而生故謂之收者在後時前亦前恩也收冕夏后氏之上旌云收言收斂髮也黑而小後大商冔黑而暑因日冔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弁氏山繳取其仁也）立尸而卒祭（有事則坐）祭以其闇明旦而復作（復祚）

（繹繹商日曾）蓋貴爵而尚齒（七十者皆引年）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燕衣而以饗禮以教民之孝弟（玄衣素裳燕衣玄端注黑衣裳）襲堯爵行堯道修五等以賞諸侯（爵之節集五瑞亦攷錄舊列爵為五自書至周五等一也郊釋王制謂商殷夏三等元子男公羊說春秋變周從商合伯男皆曰子家也）追鯀父（國語禹云當世伊多雜也云二上之後注禹郊鯀而追王之）禘黃帝而封丹朱唐商均之子於虞作賓于家（天子弗臣謂不以臣禮責君臣之義周定故云作賓皆異於諸臣矣而議者或異亦問於大義哉）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公此在九卿外佑云三公以下百二十此夏時也記云官倍則宜二百四十不然者唐虞清要三代不變其餘稱事為之尒）三妃九嬪以為內治（春秋說天子娶十二佑云夏時制）三歲而攷績五歲而定政惡旨酒好善言好子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取好緑而惡驅亦上信而賤文必度其正爲政先禄而後威先貨而後罰故能敬德而稽天若（召誥言面攷天心而順之）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孔云禹引夫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共巳兄爲而天下治）纉賞不罰而民不殺言（愼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賞而不罰商罰而不賞周賞且罰）亡廢功亡蔽財自眠飭如（淮南王術）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寧之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是故褒[redacted]民未厭其親道乎巳之不足而不與[redacted]（荀子云禹治天下朝廷之閒可以羅雀）剸精神明耳[redacted]民鍾領俊尊帝以故黑風會紀而明明在朝（詩大雅[redacted]禹之與黑風會紀注黑力墨風七后皆黃）

（帝臣禹伯禹皆曰其人至也按玄經亦有禹[redacted]風[redacted]風力之世云）又得咎陶任子業既子黙李寤然[redacted]身以治天下迪知恂于九德之行故民承寬寧而亡懷薄立三年而百姓以[redacted]遂焉（繼[redacted]）[redacted]（鳳）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耕者五偶而式[redacted]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荀道秉德之士存焉（荀子）適于郊苭焉遇其縛子路謖降揖而泣之左右曰彼則不刑於王何痛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幸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之民以堯舜爲心朕爲民辟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之（吳越春秋云計然荅吾而見縛人陳蓄傳云禹遇荅指見市煞人下車而哭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

（旣其興也沛然注見說苑〔三〕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輔臣曰孟昶於刑獄優游不斷以爲夏禹泣辜功動之不明古聖之旨朕深味其理盖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哭之今犯罪之人情理難恕朕固不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立諫幡陣建鼓（太公金匱云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夕立建鼓管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辭訟何敢傳云禹致敢諫之鞀故尤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水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謹一日寺終死殘也）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授一饋而七起一沐而三捉髮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也諸侯朝覲而親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亡以予爲驕乎諸大夫能亡以予爲汰乎（旦昏）其驕者汰而不予毅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之殘也是以天

下大治諸侯萬人而一知其体則能以恩爲之也故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云云朔日士見則問於士云云敬者禮之本禮者忠信之薄老氏言道其中有信有虞時大道不隱故未施信而民信之夏后時道隱而未衰故未施敬而民敬之此哀公所以問新書作民信之）詔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鈐天行施敬授人時人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斤不升山下岸不趣淵以宛生長而專民力乃布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乃畚梮營室之中上工其始火之初見其於司里速畦埈之就而執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時而萬

財成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是矣（曆象堯舜之法三代以來未始可廢而書不著者法已成於堯舜後世守而用之故不之復著大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云六禮云之不由以生長之時也鄭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故其夏名故不田此讓十據之文）謂上少則民失業土多則內亡守於是有不爾之災故其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曰小人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盡以養一人不煞胎不夭奧不蹶將十年見王道固乃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

增藪澤以立三幣而操其重策以守國穀存苴丘立騎守以爲民衛以人御人邊戈刃而尚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而民心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滕誦於朝史箴于位官獻使勿兆采臚言于市攷百事于廷耆艾脩之以聞其缺而斟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中子帝禹德流而天下璞散之而天下菲）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禮記）是以神勞五岳形瘦九州而不以爲苦攝位行政孜孜之於天是以克勤于家克儉于邦而盡敬于神故孔子曰禹吾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致美黻冕卑宮室而垂意溝

迪禹吾亡間然矣（諸侯王表云舜禹受禪積德纍仁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下數十年然後在位）越在先時閼伯火正寔事唐虞及是更以相土居之商虛入爲王官出長諸侯有勣于民以食於味（襄九云相土契封商丘）就命任奚爲車正（文子堯以奚仲爲工師淮南子堯治天下以后稷爲大匠任奚爲工）子吉光暨相土佐之昇物以時五財皆良乃剏鉤車（記云鉤車夏后氏之路作輅同今車也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先良也儒者因謂[illegible]與傳子云夏后曰余車[illegible]司馬云夏末代制作入所晉志[illegible]周曰[illegible]注夏后余車二十人[illegible]如十入人周輔輦十五人）建綏旆（[illegible]）以田（[illegible]）於相土始乘肇用六馬於是登

降有數（五子歌言六馬天子駕六久矣記言禹駕四交）乃封奚仲于薛（今徐縣南二十五有奚公山奚仲家轉韓徐州記云仲造車處）請政衰於唐虞而民（窮）千昔始政肉刑（梁武祠堂畫贊云夏爲退爲肉刑應氏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非也肉刑蓋尤之法穆王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亦未原其始也夫肉刑政之本也後世以爲不忍而去之者誠不仁矣君子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以肉刑爲當除是亦志於仁而未知仁之術也故荀卿班固曹操鍾繇陸紀曹羲彥之徒皆欲復之而相納以準文爲非學識有見矣彼孔融王朗之論亦已淺哉論見國名記戊）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乃三宅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外次中國之外）罪疑從輕死者千鍰中罪五百下鍰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而貧者不致於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彊而天下治（大傳有刑傳云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鍰六兩鄭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命）命孟涂爲理刑正訟從以爲神主（經云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謂生）乃備祭用簠蓋嶡俎雞彝龍勺（賀云宜有鼎曰梡斷中央楷木曰嶡有虞上質未有餘飾始有四足夏漸文横木爲距於足中也）彫勤粉澤流綵其上蔣席紃綢頗緣觴酌有采籩豆有踐而當時之不服者三十有三國（韓子云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康成云赤多黑少爲緅韋云緅爲綠呂子云禹造粉緅也唐虞已有粉采矣）爲喪法曰死于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見尸子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薄葬簡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illegible]葬之所以時祀餘儲以生事禮祝殊餘[illegible]見形純宜也祀飯象禮米土之飯九）[illegible]作蒼茇（通典云夏后氏金行初作[illegible]交趾[illegible]八木爲以綵首[illegible]也周木[illegible]以翣[illegible][illegible]國語曰傳崔葦有菲呂春秋言湯[illegible]敝尹以萑葦斂子孫蓄不失類也）而牆置翣綢[illegible]設旐立凶明用明器有金革則殯而致事而人於死者益以致（王肅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設或哀門乎公曰夫哀門起於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死功何用爲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施自未代宜罷故禮論云改塗立凶門不祭說曰改葬若停喪有凶門已惟喪事用之故[illegible]云曲祭謨陵問父在與喪及與父別止立凶門不[illegible]儀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異私之喪皆別門門若堊冬問謂內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懸重於庭以廟覆之形似於此後世設門外表喪錄是）命扶登氏爲承夏之樂哥九敘以樂其成是謂九夏（六府三事所謂九功九功惟敘九敘歌此禹之九夏也鍾師以鍾鼓）

（奏九夏即大夏也大宗伯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尊師掌九德之歌以娛大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之韶謂之九部余桼民以王者爲君九夏以王夏爲首是其證然）設五器于庭（門一作）而詔于簴曰有以道寡我者擊鼓以義告我者鳴鍾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聲以獄復者揮鞀政天下於五聲後世寶用至於追蠡（鬻子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門懸鍾鼓磬鐸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號教於簴云云疑策考才文淺者此也淮南氾論注五聲宮商屬矣矣）之作棧鍾於會稽以定奏（王澄云夏禹之數九州貢金以定奏）遠方圖物貢（晉世陶縣民於田得鍾長七寸口徑四寸銘曰棧鍾爾雅鍾之小者棧音盞）金九牧鑄九鼎於此采金條荊之山鼎之爲物左氏嘗言之人得蓍口（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

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　周閟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郟鄏來日東南移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泗水嘗神怪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代歲康回設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岐上前流莫測石嵌旁入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而述錄以爲禹造）女帝儀翟醖釀稷麥以爲酒醴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頞而歎後世必有酒亡國者遂疏儀翟（戰國策云魯君語梁王昔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飲而甘之疏儀狄絕旨酒或云狄作酒非康酒養老而收畜行醪醴黃帝內傳王母之酒而神農為醴醫其來尚矣本草夏禹仙經取精滿玄酒封百日綠葉色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於是舉咎陶而薦之將畀之政辭乃封之六其仲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文王之使編云編之大祖嚳為禹占得皋陶錄兆於此見六稻）宅立二十有五載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營九陽奇怪之所際莫不內拱八風循通而百穀用成木榮冬敷天雨稻萇苠施（瑞圖云飛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至駃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騊駼出（即駼瑞見孫汗而進圖）方澤出馬（瑞巢于禹方輿時）靈龜穴庭（宋書符志玄龜者旨符也德至淵泉治谷出龜）玄龍銜雲（孔演圖云天命之見候期門丑龜穴庭玄龍銜雲注灵龜灌虎也宀庭者書）

（至入大陸也銜雲者）

（至書舜飛龍王嶽奏天賜安）

巍〻乎舜禹之

（十年紀年禹立四十五年冝賢四字）於是大宜

（六方宜叙制殊類云五年）

（一巡者虞夏之一巡狩夏后因之）

（虞五載以常行）歸元敷祠上帝（河圖云禹治水功大大帝以賛文大字賜禹保[illegible]北海湖水之難故為禹十洲說云禹治洪畢乘綸甫弱東至鍾山祠上帝於北河歸功九天）乃大計治道外美州靡息慎之功內演龍德以當天心撰玄要集天書（道學傳云夏禹撰自叙之玄要集天宮之寶書以南和緒村以金藏淪以元都印明禹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三五九遁之術承舜命繫緩門開九江遇巨石則應之一禹其術石立錫命呼禹步修神仙之術闡象洞天靈立五岳名山形摧靈寶）

文以藏南浮之洞（即宛委衡山也許于福地記禹功泥云瀕江河者以朱書禹字厭之免風濤保安吉）遂致孕神于鍾山（即會稽前山一曰橡山越絕書云棟猶鎮也中峯傳云禹諸淨山行尤直此也亦曰苧山晉均言今會稽苧山是矣故越絕書越春秋皆言禹登苧山朝羣臣乃更名曰會稽即苗山也矣今會稽有禹封禹虛然九江當塗界當塗故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之名宋之閒六朝巨泉方何地尚存而處云杜預以爲會在壽春之塗妄矣）以觀其用執玉帛者萬數（陳氏云諸侯執帛者小國之君禹之初建而受命者七千國左氏云萬國者舉數合言王獨云大禹之時諸侯萬國非妄若云不過東方諸侯有天下皆會非也）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驁攻曹魏而萬國定（許之初正四非末年分三苗禹初治水誅伯鯀至是數十年後一防風天下可大治蓋始之形以戒之綱後之誅以立後世之紀後代聖王不可不知也）初來有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

候人兮猗而南音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是爲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南樂名詩故南以雅以南告象籥有籥詩是也豈得謂之風有象有舞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未至於舞大夏知不特謂其詩而已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正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共周自大王爰及姜女王季于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於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二南之首實取效於塗山）自塗山南省南（南今之江陵秦昭襄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都以漢南置南郡周書云南國名是也非南方）舟濟于江黃龍負舟人甚恐帝清儀言易龍顧弭鱗而遊（事見呂春秋淮南子水經地記等識有兹事矣說詳餘論中）乃巡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立典則以貽子孫（見越絕書禹救水至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乃）

（倚大越云云所謂闔石和鈞者）焚戈甲而夷人附（崇誅四鎮羲神裳修奢傲而佩少至夏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舜舞干戚而苗民舉）追思灝闓之書於是復會諸侯於江南（盖九江浙江人今所作古迹如杭之餘杭即秦故議之之吳興記始皇二十七年上會稽塗山此因立縣將杭即航也史記亦明圖經不之知然郡國志以為禹會東之舍舟航登陸於此盖東海舍航皆在是董遺不知以為杭州當用所部屬鎮山以名杭）作刀劍（刀劍錄云高密在位十年以度戊八月鑄一劍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背記山水日月）伐雍山而邑之（塗山之會蜀志也非常之會傳謂禹鑿九山之會苑宛中者則皆在此久矣故特為是會）壽崩因葬之（貝即會稽山許子[illegible]閩鄧大間何轄乎屠所而死分意地補注云■劍[illegible]產有之死分自地未必然竟地猶言竟天令服成文言後分會地用此）衾壇周葛以繃之其坎深不邸水上不通臭（[illegible]）為墳廣終畝木不改列禽不易

畝若[illegible]壟焉（世紀云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墨子云桐棺三寸衣衾三通其言大率[illegible]周云墨之塗本於大禹之[illegible]教孝鬼神美是故莊周曰禹堙洪水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股無■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後世墨者多以裘褐為衣屩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謂墨）年百有六定祀于社（淮南子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漢興立官社後立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亦謂曰帝（王符五德云少昊其後白帝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后趫生啓及均塗山於是獨明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啓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嬌世本世紀[illegible]列女傳皆作嬌帝係作女嬌蜀本紀云禹[illegible]生禹後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塗山有禹廟亦為其妣立廟歲時祀塗山在渝州巴縣塗東南八里宋江南岸華陽國志以娶塗山為江州塗山皆非）后趫死葬陽城（卷游錄三）

（門禹廟神儀侍衛極嚴廟後殿爲一胡人襆冠夷服侍衛皆胡人云禹婦翁俗有此）均生固固生伇來伇來生循黔是役綽大帝人念之（大荒經固作國伇或作役）其裔居兜牟山北人號突厥實（匈奴別種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號兜鍪俗呼突厥因號之先狼種也故施金狼頭於纛樹衛士曰附離夏言狼也）歷魏晉十代而屬蠕蠕而是爲阿史那德那最爲長宇文末滅蠕蠕百餘年（隋）處羅蘇尼先始歸北號阿史那至開元爲史氏帝之支子或封于辛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王以爲史封之長子（見劉向別錄）昭王南征辛餘靡爲御右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氏計氏司空氏宇文氏（周賜辛弁）晉屯氏（魏賜辛成隋皆改復）崇後滅于周文王（有崇虎出宗允姓）

帝崩而啓立

贊[illegible]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修前緒栽惜分陰斬高喬下纚風沐雨身解楊[illegible]爲百神主克勤克儉非食惡衣奏敍艱鮮手足胼胝[illegible]投饋爲綱爲紀河洛興思明德遠矣

夏后紀

路史後紀卷十二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必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於義則爭是故君天下爲甚易而授天下爲甚難丹朱商均不足以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之時無舜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是聖人之意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其私而傳子知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以天下授益而盡以啓人爲吏禹崩啓連黨而攻益取之（此鹿毛壽等爲蘇代說燕以騙子噲使與之子之者韓子外儲亦有此當說）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車曰禹崩益避啓于箕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於天下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矣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日不爲淺矣功施於人者不爲不久矣且啓之德固無以尚於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箭子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哀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乃發于之而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窮死矣無從遯矣猶見殺揮）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授終舜授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王充問孔云書言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舜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陳已行之事以指來見已之不私不肖子也夫若是則舜禹之將傳子故諺之而禹之卒傳子也有以也哉毋若丹朱乃禹之諄誡舜語）始堯爲世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爲世使民心競故子生三月而言不至于孩而始誰而人始夭也及禹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而人自爲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其世且然余禹初嘗以天下畀于奇子伯益奇子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召亂

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於巽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也方帝之授禹也猶戒于皐陶語禹曰堯舜之治天下舉天下傳賢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公至無欲之行示天下是以不賞而勸不罰而畏今吝賞罰而民欲且多百姓知之德自此衰矣貪爭之端自此始矣然則啓之傳禹顧任其私哉承百代之流而會其變不得而不然也子可傳而傳不失於公人不可傳而必傳不免於私聖人者知可不可傳而已　何許大私若公

有天下未之思今子孫雖不肖猶以必傳且人心天命既已俱去而且展轉惴息而不肯瞑苟不以禍敗奪則不止顧不謂大哀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匹夫而有天下真可謂大異事矣然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天子賢則予賢天子子則予子吾固因天而已予賢予子子車顧知之矣避啓之言殆爲辨士設也

路史後紀十三卷上　疏仡紀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見紀年連山作余）一曰建（見年代曆暨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啓筮御龍飛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字開）伯禹之治水也要於塗山生啓于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卒成令名）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義（越絕書）持禹之功（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禹崩啓繼世有天下户氏不恭今鄠縣姚察訓纂云户扈鄠一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見紀年連山作余）一曰建（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啓筮御飛龍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字開）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啓于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卒成令名）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義（越絶書）持禹之功（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禹崩啓繼世有天下戶氏不恭今鄠縣姚察訓纂云戶扈鄠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扈己姓乃高陽氏之後也信相失度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帝乃遷（崔靈恩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曾子問以遷廟之主行必有尊也廟無虛主故無遷主則主命）與有扈大戰甘澤乃召六卿而誓（注云謂三王同有六卿故大傳夏書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按地官鄉大夫自有六鄉每鄉卿一人所謂軍將皆命卿是也之後云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illegible]則以[illegible]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啓伐有扈乃召六卿蓋大夫之任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事五鄉或六鄉外則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illegible]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焉於大司馬用兵之時事統司馬焉莫有天官冢宰再從屋於司馬其）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兵刃接焉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

於是般師琴瑟不張鍾弗撞鼓弗攻不因席不仍味親々長々尊賢使能[illegible]神期月而扈來享（夏之失德始於伐扈孔子敘甘誓以見夏之衰自此始故爲行云訊夏於甘澤[illegible]帝典之[illegible]傳之薄同姓相攻失之疑實性難云陰神二年而說苑乃云子[illegible]與有扈戰二陳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呂春秋以爲相伐扈六卿請伐之云云莊子亦以爲禹攻之皆非）遂滅之後昭夏功（文選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有扈之罪經無明文史記以爲啓爲天子而有扈不服啓滅之[illegible]謂堯舜禪而啓獨繼故不服書云不恭其事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典也扈氏弱而不恭大民傳五行怠棄三正則不用正[illegible]則其爲罪甚此其所以伐之而計叔事以爲扈伐啓々滅之曰呂春秋淮南子以爲々戚而亡矣益之更謂有扈倉之心而恭討之鄉又云天問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逃以謂扈本牧人逢遂爲牧豎啓攻之於牀擊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逐爲牧人逢云扈澆之國故天對云澆邑爰踣承

（逸之說）既征西河（紀年在二十五年）能袧是達（天問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言能憂勤拘執者變通之）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宦是亭水功命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禋天然祖有功有功而子孫不在天下亦不郊鯀障水而殛死冥勤官而水死皆可郊故夏商郊之）孟涂敬獄而能禮于神爰封于丹（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秭歸縣之東七里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理也丹山乃今巫山）乃立五廟祭遷與禘黃帝而郊鯀（鄭云夏[illegible]但宗禹而已并四親為五商祖契而宗湯湯不毀并四親而六故王制云[illegible]）命大康祭禹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而葉章大冷之上是登鈞臺之享（[illegible]）又燕於晉之虛作旋臺于水之陽（[illegible]）在大爰棘賓商九辯九歌（[illegible]）舞九招（[illegible]九年舞九韶[illegible]）登頌抃馬東騶執環而聲九辯中登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山海經[illegible]）

（雲笈三一圖曰上于東隣介手操環佩王横在大康山）在位十有六歲年九十一（紀年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按丙年三十而即位十月而生啓年代譜啓爲九十即位十六年又一五年一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與要參之年合紀運圖云九年非）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爲五觀（楚語觀射父云夏有五觀與朱均管蔡並列知爲姒姓而左氏[illegible]午觀邑至商七國卜觀與扈各國頴逹引此爲之言而以五觀爲觀邑夫）之其支下莘者爲莘氏[illegible]氏甡氏觀氏卜氏（庫本莘國姒如）（禹後文王妃家詩集同楚武伐鄀俘觀丁父以爲師故楚有觀氏正字略卜曰卜君爲下氏姓苑又有啓氏與姒姓參之氏皆云非夏啓非）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書戰而無征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羲和其事是也

有戶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以天子討諸侯宜曰征矣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戶戰于甘之野不謂之征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者天子有六卿卿將一車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敢取敗而已王者之於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豈可狃忿而與臣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不至徧以制之可也焉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

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爲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旣尸天子以佚豫滅厥德（尸猶尸素尸瘝官者居位而曠職之謂孔蘇訓爲主非）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周書）播弃五則而叶比於淫聲■（驗經云不親難以圖後逸大康不遵禹啓之業更作淫声放縱情游妄以失大回）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矣大城築（開封大康縣有城夏后太康所築漢爲陽夏縣隋開皇七年改曰太康）作爲刑人不堪命乃般游亡度求用益匱而百以敝（孟子言夏后治地莫不善於貢謂後代之政非獨也若羿之篡此至於桀是有併見後篇）畋于洛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汭（五弟俱至）過時弗反有窮氏羿於是因民弗忍距諸河　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皇祖之戒作歌閔焉（五歌之作在失邦後今按四子述禹之訓其五乃自述以爲己之言致之其一求在於聲色二言其荒三言其國四數其罪發宗而五則痛自傷之辭反從微至甚亦長幼之序如此云爾）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羿篡右太康居斟乃失所斟書孔傳之時舉賞以爲河有羿長致也孔安國云爲羿所拒不得入國遂廢之）任位蓋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發羿篡之後羿其實羿死時代晉譜云在位十三年按世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從之方劍錄云大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十頭方篆書之後然辛卯乃二十七年也）

說見後

帝仲康太康之第也（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古史從之非也左傳載寒浞事不之及）自太康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良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惟仲康肇位時制于羿皇天哀罔錫以彭壽思以正夏（史大彭祖也不云大集時）乃命徹侯大司馬統六師（徹國之侯入為司馬掌六師[illegible]命）于時羲和湎淫（不及世羲和之官入為一王者之代天事務也或曰夏時羲和以官為氏命羲和氏非也）顛覆厥德遐棄所司而酒荒于乃邑朋從負眾嗜俶擾天紀（[illegible]在邑）不在其位（[illegible]）

（此仍不及其亂故書語天）乃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遒人嗇夫治官之屬今之宮漢有鄉嗇夫亦以第王■羿時皆嗇為之弘云土嗇之官非）而羲和蔑聞（知[illegible]書云五年此劉恕之說[illegible]則云死年非也蓋以肇位之論所肇位四海乃命侯掌師之■非辰不集房之蝕九月日月合辰今不集或以為失閏而非食大瞽奏鼓嗇夫馳則食可知矣[illegible]走者遑遽奔救以合天象若將失土而先歸[illegible]非謂取位將先救食者出入不遇疾風暴雨有辰弗集房殃別見）王命胤侯征之（蘇軾謂書序羲和罪止廢時亂日官為占天戮甚輕誅之一法更可許何至命六師返以徹后之命出於夷羿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謂昏迷天象辰不集皆追救其前日之紀或謂子序誼言亂往征之見非仲康之命皆妄按此篇與五子[illegible]旅獒仲康皆有兩序承王命已詳序故畧于術序且字六師乃為司馬時及征羲和六師豈盡出哉以先時不及時為指司曆之失時此本二孔光宮長）十有八歲崩子相立（世系譜以相為啓之子謨年代曆二十八年外紀紹運圖十三年俱非）其支封鄧為鄧氏（華夷圖仲康子）

（徙斟鄩寰宇記同）

學者倂嗣征其言有入妄夫羲和有夏之賊臣而仲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君者忠亮有爲之臣也說者乃謂羲和黨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嗣后羿僞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者嘗安怙惡之人而羲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然而天下之事多由馴致辨之不早則將挾其柄而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沈幾先物於踐位之初首發六師以命嗣侯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宋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僭欲望沈仲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于夏羿不得有之也夫羲和昔其反德嘯猶羲衆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羿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脅從叛夏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爲命征作誥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揚堅之討尉遲迥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已之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

夫以先時後時爲羿所以名羲和之罪王石俱焚爲羿所以數羲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爲任刑之事以脇從汙俗染爲文致之辭其果然邪衛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摟諸侯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典之言乃司馬法也其與王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敕吏士者也豈羿之所以數羲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之謂邪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平子止之昭子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國未有不先蔽其君始此胤征之書所以著於百一篇之內者識以見仲康之能立而嗣后之能職也使非聖人所取而且存則是王莽之大誥誅翟義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與將興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胤侯之罪畧亡之句以示譏豈所以垂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知懼邪

帝相（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相立稽古錄北帝皆易曰王失之許譜圖）一曰相安（世紀）相安之立選蠕而往兵征淮畎（淮夷畎夷紀年云元）年羿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尋氏（即今斟乃東郡之灌汲古文云相居斟灌蓋被逐之後居於商丘依二國以爲援）二年征風黃夷（范史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並紀年夷亂之世夷戎之來不甚盖德化非必繫國盛衰通典謂相征畎夷七年）

（然後來賓纂史因謂七年乃服非也）八年寒浞殺羿（大康後事惟羅泌叙之最詳盧內傳之說相表裏班固以爲劉安之說既仕而子長紀全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猥不貪於祿位遂相而後不復于首神嚚故相得以安與征役內傳謂羿方篡夏之■代夏政八年而過澆又得其實記錄咸云相十四年方爲羿遂言誤）又二十有二歲猶浞滅二斟而弒帝寒浞自立（馬總虞淮南皆云羿弒相非也年代曆相羿二十八年是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后緡生少康（諸商丘有相氏）

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朝廷之政類皆苟且姑息之爲以致豺狼梟獍跳梁跋扈乘間並起而不可禁止自非大有爲之君奮其剛斷攬權綱以離奪之其濟鮮矣予讀嗣征見仲康之能以威勝

愛而相遂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柄之失得社稷存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付之舜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帝之末不征三苗而付之禹則虞之兵權在禹矣茲豈陋儒之所知哉春秋之代魯人三弒其君蓋未有不先有其兵權者（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經必書者見慶父之得兵也夫以閔之幼立而自以兵屬慶父其所以致子般之禍有繇矣公子暈再爲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把伐邾救鄭威令信於其軍故暈弒隱而爲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視而收仲惠不能免其宛慶父殺子般而成季非正其惡皆兵權之失也）秦漢而來魏晉齊梁隋唐之際其誰不然孝和以幼沖即大位能遽誅鉏竇憲於是威權

在于十六七年邦畿綴蕞則兵制之不失也至宇文氏後周建號以宇文護為司馬逮其歸政循屬以兼司馬總軍政以故周統不制循致於難唐自中世一切姑息而強藩悍將擅殺主帥皆即授以節鉞於是握兵之命至自相推與或甲乙相攘擣閫逼京顯戮將相朝廷莫之或制自憲宗用剛斷平江東及澤潞易定魏淸貝衛澶相淮蔡蜀夏一時率服而有唐遂以中振穆敬懿僖世益頹靡而藩鎮益雄張卒以亡唐則不知果斷而已向若后相綜覈名實翕其威武權而用之則仲康之業何至是而殷後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長拂膺歟

夷羿傳

夷羿有窮氏（羿從草羽或作同作羿）窮國之侯也（作竆同）偃（以女）（嘏出皐陶或云射官非也世紀云不聞其姓失之）左臂脩而善射（淮南乃臨纂子）五歲得法於山中（括地象云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箠地藏草徑至羿之門乃臨矢去）傳楚狐父之道（吳越春秋云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之羿以善射著）既學射于吉甫其辭佐長故亦以善射著（見世紀）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

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繇是弇進妙中高出天下

逌事夏王王命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賓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口懼之爲災而萬金爲之憂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

（猗子）太康之立滔淫亡度娛以自縱民與胥亂迷敗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距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崩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將夷羿是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遂匿寔及相之立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伐夏政（論語兼義云羿逐相而自立藍載云自立爲帝）自鉏遷于窮石（鉏今滑之衛南有窮石即有窮之地今書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預而來皆以爲西鄙則丹妄矣按汲古書羿衆皆居斟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天問云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因誤予有以知天問非屈原作注以爲羿阻羽山尤妄）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即伯封叔見禹紀）先有仍之女美而黰厥澤可監夔納之是爲玄妻生伯封貪猗忿纇寔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即封豨史傳堯有封豨羿射之于桑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夫封狐天問云羿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說者俱以爲豚豬殊爲寡理）於是益時射不修民事忘其國𨸏而蔽于從禽用不

恢于夏家武羅伯因熊髠龐圉皆賢臣也乃弃之而信相伯伯明氏之讒子寒浞（伯明寒國之君猗姓）又以龐門是子爲受教之臣（逢音孤文傳羿匕傳逢蒙論衡作龐門是子卽逢門也孟子作逢蒙或作逢門逢蒙同寒帝之後）浞乃烝取羿室純狐爰殺羿（純狐羿妻名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言羿能貫革之射人揆度而交吞之又云胡射彼河伯而妻彼洛嬪蓋有洛氏女也注以爲宓妃妄矣傳言羿其妲[illegible]者字也[illegible]月之說特依類之言爾射河伯殺窫窳脩九嬰等並見淮南子）植之詐慝內行媚于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家衆烹之以飲其子[illegible]死于窮門（年代歷云逢門殺羿南子事始等云逢）

於羿皆指也崇羿說文云也南善自孝亦非世[illegible]門射）伯靡奔有鬲氏（[illegible]夏書羿未[illegible]可見）君也矣

祿崩而出奔羿代之於是篡帝[illegible]（也紀云羿爲羿帝故）（要中虞箴云在帝夷羿稱帝華有之餘皆帝[illegible]羿皆）及是而滅（今工字聯此五十有）（身鳥[illegible]然皆爲言矣時羿按九域志亳惟有羿朝）後有窮氏窮氏羿氏

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同政者屠黍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之理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爲暴虐羽親戚之而暴虐益甚陳爲淫佚隋親戚之而淫佚益甚是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

不知而抵于敗是故不足怪今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爲之躬自成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爲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誨人以酒色亡身而自溺於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於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於憂患而死安佚也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鄉使文皇非魏證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爲監則唐之爲唐未可知也太康以佚豫作僉盤荒般游亡度而亡其國此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illegible]而忘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太康也家衆享之顛非其不幸矣嗚呼服晝晝醉紅裙豈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寒浞傳

寒浞者倚姓（潜夫論有倚姓括地象云寒倚姓國是也本以寒爲邦姓國君失之）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爲讒慝后寒惡之弃諸窮羿入之謏以爲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于是蒸其室而虞之以干畋內外從之則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號溢酒臭所借之名號外紀云有政有）

（窮氏之澆非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曰奡（奡一作敖說文云生於及豷澆偶吊切集韻澆灌字一作滶）浞任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滅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今萊之掖縣戈宋鄭間邑）弒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有三年爲伯靡所殺（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遂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絶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浞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曆云浞四十年其說爲是續漢書[illegible]浞篡夏數十年多言之而通曆等云浞[illegible]年外紀云十二年是紀年云十年紀運圖云三十二年其說其矣大浞之殺羿因其室而生澆澆長後紀知浞少康始生少康後生四子逮事而後誘豷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可知而及本紀言伯靡子少中立益昧）澆恃多力從欲不悛惡虐以逞崩淫不義而通于丘嫂歧日康娛以自忘舘同所止（天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歧澆嫂也）少康滅之及女歧（天問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注少康田獵逐犬襲殺澆斷其首又云顛易厥首注謂少康夜襲得女歧而斷之）伯杼復誘豷殺之寒浞遂滅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父以爲天道之好還蘇竣之亂桓彜淪遣俞縱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桓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吾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亦請討之懷光罵曰若爲我子奈何亡我家邪對曰若天子股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

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夫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詛理也哉秦政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於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以哭禽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耶含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羃囚而卒自負之李林甫用好黜獄於天下而國忠亦即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付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宓違天地之道則天地違秦亦宓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於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紿其寡婦而攫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爲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

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虎之於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戕郭后堃康其口既郭之戮亦以康堃其口朱溫令蔣煇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劒之斃柱者三乃歸獄於裴季暨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劒犯溫溫亦走旋柱劒之擊柱者亦三乃歸獄於博王友文及末帝之討逆友珪竟俾廷諤奏刃而廷諤亦自殺矣夷羿之不道以臣逐君絕后反嬖而其妻與其臣浞亦能賂麗蒙而殺羿子亦死於窮門浞能弒相而伯靡卒能滅浞陽惟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還豈不明甚矣哉孚觀慶封蒲嫳之於崔杼慶舍蒲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龐等事而益歎羿浞之會與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三后之裔皆王而有吳者卒夷厥之子孫視履攷祥諶哉

夏后紀下之上
路史後紀十三卷上　二十三

路史後紀十三卷下

帝少康初寒浞之弑相也后緡方震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緡少昊後仍太昊後）生少康少長爲仍牧正殊才異畧至德宏仁忌夏而能戒之寒使臣俶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姚思妻之二虞而邑諸綸（綸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秦師伐鄭圍綸氏者博物志謂洧陰古綸邑爲少康邑謬矣方多難之際何得近會虞仍而邑即洧陰哉蘇許國名記）有田一成衆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一成十里百井也九百大擔五百人爲旅八百家而五百人有增常數衆志小也）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留季杼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諜奡季杼誘殪伯靡自鬲收二斟之盡滅浞而立少康

夏后紀下之上

路史後紀十三卷上　二十三

路史後紀十三卷下

帝少康初㚖之弒相也后緡方震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緡少昊後仍太昊後）生少康少長爲仍牧正殊才異畧至德宏仁忌夏而能戒之㚖使臣假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姚思妻之二虛而邑諸綸（綸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秦帥師伐鄭圍綸綸氏者博物志謂汾陰古綸邑爲少康邑誤矣方多艱之際何得近舍虞仍而遠即汾陰哉辯詳國名記）有田一成衆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衆而用之（一成十里百井也九百大撫五百人爲旅八百家而五百人有增常數衆言小也）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留季抒俱賢逮事乃俾女艾諜㚖季抒誘豷伯靡自鬲收二斟之盡滅浞而立少康

（汝国即女艾女鳩之封）猗夏被服彊圉朋淫不衰而弗豫不虞少康乘之戒于過而伯杼復戒殪于戈復禹之績以紹都于櫟（十道志云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云夏少康故邑水經潁水東逕東城即此又瀛有中書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應劭云以在滱易二水間而名亦見九域志凡此蓋亦游都之類）於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後漢書及汲紀年）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晉志云禹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illegible]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正法度振凋敝嚴祀崇禮撫錫祭際而天下之民歸心焉是以振祚四百後世莫及在位四十有六歲陟年八十有八（刀劍錄云夏少康二年鑄劍銘一文曰定光）九子（漳浦縣有九侯山舊經云禹子少康封於會稽有子九人流於此山而名新圖經云少康九子之說爲寓侯山以爲山碣之居名妄矣）伯杼嗣

說

帝杼一曰松旻（李濃曰云云或作公）（曆世紀孖旻非）是爲帝與（世本云季杼作帝又云杼作矛注少康子杼也墨子亦云與作甲中舊作予一作宁又作佇世紀一作后予集韻云予夏后名音宁又杼）始作矛甲滅戈豷及即立都于原（紀年帝予居原自原遷于老丘老丘地闕）五歲征東海伐三壽（本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乃封其仲曲列于繒（是曰繒衍傳作鄫）至周爲莒所滅（魯襄四年）有繒氏鄫氏曾氏（豈室志有宗言曾氏閩唐氏之後以字爲氏妄也）封云西甌處於埤中劗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杼也（云即季杼少康之庶子傳云季杼矯然杼少康之長子不得謂季然越書言少康前庶季杼尚少則咸然非杼也哀宇云少康庶子無余封於會稽世爲越侯云無余紂誤）初禹亡入會稽山

也復于衆曰食其實者不傷其枝吾獲覆釜書以除天下民有廬里其德溥矣死則予欲瘞焉於是誅不而邑之安民治屈以爲之法及崩羣臣葬之至於太康歲時及祀方皇不忍去（人名其處爲府山頗眞禹廟記山有夏王村其北有夏駕村張元之吳興記曰諸稽山）爰封杅以世祀蓋十數傳而與民編及周之東有無土百姓奉而君之是爲漚粵東粵（越也）（記云周元時有人生而言曰鳥禽呼嚶喋指天而向禹墓曰我無余君之末也將修前祀爲民請命民喜而封之曰無壬壬生無譯譯生夫譚譚子爲允常故越北界有餘暨鄉方歲會之號按國語通典作樂而越人謂立爲君者爲宗其三）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作允常非）其子執菼滅吳而遂霸（句踐也哀二十二年淮南子云禽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畢從九夷賓焉）七世菼蠋卯逃位巖間侵宇越人熏而出之是爲無顓（卽子搜自句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子鹿郢立是爲鼫與六年卒子盲姑立是爲不壽不壽十年卒子朱句立是爲王翁三十七年卒子翳立三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爲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弒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子蠋曰越人三弑其君）其君無疆爲楚所破（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史云殺之紀年無歐文忠云句踐五世至無疆非）族散江南海上于越東野句餘姑妹姑於迭爲長伯（王德璉番陽記云東野王夏后氏之苗裔秦末爲句粵君長餘並詳國名記）無疆之長王後去琅邪（二子尊尊于亡統失貞氏見無春秋）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皆楚封之蓋蹄族後皆臣楚）爲歐氏謳氏漚氏餘氏烏氏烏餘氏甌氏歐侯氏

歐陽氏歐羊氏（語匡歐甌漚並同 歐羊見熊齊拜）無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閩中（漢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故地都東冶建元三年閩越爲東甌王遣助發之未至止東甌國請徙中國以其衆來處江淮間此搖也後敗出因立冶冶今之東冶今福之閩縣也按福國經云句踐六世孫爲搖并其後無諸以其境南泉山都之福閩越王朱買臣云東越王保泉山在建安北界今福之侯安南三百里泉嶺山）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俱會稽之域見福圖經及歐搖佐漢平秦漢惠三年封爲東海王居東甌號東甌王顧氏譜云句踐十七世閩君搖佐漢寰宇記云繇七世始非建元六閩越王郢擊南越僭侈朝上書曰上遣將兵俱郢弟餘善殺郢以降乃以爲東越王郢衆兵無諸子繇君丑獨不善謀乃爲越繇君奉閩越祀元封元年六餘善反元封元冬兵至多死之東越王居股殺餘善降上以東越險多阻閩越悍數反覆遷處江淮之間遂虛其地上以也）以顧餘王東越（[illegible]）無餘陸（[illegible]）海陽奉越祀（[illegible]）以漢兵衆歸分郡之（會稽吳郡）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餘不甌鄧俱其美也（越絕書云吳陵門外馬塚浮漢上浪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門外濱城故越王城也無餘史表作甘餘並前國名記）後有駱氏顧氏疇氏甄姑氏（史無諸及搖皆句踐後駱舊作駱其將有騶力徐廣一作騶爲是越騶無本齊有騶編矣）諸氏搖氏僑氏稽氏多氏植氏茨氏舌氏佘氏越氏（羊姓諸族亦有越氏後稱姓勃邏並爲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會稽爲會稽氏漢有蒙諸山爲稽氏漢功臣有多軍封無錫侯將于卯嗣云）龍苗居仍爲實氏六十有九世肄出北方仕晉二十世統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居南齊代郡號沒鹿回爲沒鹿氏魏穆命爲紇豆陵氏其歸華也魏武文復之爲竇氏（鮮字鳴犢作常山故姓書又有鳴氏紇豆或作紇日非）懷

正敗溺僇尸爲毒氏（唐相與太平公主謀逆）帝杼能師禹者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槐立

說

帝槐（世本外紀或作魁非）一曰芬是爲祖武（金世紀立）立三歲而東九夷來御（畎于方黃白赤玄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二十有六歲陟（世紀二十八年紀年四十四年俱非）子芒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從帝芬帝槐也固未晳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作懷）非特是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章家章也置臯於下上寘家章於上下（章在桀時不當在有庚則又此劉姓豕韋在武丁時居中上章國名也此猶可說）郵無卹與王良並者（郎方光相王良也）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爲邪（武子列上中士會列下上）以至列帝桂玄宮之後而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大人物之表也

帝芒如（史記夏后芒鄒誕生音荒）一曰和（世紀帝芒又曰和）芒如之元年首以玄圭賓于河（見紀年）乃東狩海（紀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十有八歲陟（紀年云二陟年五十八）子洩立

帝洩（一作泄）是爲世宗（見年代曆世紀云一名帝世誤）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畎于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辭還服從故范氏後漢

（孫子經書云東夷自少康後世世服王化獻其樂舞也）二十有六歲陟（世紀同年代曆十六年紀年二十一皆非）子不降立

帝不降是爲帝江（史帝不降都帝丘當音江山海經帝江也）一曰北戍（世本世紀帝降或曰北戍年代曆作江武一作江戍非）六歲伐九苑（紀年）五十有九歲陟（紀年代曆同紀年六九紀運圖六十三）弟扃嗣

帝扃（或作禹世紀丞扃云芬子十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降弟帝扃爲十一帝扃年代曆作局字之誤）號曰高陽（世紀年代曆云或名曰高陽）二十有一歲陟（世紀年代曆等同）子廑嗣

帝廑（太平御覽音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曆云一曰廑又曰胤皆字之誤）一曰頊（見年代曆世紀云廑一曰頊立一曰菫江[illegible]字之誤）二十歲而陟（世紀同紀運圖二十二）

子胤甲立（人表帝廑在孔甲後失之）

說

帝胤甲（見汲紀年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爲名號）

胤甲之立湎泮陂僻傻而不歛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始衰諸侯叛之游畋萯蒼之嶺（東陽萯山也）天風晦冥遇神逢而迷（字書云逢黃萯山之神能動天地孔甲嘗遇之呂氏春秋及地記皆作萯山）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之必殃帝取子之曰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榱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守（御覽云以爲守者守門之官劉子云析薪斬左足遂爲大閽呂氏無此）取嘽緩之聲以爲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而民邪僻之心

生矣（晏子春秋云桀爲東音非）於是得乘龍于河、葳（四龍也河漢各二史云二龍服云十六俱非蔡墨云孔甲能擾于帝帝賜之言能順于天而天賜之傳者之妄）不能飲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曰御龍（左氏傳）它日龍戰于庭流漦積之（詳國語論衡如蛟妄事大似郭璞謙止任谷所化之女者）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巳而求之懼而之魯（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推其使火去之三亮山登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illegible]火爲夏孔甲御龍不能順其心意孔甲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焚孔甲祠之未至而[illegible]）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刀劍錄云孔甲四十年以九年甲辰[illegible]鐵作劍一銘之曰夾長四尺一寸[illegible]張孔甲鑄一字銘曰甲以爲之銘）天有祅孽十日竝照於東陽（[illegible]有十日説別見）其年胤甲陟（以上紀年年代曆云三十一非）子皋立

帝皋（或作睪紀年云后昊立三年宜一之）是爲簡皋（世紀年代曆又作皋簡）十有一歲陟葬于殽所謂南陵（蹇叔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今洛之永寧三崤山也說詳餘論）子敬發立

帝敬發（傳多作帝發）一曰惠（見紀年年代曆作發惠）是爲后敬（同上外紀云一曰敬）其始即繼諸夷式賓獻其樂舞（紀年云元年）于是思禹之功庸意於治十有二歲陟（帝王本紀十三外紀云十一）而弟履癸立（世本皋生發及履癸史記人表世紀皆以癸爲發之子故杜預以爲皋之孫非也）

帝履癸是爲桀（桀名也或以爲號爲謚俱非）初九窮之誼擾夏緒剝忽不絕諸侯胥亂民罹殫毒少康中興比胤甲再

淫亂姦雄畔渙而夏以汩震三傳而癸諸侯之存者不能以四千矣（衛龐侯云孔甲亂夏十四世而亡班志云禹後十三世孔甲好鬼神孔甲後十三世湯伐桀蓋誤也）癸不務德好貨使佞慢神虐民後後陳蔑蕩逐哫訾儒見恩信不申於國始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谷天門說見像論）乃大淫昏共舒于民讒貸虐殺而幼色是與（殺戮也大戴禮孔子云桀紂殘賊遠國老幼色是與亂淫虐疾決言注行虐南又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然幾亡）盛軍伍立兩億（正書云桀有億有億之數）左自謂天父（賈子云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恃其多力用其虎視不克靈承于旅天下之民悴崪焉（墨子云桀爲天子生裂兕虎指畫殺人淮南子云桀之力別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大犧軍旗也故云姦偽務大犧桀盂以此自稱言能移大犧爾或作大歛者爲牛非也晏子乃謂有推侈大戲爲各者翰論驗云桀失天五第注王蒐請清明之道眡視謂其鼻擘）以羊辛侯哆爲相（侯哆韓子作侯侈呂春秋作推哆羊辛一作干辛呂云桀染於羊辛岐踵戎紀又作干辛云悖戚紂諸侯者）庡尹皆斟觀岐踵戎曹觸龍介之閼道其志乃昏爲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荀子云桀蔽於妹喜斯觀侍御云斟觀也皆桀佞臣世紀云左師曹觸龍諂諛不正賢良鬱怨按說苑孔子對哀公云桀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大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湯誅桀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壇而居韓嬰荀況乃謂觸龍事紂誤矣）於是犬戎侵岐居之（諸夷內侵畎遂入居邠岐之間杜佑云邠新平岐扶風）由命任威以原侯令師（孝經援神契云后倫任威析其玉斗失其金推注右倫荀且自專也玉斗若渾儀金推言國之寶）伐有唐（歸藏）

（桀甚伐有唐牧古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多虞復為但長為鳳切用作章恐傷其父）復伐蒙山得妹喜焉（一伐妹嬉故集韻末喜音希妹只音以妹妹自之或音秋變也天問云桀伐蒙山何得焉王逸云桀伐蒙山國得末嬉列女傳以為有施得之師古云有施之女盍以國語說施為嬉姓國外絕從之失之矣）妹喜蠱惑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好殺反而男行弁服劍帶而冠吾縉烈參桀溺御之每加諸邑（董詩云桀溺末嬉言加於牀以金錯以貝玉螭縉之飾古云末喜美於色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臨其六合而失道湯伐之放之南巢）遠味四海（尸子云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衡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鰽大下連以宗列女伸云大臣諫者誹謗桀曰吾之威哀今不能皆以亥數四習頭賜麥宛擲行法過喜者諸樂許其吾者首死鹿者日諫者在羣下杜口矣）駕人車以奉之（并丹云見世紀）亦廣優俳戲奇偉作東哥而操北里大合

桑林驟溢妄行於是宴古相持而唱於旋靡靡之音人以猶其必亡（韋紫露云桀修宮室麗山深之材西封獸之足驟溢妄行云云阮籍惡樂論桀之末傳淫聲長歌達於三湯聞之悲酸史記云大進倡優漫爛之樂設奇偉戲靡靡之聲正伏書夏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負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音更曰覺兮較兮云云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日矣王個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云吾乃亡矣尹乃去夏適湯）後屋室崇園囿傾宮旋臺（晏子春秋云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宮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旋臺在絳之正平寰宇記絳縣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列女傳旋臺瓊臺以臨雲雨官造作傾宮又常右欲傾旋臺瓊之轉危常若旋轉所謂搖臺世不知作婚瑤者）非汙池土察（汙察深也言洞地為池）撫狐批狻不足以攄志市縱虢獸以觀人之奔駭廣池漾酒一鼓而鞠飲者三

千覘其醉溺且多發帛以希妖喜之一噱（新序云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列女傳云縛其頭）復會于仍（史桀為有仍之會而其逵以為緡非）有緡叛之克有緡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弃元妃于洛（二女曰琬曰琰刻名苕華之玉詳汲冢紀年呂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末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盟誓滅夏云云詩志也或云元妃即末嬉洛書錄運法云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末嬉獻帝為後殘如素逵或昏亂也然云孔甲所龍之以為太子甚賢矣）給過之者非弃義而讒諂後滋甚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家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遠刑賞無信位隨財而行（淮南子云桀之時主闇晦不明道瀾漫而不修弃

五帝之恩刑黜三王之法籍舉事戾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像其意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埒裂容臺振而掩覆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鎩翼狐狸首穴馬牛放失云云三王之法籍矣）更為長夜之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而風沙邑之（地室也博物志云川為陵山復於下）方冬穿陵殿以就之酒渾而戮刑殺彌厚（繆子云桀為天下酒醴而殺厨人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大傳云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桀遠遂以是亡注云故刑密其近也桀讒為掠）滅皇圖亂曆紀（書帝命驗云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曆紀絕滅賊天下賢人逆道淫色慢易不事祖宗）王瑞不行朔不告（大戴用兵云桀紂殺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朔風是御曆失制擁提失方邦大無紀王瑞下行不告朔於諸侯）於是天不畀純祆孛出枉矢射（宋張邕云桀誅諫而星孛紂昵荒而致彗

（世紀云桀淫亂災異並見雨日鬬射攝提失處五星錯行伊洛竭彗星出鬼哭于國湯伐之書運期授云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夔射又見書中候）地震天血（外紀天雨血水米）迅雷黃霧（古今五行紀桀末年雷霆殺人其年湯放之也日黃霧見本集）夏霜而冬露（命歷序外紀云六月隕霜）大雨水（史云桀末年候民放）里社坼（汲紀年桀末年社坼裂）因之以饑饉桀益重斂好富（云今曾子又食紂）不肯感言乎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桀之饑饉因於殘刑湯之大旱因於大軍皆人事也大戴云桀紂殘暴焦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蠻八夷交代於中國於是天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焦黃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餚皆上之不論不義也王者治期云災至有數年歲有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桀紂無辟之災非也）大夫關龍逢引圖進曰君人以禮義為基恭信為本節財愛民故國安而身壽今冬不為杠夏不

東柎而視其宛內有文華之陰傾而外有曲逆之姦殘役民如不勝用財若無窮民無所附君子莫危焉惟帝念之乃立而弗及朝遂危之（即關龍逢者夫論桀之大夫戰國策云桀驕嬖而殺其良將注以為逆則兼將也論語陰嬉云桀殺龍逢後庚子生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王會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妄也逢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逢之死當有故有葬見發揮）耆艾又諫以為袄言殺之（見博物志金匱云桀時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發從民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以為妖言殺之其年一日岑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耆老諫而殺之六韜外紀作翟山世紀等云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也）自是衆人參耦忠臣折口磬龜無腹著策曰施大臣司叛其信費昌乃徙族以歸商

大史終古亦負其圖奧而去之（淮南子終古爲大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論衡云時兩日竝出東者焰西者沈費昌問馮夷云東者爲商西爲夏昌乃從族之商傳言桀紂之世異多矣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兩日竝鬬五星交錯在矣源火神見附前之行黃國諫不聽犬國誅逢神祝融也如任効[illegible]云武妓妄掌事亦是後鯉虹女之類爾亡光元年首[illegible]多溪有虹爲女宇文顯所進帝遜至之不得星吉[illegible]入淫僕爲虹而去未終帝崩外祝從[illegible]亦不得云妄）伊摯爲帝之酒保也醜夏而耕于商郊[illegible]尹商契之後有子履者天錫勇智得禹之錄齊聖廣淵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七十里爲方伯（殷國云[illegible]伯故得[illegible]）循法三聖用三俊克寬克仁明德卹祀賢於諸侯[illegible]贄之賢三枉聘而不至馳即見之旣而幡然就商助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

桀命自賢矯誣上天閒賢附勢率遏衆力窮父兄恥功臣不任其遇女鳩女方夏賢臣也亦遂去之贄既醜夏三年復歸于亳遇諸北門蟬連歎知夏命之將墜也乃遂相商（鳩方世非臣以爲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曰五國之臣而曰遇哉并蓋伊尹在亳時二女云）子履之沛遇擊揚四面羅者一祝解而漢陰降東京賦慕帝乙之弛罟謂此子虛賦以爲成湯好田誤也爰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既得仲虺萊朱於是有不諶者從而征之葛伯仇饟初征自葛而昆吾韋顧亦斬又其民粒食之民又戮而不得以疾死於伐韋伐顧伐昆吾以儆于桀誅其君吊其民東

征西怨載十一而征無敵於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征者天子之事湯之征得專命于紀年湯七年九征而唐劉鶚云載十一征者伐二十一國也書中候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諸隣國襁負歸之傳云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故傳子言歸者四十國）桀怒以誅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于死復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賚其寶（[illegible]）子發湯也湯有臚行天下之効之者且百國矣又得慶誧湟里沮東門虛南門墉西門疵北門側七大夫佐司御門尹登恒爲佑始誠之之翁密須氏以爲武教試得密須氏而知所服桀參天乃交六州攸徂之民以伐桀（湯誥）

（景亳之命費昌爲御世紀謂湯退居中野也幼虛國今之皇甫謐云同日員歸者五百國）始用玄牡昭告上天神后（皇天后土也玄牡尚質反）用誓于衆庚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於鳴條敗諸娀虛（[illegible]）（而出其不意皇甫謐云桀齊不寤湯伐之發揮有辨）桀與其屬五百南徙千里至於不齊不齊之民去之轉之郕遂放之南巢氏之（也詳國名記尹子以爲放之歷山故世紀云禽之焦門故之歷山乃與末嬉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非也晉志亦云敗于焦乃城地淮南子云革車三百乘因之鳴條禽之焦門呂氏云戈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是矣尸子云華車三百乘伐之南巢收之夏宮吝踈呂氏春秋云商湯旱猶發師以申尹之盟故合師從東方出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云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墨子云湯放桀於大本）戮尹誥臧斟觀

昆吾氏（昆吾與桀同日亡見周書戊子戰桀于鳴條按傳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則非戊子）湯乃復亳會群后退從諸臣之位曰天子之位惟有道者處之三諸侯無敢即乃簡代夏復禹功修舜緒爲副于天（周書殷祝解湯放桀三千諸侯大會[illegible]大會諸侯于[illegible]）反夏政國遷鄣（於[illegible]國[illegible]官[illegible]反商之[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云湯王爲天子夏人大悅如得慈親[illegible]妘[illegible]商不變其親觀如夏是謂至公[illegible]讀如[illegible]云不今[illegible]州人謂有[illegible]曰有[illegible]中[illegible]一戎此[illegible]康誥有[illegible]之文[illegible]是不知康誥乃一文王[illegible]專爲[illegible]湯武之國一號本不[illegible]於氏所使以之）[illegible]之跡將遷其社不可（遷[illegible]言勝夏已欲移其社稷[illegible]於商[illegible]然[illegible]王者當自立社不可以[illegible]夏國之社稷[illegible]不可者[illegible]湯不可之也世以謂不欲於桀之子孫曰[illegible]夏[illegible]變置社稷且以爲湯始欲遷[illegible]議以爲不可非也）

（可而欲易是以徙如此故置其社[illegible]遷社也）乃取傳書（習遂石見周書書有璽遂者以秦制[illegible]天子六璽以爲秦始者非也子云爲之符璽起[illegible]有子之[illegible]夏後至三[illegible]化[illegible]謂[illegible]始有[illegible]運中樞云黃帝得龍圖[illegible]曰天黃帝[illegible]是古有）發明德作八政命於總章（大戴禮）遂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休息（商君書）

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商東之僂是爲東樓生西樓公（鄭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譜云湯放桀移杞乃遷姒姓于杞[illegible]其析也或云湯封之失非）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復之杞爲二後九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楚惠滅之故傳云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或以州公爲杞後則非）弟佗奔魯受爵爲侯有封于陽其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爲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

僂氏樓氏婁氏劉氏丏氏雝丘氏郁氏蓋氏盧氏孫氏杞氏（夏侯嬰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孫[illegible]漢高帝云婁者劉也賜婁敬姓劉[illegible]）

（[illegible]或作袒疑）桀立四十有二歲而放三年死於亭山（代年[illegible]）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世[illegible]）

（紀年[illegible]四百七十一年[illegible]云禹之[illegible]）嗟乎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然而猶有慙德而後世猶曰于湯有光是以君子不為也（[illegible]）始夏之興青龍止郊雨金櫟陽而祝融降於崇山（[illegible]）及是回祿信於聆隧

容臺（[illegible]）[illegible]而湯之亡也牡鳴鳥亦天命之反邪（[illegible]）

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洎氏弗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氏窮氏褒氏沈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彤氏弋氏綸氏式氏（[illegible]）

（[illegible]）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illegible]）

（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徐挽宮皆爲文王臣封南陽侯生邵虎成王司馬封白水侯生宮宣王府南陽侯生伯莊王上大夫大掬季騁會官宮之子云）褒君事自文至幽王嬖褒后遂亡

周而褒亦亡矣形伯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矣（定四年）

姒敬叔仕于齊采於鮑爲鮑氏包氏（[illegible]）

（[illegible]）成王封夏公文爲夏氏夏后

氏差氏禹氏（[illegible]）

（[illegible]）後戈氏桀崩其子淳維妻其衆妾

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曰盛曰獫狁（[illegible]）

（[illegible]括地圖云夏桀無道湯放之三年死子獯粥妻桀之衆妾[illegible]）

（[illegible]後又云軒後其于紀則又不能則矣）秦有

匈奴單于頭曼者後入于冒頓爲彊暴破東胡走

月支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燕趙始長城郤胡李牧

破臧禬襤秦亦被蒙恬城逐塞外既侵燕代窘危漢

祖於是屈婁敬之策和親單于繇是稽胡子孫感漢

爲劉氏（望河間河南）扶羅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

漢二世而聰滅晉曜改曰趙石勒夷之（[illegible]）勃勃

興朔方爲赫連氏（右賢去卑之後中平中羌渠扶羅將兵助平黃巾扶羅子豹爲左賢王生淵爲前趙右賢王去卑爲[illegible]）傳三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代氏

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爲攣鞮氏（[illegible]）厥後異姓

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雕氏凋氏（漢表匈奴王雕氏[illegible]）

（見載記）盧氏赫連將呼盧古（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虜讀須卜三大姓官皆出二）宕昌白狼之羌亦其散也有宕氏庫氏党氏渾氏房當氏（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勃詔云朕皇祖大禹受玄珪之錫號夏朕祖北遷幽朔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姓為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氏赫連非正統者以鐵伐為氏故號大夏亦魏之族也晉書以魏為昌意後勃勃云夏后後而党出西羌故姚秦有党耐虎曰祖本夏侯氏後為羌豪隋書以党項白狼■昌為三苗後失之党宋韻作党鐵氏本曰鐵伐勃勃云庶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為堂者必得乎基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為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然後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固飄搖之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杌隉之憂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僵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為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亦必有人焉而爲之也桀之久其位惟可知矣君天下者何至掐基址而什柱石哉

夏后紀下之下

路史後紀卷十三下　二十四

帝太康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第怨之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是也小弁人子之爲詩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爾於其親不得■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爲怨亦有道矣思而怒惕而不訐是故虞帝怨申生亦怨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歟方幽王之惛也將放其大子宜臼而殺之夫爲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已於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闗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御寇務急雖誰如兄弟至於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小弁說在經解）烏乎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懷也古之爲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講信而脩睦也猶必仁者以爲守而後出洛長遠矣十旬久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鄉使太康弃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爲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苟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致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孰守社稷太康之萌伏於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久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遷千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

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甫謐以爲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不階成旅平梟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尚有虞思伯靡内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壟有憑藉以數千屠百萬克復炎漢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矣豈亦未之思邪大抵因時特起者易爲功而誅鉏積難者難爲力故論成敗而不徵其時勢之難易而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見其可也羿浞澆豷皆積年在内盤結強固之勢而王郎王莽者乃一時在外崛起不根之姦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世之人有所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無所賴是故懷寶越都者兢兢一踣惟恐失之而爲計俞拙磬身摩壘者滔滔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輕唐神堯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光武之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惡得以是殿成功哉以數千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文可論之常勝之家　邪於乎夾亂百年民心亦離夏矣浞豷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以光武而誅鉏希不傷其手矣竊尚論之后少康

之志與夫辛苦艱難越句踐可略似之光武不足嬈也雖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高帝爲論劉知幾之以劉蜀爲比儗人其倫於是爲爽

帝杼　越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禹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鳥喙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非性貌之肖也自夫樹之厓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覇其辛苦艱難又何與少康無異哉（兩越之分備國名記）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爲稱也（春秋書侯伯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不知四國皆然乃以謂吳楚夷也哉聖人既而悔予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何貶而君吳楚亦皆先王之後耶嘉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無二王而此四國嘗僭王矣筆削之際於衛乖嫌故變之而曰子亦不可重書一王非有貶也禮婦人明旌何敘有封者實封無封書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侯來朝以其臣楚兒侯來朝以用夷禮故悉書子斯亦繆矣三國當時固自有說非示貶）奚以信曰不忘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楚之君將何以爲辭此不得而不子之非貶也（春秋變夷雖大曰子）（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平定十四年吳子光卒是矣）左氏曰其葬僭矣獨四國之葬僭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聖人豈徒較

其區區毫末之僭哉（春秋雖誅討小國且書其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雖干其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曰越王卒葬王則是與天王無異矣故必予之）

帝歷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孱虐昏悖則雖以庸常之君守不變者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改作厭鈍騁駿以求快於一騁而乃蹶而遂不起鮮繇是觀之任智者固不若愚而騁駿者未必如鈍也

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傷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大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則其所見無非喜怒之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況以酒于游于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喪耆欲雖老此天之常道也是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土階茅茨惡衣菲食而不徇乎其外紛華盛麗以堯禹湯文之君爲之應未害也而數君子必不爲者知其蔽物累德而無益于己也好大喜功澤車美室作

章華建極殿晝夜縣作架瓊而結綺與夫爵象犬馬刑及矜孤殺夫而奪婦者皆以速亡而亟斃則庸常之君守而不變有足多矣嗟乎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故君子於此不可不致於學苟萬乘之主不致於學不知性命之重道德之尊而爲耳目情欲之所牽役以兵刑貨利膳服聲色賊其身害其政而致於滅亡夭死者可勝痛哉然則人臣之欲以生事勸其君與人君之欲大有爲者可不爲之却顧而深思邪

帝甲

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方行而爲之說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水生木木生則木王木生火火生則火王土與金水亦復如是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於是又爲說曰視明禮修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聽聰智得則龍見皆言修母以致子且爲祥瑞之說也蓋如此可謂循矣雖然天地之間不離乎五行而言之則是理也故東方多龍南方多鳳西

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方一六虚危無位是故神龜藏六而神顓畜王者之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而招搖大角乃在其上斯亦以其粗而至於其微則有能言者矣後世國不修其官官不辨其事而小大之政闕故傳曰水官棄矣而龍不生得（王者之行亦以南向言主前鸞後旄左旒布旗而招搖斗杓大角軒轅麒麟之宿太常居中建四方也）

於下上宜家章於上下（章在集肆豕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列土分茅自有民始矣秦失其猷而後世弗復知封建之有大便於君民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子曰求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國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讀之至此泫然流涕曰夫子不以是責由而責求且自名焉曷其思之深也生今之世學古之道竊因祖述而著路史視帝王之後世祚衍天下至數千百年渾未艾也而曾一顓臾冉氏之子不能容之

顧不謂大衰乎嗟乎號之不受則其於虞也何有聖人之見豈俗所知哉社稷之臣山川之神主也亡一敵而伐之且猶不可況易之乎先王盛時諸父諸舅星分棋布於神州之內環環而來接之以禮是故采旄奉幣夾輔尊獎不啻乎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者惟是周旋揖遜豈不休哉因者其有傳者爲國名記其幾來者尚或知其彷彿焉

大昊後風姓國

風 上世弌國于風而爲姓故帝之後有風后（佐黃帝殺蚩尤者）尭誅大風禹訪風后皆其祚云（大風羿大夏大封豕）地當汉水（元和郡縣圖志云夏汉乾廢縣城本古風城古之風国即伏羲風姓也南臨汉水濱水也武德中置汉川縣隸沔鄂德五年隸安木魏之汉川郡出郢州）

成紀 今天水治漢屬天水東漢屬漢陽唐屬秦州州元治上邽而成紀本治小抗川開元二十二年地震州自上邽徙治治之敬親川縣亦移入新城天寶元年州還治上邽廣記云包羲於此生

包 帝之潜邦夏復封之爲姒姓（杜預世族譜有庖国云夏）

（同姓王符云夏封伏羲之後）地在襄陽漢之平樂也有包羲陵（見水經世紀）又有水爲東北入沔亦作郇有泡（說文泡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音郇集韻泡郇同庖郇庖褒四音）

虙

郇之東一亭有致密鄉記爲古密或者其虙邪昔虙不齊世咸作密亦作宓故虙子賤碑以爲虙羲之後音爲伏謂傳誤作密（黃帝後自有密）

陳

今陳治宛丘攷古字只作陳隸變爲陳（直刃）（宣十二年傳所以[illegible]爲平聲古無從東陳後書[illegible]卦爲車陳之爲東也不之即反以陳爲正陣爲陳人皆[illegible]年[illegible]定爲陳傳亦或用車出說文石經及考之東平一日[illegible]傳）云太昊之虛許氏謂從木申聲亦妄

任

伯爵本己姓帝摯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終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水經注云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亢父即今任城唐隸兖州）或曰仍也故晉志以仍與有仍爲二

密

男爵（非密須者）今高密有密鄉本密水名漢高密國隋高密郡唐爲密州春秋之萊夷維邑也（預云淳于東北密鄉淳于後併入高密）

宿

男爵周武王封宋人遷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十年宋人遷宿不云宿遷于宋宋之也）杜預云東平無鹽有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宿城亡臨淄城在今鄆之須城東三十六里隨宿城縣也（秦置須昌在須句城北開皇十六年改曰宿城於宿城西北三十二里別置須昌）

鄆

一曰佝今之須城（秦須昌後唐以諱改即須句）按太康地記有東西二鄆西鄆魯公所居今濟之鄆城（鄆與莒接境舊云莒附庸以昭元年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訴之發二十五年齊人取鄆而居昭公不附莒也莒何得有鄆亦非魯地）東鄆即此（文公十二年城鄆又成公九年楚人入鄆在今沂州沂水縣目貴亭即鄆亭城冥守以此為莒魯所爭亦非）

須句

子爵戎風國邾伐而魯取之（許紀中或云魯私屬皆非）（經書伐成傳曰求今有剛邑也）一作朐（公羊）地志朐城在壽昌西北今須城西北須朐故城者京相璠云須朐一國二城兩名非也蓋鄆歸須城而朐猶是故所

顓臾

子爵沂之費縣西北二旅有顓臾故城（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正觀元年省入費）

邑

海內南經有巴國所謂巴賓彭濮者伏羲後生巴人郭璞云三巴國今巴縣是也（隸恭州秦漢之巴郡本隸今猶有古巴城在涪江之北漢水之南蜀將李嚴修古巴城者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巴記云閬曰二水東南曲折三回如巴字而名）

閬

華陽志巴子後理閬中（閬水紆曲三面地在其中而名）地形志云閬中居蜀漢之半東道要衝今郡城即古之閬中城

通

巴之邑稱巴皆子也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巴東至魚復西連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界男者秋獻區不敢）

酉　辰　巫　武　沅

五州皆巴後分王黔中者

今太原有郝鄉太昊弟郝骨氏後一云右扶風盩厔郝鄉也（且見長安等志集韻音赤人）帝乙時有子期因封之曰郝云（許各切又呼各切）

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邑於濟上寔司大昊與有濟之祀風姓顓臾最親之舊也故邾人滅須句成風請封之言於釐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公聞之爰復須句惡戲以成風一婦人不出戶庭猶存繼絕之心豈惟先王之澤哉蓋人情所同然者不可易也且伏羲去周幾年矣而猶國焉欲世之不厚不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矣此其可知者也（襄公十三年左氏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十四年當僖公二十二年經書公伐邾取須句傳云反其君焉至文公七年當襄王之三十二年再書伐邾取須句傳乃以爲寘文公子焉劉氏權衡以爲皆無其事謂其書來奔與反其君皆義者事當寘文公子封邾臣當貶而皆不書于使邾不滅須句邾無隸取之貶之而不使後無隸再伐邾取須句蓋邾嘗爲自可前邑之後爲魯取之矣而後復之故王況而再書晉書十有察劉知其復邾須句矣不然何得二十年而後有書伐取而諸侯不得擅封故復其君自齊桓公有不書雖於日後有事而者見其鄰境而未嘗會書寘大公子何足書識許亭云懷戎狄而封之知其要也）

炎帝後姜姓國

伊　蓋亦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有伊水堯之母家伊侯國

耆　侯爵曰伊徒者旻炎曰伊耆（猶陶唐殷商然）一曰阢黎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耆者史記言文王伐阢

厲（列賴）　帝之㶅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麗山即厲山（黎見商後國九域志厲鄉村有神農廟）今隨縣之北厲鄉賴鄉也有厲山在隨縣北百里神農是生（郡國志云厲山神農所生荊州圖經云永陽縣西北有厲山神農所生處）春

秋之厲國（僖十五年齊伐厲）通爲賴然厲賴異見（厲

世國）

美　扶風美陽有姜氏城南有姜水

封　封鉅國黃帝封之是爲封胡通典云封丘

古封國也今隸開封有封父亭封丘臺即

封父國（齊國郡記齊之延鄉高邑以爲封丘有[illegible]）

逢（龐）　伯爵伯陵之國黃帝所封夏有逢蒙（一作逄蒙又

作蠭）穆天子傳逢公其後也地今開封逢池

一曰逢澤（縣東北十四里九域志逢陂忌澤汲冢紀年梁惠王發逢忌之

藪以賜民若字當音蘁又音史秦孝公使公子少官會諸侯逢澤天寶初改更名

福源）

北齊　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蓋伯陵前封逢後

改於齊故山海經有北齊之國姜姓是兩

齊云

殳　伯陵之子夏代有殳戕即齊地肩淳也一

作朱故傳作朱戕

江水　祝庸之封地今朱提

吕（甫）　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

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莒

也（博物志東海郡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莒之呂縣東百六十）

（漢曲海歲）霍邑亦曰呂武德初爲呂州（十七年廢）圖經以新蔡爲古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郙（上蔡有郙亭）

申

伯爵初爲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遷之今信陽軍之方城內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苑縣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申伯土田（見崧高）潛夫謂在南陽苑北序山之下所謂于邑于序者

謝

伯爵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是有謝水（水經注謝城申伯之國秦道云宣王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棘陽城在唐之湖陽西北

汲

太公若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東北四十八里有太公泉及廟（水經一云故居）

齊

侯爵伯陵氏之故國以天齊淵名呂尚徙封都營丘今青之臨淄也然營丘故城乃在濰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營丘（齊地記丘在下周三百步高九丈北有下坐一丈五尺）後胡公徙薄姑地志謂尚封薄姑非（詳在國中）

許

男爵太叔之封鄭滅之（定六年）王符云穎川許縣（魏文曰許昌）周靖帝始爲州今治長社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作鄦說文作郱

焦

許靈公徙葉（成十三年楚平王遷葉）至悼公遷城父（今都亳）曰焦夷（昭九年遷于夷者輿畧作蕉夷）春秋時爲陳邑楚併之（襄王十五年楚伐陳取焦夷）魏爲譙郡後周爲亳州今亳治譙縣有古焦城譙焦一也（寰宇記在譙城下邑城北三十一里）

析

地卽白羽（昭十八年）今鄧之內鄉也鄖鄉以爲浙川（本石暘析縣二名見魯僖廿五年傳）析遂遷容城今華容

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而伯益書炎帝生器器生伯陵故周語謂天黿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爲商侯伯封於齊地而伯益書更有北齊之國姜姓是知伯陵姜姓炎後前封于齊而太公其繼爲者也昔者帝嚳取于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秦王復取于有駘氏曰秦姜是姜姓

之駘至周猶在盂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乃不知稷封之駘在於武功而姜姓之駘在於琅邪固不同也前事之缺失可勝悼哉

艾　隱公盟于艾（六年）今牟縣東南有艾山（齊魯之竟或曰艾陵九域志艾山在下邳）杜預疑爲臨沂東有艾亭

隰　犂也一曰犂丘預謂濟南隰陰縣或云隰郕在懷西南懷貞觀入武陟（西有古懷城）

柯　齊邑柯澤在鄆之東阿（莊公會齊侯處東阿故城在滇城東）又鄭成公十七年（與鄭柯陵鄭地）衛之柯異（襄公十九年諸侯會處杜云東北故柯城內黃今隸大名）

丙　邴也宋之下邑晉大夫所封古邴炎國（稷王）（出入于邴乃鄭邑祊也）

高（高氏）　故高城在齊之禹城漢故縣

棠　大夫棠公邑襄六年晏弱圍棠預云國也今萊之即墨有棠鄉與魯棠異（隱公矢魚處乃單唐之魚臺）

檀　武王時有檀伯達　地志瑕丘檀城古灌檀也瑕丘今隸兗有檀鄉（輿地廣記）或作壇

若　魯頌若士出于此（漢河間王妻若）齊地與蜀（若苗裔居封）吳興之若異（吳興記長城下有若下若溪曰上若下若）

井　周有井伯廣韻云子牙後（穆天子傳井利）或云虞公族非字書作邢誤（正邢字）

劇　齊附庸今爲甾川劇縣

甗　齊邑乃齊宋戰處（僖公十八年）

崔　丁公子采預云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

盧　姜姓後封（預云）今齊之盧城漢縣（隷濟北）有盧水

章　鄣東平亡鹽東北有章城古章國齊人降之（莊公三十年）劉賈依公羊穀梁云爲紀遺邑預非之云附庸如郜鄣是也

高堂　風俗通云高傒釆

閭丘　本屬莒　後歸邾（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閭丘來奔）預云南陽縣北有顯閭亭

廩丘　世本齊大夫廩丘子邑今濟之鄆城北有廩丘故城漢廩丘縣屬東郡（晉書濮齊併入鄆襄公二十六年傳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故城在濮之雷澤北）

梁丘　齊宋遇處（莊公三十二年）穀梁謂曹邾之間去齊

八百韻云昌邑西南梁丘鄉今武成有梁丘山（隸單昌邑今在濟之金鄉）世本又有梁丘虞丘皆齊采邑

虞丘

移　風俗通齊公子雖采於移後爲氏（後漢移良）

右齊之分

神農之爲世諛甄四海紀地形經土分域以與賢者共理之其所以爲制也近者地廣而遠彌小負海之邦多十里與二十里以大用小猶斡役指繇中下外若居高屋而建瓴水焉其制可謂得矣然攷其壤理遠國廣輪纔侔後世一附庸爾斯爲國之制也（十里一成外大夫士之采如郃張辭楊之類亦可謂國渾城特奏置河東縣廣輪才一十有四里若今海州榷場十里二十里亦有至窄世爲業者不在大也）雖然神農之國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而唐虞之制則近小而遠大甸服之外親賢所建百里之內爲采二百里之內任邦而餘三百悉封諸侯必先小而後大神農之使大國處內則近大常高京師之制而遠小自微

雄大之陵唐虞必使小國居內則小國易獲神都之蔽而日圻亦蔑彊埶之迫唐虞神農豈欲為是擾擾殊哉（晉志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任即男也故有任氏為有男）古今有異時亡異勢勢或變易而存亡安危之幾或不在乎此惟彊大之處內則尾大之憂自去而上常惕彊大處外則僭擬之心易寔而上常息神農之制故可謂兩盡（矣）而況於德處者乎　抑又求之先王之法亦固有微權其間而非為是固也周之五服男列侯外而晉鄭宋衛棋布近甸萊牟耿弦星分遠服固非小必近而大必遠也然則神農之國亦豈必近大而遠小哉大封建之君於此必有擇矣

氐人　山經云炎帝孫靈恝生氐人為氐國（俗作互非）

狄歷　後為勅勒通典鐵勒自西海東據山谷不絕骨僕同羅韋訖拔野古都波覆羅並號俟斤

廧咎　杜例云赤狄別種

皐落　杜例赤狄別種盟會圖疏云在潞州今絳之垣縣西北六十故皐落城是世曰倚薄

玄氏　乞姓羌也今文鳳二竟白馬氏者居仇池曰氏依今甘武成階四州地羌蓋岐隴而南漢川以西皆氐云

揚拒　泉皐　伊落　陸渾　九州之戎　僖公十一年有楊拒泉皐伊雒之戎二十二年有陸渾九州之戎陸渾河南屬縣楊拒不見而泉乃洛陽西南之泉亭伊雒之閭刑洛陽縣西南之故戎城皆姜戎也（三十三年姜戎在晉南鄙）秦晉誘致而城于此或以爲允姓戎者非

赤狄　隗姓（赤狄潞氏皆隗姓）故上黨地（杜云有赤狄城）今洺州地（鄭樵地名）

露　參盧之封茶陵露水鄉有露水山于訪炎陵稽其始封字亦作潞蓋商周間衍于河東北爾

路　參盧後春秋之潞子都曲梁（即雞澤洺州雞澤縣）周置潞州（建德七年）今之潞城漢故縣亦作路有

潞水（并之洨）潞子廟

隗氏

山海經有貢神隗氏春秋隗氏之地（僖二十四

潞

年）齊邑昔鮑子及潞者（哀公八年）一云王軍縣

今有地曰露漢之東露而幽之潞縣亦有

潞水（因潞露河）也知後代之承襲猶殷商楚郢

所至以爲名也

甲氏

潞氏屬晉滅之（宣公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甘潞之屬杜云上黨又潞城縣東北有古城潞氏之國也）

留吁

潞氏屬晉（滅留吁）也留故城南即故留吁國也

與潞俱附中國（水經第十卷一名戎也與潞俱附中國）爲赤

部胡（紫溪春秋地名云潞氏今曰赤部胡）

冉

禿姓亦有冉人明爲國也古器有冉姜敦

博古圖譜爲周寡矣按楚有息冉（昭十三年傳）

齊地亦有冉冉道（哀公二十一年傳）

駘

后稷母有駘氏後秦王復取于駘（盟會圖駘疏云邰）

（炎帝之後周弁外家）曩東鄙地今沂之費縣南故駘

亭是地接齊郕亦作台故郕使舍還郕田

封境至於駘上（哀十七年）莒人伐我圍台（襄十二年）

（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洎哀公特齊亂景公子

荼遷于駘則入齊矣非武功之駘

淳

是爲淳于故城在高密之安丘東北故淳于縣爲北海郡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遂遷江南預云華容今監利也

戲

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郡縣國志驪山在東北三十有古戲亭皇甫謐云新豐東二十里昭云有戲山）幽王死焉（章邯入關至戲蘇林云縣南四十里）或云幽褒戲此而名妄也（兩京道里記等）正音希

怡

一曰默怡今營丘之柳城亦作台即墨台禹師果如或云墨台

孤竹

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小白之所至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離支縣漢令支也營州皆其地一作觚（本以孤生之竹可音而名）

向

向姜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酈元云軹南四十五向城（軹故城在齊源地名向上寰宇記在懷之河內西北二十七）璠預皆以河內軹西有向而無城疑爲蘇因按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故十三州志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之向國然代以爲承之向乃莒邑（向城在承縣宣四年伐莒取向）

（者今密之莒縣南七十二故向城乃莒邑非姜國蓋因傳姜不安莒而以爲近莒耳）

州

桓公五年州公如曹說者爲即淳于輿地廣記云密州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也今海之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本密州杞所之）王之三公稱公云寰內侯者非也（劉攽云寰內侯如祭公者蓋明公之嫌）或云懷之武德非（武德漢故河內州縣名生邑地近共）有州氏（晉有州綽水經漢有州苞任錄有州輔皆吉成侯）

薄

今拱之者城東北有薄城漢縣屬山陽本宋地（哀公十二年盟于薄者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卽此）

甘

京兆鄠縣西南五里有甘亭（郡縣志或云在鄠北）甘盤之國啓居戰于此（馬融云甘鄠之南孔穎達云啓西行甘當在戶東）

杞

侯爵姜姓輿地廣記杞侯故城在壽光（寰宇記紀城故紀侯國姜姓又濰之昌樂西六十有劇城內有紀季臺高九尺紀侯所築蓋後遷于此）世紀云周文妃國姜姓非也桓王后季姜也（孫逖送紀參軍序云周公之作紀爲之首緣也）

隨

隨侯叅裔（得蛇珠者）故李白云漢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爲大賢（送倩公序）而世以爲姬姓詳

周後國

酅

紀要邑後爲齊附（莊公三年紀季納之齊）預云故穀

城西有地曰嶲下（齊北）續述征記安平有鄰
亭安平齊廢今隸臨菑（記云齊国東安平乃菑川国故穀城）
（在鄆今東阿東）

紀郭 杜例贊榆東北有紀城此紀郭也（唐併入東海）
今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郭城（並海州首子所奔近海周一里餘）莊公之三十年齊人降鄣高赤俱
云紀邑在谷然時紀亡二十年矣故啖子
攻之

黑齒 姜姓山海經黑齒之國帝俊生其中宜梁
竟

阪泉 姜姓其後蚩尤彊霸周書云阪泉氏用兵
無已而亡（僖二十五年傳云比黃帝戰阪泉之兆指蚩尤）今懷戎
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

小穎 參盧命蚩尤宇此今安邑有蚩尤城宜是

春秋之世亡非亂春秋之法不亂　晋
宣公十五年晋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明年晋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曰師曰人晋固罪矣然在春秋戎
狄舉號君臣同辭固未得以名氏爵號

書也今書其國又書其氏又列其名爵又別其種族經之文始異於是若三傳說爲賢之者其果然也邪潞氏甲氏蓋亦先王之世漸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既有爵邑有名號則其爲書固不得而略矣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據傳之說豐舒爲政殺之則豐舒者罪矣晉之致伐則執豐舒僇之立黎侯安潞子絕其政而還則潞故至矣而顧滅其國執其君哉

踵是以降伐廧咎如敗狄于交剛于太原一皆晉人有以見晉之不能仁義禦于爲奪易絕人之世也　神農之墟在於茶陵而潞水之鄉潞水之山若諸露之名遍於茶陵攸邑潭衡之境盍以是知諸露之始有在于此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黨之郊爾書其爵土又書其名氏又別其種族徒以見盛衰之不其常重絕先王之世也三五而來未聞有賢狄也

黃帝後姬姓國

少典

有熊　帝之開國今鄭之新鄭輿地廣記云古有

熊國黃帝所都云都非

壽丘　在兗之曲阜東北六里高三丈今仙源（廣記）

（云黃帝所生之地此本史記長[illegible]為白王有謚發在魯東門外）

陳　今鳳翔寶雞故陳倉有陳山非宛丘詳紀

注

昌　昌意後

若水　昌意國今越巂之臺登並會圖跡以為鄭

故世本云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非也（詳高

陽紀）

安息　安之後

党項　悃之後

江水　玄囂國若之下流汶水也今蜀州

卞　卞明國湯代有卞隨或云即弁以說文字

林大小篆無卞非也（卞和卞莊子自為姓尚書率循大卞與弁

不同）今泗水縣有卞故城漢屬魯國（季武子以自封

姜氏會齊侯處）

蠻人 龍甶之裔今湖南北桂林等處皆是辰澧沅湘之間尤盛

清 少昊父封許見後

張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是也

采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符以采任姓非

北狄 始均之裔

賨 陳留風俗傳云賨姓黃帝後姓纂云益州賨中今資州資陽有資川江然古資陽城在簡之陽安而（祁之光極有資河衛之北斜山）潭之益陽有資水（出縣北派入資口即益水鄙云即資水之殊目武岡又有資水出啚）或其派裔

鄘 潛夫論云賨鄘翟黃帝後故王篇云賨鄘故國黃帝後封在岐山之陽所謂周原膴膴者顏伯璵云旨意後止於夏商間

虔 風俗通虔氏出黃帝與陳留傳同今河東聞喜虔聚𡕒集韻鄘音褰非

寇

在鄭有寇水北行唐（屬一作寇木出灵丘高氏山）今莫之任丘西一里有寇水枯瀆陳留傳寇氏自黃帝出

鄐

故南陽鄐音尺今內鄉菊潭鎮也字一作陼

翟

北地古翟國後徙西河盟會圖云今慈州（地道記北翟衛懿公名晉遂云西翟北地後為晉所滅出春秋時狄地姓翟炎帝後非此也）

詹

周有詹父（莊公十八年）詹桓伯（昭公九年）圻內地楚詹尹異

葛

郡國志云南陽有葛城今鄭西北有葛鄉城一名依城漢高陽地然葛鄉故葛城乃在寧陵北十五國城北三十周四里去亳城百里即葛伯國（說文鄭有陽陵鄉關城隸晉辛日本劉應天今隸拱應劭杜佑樂史等並云古葛伯國都）非嬴姓之葛（許少昊後）

髦民

依姓山海經髦民國近積石

狂犬

黃帝後任姓分見潛夫論

鄈

薊也中絕武王復繼之記皆爲祝祝堯後許後

橋

僑即鄗橋也葬于橋因食其地以世祀者篇韻鄗國名（皆爲九小切非）唐表橋姬後（云司文帝命去）

木妄

余披傳記見蠻夷之種多帝者之苗矣若巴人之出於伏羲玄氏羌九州戎之出於炎帝諸蠻髦民光項安息之出黃帝白民防風驩兜三饒之出帝鴻淮夷允戎緡夷群舒之出少昊昆吾滇濮甌閩駱徐之出高陽東胡儋人暴興吐渾之出高辛兇奴突厥沒鹿無餘之出夏后曰是固有矣縉雲之子黃帝之孫其始不肖以至不材幾何而不胥爲夷也遼東存箕子之冑大夏有李陵之苗信矣然元魏自以出於蒼林慕容自以出於猷懿赫連自以出於伯禹而祿山亦謂安息出於昌意之子安是果信邪余常言之夷蠻之醜雖有盛彊苟非先王之後者皆不足以得志于中國彼之所傳亦必有所本矣且時聞之春秋用夏變夷者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彼以是心至斯受之矣不然則求之四

夷而從鳳嬉何陋之有

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黄帝之宗

祈　蘄也歐陽脩祁公銘以祁爲黄帝之子所封非也祁少昊後祈黄帝後

酉　即酉陽今黔之彭水漢酉陽也有酉水

滕　今徐之西南十四有故滕城（古蕃縣小邾國）開皇六年古滕國為名一作滕紀年越王朱句三十年滅滕是也（司馬貞云滕之祖閔二年共滕之民）

（乃衛之下邑）

箴　衛有鍼（成公六年）邢氏姓解作箴皆音針

任　禹陽國倉頡爲任大夫晉邑今邢之任縣

苟　戰國有苟變子思薦之（能將五百乘薦之衛侯）程氏世譜以河内多杞氏爲妄也

逢　僖也齊國逢城爲來音簡王十二年紓庸人道吳圍巢及逢邑

郅　佶是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潛夫論云郅與姞同而字異（周封文吉氏于南燕鄧名也以潛夫為誤非也說文佶為正）

儇 與嬛同音脂輕也集韻音旋非

依 史伯說十邑有依疇歷莘皆鄶邑後屬鄭韋昭云國

紀劇 劇是今青之臨朐東壽光西南故劇城漢之劇縣紀劇要為二國故寰宇記古紀城在壽光南又有劇南城云故紀國鄭樵云紀後遷劇所謂朐劇云紀劇聲訛非也

胥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姓十二姬紀祈酉滕箴任荀釐佶儇依盖皆以國而為氏秦晉故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為之曲說至有弃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余述路史又起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矣且以張王李趙易類是謂皆黃帝之所賜姓而世莫詳為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乃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倪在唐

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揮亦封于張西廣渦酋泛今惟此四姓爲雄易傳之言未爲無本而姓書之不足證類蓋若斯嗟乎萬姓同本而岐其枝百川派別而宗于海君子之欲求其祖之所自出舍路史國名記何以哉

滑

濟

右二國箴之分

舜受禪水土平伯禹於是即成五服至于五千四海會同爰申錫其土姓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立國　雖剛密雖滕箴祈酉釐郅僇依此所以立宗也國立而後求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是故公劉遷邠有爲致力朝廷而君之者

有爲致力宗廟而宗之者本於土姓之有所錫也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之土錫土也命之氏錫姓也昇封之商稷與卨此錫土也賜之子與姬此錫姓也方水未平諸侯固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州攸同而後錫之者明乎此惟有所不普至是而後得以錫之稱爾　滑濟二國名衆拋傳有不可而指云

奚

鄭樵云豯奚奚邑今徐之滕東南六十青丘村有奚公冢奚公山陽驛徐州記云仲造車轍存焉

薛

侯爵（莊公三十一年伯者降）吉光國今滕東南五十有故薛城故漢縣戰國屬齊爲徐州秦爲薛郡有仲祠（後魏書奇興有奚仲廟）或曰大薛（公孫弘生）

（山今滕州南四十里）

伾

邳也今淮陽治下邳城漢下邳國（永平十五年）梁下邳郡周邳州唐隸泗城三重處泗沂之會有仲虺祠（寰宇記祠在徐之沛有仲虺城見九域志鄭樵云仲）

（壄居在薛畧奚仲遷邳後以邳爲薛妄）

摯 祖已七世孫成封周文王母太任國今蔡之平輿有摯亭

謝 歐陽衍謝絳銘云黃帝後者周威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見詩崧高其地西甚廣鄭公友言謝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者也

章 章與謝本皆任姓周始以封太公之支子

舒 春秋之郘舒去穀七里亦曰郴舒故城在鄆之須城許氏作鄃郑邿之下邑（說文邿在薛邿）

洛（集又音涂） 周書有洛氏史伯云北有路洛泉徐蒲韋昭云皆赤狄宜與此異或作駱（齊賢者駱疑）雒廣漢爲縣

昌 黃臣有昌若宜昌邑其東昌故縣近滹沱河有昌亭西昌縣春秋昌閭多在河東北

蒯 縣今范陽治地多蒯水經注蒯城西北隅蒯丘爲名班志云蒯故燕國名（非今蒯城南北九里）東西十里（蒯參寥侮造）

終 商有終古宜即佟後有佟氏（見廣韻晉北燕文人佟万）

洛通今襄陽有洛水

泉 洛陽西五十故伊闕縣北有泉亭周世狄居之俗呼前亭（伊作泉是也昭二十二年有前城）

卑 宜晉郫邑一曰郫邵（文元年）絳之垣東九十有郫邵阨卑氏所出（蔡邕胡太傅碑有卑整） 非越雟（有卑水）

遇 禺也宜即番禺魯襄公救成至遇（十五年） 魯邑近成然非必禺（成在泰山鉅平南） 王符作卑過訛

儋 山海經儋人任姓今儋州（周有儋翩）

牛黎 經云牛黎之國儋人之子儋今有黎姥山

番禺 賁禺也今清海之屬縣有禺山傳云禺號南海故予謂此即禺 經文有無腸繼無之國皆任姓

右一十六國任之分

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曰公康誥之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然攷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謂之公康王

之告群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與餘經通稱之侯皆兼五等爲言蓋公若侯爵之貴者代故以是爲稱聖人亦因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固自有差矣非可紊也春秋列君平居必正其爵至卒葬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副臣下之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也雖然正其爵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畧君侯也卒以公稱至于盟會亦或侯之吳楚子也僭故不葬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其稱（家国之稱卿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内之采一皆曰国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国是国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称国矣豈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制節以御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国亦家而自君道言則邑亦国邪采邑曰国則卿大夫国可謂諸侯矣所謂内諸侯也）

南燕

伯爵伯儵國后稷妃南燕姞氏也（石癸曰吾聞姞姓后稷元妃）今滑之胙城東北漢南燕縣隋改曰胙（桓王二年鄭敗燕師于北制桓公二年會鄭燕人説為南燕）亦嘗曰

密須　東燕云（春秋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者史誤以為北燕也）子爵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晉志云商侯國）㬥有密須之鼓杜預謂姞姓國在安定陰密今涇之靈臺也（十道志陰密縣鶉觚故括地象云鶉觚縣密氏姞姓今陰密城在涇之保定郡縣志在靈臺西寰宇記古密國址）史索云是河南密九域志以為鄭之致密城皆非

闞　子爵今鄆之壽張有闞鄉而闞古城在中都（桓十一年寰宇記云今屬濟之鉅野）闞亭文在須昌東南（即昭公大年取闞者郡國志東平陸有闞亭今壽張也）齊有闞止

允　高陽時有允格或云少昊後出黃帝

蔡　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高宗文傳有蔡山寰宇云蘄水縣北）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

光　春秋圖有光國今光州

敦　鉏任冷敦之田許地也鄭取之陳留風俗傳云敦氏姞姓後

偪　晉襄公母偪姞國即周之偪陽國（扶目切詳高陽後国）

燕　伯爵宜為東燕與南燕比（昭三年比燕伯款亦姞姓）

㬥　汝之魯山縣非兗地

雝　伯爵汴之雝丘鄭莊夫人雝姞國姓纂云

宋之睢氏本姞姓寰宇記睢氏黄帝後姞姓是矣又冀之堂陽東北三十六亦有睢氏城寰宇之言高堤城本於隴切自漢州名人姓皆於用切談苑云當作平聲（昭十四年傳晉尸雎子杜云陽翟東北有雎氏城者非）

斷

晉地有斷道即卷楚也世本作段寫誤

密

河南密縣東四十故密城是武德三為密州與須城比故說者謂即密須盖亦號密須云（史索云密須今河南密縣與安定姬姓密別）

雝

開封長垣近須城是衛今在澶之衛南二十八里衛詩所謂思須與漕者繇聲轉也

右一十四國黄帝後結姓分（結本姞今多用從女字）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為姓十二姬釐俱帝而任結二姓為此二十九國其它子姓固稱是也禮傳曰舜即位封黄帝之子孫十有九人為侯伯盖不得攷矣後有見者當併綴之

國名記卷乙

帝鴻後釐姓國

白民　山海經云銷姓國而及冢書言白民之國今之白州（亦見博物志）孔晁以爲東南夷與白州接

防風　釐姓守封禺之閒二山在今湖之武康（吳興記云吳興西有風渚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国也下有風者今在武康東十八里天寶改曰防風山禺山在其東二百步說文作嵎寰宇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東南二十里有嵎山禺十二代孫帝嵩所居皆安今錢塘之金鵞山郡国志云防風氏封此山下有風者然謂古鄣縣国者又繆）

國名記卷乙

帝鴻後釐姓國

白民　山海經云銷姓國而汲冢書言白民之國今之白州（亦見博物志）孔晁以爲東南夷與白州接

防風　釐姓守封嵎之間二山在今湖之武康（吳興記云吳興西有風渚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国也下有風者今在武康東十八里天寶改曰防風山禺山在其東二百步說文作嵎字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東南二十里有嵎山禹十二代孫帝嵎所居皆妄今錢塘之金鵞山郡国志云防風氏封此山下有風渚然謂云鄣縣国者又繆）

汪芒　即汪罔說苑云汪芒氏釐姓說文云封嵎山
在吳楚間汪芒之國歷代故以爲防風也

縉雲　今處州縉雲郡有縉雲山是爲縉雲堂縉
雲氏之虛也永初山川記永寧縣有縉雲
堂是矣舊經圖記皆以爲黃帝之號黃帝
之蹤失之

驩兜　以嬖臣狐攻專權亡國（荀悅云帝伐之）今弘農有
地名兜志爲驩兜之都然意驩爲國當如
魯讙未必兜地其後竄之崇山則今澧之
慈利也有驩兜冢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
爲其黨鼠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
崇山遠矣驩兜墮爲州是爲驩朱國（山海經云国人似仙人面鳥喙捕魚海島郭氏謂堯臣有罪放南海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祠之而神異經言驩兜民鳥足似翼而行食魚不畏風雨有所觸死乃已居南荒中尤異）

崇山　在慈利（詳上）路之涉東南亦有崇山非也

驩朱　今驩州詳上

三苗　三　周景式云柴桑彭澤之間古三苗國左洞
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
南海亦有三苗國（山海經三苗国在西北赤水之東南海三苗之国記云禹伐有苗其餘裔叛以入南海外国圖云去九嶷三万三千里神異經云苗）

（民人形而腋翼不能飛為人饕餮貪長淫佚而無度居西北荒）

三危　今戎虜氐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俗曰升雨山在燉皇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重黎　穆天子觴重黎氏地在長球近黑水其先三苗

筂　今河關西南皆筂地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緜地千里

大人　見西北經釐姓

久遠之事謂人似狗蓋有知之者矣四兇之名曰倱伅曰窮奇曰檮杌饕餮而已倱伅倂張之聲窮奇離奇之謂檮杌檮耳之稱饕餮貪叨之號爾而言者率過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又曰堯竄之以變四夷計四兇之在堯朝則爲兇族蓋有令之君子所不及者不然則亦安能禦魑魅變四夷哉戎之下駟當彼上駟然則四夷之視中國豈不甚相遼邪先王於此蓋有以處之矣此氏筂

戎蠻與夫白民驩皃防風三苗髦民狂犬鮮卑安息等之所以不去於國名記者豈惟先王之族哉抑欲世人知生華之爲幸而不自弃於禽物之疑而已雖然山海經言驩皃苗民至有甚異而東方生神異經更以倱伅窮奇檮杌饕餮爲之四獸人之于獸遠矣然檮杌之饕餮之不已則去華而夷化人而禽不希矣離仁義人雖名圓二足無毛爾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人之爲人豈惟衣食飽煖而已哉

少昊青陽氏後

清

帝德攷云少昊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春秋圖清有二預謂熒陽中牟西青陽亭是中牟今隸開封　然攷清地非一一在鄆漢封宮中同者或謂少昊國（衛地今鄆之東阿東北西十有清亭隱公四年遇于清者哀十一年杜云亭在濟北盧縣東）一在濮（臨濮西三十五里宣十二年晉宋盟清丘者宜丘高丈又郎十一年一清江暑地）一在并解（本曰清源在解之聞喜今在安邑北五十宣十三年赤狄伐晉）

（及滑者而并又有青原亦狄伐晉之路）一作故樂平（成十七年圍滕）

（待命于青者）

雲陽　今荼陵有雲陽山有青陽氏墳盍即青陽

今長沙皆是

青陽　今潭之長沙昔荊獻青陽以西于秦者

然貝之青陽漢之舊縣故城在今縣東三十五貝今之息而清陽熙寧四省入清河而歐公于役志辛亥次青陽乃宿泗間盍子孫之散處者若池之青陽則特在青山之陽（唐天寶元年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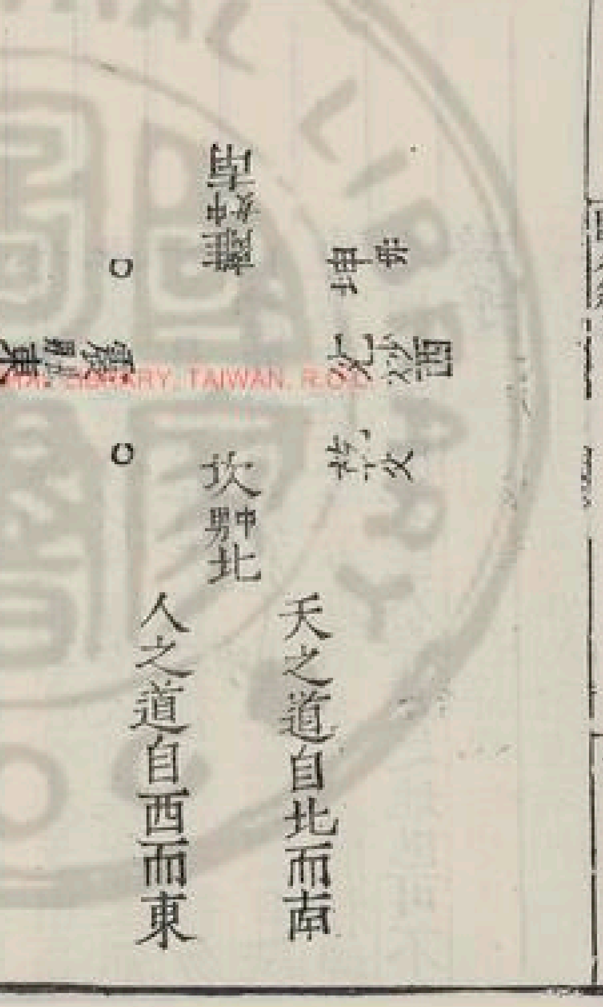
窮桑　宜在朵維之域（詳紀中）說咸以爲魯（詳前紀）蓋以傳謂伯禽之封爲少昊之虛或其後所徙非始國窮桑也

兖　今兖之仙源與地廣記云少昊之裔

凡人有子八歲教讓十三出之俾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以尊德性而廣見聞歷綮難而知疾若也國君有子獨不知誨之乎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其寄者非它在於早教諭而習人事爾子曰吾少

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世固未有不先賤而多能者　文王之卦乾父西北坤母西南中男近父中女近母少女介乎父母之間而長男獨遠居乎父母之外遠乎父母惟以成其德多其能也是故一鼂出震向明取離而天下治矣繼陽年少蓋知其一而未悉其二也彼知自古聖君少庸君多故乱日長而治日短者在於人主教諭之不早而不知鼂夕閨閣耳目之所接者皆宦寺無非陷溺其良心正性者也而能保其終不流乎風靡之中有奈章蔭覆之下無笑樅丹騣之短豈固少經綸之材邪佚則生疾安則忘患是故洪舒蒲假從欲敗度而無不至夏之癸商之受周之幽厲秦之二世與夫漢桓靈晉惠懷東昏叔寶若夫後代之弃迷萩麥惑屯毛繆豬驢而疑鹿馬者皆是物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與鹿豕游及其得位則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晉公子下九年在外險阻備

嘗而楚君篳路藍縷以起草莽俱霸諸侯夏之仲康少康商之般庚祖甲漢高祖唐太宗與夫文帝光武之所以能恢復境土致太平者咸繇長於民間知人疾苦而已矣德惠以疢疾存聖賢繇忍性達是故愛子不可存之膝下孟侯元子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何自而知家嗇之艱難哉畀以天下是何异於俾蟾執鼠鼈捕蟮其不失之者鮮矣天子繹路史見伏羲之出於庖神農之出於耆黃帝之出於熊少昊之出於清與夫高陽之出若水帝嚳之出高辛俱自遠方以陟帝位致昭泰然後知古之有道之君未有不養成於潛者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蓋龍在天上治也潛淵者神龍養神之所而潛邸者聖人養德之地也可不務乎



天之道自北而南
坎（中男）北
人之道自西而東

少昊後國

倍 倍伐倍宜國

縉 蔑姓夏𦵏之山陽東縉（漢鄉陳留風俗傳云東縉故湯武戶縣鄉）令濟之金鄉有古縉城鄉衍云予登縉城以望宋都后縉國也（僖二十有二十六年楚各圍縉圍金鄉故呂邑）賈逵以縉爲有仍之姓妄

蔑 一曰姑蔑（姑引語蔑猶于越）今兗之瑕丘有姑蔑故城（預在卞縣）郕魯明處（隱元年或云魯附庸蔑姓）

尹 般之封今汾州鄭樵說故尹地及周爲尹氏采（有吉甫家）王符云慶姓蓋亦作允（允格）

汾 駘封汾川以處太原絳州正平之汾水也故曲沃有駘神（通典絳州曲沃有臺駘神元和志臺駘祠在曲沃西南三十六里）

臺 臺駘宜以國名或即汾川一曰臺駘障（九域志祠障並太原）

沇 故國在汾川晉滅之（沇約說成八年先當之是文三年沇者者然恐其不在此）與汝南之沇別約自序失之

奴 鄧名世云奴乃國名非姓也（姓氏辨誤）

蓐 辱鄏也所謂郟鄏俱在河南有鄏山後蓋為蓐收國風俗通姓纂云蓐收後未然

鄀 子（今曰若）鄀水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商密楚地在商之丹水木祥云南鄉丹水鄉西密陽鄉）世本云允姓國秦入之（文九年）後遷南鄀（鄀潮之說按晉志云南郡鄀縣鄀子國與地廣記云楚附庸楚滅之）今襄之宜城西南有鄀亭山上有城險固鄀鄉鄀水（鄉居水次貞觀嘗為鄀州通典皆作若故諸地書多以為昌意所封失之）

戎州 己姓古戎州己氏之邑今拱之楚丘己氏城漢隨之己氏縣（詳紀）

少昊後偃姓國

臯　陶之封杜云偃姓當與咎同商有咎單讀爲有臯非

偃　偃鄢也光武曰鄢最大宛次之楚昭陽伐魏取鄢者今許之鄢城有故城而兖之褒信故鄢城乃漢之偃（僖元年有偃云鄭地盟會圖疏云偃城在豫州汝言之）

州　今荊南臨利故華容古州也昔隨絞州蓼伐楚敗鄖者皆近楚小國（外紀以為姜姓州錫）莊辛言州侯者非淳于之州（預云華容縣東南州地然謂淳于杞併州遷于此而名則非）

絞　佼也楚伐取之（桓十二年）郝邑有絞在隨唐之南（漢有佼彊或云原伯佼後）傳云佼小而輕是國也（桓十八）又曰日虞四邑（桓十）顛倒如此

貳　在隨州南昔屈瑕將盟貳軫者

軫　左氏傳記軫國在楚東南鄭樵三國未詳（姓苑黃帝造車軫後陽氏安）

謠　見潛夫論鄖鄖傳有繇延音遙（歐陽歆李瞀鄖繇延）宜謠之訛臯繇名也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皖　伯爵漢爲侯（論衡云廬江故皖侯国績漢志云盧江自詩侯邑皖）舒

之懷寧有皖故城皖公山（諸葛恪所屯）皖伯廟

九域志宋州郡志云晉安於舊置皖城置懷

寧（為晉熙郡治方輿記舊皖城武德五年王弘讓析置在古淦龍城內魏書藏霸）

（討雜當逆戰逢龍即此君從水之比因號皖城）史云夏娃非（地記皖偃）

（姓皐陶後楚滅之）佑作皖音患同

參

會

阮　文王侵阮是矣或云周中棄阮鄉侯晉伐

秦圍邧新城蓋與元同（文四年）而切爲頒晚

故說同阮然代之五阮關乃音通而地異

也（邧新城如言宋彭城尔說以邧為秦邑杜預謂在岐渭之間說文云鄭邑蓋自）

別

棐　鄭地文公會鄭伯處（十三年）說即棐林（宣元年襄

三十一年）今開封宛陵有棐林林鄉一作棐（集韻）

（棐漢侯国一作集音肥在魏郡宜誤）

舒　僖三年徐人取舒杜云廬江舒縣今廬之

舒城也一作鄃群舒子爵（文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執

舒子平）

止　今首陽北故曰止陽

舒庸　楚滅之（成十七年）在舒城與庸別寰宇記舒庸城與舒鳩城相似預云東夷國繆

舒鳩　楚滅之（襄二十五年）定公時吳子使舒鳩民誘楚（民或作氏預云楚屬國）故城在舒城內（寰宇記）離城（襄二十五）荒浦（二十四傳）鳩茲皆其地

舒蓼　鄝也（集韻一作鄝字當作鄝）楚滅之（宣四年）武德四爲蓼州（預當在七年家入壽）盟會圖云在光州杜以爲二國既非而通典更以爲湖陽湖陽乃廖因預之繆（預云棘陽東南湖陽城是漢志從之）

舒龍　預云六西南有舒城又西南有龍舒今舒城西百龍舒故城去州三百而舒城懷寧皆有龍舒鄉大小龍山曰龍以別群舒然境以龍稱水城在龍舒水西南中有池深伋無秏

舒鮑　世本云小國寰宇記舒鮑城在舒城西百龍舒水南小於諸城（晉悼公大夫舒鮑死終）

舒龔　充之龔丘東南二十有古龔丘城然與群舒遠宜別國

鬲　郡國縣道記古鬲國鄓姓皐陶後漢爲縣齊天保七併入安德今隸德州西北有故

南城

鄀　今南陽屬縣

右二十二國偃姓

孔子作春秋凡并國邑在內皆曰取（取田）（四取國邑十四直書取小國限年郭郜鄟郕方內鄆闞是也書伐某取之者未其附屬如伐邾取須句是也公孫以文伐邾取鄫鄣內臣亦曰取）外而書取必其以計若未有者也（莒伐杞取牟婁宋伐鄭取長葛鄭伯取戴必其元屬者齊人取子糾殺魯取濟西皆元有者也○僖三十一取濟西田濟西昔曹田而我取之宣四年齊西田以賂齊故昔齊取

十年而歸于我如邾昭元春取鄆田秋疆鄆田自此并我者十五年齊國八出取鄆以居公故書取齊侯害之也哀八夏齊取讙及闡冬歸之定十歸鄆讙龜陰田此比皆計取者）徐人取舒何也（三作）舒昔屬徐今屬魯而徐人取之也外取內邑不繫國故代以鄟闞鄆為魯邑不知鄟闞鄆亦皆昔不屬而今屬邾者文之招也豈宋屬邪然非之宋則具其今服宋故伐宋而取之知此則知舒之所屬矣據欲其地宜居徐魯之間而非群舒哀公十四年有舒州者正乃齊地據以舒為群舒

江淮雜夷而徐取之爲夷蠻之自相并此左繆矣傾例以爲勝國不用大師曰取用大師曰滅抑又大妄矣成國重於附庸附庸重於都邑春秋必謹于此惟其罪有輕重淺深也今顧不然而反爲不道者記師行之難易邢衛侯滅邢可謂易矣而不書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大師矣而不書滅不爲難易皆亦明矣（蘇轍以徐稱人子孝之陳）雖然秦趙宮本嘗徐甚背解諸國其後盛矣而臧文仲以爲

皐陶不祀此左氏之妄志　論渠參會阮鄅舒止皆偃姓也而王符以爲偃僂姓商出於潛夫之失攷且以舒庸舒龍舒鮑舒龔與舒五也而佑以爲楚之五舒爲一唐史遂謂群舒一國五名勞乎今之記哉

少昊後嬴姓國

六

中甄國壽之安豐者有故六城漢縣九江王都（元狩二爲六安國治六而以縣爲屬東漢並屬廬江晋省入安豐宋字以）

（鄰六廣濟為秦漢之六）有皋陶冢在舒城東南六十

陂中

英 楚與國僖十七年齊徐伐英氏者漢為縣布國

嬴 嬴也騶能絲物而封漢縣隸泰山後魏復置於萊蕪唐入博城所謂嬴博今兗之萊蕪本齊邑（公會齊侯處）

盈 嬴之枝作雒云能盈以畀者與熊郁皆為周公所勦一作鄍姓也或云即嬴者非

費 鄪之封音沸費伯費邑國費州費水之地與魯費河南費異（河南滑費禹後扶未切魯之費音祕各見）

蕭 孟虧封徐之蕭漢故縣為沛北征記云城週十四里有涸污水

非 蜚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紂所居

趙 晉之趙城南二十五故趙城造父封（史注趙城）（在河東永安隨義寧二置趙城）寰宇記今趙州其地也（趙郡北齊為州）

曲沃

呰

髳服　趙肴髳服君封今海之末年有髳服岡

邯鄲　磁之屬縣唐隸洺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爲姓

眭

森　籛禾名肆省爲秦秦非子初封秦亭今隴之汧原隴西鎮有秦亭秦城（元和郡縣志城在州東南二十）（五世本云附庸）然非子初封實秦谷在今秦州隴城漢隴縣襄公始侯有岐豐地　徙居犬丘（今永興平漢槐里）文復汧渭　德遷雍（今鳳翔雍縣天興）獻遷櫟陽孝徙咸陽（並隸秦興）遂世處之伯爵

鍼

繞　成六年晉楚遇于繞角

徵　北徵也今同之澄城

梁　伯爵本少梁夏陽也（代曲星者秦德公三年梁伯來朝索隱云嬴姓是矣秦惠文君更名夏陽今韓城）今同之韓城有少梁故城（在韓城南二十三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者）好城而亡（傳十九年梁亡今有新里城梁伯所築樂史云在澄城本華氏邑）有梁山（禹治梁及岐者）

梁餘　遼山縣河東圖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

邑云云

將良 本曰良今淮陽軍有古良城（預云下邳良城縣哀十五年良地屬吳）史作將梁

運 京相璠云廪丘東八十有運城廪丘隨併入鄆城今隸濟晉人執季文子還待于鄆即此（成十六年）

掩 即奄郁也兗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弇中（郡國志奄城古奄國茂先云史記出奔弇中）自運遷掩故史有運掩氏曾近淮夷武王伐之（唐韻䣊國名商奄也說從云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若按濟蒲姑成王攻俱云滅奄而因官言成淮夷夫無言淮夷救而多士乃言從奄不自奄知為夷也哀二十五年弇中頑疑為泰山萊蕪西鄉田谷）

鍾離 子爵（世本云嬴姓國）徐之別封（上又九或志）今沂之承有鍾離城乃晉吳會處（成十五年預云淮南縣今屬濠州然時方謀伐楚豈得會吳其地預之誤也遂滅偪陽偪陽去鍾離城六十）應劭云鍾離子國在九江善其後徙于此吳滅之（昭二十四年傳吳滅巢及鍾離鍾離不書疑）光武爲侯國今濠之治東六里鍾離故城也而宜咎之所城則楚地矣今漢陽軍（昭四年）

尋 今尋陽字一从水

衙　漢馮翊屬縣今同之白水東北六十彭衙故城也（文二年彭衙杜云部陽西北有衙城馮翊故城亦在白水東北）音魚如吾稌公子糸（一音牙或音語訛非）

汪　秦邑同之白水有汪城在臨晉東後屬晉（文二年晉伐秦取汪及彭衙宗爲云不知處誤）

菟裘　盟會圖云兗之泗水縣預謂菟裘在梁父縣南梁父唐入乾封今之奉符也

不羹二　春秋時二不羹襄城西不羹（汝之襄城東南古不羹城在今龍具之南）定陵爲東不羹（在定陵西北定陵今入潁川舞陽鄉撫以此爲西不羹龍具爲東不羹）楚併之子革云四國皆足畏謂陳蔡二不羹也（昭十一）楚城之子皙曰三國賦皆千乘見非小邑

東灌　以有斟灌故此爲東

東閭

脩魚　即蕭魚鄭地（襄十一年杜闕）

楟里　今謂南陽鄉有楟里

窑如　預云費縣北有窑如亭費隸沂一作娜

高陵　蓋秦昭弟高陵君封今縣屬京兆

裴　䣙邑也河東聞喜䣙鄉是

解　洛陽西南大解城也又有小解非河東之

徐

觧（昭二十二年周軍于觧者周地）

趙孟曰周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徐君基去徐州僅五百郡國志曰薄薄城（本下邳僮即今臨淮）

取慮

徐之分漢屬臨淮故下邳西南有取慮故城在虹北百二十光武以益楚者（以取慮益楚国）（十三州志讀如緅陬邾婁野王音秋閭）

淮夷

世本云嬴姓葢非一成王所伐其一也

右三十九國皆嬴姓

諸嬴爲少昊後不待較矣繇漢而來仕謂伯翳爲伯益而後始有以諸嬴爲高陽之後至有知伯翳爲少昊之後者則不知伯益爲高陽之子言氏族者襲僞躡訛莫知其繆文字滋多大率相紿求其爲適不亦難哉予亟矜之是以論其世也後有識者曷揖損焉

少昊後李干姓國

李　徐廣云河内平皐有李城李阪今溫縣城是昔李同邦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即其地（史記干原君封）

苦　碩宗封今亳之衛真漢苦縣隸淮陽國晋屬梁國後魏爲谷陽唐爲真源有渦水瀨鄉祠老子生處

來

段干　蹇叔處干干國也（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干智於秦也）郡國志衛縣有干城詩出宿于干者今開封有邦滿段干木廟（九域志）而基乃在汾之孝義東北二十五（孝義乃漢茲氏）

右四國李干姓

段干李姓邑也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差盖以呂氏春秋干木光干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以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踈矣幽通賦云木

偃息以潘魏千木豈其名哉姓書或吏以爲鄭共叔後抑又妄云

江　晉志汝南安陽江亭也（預同）按在信陽縣之東南新息之西有安陽故城（寰宇記陽安故城江國之地）

黃　子爵楚滅之（僖十二年）光之定成西十二有故城（裴駰又云古黃國故城十三州志云定城置在古黃城南十二里小司馬云弋陽故黃國弋陽即今定城）其失黃州四百五十先儒亦疑其相違不知其（晏若）黃不事楚曰自郢及我九百里非齊安亦明矣

耿　伯爵河中龍門縣十二故耿城晉獻公滅以賜趙夙遂曰耿今晉之趙城（閔二年都城記耿嬴氏國併誤以爲皮氏東南耿鄉）

弦　子爵楚所滅（僖五年）杜云弋陽軑縣東南今光之仙居東十里弦亭也武德三爲弦州（軑故城在仙居北四十里晉志弦在西陽西陽今光山縣故獻陽志以光山爲故弦國）

玆二　牟夷以防玆二邑奔魯預云姑幕有玆城姑幕後齊併入東莞今高密有故城（九域志姑幕城在密）然太原亦有玆氏城（晉志）

蒲　晉志云隰之蒲子今隰川縣北四十五故

蒲城晉重耳居（通典云故蒲城縣長安志云蒲城縣本同之蒲城在縣東三十里）與衛蒲別（衛之蒲在開封長垣東北十里子路所宰）

時

傳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旱則涸故曰乾時齊大夫時子

白

蔡之衰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以封子建之子勝曰白公

鄒

子爵故東海鄒縣唐入下邳無壇云願齊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鄒之境則齊莒之間也今淮陽軍治有古鄒城在東北百五十沂沭二水間周十餘里有鄒子廟（漢志少昊

後外紀與地記云己姓國秦爲鄒縣郡）

傻

今傻州春秋以來楚地

巴

左氏傳巴師侵鄾今巴瀘二州境宜與太昊後異

寘

史記作寘云嬴後有白寘氏則以白寘爲一也寘在陝（詳周紀[illegible]）

穀

詳周後國

麋

詳高陽後國

邛

邛子邛夫人國也世族譜云嬴姓傳太叔會鄖乃衞地（哀十二年）非邛姬二姓邛

莒　魯附庸齊昭公毋莒嬴在河內修武有莒伯城莒伯墓（九域志湯始征者）

祁　太原祁縣以祁藪名自漢不改其地甚廣金坡道車係小國盍以祁奚邑（祁奚墓衛在安邑）子爵齊桓一年滅之（魯莊十年）今齊之歷城武

譚　德中爲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漢志云濟南東平陵西）（南有古譚城賈逵云今齊州東平縣鎮也輿地記平陸害或作平陵）一作郯與郯異（各世家作郯郯故世以譚郯為一而錄以作譚為郯非皆誤）

右一十八國亦嬴姓

魯宣公十三年齊師伐莒楚子伐宋二國之興兵皆以晉也（莒從晉不事齊宋與晉不聽楚）彊大之爲虐春秋極矣　方邑之會鄭會而陳不至故林父伐陳以即楚也楚子伐鄭以服晉也（並宣九年）夫爲盟主不務德以聽諸侯之去來而每以力勝豈長久之道哉　沈服楚晉伐沈江與晉楚圍江（同文三年）曾未幾何沈潰（文三）江烕（文四）雖晉楚亦未如之何者故君子務脩德不脩德而爭諸侯徒自悴爾茲聖人所以皆

人之歟

莒　紀姓輿期二世茲丕始封都計後徙莒（外紀）（寰宇）樂毅破齊城莒獨不下隋爲莒州今密之莒縣理敍後徙鹽官故世謂南莒

計　計斤爾樂史云茲輿始都今高密東南四十

箸丘　莒子朱居爲渠丘公莒邑也（寰宇）楚子重伐渠丘二莒圍渠丘者今莒縣有渠丘故城風俗通云晉有渠丘公乃莒也　與齊邑異（齊渠丘乃緇齊邑今臨淄西北西安故城也）

安丘　漢縣隸北海今隸密有安丘亭西南十二有漢安丘城（寰宇記云即渠丘邑）安丘望之（縣東高士傳特）（老子不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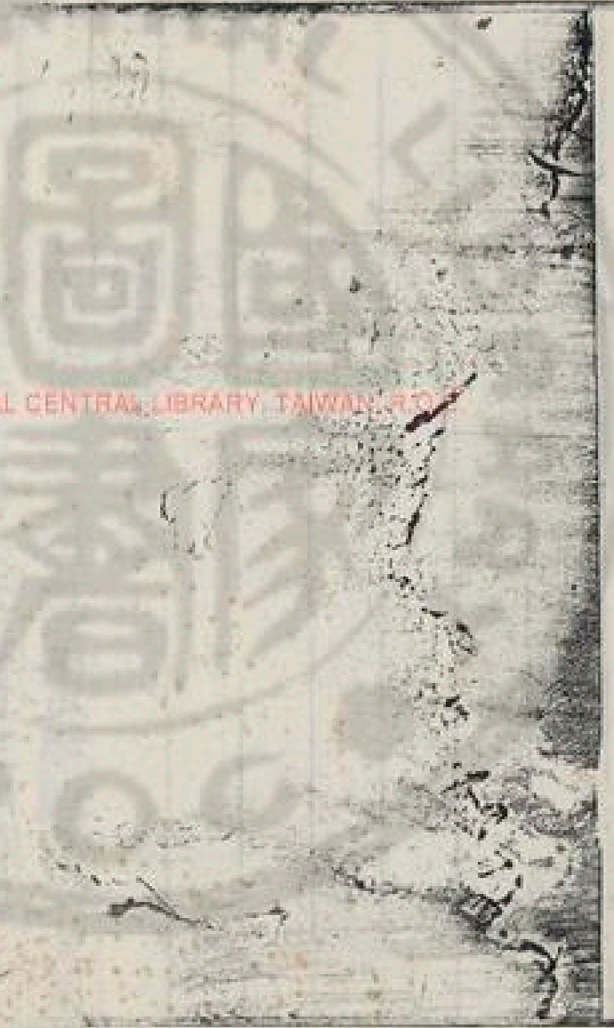
無婁　即牟婁也本牟夷國後屬杞今密之諸城有婁鄉城字書無婁微視也音牟

且于　黎比　林閭　凡莒邑皆公稱

右紀姓國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詩人所言王治天下弭禍御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小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徃莒者蓋將以除禍亂于下斯天之所爲福也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斯人之所爲悅者以故孟子援之爲說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爲之四國蓋惑於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之所以與周者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監觀而下語可知矣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爲虐政可謂不獲矣而公乃以爲之殷夏豈其然邪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文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也何得以是充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

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嘗伐阮共哉　昔楚人之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大夫諫之秦伯曰同盟之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矣故君子曰詩云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乎（文三年）惟孟所言以遏徂莒而今乃云以按徂旅斯則秦　之後出于民間定於講師之口者爾彼上方言爰整其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爲盟于密莒杞密之近也王之伐密于以遏其往莒之師甚亂定禍理必從其盍宜莒之爲正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04869 v.8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高陽氏後

高陽三　帝之初封瀛之高陽縣北高水之陽也至道三割隸順安然棘城實爲高陽氏之虛（析城東南一百七十）今浚儀亦有高陽故城蓋後所都

濮陽一（係兆）帝後所都今澶之靁縣所謂帝丘有顓帝城城內帝冢亦號顓頊之虛

梁（西梁）伯益國地理風俗傳扶柳西北五十有梁城故漢西梁縣西梁故城北今冀之南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堂陽鎮之東鹿南六十（縣道記西梁故城二三里一名五梁城後漢入洪鄉）南梁杜汝（許周後因以別大梁少梁云）

欶　梁析傳謂顓頊大欶之後詩云薄狩于欶是也今沂之新泰東十一故欶國有欶山管老伐不下欶者

安　姬姓今壽之安豐與六近故漢爲六安地書述六安

蓼　姬姓侯爵（淮南子陽侯殺蓼侯）楚公子燮滅之（襄王三十）年今壽之霍（从杜云安豐蓼縣安豐城非霍从南十三）有蓼故城武德四爲蓼（七年廢寔字元州年立九年廢）國䟽云杜兗州（廣記云姬姓水經沘水縣西蓼邑皐陶之封皆誤）與舒蓼別

安蓼皆姬國也故班志云安姬姓國而世本蓼亦姬姓則俱庭堅後矣杜預乃以庭堅爲高陽之字妄也按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夫皐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

爲皋陶字乃復以蓼爲皋陶後偃姓失之矣寧嘗攷之皋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蓼滅而舒蓼猶在至宣公之八年始滅其地乃壽之霍丘而蓼乃安豊地正相遠舒蓼與蓼地正爲二而舒又自一國黃帝之後任姓見於潛夫論預既不知別有舒與蓼而乃妄分皋陶之後舒蓼以爲二謂皆偃族正義遂以爲文公五年蓼滅而復封楚復滅之果皆臆見僖公之三年舒

已滅矣

己　邔紀也故有南郡邔縣己姓之祖

昆吾（昭十二　哀十七）　己姓樊之國衛是澶之濮陽昆吾氏之虛也隨昆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於顓頊城內武德四復割濮陽置八年廢）城中有昆吾臺所謂昆吾之觀（寰宇以昆吾爲辭之）（安邑）及未遷許

顧（哀十四）　己姓子今濮之范東南二十八有古顧城人表以爲鼓師古云即顧

溫　己姓子今孟之溫西南三十有古溫城漢

溫縣（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後襄王以賜晉）今忿生邑亦曰蘇

蘇

己姓子枚扗夏曰伯今懷之武德有蘇古城扗濟源西北二里（寰宇云忿生故邑蘇溫見隱三年賜樊溫原十二邑皆蘇故地）

戶

己姓商之崇邑古文作時秦改爲鄠漢隸扶風（自後魏屬京兆）今永興鄠北二十有故城周四里有戶谷戶亭

鄝

己姓廖也（昭二十九有鄝九域志力彔切）今唐之湖陽一作飂

董（文六）

己姓伯闕晉東　有董池陂董澤之陂也竹紀年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者非秦川董（杜預云臨汾有董亭是或云秦川晉陽雖當彼兄子係宗鄭董亭者皆非）

郗

己姓說文云周邑野王西北（音周後周）

鬷（昭二十九）

董姓鬷夷也今濟陰東北四十九有龍池鬷亭（即三鬷亭扗定陶東北二十蔡墨云舜封豢龍子于鬷川鬷夷氏其後九州要記云董父好龍帝遣豢龍于鬷丘為豢龍氏）集韻去聲非

豢龍

董姓扗滑之韋城古城內有豢龍井沃竇宇記豢龍城扗臨潁（許）今長葛西四十豢龍城豢龍氏邑也（許）而汝之龍興東南五

十又有豢龍城若城爲古邑（豢草）故壬屋山

有龍逢祠（郡縣志）長垣有龍逢冢皆祉後（長垣東南二十有龍城龍逢冢有祠祭而灵宝西南七亦有豢龍墳壠冢記關龍逢葬箕頭原左脇高三丈）

侃産　己姓帝尭前國

戎州

斟　己姓漢之北海斟縣北海今濰去州七里

有斟亭（寰宇州東五十）一作卦草繆

灌　斟姓傳謂斟灌（廣記云角後誤）今青之壽光東南

有斟灌城灌亭（舊記南寨有灌亭家宇斟灌城一名灌亭壽光）故

淳于也（水經淳于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淳于後入齊作高密）

尋（三）　斟姓傳謂斟尋張勃地記濰南五十壽古斟尋國預謂青之北海北海今隸濰東南五十有斟城斟亭一作膊郡今九江爲尋陽（一作郡鄩）璿謂河南有尋蓋周地也（昭二十三鄩預謂鞏西南有鄩中周地）

介　斟姓斟介也傳謂介斟在東郡衛地或云即斟灌非若葛盧國則密之膠西（東北百里有崗庐桑）

戈　斟姓是爲斟戈左氏世本皆以爲即斟灌

氏非按宋鄭閒六邑有戈錫（後爲鍾國）

右五斟本由己姓形聲轉繆而遂爲奴故史記以斟戈尋爲夏禹後非也賈逵更以之爲曹姓蓋因史伯之言失之

云　員邧同妘也妘姓之祖亦作伝偵娟鄖又用鼎雲晉志云雲子古之雲夢（在江北今平沙監利）（字縣）盟會圖云邧子國在安州（杜云江夏雲杜東南今安）（州城）旾秋鄖人楚滅之封鬭辛爲鄖公今安之安陸有鄖鄉鄖水鄖城鄖公廟周爲鄖

參胡　州妘姓韓也惠連國

鄅　妘姓偪子爵（昭十八年邾人襲之）班志云東海開陽故鄅國開陽故城今在臨沂北十五里（旾秋）（啓陽）

彭二　即大彭彭姓之祖舊云徐治彭城有彭城山彭祖墓廟旾秋爲宋邑（晉楚伐之爲魚石宋邑）寰宇記州（理外）城即古大彭國攷之初國當是彭州有天彭大澤堊拱爲州（季）後遂徐介（仙傳歷陽有彭祖宅）

韋（豕韋）彭姓商伯元哲之封豕韋也（国都滑豕韋氏彭氏之国）劉累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隨韋為城縣則白馬南之韋鄉也（杜云東郡白馬東南有韋城今滑之韋城有豢龍井在韋故城内有古記云左右在叟上山津水下入十一口）

禿 彭姓

暨（既）彭姓沂之承有既亭即古暨國（杜云鄫縣東北有既亭今鄫城在承縣東）其派者為諸暨本曰餘暨有暨浦諸山隸越一作既則江陰也（常之江陰晉曰暨陽）

諸（杜二十九）彭姓魯之諸城西北三十春秋之諸國（漢諸縣故城在西南今長縣邑正合音紀或作字）

稽 彭姓亳之縣有稽山

舟人 禿姓楚地昔常壽過充息舟城而居之者（昭十三年楚大夫）

儈 邛姓一曰會人鄶也詩之檜國杜溱洧之間今新鄭東北三十五有古鄶城（詩譜重黎後邛姓国武公滅之然謂儈以水名按春秋之分澮乃杜餘故伯邯以為澮之誤安矣）

偽 邛姓今襄之宜城楚之鄢都一曰鄢（昭四遷賴于鄢者漢惠三曰宜城）與莒鄢鄭鄢隅異（按叔如音反鄢陵登鄢陵城今沂之安陵也鄭在後十隅則隅封之隅陵漢之故縣晉鄭戰鄢陵南鄭鄭境故城杜今鄢陵西北十八里）有偽隅鄢氏（地名人姓宜有定音陸氏兼平）

[illegible]（上去三声非是按韓世安徐音千乾切而今鄭陵人皆平声呼之與姓同今定鄭爲楚鄖上声餘爲平）

路 妘姓漢屬漁陽

鄔 二 妘姓春秋二鄔一杜晉（司馬弥牟爲大夫者太原鄔縣）一鄔地（隱十一王取鄔今杜按杜云緱氏西南有鄔聚緱氏縣寧爲鎮入偃師）上聲集韻爲

偪陽 妘姓子晉滅之（襄）十楚爲傳陽（漢縣春秋偪陽國杜云彭城偪陽縣扶目切）今沂之承有故偪陽城

鄅 妘姓詭諸邑楚滅之今亳之城父陳之夷邑

曹 二 侯爵曹姓之始傳曹也今興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三十七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有曹南山髣山曹人之葬（髣山在定陶西五里曹卑之上連卜五單曹國宗并地縣下小也自壞築室伯陽二十五歲北郭華始）而曹城杜爲城右衛之曹則下邑也一曰漕杜滑之白馬俱徂侯切

朱 邾三 曹姓子邾也周封挾後遷東是爲邾婁今鄒之任城南二十有邾婁城（旦六國邾邾毛空字邾或杜）是非江夏（說文江夏邾縣王云春陷廟地隨）亦杜黃（黃岡東南百三十邾縣故城楚宣滅邾徙之此）

騶 二　曹姓子繹也兗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後曰騶（騶故國風子楚刘蒼騶山記云鄒山即古繹山邾文公所卜部滕本邾國魯穆公改曰鄒而山從邑吏邾城在山南酈道元云周四十里杜鄒縣東南）故或謂騶即邾內傳邾伐魯昏史作騶也（道國云部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後為魯所併人云楚所者非然邾鄒不二近而移非改也邾為魯併而鄒為楚併）古騶則今之鄒平（寰記）武德為州則今臨濟（元年鄒州）非扶風（王莽部右扶風）

（附庸國）

兒 郳　曹姓倪郳也從齊勤王命為小邾子（公羊郳小邾子）

郳黎字來（潛云小國先齊名）高厚定郳國今承縣滕東南有郳故城（本滕邑宋人伐郳者或云齊所并）

莒　曹姓周戚以封少昊之後（或云周邑郳二十六陵為齊所莒者并）

小邾　曹姓倪之分滕縣是（晉志蕃縣古小邾國隋曰滕今隸沂州云蕃即小邾國魯附庸漢蕃縣）一云仙源故曲阜東南四十古邾城（或以此為邾婁非）

根牟　曹姓子魯宣取之（七定王）預謂琅邪陽都東之牟鄉城（杜云琅邪今沂之陽都故寰云在沂）樂史云根牟國即寄之安丘隋之牟山縣或云牟人非

閭从 滌 從征記高平東陽東北有滌鄉滌鄉東北十里有閭从鄉

鬻 楚先封鬻熊以令閭閭因爲姓文王師鬻熊（後世省爲粥不成字）

荆 楚 芊姓子爵季連封漫其處周初復之荆楚一木故名春秋初猶書荆（僖公後始書楚或謂孔子狄之非也）（秦[illegible]非諱後曰荆）

楚 子爵芊姓後熊繹初封居丹陽今之秭縣本曰西楚（秭歸東有故丹陽城云今秭歸縣有故王以封熊繹今熊姓猶百家姓晉志云秭歸故楚子國）武徙枝江亦曰丹陽（丹山之陽伯云楚自丹陽徙枝江亦曰丹陽記多徙丹陽徙枝江）是為南楚（故江謂南漢志丹陽郡丹陽縣為熊繹所封秦之鄣郡元封二年為丹陽郡而丹陽縣乃濮縣境號西陲東二十有行城山志為楚始封地陳宜都云楚繹南城）

郢 楚文王是徙在江之南為南郢（孫奇父雜覆予知占者吕敘事是文王都郢路後九世昭王遷鄀至鄀惠王因亂遷都紀郢[illegible]首史闕見救惠王末襄君郢紀郢丘子折籍宣王之時王宮遇盜郢軍日黯傍丘入秦齊人使郢中立王因與郢之卷官昭惠後真下子爲根下則知郢郢之卷進遷非久都者棄王不留爲自起所按北遷陳城其地迄入邑于秦自文王貞大夫六十九世以遷云郢都八世爲矣今江陵北十二有召軫紀南城東一小城名曰南郢非郢州）

徙都今宜城為北郢（云今郢州為北郢昔楚莊使公子燮子儀守陪郢二子作亂城郢後十四年子囊遺言[illegible]太史公言楚都[illegible]至平王更城郢杜注[illegible]為州北紀南城[illegible]楚都[illegible]記昭王十年吳通郢[illegible]紀郢城[illegible]藏氏記進[illegible]遂[illegible]楚[illegible]郢[illegible]赤湖[illegible]郢也郢[illegible]乃徙[illegible]）惠遷鄀（亦宜城[illegible]十三）項襄徙陳（[illegible]）考烈爰徙壽春亦曰郢（[illegible]）字一作邦皆緣先代成名冠之也

東楚（西楚南楚）東楚海州南楚廣陵西楚為陳其後乃以彭城　自楚惠成陳至項襄為秦所伐自郢徙之號西楚（[illegible]楚小西三有章華臺）陵王都彭城（自郢始徙）羽遷之郴而都之號西楚至懷王孫都東楚則屬彭城故屬王吾都廣陵為南楚元王交都彭城為東楚而唐復以楚州為東楚郡

句亶　熊渠長子康封之今江陵（夷王[illegible]）

鄂東　熊渠中子紅封之（世本）今興國軍本興有故鄂城（寰宇記州西北百八十鄂王城鄂人事鄂王神）漢鄂縣本隸武昌故九州記云鄂国今之武昌東鄂也

鉞章　熊渠少子執疵封之皆江上或云即句章

諸梁　楚文子采

馮　周地（定六）

碩　武子賸邑號屆侯（姓書後為氏國俗通鑑賢屆侯附）

利　邵姓錄云楚公子釆為氏為今利州

閻　西周安有閻安固城

亩　資皇邑河內軹縣有亩亭

互

寢（宣十二）　放　邑沈也徐云寢因續志云固始有寢丘（集韻千朕切）秦咸楚蒙恬攻寢者頼之汝陰今沈丘有白步與沈國近漢沈丘縣開皇為沈州今有叔敖祠

堂　棠也伍尚封號棠君今揚之六合秦漢之堂邑陳嬰侯國

薳（三為）　蔿首之楚地子玉治兵處（僖二十七）薳澨也（昭二十三）（薳澨 [illegible]）一周鄭地（隱十一）鄭處誨云魯山地名亦作隱鄔（音屯楚子會鄔杜云鄭地名邑為王子波切）

卷（國二）　即圈陳留傳云圈氏本出其國南陽葉縣南有卷城非鄭卷今鄭之原武西北七里有卷故城周十里故漢縣曹大家東征賦歷滎陽而過卷者姓辨並上聲

蕩　舊記在湯陰國楚地

家

姓纂云高陽後封以為家雙（六有 僖氏）預云東莞蒙陰有家陰城家陰後莽入新泰隸沂有小家城（六國以為蒙陰縣注十百李家邑 也許杜預為漆國東北今宋之考 城古蒙陰東與為今傳在之冢 亭有莊大漆陽東之冢可亦家地也）

麻

棘鄭麻俱楚邑接襄城縣乃故麻城今黃之麻城西北有麻陽又碭山西北故麻城漢之麻鄉風俗通麻氏齊大夫麻嬰後

郟

汝之襄城有郟城九域志云令尹郟敖邑

白

邵陽有白公城即白公邑（子西召使處吳竟為巢大夫曰白公）

慎 二

吳伐慎白公敗之（哀十六）今廬之屬縣西北四十一有故慎城慎水通典漢慎故城在今潁州潁上西北（九域志楚邑白公之邑故白公敗慎）

匡

郎也本衛邑中屬晉文元年鄭伐匡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滑之　城

西僖十五次于匡者漢之長垣地道記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注南子注襄邑西匡亭承匡今拱州故襄邑近有匡水承匡山（杜在城東七十五播云 襄邑西二十有承匡山）

訾

鄭地（成十三）亦楚地（昭十三）始齊大夫采今濰

之都邑西有訾婁城因本屬紀一作鄀西訾也齊遷之（莊元）昭公時楚遷訾人（五）二十樵以為楚東訾（哀十）非訾婁（宋）（襄十）訾婁云（傳十）（八長垣西十六）

棘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櫟（今城父東北十八有棘城）唐有棘陽（[illegible]）趙有平棘（[illegible]）（有古平棘城[illegible]邑十二[illegible]）宋有大棘（[illegible]）（[illegible]）有曲棘（[illegible]）（昭二十[illegible]曲棘[illegible]）鄭有上棘（襄十八有上棘陽翟城）棘澤（[illegible]）衛有棘津（[illegible]有棘津城[illegible]）

飲於此有蕢濮臺大而齊象皆有棘矣（昭十）公泉廟及有七里棘棘在西安東有有棧里亭城與志云有較里郭保棣杜汶水北杜云蛇丘北棘亭又曾安寧縣東北七十五有棘瀨蛇丘今鄆鄲又寧城內有棘下

芋

文

今隆興分宁二毘比里有文城春秋吴慶忌居之漢艾縣開宝（[illegible]）廢入建昌（軍九）十二真傳云今查田

鑪

穰

楚別邑今鄧治秦宣太后弟穰侯魏冄邑

羋姓楚後

聶三　楚屬邢有聶本衛大夫采（僖元聶北邢地）或疑後屬楚又云即攝俱非（楚攝叔）當別自楚地又慱之慱平有聶城

析　楚有析公邑（襄二十四）

蔓　今鄖也今廣漢有鄖鄉

廬　春秋有廬戢黎國語注廬楚邑戢黎爲廬大夫

養　繇基先爲大夫有養甥楚地璠云寢養城郲縣西南有養水繇基之邑郲城今隸汝

葉

商　子西爲商公今商之商洛之地志屬弘農裴駰謂在順陽魏晉始分蔚隸之

椒

櫟陽　櫟也預云新蔡東北有櫟亭昭四年吳入櫟有故櫟城杜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江水

魯陽　今鄧之向城

苞丘　或云荷丘楚有荷丘子

虞丘　吳丘也楚相虞丘子邑（吾丘壽王說苑作虞）

軒丘　楚文庶子采邑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㒸遂爲期思公今書之霍丘有廢期思渠書天監四於期思置期思州蓋移弋陽期思名徠有故城址固始西北七十（漢賁開告郗反）（封期思侯）

滕 楚地

右楚之分（六四）

春秋有褒貶乎曰無之有進退乎曰無之由則矣以勸曰善善惡惡舍其善惡其惡直書其事而人自勸矣進者不得不進因其進而進之于何褒退者不得不退因其退而退之于何貶曷嘗求夫經之所以書者乎夷之日盛華之日微豈人所願哉徐之初也稱戎（隱元以潛）盛而稱徐（莊二十六秋）又盛而人之（僖三）又盛而子之（昭四）楚之初也稱荆（莊十以蔡）盛而稱人（二十三）既而楚（僖元）又盛而人之（僖元）又盛而子之（二十一秋）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聖

人豈有心於進之哉因其進而進之至于此也　王道衰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於大夫又再降而制歸于夷狄聖人豈有心於退之哉因其退而退之至于此也（春秋徐初稱戎自稱徐不復見稱者以別戎也或者儀則之辭文定以為徐不係人人者衆矣安人數子何褒文之多哉）五年一朝諸侯之於天子也天子於諸侯有聘而已諸侯大而相朝聘謹信脩睦豈有大小彊弱之分哉周室東王政不綱於是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故春秋書

來朝者三十有六皆邾杞曹滕之君未有一大國也來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癸而楚未始一朝魯其來聘也偃然既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晉宋齊秦皆然）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故又至而名氏通（襄三十一薳罷）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聖人之意豈不欲中國之盛而夷狄之後卻哉

不得已也（鄭與楚盟又從與晉故楚伐之鄭勞告哀楚師退舍而鄭不服圍其城郭欲所克之鄭伯牽羊而楚從舍之始欲縣陳申叔時一言而楚亦遂止已而伐蕭蕭人囚宜僚楚命勿殺蕭人殺之已而復滅蕭則不為大傳道止春秋之于楚非不齒也徒以彼陋僭擬蔑頓室而陵中夏今至于伐衛執齊有以弱貢而發諸夏者亦前不推因其進而進之同將以取諸夏而罪存晉也向使楚人後卿將以自治進豈退不肯節用而發人像仁義以事其君撫邦交定者夏理人何雖）或曰褒義宋也故進之不然褒義周公明堂之盛舉也荊之聘三成之元侯之八與邾敖之二載在其職盛之曰時方之有無禮而加伐介（其誅將也因合）

（謂大國而將責備於我者）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之盛際且甘心委質之孟之會至不出而受其捷未遂而乞師伐齊取穀則魯之附是久矣孰有慕義於莊公哉（閟宮頌頌僖公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者謂公與義懲艾之）

濮

熊姓書彭濮彭濮人皆峽外為楚害楚威之（文十六庸人率百濮伐楚昭十九楚子為舟師伐濮）預云建寧郡南濮夷地建建故縣今為鎮隸石首以多曰百濮一作僕濮（集彭濮蠻國一作濮）非衛濮

羅

熊姓羅君也初封在襄之宜城（故信陽有羅山九域志羅国城在襄春秋許附庸）後徙江陵之枝江（故佑云岳州古羅国地桓王二十一楚伐羅羅敗之宜杜此桓公十一）周東乃定長沙今潭之湘陰東北六十有羅故城秦之羅縣梁為羅州（太清四年大業十三羅縣今蕭銑起兵說為岳之巴陵）岳陽志隋煬元年始為羅州非有羅水所謂羅汨（汨水注湘處汨羅在縣東北）

夔（歸）

熊姓子爵歸是楚滅之（僖二十六）寰宇記夔之巫山縣夔子熊摯治多熊姓今秭歸城東二十有故夔子城荊州記秭歸西有楊城

即繹孫所居

賨宗

芉姓子宗也頃王四年居執宗子遂圍巢十六國春秋常璩志云宕渠古賨國寰宇故賨城江流縣東北八十四古賨國都又廣安軍渠江縣北十二（即始安城）宕渠今入伏賨賨城見存（蓬州）中興書云賨君後非

滇

滇王國今洮州與夜郎以西皆云莊蹻後

麇

麇同所謂麇庸即麇也今之房陵楚飢與濮伐楚楚子再敗麇師于房渚者（桓王三）荊

州記引釋例在當陽非也當陽乃麋（岳志以岳之巴陵為麋子国地有兩城址尚存相去十里所楚昭奔時王使王孫由于城麋者有麋川）

羋姓子今荊之當陽舊云均之鄖鄉非也乃古錫穴（今鄖鄉乃漢錫縣之麋亦為鄖鄉）潘崇伐麋至錫穴者（地形志漢中郡之東界古之錫穴）

麋（文十一又定五）

右高陽後濮羅夔戲等国

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是故国君去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為孝是故大夫曰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士以守墳墓為孝故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諸侯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孝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之寶也是故春秋於外取滅必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

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壘卿大夫以爲辱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不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貳士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死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泰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盖死社稷以爲民也去邠以爲民無死可也死衆死制以爲君也死非爲君無死可也故君子之謀固勇足以制敵智足以謀之以死爲尚哉所守然尒是故國

是故大夫曰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士以守墳墓為孝故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諸矦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孝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顔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矦之實也是故春秋於外取威必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

巳歲蔡何嘗歲哉（紬說誤）

越 芊姓古有越盟會圖疏云有越廣州接南海桂林象郡皆是非奴姓之越（十道志云邕州古百粤婺女之分秦為象郡而容邑等州本古百越）東南二越諸儒皆一之跡矣

越常 今驩之越裳縣（吳置）

駱越 今潰治鬱平（通典貴州古西甌駱越）蓋古甌駱（周書）載言云潘州古甌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西甌駱又止九眞之域（十道記）號駱矣姚姓（寺可）說故九眞有駱田（益州記交止有駱田仰潮水人為駱人有駱侯歲自名駱將漢代蜀王子將兵徠討駱侯自稱安陽王討伐之）邕有駱越水（即駱水）其散居襄（通典安陽縣漢之中盧駱越人徙此）或云甌閩誤（駱姓史記作駱誤）

甌越 梁四公記今湳洨黎縣甌越也董逌謂於越又訛為甌越安

甌隑 太平御覽引周書五來切

且甌

西甌 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嘔駱越別種郡國志鬱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

即言西以別東今（寰宇記鬱林發黨州紀善芳縣即古西甌居）

供人　或云文朗民也今之峯州

目深　又大荒北海深目之國盼姓近南地

摧扶

禽人　或云羽民

蒼吾　梧之蒼吾縣元始六年開蒼吾郡地廣東至湘潭

揚雩　吳起爲楚收揚越者（国事）揚州之分（漢南雩傳索隱定揚[illegible]宜即鑾揚州見王會解或云賁姿也本量會稽郡国志云東越之地爲東揚州人俗輕扰少信行）

桂國　見伊尹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賁禺東（今番禺）蓋桂陽也

損子　百濮九菌產里並四方令

產里　一云語兒也或作陸童誤

九菌　四方令在正南今九江之菌江

海癸

稽余

北帶

僕句

區吳　蒙之東區漢之蒸浦也

右高陽後越之分

余讀地書王會解等知所謂百越矣是芊姓之越也至於會稽之越伯禹之苗又不在是（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百越之国亦謂南越鄙甌之東甌）（畜轉升先王封建職方之限自交至於會稽七千里内百越攸處各有種姓）（非盡求之後甌越閩越亦有南越之種也）君夫中盧之駱衛地之越則又昔之進於中華者（桓元年越）（近垂上）亦如鉤（町鉤一用句集韻音鉤西町夜之君然字書作蚼町）同並（今牂牁績縣故同並句町二縣国）義渠（今慶陽府羌稱部）

（城義渠君封之此九域志卯川古義渠城義渠之国）大荔（地志鄜晉改大荔国今同州朝邑縣土八年左傳公威而者之洛川）漏盱（非行漏盱縣故漏盱族国）陸渾（在河河州抱罕縣）枹罕（鄯金城郡云罕羌族国）朐衍（亞秦之北如義渠大荔烏氏得鄯余西戎八国來服）皆是温宿（今䣊采縣有温宿頡漢世温宿国人居之附書之温秀也）之名縣也烏乎周之全也五服衣冠矣伯合沓曾何有於夷哉東遷而後彊蒙攻併禮廢樂壞矣後諸夷得以沿隙而入赤體白室更踞奉半於中原矣　具越楚蜀偏為蠻境（今荊湖川廣松茂姚保横實邑梧等處皆）

（是其類甚多適泵宕渝遼壁允畢莘皆巳人之境）秦隴晉魏悉成戎地（如岐有人戎趙有代戎渭南有允戎麗戎河南山北有陰戎伏羌有黃戎河關摩會鄜鳳文宕皆西羌氐人曁拒捨泰静緒當亦悉羌戎之地）河南爲（蠻河南陸渾新成故蠻子名蠻國惠帝四年置蠻中）河西爲狄（杜謂白狄放河西鄜鄜延坊鏤綏之間皆古白狄地故云白狄與秦同）淮有群舒魏有諸隗在在允滴（河北）（湍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子皆隗姓洛州亦有赤狄遺地）狄源封冀往往沿於渭首雒洛陽一王城而楊拒泉皐陸渾伊洛之戎亦且雜然分處其中爲冠帶者若幾幾也悲哉甲椓將類子弟更舊制而騁新夫衛侯若代王胡服咸失其死祀居雒位鄭處暴句乃用夷禮淮徐介莒牟萊之國在今京東而亦俱有夷名可勝歎邪兒金而下典午之際齊州左衽言侏離矣被髮野祭誰其哀之仙李石晉而條茲禍尤酷此許翰所以歸過謀國者之不知學春秋掌不劾乎若此族者猶先王之類也是故列之

牟　子爵祝融後續志云泰山牟縣故牟國今登（輿地廣記云奉符縣故牟子之国）

堣夷　堯命羲仲宅堣夷在遼西即青之嵎夷今文昔及堯命驗作禺鐵一作嵎銕故即郁夷故武有時福順富為嵎夷公

南交　羲叔所宅今交州故交阯交郡也

西　和仲所宅今興元西縣漢故西縣古來因西而閩之晉安有西水上原谿京兆水西西水縣界流入

幽都　和叔所宅幽也一曰北幽今之幽州居山之上有幽都山以陰幽名非來地之幽（莊十六）

易　所謂朔易古有易之地（商上甲微伐有易者）今之易州北終東始有代易意故遞千代（世不知有易朔易之地或謂冬收藏交易為言東作西成南為朔易皆以民事言非也謂藏陜易者亦非）有易水出固安故固安為北易（即安国河出故安閻鄉西山故安閻經云故安謂之北易作故通）復有南易（燕趙記有三易滹為南易班固闞駰以呼沱為南易史云燕與趙易以龍允汾門與燕者）而臨洺為漢易陽昔燕文公徙易則漢之易縣也有故城在城西五里有故易京城杜

涿之歸德南十八里（公孫瓚害劉虞于薊下謠云燕南垂趙北際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築城臨易河後篤曰易京鉄門樓櫓千重袁紹破之石虎自遼徙此惡其固毀之寰宇記歸義東南十五有大城燕桓侯之别都指此）

程

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地志安陵縣扶風闞駰云古程邑）一云洛陽上程聚程伯休父鄉上之釆

黃七

桓公再會黃人尔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故有黃城本紀邑後入齊黃亦多矣如內黃（縣屬魏郡）外黃（雍丘東六里有故外黃城）小黃（陳留東北有小黃國東北漢故小黃城）土黃（晉縣别歸沮立今襄之南漳）與封丘（陽户亭宋敗處有古池）洿陵等皆有之（史人彭城侯用于黃今治）一作鄭（玉篇古國）

太昊宅東少昊宅西炎帝居南顓帝居北予嘗證之矣南交北幽東堣西柳處兮四方此不遷之次也己酉冬　周益公退舍歸首以炎陵事來訪謂三皇五帝並居中原炎帝之墓無因南方即疑爲偏據者子曰不然古之聖人惟與天

地合必於我者無一毫之不盡則示之後斯攸久而不渝後世聖人取之於古必其所履能合於天地動靜曲盡而無媿者然後執之視以爲則苟在我者一毫之不盡則推之於彼者將猒弃而不繼矣成德在火不利之祀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實司南方者是故炎墓茶鄉而祀融墓於衡山地道記誌顓頊之虛實社幽州遂遊言句實積筆記西皇所居乃在西海之津斯未得信然秦漢來大祀云陽甘泉則雲陽固在咸陽之區而姓氏書諱顓等姓亦皆出于西方魯爲少昊之虛衛爲顓頊之虛固左氏說也　開元探天下景林邑驩愛所至悉綴而獨交州之晷分寸不能子以是知聖人之所以爲萬世法豈若苟然邪而孔子國猶以爲夏與春交果何義歟嗟乎隨室攻嘗大柱相繼而後姓神農本經句字不可變三十餘曆昏旦悉異而後信放勳之典中星不可違不容高山

不知天之高既登高山而猶未得其所以高悲夫（安国字子国）

高辛氏後

高辛

高陽封之今南京穀熟高辛鎮也京載音云襄邑有高辛城襄邑今隸東京而高辛故城在穀熟西南四十五（地理志在梁國穀熟西南）

斄（[illegible]斄台部）

稷封作斄[illegible]亦作台駘郃今永興武功西南二十二有故斄城有后稷姜嫄祠（祠在武西南二）隋爲稷（州秦帝武德三分武功好畤四縣置稷州盍）

考弄本周（蒙志斄爲右扶風斄與姜台興　亞本曰周後曰周與）（見炎後國許云郃姜姓炎帝後后稷也　記云武功本名郃後改曰斄城失之）

豳邠

邠也（諸記開元十三年以豳似幽改爲邠按　綏人知十四邑爲州二十年乃爲豳）豳先（年約班州）一本谷名班云扶風栒邑豳鄉（公劉邑詩云于　豳斯館）邠之三水西南三十有故豳城（徐廣云新漆縣東北　有豳亭九域志大王都）今豳亭栒故城皆在三水東北龍川水西有姜嫄公劉廟（按渭水南一里故邠城鳳德三爲　邠州三年廢故城今在邠）

尉李

不窋居今慶之安化有尉李城在州東三里作尉李誤

不窋

今安化有不窋城不窋墓（州東三里故順化也）周地圖之郁郅城在白馬馬嶺兩川交水口（水經尉季一曰不窋陵郁郅之說周語不窋竄戎狄閒皐郎以為吾豳故詩正義謂生來于豳部）

亶父

古公亶父或云亶地呂氏云宓子治亶父然宓子治乃單父也

魏

景王之十二年（昭九）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王之伎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駘芮岐畢為吾西土武王克商蒲姑商奄為吾東土巴濮楚鄧為吾南土肅慎燕亳為吾北土則周之先嘗受魏矣平陸乃故河東之河北縣春秋為晉（今陝之平陸有魏城）

岐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為岐州以山之岐而名（即箭括嶺）文王初為岐矦（琴操）在邠西北不百里而豳又在邠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為豳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一作邠嶅（地志文王徒邠非）

縣道記隴州吳山縣東四十五即岐山縣

西南界有一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
記攷文王都豐不合於此有城疑是漢杜
陽縣又岐山縣東十九有杜陽為内亦有
杜陽故城二縣俱屬扶風據十三州志郡
縣道里數即隴州杜陽故城近之按漢志
注杜水南入渭即管潤界文王城近之

周

黃帝臣有周昌商有周任（千姓編云商太史）周國
久矣預謂扶風雍東北有周城（雍唐為天興）蓋
即周原岐之小地名泰王遷之在美陽南
故說文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
志謂美陽西北中水鄉周泰王邑（或謂大公徙岐下之周原號國曰周非）

程

王季之君（周書王季宅程世紀云王季徙于程）在今咸陽故
安陵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呂十八武王嘗宅于畢程長安志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今佑鄠）

豐

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豐宮鎬鎬宮豐在
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皆宗周地本小
男國武王伐紂乃收虞師芮師豐師鎬師
者亦作酆寰宇記文王酆宮在鄠與會圖
云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鎬部

王城　二　洛

東西周

在長安之靈臺鄉鎬京宗周（元和志鎬京在長安有武王宮）漢穿昆明鎬之遺址論衡（今本吳昆明池之鎬陂）即京周（昭元）或作鄗非是（也本荀子皆作鄗六韜鄭師鄗師史）（鄗泄君亦見春秋後傳然本只高字尤武起鄗邑者若常山鄗邑在河北自音郝一）（作樆集亦音鎬卄）

武王遷鼎郟鄏成王定之作東都洛曰王城今河南縣是城也（澗水東瀍水西）亦曰郟（今縣西有）（郟鄏陌有鄏山）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而以豐鎬為西周子朝復居之二周分理此為東周赧王遷之而此為西周矣（公羊云成陽東周王城西周）

東周　三

西周　三

宗周　三

與秦之王城異（杜云臨晉東有古王城今名武鄉城秦城之王城乃）（昭十五陰飴生會秦伯實即大荔城在今同州）

西桓公孫惠公封少子于鞏號東周

經姬姓叔均國蓋別一國

周公既營洛又卜瀍水東作下都遷商頑民曰成周今河南洛陽故城是（洛陽燕亭首八河南）（城中有翟泉翟泉詳推闕地水）及子朝入王城敬王居成周曰東周周衰為二而此為西周（桓公居考王封）

自武以鎬為而豐為宗周後更鎬為宗周（正月生兩光正曰周宗志云宗周京兆）宗周成周王城東西

周不一學者宜詳

𦍑狐聚　秦以處東周君

陽人聚　秦以處西周君今汝州之西

承休　光武封姬常今汝東有承休故城

商蕃　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樂都城及故潘邑故世本謂契居蕃闞駰云蕃鄭西今之蕃城是矣地有商山鄭連子云在太華之陽世紀謂在商洛故世謂上洛漢商縣非也（括地志云商州闞駰云商州上洛九域志與通典云契始封通典云商之商洛古）

（商邑乃商君封於地志蓋南陽縣古商亭漢之商縣）

砥石　昭明居

鄴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鄴西南有上司馬太甲之居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村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為太甲今

參（大夏）　實沈封太夏是為參今太原陽曲舊晉陽城也

商（隱元）　商丘閼伯封相土因之宋是今南京理宋城漢之睢陽或以為漳水之南商虛失之

相 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寰宇記云即相土居

龍 晏龍國（夔能皆以名為國）王符云優姓魯之北鄙（成二年齊伐我北鄙圍龍世字作隆）預云太山博縣西南後為博城今奉符有龍山漢陳署為龍侯者（唐乾封）非亘之龍（韋攝將軍三十有龍城水經漢水所經關皇曰龍封城今長安有龍城）

續 續牙國所香邑也孫𡚁居釆

巫人 今之巫山歸之巴東故漢巫縣（利州其北境）

㦸民 經有巫人㦸民㦸民盼姓帝俊後廣韻有㦸國集韻有㬱

司幽 一曰思幽見經列子曰思幽之國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蜀 支干封蜀侯國自益昌西南至蜀皆其地張儀滅之（蜀王八歲不懈而成蔵王元年秦惠文封公子通為蜀王）

苴 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漢中為苴侯後命其邑曰葭萌今利州縣一曰吐費城

搖民 經云帝舜子國即搖民

東胡 猷越國後曰鮮卑盧綰所居鮮卑山在栁城東南二百里伊尹四方令東胡正北

吐渾

綦容

桼僕　一曰羸土之國

赤烏　穆傳赤烏之國在春山西三百與周同祖

中路　玄元國

帝嚳之孫子何其盛歟傳曰昔帝嚳下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常儀之子為帝摯慶都之子為帝堯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商周之後盛莫京矣予嘗求之帝嚳之治天下其迹之聞于伐者初無赫赫之功是何邪得非有功者不如無過之難而作陰德者弗若絕陽刑之惡大乎體嚳之政亦惟仁柔無苛而已而其裔之昌如此也不亦姟乎其若商周之後國別著于篇

虞

仲雍後陝之平陸吳山有故虞城虞井虞城在平陸東北六十本帝舜之後國所謂西虞

互吳

伯爵（外傳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吳大也即泰伯居句

吳也句吳故城在無錫梅里平虛（城在無錫東三十梅里在蓋閭城北五十冢字太伯城西去縣四十平地數丈輿地志吳縣城梅里平墟即此）城內有泰伯宅及泰伯之墓（墓在無錫縣東三十九里冢墓記在會稽吳縣北梅里輿地記宅東五里乃太伯葬梅山也）姑蘇吳興丹陽為三吳（句踐所今蘇治吳縣哀公十三越滅之）

堂谿

夫槩奔楚封之世家吳春秋云昭王封之為堂谿氏（定五姓襄字云唐夜晉又為堂谿氏微）在汝南吳房（房為丹本封夫槩封吳因曰吳房）今蔡之遂平有堂谿亭吳房城（潛夫論云在汝南西平通典在郾城邑云亭在吳房日大房元和十為遂平明置今闕作堂谿云在豫之郾城今西平吳有堂谿封郾城西界）

延陵四

延陵五一在代一在綏（後魏延陵縣今綏之延福）一在丹徒（隨延陵縣）皆非季子之居一作金陵然亦非古（今潤州延陵縣太康二分曲阿延陵鎮置）古延陵在今常之晉陵（故漢毗陵）退耕在是（地志會稽毗陵季札居公羊云札退居延陵終身蓋因封此今江陰芙蓉湖西馬鞍山札所耕處）有札墓孔子所至（今墓在縣北七十申浦之西江陰西三十五）

州來二

古國楚威之吳取之封季子（成七吳入州來昭十三威之又二十三年伐封之）釋例地闕地志在沛今壽治下蔡（夫差遷昭侯于此）自延陵徙故曰延州來（今延陵東北九有季子廟太康地志云吳封季札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野王

云吳自有延州來地先已封季子非楚州來邑未詳

朱方（襄廿八） 潤之丹徒東二十地曰朱方吳邑也故慶封入吳與之朱方昭四年楚圍朱方者

郁閭 郁久閭也或曰郁國久閭其名一作鄭今單之魚臺故方與縣東南有郁郎城（或云偈夷）（一曰郁夷）有郁氏（國語魯相郁貢）

鳩茲 預云蕪湖縣東今皐夷也今太平蕪湖縣東四十負鄉吳地記云有鳩茲城按輿地志以為皐茲今蕪湖之德政鄉有句茲社句茲港為古鳩茲 樂史以為松滋失之（寰宇記壽之霍丘東十五有松滋故城蓋本古今地記松滋古鳩茲漢屬江陵魏屬廬江一名穊滋誤之松滋楚地楚伐吳及鳩茲旡因在江陵乃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荊土立松滋縣隸河東乃荊之松滋）

郎 一作覢吳地發陽也（杜云郎發陽也柘王十二郎將與薳楚敗之）今海陵（今泰州治縣東南有發繇口）

西吳 一曰虞離支子封今陝之平陸東北六十里故虞城也漢大陽地本帝舜後封即西虞有吳山虞井

樊（三）奱鄉 仲山甫（宣王封之）奱也今京兆杜陵有奱鄉

樊川昔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者（漢記南陽）（樊舊邑因號樊川焉）王符以為封南陽在南雒州記荊州圖副樊處等皆以為襄之鄧城然究之瑕丘亦云樊仲皮國（寰宇記瑕丘西南樊故城漢縣郡國志云樊仲皮國）古甫之墓則在南皮（西三十高三丈上二木自有墓來不老日長年村）亦作鄉

安陽　周章次子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小子斌於無錫安陽鄉今常之無錫有安陽山（來有錫）

閻（有閻）　仲弈國閻虢三公晉之閻縣成王封康叔以有閻之土者（定四年衛之朝宿邑）地近洛與甘縣接境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預闕之樂史在河陽有閻坎一為閻田解縣也非鬼閻（來地杜云潁川長平西北有鬼閻亭潁川今許長平未詳）

邗（哀九）　廣陵東南有邗江即邗溝

太鹵　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狄曰太鹵地與狄境今陽曲

發繇　海陵東南有發繇口哀十二年之發陽也

右秦伯仲雝後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爲禮讓爲國之本也昔者虞帝一讓而九官皆讓范宣子一讓而其臣皆讓下之視傚朽草偃風況始國之君哉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少康以克艱興而句踐亦以允艱與泰伯以天下讓而季札亦以吳國讓惟其有之下必有甚焉者故能禮讓則知禮而敬上矣知禮敬上於為國乎何有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已形矣其所以當得之者泰伯也乃不受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為名也非為其弟也以天下故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是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哉范曄亦言泰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鄉使泰伯遷延遲辟不能堅決則民得而稱之矣豈至德邪（泰伯兄子弟至德不為難）文王者天之所命也伯惟知此是故致國不肎夫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

形身本中夏而冒先王之大禁以從狄安行獨復又曷嘗以讓為美而為之哉（以為也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国于季歷謂其傳曰泰王欲以一閭之市易我我其著之吾聞至人不以吾一世而万世以之吾不貴一代而万代以之貴吾焉能貴承以国而勝乎万代業乃去其国大泰伯以国讓而云以大下讓若非用天下讓為大下而讓也方古公用邑于梁山之下何嘗有天下為獲與採而有天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襲文王何以有天下為八下讓故民免得而稱若以大下羿何無得而稱哉）三讓之說亦推見至隱而知周之所以得天下之本云尒太史公云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亡之荊蠻斷髮文身何嘗見其三讓如所謂南鄉讓天下者三哉（方泰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讓之也論衡云泰伯見王季有聖子知泰王意欲立之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俗泰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位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古今樂錄云泰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變形託為王采藥及聞古公卒乃還發喪哭于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于是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含飯哭不　臨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又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為君委而去之故■孫盛三讓論曰鄭玄以託采藥而行不與發喪斷髮文身為三者之美隱蔽不著而王肅則以謂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

（玄死失之書亦未為得也如玄所云天下共見何云隱而未著且逃去與不發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文與左氏明文不合子言三以天下讓如季札子臧之倫者）按王充書故公三子其季曰歷季歷生昌在襁褓瑞見故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不在昌乎泰伯知之乃去之吳夫泰伯蓋知天命之在昌不去則惑惑且亂是故翩然有不俟駕此其去之為天下者明也（眞文云自亂前吳以讓季歷讓季歷者以有昌也所貴昌者以有泰也伯見季歷仁人者文武又巠紹天苦芳眷周室故然焉而進讓仁人有一[illegible]學人者二故云三以天下讓夫以為進知文武之聖嘗得之而後遜則去之於野無是必也而死於泰伯乎）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此憲之所以為讓太子也若齊景公篡其君兄之位雖有千駟死之日曾何足為稱哉秦王世民功既高矣而建成元吉猶不之容卒以自斃則知為己而已夫又安能以天下哉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

國名記　卷丁

陶唐氏後

陶　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丘范蠡變姓名閒行止陶（今）鄆之平陰有陶山

唐　國即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即漢唐縣）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東北有廣唐城（即中山故城張曜記之中人城）東有堯故城（俗謂爲堯姑城故州爲派州）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亦丹朱封也

楚　許氏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

國名記　卷丁

陶唐氏後

陶　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丘范蠡變姓名閒行止陶（今鄆）之平陰有陶山

唐　國即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即漢唐縣）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東北有廣唐城（即中山故城張曜記之中人城）東有堯故城（徐說爲堯始倡）（故州爲派州）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亦丹朱封也

楚　許氏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湖陽有西唐山宣十二年之唐乃唐成公之國記云成王威唐徙其後于許郢之間者也

丹

朱之國今朱虛有丹山丹水出焉東丹西丹二水近有長阪遠峻謂之破軍坡記爲丹朱弄兵之處又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之丹水縣荊州記云丹川堯子封者九域志云在鄧有丹朱冢然丹朱陵乃在相之永和鎮

房（防）

朱封防也昭王取房后今蔡之遂平西南四十吳房故城孟康云本房子國（輿地志云房子國是靈武之遷房于楚夫槩奔楚封之因曰吳房元齊平國曰遂平許西魏之先還國閭爲楚州水經云陽武有房故城非趙之房也）秦之防陵（昭十三）（吳房亦作防）有唐王墓（字未詳）武德初爲房州與趙房異（詳國後世國）

傅

大繇國（唐表云黃帝後）夏封之在虞虢之間（在河東大陽北十里有傾軫阪號阪茶之所）有傳虛傳岩傳說之祠古之北虞今隸平陸尸地多傅姓子云傅岩在北海之洲妄也

鐳（留）劉

長子之後妘姓留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國

者漢隸彭城（酈云留縣故城泉佩泗濟張良爲函虞築全角僖在今在沛縣泗不縣東南二十五或以爲溪元年宋昌留在彭城也）子房之封有留冢（蘇鷄云騰縣有留城是鄣留邑陳所之日陳留今陳留有子房嗣陳留圖經云漢蒼甚非也乃此緣氏之劉亭隱十年傳之劉也）今徐之留城鎮有留鄉留故城（繁休伯述征賦朝余發兮泗州夕余宿乎留鄉）世作卯金刀繆也（說文無劉字春秋劉康公故只作鎦篆古亦作鐂劉於刀由鏐省田未改乎古）

豕韋

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

鑄（祝）

矦爵祝也兖之龍丘治故虵丘屬濟北有鑄鄉（商氏云祝丘春秋鑄遂二國也）然記齊之歷城爲祝國春秋之祝阿寰宇記爲古祝國黄帝後故城在今鄆齊東北二長清東北四十五（記云黄帝後封因禮記誤）

唐 二

紂伐有唐堯帝後洛陽之唐聚（昭二十三注或云洛陽東南有唐亭）若邲之戰唐侯爲楚左拒預謂楚之小國定五年秦子期滅唐者隨之唐城唐鄉也

魯

御龍邑（左傳云擾而遷于魯）魯陽國夏魯陽縣亦號唐侯漢屬南陽（因云南陽魯縣御龍氏所遷）今汝之魯山有魯陽關有大龍山堯山今曰大陌山

因綦立堯祠（水經注綦祠堯山上）後志魏鼻昬州（王世充昬州地）有昬陽公墓奈龍城（汝之龍興九域志昬陽關城在郾有松嶺即古昬陽關）

杜（屠）一曰屠括地志云杜伯國今永興長安縣南十五有下杜伯家廟記云杜伯所築漢之杜陵今萬年（杜縣秦有周右將軍三杜主祠通典城在萬年東二十四杜陵後魏為杜城在下杜東城今在萬年東十五非杜伯國）唐杜兩國也（郡國志云雍州杜城在安仙國士會范氏云古杜氏此也）

隨　士會邑晉地晉人逆晉侯于隨者非隨州然按類林隨侯祝姓則亦陶唐氏之後

宛（三）士匄封今濮之范漢故縣有故范城武德二年為范州領范一縣與范陽壽張異（鄆之壽張有范城）

邢櫟

彘（二）河東永安東北故彘縣也今晉之霍邑晉先穀為彘子宣十二季彘子尸之者有彘水（霍邑即漢彘縣）非周彘（昭二十九年傳彘闕地）

函與

右五邑皆士氏

冀　冀氏也併于晉郤芮封之昔曰李過冀者

（南三十三）漢之商縣今隷晉有冀亭在皮氏東

北傳云冀爲不道者非冀州

高唐

博之屬縣漯所出桑欽地理志云漯出高唐今濟南之祝柯顧云祝阿西北上堂城

上唐

唐之名非一若帝堯伐有唐則爲上唐故滎陽上唐（紀）晉楚之戰後爲縣（晉上唐縣）今隨之唐城有故唐城劉累之封則南唐也（見前）復有廣唐堯比唐之類皆其名余　高唐齊邑今齊之高唐則故高唐（謂國頃云漢縣平原當南五十卜）（高唐縣謂皇以博有高唐故寄在）高唐故城在齊之禹城南五十晉夙沙衛以高唐叛■後使盼子治高唐地者

堯之子十其長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故堯有殺長立之誣監明之嗣式封于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唐表云陶唐子孫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按左傳有文在手曰劉）朱又不肖（肖克也禮云簡不肖謂不似其父舜非）而弗獲嗣然亦弗絕于世其

代之封者可得而知矣

有虞氏後

虞三　帝先世所封河東虞阪所謂嬪于虞者今解之虞鄉一曰吳在虞城北十三志云平陸吳山上有虞城舜始封是（故虞城在陝之平陸東北）六十穆天子登薄山寘軨之隥宿于虞是也（薄山即首山）顛在河東大陽（今之平陸縣有大陽故關）樂史以爲安邑（今同）故武德爲虞州（元年）乃都也

嬀六　本作潙（因）嬀汭也（潙同見說文書皆以爲首字）古杜所都蒲阪今之河東有潙水逕首山下復一水曰汭潙南汭北西注河（河東寰宇記云二泉在首山東北山中冢）

（宇記出河東縣南三十首山南流爲北流汭孔安国馬季長呂忱王肅杜預皇甫謐以爲潙水之曲非也）有帝廟（宇文蒙造）然潘城饒汭皆有嬀名（並見下）而泗水亦有嬀亭（今亭山在兗之泗水源闕）（墟乃謝良所遷兆舉也）長沙有嬀水皆有祠去都遠矣（又交自去代遠千丘有亦有嬀水）

商　義鈞國今商之商洛漢商縣有堯女冢（用劉氏云商語）盛弘之云武關西北百二十商城是

鄀　季蒼國（羊則游鄉）今許之金鄉（許少昊後國）

虞　公曾虞國（少康所依虞均後虞宇記後爲少康邑非）宋之虞城漢虞縣伯禹所封即有虞（[illegible]）君專于樂

臣爭于權氏盡于利而亡

圭　鄭穆妃圭嬀國後爲邽秦武公伐邽縣之者（武公十年伐邽戎置下邽）今華陰有下邽天水有上邽故城在成紀有邽山

胡　古胡子國歸姓范史汝陰本胡國汝陰今潁治西二里有胡故城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胡公嬀姓而畀會圖胡在豫之郾城此姬姓胡楚所滅之（昭二十三年）越世家云折鄭宗胡索隱宗胡胡邑也爲胡姓之宗

負黍（負）　世紀舜遷于負黍按少室一曰黍室負黍

城在其南定六年之胥靡也（故云陽城西南有胥靡亭）

（今在登封）

遂

虞後商人寘之遂（見風俗通杜預云有封虞邑）瓚云在蛇丘東北十里字書作隧今兗之甯丘有蛇丘城西北十里有隧鄉漢隧縣齊滅之（莊十三年）

盧

國故楚地今襄之宜城漢中盧春秋時盧子戎黎者縣北有漢黎丘城應氏謂在盧江非（郡國志寰宇記應劭盧江故盧子國故城與以為盧州古盧盧亦或通言故盧處濟祥義括無盧國而左傳盧大亦曰盧在宜城西山中劭以後因以盧字為盧戎國）

蒲

蒲衣之故國河中之河東西二里蒲津關也（寰宇記為子路問津之所而又以濟路封長垣西南之蒲城又以為在宗戚山亦自不一今長垣東北十故蒲城有子路祠）即蒲邑秦昭襄之蒲子（四年）後周唐為蒲州亦祁之蒲陰（中山記蒲陰昌安郡東有蒲氏皆泉又寰二処詞寰宇記同之郡陽有故蒲城）

衛

郡國志云東郡衛公國姚姓本觀國也有河枚城亦見水經今鎮之靈壽西北

潘

故縣屬上谷左傳潘獲潘子者本北燕州貞觀改曰嬀州今嬀之懷戎亦曰嬀虛（規上）

（地紀下雒城西南故衛城也）

銚　金之西城有姚方嬀虛（世紀謂之姚虛）佑云本曰銚汭有舜祠或謂舜生于此世本云嬀虛在西城西舜居而顏容釋例亦謂舜居西城西本曰嬀汭非也

傳　河東　商域之

鄒　桑欽水經云漯水逕鄒平故城酈元云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今在濟南

息　今新息楚文妃息嬀國後周之息州（隋志周於新息置息州大業中廢宋古縣有息州郡史漆洋評）非姬姓之息（杜以）

（為嬀姓非也）按字書郞邑齊附庸今齊南郡

毋（音毋）　衛地在曹衛之間田世家伐衛取毋毋者田氏取之以封胡公之支子遂本胡故公爲胡毋氏（春秋舊圖云毋邑在曹衛間說者以爲毋貫之誤矣）漢劉楚爲胡毋侯屬秦泰山

轅（袁）　齊之禹城西有故轅城（袁字或作猿遂禹城南有里）哀十年趙鞅取轅宜非此漢有袁良食遺鄉（按良碑云滿爲陳侯至陳濤塗以字立姓曰袁漢有關內侯良食遺鄉）

餘姚　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今縣隷會稽在餘姚山之西以河東有姚故曰餘姚武德爲

姚州

上虞　今縣隸會稽拒餘姚七十酈道元所謂虞濵西三十有虞山以有宋之虞曰上虞上虞故城則在餘姚（太康地記謂帝避丹朱于此故縣北有百官橋）（一曰舜避利宅上志云禹與諸侯會事于此相虞樂而名尤妄）

西虞　齊桓公敗西虞者

餘虞　即虞吳今長興東北四十二有餘虞浦（陽羨之東鄉）周處云故明溯浦一名餘吳溪舜虞時人化之徙居故記每作餘漢非也

巴陵　古巴丘今岳州有黃陵（舜妃登北氏墓詳路史舜冢辨）

（爲姒姓非也）按字書郎齊附庸今齊南郡

毋（胡毋）　衛地在曹衛之間田世家伐衛取毋者田氏取之以封胡之支子遂本胡故公爲胡毋氏（春秋古圖云毋邑在曹衛間說者以爲貫之訛妄）漢劉楚爲胡毋侯屬泰山

輮（袁）　齊之禹城西有故輮城（寰宇記作遂池禹城有百里）哀十年趙鞅取輮宜非此漢有袁良食遺鄉（按良碑云滿爲陳侯至陳濤塗以字立姓曰袁漢有關內侯良食遺鄉）

餘姚　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今縣隸會稽在餘姚山之西以河東有姚故曰餘姚武德爲

姚州

上虞　今縣隷會稽拒餘姚七十里酈道元所謂虞濱西三十有虞山以有宋之虞曰上虞上虞故城則在餘姚（太康地記謂舜避丹朱于此故縣北有百官橋一曰舜避丹朱于此云禹與諸侯會事于此相虞樂而名尤妄）

西虞　齊桓公救西虞者

餘虞　即虞冥今長興東北四十二有餘虞浦（陽羨之東鄉）周處云苕溪浦一名餘冥溪舜虞時人化之徙居故記每作餘溴非也

巴陵　古巴丘今岳州有黃陵（舜妃癸比氏墓詳路史舜冢辨）

長沙　今岳之沅江潭之益陽梁之重華縣有重華城一號虞帝城記爲帝都非

濮　帝子散封者今濮州有歷山雷澤故衛有曲濮（宣八）城濮（桓十二）宛濮（僖十八）濮水（在曲之南華莊子釣處）

箕（四）　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崇之國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于箕者（僖三十三）預謂太原陽邑有箕城是陽邑隨之大谷後爲骨打都今遼之榆社東南三十古箕城在遼山（又地形志）與琅邪（漢箕因屬）

琅邪莒齊封域陽荒之子益都青之益都文為箕侯今莒縣有箕山益都有箕山襄邑異（否韵伊州郡以東太冠洗君子城其平淄州堤有緜等云襄邑今訛）（為箕子城矣）

朝鮮　箕子後封遼之樂浪今平之盧龍有朝鮮城故武德以遼為箕州（八年）而高麗亦其地

鮮于　箕子之支子仲國顏真卿云武王封之鮮子仲食邑於于一云朝鮮後入海者為鮮于

國

直　直柄國昭二十三年直人周地

嬀　長沙縣有嬀水水經云東入臨湘

陳　嬀滿之封本商侯武王伐而封之今陳治宛丘宛城城記云胡公所築楚初滅陳頃襄後都之（郢）入漢初淮陽國章和為陳國（二年）後魏為陳郡隋為州

陸

番　鄱國也漢縣屬魯國（今滕縣移番城中一去古縣二十里）作鄱劭音皮自後魯國記云陳子游為魯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

罕羌　燒當後

有庳　象國今道州孟子作鼻

象城

漢縣屬鉅鹿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趙記舜弟象居（九域圖經同）故仁壽以廣阿爲象城（案史引左傳舜弟象所封二冊）

君必不道而後國不祥國不祥而後國幾亡陳叔洩冶（宣九年）明年而夏舒弑其君（宣十年）弑其君而後楚入陳（十一年楚莊殺夏徵舒）陳招殺世子（昭八年春）未幾而陳侯卒陳侯卒而後楚滅陳（十月楚殺招）楚莊欲縣陳已而復之故楚靈滅之（八年）（凡四十）楚靈滅陳已而陳其復歷（昭十三年）故楚惠復滅之（哀十七年五十二年）凡楚三滅陳矣（昭八年滅陳九年書陳火劉向謂已滅而猶書者不與楚滅中國蓋不知皆滅而猶存也當書以會楚子于陳見楚子已在陳統書曰陳災所以爲楚之所存滅國者陳之未成者實陳災言鄆讙謂災五年當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亦在其之哀）方其欲縣陳也以申叔時之一言復之既而納其致亂之二臣故聖人書曰納公寧儀行父于陳夫復人之國而乃納其致亂之臣則是猶人之國而使之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昔者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者子產辭曰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國之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之幣而報之晉人舍之四國有王室國非所當與也今也納其致亂之臣則是私利之而制之國矣存亡繼絕顧若是邪縱若莒之受而強焉者也然則爲是也如之何猪夏舒之宮封洩冶之墓施孔寧儀行父于朝而後謀諸疵丘者德究其君而去其誰不可何至納其致亂之臣哉（經明先殺夏舒而後入陳左氏殺之在入）

陳後（陳後非也）大史公曰舜重童子項羽亦重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朝鮮罕羞固亦聖者後然有虞氏之明德不以天下私其子而傳禹彼區區之爭殘者其何以承之哉方楚滅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田氏之取論者猶以爲虞帝之羞而況彼之爭殘者乎

夏后氏後

駘

斄父之國王符云駘慶姓今京兆宜壽有駘開駘谷後蟄座地

崇

鯀國伯爵昔文王伐崇令無殺人民壞宮室崇宗人隨之如父母而趙穿且侵崇（宜亢）今永興鄠東故酆宮是鄠扈也故扈一曰崇扈

虹

堯封之今縣隸宿輿地志云堯封禹爲夏伯邑於此有廟（九域志同張耒有還虹云當作紅以爲紅陽侯国訛爲虹誤）

高密　今洛之密縣然高密縣乃隸密

陽翟　櫟也今許之陽翟縣本曰夏故後曰有夏本此世紀云夏今陽翟是也

夏　今陝之夏縣唐隸絳周成王封夏公在此本庚爵在辛云■堯時漢安邑之地（故安邑城）（在夏縣北十五）書有陽翟之名

辛　帝支子封國或云辛之轉非也一作騂辥莘也今陳畱有辛城辛虛（周語作辛墟地記辛城辛之轉）

長子　紂太史辛甲國今潞之長子縣紀年之尚子也（[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

西羿　辛繇靡之子周封之

觀　后啓五庶俱封于衛是爲五觀（外傳云啓有觀注大衆弟封其長武之浩大論水經云見弟五人是爲五觀）故頓丘（[illegible]孫觀國）（又夏同姓在頓[illegible]今[illegible]入清豐也）丘澶之觀城（陳氏礼論謂觀爲姚姓）（詔家宇記古頓丘縣在清豐東南十五後移置）河決之地（平孝書河決觀）（元和志云觀城漢之畔觀古之觀國後漢爲衛國縣）漢之畔觀故屬趙（竹書紀年梁惠成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觀降）記志皆以爲灌說者又謂斟灌俱綠諸斟姓余

扈　觀扈二國（昭元）滎陽武原西北有扈城扈亭（莊二十三）故卷縣地（後齊省入洛陽）汲紀年晉出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年河絕于扈者非已姓之扈

莘（筌八）

姒姓（世本）文王妃母家今同之夏陽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詩云纘女維莘今在郃之陽記一道志在同之河西）（河西郃陽郡國志云郃陽有二莘城古莘國）昔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周代有神降之本號地陝石鎮西十五莘原也（在陝州[illegible]）然大名之莘縣有莘亭（[illegible]）亦國也隋爲莘州而齊（[illegible]）

（[illegible]）蔡（[illegible]）

（[illegible]）濟陰（[illegible]）

（國伊莘耕處）管城（史伯云歷莘聘六國在管城有莘城）陳留俱有莘字作㜪牲姺㜪同（作莘莘）

巢

鄧

仲康子國楚之北境史云田之以鄧林者今之南陽故杜佑以鄧爲禹都

綸

少康居虞邑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有綸城秦楚伐鄭圍綸氏者（汲紀作一）山海經狂水逕綸氏城注在陽城然漢綸氏故城在今登封西南盟會圖疏云虞邑在洛之嵩陽漢綸縣屬潁川（郡十道志臨武縣夏之綸邑魏孝文以綸氏置潁陽縣）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宜冬年記頗陽夏之綸邑）博物志以汾陰爲古綸今汾陰北九汾陰城

繒二

子爵昭公取鄫也曲列國一曰繒衍今沂之承縣東八十故繒城音咸之（襄六）大漢鄫國屬東海開皇爲鄫州（大業發武）非鄫鄫（蒙核）（陽有鄫水城有鄫水水經云出鄫城西北雒終湯下入沭乃泰也襄元年取鄫者城）（在攝之姦邑東南）

越

季杼國姒姓子也一曰於越（杜云於發語声王會解有於）（越星子荇公问過於越蘇武云於發声繆矣）處埤中號無餘今

會稽越州治謂之句踐城與南越異（越絕書云句踐小城山陰是）爵不過子（定十四哀十一十二十七傳皆稱子）

會稽

王會解有會稽或云（即越）蓋自一國

姑越

今處州通典云本甌越之地

姑蔑

一曰姑妹大末也晉之龍丘今衢之龍游有姑蔑城（在穀水南三里城東門臨濲溪）昔彌庸見姑蔑之旗者漢之大末即東陽之太末縣而瑕丘其析也（隱元年盟蔑之處今兗之瑕丘有姑蔑城）

于越

越之別漢書荀子呂覽明作于昭云是餘于今隸饒漢之餘汗杜佑謂句踐之西界

所謂干越淮南云越人有變必先守餘干者顏作邗爲干晋非（韋道以爲亏云即於越陸杜以於爲發語）

（今淺音云南方越名謬）

句餘

周書有句餘蓋句越也亢倉子言句越之幹者山經有句餘之山郭云在句章之北餘姚之南取二縣以名不然

甌餘

今烏程東二十有歐餘山一曰烏山一曰甌亭山以王逸少昇之曰昇山

顧余

輿地志漢文封東海搖之子期視爲顧余矦疾今鳧山東十八有西余山

閩越

海内南經云閩在海中許說文云閩越蛇種郭氏以爲西甌（今建安郡非也）乃今福之閩縣即東冶古諸之封（冶後爲侯官縣故治城今在來寧）亦曰西越（郡國志西越建安郡東甌永寧郡今福州南九里有臺江有古冶龍鍾州南二百步越王山乃古諸冶城中有越王井其下有余維有閩之者今閩山在州南一里二百步）有五姓黃林等是或云東越者非（閩元錄云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黃林等是其裔無諸封閩越王乃秦之閩中或云即東越非也建元三年閩越發兵擊東甌六年擊南越不得爲一）

黃林

餘不 烏程有餘不卿（扶鳩切）今湖之德清東百步武康東二十四里有餘不溪溪水絕清與餘溪不類晉孔愉放龜于此（愉餘不亭侯沈氏家傳後漢沈戎居烏程餘不溪）

姑於 見王會解說云顧（見下）然在漢世一云姑熟於執音轉也

海陽 見王會解漢之揭陽古餘復封是今潮之海陽縣潮舊謂南越地二越之間介

琅邪 漢縣故城在密之諸城東句踐圖霸徙此建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秣陵 上元西南七里有故越城越絕書云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瓦官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成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東甌 王搖王東甌今溫之永嘉也（前漢志云永嘉爲東甌漢之冶縣）有甌水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爲東甌）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侯官都尉理（閩越圍東甌告急遣嚴助救之未至止東甌爲徙國于江淮間遺人漸出乃以東甌地爲回浦光武以回浦爲章安）

東越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地

越漚　四方令越漚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漚歐甌區通

句章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越章平山）

甬東　甬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于甬東韋昭云甬東即句章東浹口外洲句踐都郢哀二十二年之甬也顧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秣陵　上元西南七里有故越城越絕書云東甌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景定志參寧記在今瓦官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踐平吳成之而築寔建康宮八里

東甌　王搖王東甌今溫之永嘉也（郡國志云永嘉爲東甌漢之治縣）有甌木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郭氏以臨海永寧爲東甌）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漢候官都尉理（閩越圍東甌告急遣嚴助救之未至止東甌爲徙國于江淮間而遣人漸出乃以東甌地爲回浦光武以回浦爲章安）

東越	越之分封頗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地
越漚	四方令越漚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即甌人漚甌甌區通
句章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越千山）
甬東（甬）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于甬東韋昭云甬東即句章東浹口外洲句踐都鄮哀二十二年之甬也韻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甌人	王會解云甌人蟬蛇韻注云東越甌人海內南經甌居海中注越海今臨海永寧縣即云東甌
甌鄧	
諸暨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武城	隨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芊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县之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没鹿同	

經之無勿說之而有經之直勿煩之而

衍魯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會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會盟者彼自爲盟而已往會之也用之者亦猶易之用牲云尒或以饗或用享所不得而知矣聖人惡其詳而書之曰用則其惡已具矣爲用寃然執鄫子因邾人而左氏者乃以爲宋公使邾文公執而用之次睢之社說者復有叩鼻血社之說蓋因上文曹南之會相及而爲之言兹大妄矣夫經文之曹南乃別自一會也于時雖有邾人而非文公其會盟于邾也乃是邾國自爲盟事而鄫子往參之鄫子參之因以見執非復向者曹南之會也曹南者曹之南而邾者直邾國也若以同爲曹南則經之書必曰如會不得云會盟于邾矣即按曹南在濟陰東二十里邾在東濟任城南二十里西南去曹三百一十次睢在宋城南其東北一百八十至單又一百八十而至濟其西北至曹南二百

八十道路越絕不知何爲而有是說且曹南之會實非爲盟亦何得謂之會盟而辨者更以謂用爲牲而歃之以盟不知鄫子已用則後誰與盟邪以爲盟曹南之人則非惟壤隔而已兩後曹南邾又遠矣宋公亦當代之盟主也而今爲會乃遂之制使邾子執用鄫君則罪正在宋不在邾矣春秋胡得越宋而理邾哉設以宋公果使邾子執鄫君而用之則春秋必曰宋公使邾子執鄫子來用之宋公主使國君戕一國君理無不書不書宋公是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鄫子書邾人執鄫子見執鄫子者乃邾人宋無豫也夫以季姬之使鄫子倈朝猶切書之況使它國之君執國君而戕之乎果以宋君使之則宣之十八年邾人之戕鄫子又誰使邪昭公十一年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時之月之日且地之又名其二君曰

誘曰殺曰執曰滅曰用其辭之曲盡如此宋果使邾侯得而不書乎察友之用左氏以爲用祭岡山而公羊則以爲用其頭以築深戒小人之不能順事者果聖意乎然春秋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鄫子不名其所以放乎死惟自取也季姬許嫁邾鄫子請強委禽焉既歸邾矣而鄫子者後往而參其會其取死者固非以其道也胡文定云用爲臣僕用爲臣僕固不足乎書也

巢二

南巢氏桀之封奔爲君巢（亦作鄛羽傳記曾居鄛人）今無爲之屬巢縣也古巢伯國（見書亦爲子入楚爲楚公）吳成之（舊二十州寰宇記楚成非既爲楚所紓邑故楚圍之）故巢城在皖北六東（同安志巢城在橫城寰宇在縣西南六十五號古重城城有三重南北川罩左右陂湖）故有巢水（合肥記巢湖云居巢置者九域志謂之焦吳志作勦同呂交切）非衛巢（杜云吳楚間小國是左云楚邑邑無書獄）

杞

定姒國商封之今汴之雍丘有古杞城武德初爲杞州（又謂白杞初杞州今謂之白馬）僖十四遷緣陵（邵謂昔緣陵地志云北海營陵亦謂昔丘郡省入北海今濰之昌樂有高廟）後徙

遷潭（人今台州密貧云謂綠陵是公羲之伯大亨于公上）貞定二十四

楚滅之（諸不紀公于傳十四年言滅之）古作曳（猶宏沙）

婁五（字婁）樓 樓也本作僂商所封即牟婁（隱四年言莒伐杞取之者）曹

東之地一曰無婁祭之諸城有婁鄉牟夷

國也說謂封杞而號東樓綠東樓與晉婁

穰鄭異（左傳二十四年傳晉婁公邑地而南陽穰係氏都也漢祖云婁者劉也故吳郡縣漢改為婁縣蘇婁門發本寫婁因不損）

陽 即陽樊在濟源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

沛 樊仲之官守焉者

泊 見潛夫論或云郎鮑然自有鮑

弗費 費也一作鄉扶味切今河南緱氏滑都也

與魯費異（魯費音秘）陸姓纂有鄉氏別為

鄉並音非也（王符以鄉為季氏之鄉亦非）

冥鄭三 鄍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鄍城莫伐之

者後為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陳地（與鄍異）

褒二（異）夏有褒君褒姒祖也盟會圖云梁州褒

城縣漢之褒中義熙之苞中有褒水褒谷

褒國故城為褒水所壞（寰宇記褒中古褒國都尉理在與元）

（十四十三）棋謂蔡之褒信

沈寢 沈姒國子爵蔡滅之（定四）潁之沈丘縣亦謂之寢（楚地）叔敖之封在縣南百步隋爲沈州

男南 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二臣勢均爭權而分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者是

彤 商有彤伯地即彤城

鬵南 齊公子奈毋鬵以國（昭二十六）

鮑四 齊之歷城（歷下）城東三十四有鮑城三齊記鮑叔牙之食邑而漢陽有鮑丘之水潞水也亳之城父亦有鮑溪水非舒鮑

流黃 辛姓在三巴之東山海經云廣三百里亦見鴻列等書

葷育 葷粥也後爲獫允匈奴

大夏 後爲党項宕昌曰狼荒

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即據典牒成湯放桀爲丙伯命巢姜進之也辭曰放爲放象放兜頗有以處之矣雖然尹放太甲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蔡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哀三）楚執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昭八）穀梁子曰放猶屏也豈建之云乎曰不然辭固有同而辨然則桀非不仁歟曰桀雖不仁君也湯雖仁臣也以臣而建北君豈其矣天下之大而小之一國非放而何　太史公曰禹之後分封以國爲氏然有有扈氏斟尋氏斟氏戈氏則失之云矣扈出昆吾斟戈出於己姓蓋孫世史誤以己爲姒余非其後云

商氏後

亳五

湯都南亳今南京穀熟商丘之都與葛鄰（葛今寧陵葛鄉）亳有五一在杜南先世之居（長安杜南有亳亭有黃水）一偃師西亳（屬河南或以此為湯都者以詩言商邑四方之極討之偃師大約八百亳衆安能往耕而童子饋食越數水[illegible]澤國一亳是矣）而老城爲北亳（[illegible]）景亳薄是（漢薄縣隸山陽）有景山亳城湯亭（[illegible]）湯受命都之（古亳城有考城東北[illegible]有湯冢亦有[illegible]）一鄭地（亥表十明亡處）一而譙兆豫（[illegible]亳州譙郡近南亳）南北亳亦皆曰南（亳名）（後人[illegible]）或以實其三亳阪尹者妄（謂南[illegible]西北亳或以老城爲南亳安陽爲北亳鄭遂不能辨杜預以景亳乃周）

（地故今鞏縣西南湯亭亭西絳之墟有景原記為湯都師處按三阪則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今亳民于此三所今）

郼　殷也。韻郼衣（見呂讀殷）蓋本在亳契都故不韋曰湯嘗約於郼薄（卜外）考城穀熟安陽俱有殷名穀熟湯都古之商丘昭相土之居（所亳從先王始）殷者亳之內地（亳之殷地云始於殷）劉恕以為盤庚始（號殷云始號曰殷）非也（已前昔退記）

囂敖　仲丁居者也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今鄭之滎澤西十五有敖上有敖城穆傳囂民之隧即許濟衍于敖者首學書敖隈

相二　元和志內黃東南十三故殷城亶甲居（宋字）（同）今相州有殷城商亭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蓋象丁安陽為紂都）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元豐中比七年于此發民冢之有銅器晉尚治之又有貢龜者后墓）

魏（始）名州（後魏書道武帝鄴功立州名出此殷亶甲居名之）非鄭

相（衛始元年衛郎也）

庇　祖乙勝即居之（紀年）沃甲祖丁因居之

奄二　南庚更自庇遷奄（紀年）後陽甲居之商奄也

（晉志並商奄二國）奄君附祿父周公踐伐之（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君勸祿父叛也世皆以為魯曾奄然與祿父周相遠或此是）

耿 邢

今河中龍門故皮氏東有耿鄉城爲河所毀晉滅耿賜趙夙者開皇之耿州（十六年改定陽爲耿州以州南祖乙城今慈州治昌寧之吉鄉）即爲邢故通典云祖乙遷邢（在龍邢自耿遷）史記云先耿後邢正義從之失之

蒙

紀年盤庚旬自奄遷於北冡曰殷虛北冡蒙字今亦即景亳湯都今亳之蒙城漢之山桑（屬沛後漢屬汝南）天寶二改縣北八十有南北二蒙城（鄉考文縣相距四十步治武丁處今宋城南[illegible]十五小蒙故城六国之淩縣後有大蒙城射北四十一里）或云河北非也（地形志北蒙有北蒙城索隱云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南地名曰北冡[illegible]祖乙居河北不紂盤庚涉河以代遷[illegible]在河北邢）

沬

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沬之鄉者近紂都（水經紂都有泉[illegible]大淇之野）

北殷

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即殷虛在相之安陽西有溵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南去鄴三十史項羽傳洹水南殷虛是河北地）有殷城（述征記河內懷有殷城元和志在武安東南十里司馬卬都按紀年秦伐鄴次于懷城殷殷墟[illegible]文）晉之殷州（[illegible]鄴以鄴縣爲殷州舊史）建中復爲溵州（二年以陳之溵水置真元二廢元和十二復立）故史商後有北殷氏或云北冡

朝歌 武乙徙之（紂）世今衛州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有朝歌城（唐衛縣今通利軍黎陽故東鄙城紂嘗處）有鹿臺（衛西二十大三里高千尺七年城）沙丘臺（紂自朝歌北築之今沙丘在巨鹿東七十故衛北四十寰宇記平鄉東北十紂也已姦）朱曰雅歌（寰宇酒池糟丘斯浜處新在衛縣程圖經丘池故朝歌南一里仁牆倉在淺之曲閭即邱閭城）

大陸

牧野 衛之汲輿地廣記故商都牧野之邑寰宇記汲近郊三十

商之王蓋屢遷矣書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盤庚五遷八遷自湯之前而五遷在盤庚之前故班固曰商今屢遷前八後五蓋十三也自盤庚至紂蓋復五遷世不知矣（盤庚遷殷自宋沿亳■■武丁遷沬東丁徙河北■武乙徙朝歌至紂皆之）八遷之可攷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復還于商相土處商丘上甲居鄴而湯居亳此世所謂不可得而知者至於五遷則嘗相庇奄耿也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盤庚之兩都足之已失之矣而或者更以五遷俱

出盤庚尤爲妄亂夫盤庚之遷本於洪水都國墊溺爲之是豈得已而不已者哉盖六四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勢或不利固有不得而不然者盤庚之告民曰先王不恒厥邑于今五邦是則所謂五遷者非指盤庚而今之遷爲有所不得已矣且其遷也渉河南渡而說者猶以爲盤庚之遷在於河北儒學荒陋之敝世也如此（鄭云祖乙去朝居耿爲水所圮後渡槩之不貢其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圮河至陽甲立盤庚爲臣乃徙洪瀕舊都民居服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行政教故欲徙都改之安亦云自祖辛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云我民用蕩析離居事可見矣古謂遷以爲久居水變非必奢侈也以盤庚名篇則鄭云爲臣之時事宜有據）予記國名而商氏之都不一學者不之能悉庸復著之（應氏地理風俗傳曰河內殷國也所名曰商湯後號曰殷圖經云安陽紂都也在淇河之間所謂北冢殷因冢言對左欲淇右欲近之者東指謂盤庚遷處正義以爲盤庚後餘亡遷之）烏呼商之屢遷亦可謂不幸矣貧武月徙閭寠士日更名其與庸主之媮爲政而歲遷都年改號者

何異自湯至於盤庚將二十世都始五遷而民胥怨不安方且誥諭大臣諸侯惟恐或怫豈將以其勢毆哉鄉非北都地廢則刼之以愛子吾知盤庚之不遷矣太室三塗洞庭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固不足恃也然則爲國者必有道矣奚至朝河而莫能哉春秋之書以國遷者凡七邢衛蔡各居一而許處其四悉譏其輕動而不能自反也然則爲國者亦必有道矣

邶

邶武庚之封灊是（一作）今衛之白馬有邶水即妹之邦紂所城一作紂（詩有）霍叔尹之（見書蔡誥邶霍叔尹之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目三監孔氏以管蔡爲三監霍有不預故留從之非也鄭爲三監以蔡衛之命致之鄭爲是武庚之封乃紂之都在邶境也）東衛南鄘北邶邶鄘亡於春秋前故有詩（舊云中衛南鄘東邶或云東鄘北衛俱非史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詩謂衛叔子孫三同亦衛邶詩古亦從其流删在此也）

鄘

楚丘城是今衛之汲東北十三有故鄘城（新鄉鎮西南三十二或云楚丘城在寧之衛南西北七里）有灞水（出宜蘇山）

其後東徙野處漕邑而云在彼中河則衛東矣

衛

曰曹曰衛以在畿域分曹遷衛焉翊扶風之義也三國以淇爲分鄘云送我于淇衛云送子涉淇而邶云亦流于淇地俗異也

蘇文忠曰武王非聖人也夫手弑其君而國其子使三叔監之是豈得已邪使武庚而非人也則必不叛假二叔惷而非親也必豈至於助逆乃一舉而悉誅之子瞻之言劉知幾之說也鄭厚本此而學者誹之（知幾曰武庚合謀二叔徇衛三監皆紂之媵不忘臣子之心可祭行之名教生死無愧而論者以其無僞則以頑民爲自言少康子胥不幸垂干戈則十津近魏徙寅名逆息邪武庚紂之長子也武王又已固之而大誥乃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序曰子後則庚之事可知矣亦可以此爲之罪哉或以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何之無臣子論東心非類）方武王之誅紂也三年毆飛廉於海隅而僇之滅國者五十此皆助紂者也紂雖不善然猶有助國與若林之旅如此而乃死之南單之臺而分天之明知微子

之賢不立乃貪於武庚之不肖而立之後疑於此而以三叔監之是誠何心哉夫以洶洶之商而輔之以三卷此武王之失策也鄉使克商之後舍武庚求微子以世祀雖無三監吾知商人之不反矣立微子於商退即諸臣之位以聽天命之所屬彼天下之勢既一去而不可反人心已離而不可挽則雖以玄德之賢決不能扶區區之商以令我夫然後之中國踐金阼而朝諸侯俾天下後世知吾心之不利商則雖三聖之授受不是過矣惜乎武王之志荒也（書曰武王衍商殺紂淮南子云武王殺紂於宣室或曰殺紂非尚人荀子云武王伐紂遷爲而進斃且衆之衛紂卒易鄉遂乘商人而進誅紂是以為商人登之是聖人不信也不知乘商人者譽欲乃用人也易將者前徒之攻于後者也荀子曰武王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周人尚赤所謂大赤太亦徒見書曰行秉白旄以麾懸之太白余孔氏欲斷武王不殺紂謂紂之自焚也▮卷本紀論武王以大卒馳商師所大崩帝紂反入登鹿臺自燔于火武王手太白旗諸侯進拜王揖之入王所射之三發下車較以輕劍折之懸之大白其事本見及書故頭遂以為死而斬之且死而斬之則生必不得之矣▮啟紂有三說或曰罪浮于桀或曰不）

（其甚戮天或曰紂多智不殺則必有扶之以叛如武庚者尸之武王親射惡來之口斬商紂之頭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依依然者非必不殺紂也故前與云下故一筆則至於殺其說由是）君子曰武未盡善又曰義士猶或誹之謂之義士則不義有所尸矣或曰孔子殷人也於武王猶有憾然而居周也故於商齊殺發意焉曰否是無義無命也　漢武帝時既封周子南君宋殷之後絕不能絕丞相衡曰王者存二後所以尊先王通三統也其犯絕者更封它親以承其始今宋已失統宜立殷後非當繼宋乞以孔子世為湯後不幸事廢逮孝成時九江梅福更以為言始以諸經相明錄其後世為殷紹嘉公

微三鄉

子爵本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畿內則在鄉城（十道志）今故城在潞東北（寰宇記微子城在潞東北二十里九域志潞州有微子城）或云在魯今徐沛東南微山有微子冢非也（亦曰郕在齊郡公羊作微杜云魯下邑猶今微子國東平壽張西北三十有微鄉）

宋

古商丘大正過伯之虛相土因之漢睢陽

宋

隨爲宋城今南京治縣西南十二有微子

冢廟五頃石

目夷　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

木門　今滄之清池西北四十六有木門故城衛

鱄所託（襄二十七年晉託於木門）輿地志云中有大木

因名

桐門　樂大心采

不其　今秘之即墨西有漢不其故城

祝其　今海之懷仁故祝其也

長勺　宋之汋陵城今在寧陵東南二十五後隸

魯

坎氏　宋附庸（英賢記錄）華縣東坎宮聚服云華東邑

向二　許之長社東北有向城向國向鄉鄭地（襄十

（一師于向）一云尉氏西五十向城

鍾　今亳之臨渙漢之鍾縣

鍾離　州犂采楚地

樂氏　鄭地津名（襄二十六）

華　華子國鄭十邑有華

鄔　皇瑗之子般邑鄔曰鄔般

戴（甾）　甾也傳雅稽析也或作戴戴播甾今拱之

考城有故戴城（考城隸開封）初併于鄭（隱十年鄭伐取之）（劉傳云附庸爲曰宋）楚成宋曰穀（廣記云宋謂之穀）漢之甾縣（莊氏略甾載聲近故詩箋以俶載爲熾甾貴記云杙之漢其定邑多災而名戾）章帝爲考城（東心篇取光列考之表）隨爲戴州有戴水（國都）（故記考城西南有戴水今戴彼戴因）

褚（鄢二十六）子段采（子其分）今洛縣南有褚氏亭褚氏聚

合　向氏邑（向戍曰合左師）郃也今同之郃陽（徐史音合郃陽國）（近龍川）

鞻　向雕邑（成二）殺梁六夫齊五百里（推云不得如向述大言也）

防　今單州有古西防城（隱九取防杜云高平昌邑西南有西防城）者

漢西防縣城在單父北（魯防臧氏邑）

郰（襄四）魯下邑今兗之魯孫顛云魯縣東南垂城是樵未詳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鄒異（或作鄹非）

武王既勝商殺紂即武庚而立之夫予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它日之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

於周公誤使管蔡二叔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奢之俗而納之道介土地人民皆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于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夷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殆矣周公於是淮征龕伐至又而後克之然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微子啓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人少畏其志則全商之地恪非周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不少為疑而宋之臣人卒以捍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為心豈不大可慨哉

曼（曼闕）

鄭邑曼伯國（昭十一鄭京櫟實殺曼伯）為曼姓一作曼

（王符作䣝）鄾也（成三集音鞘）鄉在廣漢曾鄾訛（後傳言受宿）
（一出鄀集鄾音吻鄉在廣漢又音酉作鄧）

鄧 曼姓侯爵（鄭注娶鄧曼）今襄之鄧城二漢鄧縣
古鳳林也（昔楚爲邠林）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
置南陽郡（十六年封公子俚）今鄧故城在鄾城西
北十餘里而祭鄭盟處則祭地乃今鄧州

優 與鄧城接（桓二年）
鄧之（曼分）子爵鄾也（寰宇記鄾子國）巴人圍之（哀十
八）楚併之傳云鄧之南鄙鄾人是巴今鄧
城有鄾城（淯水入此）光武言宛最彊鄾次之者

范謂安養有鄧聚是

苑 武丁子文封苑城爲苑侯今鄧之南陽漢
宛縣也爲平去二聲非

權二 今荆門當陽東南有權城臨權水口（當陽古鄀）
（南郡）楚武滅之（還之那處）閻緡尹焉非定之權（今真
定北二十有故權城古枝鄉也）

御（襄二十二） 後爲御叔之邑

蕩 御姓湯也（蕩夫作蕩）今相之湯陰漢湯陰也（有王
十六年秦寧公伐蕩氏取之）

陽 御姓侯爵（淮南子

畨（鄱） 御姓鄱也史夫差取畨者今饒之畨陽漢
之畨（陳勝傳鄱盜） 有畨江今縣東有畨故城

錫 御姓錫時子之先今均之鄖鄉有錫穴漢
之中錫

署 御姓

堂陽 侯國漢縣今在冀

晴（鄭） 春秋之時今鄭地子姓（世本子姓有時氏蕭氏） 有領以
爲滎陽之釐城郭云滎陽東四十釐城是

荼（鄡） 鄡也王符云世殷氏舊姓鄡陽鄡城是

共（恭） 恭也（世族譜云附庸國） 今朝之共城文王侵阮徂
恭者即共伯國漢之共縣共故城縣東百
步非叔段邑（詳路史發揮共和辨）

梅 伯爵（姜亭記云梅伯國九域志云殷伯） 紂所滅今譙南四
十有故梅城河南密縣有梅山集韻音每

稚 史記商後有稚氏以國爲姓

定 渭水有定城是郭述征云定城去潼關三
十夫人定于世以爲謚夫之

巢（三 鄛） 子姓一作鄛南陽棘陽有鄛鄉吳人伐巢
克棘者有巢亭在襄邑南二十與衛巢異
（大叔疾處巢哀十一） 或云居巢非也

郕

同　一作郕春秋地圖謂今同州爲同國

黎　黎氏故國（或黎山氏）子姓國（服虔云）侯爵（宣十五年）（黎氏地後晉荀林父滅潞立黎侯而還）一作耆鄰（紹王）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十八有故黎侯城

黎亭（邯黎陽故城一日黎侯城水經黎下陽故城在黎山東北地志上黨壺關東）比有黎亭九域志衛地故黎侯寓衛（今有之通）亭在黎衛黎陽漢黎縣有黎陽山古今山川記云衛黎陽國也黎侯寓衛以中路泥中二邑處之

比　比干國（書疏鄭玄云紂諸父）今唐之比陽有沘水

後魏爲殷州而比干墓乃在偃師西北十五寰宇記在汲北十里有石銘云　大夫比干之墓（魏孝文弔之黎陽西北三十在汲人山云比干銘于此即名止陽）三山有廟在滑（唐太宗諡太師）又汾之西河縣北百二十有比干山（九域志石州有比干山比干祠禱驗）

髦（旄）　見世本一作旄姓書姬姓有比旄重誤

剢　漢平原有剢縣音勒（勒世本劉）劉辟彊爲侯國者

段　段干也芮城東北十五有段干木墓高三丈貞觀禁樵采

尨 列也衛地（定八會處）有列亭在胙城（杜云亭在東郡燕縣東北燕縣今胙城）非成紀之尨亭也（成紀有尨亭水尨亭山在秦之隴城東北三百）

鐵 衛地（哀二）今衛州有鐵丘預云在戚城南七國並出世本

萊 子爵萊也今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故黃城是（應劭云即萊子國）古之萊夷今文登東北八十不夜城也（志云后紀）齊人遷之郳曰東萊（漢故東萊郡昔晏嬰城東萊州通萊乃齊合上古之臨朐）隨立萊州亦作郲（宣七又萊于齊人以郲寄附侯）云時來（鄭名伊以為鄭之時來非）萊無俱非（萊蕪乃魯萊柞之地僖賈平云萊人流播邑於萊蕪而名安萊蕪故城今淄川東有）

桐（二桐鄉三）空桐也（世本云商後國）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亭故空桐地今尚曰空桐（哀二十六景公卒大尹奉公以入空桐冢宇空澤輿谷）非桐鄉（桐鄉有三一在舒城詳二皇時國一在扶溝即開封之桐本鄭地一曲沃西南聞喜西南八里桐有桐鄉故城隨圖經云俗以此城為桐宮昔云放太甲於桐按湯葬在今尸鄉乃放處在偃非此）

向（五）皇甫作都沛國之向漢屬龍亢今入穀熟（西南五十有龍亢城）附庸國（世族譜）非河內（詳炎後）尉氏（西南五十見有向城）沂（承縣亦見炎後）許之向（炎十年向鄭城今許之長）

（杜有向鄉向國）

沛　徐也有沛氏商人六族有條氏徐氏王符云殷氏姓也

繁二　澶之清豊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郡國志云繁陽城漢之外黄有繁陽亭繁淵與城在澶州清豊西北應劭云在繁水之陽）漢強占爲繁氏者亦音瞨一在汝陰（杜云繁陽亭在汝陰鮦陽南今潁州也）

施　本嬉國紂伐有施有施以嬉進今施州

樊　慶姓（[illegible]）人養之鄧城有樊城鎮漢之樊縣有樊古城樊城即樊侯國也（宣王字乳樊侯在鄧南陽西南）雒州記荊州圖副樊並言（[illegible]）皆以爲仲山父之封（荊州圖云樊城仲山甫所封記志皆然樊城秦侯故國）樊村鎮在宜城皆其地魏孝文時十五萬攻樊城不下者（曹仁虎鎮之文符皆）或云樊噲所食采

薄　姓書宋大夫食邑爲氏

饑

條　蓨是周亞夫封條今北冀之蓨縣樂史云即條國晉改條（桓二年晉地也）

索　鄭之索氏（昭五年鄭勞叔向處）故成皐東有大索城成皐閣今爲氾水（屬孟）今鄭之滎陽有索水

鮮虞

續志云子姓國鮮虞亭中山新市也有鮮虞故城自狄別居種最大晉伐之（昭十五定四哀）

六 今定之新樂（漢新市漢屬[illegible]）故鮮虞縣後周鮮虞郡有鎮州（[illegible]以北[illegible]記左人城西北四十里左人亭鮮虞故邑左人鄉今定之唐縣）

姚

春秋姚子國子姓（或云姚姓）子姓附庸（[illegible]）本宋邑（[illegible]）

（記同封[illegible]為邑[illegible]）故有封人（[illegible]）

蕭

（[illegible]）楚滅之（[illegible]十二）今徐之蕭故

漢縣屬沛北征記云城過十四里南臨汙

水

虞城

梁丘

榲書曰待子犢硯貽孫有田祿思以貽其子孫人情所同然也是故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者服事之稱也（所謂元元采一作寀亦[illegible]云尸字也寀寮官也爾雅云官也為寀同官為寮義亦同采取以奉君子故亦用采猶食采字書又作寀集韻音采又云臣食邑於）內諸侯祿有采者也外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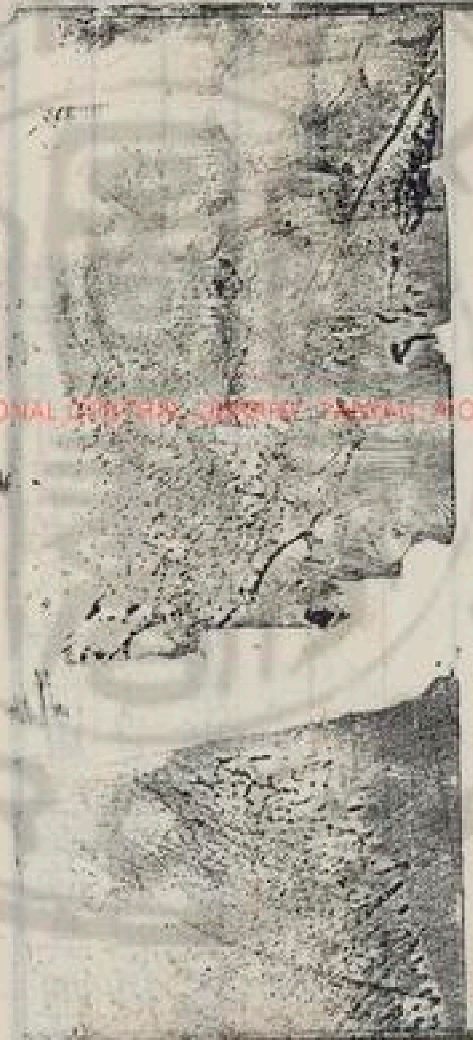
侯嗣有國者也圻外之侯惟嫌紛變是故必世子而世祿圻內之侯入爲王官必選賢德是故異於外侯有祿而不必世然有大功亦有采地以嗣其子所謂官有世功有官族者邑亦如之所以處子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亦見韓詩外傳）若古封建惟以其功德於民者則與民共其封之所以繫民心也至於後嗣弗能遵守廢祀失國則民望於是絕故必興而繼之使蹶心焉漢追何後魏錄繇世繼其不肖猶當十世宥以勸能者後世不知乎此見功臣之子孫有無功而受祿則思所以削而奪之而不知其乃祖乃父固嘗功於爾民功于我矣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有天下亦猶是也孟軻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成季之勳宣孟之烈而詑無後則爲善者懼矣（韓厥[illegible]）苟有先祀何廢二勳（臧武仲云）若子文而無後矣以勸爲善（楚[illegible]）官人以世雖紂之粃政然嘗延于世者皋陶之訓仕者世祿亦文王所繇興也所主惟賢豈其不必嗣歟苟能共工皋陶伯夷昭明伯益相土伊陟三五之時祿不免世春秋胡爲譏世卿哉　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尹單甘劉代食厥地豈非繼世象賢則以興鮮克繇禮者以亡而非繫於世不世乎（公羊以[illegible]秋譏世卿漢許伯張敞何[illegible]舜時此論非是許官制中左氏[illegible]具不然故又云公卿大夫世祿而[illegible]位父死子食其邑而不絕賢則後之）烏識以人情爲天下則天下莫能破其蘇軾論夏以爲人之愛子天下之通義有得爲而欲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聖人以是爲不可易也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陵是封建之理也事情深盡今古無二然至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之說乃大不然豈非以蚌異於蛤而二五之非十者乎宋景文傳宗室謂李百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爲廢論及十一宗諸子之傳乃以爲歷數短長自有底止漢七國晉八王不皆常得其効以此見其非好惡之不同特知識之未明爾若蘇子者盖亦習於百藥宗元衆楚之咻而未晰其致者歟土蕃設官父死子代非其種類沈不相伏屈茨之法國酋首領相承不絕它姓別系決不得而處之[illegible]燕吳禪亂棄自爭竊古之君子豈顧自爲膠擾而欲民之定哉明賢於斯亦有所決擇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國名記卷戊

周氏

虢（郭）

仲之封爲西虢在岐今鳳翔虢縣（通典云峽州虢縣西虢也）東遷之際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或云叔自此之上陽妄）其處者爲小虢秦滅之（秦武公十一年魯莊七年）亦俱曰郭（公羊曰虞郭郭寧泙言郭叔禮記注虢或爲郭在武都南百里有虢城集韻引傳攻郭音虢）

東虢

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有虢亭（世紀以成皋爲東虢叔之封故通典以洛之汜水爲東虢国即制邑左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制今在孟之汜水漢之成皋）臺冢在焉（水經濟水南歷虢公臺皇覽云基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冢（尚在）或云仲封者非（左疏亦云東虢制也賈逵虞翻等謂叔為西虢仲為東虢誤）

南虢

上陽是（上陽城在陝縣之破石鎮西三十六里常陽驛之東南下陽即今同之下陽服氏亦云在此下夏字道杜謂河東大陽亦非馬融云叔封上陽仲封下陽所謂二地皆虢邑不得二人分封其處）今虢之號略正曰南虢以其仲後所都故亦號西（九域志周封虢仲非世紀二虢仲為西虢不在此春秋公子譜上陽虢叔之後亦非）

北虢

男爵今陝理西四十五里故虢城是（漢志弘農陝故虢世一以州治城為郡古虢国）是為大陽（漢志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今按陝平陸皆漢之大陽地天宝元年守李齊物開河得古鐘有平）

（陸字改為）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盧氏

地道記郡國志皆云西虢之別詳商世侯國

夏陽

亭之封晉滅之（僖二年）今陝之平陸（見歐志廣記）漢夏陽城又在韓城東北百三十

劉

康公邑在緱氏（杜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緱氏西[illegible]入偃師）或云曾地非也（襄公十五年明于劉地不在周）世作劉繆故說文惟有鎦然古亦無之（詳字經）

岑

渠之封（文王異弟之子）今梁國北岑亭風俗通云古岑子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王季之穆

齊桓公游於郊見亡國之城焉訪諸野老郭氏之虛也公曰曷其虛對曰善善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固政之職也奚而虛曰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也公歸告管仲仲曰若人者爲誰惟弗知也曰然則君亦一郭矣公退招野老而進之故春秋書郭亡猶梁亡者言其所取亡也夫亡國之亡也未嘗不以其取亡者也今郭之亡所善不善而所惡不惡也所善不善則無實於知善所惡不惡則無實於知惡矣奚其在始郭君之出也徑諸澤語馭者渴馭者進清酒語飢欲食馭者進梁肉脯糗君曰何給對曰臣昔備之爲君之將出亡道飢渴也曰然則若知吾且亡乎曰然然則孰不告對曰君喜道腴而難至言誠恐先君之亡也君怒馭者辭焉曰今天下之君無賢而吾君以獨賢泰賢此其所以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存而之亡郭君於是伏軾而啼曰賢顧若是難邪舍車踣山中足飢力解枕馭者而寐馭者易之凶踈行而亡之郭君餓死中野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郭君之謂也（惠王十七年赴丹丹傳云為狼所食）称潛屋衛謂公王丹曰吾之所以亡何也公王丹曰主之所以亡者也天下之主不肖而惡主之賢也潛慨然曰賢固若是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亡而亡者公王丹之所過也　若宋昭之出也俯謂馭者吾今知所亡矣被服而立侍者無不曰吾君麗者登臯舉事朝者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見其過茲吾所以至於此也宋公於是革心易行安義行道居二載宋人逆而復之死謚曰昭故君子莫大乎自克（吳語云楚靈無道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之乾溪屏營山中見涓人疇而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進枕之股及寐易之以塊去之比覺見入棘闈弗納乃入于申亥氏縊焉此事相似）　余稽四號先後南北知郭公之非是而代莫之明也故并及（按此郭乃莊二十四年之所書者賈誼書作號君亦曰郭新序乃北）

燕之地寰宇記云聊城今有郭城傳州國經云亡国郭氏之墟是也管子亦言桓公之郭問郭父老何以亡春秋地名云號北燕之地與齊接境與四㶣不相及諸家皆不知郭公繆文

魯　鹵也曲阜少昊之墟（曲阜小地名在魯城中委曲七八里）古城十二門（魯国記七門有鹿来石闕上東子駒等）大中祥符閒曰仙源隷兗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自漢為中牟）開皇管州（十六年即楚之子次子管者）大業三年（為鄭州武德三年復為管州貞觀元年復為鄭）

蔡　今蔡治上蔡（漢縣迄今）伯爵（蔡仲子蔡伯）括地圖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國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蔡山岡故國也）

曹　侯爵（後傳明桑侯來毋叔為伯毛叔振鐸曹比曹伯稱伯疑乃言文王子惟曹為伯爵）今興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陰界有定陶故城即古曹國南二十有曹城有曹南山周為曹州（今興仁府）

成　郕是也伯爵濟之雷澤北三十故城是漢屬濟北晉屬東平（隱五年衛入成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後漢志濟北成縣本国劉昭引為証然濟北乃和帝分泰山郡置有剛縣晉為東平国之剛平縣無剛父）後遷其陽曰成陽（雷澤云東郡廩丘縣南有故郕都濟陰京相璠云東郡廩丘南有故郕都故宋寰宇記雷澤古郕伯姬国將北有郕都故城是也故漢此有城都舊）

（正陽非此之郇與歧陽非此[illegible]）與周（成十三年公圍成乃周地）屬（鄭魯）

邑蘇之郟異（異邑在河內溫縣有忿生）

霍

伯爵霍也始亦侯（穆天子傳晉侯伐霍）今晉之霍邑有霍泰山霍水郡國志云平陽永安西南汾水之西有霍城非六安之霍（[illegible]之六安霍山天監有龍）（為霍州）

衛

侯爵故朝歌本衛州衛縣（[illegible]為州[illegible]為縣）熙寧六年省為鎮入黎陽（大觀[illegible]有軍）（[illegible]作以衛中黎通熙寧三年[illegible]）（後隸衛州六年省為鎮隸[illegible]州改衛下）

毛

伯爵（[illegible]）河南籍水傍有毛

泉近上邽

豽

伯爵芮也（鄭[illegible]）本作內（[illegible]亦音汭）京兆今有芮亭世謬為豽（唐二年關[illegible]因鄭納伯父與集韻[illegible]邦丹同音方逸失）

郜

子爵（僖二十年來朝）郜也今登封有廢郜城是為南郜與晉郜異（太原人有郜城所謂晉郜者）

雝

伯爵今懷之脩武有故雝城（泥志云山陽有雝城河內山陽注云雍城在）周晉有雝公緘非秦之雝（岐之雝縣今鳳翔府天興是今岳城秦之都）

滕

侯爵（僖十九年滕子在此）本徐為鄒縣（[illegible]後因）後遷公丘而地為小邾故稱之龔丘有古滕城（今[illegible]）

（縣西南十四里城在）字一從水（亦作灃）

畢

周世臣（秦王子今皆稱）今京兆咸陽有畢原畢陌（關中記云高陵上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无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詹桓伯曰我自夏以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畢芮岐魏自昔為周邑矣　原畢皆三公

原

伯爵今濟之沁水縣西北有故原城（晉伐原今後趙衰為原大夫即此或云慈生之邑或云濟源水經云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即晉伐者今孟州濟源西北九里有古原城）

豐

侯爵初文王作邑以治南國今永興鄠北二十里豐水之西有豐故城寰宇云在長安縣之靈臺鄉（通典鄉在長安西北）

荀

侯爵（詩所云荀伯毛謂諸侯伯）荀郇也今猗氏西南古郇城是佑云猗氏古荀國（元和志西南四里絳之正平西十五）竹紀年次于郇者（徐廣云荀姓郇侯後宜用郇字不然本同郇名）（世云今河東多此姓不作荀音）或云郇之三水栒邑非也晉伐荀以賜原氏則河東矣汾水所經荀城也（應以栒為伐晉之郇侯誤）

右文王之柖

唐虞稽古列爵爲五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繇夏逹商末之有改至于武王雖曰反商政則繇舊故班志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弗可改也　孟軻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公侯百里不百里不足守宗廟之典籍子惠子云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而子產亦謂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古之言封建無以異者王制之書州建之國亦不過乎五十若七十與百里正有合於子思孟子先王之制斷可識矣獨周禮書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率百里而差之果周制乎夫以男國百里食四之一爲五十里餘爲所比之封附庸且也然子伯侯公地乃大且諸公之地乃至二千五百縱食其半猶當千二百有五十如千二百五十則以多如五十則以少其果然邪顧寅侯也而百伯之地豈

治世法哉　粤自周衰上失其御諸侯無政諛相侵併而後土宇逾越燕越之壤埒于王圻而齊秦稍所剩方二千有餘里楚地爲方千里者五鄭楚且以六千而爲人役故子產曰今之大國兼數圻矣此諸侯所以惡其議已而去其籍又從而爲之制曰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且謂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故特加之四等之上使兼二十四附庸者益以周矣（蓋方封國以千里爲率一州惟可四公爲侯可六以伯則可七一有半子亦止二十有五惟男百里則可百男不過百四十有六國而五州盡公矣故康成以爲周之九州方七千里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一爲王圻八州各爲千里者六州建四公六侯十二伯二十五子百男餘方百里者四十一以爲附庸凡一州百四十有六國附庸皆在然王制不州合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預焉外總則又以爲商爵三等周初復爲五等增以子男大武王之制何國不服而云尚雖公侯止於百里周公東征備見書傳作何所併而云所地千里五等皆益其地且以大國在古百里今一增爲五百是還增之二十四倍豈理也耶若曰武王封之周一公大之則其勞必至於併彼是則緣大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併從者百九十有六不數大國而天下以盡侯雖始皇不能爲矣而曰設法以待矣伯有功者大其封果足信則說益不適則又以爲周制有爵尊而因小爵）

（畢而國大者然而圻內有限不可附會則又以為圻內不增以祿羣臣俱不足信）夫太公之封齊周公之封魯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此孟子為魯人言者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太公何嘗越百里哉今魯為方百里者四十九有王者作則果在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殺人而求之形方氏制邦國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正使小國事大大國比小是先王之意也公侯伯子誠使咸依司徒之數則

職方所率千里惟可四公為禹所正八州不過三十二公侯伯以降已不容唐設以盡為男邦亦不能八百國王制之千八百豈三千所容哉（說者以謂九州方七千里州得千里者六以千里封四公又以千里封六侯又以千里封十一伯一千里為二十五子一千里為百男九百四十有六國不及二百一十之數當一千里取之以封五十九男六侯之方餘二百里以封四男十一伯之方餘一方以封十男凡六十有四男合一百四十六為二百有一十儒之無特見至此且魯方七百里為公侯地百里者四十九為伯地七十里者百六十伯之地尤踈）

臧
乾時之戰有秦子（莊公所臺處三十一年）

鄆
展會邑地理風俗記高城縣東北五十有

泰

柳
柳亭故邑世謂辟亭

成
桓六年城預云泰山鉅平東南

郕
厚也（厚成叔孫郕）邾之須城東三十六有郈城郈
亭鄹氏云鄹其南西叔孫所隳也

費二
鄪也（傳公以鄪賜季友季利兆今古命氏）（云費氏出魯有費邑于子季友有費邑于費）
費（費）今沂之費西北二十有故城（臨沂東三十六）一

作柴（古文書柴或作柴或作祡）（錄柴音背皆惡米也）非河南費

顏

郞
預云高平方與東南郁郎城方與今單之
魚臺

防
臧氏邑魯東南鄙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防）
（茲來）即齊魯會處今安丘有莒城莒亭

瑕丘二
桓庶子莱溪隸泰山（公叔文子升瑕丘須）（瑕丘有瑕丘中陽中）
（陽苦名于孟孫以為瑕丘人姓中名）（陽姓繁自為一姓因大顏之說）今兗治
瑕丘叟丘在其西南與衛之瑕丘別（衛瑕）（丘在）
今瑕陽東南三十
（因邾子負瑕也）

穀梁　酈氏云博陵有穀梁城

陰（下陰）　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師古云古陰國乃故鄀地又有下陰在陰城之西後之所遷（昭十九年公子赤遷陰于下陰）今光化乾德（漢陰縣隋陰城）

穀

新蔡　平侯都今蔡之屬（地志云平侯自上蔡徙都此）或云黃梅（隋置新蔡縣今黃梅有石蔡山非大義在蘄春並誤）

州來　昭侯徙此號下蔡今壽治唐屬潁（春秋時有蔡成公輿地記成公徙此）樂史云下蔡有二處水經淮水東岸一城即下蔡新城二城對據是也

卞　季武子以自封者今兗之泗水開皇中以故卞城置（十六年）

牟　登之牟平在牟山陽而東平開皇之牟州（三年）

康　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孔安國宋衷以爲畿內國

漕　本曰曹戴公居（宋桓公立之廬于曹）泉水載馳皆言衛地今滑之白馬衛之下邑（寰宇記今白馬城古衛之曹邑戴公東渡河處此文公遷楚丘今衛南縣成公遷帝丘今濮陽）

楚丘　郡國志成武有楚丘亭（世家記齊桓公築衛文公居僖二年）

楚丘　（所城此云在成武西南）今濮之衛南西北四里楚丘城也非拱之楚丘（今楚丘縣戎州之邑隱戎伐凡伯者酈氏以為文公徙此寰宇記北三十有楚丘亭非也曹在滑楚丘在濮不出衛之邦內不得在拱然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山後人之附會也九城志南京有楚丘晉文公作）

石　碏邑周有石尚姓書云王父字為氏非

斥　文八年晉解揚疑斥戚之田于衛者

儀

裘　仇也柳莊采裘氏地

衙

戚　傶也衛附庸（在河上文元年注相之臨河東有戚城）世家以爲宿（杜宿舍于宿左皆作戚）河流北過元城而戚在河外故陽虎從晉伐戚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襄二十六晉伐衛取戚）今在衛縣之南（圖云戚頃丘衛縣西今戚城在枯河之東春秋之時河与晉共由晉而言河西為內東為外故云戚在河內春秋時在河東也）集韻並音鏚

元　咺邑今大名之元城應云魏武侯公子元邑

甯　陽處父聘衛過甯者一作寧今拱之寧陵古信陵故魏安僖封弟於信陵號甯陵君然甯城在獲嘉而武陟亦故甯

沈　內叔初封預云平輿有沈亭平輿城在今蔡之汝陽東汝水南通典云古沈子國

北部　宋併之（桓二年取郜鼎）今曹之考城東南有北部城（郜譙云南北二部郜城在郜之成武）

錯　滕叔初采今沛之公丘

潘（番）　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北分十三州志潘在廣平城東北十里）

龐　畢之分龐鄉越世家所謂讎龐長沙者

馮　唐韻鄭姬姓國文（本說）今范陽李澤中有馮水即古馮池故馮夷國

魏　在安邑芮近（寰宇記芮城北五里有魏城即畢萬所封）周八里譙云河中河西縣河西[illegible]二省入河東縣

大梁　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孟子見梁惠王者）今開封祥符昔之浚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九域志古梁城畢公高采邑）張儀所謂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為梁州

令狐　魏顆邑晉惠公濟河圍令狐者（僖二十四）今猗氏西十五有故令狐城

智

懷　寰宇記懷州云管蔡廢紬封康叔為懷侯

于此即爲衛後遷河內晉文於是啓南陽狄伐晉圍懷者是懷也（宣六）紀年秦伐鄭圍懷殷或云隤懷公生之邑今懷之武陟西有故懷城

恒　康叔孫封楚有恒思公世本云後有恒氏

右文招之分

周監二代封爵五列子弟勳賢必參封之秦除五等設爵二十身稱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徹侯關內一至無廟可立二世國紀　漢祖龍興創其孫立奮然封建然而襲秦戰國先王綱紀掃地之後莫究其事忽忽啓土設爵二等大王小侯張耳吳芮韓信彭越臧荼黥布韓信盧綰異姓之王者八人盍時求安反及不得不余而王之號遂爲臣下常稱（二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四年遣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高帝之約異姓非功不王至呂后遂破約王台祿產自茲不改泊　建武初尚襲二等皇子爲王而其餘以列侯及是宋佑時議天無

二曰人臣之爵無過于公於是正爲郡公（年十五）巳復稱之識者嗤焉（年十七）曹氏始列郡王　晉且封國皇子稱王而王之子爲侯（太始元年子弟王者二十餘人）宋齊以降爰復列郡陳室即有郡嗣藩之三等逮乎元魏王公侯子分爵爲四皇子若元功異姓爲王皇族若始藩爲公王大郡公小郡下是王者七十旋爲六等比齊因之大氐於晉宋若梁雍異　隋皇國郡王分等亦七煬帝設以王公侯爲三等

李唐之起務廣宗藩自從昆弟郡王數十孩提並列及文皇既封彝說疎忌降公時惟數有功王而止　貞觀之十一年郎詔前元景等二十一王督刺代襲後復制皇兄弟若皇子爲王皆國親王太子男爲郡王庶姓卿士功業特盛亦得郡王錄是異姓畢王侵尋戴國五季之事至德之元迄大歷三異姓王者至百一十有二不亦異乎比後之世更以王子兼師保官果何爲耶　夫以此號

既立既久而不可易耶則世祖固嘗改文皇固嘗降矣以吾之子弟非王其號不足以貴之重之耶則文武成康之親子弟管蔡成霍晉之徒止於侯伯一適之外其子不過守其故土或食鄉采公且無有未始不貴且重漢魏而下蠻酋洽伯王稱且不勝計其果重乎南粤尉佗若閩尉粤亡諸四夷首長固不得同中國（如晉韓陽之壘設南粤亡其即陽之相傅內史中尉大傅即得自首隋非矣）然漢王子曰諸侯王從以名王

而其實則諸侯言之不順而有此目則名浮之無益辯矣聖人復起果將奚先亦惟名之必可言而已（季札辞国胡奧之以爲見父兄之王罪難乎审也華而不用則左右国人習於僭擬之久有所不能因而不革則非季子之心自度有不足以辨此故辞之以全操使有伊国材具則不辞而爲之矣水惟就下人惟從是安有習於僭擬之久而不忮者）

晉唐

故唐都鄂夏虛也（世本云叔虞居鄂鄂今大夏故云唐本堯封扎夏虛晉陽）後曰晉以水名　今并之陽曲故平晉西南十六有叔虞祠蓋取於詩止曰唐

韓　同之韓城南十八有故韓城韓原也（秦晉戰處）古今地名曰韓武子食采韓原一曰宗丘與臨晉近謂之

少梁

于　邘也今懷治河內故邘縣有邘臺邘城（京相云河內野王西北三十有古邘城邘亭邘臺水經云故邘國一云邘氏邑杜陽曲東七十卽邘邘者周以与鄭後邑晉）或作邘誤（表淑作邘皆文應邘叶韓高野讀宜儀作邘音）

雁　今作應（古應國或作雁）侯爵（韓詩應侯氏汜睢增世爲應侯韓嬰五范雎果後鏻）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故應城今在（葉汝）

有應鄉

翟　耆伯封狄城也續志臨濟本狄國唐韻云

春秋時狄國也

寒　矦爵定公三年有寒氏晉地一曰五氏南

宮中鼎云王在寒師即此字書（以爲鄭郵）

右武王之穆

武之穆四唐爲長後曰晉次桓叔韓是也邘三雁四而狄寒亦其別者富辰曰邘晉雁韓吾知其說無推次也　惡戲聖人之經畫大畧爲世長慮豈後世腐

爛之儒有目前者之所知耶昔者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於是封文之招武之穆者二十有餘國二叔不咸周公宜戒同姓彊大之禍而翦宗國矣乃復大封同姓焉此可與腐儒有目前者言與先漢孝武懲七國彊大之禍於是務削宗支建元成時宗國微矣而移漢者王家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凡四國之分封者今復條于下方

曲沃　成侯之居以封桓叔故地有晉先君之廟獻公城之居申生曰新城漢爲曲沃今隸絳潘岳云陜之曲沃是也

絳　穆侯居（見詩譜莊公二十六年士蔿城之）二漢爲縣今隸絳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南二里（元和志周勃邑今号絳邑故城）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以翼爲故絳云（後魏北絳縣在翼城南絳在絳）

翼　孝侯居曰曰翼侯盖與絳近今翼城東十五有翼故城絳邑之東八十（隱五年伐翼者集韻云国）名云即絳改非

鄂　翼九宗嘉父逆晉侯于隨納之鄂曰鄂侯晉地（隱六）

端氏　澤之屬縣西北三十有端氏故城

郤　叔虎邑（俗作郄）

絺　郗也預云野王西南有絺城今在懷之河內（隱十一年王以絺與攢茅等十二邑畀鄭易鄔劉蒍邘田後復歸周以賜晉文公故又屬晉）

畜　偪鄐也邢侯邑曲沃南二里有故鄐城雝子奔晉與之鄐者姓書有畜氏鄐氏云因非十畜奔妄

涉　涉佗邑漢之涉今屬潞

苦　苦成也王符云郤犨采于苦曰苦成故城在鹽池東北後或爲枯聚人改曰車成（又作古城緣）

冀　芮城西三里有郤芮墓芮死文公命郤缺下軍大夫復與之冀今晉之冀氏芮故邑

張　晉分漢張縣今邢之任是（郡縣志縣西南二十七里清陽城）王符云河東解邑有張城西張城（呂春秋云鄭之分非）

解　唐叔後今河中臨晉東南故解城在桑泉

之南虞鄉東三十（城舊誤解僖十五解梁以賂秦者非昭二十二之解）後魏爲二（南解虞鄉北解臨晉）以嵬尨體解名（集韻）

（音蟹）

（縲）

揚

一曰揚氏寰宇記趙氏之邑晉春秋揚氏

（說文揚羊也）一漢揚縣今晉之洪洞南十八有

故揚城地道記揚侯國（云晉滅賜肸郡縣志同）

續

狐鞫居采謂之續簡伯

溫

叔虞後封在河內狄處之（僖十年溫子奔衛）襄王

以賜晉郤至采爲曰溫季（代孫陽處父亦采此）

祁

太原祁縣有祁奚墓（寰宇記在圖吉東二十二里）

介

步

郤步揚邑玉篇作郯云亭名

盂

盂丙盂大夫祁氏漢縣隷太原唐邢今陽

曲東北八十故盂城劉子伐盂（定八續志公國）非

衛東盂也（定十四年蒯聵獻于者又哀四年盂周地）若宋盂（僖二

十一公作霍穀作雩一作宇）

駒

郤克釆（郤名世姓譜誤）與子錡皆謂駒伯（上）

原

先縠封曰原縠後封彘

彘

霍

汝之梁縣西南七十霍陽山漢爲霍陽縣

有霍故城一夕之期襄梁及霍在是（哀四周地）

箕

箕鄭采晉語鄭爲箕大夫

欒

賓邑（靖侯孫）貞定欒城漢爲平棘開皇欒州（十六年）今趙之平棘西北十六有故欒城（近始鄉邑）及國夏取欒遂南從曰南欒漢南縊故城在鉅鹿（邢州）

屈

夷邑采亞姬曰蒲屈君之壃也今隰州有故屈城有屈也翟章救鄭次南屈者（汲古文）北屈見汲（古國中）

犨

臨汾有犨氏亭欒史云郤犨采非魯山之（犨楚有中犨昭元年犨乃南陽之犨本鄭地入楚漢犨縣今汝之魯山南十九有古犨城）

荀

逝遨采本鄭地重耳軍廬柳湿次于郇者（晉語孫假盟于郇韋云郇地非河東郇）

銅鞮

羊舌邑漢縣今隸威勝（本屬潞太平興国三置軍）有銅鞮山銅鞮水南十五銅鞮故城宮址存焉（子產云銅鞮之宮數里）南六十（有銅鞮）伯華墓

揚千

戎氏

唐叔後在狄者有大戎氏小戎氏

栢

按栢叔封韓蓋初封栢竹紀年有栢侯非

謚也漢冠孝子明封桓邑矦是也

韓西　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城是

趙藺　漢西河屬縣

平　代之雁門故平縣東漢之平城紀在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今魏之南樂縣圖云平邑在縣城東界

右武穆之分

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姬姓也八國皆爲晉所滅昔者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曰泰伯虞仲泰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在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且害之晉可謂不仁矣　方文公咸曹也以其地賜宋人文公有疾曹伯之寺儒貨筮之史佚誨之以曹爲解曰晉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而君滅之能無及此乎且合諸矦

而滅兄弟非禮也公悅復曹伯及霍之
滅霍公求奔於齊晉國大旱卜之霍泰
山之爲祟也使趙夙召霍公而復之
齊景公之伐宋過泰山夢二丈夫怒甚
覺晏子曰湯伊尹也詰其狀信公曰何
如對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
君也不可以無後今惟宋矣而君伐之
請散師而平之公不從再舍鼓毀將殪
公辭乎晏子乃散師（晏子）商頌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湯之所以獲天福也（襄二十六詩下六）虞虢之
滅惜乎無以三者之事沃晉侯者（晉滅虞虢）

（霍姓國不見經當訂）

卷戊下

凡二

凡伯爵衛之共城西南二十二凡故城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西南郡國志共有汎亭詩凡伯國隱七年戎伐凡伯者）又臨朐東陽城亦曰凡而益都有凡山（並隸青）

蔣

初伯後矦班志云汝南期思理蔣鄉古蔣

國楚威爲期思今尉氏西五十故將城是（新蔡界杜云在弋陽期思期思故城在固始西七十）

邢

侯爵邢治龍岡城內西南隅小城也秦之信都秦之襄國隋爲州（漢項作爲邢侯傳邢侯注南平襄）（邑縣）應形刑從井說文戶經切乃作邢故字書妄以邢爲井而邢邢爲二（王篇邢輕千切額邢在河內邢在鄭邢侯国）

夷儀

范志東郡鄄城有夷儀聚瓚云夷儀城在襄國西百劭云邢侯自襄國徙此曰邢丘（寰宇龍岡北百四十有夷儀城西百五十七右夷儀嶺元和志龍岡西四十有故城）

（俗呼隨宜有邢夫人冢）在河之皐曰平皐有平皐城（狄国邢丘晉送女邢丘者紀年梁惠成三城邢丘）彪後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封非也平皐邢丘非始國也

祭

伯爵商代國後爲周圻內（燕云在河南數傳云寰內諸侯）穆傳正公祭父（說文祭周公後）城在開封長垣今管城東北十五有古祭城也

胙

今滑之胙城燕併之故曰南燕（後漢燕縣屬東郡本南燕国有胙城古胙国杜云城在西南本屬酸棗有胙亭然晉元東郡）武德胙州二年

茅

殖綽伐茅氏也（襄二十六）戚之東鄙本衛邑茅

盈系云姬胄之分漢有東茅侯敬云高平

昌邑西有茅鄉城今金鄉（西北四十二有昌邑故城）非

脩武之茅

訾　有二西訾在雒（詳見前）東訾在鞏西有故城

爲周單子取之（昭二十三年取訾）姓苑云此本出

祭氏

周

兖

盟會圖云兖國周公後所封疑卽胙之謂

右周公之胙本亦文之昭第國多故別

出亦以別其祖禰之所自出云（右伯邑考亡管叔誅周公為稱也）

惡戲人之可痛未有如族姓之不睦者

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豈惟後世之愚

然哉晉文公之出亡也歷者七國齊桓

女之楚成享之宋襄公贈之馬而秦穆

公棄送之卒以得國此四國者皆異姓

也而能維之若此衛成公曹共公鄭文

公皆同姓也而皆不禮焉是所謂不如

我同姓邪　昔者晏子患齊之公室卑子華子曰云云　詩亦有云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臨于人上將卑是取何懼而不獲兄弟之不恊焉能恊諸侯之不睦　邢與衛同姓之國也狄伐邢（莊三十二）齊救之（閔元僖元）暨遷夷儀乃從而爲之城（並僖元年）狄入衛（閔二）則爲之城楚丘（僖二年正）二國者俱齊侯所存之亡國其患難正相同也齊桓卒（十七年）明年而宋衛遂伐齊狄救之故邢與狄又伐衛又明年衛伐邢二十有五年遂滅邢一書狄救齊有以見諸侯之罪再書狄伐衛于有以見救齊之美也方狄人之迫黎侯黎侯寓衛衛不能脩其職及戎之伐凡伯衛且不收致王臣之無援遂爲狄滅齊復爲之城以居之衛人忘亡可謂飲其德矣今也卒再朔則遽起而伐之況王在難而乃稱兵滅人之國絕先祖之支體無人類矣故聖人書曰衛侯燬滅邢夫春秋國君未有生名之者今曰燬蓋甚責

其無人類也（禮記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也以一節而測
經言其說未然書稱呂侯后與詩言召
虎生名也楚子成[illegible]沈晉滅下陽
燬滅邢同姓也衛侯奔楚鄭伯徐奔失
地也而皆不名采地之大夫附庸之君
未爵命于天子則不盈乎皆道不盈乎
君道而謂異乎列臣故平居則字有听
降則名諸侯之大夫平居則族而名之
有所降則令族推天子尹宰與公之孤
特貴故又以官加之異列臣也姓有同
異其所[illegible]成之食七地利人民上絕王
令下紀[illegible]絕其惡一也楚子夏誦無蔡
美[illegible]詞[illegible]皆往[illegible]祭[illegible]更以[illegible]字為因
下文勝[illegible]而諡增之不知文宣之前成
國皆人[illegible]稱爵者許名之下可曰前
人嘏故[illegible]加爵土此楚子夏者皆三贊
亦無耶明以名為常不名為變陋矣）

翟

羨爵成王次子云翟今洛陽城中太倉西

南池也世紀景王葬翟泉在今東陽門內
大街北大倉中北眺翟泉戴延之云太子
宮東今無水

彤

伯爵成王子唐韻作肜云成支庶

單

成王子單子國單襄單伯子也今單之單
父非魯之單伯

鄭

伯爵厲王子初采咸林（或言作棫林国語元和志通典寰宇
記皆作咸案襄六年棫林許地）今華陰鄭縣西北三里古
鄭（城故縣道記云古城渠按今州城天保中官路其中東西連三小城宇文朝移
於西南九里故鄭城開皇三又移里州北故鄭城屬京兆）蓋未爲國（国語

（桓公采地成林）乃初縣在鄭者（秦武公十一年班志宣王弟桓公封劭云母弟友所封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瓚云穆王以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賄於虢鄶閒幽王敗一年烕鄶四年烕虢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先封京兆之文師古亦非之蓋是系於後今因其名以來此非古此始有鄭名京兆畿內自不妨於王都晉鄭焉依謂武公文侯爾圖不為新鄭）

新鄭

幽王敗武公徙河南併虢鄶十邑居之曰新鄭故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若新豐者今鄭之新鄭祝融之虛

南鄭

今興元者舊傳云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漢中為南鄭

櫟

鄭別都厲公居後屬晉王隱云翟也今許之陽翟莊公城櫟寘子元

制

此制虢東虢也本滎陽（隱元年）而此制虎牢乃成皋（五年）今孟之汜水有制氏（成十六制田鄭地滎陽制澤今宛陵東）

共

共叔邑杜云汲縣非

京

太叔封所謂京索鄭詩叔出于京者今滎陽東南二十有故京城故京漢後齊廢

成

楊 侯也宣王子幽王封之曰楊侯其地平陽楊氏縣漢之河東楊縣也

陸 宣王支子陸氏譜云封陸鄉爲陸侯

謝 宣王支子是爲謝在盟會圖云謝城充之龔在與姜在二謝異

縱 平王子精封英賢錄云因爲精縱氏

梁 平王子康封南梁也今汝治梁縣有梁山梁故城在承休西南四十（哀四年梁云河南梁縣縣道記云梁縣西南十五古梁國城十三州志云周南鄙邑）國事云南梁楚龔麥安定梁氏出此

周 平王子秀封於汝川秦滅之爲汝南郡光武封姬常爲周承休公居麻城今在汝之梁縣

甘 惠王子叔帶封邯昭公生成公成公生簡公及悼公過鄩元云河南城西二十五有故甘城俗曰鑒城在甘水東十里（洛陽南北對河南故城佑云城在潁之潁上）

陽樊 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二十八皮子城是（即皮氏城水經淇逕陽城即樊氏邑）

無終 蒯之王田故無終縣（万歲通天二為王田）陽氏譜云

春秋之末爰宅無終（仙傳拾遺陽翁伯適北燕葬父母無終山有天井玉田事亦見千寶記范通燕書云後有韓於无終山藏玉是也）

鄄　敬王子或作甄非劉子盟處周地與元和志云濮州理故鄄城中桓所封曹植爲鄄侯者

汜　襄王居鄭邑捨地象云汜城在許之襄城南韻云國云言凡有汜水在濟陰

皇　王猛居郥也今鞏西南有皇亭（記多作黃非京相云皆城北三十里有黃亭黃陌黃水皆城今隸鞏）

陽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山　東周分釋地云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在西北（靈壽今隸真定）張曜中山記云郡謂中人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其山仄而欽上若委粟漢中山靖始移郡出山居盧奴隋經云中山城在今唐昌東北三十中山故城是中山故宮在安喜鈞臺戲馬

膚施　今隸延安即漢之靈壽（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

右周氏世封可見者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大國七十里次國五十里小國此三士也唐虞三代以莫不然周官武成王制之言成王周公經世之制率此不越然在行人司儀儐禮皆以公爲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故世遂以公爲上國侯伯中國子男爲小典命注夏官序更以公侯伯爲一子男爲一則侯伯俱爲大國子男小國徒一等矣公羊說者復以伯子男同稱子謂春秋書變周從商制

皆從子此特國語師繇之說蓋因子產一時自解之言尤無足據子產當時特以鄭伯班次許男有所不平而爲之語故曰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亦以是爲辭且欲下其貢於諸男而已豈得據爲品之成邪乃若白虎通義禮記外傳謂商爵三等而無子男武王增之始爲五等董繁露言周爵五等士三品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士二品康成定謂箕子微子爲是畿內因乎夏制且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質家爵用三等文家乃用五等徵所取

南宮

武王時有南宮仲（見宣和博古圖）春秋時周大夫南宮極其裔也即冀之南宮縣（盟會圖）　呂后封張偃爲侯國

密

盟會圖云周圻內國宣王咸之此河南密（齊桓公密記國）然密康公墓在密臺故說者以爲涇近也

榮

榮伯采也（共叔）說文爲榮錡今河南鞏西之榮錡澗（子朝之亂景王崩於榮錡氏大夫食其地者）然榮成伯惡爲

鷟啓出蒍伯爵之后也

萇

瑕

周之支鄺氏云山桑縣有瑕城晉使詹瑕處瑕燭之武所居焉瑕即唐改蒙城今隸亳晉惠臣賂秦者各一國

桃

僖二十四秊桃叔采

尹

子朝入尹周地（昭二十三）尹氏采杜謂鞏西南偃師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即其邑

鞏

鞏伯國（晉有鞏朔亦曰鞏伯）今河縣鞏縣西周故居鄺氏云有鞏故城洛地圖云在洛之間四

康 仍 綦

單 巷 穎

而山鞏固也

見前

仍叔采

綦新公采鄭邑也一曰隧世本云周圻內國文公八年會雒戎盟于綦鄭詩謂周圻內無綦綦邑失之（箋云為卿士者以食圻內故有周召毛原祭尹樊郭成單甘劉南宮而無綦秦）

巷伯采詩箋云巷伯後氏

穎叔采為穎氏（风氏姓譜云穎人姓）

方 卬 富 鄩 詹 家

方叔采許說文云邡廣漢縣乃什邡非此周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內

卬叔采山陽卬成縣

大夫富辰采

子朝之亂郊鄩皆為之邑故有上鄩下鄩北鄩南鄩之名今鞏西南有地名鄩中有鄩谷水故鄩城即大夫鄩肸采

詹桓伯采（昭九年） 大夫詹父後（詹嘉為晉瑕大夫非楚詹尹）

家伯采後有大夫家父（幽王太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周氏族鄉之釆

日爲君月星爲臣是故月近日則虧遠日而盈星近日則伏遠日而疾臣之於君則近厭而遠申是故外以邦國內以都鄙外侯射三內侯射二（司裘）外守節以王內以角（掌節）外達節以金內以管（小行人）外之城制以隅內以門阿外經途以環法內以野法（匠人）天之道也　車攻之諸侯會王則亦芾而不以絑覲禮之侯氏朝王則墨車而不以輅會王畋獵則王者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在國畋獵則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群王賓射則公執璧卿執羔諸侯賓射則卿執羔大夫執鴈王視朝孤卿特揖大夫旅揖諸侯視朝則大夫特士旅之蓋諸侯之在國則南面制節以存君道而有以與王同徠朝則北面謹度以全臣道而必以與王異此禮之大辨也雖然公侯伯子男命數五七九而公卿大夫命數八六四或畸或偶說者以爲在國陽奇居日下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陰爵則有不然公五等之命非無六八公卿大夫非無五七九也特五等以尊言而公卿大夫以卑言尊言畸卑言偶從其辨順也三禮義宗雖云公卿大夫以四六八然亦有七命卿若五命之大夫如公作伯則亦九命故云元士三命則陰爵非特偶也四六八此而上尒　公矦伯子男五等正矣故以附庸四命則陽爵非特畸也九七五此而下尒　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此與內夫人嬪世婦相應言■言之公矦伯子男五等而妻皆曰夫人則其命爲可下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而妻皆曰世婦則其命爲可上矣以四命大夫視伯六命之卿視矦則知矦八命矣周之諸矦實惟八命非王後不爲公避九命也困之九二紼紱方來利用享祀九五赤紱利用祭祀赤紱爲君紼紱爲臣祭祀祭帝而享祀則人鬼矣是故紼紱爲降漢代丞相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

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其儀爲可知矣（正曰掾副曰屬漢舊儀注）

[redacted]

召 邵也預云扶風雝東南有召亭雝今鳳翔天興東遷後采於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原也有康公廟（廟在王屋西三十五原在縣西四十裏字実為竈人記垣之古字為公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邵晉邑謂邵邵斉師所戍皇興元置邵郡大統為邵州義寧元為邵陽郡）然易縣故涑水縣城在州北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公于此蓋鼂

老之地（興國六年併入易）

燕 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以其僻遠有寢丘留侯之意地逼山戎六國時寖大置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西郡地秦滅之爲上谷郡漢立燕國昭帝爲廣陽國廣陽郡武德元年爲燕州今幽治薊（國史云今范陽縣）

北燕 燕之分燕地廣矣（北燕伯云亦姞姓者）以燕而名（予初謂今按張舜使遼録云北中京平山節北去舜燕飛翔入如鴨鵠）其燕州乃隋遼西郡以處諸部內附事詳隋北蕃風俗記

陽

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之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昭十二高偃納北燕伯）齊人遷之（閔二年）

盛

盛伯國亦曰成續志云濟北成本國預謂東平剛父西南有盛鄉竇革云鄉今在鄆即晉之剛父（公羊云成者何盛也盛降于齊諱其滅同姓書曰成）

右燕召之屬

治國之道牧民而已牧民猶牧馬必人安其馬馬習其人胡爲而數易之嘗試語來建康一會府余而史氏之所志自開寳八年盡乾道之三二百載中牧民之使已百二十有五易其罷去若祠去與夫致仕而去者咸六不祿若憂去者五不見其去之期者二十一召去者十有五而即除者五十有六其得滿而替者二十有一而已或一年或半年或一月或二三月若王益柔之至僅六日而迢迢應天府矣再任僅七而馬亮乃四受部然亦未嘗一因任者區區徐往徐

安得不訾瘵民安得不罷敝哉府之邑屬五可知矣府與邑屬宰牧若此天下又可知矣（史正志書）方　太平輿國之八年日本僧奝然朝敘其國主相襲者六十有四世矣文武僚吏悉以世官

上顧宰臣喟然歎曰是夷虜者而世嗣乃如此臣下世爵能有古道中國即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以淺促而大臣之子孫亦鮮克繼父祖基業朕雖不逮往聖然孳孳顧治未嘗自佚所冀運祚悠永諸臣世襲祿位用得遂夷擅享斯美矣繇此語之持久不動之爲美可知矣（句麗國主高姓故漢書國志皆曰高句麗隋始去句字然五代史周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秦漢至是亦止傳一姓也）孟軻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武有天下卜年七百而魯衛燕宋皆垂千祀周召毛原尹劉榮單布滿朝著悉世其祿與周匹休有天下者固將君臣相與守其家法以保其祿於無窮焉而已矣海邦千數嗣歷八百莫匪世襲不可得易此有

天地生民以來自然之道也何至朝恂莫縱一龔十寄為黔首尤哉嗟兮天語重開可謂百世幸矣而當時在廷莫有成其美者豈識學之未諳哉天時之未猒哉上嘉曰至大帝時居官二千石長吏亦皆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及孝宣親政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務侍中尚書日功務當道及有異善至于千務終不改易者亦云敢令長史選故遲新之弊及者皆緣絶書公財物公私托貴者多出當出於民至和二年詠官言絶言陳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率如此欲望其馬練習固不可得假使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滄州王德恭并勇智謀慮可貴之以辦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李牧為趙將以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幷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羸故渾瑊得以收功盖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為而卒功業也

穀

伯爵預在筑陽今襄陽穀城西北五里有故穀城有穀伯廟

小穀

齊魯城小穀以為管仲私邑（莊三十二）城中有夷吾井（即管仲井）本曰穀景公曰桓公以仲為有力邑𢮦與穀者乃美會齊侯處後漢置

穀城縣屬東郡晉廢入東阿故城在縣東（小穀魯邑孫明復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有穀城山（張良得黃石處）或曰陽穀（僖三）東阿南東四十二有陽穀亭

息 侯爵楚文滅之（莊十四厘王一年）今蔡之新息北三十有古息城（孟康云後東徙加新字）西十有息侯廟周息州也（說文新鄎鄎姬姓按春秋別有鄎齊鄎諸）

滑 伯爵鄖入而秦滅之（襄三十二季鄭入滑十三年伐之二十五）（咸于秦後晉取之）今拱之襄邑西北有滑亭（鄭地）爲周秦晉鄭更邑本水名（宣八楚子及滑汭）後遷于費曰費滑今偃師緱氏鎮有古滑城（在緱氏東）（十入）滑臺滑伯廟（九域志在滑之白）非滑州（去州四百里）

養 羕基先邑今汝之郟城有養水楚子遷吳公使居養在此

極 魯附庸無駭入之（隱二）年 穀梁子云咸同姓也

隨 世本云姬姓楚滅之（桓六年楚侵隨八年伐之隨侯逃莊四又伐之僖二十年以漢東諸侯叛）今隨之隨縣置之隨郡有虵丘隨侯臺墓

丹

逯 楚屬春秋時有逯伯或作逄誤

鄇 涇之鷂鄇

鄰 見潛夫論春秋時有鄰朱

主

頓 子爵（昭四）楚滅之（定十）今陳之南頓故頓縣有故頓城（十三州志云南頓西三十故頓子城在潁水之南故號頓陰城）劭云迫於陳後南徙曰南頓（後魏為南頓郡）

鼓 子爵白翟別為韓鞮國中行穆伯攻之經年不能下有吳滅之（傳昭十五圍鼓二十二滅之）今祈之鼓城（唐為定）有鼓聚在定之槀城（漢下曲陽）

肥 子爵本白翟地晉滅之（傳昭十二八月以肥子縣皋歸）真定之肥纍城也在槀城西南七里（漢下曲陽後齊廢入槀城今屬真定）肥子後驗遂封之肥如（如帰也漢故縣）今年之盧龍 或作邯鄲（有故肥纍縣城紀年梁惠王八年伐邯鄲取肥地道東太康八年立肥鄉平）

宮 之奇之先國玉篇郜國為徒冬切非

寘 鄍也昔冀為不道伐鄍三門乃虞地（僖二杜闕）今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鄍城周四里 又有上鄍（成二年十會晉郤鄍見說文晉邑）

麗 麗姬家商時國（見會圖元和志）一作驪男國也（集韻）

（作孋非）秦曰驪邑今臨潼東二十四有故麗城（道里記云高一丈五尺盟會圖在縣之新豐漢之新豐唐之昭應祥符改曰臨潼元和志作驪戎故城在昭應東二十四里）非驪戎之國

載

左傳有載國風俗通云姬姓後陳留外黃集韻作戴云古國

紀

今緱氏故紀縣

胡

子爵楚滅之（昭二十三吳敗胡師胡子髡滅定十五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相去二十五年蓋楚之所立）姬國也（哀六平王二十六年鄭伐胡武公曰胡兄弟之國也蓋世家云析鄭宗胡索隱云宗胡邑爲胡姓宗非乃宗姓胡人）今潁治汝陰西二里有胡故城（范史云汝陰本胡國杜在汝陰西北盟會圖在豫州郾城）故有胡陰胡陽（胡陰本山陽胡陵章帝改之胡陽縣隸南陽）與胡公之國異

隗

運

冀

冀子冀戎國今秦之清水故伏羌城秦漢之冀縣也（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為縣）隗囂據此稱西伯

賈

伯爵華之蒲城西南十八有故城賈大夫冢（非賈伯）伐曲沃者（左傳芮伯梁伯賈伯伐曲沃）又臨汾有賈鄉

芮

伯爵今陝之芮城西二十有芮故城（水經河水）

（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芮君祠（九域志）商代國西伯初虞芮訟今平陸西六十閑原者所爭田也（東西七里南北十二）周爲司徒（書注國同姓圻內國爲大夫冢宰記周司徒封芮爲附庸非杜云馮翊臨晉芮鄉臨晉城在朝邑西南二里）秦滅梁芮（繆公二年）唐爲芮州（武德二年）集韻儒劣切非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北縣在河之東北南西去河各二十餘里北拒首山十里所故魏風者十畝之詩（詩叙言魏君儉嗇褊急而秦晉日見侵削十畝之世變風始作言先所見此依詩以爲魏之亡云爾）晉獻滅之以賜畢萬（閔元）芮萬鴟犇魏故或以魏（爲芮）

邑（元年晉武公十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奔魏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九年戎人逆之郊又云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萬見左氏桓三年）同姓也（傳魏姬姓國郡國志陝州魏城昔芮伯萬母惡子遂之于魏處魏非其國）

焦

弘農陝是本北虢之上陽晉滅之（惠公以賂秦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其大城中小城故焦也（云召公子譙侯之（在周國姓）云焦故城在陝州東北百步）非亳之焦（梁載言云姬姓与亳之姜姓焦別鄭元以爲神農之後厥志亦謂武封炎後在此非也按傳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後十五年燭之武說秦亦以焦瑕）

巴

巴姬之國（楚灵妃）晉文公西伐巴蜀此也（呂氏）

（春秋）今果之南充碩云巴之江州縣江州今恭之巴縣（昭年楫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鄾）

項

子爵齊滅之（僖十七年左云魯滅之非也公穀以為齊得之此蒙上伐英氏文內不言滅）漢之西華後曰項城今縣隸陳東北一里有故項城（楚襄遷陳以項為別都楚考烈滅魯封其將於項為項氏晉日彭壁不過項者史項梁父子燕世楚將封于項）

徐

徐姬國（者指妃）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

鮮虞

本子姓國（詳見商後）以處姬姓子爵翟也種地最廣（向狄也晉語有蒲人翟人中行穆子伐翟乃鮮虞也春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荀吳又伐定四年士鞅衛六年趙鞅又伐之列于夷子故崔服左人中人未嘗滅也近防地理記中人城西北四十有左人城左人之故邑左人即今定之唐縣）

昔陽

子爵本肥馬（肥子後徙昔陽）今平定之樂平東五十有昔陽故城（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是）晉滅之（昭十二年九域志樂鞅晉陽家字記當吳假道於虞遂入昔陽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晉恐肥為備故從北偽東南行往會齊師乃先遂假道鮮虞遂入昔陽也）故鉅鹿境一曰夕陽開皇置昔陽（於下曲陽置）今祁之鼓城

夏陽

下陽也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書滅國矣或曰虢邑非也（滅国曰滅君死其位曰滅）虞虢

之亡不書五年而書下陽之滅于此罪虞也（下陽虞虢之所恃下陽滅而虢去虢去而虞亦亡矣滅下陽者晉而以虞首兵賄也虞之賄孟子三傳詳矣）

右周之餘族可見者

烏乎姬周之國楙矣方其晟時述職朝覲會于明堂日省月攷時享歲貢來有湛露之燕去有彤弓之送怡怡偲偲以藩屏周及其衰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文王之詩曰長移之華萼拊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後系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以親屏周是以楚子疆柔心張問鼎而猶畏逼宗周不敢竊發不幸後世上失其道宗國恣橫諸侯相併王官不討陵俠至于三四然後枝葉相扶赧降爲庶尚四十年而後秦得而挹之宣王以降世乏令王然如齊晉勤王世有能者故猶五百歷年數極德盡而後位去則磐

石之宗可賴也　一自東遷宗國恣横諼相侵伐以至于烕會父一國當春秋伐侵國者十入國者六圍者十三取者十四而伐人之國者四十九會伐十九及伐者三而公之伐者又十伐若以某師伐者烕一大夫伐九而會伐者又六公之伐十而邾居其六大夫伐九而邾居其七公會伐十有五而鄭居十二人之侵我五伐我者二十一而齊居十五追戰敗烕不與存焉其諸爲可知矣鄉使宗國循良不躪外姓以穆諸姬則周室至今存可也詩云騂騂角弓扁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尒之遠矣民胥然矣魯弃同姓從而伐之其爲反也不巳甚乎齊之見伐其爲然也不巳訽乎或曰諸侯之吞烕勢之必至楚莊烕陳而以爲縣樂毅下城七十皆郡縣之是破烕諸侯不可復封建矣曰不然楚之不縣陳當時之論亦巳明矣而燕之郡齊城亦孰見其安且利哉伊昔先王所

以立之九伐之法者凡以禁其相吞景風至而利建建德策勛存亡繼絶者所以爲不戚之道而今諸姬恃親強恣陵蔑外姓循至尋鈇此秦楚所以自爲計不然則亦俱杞宋而弊矣嗟乎王法不行使秦得志盡絶先王之世豈惟秦之罪哉蓋繇諸姬自戕之所致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名記卷巳

古國

饒 嵬姓今深州有饒河齊大夫采邑（趙孝成侯以饒封長安君）

檂 嵬姓宜耶檂檂侯國（秦封魏冉）今鄧之檂縣

利 嵬姓潛夫云嵬姓饒利一作剢

雲陽二 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君之又在甘泉亦曰雲陽山在馮翊雲陽縣今隸耀非卅徒

蜀 今成都見楊子雲蜀紀等然蜀山氏女乃在茂𣲖後妃后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蠶 蠶叢氏國今彭之導江有蠶厓而漢之蠶陵縣在翼之翼水縣西有蠶陵山

瞿 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盖之西南二十縣北有瞿上鄉

導江 魚鳧治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南北八郡志云犍爲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郫 杜宇治

豨韋

婁 石樓也開山圖云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在城陽縣東北有婁鄉是然去琅邪遠矣今隰有隨石樓縣隨本曰土京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水經注蕭水出石樓下是也

庸城 許所遷定四年楚城今岳之華容（垂拱二以武氏諱與雄之容成皆改增士天寶復舊）

陽武

栢 栢皇後黃帝臣栢高春秋之栢子國楚滅之今蔡之西平有栢亭（寰宇九域云古栢國）

大庭 魯地昭五年傳有大庭氏之庫輿地廣記

云在仙源今隸兗

東里　東里子諸侯也（栗陸臣）夏后臣有東里槐

祝宗　祝融氏後

祝丘　祝融氏後祝丘氏今沂之臨沂東南五十有即丘城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鄭樵云漢即丘縣）

彌　在益部詳紀中

朱褰　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褰氏之邑

右上古帝王之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之爲王者事其此已矣千乘諸侯之謂也而其所謂道道此而已敬者所以重事也信者所以立政也節用所以富國愛人所以固本而使民以時者所以興財也五者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之所以道有國者（唯有國者從而）道之則君安而國家可保矣是故道之以敬而民莫不承聽道之以信而民莫不承任道之以節用而財不匱道之以愛人而民不失于又使之以時則穀不可勝食財

不可勝用而道之之道畢矣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學也夫不驕則敬事矣謹度則信行矣制節則謹用而不溢則愛民矣和其民人則又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故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記曰國家未道此樽人所以道國之政事者也上失其道則其散亦久矣而顧可國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若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固不外乎此也夫夫子顧未始得邦家也而曰得邦家者上之所以道其君而下之所以道其民者固所以行之天下而得邦家也湯於亳文王之於岐因此道爾故以亳之政道之天下則商之王矣以岐之政道之天下則商之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夫子之得邦家特亦不過推中都之政道之天下而已矣吾固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所以道有國者也故曰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徐幹中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豈惟千乘之國哉

三皇之世

完　即㯹㯹華國

金　金提國帝堯世有金道華種蘭唐韻云周附庸金州也金氏出此（唐新羅金姓漢金日磾因祠金人爲姓非也）

紀　紀侗國後有紀后爲虞帝師

陽　陽侯伏羲臣許慎云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今宣之涇縣有陵陽山

蹇　蹇脩國後有蹇氏蹇氏（秦有蹇叔姓書云因邑又有蹇氏姓解）（音愆）四者太昊臣

共工　地在弘農虞帝時共工或云居此

赤　赤奮赤松炎帝諸侯後有赤氏赤民高陽

師

邦　邦夭國邦州巨鹿郡

巫　巫咸國故巫縣今夔之巫山（漢巫咸隋曰巫山）淮南子云巫咸在軒丘北經在女丑北今巫咸山在陝之夏縣

屏　屏封屏翳國

白　白阜國六者炎帝臣

胡　炎陵廟胡真官者同遷侍臣也按嫣歸後皆有胡然按世本胡曹作衣當不在五帝後攷工紛胡之笴云胡子國在楚

補　炎帝伐補遂史伯云鄔蔽補是也姓苑有補氏通與作輔遂非

遂　炎帝伐之（呂春秋）埸之遂城古遂武也嫣姬皆有遂

質沙　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齊夙沙衛鼓子相夙沙釐）

吳　炎臣吳權黃帝母吳樞國紂時亦有吳伯今陝之平陸有吳山

廣壽

廣成　仙傳云廣成居空同今汝之梁縣西南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有空同山廣成城廣成澤廣成子廟宣和中守林昕奏其事立觀其澤漢安以賜貧民有廣氏（風俗通）

才 音彰道書多作才 仁廟編陰陽書猶有才牧地戶開曆世盡作力白虎通云黃帝師力牧見錯云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姓書後有力氏未究

伍 仵也伍胥黃帝臣（見玄女兵法）今慈之仵城

鄧 黃臣鄧伯温魯地隱十年齊魯盟處與南陽子姓鄧二

寗 杜云汲郡修武今衛之獲嘉有寗城故修武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寗改曰修武）魏土地記大寗城西二十里有小寗城今在懷戎

容成 侯國漢縣隸涿本屬易今隸雄州歸之西境徐盧國也（漢匈奴降王封）有容氏姓纂秦容成氏（仙傳容成公）

恒 恒先國常也（一作常先）衛康叔孫封之世本云後有常氏恒氏老師常從楚有恒思公宜爲恒山（亦作常）

鳺 鳺冶黃帝臣乃伕也漢伕侯國有伕氏

闕　闕紀黃帝臣

方　方回國帝堯時有方明

習　風俗通云習國名傳有少習（哀四年）預云商洛武關按此晉禦楚之塞在商洛東南九十今朿與軍　漢有習響陳相

雒

淯　淯子黃帝師臣

岐　即岐豐至商文王爲岐侯（許高辛後國）

靁　靁伯國漢有靁侯屬東海

鬼　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今漳浦有鬼侯

霍丘　山亦曰九侯山（俗云山鬼之居圖經又謂少康九子之居皆妄）後漢朱瑒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黃帝時霍丘城楚莊廢爲戍（寰宇記廢霍丘）（在霍丘）

痡　痡光侯國許商世侯國

奢　奢比國

車　車區國

泠　泠倫國衛之泠邑近魯作泠非

冕　宛也宛侯即冕侯宛朐是今曹之宛句（云古宛濮須句之間）

俞　鄃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鄃故城後魏漢清河之鄃縣（田蚡邑音輸德州平原西南）呂佗爲俞侯國有俞氏揄氏（漢有俞逵勅救切）

盧　俞跗或作盧跗今鄆之陽穀有故盧城齊地久廢後以扁鵲居之

桐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域志云小國楚附審定二年楚滅之）今舒之桐城（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邑也漢之樅陽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注桐國鵲尾渚）西南有桐亭（廬州舒城西南）有漢桐鄉朱邑所葬

滎　滎援國周之采地或云滎鄭地（宣十二年滎陽滎澤然閔二年戰滎澤衛地也）

橋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橋山者或云喬非

沮　沮誦音疽黃帝史後有沮氏

共

茄　黃帝荆茄豐（玄中記）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茄人城丘皇以遷訾者（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云云昭二十五）記音加張揖以爲荷

雎　郡國志許州雎城黃帝雎又爲杵臼處或作羅非

於

於則作扆者今鄧之内鄉東七里有於村（荆州圖副）與商近所謂商於説者以商於爲一國失之（裴云商於在順陽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所謂商於劉氏云商於二國相去二百里傳言商於析酈四邑近南陽）有於氏（袁紹傳有於投）

左

左徹後有左氏今聞喜漢之左邑

有北

帝殺蚩尤遷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詩云投畀有北惡可知矣

右三皇時侯伯之國

萬盈數也易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堯協萬邦言其號數之多也而塗山之會贄玉帛且萬數則古嘗有萬國矣粤自黃帝畫埜分疆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而劉恕遽摘其非謂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有不能容是殆尺分之也（一尺以直爲十寸）國界之分直依枰罫枰罫之勢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尒是故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千里者百方百里者萬矣（枰一十九路方）

（爲三百六十一路）雖然虞夏之前四正疆理東止郎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而贏使皆封建百里之國僅堪二千五百縱并遼東勃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得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千里之邦呂大運小要如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是衰周時列國雖足強大猶有不五十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知矣執玉者不皆百里則執帛者安能皆五十哉伯七十里則百里可二子男五十則百里可四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正矣五千里者古今襃盛山川萊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審畿爲方萬里斯亦未記

之畝王畿所止亦局嘗千里哉宗周八百成周六百此㠯百同衺計言之故子思曰天子封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商周之常制也畿門域也非所謂王圻者也周官班固蓋因玄鳥之詩而失之不知玄鳥所云正㠯謂門畿內而其所謂千里者特徑度三十一里半而強余公侯之畿徑度十里伯畿八里半而弱子男七里而強又衺㠯宗周八八成周六六而合於百里者㠯微畫（九州之外如此）古者九州特亦㠯粲率者王制之言四海之內斷長短短方三千里此概率約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甸侯綏服面千五百已盡九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綴九州外其數然世而況九州面距不齊自恒山距南河東河抵西河爲各千里此則圻內甸服所建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建外爲要荒可矣而東距海要荒已無容繫此

距恒山已接邊徼雖侯綏有不得而立惟南自江至于衡山更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并在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楊域且復千里未汔南海悉爲荒外南爲太贏北爲太肭則知先王之制必有圓法豈至說者之拘哉（九州之界濟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千里而嵩海岱千里而縮削山衡陽二千而遙東海西河二千而近而山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五六千里龍門之河也蜂之里相距且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猶未知其所終削河淮濟之間斷長補短不能淮海一州之半則知所制各有當矣）周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經短長相補猶不能㠯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爲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千里之方所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除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方隨盛時東南並海西且末北五原東西九千三百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唐文皇時東極洋海西抵焉耆九千五百一

十南盡林州比延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玆亦人迹逐用所計而步幾之法取之虛空鳥道揆以日景而參之乎圭表其於人迹迂直大約三而去三萬五千之折正亦五千而已王制之言惟其大約也

五帝之世

玄都　少昊時諸侯外傳云玄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呂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洪芻志都夫人被風脩道出右山者玄都氏道聖祖諱降爲元氏都氏）

淥　高陽師淥國或作渌國今湘東澧陵有淥水或作瀫非

鱣　鱣充國宜爲澶古之得姓俱自其封國而命其以字者蓋覂寒脩嬀台之類亦必其封國也

爽鳩　齊地（昭二十）今之青州季萴繼之（晏子之說）杜云虞夏諸侯有爽氏（姓苑）爽鳩氏（姓纂）

且鳩　後有且氏

祝融 儈是今鄭州有祝融冢與祝融氏異

咸 高辛臣咸黑宜是咸陽有咸水

柞 柞卜邑

展 展上公帝嚳時得道者

陰 唐虞時國商世陰君長生之祖故長生詩云惟予之先佐命唐虞周有陰邑今濠之定遠有陰陵城項羽失道處管叔後采於陰則今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是（故鄭地酈古云古陰國）又有下陰在陰城之西陰後還此（左）今化光乾德漢陰縣隋陰城（春秋時道柏巢呂申息房）

（應劭陰何與楚地者）

務 一作楘帝堯時務成商有務光諸侯也後有務氏一作牟或云即牟（見後）

庚 帝堯時侯國春秋時有庚子皮皮子過邑於維氏爲庚氏（庚公差姓書以爲帝堯時掌庾大夫之後）

殳 殳戕國齊地一曰昌澤即朱故亦作朱戕

有殳氏

朱 朱虎國統之朱陽

嚴 許繇之友嚴僖按樗里子傳嚴君之封在嚴道

樊　帝堯時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

放　放齊後有放氏

祓　翮鈇師祓衣祓陽也今淄之高苑西南八十步有漢祓陽侯國故城音皮

翮　春秋時有翮桑衛地

狐　狐攻定六年狐人周地（僖十六有狐厨今晉治臨汾西北有狐谷亭）

繇余

鴻蒙

育唐　帝堯夏后皆嘗伐之南陽章陵之上唐鄉也班固云古國括地象唐鄉故地在隨州

西夏　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漢水之曲爲夏口今屬漢陽江夏記光尹射奔命于夏汭者）周書云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叢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西國也或云兩國

枝　春秋傳戎伐楚侵訾枝訾枝楚地

胥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晉春秋圖有滑與檜接在虢鄶之間

敖　滎澤西有敖山有敖倉城（在滎澤西十五秦置在敖山下）舜曰夫三子者是宗膾爲三胥敖爲一也

宗 帝堯欲伐宗膾者按韓一曰宗昔文十二年子孔執宗子遂圍巢則在廬江預云宗巢二國群舒之屬

膾 當即會人鄶也在河南密縣

微

道 齊桓之伯江黃道栢附之四國皆弦姻杜云安陽縣道國也（杜云汝南安陽西有道亭）楚靈遷之今蔡之確山西南有道故城後有道氏（楚有道朔）

闕 三國皆帝堯時

婁 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零婁城堯之婁子城也寰宇記零婁城在霍丘

臨 帝舜時有臨侯望博（見春秋運斗樞）注臨侯國氏今趙之臨城漢故縣

雄 雄陶或爲熊夏有能羌

東 東不訾國或作陳非南南郡（夏爲西省南）西西縣（和仲宅西）北有北東國爲東國也

秦 秦不字魯地臺于秦者在濮之苑北（莊三十一年杜云東平范縣東有秦亭九域志云西北今隸鄆）

紀 虞帝師紀后一作萁后

蒲　長垣東北十里有蒲城（詳有虞後國）春秋有蒲侯氏莒地（襄三十三年）

單舍　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即舍卷也（傳言虎師舍卷）或吳之舍道也（襄五年今盱台阮勝之南徐記有秋時舍道地）

歸　夔之封一曰夔杜甫所謂夔子國者後有憑氏（詳南陽後國）

胡　歸姓世本左傳皆云胡子國歸姓歸姓夔出

有　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有有子也有九秃音故本一作洧宛地今開封扶溝有洧水有曲洧城

何　歸姓虞帝末何侯得道於九疑今道之寧遠廣濟鄉有何亭墟然伯陵同何女緣婦則何姓黃帝時已見若僧伽何國人則非此（泗州僧伽傳云僧伽何國人世莫不知為何國人按西域有何國見隋書）

讙　濟之乘丘有讙亭或云讙兜國今濟治鉅野齊人歸讙預云濟北蛇丘西有下讙亭說文作酄

中容　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郎諸馮

穆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

右五帝時侯伯國其有先代後者見遂姓下

泌嘗謂古之法皆可行於今學者得無笑之封建民兵井田肉刑豈惟可行於古固可行之今非惟可行之今亦可行於後惟通變而已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通變天下無敝法矣惟古與今同此之天均此之地又等生乎此人日月

八百率十里爲湯沐於王城何得此八千里況以商三千率三十里於泰山之傍乎商之三千使率依男爲附庸三猶應附九千國況以夏萬國率九率十於侯伯之邦乎是儲湯沐者固有數而無附之國滔滔是也町原防井衍沃則衍沃者以井而原防固以町是井田不可概施高原之區矣數防風流共工則宜戮者戮宜流者流是肉刑不得專用於三五之時矣是故外諸侯嗣有所不必

嗣內諸侯祿有所謂嗣先聖王之法要必如是而後可以行之萬世而無敝專用者固無時可時而措之何時而不可哉可井而井可町而町何歉乎今田之井可流而流可戮而戮何慮乎今刑之肉而益削之法堯舜之道蓋亦設法而時損之者天下之大萬國之多惡者何勝削而善亦何勝益哉諸侯之疆有定域也今日之益曰取之閒田明日之益地於何取東西有閒田南甘當益地將越數百千里而取之乎抑乞之其鄰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今日削十數明日削數十果先王之意邪吾固曰此先王之法設而時損之者也且湯伯也文王伯也湯以七十里而文王以百里自稷契始也自契至湯自稷至於文王如是久矣非無賢德也而地不加舊是則無益地也然則禮記白虎之義其亦繆而不足徵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魯公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錫召

虎也無益地哉蓋昔先王三歲而一修封必其俊異之功殊偉之德乃於千百輩中陟其尤者一二而稍益之故箸者以勸必其敗群之憖逆命之最乃於千百輩中絀其一二尤者而稍削之故不箸以汨時而擠之是所謂益削也魯公召虎見之歌頌惟其希闊而不可易得也乘馬之法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則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之材就地之利是故城郭不必用規矩道路不必中繩準又孰有城鑿國服開方引直而可爲者有益削之法豈一概之施哉

己卷二

夏世侯伯

西王　夏后師西王國

童　童律一作僮即鄣也故下邳鄣縣後有童僮鄣氏姓纂出鼓非

狂　夏后臣童律狂章按經有狂水逕綸氏城在今陽城有狂氏（宋大夫狂狡）

繇余　錢■記作由

晁氏　今弘農有地名晁一作郎鄡

盧氏　今之盧氏縣有盧氏山

章商氏

犂婁氏

鴻蒙氏　右五神夏后所因者

烏　烏陀匋臣或云烏陀猶鴻蒙又烏木田太康地志梁國烏縣今穀孰西南二十烏城

郭　郭衰夏今御博之聊城有郭水出東南郭商有郭崇（三一經云商人彭真人弟子以嘗無人不得真人）

范　今幽之范陽漢縣有故城在易東南有范水

扶登　扶登氏典樂之臣

豎　豎亥國或作竪亥

杜　鳳翔普潤漢杜陽地有杜水

既　上大夫杜子墨既子縣

孟　孟涂國隱十一年向盟即孟今河南孟津偃師西三十一里穆傳至于孟氏近河南

丹　涂後封今建平郡有丹陽城括地象云丹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

甘　鄠西五里甘亭水經在甘水之東啓扈戰

其野

屈（北屈） 隰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北屈也（晉二屈）

鬵 夏后伐屈鬵呂覽云啓

曹 潛夫論曹有姜姓者

魏 夏后攻曹魏呂覽亦以爲啓伯曰祖白夏以稷稷駘爲吾西土盟會圖云嬴姓（非姬姓魏）

西河 后啓征之見紀年

有洛 洛也

上洛 商州上洛郡治上洛晉地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漢屬弘農唐洛州

亂 侯爵風俗通云夏爲諸侯國今利之亂山乾德三年平蜀天寶元曰亂山出舞衣（今川錦）有亂氏嗣氏（鄭氏云國諱改）

粗 羿邑（襄四）澶之衛南縣東十五有故粗城一曰外里襄十一年城粗者邑界宋曾

窮 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故記皆謂刪丹盍以淮南子弱出

窮石窮石山在刪丹今在張掖似太遠隔楚人救潛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潛今之舒與寒過皆相邇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爲近故得及羿子也說文作竆

寒 浞國邑樂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邛姓今濰之北海東二十三有寒亭（杜云在平壽東今壽光界）非晉寒（晉地五氏一日寒氏）

過 夏之國即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道記北有過城）有過氏

戈仍 別見

鬲 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後有鬲氏（姓書膠鬲後妄）今德之安德西北有故鬲城即有隔（世族譜有鬲與有隔爲二非）漢之鬲縣應氏㠯爲偃姓皐後酈氏㠯爲有窮后國俱非

武 武羅 世本云夏武羅國冀都之武邑一云衛北境武父陳畱有武父城

厖 厖圉國莒邑有大厖宜出厖降

猗 河東猗氏縣南二十有猗氏故城魯人因陶朱興富於猗氏因曰猗頓

棲 猗姓

䣄　猗姓潛夫論捿䣄猗姓

女　女艾國汝也商有女鳩今之臨汝一云晉
之汝濱本陸渾地晉取之集韻如音如僞

東海　后杼征東海伐王壽

王壽　冝是平壽衛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

有易　經云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女
王亥取僕牛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
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施之是故殷上
甲微假師于河伯伐有易滅之殺綿臣

原　后杼居原者預云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
内軹桀臣原侯夸師者

干　桀臣干辛邗也說文邗國屬臨淮一作邗
吳地昔吳城邗溝今楊州故廣陵開皇曰
邗江（十八）武德邗州（七年）今作韓江繆

蒙山　（岷山）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非晉
陽之蒙山）

有施

巵

趙　桀世趙梁

伊　摯所尹六渾伊川許氏所云伊維侯國

萊　湯佐命萊朱國

登　湯御登恒有登氏

慶　湯臣慶誧

湟里　七大夫[illegible]誧湟里沮

穎　樵云鄭地

卞　卞隨蓋晋卞

漆　㴬國乾之永壽漢之漆縣今鳳翔之普潤有漆水昔隗囂攻略陽上至漆漢之漆今邠治也寰宇記邠之新平漢漆縣有漆水屬扶風非宄何長垣之漆（舊云防風氏漆姓後然世本無漆姓防風姓[illegible]）

南巢

右夏世侯伯之國

堯禪舜禹爲司空平水土卽成五服至于五千（堯五服服五百里要服之內方三千里其外荒服爲之四海方五千里康成謂方萬里以七千里爲九州妄也）方以爲國五國有長長有師十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𦤎命于上京（此以傳之說裁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四海謂千里要荒之內要

（荒雖異九州不盡建侯亦有五長五國之長也一云每方五長）五百里㠯爲甸（甸佃也爲天子治田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迩重而遠輕甸服之賦供天子四方之賦供諸侯）甸之外率五百里㠯爲侯綏要荒（甸服外即爲諸侯侯者候也惟以射而進退侯外漸遠綏之而已綏者較也綏外益遠故惟責其要服之外則又荒遠迹於夷矣此唐虞之制也周之九服不能如是佃服即移侯服之外采又有男之外衛乃在采之外而侯邦男邦且雖建於天下無復遠近之別知虞夏之制爲書舍）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所隸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七百里內侯國大在千里內以大庇小故男在內懼大陵小故侯在外周又異於此矣）綏服之內㠯揆文教㠯奮武衛（千三百里之內近於侯服使揆文以教爲以文治千二百里之外遠於要服使奮武以衛亦猶今之邊郡尚武畧也）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禹貢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言其實與上言侯甸不同夷姓近人蠻性遠人故夷近而蠻遠罪輕則蔡之夷罪重則流之蠻先王必臣人之惡大不可以變而不忍𣪠則放之要荒亦左傳蔡蔡叔說文作𣪠散也故散之也書云囚于郭鄰安國以爲中國之外非）侯綏之內八州所布州六百國（凡四千八百）要荒之內惟不悉建隨地而區（通之則亦万國）甸服親事時而見侯服歲朝綏服再歲而朝要〻荒四四歲而天

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時巡（所謂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三正所用蓋七千有餘國（十二師之制州六百国故說者謂十二州為七千二百国州擇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以九州則異矣鄭謂每州得百里之国二百七十里之国四百五十里之国八百州計千四百国以二百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百国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国以圻內子男備數為萬所謂萬国国非必知是雖周王撫万邦而幽王且有万邦之彛閒亦何由有方邦哉謂禹弼成舞服加五百里為万国尤妄）○嗟乎塗山之會贄玉帛者萬國其君長世及不知其幾侯伯也其可見於國名記者如此而已今名魄行均寂威而無餘矣況流風會政之欲知乎後世之士蓋不勝醨薄也德藐習略曾不足以任建立而第相粉犀蚕功遂德以剜劇金石而斲取流傳乃至乎起片文隻字以圖自託於不朽者其果足以滿戴晉人之一吷邪

彼夢者之在寢也其四枝鼻口率故形也掘其旁者未始一見而若之神游或羽而僊或冕而朝城郭宮室輿服臣妾

乃忽富而驟榮召僑興乎時因簿檄乎後若無有極述其即譽譏遽然無毫髮之可攬夫然後自笑其始之妄而爽然自悲然則窮勢希合次且惕日專利臣封己者其大言玩裕未始少變而且梓然顯大自智吳之與對顧不爲尹氏老役哈者鮮矣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夫孔子之功惟見於六經而自比於禹夫子於禹若不相似然然而後世且曰生民以來未有則六經之文比隆堯舜可也比之於禹蓋小者矣宜乎後世之不已爲非也予觀班志劉略文字固已不勝紀矣其果皆有益乎無益也而隨廢之書卷帙之多動數十百千萬使後之學士腐脣蠹齒疲精使明而不知其統豈不悲哉古人云脩短隨化皆期於盡予攷古之封君曾無幾影而文人詞士殘箋竹帛誠不能不以之與懷從而列之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

商世侯伯

馮　馮夷國詳文招中

應　汲古文云商時國冢字云故城郏城東南四十故殷之應國杜云襄（陽城父南應國也）

隗　史伯云南有應鄧西有晉隗

侁　姺也（唐韻古有姺国）一作侁姺先典切（集韻並穌典切）說文云商諸侯爲亂者或以爲莘非（集韻小礼切又音莘）

妚　傳云商有姺妚（昭後三有妚氏）云邳也定元年有邳薛地今淮陽治下邳集同胚姓集纂要方凡切姓妚始音鄙一音丕

舉

繇

終葵　商時侯國後有終葵氏

高丘　商有高丘子見三一經

薄姑　商諸侯即薄丘一曰蒲姑在青之博興地志有薄姑城在臨淄西北五十（杜云蒲姑城在樂安臨博昌北唐博興也）青圖經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按史記則胡公徙之（按晏子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伯陵又因之蒲姑氏又因之然後太公因之爽鳩大昊時季萴夏季而伯陵薄姑商末也然太公實居營丘非此）

落姑　按春秋傳落姑齊地（閔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落姑氏

蒲侯　襄公與莒子遇蒲侯氏（二十年）預云邑名

蒲如　商侯國齊地有蒲如氏預云下邳取慮東南有蒲如城春秋蒲隧或云即薄姑蓋其分也

姑幕　商侯國今密之莒東北百六十有姑幕故城故晉琅邪姑幕縣後齊併入東莞晉志通典十道記等俱謂即蒲姑蓋非樂史以爲薄姑氏國與四國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文云青之博昌界有薄姑城是亦一之按書大傳謂奄君薄姑語錄久舉事以薄姑非名誤矣傳所謂薄姑商奄吾西土者豈惟晏子之言哉

酈　酈山是後爲酈氏食其氏（音異基其孫賜爲氏）侍其氏（其魯賜氏）

黃洛　寰宇記盧龍有黃洛城黃洛水殷諸侯國

貸　成湯時有貸子相

邊　商國周有邊伯（莊十八年）

膠　膠革國今沛之公丘續云本膠國通典則

以萊之膠水為古膠東國括地象云在膠東南六十里即墨城也

錫（錫疇） 商末錫疇子斯一云錫疇國鄭六邑有戈錫錫宋鄭之間鄭人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

瞿 商瞿有瞿父鼎有商瞿氏宜為瞿上

⿰阝㚇 玉篇國名宜即鬷三（鬷）也湯伐之字書書傳作艐從舟故雅訓至（隸從月）史表通典㚇一也漢唐川子則封三融侯屬東海

甘 甘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遯有大功

九（鬼） 紂三公即鬼侯（明堂位為紂所醢）彪云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九、侯城今相之隆陽有九侯城（磁之滏陽西南五十）誕生音仇故或謂即仇非

差 差里地在相音九或即九字書音牖失之

鄂 史記九侯鄂侯為紂三公紂侯所封南陽所謂大夏有鄂氏（姓書出晉鄂侯）或作邘非

邢（邘） 邢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地邢侯音邢作邢說）或云即鄂即云邘侯俱非按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邘為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邘見武穆中）

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崇二

崇侯虎紂佞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城崇侯墳九域志云虎也（集韻[illegible]）寰宇記彭城北三十垞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兗人謂實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廟（在廟山）與秦崇異（杜云杜邑元和志云在秦晉之間蓋以宣元趙穿侵崇以求成于秦也張子厚提非一國）

虞（芮別見）

文王質虞芮之訟暨師武伐紂乃收虞師芮師（六韜）春秋虞公虞仲之後（周初封之小國稱公）今陝州

密

文王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與紂有謀周之意

黎

亘諸侯九黎頑云東夷國晉侯略狄土立黎侯非文王所戡矣故晉志二黎國

飢（阢耆）

昔文王伐飢本作阢音祈即耆黎也周書傳五年伐耆而大傳作戡耆故說以為黎也（周傳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周紀平虞芮明年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侯虎）字書阢訛（阢飢机同集云伊机古天子號按阢有祈音兕置叶是竟王承龜策傳皆叶之也）

酆

豐也事而紂惡之韓子云文王侵孟克莒

皋鄷三皋春秋徐之豐縣又楚地（杜云析縣南有豐鄉）

閦

有閦夭爲閦氏（漢廣陵佰侯孺）

散宜

散宜生後有散氏

於陵

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長子

周史辛甲封今潞之長子晉執衛石買處

商蓋

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夷攻九夷而商蓋服

庸

庸氏伯爵助武伐紂今房之竹山漢之上庸（文十六楚成之楚飢庸率諸蠻叛楚也寰宇記上庸故城在州西二百五十里是子）

（爲庸蒲之役者）說襄十三蜀地文鄘南夷國寰宇記金州周庸國地戰國時爲楚附庸後咸之（文伐盧戰之黎役庸）有裨鯈魚三邑

髳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西南夷助伐紂者

微

盧

盧戎也古文作纑齊之長清南五十有盧城齊鄭尋盧之盟者然非此記每爲廬今襄之中廬（寰宇云中廬廬戎國文十六年楚師自廬以往者）

彭

黔之彭水縣又有彭溪在忠之臨江即巴賓彭濮者非濮陽矣

棘　棘侯國今戎之棘道音撲一作僰集音棘云縣名又音柏慢

庠　周書世俘云武王伐靡及陳者

戲　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方云紂畿內按襄九年戲鄭地

艾　侯爵穆呂有艾侯作叟王休以爲共誤并之廣陽漢之上艾後漢居艾也又吳有艾縣隋入建昌有艾城今在武寧

佚　武王俘艾侯佚侯小臣四百六是也晉商國

恭　姓纂云商末侯國

歷

華　國莘

思　康成云商有思侯梅伯

霍　侯爵武王弟之汝之梁縣西南七十有故霍世本云霍國眞姓（今本作霍姓）知非晉霍

臧　文王觀於臧遇臧丈人釣者近渭

遲　商有遲任賢者集韻引書迟任

鄘　呂春秋揚鄘其本又君新鄘字從邑俗也

當邑國

右商世矦伯之國

王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十三公）七十里之國六十（十六卿）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三十二小卿圻內大夫）凡二百一十國（三等相倍）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大二百四十次四百八十小九百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稅供而已）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州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若封者爲附庸未封者爲閒田有功者取之閒田祿之其有削地則歸之閒田）天子之寰縣內方百里之國九（視公矦者三爲三公之田有致仕者副之爲六餘三以待封王子弟其一）（大國之命）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視伯者六爲六卿之田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餘六待封王子弟其二次國之命三叅元）（副）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視男子者二十七爲大夫之田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餘九以待封王子弟此鄭氏說非必盡然鄭又以王制前所言三公等田爲商制後言縣內國爲夏制采地亦不可廢）凡九十有三國（三等而二倍之）名山大澤不以朌（王以給民虞人掌之）其餘以祿仕以爲閒田（畿內無附庸餘方百里者六十方十里者九十六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

（焉小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受地在焉此亨縣內畧中言之然則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又有過法故卿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徵貼民什一於一之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畧如此）九州七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八州餘方百里者百八十方十里者四百八十附庸祿士閒田在焉）寰內夏后氏之識也故康成以爲夏氏之衰戎狄內侵諸侯相并國咸數少商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以爲九州建此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杜佑因之蓋失之矣夫湯之與者三千（獨云湯時諸侯三千洛誥傳云武王伐殷同國三千長育其材設其禮義猜之文章侯可與事宗廟也）千八百者周家之始受也（九州州方千里此於禹服五千里內截長補短建國多寡之數三代同也鄭云湯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爲七十里妄也孝經說云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足相參攷烏桂七千里哉夏之方國至商湯至周逾數百年間不應所減如此商數百年何得並無歲捨知此周數商益多矣書傳去沒見文武之戶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玄謂此周所因商世九州諸侯之數所謂萬國因亦號數知文武之後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采取）

（以當穀稅謂所貢物上言采下言而其中舉矣）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官官府所用）千里之內以為御（御御府所用）

（百里內謂如納總皆粗者千里內謂如粟米皆精者大府入賦不以遠物待近近物待遠近供官遠為御也太宰制國必合王府之賦為之調度此則王府之所供止百里勝服之御止千里也）千里之外設方伯（州伯）五國以為屬（以屬制名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屬有長（州四十二長）十國以為連（以聯制名言以授引鐵以役國事知路也）連有帥（州二十一帥）三十國以為卒（以卒制名書以比追胥令貢賦如卒也一）卒有正（州七正連帥比年東車卒正三年宋衛牂牧五干大宋車徒）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有伯（伯牧）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三老於商周之通制也（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凡五百六十八多少雖不同方伯連帥一也）嘗乎置天子非以優天子牧天下也置諸侯非以優諸侯牧一國也諸侯之有方伯連帥牧長卒正非以優強大在小國也故以小事大大字小致治之要春秋之所與也分災救患濟弱扶傾是王政之所急黎侯追逐衛宜不救而旄丘且為責四國災而許人不恤而君子必

其亡（詩云伯也執殳此州伯也時蔡侯亦自謂小伯見國語）是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畋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夫然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夫然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此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若職方氏邦國小大相維之事也先王之建諸侯豈顧私其力以自衛使子孫世得王哉不如是有不足以寧天下而世之治不治子孫之世不世有不在乎此也世世之人徒見三代之能長則以爲建侯之力見春秋之紛亂則以爲建侯之失夫以禹之功又非無諸侯也而世未三易太康不道俄失其國其所以未亡而再集者幸有窮之顛越而少康之明賢亦諸侯何力之有東遷之後非無彊大也然而載祚數百世乞今主猶克永世雖危無咎則周公之法在而四國不能以相寘也諸侯亦何罪邪先王之設法固爲後世之

能守者設也使後之世果能守邪安有春秋之末世苟不能守則亂之起有繇矣豈法設之罪哉謂諸侯之敝有春秋之末世則司馬氏之季天下裂于夷狄大業之際天下散於盜賊其爲禍亦至矣豈以有諸侯至此極邪

巳卷三

丁
武王時丁侯叛者

羗
羗侯今武功縣界有羗湯故城或云湯陰者非（湯陰北六里有羗城羗水城北臨水周二百五十步即羑里城史音牖里）

（元和志羑里一名羑城湯陰北九里通典相州湯陰羑里城隋因經湯陰有防城紂囚文王紂此防之）

濁
有濁氏（元后傳有濁賢）濁氏（鄭自子濁孺子風俗通云濁輯之後說）

文濁水出齊郡厲鉅山東北

紆
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蚖蟬爲梁在江東矣（紀年四十七年）

因
穆王西征至因氏郭云國也近河

房
穆王里圃因之路東至于房郭云房子國趙地有嶺山紀年作魴即高邑之地（十道志云高邑趙房子也通典云趙臨城舊房邑宋寰宇有房子城漢之鄗邑後漢之高邑）

郊　穆天子傳有郊子郭云英國有德者稱子

剻　剻倗也剻伯綮國穆天子西征至于剻河宗之子孫剻柏綮逆天子郭巨肯切柏爵綮名廣韻上聲引之云漢有剻城侯又步登切故楚漢春秋作憑城又作馮馮朋通也地記陳倉有剻城云河宗之子孫則宜在此非沛之䣙（姓纂作䣙伯絜穆傳今作䣙伯絜誤）

䣙　說文沛城父有䣙鄉玉篇蒲梅切蘇林廣韻爲薄回切云鄉名在右扶風集一作䣙又音浮頮爲潑月切則又誤矣姓纂䣙氏以爲出伯綮國在虞芮間者妄或作䣙非（諸剻崩倗剻字並幷字經）

蒯　䣙是春秋蒯得之先訛爲剻苦怪切括地志河南縣西四十有剻亭縣今有剻鄉玉篇說文䣙從蒯省汝南安陽鄉名或作責

周世侯伯

穆天子

詩（邿）　邿也魯取之（襄十三）預云亢父有邿亭亢父

隸濟說文附庸國漢志詩亭詩國水經云

春秋詩國也在任城界　欒盈克邿乃齊

地例云平陰城西有邿山

鄟　成六年取鄟外紀云附庸

栒　郇之三水東北二十五栒原上有古栒城（見寰宇記郇縣志云安定縣界有三水故城）周昭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者班固以爲文招元和志從之非也（唐志云郇侯代晉者今渭水南一里有故城建德二爲郇州三年廢皆因国縣城今在郇）

淖　楚淖國先爲淖氏集韻音卓（魯共王淖齒）

禍　周器南宮中鼎云禍人是說文有禍

賴　子爵姜之後信有賴亭楚滅之（昭四年）非炎帝後賴春秋或賴古本作厲故世以爲即厲非也晉志厲賴二國（又哀六安孺子如賴乃齊地）

郵　王良邑爲郵氏

厙　呂覽晉文之霸東伐厙廬者

渠　畿內國周大夫渠伯糾後有渠氏（昭二十六渠周地）

昔　周大夫所封見風俗通通作夕故有夕侯後有昔氏夕氏鉅鹿故昔陽城一云貝丘今恩之清河有鄑亭乃音稽清河乃秦厝

縣貝州也（或云臨邛有鄁鄉非）

用 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録有用羽之）

呂 徐之彭城東有呂梁城五十九里春秋爲宋地漢呂縣

郙 甫也汝南上蔡有郙鄉郙亭或云郎呂非也孝經偶引呂邢爲甫佘

鄦 在潁川王篇云甫侯所封非按鄭世家有鄦公本許云

鄶 鄭地今滎陽有鄶水城鄶水溱也而故鄶城在襄邑東南有故城襄元年次鄶者（崇拱姒）非姒姓鄶故晉志有二鄶國

宋 春秋有宋子乃小國今趙之平棘有宋子故城漢之宋子縣非微子國封

鄭 奧一作郁有郁氏（姞姓）

愼潰 魯有愼潰氏奢侈踰法敗（家語）

沈猶 古附庸後魯沈猶氏（孟子有沈猶行說苑云太山人）漢劉穢爲沈猶侯地在千乘（顏直猶切師古音害云沈亭是）

无終 无終子翟國今薊之玉田漁陽亦其地晉成之燕爲右北平有无終山（故無終縣在有北平城西）

（三十萬歲通天二爲王田）以蔽北燕之路亦春秋之山戎

零支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古離支也

臯虞 故侯國漢郎邪臯虞縣

中牟 佛肸邑今縣隷開封開皇之内牟北十二有中牟故城又河北有中牟在漯之北趙獻侯徙治者晉地蹟說詳矣班固杜佑以爲滎陽中牟縣故樂史又以爲河南有肸基因年表誤之衛侯如晉過中牟不在趙之東也（定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預當從之吳魯云當在溫水之上過吳年表趙據中牟備新鄭恐趙當晉鄴亦繆矣）

東牟 文登西北百一十有東牟古城

堂陽 九域記漢縣今隷冀城家記商之太子封毋弟才爲堂陽侯在堂水之陽

闕鞏 國也昭十五年傳有闕鞏之甲

郇瑕 預云郇瑕古國（僖二十四郇郇瑕氏）伏氏云在解東郇瑕氏之虛也地薄水淺近於鹽謂鹽澤也然郇與瑕二郇音環詳周國中瑕見卷末

析成 今鄭之内鄉

COPYRIGH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介根　東夷頊云黔陬東北計基城即介根國漢之計斤今密東南四十計斤故城（廣記密之膠西介葛盧國黔陬隋省入膠西故城在今諸城東北百一十）

徐吾　徐吾氏赤戎之別後有徐吾氏今潞之屯畱西北三十有故漢餘吾城

閼與　通典儀之和順韓之閼與（趙奢破秦軍處和順今隸遼）寰宇記今名烏蘇城銅鞮西北二十今潞之銅鞮故閼與城漢涅榆也（九域志一曰榆城盧諶征艱賦云前涅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都謂此）

安陵　國事云小國侯其後氏安陵（纏）爲楚王妃

卑梁　吳之邊國卑梁氏卑梁人也楚烕之今濠之鍾離吳世昔卑梁女與鍾離人爭桑相攻遂烕卑梁（吳世家昔無之）

曲梁　晉伐之（宣十五）今之潞預云廣平曲陽縣今洺之雞澤漢曲陽地

仇吾　一曰仇繇韓子云仇繇小國爲智伯所烕後有仇吾氏（呂春秋中山国有厹繇之君智伯伐亡之即厹一之誤）一作厹猶非國事云智伯欲伐之遺以大鍾（韓子智伯以大鍾遺仇繇見元二十卷二十六卷又云遺以廣車）按河東盂縣有原仇城元和志以爲仇繇梁云鄍

盂之外域仇繇城俗名原仇九域志亦在

九原并

厹猶　班志屬臨淮今泗之漣水伐以爲郎仇繇

非智伯所伐不在是

鍾吾　一作鍾吳春秋鍾吳子國（昭二十七）吳咸之預

云泗之宿遷西北十里司吾故城是（寰宇峒峿）

俗爲鍾吾氏（漢[illegible]氏今鍾吾[illegible]）

餘丘　於餘丘也（莊二年文伐之）預云爲郳所併故二傳

云郳邑經不繫郳者叛庸也邑不言伐

沙隨　春秋地名云本國也今南京寧陵西北七

有沙隨亭（成十六預云此）

浮來　郎邳來紀邑今東莞北有邳鄉邳鄉之西

有公來山邳來澗

彭戲　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于華山地近華陰

虵丘　音移封者爲氏泰山虵丘縣

葵丘　外黃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

有葵丘欣

頴　春秋圖有頴國樂云頴侯國通典以爲洛

之頴陽考叔邑即城潁許之長葛西一里

有故頴城頴谷（考叔冢在汝廟在許）亦有周頴（昭九年頴周地）

遼 伯王先國陳雷傳云長垣有遼伯鄉一曰新鄉伯王之家

單 單伯晉孫與周之單子別

介 之推先國邵汾之介休有介山緜上山地今沁之緜上晉平以為密界晉黑郰乃介根也

駕 楚附庸吳圍巢伐駕圍釐虺者（成十七年）

汤 秦寧公二年伐汤三年與亳戰蓋京兆杜亳

亳

豐 秦襄公以舅穆嬴為豐王妻地蓋豐水之西一作酆（表四）昔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而紂惡之（韓子）預云南鄉析縣南有酆亭

譚

儲 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

鄻 春秋鄻闔一作讙在鉅平今濟北蛇丘西下讙亭唐入鉅野（今齊治）然此為開喜之鄻有劉亭自晉圖水經汶水逕下讙城南郎灌水也（今龔丘）

析 所謂析酈楚附邑白羽之地秦人過析隈

今鄧之内鄉有淅水魏淅州故漢南陽淅縣

聊

聊邑即晏子言齊東界今博之聊城漢屬東郡

攝（昭二十）

晏子云聊攝以東故博平是今聊城東北三十有故攝城（博平西南二十）或以聊攝爲一誤

博

兖之奉符漢之博縣隋爲博城

消

齊有消子消蜀艮之先有子消蜀呂濁艮非

離

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蒻爲離侯於此史表或云黎非

儀

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東明西北二十有儀城

后

宜郎郈有后氏（弟子后處云出后土安）

牟

牟子國楚威之爲附庸預云泰山牟縣今奉符（廣記奉符漢牟縣故牟國樵云登之牟平非）

鄄（莊十四）

衛縣大夫鄄子士音眷衛侯自鄄入（哀十七）本齊豹邑曹植之封晉入王故事云東海王越泊鄄城城無故壞今濮之鄄城漢屬濟陰

邿 本紀邑有邿故城在青之臨朐東南

郚 昭十一年郚魯地舊云都昌西之訾城（詳見後訾）

郚 家之安丘西南六十故郚城漢郚縣（杜云卞縣南又朱虛東南有郚城）隋之郚縣縣武德中併（文七年城郚紀邑後屬魯南與邿境）莊元齊遷莒邿鄑郚凡書遷者自是咸矣

崇 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侵崇者非崇侯國

盧 九域志盧州古盧子國（别）有盧氏

郲 鄭地時來也預云滎陽東釐城

呂 河東永安博物古今地名記有呂鄉呂甥之邑郡縣志云霍邑西南十里有呂城紀聞云霍邑古呂州即彘也（唐爲呂州彘即永安）其城甚固（紀年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乃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志云北虢也）非彭城（焦云彭城東五十九里呂梁漢呂縣）

肥二 漢故肥城今在鄆之平陰志肥子國屬泰山唐隸濟然淄川劇自有肥亭志亦云肥子國蓋二邦云

魚 魚人逐楚師者（文十九）長楊之魚城也（長楊西北五十四百險絶）舊云魚復（通典夔州春秋魚國也然魚復之名始於漢世）

（即魏之人復故城在州西十五汾河東十五）裨儵魚斮之三邑

裨

儵

文十七年待于儵疏云晉鄭之境

漆

從征記高平南平陽東北有漆鄉（杜同）定十五年城漆邾庶其以漆奔者（襄二十一）今兖有古漆城

宛

即有宛長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衛宛濮也

戎

戎州巳氏邑今宋之楚丘（九州記云巳氏戎君之姓涅吾）

（之後漢巳氏縣哀十七）預云濟陽東南有戎城此（令曾）潛伐凡伯者（隱二）又山戎在漁陽（國都城記云冀也通）（山戎莊三十公及齊侯遇于濟謀山戎以其病燕也今幽州東二百十三漁陽縣）

茅戎在陝（杜云大陽西有茅亭今在弘農陝有茅城縣在東留）襄

戎在秦（九域記秦州有平襄城在襄戎邑漢陽）驪戎在新豐

（莊二十八）瀘戎（桓十三）姜戎（僖三十三）陰戎（昭九）

蠻

哀四年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今河東伊陽伊闕鎮即古戎蠻子國漢新城唐伊闕也

（宋宇以梁縣西南蠻中聚為其国今謂蠻城）

夷

紀所伐夷國也（隱二）城陽莊武治夷安（漢莊武城在即墨西）非魯地之夷（閔二然哀姜虔）若皐夷（無湖東）淮夷（僖十二東夷居淮上者安國以爲徐夷之屬非也閟宮詩與昭四年春秋淮夷徐明爲二）

狄

翟也晉語蒲人翟人狄類非一居中國者若白狄（僖三十三宣八）與秦同州預云故西河地有白狄村胡（神異記白狄先）今鄜坊綏延間皆其地（一云白翟居乃秦高奴故董翳爲翟王都高奴今膚施）中行穆子伐翟乃鮮虞列子言襄子攻翟取左人中人則鮮虞矣

开

开羌居金城今蘭之五原

逯

風俗通云逯秦邑集韻音錄有录氏逯氏（漢有逯普駢將逯並）

右周世侯伯之國

事之宏遠固有不得盡計於其始而有俟於後之人者封建之事非一世之利固非一旦之可爲非一朝之事亦非一日之可計要必因其平時漸而爲之則何事而不立是故吾先哲王擇明賢比

勳德年增而歲益之所以成犬牙之勢者固非一旦而衆建之也修禮法謀連帥朝厲而夕勉之所以爲長久之計者固非一日而驟爲之也規模者本之前箸善者存乎後是故羲炎以來歷載千百而封建之設猶有遺利則凡事之立固不在乎始謀之善不善者　漢封諸侯初本率意事微周度是以土宇過制歲未幾何而叛九起則其始謀者旣不善矣誠使惠文景武而徐克原其故修

方伯謀連師明君臣父子之恩正疏戚尊卑之分漸而維之使安其樂絀貪殘寵賢德崇惠而涵養之則三代之緒將復見矣奈何吹虀過計一饐廢膳遂使成功頓毀美惡俱盡而不可以復起豈不惜諸是故成久長之業者必非一旦之可爲也周有天下商之諸侯存者猶千八百因而崇之故爲勢易而說者謂周之興也八百之侯同會伐紂故不得而不封且以爲一旦封之此皆書生卑

嘐嘗試踈闊譯也

暴長者（云云）推久長之策造速成之功此非陛下之福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云云）朱浮云

上世妃后之國

華胥 伏戲母國在閬中列子云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娥陵 女媧氏之臣有娥陵氏

少典 黃帝父大業少典氏則其後葉封者有典氏（姓纂又少氏亥）有

有喬 僑也一作橋少典取有僑氏傳作有蟜賈云諸侯（集云古諸侯又云上世国名国語有蟜故王篇為居兆切）後有喬氏橋氏蟜氏（春秋有蟜国炎有蟜彥神姓纂以為蟜牛後）

承桑 神農取承桑氏一曰桑水陝之靈寶有桑里亭（晉桑田今卽陵有桑里）

西陵 黃帝元妃嫘姓國作傫同今江夏安陸間故吳以安陵為西陵有嫘氏西陵氏（春秋有西陵羌見世本）

方靁 黃帝次妃方傫氏一曰方靁靁畾纍聲注（靁祖）

（方靁用字每相紀故世以方靁即靁祖誤）有靁氏纍氏儽（纍靁儽縲）

（單從田皆非字）

彤魚　黃帝三妃彤魚氏國固表作形非

千類　青陽取千類氏生少昊後有類氏

蜀山　昌意取蜀山氏益土也（詩前紀）今濟有蜀山

或其分也

鄒屠　高陽取鄒屠氏者昔黃帝㦸蚩尤遷民善

者于鄒屠

勝濆　勝奔也高陽允妃勝奔氏國（帝系注宋衷云国名）或

作騰隍[illegible]

根水　卷章取根水氏今土軍縣有根水是史多

作郞水非

鬼方　陸終取鬼方氏音商宗伐鬼方或此

陳豐　一作鋒酆也僑極取陳豐氏生帝嚳嚳復

取取陳氏生帝堯齊之豐丘陳氏邑也

有娀　帝嚳次妃國訛作嵩（商殷武踪衡狄国）桀敗有娀之

虛蓋陝虢間（故世紀晋志桀敗于焦淮南子有娀在不周北遠）有

娀氏嵩氏

有䣶　帝嚳三妃之國音輒史作訾陬或作陬訾

俱非（姓書訾陬三皇時諸侯）

富宜　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散宜散宜爲二（許植言二名有文武武賢臣散宜生非也）

登比　帝舜之三妃傳多作癸比（姓纂又作癸比）經云國在鉅燕之南倭之北屬燕

有婺　繇納有婺氏生伯禹唐韻云國名帝繫作有莘今陳留有莘城國語之莘虛

土敬　繇妻土敬氏見山海經

塗山　太康地記塗山故當塗國固云九江當塗今壽春東北塗山也（山在濠之鍾離西百十七里）當塗故城州西九十六有禹廟塗山神祠山頂漢魏不害劉聖公爲當塗侯國（應以爲會者炭處非塗山侯國大誤）

酈山　戎胥軒取酈山氏盖卽驪侯

羿和　老子祖理徵取羿和氏後有羿氏

純狐　后羿妻純狐氏浞納之

有仍　見商世國

州山　南岳取州山氏曰女庆

右上世帝王妃后之國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文者禮

文加詳之謂也夏商氏非不文也以周而視之則猶質也方封建之行也豈惟利其私哉予之所嘉亦正以其文也且姑以大昏一事言之王妃取於諸侯而王女下嫁於国君之世子不過下一等爾逆送之有文以相接丙丙乎不可尚矣自其郡縣而兩勢懸后妃遂取於齊民而王女下嬪於匹庶矣豈不異夫（桓二年紀侯徠朝何休以爲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以百里謂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尊封非也劉原輔云天子養天下之民屈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能刑人能齊人然刑人當以罪齊人當以德豈以何專而妄刑人齊人哉又況撓以情愛援百里之命於匹庶輕宗廟褻社稷使後代庸君欲以百里之女共天地之事豈不失兒諸六典云兩漢皆列侯尚主自魏晉來尚主者皆駙馬都尉駙馬都尉矣然兩漢亦不專列侯也）或曰何傷乎是所以爲無私也嗟乎亦不究其本矣天下多故人非齊聖敵則敬其相洎者未有不生於不等者也秦漢而徠不原其本脫先王之意務以尊君抑臣爲治列侯尚主師使男事其女而公卿婿天子者一至舅姑屈跪其婦以故王陽條奏原

以爲失長樂王回亦首其敝謂父母至不敢畜其子而舅姑且不敢有其婦人倫字於上風俗頹于下則不等而已矣惟不等故不敬不敬故相洎相洎不敬失伉儷之義矣失伉失儷又烏足以言之封建之代哉

古之亡國

皮氏 信不行義不立昔士陵君政禁之生亂而亡皮氏詳雜國中

華氏 方正曰遂邪人專政禁之生亂而亡（大翰作辛）

平林（氏又博物志）挾德貴數賢能日踞位均而爭遂亡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者按平林在隨縣東北（九域志）史記有平林老（引見姓纂）

三鱙 美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聞而亡或云三苗（昭元）

義渠 二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旨爭而亡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爲北地今慶州

平州二 功大而不賞諸臣曰賞功臣怒而生變平

州出奔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若齊之平州漢平州國在梁父（宣元平州杜云泰山牟縣西有平州鄉）

有林

召離戎君朝之而不親禮逃而誅之天下叛之林氏曰亡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葛鼠近預云中牟林亭非（今開封春秋之北林）

曲集

自伐其智廢仁義事彊力賢良伏匿君孤無使榆州伐之而亡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

榆州

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見博物志宮亦見書文今不見）儀之榆社或云魏榆（晉之鄴榆亦曰魏榆預云在晉東有鄴榆城今衛鄴隋改）

有鄶

茂爵損祿後君少窮禁伐不行重氏伐之而亡攻之潛夫郎祝融後也今鄶城六韜曰會氏

重氏

伐有鄶者宜句芒國滄之南皮有千童城年表云故重是也（城在今無棣漢縣也云因徐福支）

上衙

與林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克上衙爲義弗克俱亡

有果

好邑新易故故者與怨新故不和內外不

附而亡今果州

畢程　預祿增爵群臣貌匱而亡文王卒於畢程（長安志引孟子今作畢郢）而武王葬呂鐺於畢程（呂入）十地令咸陽

陽氏　自伐而好攻作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于下而亡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魯鄭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

穀平　慢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內外相援而亡一作平氏

縣宗　很而無親執事不從守職者疑群臣解體國無立功而亡六韜作懸原

扈氏二　鄭地預云滎陽故卷有扈城亭卷後齊入滎陽故卷城在原武西北

洛氏　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失其民時民人匱竭飢饉不食商伐亡之即有雒（雒呂邑名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隹安也按漢字從水不改師古云光武後改亦非史記已用之）六韜作有熊誤

重丘二　邑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丘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亦曰廬城）孫

蒯欽馬重丘遂伐曹取重丘者（襄十七宋字以乘氏東北三十七古重丘城是）與德之重丘異（二十五年盟定乃齊地邵云平原安德北有重丘鄉今有故重丘城在德治安德北樂史云故城在博之聊城）

東南

右古亡國見周書史記解及六韜周志凡國二十皆叙其所𠮷致亡之道𠮷詔徠世者（二書俱云二十八國然文止二十有二今𠮷張華等記參綜得）十（此其有夏后居殷商○有虞○質沙有巢○共工○南氏○阪泉○玄都西夏十國巳別見）

嗚呼謀人則智謀巳則愚謀末則獲謀大則疎此天下之通患也彼有宗社者莫不欲安也俄而危矣莫不欲存也俄而亡矣虞夏不可言矣商之三千周之千八百至秦漢之世者不千一莫不失於是也有一裘裼必即良工有一羊豕必資良宰人主欲奪射中微而及遠也則張貴爵厚賞以招之内不阿其子弟外不隱於遠人惟能中者取之雖有骨肉之親便媚之好不之使誠以不能是

也至於治國御民調壹上下內以固其城外㠯拒其難治則制人而不制於人亂則危亡削滅可立而待然而求卿相俌佐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說己之庸是豈不獨過歟是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良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㠯彊而不奉法者㠯弱荊莊幷國二十六開地三千猶荊莊之氓社稷而荊已亡齊桓幷國三十開地三千猶齊桓之氓社稷而齊以滅燕襄以河爲境以薊爲國殘齊而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魏安釐攻趙破荊利都平陸攻韓拔管兵四布於天下而尋皆亡者群臣官吏務其所以亂而不務其所以治也戈盾異用力鑑殊施易位而用之則俱廢矣三公九卿人之司命今也不惟其人而惟親戚便佞之與無故而處豈非大不智歟韓嬰子云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妄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

無日俱亂之道故明主惟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危其所愛矣予讀周志而益信國之亡未有不自已以求者後之取亡亦未有不出此而君人者尚不知戒豈不悲哉

巳卷四

雜國上

貫　鄭也貫則貫所重齊宋盟處預云蒙縣西北有貫城水經注俗曰薄城按定陶有貫城今在濟陰名蒙澤城即古貫國有貫氏（國事奔有貫珠）

鄍　盟會圖疏云鄍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襄七）鄭地杜闕音躁集音騷非

炎　兩制擬封皆用古國有炎見金坡遺事

桑　秦昭襄二年桑君爲亂誅

藍　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爲藍君（紀年）今之藍田

襄　今襄陽古襄國黃帝時襄城小童者代爲重鎮非襄邑（在汴乃春秋襄牛地）

棘　陽翟有上棘城

虢　燕地與齊境（昭七年）

沙　魏之黎陽有莘城是相臺志云古沙侯國一音瑣今元城西南有沙亭

瑣　鄭也開封宛陵西北有瑣侯亭記河南鄭亭也一云瑣澤（成十二鄭地）與瑻異（昭五楚地）有瑣氏（奚傳有瑣高唐大吉）

厥　班志云無鹽東平陸古厥國玉篇厥國名後月切隋之唐城魏爲厥西（左一作厥）孔子所字今郪之中都有厥亭有厥氏（漢衛陽安厥氏殤）

棣　伯也爲棣氏（王莽大司空棣並）鄭城棣（襄六）酸棗西南有隸城（非隸州）又有南棣城北棣城（寰宇記陽武縣北十里）

曠　鄺是字書鄺古國有鄺氏音荒又有荒氏（見姓苑鄺廬江人千姓編臨淮人）

湛　河陽軹有湛水傍有湛城襄十六年有湛阪巳爲襄城之昆陽北有湛水後有湛氏

隄　玉篇國名諸眼切

郣　玉篇國名阻生切

䢅　國名見玉篇

䢅　古國宛丘西南四十有䢅亭是（宣十一辰陵杜云長）

（平東南有郿亭陳州地）後有郿氏（姓苑）

郿 古國後有郿氏亦見左傳

鄚 莫也鄚州文安郡（漢河間鄚縣開元十二改州）有鄚故城在鄚縣東北三里邢子顥三郡記云顓頊造者景雲二鄚始去邑有莫氏（河南莫氏出代北姓書云出莫敖非）

郠 景王十二年魯伐莒取郠在琅邪梗音然晉自有梗陽瓚云晉陽西南十榆次界入陽

臨 趙稷奔臨弦陁隣之晉邑有臨氏（姓書大臨後非）

牆 廧也昭二十三有廧人直人周地

郥

笁 故國今沛之竹

梧 故國本鄭地（襄十）晉取之漢陽成延為梧侯者今彭城

騏 古國漢者騏侯國在河東

衛 預云奉高西北有衛亭昭八年商衛者（樵无）

閿 陝之閿鄉有閿亭在今汝南西平

安 一作郹當陽里也或云郎六安國非

維 東萊之邑晏嬰萊夷維人漢為夷安今高

密安夷城有維水今作濰

延（郔）　鄭地與楚鄭二（宣十二楚伐鄭師次于郔）

貞　鄭也貞氏宜出此

著　在濟南與晉著二（襄二十）

朐　楚世家云朐子必用矣亦見國事

郠　晉地盾殺公子樂處有郠氏

鄹　力朱切南陽穰有鄹鄉

貫　鄉也今明之鄉縣有貫氏鄆氏隸爲貿

鄙　漢鄧邯爲鄙侯即此

茌　泰山茌縣即地志東郡茌平也有茌氏（仕疑切）

蔿　東周大夫子因食邑爲蔿謂之蔿固

斯　後有斯氏

麥　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封之麥丘漢有麥侯即此有麥氏麥丘氏

尸　召伯逆王于尸（昭）周邑也在鞏西南故偃師之尸鄉即尸氏齊相尸臣晉有尸侯爲商君師著尸子

蘄　楚地蘄尚先封

毗　魯邑哀五年城毗者

菑　鄑也漢濟南郡隨爲淄州

鹹文十一 澶之濮陽西南有鹹城（杜云濮陽東僖十三）續志云古鹹國也

茵 晉地今垣縣軹關南逕茵亭西亭本周之茵邑責台王采

均 均國近庸蓋州均也

沌 後有沌氏（沌仲魚）

眭 後有眭氏（漢眭孟許遜師眭子烈）

鄬 隱鄬之鄬今懷之武涉

稅 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廪君者咸荆州記云建平信陵今有稅氏

良二 幽之良鄉漢之良縣又鄆之壽張宋之良邑漢祠之壽良今鄆北六十古良城（晉吳會虞宋地）

淯 育也金之淯陽育淯故城漢育陽縣在育水之陽（應云育水出弘農後人加水蔵秦云犨東有穰淯者今鄧之南陽亦）（漢育陽也）有壽爲淯州唐爲縣有育氏（集一作毓）

鄨 鄨今國（蜀王相本用鄨）故牂柯鄨邑縣有鄨水

媡 見玉篇云國名德紅切韻無地理志東郡有鍊館宜是集並收東

鄲 在沛十三州志音多漢周應爲鄲侯者佑云亳之康邑漢鄲也

郥

郥郥氏定十三齊衛境傘蓤也諸樊入郥取楚夫人（昭二十二）預云鉅野西有郥氏亭巨野今濟治若郥陽封人則蔡邑也（昭十九）有貝氏（韻譜右賢貝獨坐今吳越多此姓）

右雜國上

朱兒豐豊匽貞會云員婁童蕈費古或從人曰爲侏倪僼偃偵儈伝傊僂僮傳儹■亦猶優僑侊伒偊倩儩佶侏倬儸儈之類本不從邑其爲鄒鄧郲邳鄘鄁郐郜郲鄣郇郤者凡出後世郚邛郇邵邶郼郣鄸邘郜郕郦鄘邟郇郲鄛郈郙郝郃鄭鄹郰郯鄬郰郗郬郖鄊郰鄓郲鄟郭邾古只單作　管蔡魯衛晉楚秦齊騶驛駘雖毛韓絺紀梁蔣樊祭滕莒窮穰崔汲能張詹祈薛謝州較燕家何嘗必從邑邪　即如國名姓氏娵嫣姺妚妘媜嫣姞媯嫂嫜嫱毎亦從女蓋取生生繁衍祝衛吕敵親名女字姣嬥妖妙嫖姚嫘嫣嬋娟嫽娓嫱嬿奵

嬫嬛嬗婡娩亦皆從人聖人之意惟可得矣　鄏郃鄰部鄘鄘鄭鄧鄧郠郝鄧郝郝郭郅郝邛郊鄙郗郗邠何等俗繆而顧覆不能削邪故必知其要而後天下之僞可息余顧漫勞心哉

雜國下

衙

衙（王）北衙廣韻衙古國漢衙縣屬馮翊今同之澄城西南二十二故衙（城地）志馮翊衙章音衙秦反晉北衙者（文十八）故元魏曰澄城

牽

衙地魏之四黃西南三十故牽城（樵云十二里在）（云在黎陽東北）定十四年牽屛上梁之間者

弁

一作郱呂氏攷古圖有郱敦銘云王格于宣榭呼太史策命郱（宣榭宣王之廟）有弁氏（劉羅太史）（弁廣明）

盍

盍公先國王驩爲大夫齊地在沂水西八十（陳仲子兄戴盍注盍齊邑）王信爲盍侯即此音蛤（景帝封后兄）鄐也記並作盍鄐乃音冠盍（盍去聲盍入聲）（玉篇鄐音閤鄐丘盍切集並音閤俱非）

陘三　文十六年傳集云經國名預云潁川召陵南陘亭今許之郾城（又晉有陘庭翼南鄙邑今曲沃西北有陘古城又定有涇邑）

隰　師叔曰合而後進先君所以服隰陘者二國近楚

鄀二　梓之鄀縣南八里臨江有鄀王城址漢初鄀縣（寰宇故鄀王城在飛烏縣北三十五）然頴自有鄀有鄀丘城魏安釐十一年秦拔鄀丘九域志云即此（云齊地非）

剹　遽也漢爲遽侯國有遽鄉在常山

郲　管城東六里有郲故城韓厥敗此（宣十二鄭地）

閻

黨　黨氏也（莊二十四築臺臨黨氏）說文鄐地

亥　宋地預左沛國相縣西南未詳宜即那楚有那處預云南郡沛縣東南那國南郡今江陵

蟲　邾地（昭十九年）後有蟲氏

牢　姓書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圉　圉侯爲衛邑（成二十六）今睢丘南五十有圉城（杜闕）鄭伯勞韓宣子于圉者（昭五）楚有圉陽圉

公邑（昭二十四）而周地有東西周東周乃洛陽東南周鄉西周未詳（昭二十二）

薛　淄州南四十謂之大薛非滕南之薛

頵黃　預云頵黃氏吳地（見哀十六年）

狐駘　魯地今徐之滕縣本隷郳

侯麗　晋人濟涇及侯麗秦地

秣陽　姓書云秣陽國後有秣氏未氏

高梁　春秋高梁之虛（僖九又郡國志）今臨汾東北三十有故城（河北圖云二十七里）有高梁亭高梁堰春秋屬晋（杜云平陽楊縣西南有高梁城楊縣今洪洞）

高黎　東陽有故高黎城俗呼高黎郭

莘疇　風俗通云古之諸侯後有莘疇氏莘氏疇氏或即任姓之莘以國爲氏

容商　楚邑有容商氏或云容商本鄀邑水經南陽丹水西南容陽鄉（赤眉二戶）之今在鄧之穰

平都　簡子立今遂之平城開皇於此城立縣

烏程　烏程氏國秦爲縣今隷湖郡國志云古烏程氏善醞

赤烏　穆傳有赤烏氏在泰山西

畱昆　穆傳畱昆氏歸王紀年云國名

陵澤　音倰致賂于王即陵子壽胡也郭云隗姓國

石窌　齊之長清地名預云濟北盧縣東

濁繇　穆傳四濁繇氏食消水

鷄韓　穆傳二鷄韓氏有樂野

剖問　穆傳剖閭氏音倚

闕胡　穆傳闕胡氏音遏

諸飦　衣被昏谷

巨蒐　巨蒐氏即夏貢之渠搜

西夏　西夏氏在河首至今爲國

珠余　珠余氏去西夏千五百里又皆西征所次

柏人　趙邢柏人縣

甲父　傳有甲父之鼎預云古小國名昌邑東南有甲父亭今甲父城在單姓纂云古諸侯以國爲氏（寰宇云在濟州南）

黃父　晉地一曰黑壤

高父

武父　桓二十在河南預云陳留濟陽東北有武父亭今隸開封然定四年傳封略武父以南則衛之北境非河南矣

奇氏　今晉之冀氏居義切

泫氏　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泫氏即汲書趙獻子城泫氏者地在上黨澤之高平漢之泫氏有泫谷水

冠氏　齊爲衛伐冠氏春秋晉邑今爲縣隷大名

凾氏　許地（襄十六年）

懿氏　戚城西北五十有懿氏城（襄二十六年）墠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因姓也風俗通出齊懿公妾父栢公時已有懿氏云

輔氏　晉地秦師敗處（宣十五）凡地名帶人與氏者皆古國（昭元年有蔡氏蔡侯國）亦晉大夫采

乘氏　在兗州風俗記云濟陰乘氏故宋乘丘邑也

元氏　鎮之元氏趙孝成築元氏漢爲縣（云趙公子元邑）（明帝生于此寰宇記前元氏今巨野西南五十七元氏故城）今眞定

輪氏　故登封西南今洛之告成西南有輪氏城漢輪氏縣（開皇十八曰輪氏）入寰宇記作綸誤

窵氏　魯大夫邑廣集二韻有闕姓姓源引闕大夫誤

尉氏　鄭大夫邑今開封尉氏或云古獄官

苑和　與陰戎境今上洛有菟和山或云苑氏今

尉氏西北四十有苑氏城對莬陂南（昭五鄭芳）

（屈生虔）

翟祖 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出遇士蔿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大臣競諂以求媚伐可亡也蔿以告公悅伐翟祖克之釐王十一年也

休 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燕 今京兆有故燕城漢燕縣

蘄 秦虜負芻于蘄今徐之蘄縣周秦之故邑陳涉走蘄今蘄州北有蘄水吳蘄春郡有蘄氏姓苑云以國爲氏從艸說文從草誤

鄸 曹邑（昭二十）今濟陰乘氏西北大亭城寰宇記古鄸城也

宄 所謂姑宄二水在即墨有宄氏代作姑尤姓苑有尤氏乃别出

蜀 一作鄆（成二）預云泰山博平西北有蜀亭今兖之奉符故濟陽有蜀山

賁 今沂之臨沂南襄賁故城漢襄賁縣音肥漢賁赫亦音肥姓書有墳奔二音（云縣賁父後安）

敝 史伯云鄔敝一作弊

畫 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耿弇進軍畫中者胡麥切或云臨淄畫邑水誤臨淄乃畫

晝 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晝氏孟子宿晝者

郟 鄭地鄭有郟張姓苑云所封邑今汝之襄城有故郟城亦楚邑今許之郟縣子瑕城郟者漢屬潁川魏龍見陝之摩陂改曰龍城

鄗 趙之高邑有古柏鄉城故鄗也（哀四齊伐晉取鄗）光武即位改曰高邑或云即景帝分侯之處非也（桓六年會于下文公羊作鄗穀梁作蒿侯氏不知時方定許何得在此）

鉥（哀四）壺也有壺氏鉥氏（壺子壺丘子後有鉥巴）

籍 上邽有籍水一曰洋水又哀十七年籍圃衛地

穀 隰州有穀城非姬姓穀

商（鄔）紀年秦封衛鞅于鄔改曰商（梁惠成三十年）記謂故下博縣有商城今鉅鹿故城是然鞅封商於乃商洛九域志止洛商君之邑張儀以商於地賂秦者此也

郇 今高陵有郇鄉許徒力切本屬扶風集音並篇韻音攸失之

垂 引入宋衛遇處曹之濟陰北有垂亭即犬丘非上黨桀居之垂與垂隴郵棠（垂隴在榮陽東）（鄭地襄十八郵棠齊也）

厝 甘陵故厝居也秦昔漢厝城七亦切桓帝曰甘陵今見之清陽東南三十有故厝城（上人曰謂城）有厝氏燕有厝壽（春秋後語）

潛（濳） 楚邑在廬之廬江南二里有古潛城漢之濳吳伐楚侵潛六沈尹戌救潛遷潛于南岡者（昭二十七吳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楚救潛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盍閭四年伐楚圍潛濳者（史記）非魯盟戎處

鄈（葵） 葵也紀年梁惠成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鄈者郡國志山陽有鄈城京相璠云在山陽西北六十今河東臨汾

充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今在新井東北二十八又有西充今果州南充郡治西九十五唐西充縣（武德四）有西充山大曆四爲充州（寰宇記以古充國爲名）有充氏（孟子充虞）

常 傳言鄒常之境鄒國在淮陽常在南陽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瑕

文之封

水經山東縣有瑕城庄嘉之故邑山東故亳之蒙城瓚云解西南五里故瑕城鄽云在故解城東北二十四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預云猗氏東南（僖三十）大十二故鄽視爲孫證二十四周摭（成十六楚地鄢）

右雜國下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齊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併治亂齊則不能以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冠帶之國舟車所至不用象譯狄鞮而通者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令威而博義也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嘗觀於上世矣其封建衆者其福

長其名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所以家且室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倍日而馳以齊楚則舉加綱而已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無郼武無岐賢雖十不能成功以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今欲濟一世安黔首功名著乎槃盂銘篆垂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水用舟陸用車泥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是故位尊而教受威立而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千乘易以千乘令一家易以一家令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非欲臣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小大多封建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廢矣故有知小之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嫡孽無别則宗族亂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積兔在市莫有志者（尹文子）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繇未定分未定堯且屈力况衆人乎積兔在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國家者定其分而已矣熊侶圍宋九月熊招圍宋五月熊當圍宋十月凡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無時止也故功之立也賢不肖彊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則危上願君之去一人也公曰非若細

人之所議也君無何陳常攻子於庭卽
公于廟公喟焉曰余不用鞅言以至此
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奚益
此不知恃可恃而不恃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漢國

惡呼秦爲不道喪亂先王之法制隳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茲世立經常簡易之法者一切壞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皆正之修禮法立親賢使遠近小大咸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之使子孫天下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爲未遠經界封略必猶可攷城邑郊遂必有存者柰何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94870 v.11

帝不知稽古除亂滅項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王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敝而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有爲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迹當熄霸道當興天不啓其衷邪不然案非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亡足道比之晉唐則爲近古因錄之以備來監

鄭（屬沛）

平陽（河東）

宣平

絳陽（潁川）

魯（魯國）

潁陰（潁川）

信武

棘蒲

廣平（臨淮）

陽都（地道記云屬臨淮）

博陽（汝南）

酈（南陽侯表屬扶風又漢春秋作酈城志屬南陽地道記在北地索隱音力切）

絳（河南）

曲周（廣平）

汝陰（汝南）

陽陵（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

安國（中山）

清陽（史記及楚漢春秋同同作清河清河郡清陽縣也一云鄭非是）

汾陰（河東）

曲成（涿）

梁鄒（濟南）

都昌

武陽
成涿
阿陵涿固作河陵
河陽河内
贊東海
高苑千乘（史漢第四十一固第四十二）
臺（臨災臺鄉縣）
海陽南越
柳丘勃海
東武琅琊

猒次（地道記屬平原後屬樂陵國）
城父沛史故城
廣（地道記廣縣屬東平史漢表作廣嚴誤召歐謚壯壯名嚴不）
蓼六安
聊城（位次聊城侯史漢並作平陵）
隆慮河内
貰鉅鹿
東茅（固作東茆史漢皆作四十八）
斥丘魏
樂成

宣曲（闕隱云）先封武侯　索
呂武
曲逆（如字在中山以其曲而西流爲名章帝惡之改曰蒲陰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按別有曲遇在河南本音丞陽見高紀明作遇）
菌（求隕切固作鹵闕按先得南陽侯則南陽地）
猗氏河東
傿陵
平定
高梁闕（史漢皆在六十六按肥如已六十六）
柏至
高京（涿宜是長沙安平惟宜封長沙孝王者屬涿）

魏其琅邪
絳陽固作終陵闕
復陽（南陽見酈元云在桐柏山下復水之陽）
祁大原
博陽彭城
故市河南
什邡廣漢
辟陽信都
畱彭城

南安（犍爲又隸建安）
北平（中山）
安丘（北海）
朝陽（南陽）
清（東郡）
甯陵（陳留）
煑棗（宛朐）
堂陽（鉅鹿）
張（廣平）
棘陽（南陽）

平棘（常山）
肥如（遼西）
襄平（臨淮）
彭（東海）
彊
祝阿（平原）
梧（彭城）
甯（濟南甯陽）
紀信
高胡

陽阿（上黨）
下相（臨淮）
新陽（汝南固作信陽）
廣阿（鉅鹿）
椁（扶風固作枸）
武原
繁（魏郡繁陽固作平）
高陵（琅邪■史漢皆在九十二按磨位已九十二）
宋子（鉅鹿）
中水（志屬涿應云易滱二水之中地道記屬河間）

龍（盧云龍舒恐非當是大山龍作表龍陽）
堂邑（臨淮）
營陵（北海）
成（地道記屬東海）
磨（固作歷非歷在信都）
吳房（汝南故子房國）
汾陽（太原）
深澤（中山）
閼氏（安定）
杜衍（南陽）

赤泉（司馬正以爲南陽丹水澤）
穀陽（史漢作穀陵）
須昌（東郡）
昌（琅邪）
平州（地道記屬巴郡）
叩（南郡按周成雜字解詁音記）
開封（河南）
禾成
陽羨（丹陽）
平皐（河內）

涅陽（南陽）
甘泉（固作景侯）
長脩（河東位次作平信侯）
成陽（汝南）
壯（或作莊）
恭（河內）
臨轅
東陽（臨淮）
軑（江夏）
土軍（位次成信侯也包愷云西河土軍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汲（河內）
中牟（河南）
德（志屬表在濟南）
朱虛（王琅邪）
震陽（汝南續漢書作滇陽）
便（桂陽音鞭）
桃（信都）
陸量（如淳以爲江南陸梁地）
䠶（臨淮即貴陽）
淮陰（臨淮）

橐（山陽）
戴（甾也章帝曰考城）
上邳（王）
衍
期思（汝南）
義陵（一作義陽義陽在汝南）
沅陵（武陵）
平都（東海按宋和中之都國乃安平也屬長沙漢表在百十史宛次第）
陽夏（淮陽）
芒（沛）

任（廣平）

江邑

羹頡（音戛固作頡羹非詳史表世家）

沛（沛）

建成（沛）

棘丘

離（鄧弱封史失其始末國亡之）

合陽（馮翊）

周呂（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非縣濟陰有呂都縣又封令）

平（河南一有此次三十二在費之下）

高皇帝五年滅項籍定功行封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矦之位次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高后二年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今以其次録之（史漢表作互有不同其侯國本百三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戚合陽羹頡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寔百四十有三然按平定括帳上邳朱虛便沅陵平都八國非高帝所封閒表末云百四十七又云百五十三皆誤多十）夫封功勞建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人不議而天下定按畱侯良曲逆侯平助業之具在漢亡以出其右者乃不得豫於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然顯據第三及后叙定良居六十二平次四十七而淮

陰信且絀于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平淮之功固非李愬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允矣而憲宗乃以愬妻皇族命段文昌改立碑頌歸功於愬於是議者謂千夫以度之公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士功名之念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亡私者可以爲天下漢之封法既不啻矣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亂顧可

得乎

筑陽
蕭鄉（右三酇之屬一更有絕陽）
信平
樂昌（右四宣平之屬）
平曲（高城 右二絳之屬）
重平（魯之屬）
安陽（汾陰之屬）
垣（河東 右二曲成之屬）
鄲（沛 十三州志音多 鄲之屬）

武陽
南宮
睢陽
脩（史漢作條音同）
繆（曲成之屬）
臨汝（潁陰之屬）
夜（東萊）
塞（臨洮 涓陽之屬）
池陽（酈之初封）

節氏（右成之屬）
巢（費之屬）
繩（高京之屬）
江鄒（汾陽之屬）
臨汝（赤泉之屬）
泰山（德之屬）
令（滎陽見地道記舊云藍非美頡之屬）
鄘（一作鄘 周呂之屬）

南（河陵之屬）
癸妻（宣曲之屬）
岬山（河陽之屬）
吏（泉澤之屬）
陽平（長脩之屬）
張（芒之屬）
吳（合陽之屬）
胡陵（建成之屬）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者　惡呼漢之諸侯可謂與不幸矣方高帝之封也其封券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之白馬之盟可謂惠矣奈何高帝不學而犒不能講禮制及與爲長久計上亡道揆下亡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一旦得國正猶鄙人之驟獲放意酒色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時民歸戶息富厚什伯于前矣爲子孫者惟宜講禮修樂以樂其生而乃驕忘其先亡兢兢於

苛世之禁隕命亡國匹匹相繼洎武後元異姓耗矣（耗音毛鮮也）或絕失姓或乏亡主朽骨孫子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恐隸而死爲之傳戶（傳音悖）即是朕之豈惟在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惠之之道亡制以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衍其初咸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愚與異姓雜仕或流囷民間繇此而言開國之君其可不知所以惠之之道而爲之念後者乎

博成

中邑

山都

成陶　固作成陰

勝（沛）

祝茲（琅邪）

醴陵（長沙）

東平（東平）

不其

右高后封

扶柳（信都）

樂平

松茲（盧江固作祝茲非別有呂瑩八年爲祝茲侯）

俞

呂成（一作呂成）

建陵（東海）

滕（東萊史作縢）

汶（沛）

漢陽（信都舉呂）

陽信（勃海固作信陽在新野）

壯武（膠東）
沶陵（史作波陵）
黎（東郡）
弓高（營陵）
襄城（魏。一云潁川，非）
軑（河內）
南皮（勃海）
周陽（上郡）
俞
遽（鄉名在常山）

樊（東平）
南湞（河南有湞亭音程）
鉼（琅邪）
按道（齊。又龍額後分按道）
故安（涿清）
章武（勃海）
鄔（史作清郭周作鄔鄔太原邑非也按史古本爲清郭則靖封田嬰考）
右文帝封
江陽（東海）
新市（鉅鹿）

南陵（臨淮）
建平（沛）
山陽（或作陽山）
垣（河東　周作桓非）
容成（涿）
范陽（涿）
亞谷（漢表在河內）
魏其（琅邪）
隆慮（河內）
周陽（上郡）

建陵（東海）
平曲（高城）
安陵
遒（涿）
易（涿）
翕（內黃）
塞
盍（勃海）
武安（魏）
右景帝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平（汝南）
冠軍（南陽　漢表在東郡）
樂通（高平　一云臨淮）
富民（蘄）
蒿嶧
陰安（魏）
南陽
冠陽
特轅（南陽　史作持裝）
君陽（平氏）

平津（高城）
周（長社）
牧丘（平原）
南奅（茂陵中書同此本字匹孝反　衛青傳作竊說文作窌字反）
龍頟（汝南井豫章者）
發干（東郡）
樂平
俞（內黃）
親陽（武陽）
平陵（武當）

岍頭（皮氏）
昌武（舞陽）
樂安（瑯邪　漢表在昌縣）
涉軹（齊安　漢表軹菑）
隨成（千乘）
衆利（在陽城姑莫）
宜冠（昌縣）
浞野
漯陰（平原）
（渾邪衆然上二年降多方侯　故孔文荐以爲一邑封二）

涉安
襄武（隴西　襄垣）
合騎（高城）
從平（昌邑）
博望（平陽）
潦（舞陽）
煇渠（魯陽鄉名）
下麾（在猗氏　固作摩）
順梁（韋昭作渾渠云皆　魯陽鄉名班固作）
河綦（濟南）

常樂 濟南
義陽 平氏
棃利 爲諸縣
散 陽城
滕 南陽舞陽
龍亢 （譙。酈道元云廣德所封止曰龍有亢者誤龍乃名城）
昆 鉅鹿
梁期 魏
安道 南陽
相成 堵陽

符離 在沛朱虛固作郅 （雖）
壯 東平固作杜非
湘成 陽成
臧馬 朱虛
術陽 下邳
成安 陳留 漢表在郟
騏 河東北屈
將梁
隨桃 南陽
海常 琅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石 濟南固作外石
繚嫈
開陵 臨淮
東成 九江
涉都 南陽
荻苴 勃海音秋蛆
騠茲 琅邪
瓡讘 （河東即依讘今陽之末和縣讘一作鑷徐作執俱非）
涅陽 南陽 漢表作齊
新時 齊

下酈 南陽固作鄜非
禦兒 越
臨蔡 河內
亡錫 會稽
平州 梁父
澅清 齊（音獲非） 音丑書索隱
浩
幾 河東
海西
承父 東萊

秺 濟陰
德 濟南
邘 河內
當塗 九江
富民 蘄
右武帝封
安陽 汝南
宜春 汝南
富平 平原
秺 濟陰今成陽有秺亭

重合 勃海
題 鉅鹿
轑陽 清河
蒲 琅邪

博陸 （漁陽文穎云無此縣失之）
桑樂 千乘
安平 汝南志屬涿
陽平 東郡
建平 濟陽

宜城 濟陰
商利 徐
平陵 武當
右昭帝封
平丘 陳畱 漢表在肥城
陽城 （漢表在濟陰陰乃成陽陽城屬潁川汝南二郡）
扶陽 在沛之蕭
高平 在臨淮
樂昌 汝昌
邛成 濟陰本屬濟南

弋陽 汝南
成安 潁川
義陽 平氏
營平 濟南
昌水 於陵
爰氏 單父
平恩 魏
平昌 琅邪
陽城 汝南與潁川陽城別
安平 長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将陵
博望（平陽）
博陽（汝南南頓）
西平（臨淮）
爰戚（山陽）
愽成（淮陰）
平通（博陽）
合陽（平原）
賭德（汝南）
義陽

平臺（常山）
樂成（平氏一云南陽城）
建成（沛）
長羅（陳留）
鄭（河南何之玄孫封本絶名縣）
高昌（千乘）
都成（潁川）
安遠（在填縣）
信成（細陽）
陽都

樂平
右宣帝封
樂安（僮）
右元帝封
高陽（東莞）
成陽（新息）
定陵（汝南）
宜鄉
博山（順陽）
武陽（郯）

冠陽
陽平（東郡）
義成（安平見上）
安昌（汝南）
安陽（平陽原）
高陵（琅邪）
殷（沛韋昭云河內）
汜鄉（南陽）
安成（汝南）
平阿（沛）

成都（山陽）
曲陽（九江）
新都（南陽）
延鄉
童鄉
右成帝封
孔鄉（夏丘）
高樂（新野）
楊鄉（湖陵）
汝昌（陽穀）

義陽（東海）

紅陽（南陽）
高平（臨淮）
駟望（琅邪）
新山
樓虛
陽安
平周（湖陽）
高武（杜衍）
新甫（新野）
新陽（新野）

高安（朱扶）
宜陵（杜衍）
右哀帝封
扶平（臨淮）
承陽（汝南）
褒成（瑕丘）

方陽（龍亢）
長禹（濟南）
扶德（潁榆）
廣陽（南陽）
褒魯（南陽平）
賞都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閒有附在前者又不數焉（太平御覽孝平時郡國百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有一）元始五年而後雖衍封繼亡

足紀者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驃之類名亦詭矣（自高帝以侯生爲平國君婁敬爲奉春君而後有綱綱下光武亦有鋼鋼侯其有功德侯者爲新侯自適者爲徽侯通侯也其侍祠奉朝位者爲侍祠侯虎賁內者爲關內侯久有倫侯若建成侯村亭昌武侯馬周擇首但有封名死食邑香光之封博陵平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立名濟侯邪公亭侯亭伯之恒錫子至蓋以齊濟天下茲有濟公之號皆不足法）且名匈奴方士雜造其間封法壞爲（陸忘孔陵博望成安宜春安陽冠陽爲平博周陽合騎從驃冠軍平千富民承文樂利燁平承首皆兩對發不義陽二皆）惡呼高帝封功臣信誓之辭寧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輕議哉武帝乃以酎金文致奪之不數年閒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太初之年異姓漸盡封咸絕絕時也不幸帝且殘忍動以法繩竭雖意靡一切耐除或一歲誅或再歲斬籃雖胥悸圜兒矣驚吾何以觀之哉情有國家者其毋以若所爲也

漢魏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爲明雌亭侯裴松之疑時列侯无鄉亭之爵孔衍之謬然劉備傳謂中山勝之子貞亦元狩

六年封陸城侯按自封乃元鼎二年此亦誤

漢王子國

嗚呼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亡有與漢俱存者矣歐陽子云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五十三後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枝崇屏衛雖其敝也有末大之患而猶崇奬扶持歷四百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其子孫咸列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姓雜仕入否尚書出爲督刺故雖天下分裂而猶俞於它人高帝時梁楚燕趙出入觖望一皆異姓之變而所恃者惟宗族昆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肅侯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侯莫敢非末大之禍固始謀之不審而非封建之末敝豈可此焉而縱尋斧哉文帝封梁王城陽災川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封廣陵高密廣陽諸國比莽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有及莽世又年淺亡足論徐鄉嚴鄉武平陵鄉之徒忿然以誅莽死亦足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亡有及建安末者豈非天厭漢德而先發其人邪抑人事之不既邪鄉使絕除輒陪續與爲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而漢祚亦未必既如此也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襄城（潁川） 軹（河南）
壺關（上黨） 昌平（上谷）
右惠帝子封 贊其（臨淮）
東牟（東萊）
管（滎陽） 斥丘（魏史斥作斥固作氏皆非）
營 楊丘
楊虛 朸（平原）
安都 平昌（平原）
武成 白石（金城） 右齊之分

阜陵（九江）　安陽（馮翊）

陽周　東城（九江　右淮南之分）

以上文帝封

平陸（西河）　休

沈猷（高宛）　宛朐（濟陰）

棘樂（右楚之分）　乘氏（濟陰）

桓邑（右梁之分）　以上景帝封

兹（琅邪郡名　右河間）　安成（豫章）

宜春（豫章）　句容（丹揚）

句陵（長沙　右長沙　固作容陵）　杏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浮丘（沛　右楚）　廣戚（沛　右魯）

丹揚（無湖）　盱台（臨淮）

湖孰（丹陽）　秣陵（丹陽　史作秩陽）

睢陵（右江都　固作淮陵）　張梁（右梁）

龍丘（琅邪）　劇（北海）

壤（固作懷昌）　平望（北海）

臨衆（琅邪　史作琅邪）　葛魁（北）

益都　平酌（北海　固作平的）

劇魁（北海）　壽梁（壽樂）

平度（東萊）　宜成（平原）

臨朐（東海 古淄川）
東莞（琅邪）
辟文（南郡）
楡丘
邯會（魏）
東城（九江）
廣望（涿）
新館（涿）
新處（涿 古中山）
西熊

靁（東海）
辟（東海 古城陽）
封斯（常山）
襄嚵（廣平縣）
朝（朝歌）
陰城（古趙）
將梁（涿）
陸城（涿 本作陘）
蒲領（東海）
東強（清河）

畢梁（魏 史漢作畢梁）
距陽（魏）
阿武
州鄉（涿）
廣（勃海）
陪安（魏 固作陰安）
周望（史作周堅）
歬（平原 固作前）
五據（泰山）
平（河南）

房光（魏）
蔞安
參戶（勃海）
平成（南皮 史作成平）
蓋（魏一云蓋胥志在太山 古河間）
榮簡（在平 固作榮關）
陪（漢表在平原）
安陽（平原）
富
羽（平原）

胡毋（泰山 右濟北） 離石（西河 漢表在上黨）
郤（山陽） 利昌（齊）
藺（西河） 臨河（朔方）
隰成（西河 固作濕） 土軍（西河）
皇狼（臨淮） 斥丘（平原斥史作千固作千 非 右代共）
博陽（汝南 右齊） 寧陽（濟南寧陽也）
瑕丘（山陽） 公丘（沛）
郁狼（虜當防韋昭云屬魯） 西昌（右魯）
陘城（在辛處固作陸地見劉蒼傳 作陸城亭侯 右中山） 邯平（廣平）
武始（魏） 象氏（韋昭云鉅鹿縣）

易（在部屬常 右趙） 路陵（南陽 史作洛陵）
攸輿（長沙攸縣是 南陽既之） 表在荼陵（長沙 非） 固云在桂陽
建成（豫章） 安衆（南陽 右長沙定）
利鄉（漏朔） 衙縣亭名 有利（東海）
東平（東海） 運平（東海）
山州 海常
鈞丘（固作騶丘） 南城
廣陽（穎丘 非） 史漢作廣陵 莊原（固作杜原 右城陽共）
臨樂（勃海） 東野
高平（平原） 廣川（右中山靖）

千鍾（固作重侯在平原　古河間）
定
山（勃海）
挪
牛平（東萊牟平也）
栢陽（中山　史保州漢州引漢紀　栢陵紀無之文自易州來）
栗丘（深澤　一作桑丘）
挪宿（涿）
樊輿
安郭（涿）

披陽（千乘）
稻（琅邪）
繁安
雲（琅邪）
柴（泰山　古齊）
鄗（常山　古趙）
高丘
戎丘
曲成（涿）
安險（中山）

安遒（一作遥　古中山）
舂陵（南陽）
洮陽（零陵）
終弋（汝南　古衡山）
鉅合（平原）
蕢（琅邪　本作賷）
石洛（琅邪　固作原洛）
挾
父城（遼西　漢表在東海）
庸（琅邪）

夫夷
都梁（零陵）
永陵（零陵今永州固作衆　陵一作泉陵古長沙）
麥（琅邪）
昌（琅邪）
雩殷（琅邪）
扶浸（琅邪　索隱音浸固　作侯術）
朸（平原）
校（志闕或云琅邪被　縣）
翟（東海）

鱣 褒賢
瓡（北海注与瓡同非按韋昭蕭摯反）
東淮 北海
淯（淯陽漢表在東海是按南陽有）
廣饒 齊
俞閭
襄陵 河東鉅鹿
魏其 琅邪
高樂 濟南 右齊
沂陵 東海 右菑川

彭 東海
虛水 琅邪
拘 千乘 史作朐非
陸 壽光
缾 琅邪
甘井 鉅鹿
皐虞 琅邪
祝茲 琅邪
參鬷 東海
沈陽 勃海 右河間

漳北 魏
南陵 臨淮
安檀 魏
栗 沛
猇 鉅鹿
彭 右中山
松茲
蘭淇
良成
南曲

南䜌 鉅鹿
鄗 常山
爰戚 濟南
洨
揤裴 東海 右趙
以上武帝封
温水
容丘
蒲領
高城

成（涿 右中山）
江陽（東海 右城陽）
朝陽（濟南）
南利（汝南 右廣陵）
利鄉（常山）
脩市（勃海）
新鄉
東陽（右清河）
邯會（魏）
樂陽（常山）

新市（堂陽 右廣川）
以上昭帝封
平曲（東海）
安定（鉅鹿 右燕）
宜處（右中山）
東昌
脩故（清河）
新昌（涿 右燕）
都鄉（東海）
条中

張（常山 右趙）
陽興（涿）
樂鄉（鉅鹿）
樂望（北海）
新利
從陽（南陽）
高城（右長沙）
遒鄉（常山 右真定）
成鄉（廣平）
平利（魏）

景成（勃海）
平隄（鉅鹿）
高郭（河間鄚縣 右河間）
成（北海）
柧泉（南陽 右膠東）
鍾武
海昏（豫章 右昌邑）
廣鄉（鉅鹿）
曲梁（魏）
平鄉（魏）

平纂（平原）

陽城（濟陰）

東襄（信都）

昌城（信都）

歷（鉅鹿 右廣川）

平邑（東海）

建陵（東海）

東安（東海）

建陽（右魯）

茲鄉（琅邪）

成陵（廣平）

祚陽（廣平 右平干）

樂信（鉅鹿）

武陶（鉅鹿）

昌慮（泰山）

山陽（東海）

合陽（東海）

丞（東海）

高鄉（琅邪）

籍陽（東海）

都平（東海）

箕（琅邪）

閭來（琅邪 右成）

秦原（琅邪）

高廣（琅邪）

以上宣帝封

右孝文以徠侯者二百七十有七其後王者一十有五（東牟 楊虛 朸 安都 平昌 武成 白石 阜陵 安陽 陽周 乘氏 桓邑 武始 舂陵 襄陵）別封者七（休分紅 繇宮分沛 南閭分武原 陽 戎分端氏 臨河分高都 壯軍分鉅 乘斥夏 分夏丘）漢自元成政出王氏其矯僞褒封者盖百有五十見於班表年淺制

率亡足紀洎秦擶据封變人創多亡以述馬惡呼武帝發主偃之謀令諸侯王得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侯者百七十有七（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元光後者七元朔百二十有七元狩二十五元鼎五）而王國遂弱此賈誼之策也故舍齊封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爲五以封悼惠王之子淮南爲三以封厲王之子則誼之策略施行矣（賈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梁他國皆）

（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爲二國及思賈生言乃分齊爲七淮南爲三淮南廬江衡山凡三城陽齊北齊南菑川膠西膠東齊凡七國云六國）及乎景帝因晁錯計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豈可施之昔而不可行之今哉失於欲速而不得其道爾（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支郡二年楚王朝錯請誅之詔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乃前二年趙有罪削其河間郡膠卬以賣爵有姦削六縣）子曰欲速則不淺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與文宗急姦叛而訓注起同此轍也卿使孝景沉思熟計修禮教正名分以廸之則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及者計非不臧惜乎其爲說之鄙也

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凡六十一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弟則然也兄爲天子弟爲匹夫則不足以爲國矣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之爾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可謂親愛之矣然封之而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爲於國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嘗試率然而爲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恩固已汰矣然未幾何衰淫並起悉就夷戚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非惟不能教而反縱其爲及其有罪然後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乎昔者成王封康叔衛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戒之者

至矣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況爲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千數其保於令終者蓋尟況敢祈永久乎然則爲人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社者其可以不知德邪

東漢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人禍矣懼其禍而遂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皇帝時韓彭黥豨販繒屠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寇鄧耿賈具高勳鴻烈而所封食不過四縣丁恭猶以不合古制嘗迹其故高祖自謀則拙自戰則敗平秦夷楚惟韓彭是賴故其爲報不得而不厚光武命將咸繇指授從令則捷違教則北故其爲報不得而不薄高祖蓋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文光武拘於勿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兩失矣嗟夫孝子慈孫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之徒召或不至故子房亟勸捐地連城駢邑蓋出一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欲一時

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者鄉使孝惠以來修明禮制日反于古顯宗而後稍正土宇以漸合于中則三代之盛且復見矣惜乎施簡因陋而不知其要既得之復失之以棲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屏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同姓侯王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沖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焉見熊方之表（紹興十五年進）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絕國百三十有七十四年十子始爲公今可見者此爾（續志九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注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雖然東京法襃侯不分子長相內租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

降位博士下所謂猥諸侯也亡以述焉（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謂之猥諸侯中興循之其列士特進朝侯雖正賀執璧治民如令長而不臣但納租秩如本縣死官室）其如朝侯雖挺璧首社而十字殺矣光武十王並列圻近顯宗入子不芘遠民方之前朝地裁十一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東漢之末四海潰散八方不能內侵則衆建而少其地並其令典也（後志云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制地廣大且至千里）嗚呼周與漢皆封建其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患周之初其諸侯述職而周以之彊及其末也用兵爭彊而周以之弱西漢之初大啓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不然天下亡不敵之事而人君有不敵之術周之所以弱特自弱衛方千八百之建也且望之勛不過百里當此之時豈得尾大患哉成康諸侯而彊平桓諸

侯而弱果侯罪孤吳楚齊晉固曰彊大然猶迭主夏盟崇獎交輔而不抵于速亡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經久之計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有纔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中故韓黥彭盧相繼叛逆盇其始者既不審矣及夫主偃策行而諸侯已亡政有茅土者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哀成之際宗室孤弱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鼎祚故吾嘗謂周得之始而不制於終漢則首尾兩皆失之若光武者雖亡侯王彊大之禍而本枝之幾終以少固此董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亡忌而漢遂亡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返斯敝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然後可以還隆路而反全安之轍信非謬說

異姓侯

光武一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沖帝三　桓帝四十五

靈帝四十七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二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不得盡見矣（續志明章至順凡郡國一百五[illegible]十三部光武併省郡國十九縣道侯[illegible]四百餘為十三州理至于末加置部[illegible]一百五九縣諸侯[illegible]一百八十）方桓帝時封賞逾制內寵猥盛於是陳蕃亢疏謂古諸侯上象四七所以藩屏上國也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亡功傳賞一門之內侯至數人是以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則封賞之失當其禍乃如此也迨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名在漢室所封之侯於牒書悉可見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茲用不錄

跋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常費辭而其壞也一言

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姦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姦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美矣然未小信而天下服其禍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謨而常索其利姦於言句之外益智以言昏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爲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憂不得行之一有行之

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爲者援蘇文忠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罷侯置守而亡罪不可剗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固柳子之說也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弒君子弒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弒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此駴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爲是說也牢其可掊乎封建之論其閎矣因竊稽之

貪猷奸豢盡皆出於衰周之世而諸侯之罹故者一皆有亡道之資其爭襲者盡亡幾也傳可攷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死者二十二如上所說者亡有焉諸王子侯爲國二百八十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罪除者百四十六以殊暴者三十二而惟二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有焉高帝功臣之國百四十有二惠帝之世又倍於此者百國凡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百一十有一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於賊其餘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弃狗者而如上所說者亡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隨啓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所說者亡亡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國除者纔二十數其殊其賊死若其建安之死者盖八十而惟一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亡矣先生之言豈非過論乎故君子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令夫世祿之家不無此禍余嘗聞之矣特事不聲於吏名不上於大夫有

不得而云尒是豈繇於世襲乎藉令實尒而其制利于君便於民而惠于後猶當右顧而行矧無是邪而曰李斯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泚是以爲之解壬辰八朔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建後論

惡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爲治之具見其不可得而廢及而爲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爲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爲之也不恤一身之勞不憚百年之久而必爲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踰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愆于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盍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

夏周因於郭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惟孔子知之知治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奈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遲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隳於承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爲富國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視其有爲近利而不知利近者禍爲君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爲爲能而以守常爲握齱循之爲常爭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廢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爲治者猶云復古文曰追治殊不知本既拔矣而切切焉漑壅欲以青其柯而握其枝後雖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逮商爰周郅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制借天子

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瀆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貰莫之或討浸淫浸泆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爲建侯之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吏屬已失之矣吏屬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資盤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疾又憤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力臣宗室尺地蔑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曰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在得士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小其力而梛子乃以爲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久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爲難制而郡縣爲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群盜竝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委殘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秦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爲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促則匹夫叫呼不數十輩歷十數郡莫詰何者斗筲穿窬移國桯梃之間莫之或呵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戮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射加

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響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懲秦轍華土宇建諸侯計非不豐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患趨各強大于是後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甚而王氏之子孫已漸朝者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爲之纖芥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仍懲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土不建故當靈獻爾禍迭作而內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雖置而亦夐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奕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宛而不得魏之封國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偕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譴以典籤而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一由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壞子介宗悉援大鎮即致驕奢不度標倖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錄秦迄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珝珝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惛呶斐亹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決也錄晉迄隨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珝珝而議上之

所以擾擾而治惛蚊斐螫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東後必西鄉者誤之曰人必果此歷世實臣班議建國立郡之大較也胷中憒憒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語慨然以爲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乎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委之魏徵可謂得儒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己其奪直出言徵不能定而設官之制遂與封建國論之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刑政壞之

帝尚閱馬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精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強騎變藩鎮包保變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即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修政事孔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卒作興事致慮不就之所至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

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為之以一簣障江河徒無益也（名臣傳）請以誰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勳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勳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卒

太祖武皇爰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勳於是二方始貴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虜威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謂虜寇內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禦或叛換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師禦之足矣況復

朝廷恩信不爽委目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筭固非未專鄙吝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遼矣　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監司悉罷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惟知通須奏　朝廷審授運與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

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　上詔從之既擬世襲　上曰若使世襲恐事大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于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承州薛慶和與無爲授和州趙霖並爲鎮撫使既而成以舒蘄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畀而不知政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吳使渾濬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邪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御之原陜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隸朝廷爲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爲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胡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右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

昇之又使得自誇纂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金使人錄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擣梁師湯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冰之水齒寒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不務之不知此乎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　朝之不封建皆鄭公　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牽常苟且之治也式觀近日之譔者欲論定者衆矣楊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辞辞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謂建侯置守尚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庚夕改者乃小家之錙金者類之餘益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于爲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已因併著異時之肤論于後以俟它日必有能執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執其制則無嘗試之

爲詳其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郭進爲洛州防禦使兗西山巡檢以備并冦大祖言進於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石林燕語云知雄州捍契丹皆誤按建隆垂統録云兗西山巡檢前後二十年餘戰功居多而已 賀惟忠以儀鸞使知易州威名震於北虜 李謙溥隰州刺史在郡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 内斌以虢州爲慶州刺史在郡十餘年戎人不敢犯塞 遵誨以散員都虞候爲通遠軍使後就拜羅州刺史兼靈州路都巡檢在軍十四年戎人悅附

當景德初陳貫建言李超守瀛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而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有可信然卒與敵遇則不知所爲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失得之機也 是年以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巡檢延祚州之大姓自 太宗朝以結虜中豪傑多得其動靜

利便故能久制戎虜此皆世襲之利也

究言

庚申歲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爲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況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師意嘗試而爲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衷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爲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

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襄則以爲諸侯之失見卓魯龔黃召杜則以爲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萬數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止可數縮徒億萬豈無遂韋莫登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筭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守牧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拔爲推首者而稀跡寥落之若此何且不知權輕重之如是耶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爲人臣貪爵位羨寵恥特不過輿尊顯以爲身榮圖世賞陪贓墨待亦不過爲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爲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爲己物而已今士大夫悉資請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汔不承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孫汔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化汔不行輿禮樂而禮樂汔不立卻夷狄而夷狄汔不享振風俗而風俗汔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奔競汔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糾亦可謂劬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

不知宗法之不可設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汔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汔不立以至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匧匱而汔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令布嚴肅能遵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過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遁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勞頰舌而耗爍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十里之家也游處朝夕矣事不及耳目所接矣物不知耆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蠧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關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書大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出國界者皆耐爲司寇如楊丘侯務侵使之類是也百里之內得備游觀乃無所限故得諸其風俗人事今太守之出限以二十五里實無損益齊燕之民齊之制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國邑備故生產絀生產絀故無弁絕（鄉大夫既有家各有采地自無與民爭奪田產之弊）宮居具故

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廨舍各具即為私家儀式具備今士大夫罷官乃營私第輪奐閭巷故苟貪賄物無有休歇）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兵戍（一國之內民自為守如今土宇四隣接助亦不過數百里內無復絕漠遠征羈縻失井生離死別之患故人以樂為也）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藩籬勢衰重重拱衛內外限隔故有封建則無夷狄）土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舉復（百里之間百年鄉老不寺鄉里舉選朝廷皆自可知則不言可自後今令天下而後行鄉舉里選是不通世務）鄉舉復故士清修士清修故俗學止（必拔其材賢而後試其實能則無泛濫僥進無用之學古選而後試故請今試而後選故濫故濫自然之理）官職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材實兼副自無僥倖之衆今無賢否惟賢修舉士是視而後不奔競是不知人事）俸給散故實

賦清實賦清故鄉村省（甸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甸得三万二千畝至下七一丘一邑得二十畝私田不須回邑參地各足其祿在王朝無復俸給）冗吏省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奸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欺易則自愛而守法令枉濫自少亦所以全其將養）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田歸於民而賦入於卿大夫無兼并之患田里既寬而上又有常勤則逐末者自少）宗廟立故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有國斯有宗）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有邑斯有廟[illegible]易）隨地區處必獲其桑麻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為政有不煩於上之屑屑不都內史特亦不過勤郵饑飭修其禮

樂謹方伯庶刑政以咸懷者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常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可捨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胥吏決不可絕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常掌吏無常官長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為特亦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為注措每每失議是豈苟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本始與夫利之不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民兵可以行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新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諂寡廉鮮恥之為爭奪自植乾沒兼并之患而逆送道途奔走費匈之勞試院放官浮末濫號之弊并一皆可以隨去至於勸農馭吏溢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俱不言而自正矣天下有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為者與服成妃子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修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抑何

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事剝床以貽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爲榮一何至望玆迷惑而烘談四百五百里邪一國不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紛紛出此豈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彊大特彊大之弊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彊而不知天下之勢合也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彊郡縣失之彊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滅熄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畱意而致之於是彌縫又給之國墜之廢必有餘貢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會不能稽則鄰封之接者因以認而有之逮其彊也適周之亂設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虔曰齊相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不備一同而今

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郭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自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封建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亦曰孰遠而孰近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遼謐者乎雖然事亦難乎言矣世之士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登兄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濼之庭而強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斃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慷天下之事不可爲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而不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

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爲之魏徵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嘗少究其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爲新特之說者乎茲子所以不憚考志喋喋踈寫顧豈亦爲舉子誇哉直欲騰申朝野人人倡而戶議之年深歲久熟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久不獲向舜所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猶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守既定氣見益昌聞之嬰然若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墮廢之久猶欲以著述開其昏塞猶申屢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爲永久不廢之業其爲之慮也長爲之法也信爲之惠也廣爲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後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爲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

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改以狃狂失守而在上者偃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來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為言人亦不信正由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命崖略皇恐

右謹具呈長源李務賢友兄　五月日必正劄子

歸愚子大衍數

木

水土火

金

大五行

天地有數道無數

參天四地　一十有五

二少二老　其中已具

土

土 圭 土

土

五氣聚元

五氣之聚 二十自數

一性歸元 各得其所

水金子 金水母

夫 真一土 妻

木火鉛男 火木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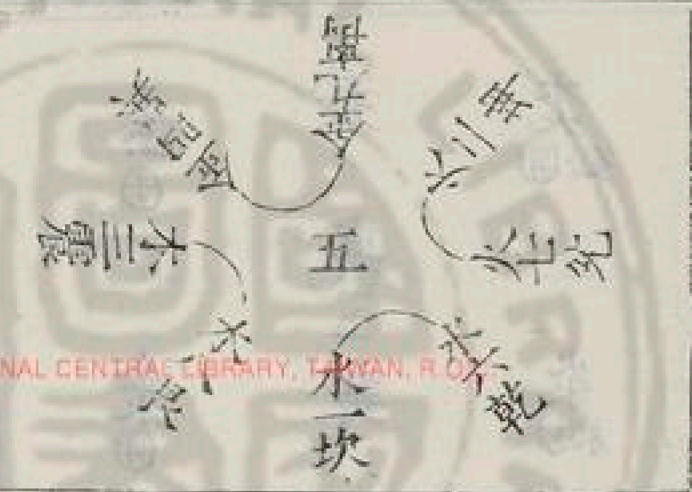
長生水火

木火火木 男鉛女汞

金木鉛汞 前引後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與陰陽家所用同

河洛本數

五隸一三　存方不動

金火易位　此其爲用

大衍說

五行顛倒所謂逆數也一二三四五叅天兩地五行備矣○蓋五行之本者二老之正不假乎外而一十有五之數衍（一三五爲九九爲老陽二四爲六六爲老陰出於天者叅出於地者四○九与六凡十五而三分之故洛書之數皆十有五而三極備矣○一十有五雖橫斜取之而大要一五九而巳一坎六八五○統三七九攜二四而六有九疇之理得矣○）七八九六火木金水之得乎土者也二少二老而三十之數衍（一六爲七而一始乎北坎處之二七爲九而九終乎南離處之○六八二陰附乎一七九二陽附乎二而天地之理得矣○火之七反乎西金之九反乎南門金火之祖代○）

五行之本不能自用是故水火木金必假乎土土

之必假水火木金明矣一二三四既合五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又合乎一二三四而十有五之數具此五十有五實也（五十有五卽五者之自乘也○一无乘二二爲四三三爲九四四十六五五二十五）○春夏秋冬四時列而土不刑七八九六四象設而五不見此大衍之實也（一六合於北二七合於西三八合於東四九合於南五位相得各從其位七八九六設而五不見矣○四象既設則土無位是故七九八六皆以四乘而三精之變盡五有不用由其分三四季四季用而上不見也）○雖然水火木金得土之全其用乃備而土於四者之假則各取其一有不全用盡全用則數多而本弱是歟一二三四凡十而吾實用其四此其用四十有九實也（水一火一木一金一用其德不用其數也○一三七九奇也列於四正○二四六八偶也布於四隅○四正列而五自見四隅布而五自隱大衍之數見矣○四正爲分至四隅爲啓閉○四特設而上自行四象設而隱者逆）○以生數自乘乘之爲五十有六而一无乘爲五十五以奇數自倍倍之爲五十而一无倍爲四十九此七七之合也（一无倍倍三而六倍五而十倍七而十四倍九而十八）○四十有九而一之本未嘗亡一者衆之主也總之則一而散則四十九非一之外爲四十九而四十九之外有一也（一體也四十有九用也○方其一也兩儀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大衍亦未始亡體用不相離也）○一并五爲六二并五爲七三并五爲八四

𠦃五爲九而五𠦃十合則不見其五是故土以本數合而爲二五氣運聖人之秘也（月令其數五而素問土以二五太玄本乩）○龜書之本橫縱斜直各十有五合而六十左右前後各十有五合而六十（九百二十）○二老之合六十（句）二少之合六十（句）是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震坎艮百六十八巽離兌百九十二）乾坤舉而六子在矣（一畫之中八卦已具一卦之內六十四卦已具四卦之爻立而二十四氣具六十卦之爻立而一歲之期日竝一畫之生萬象皆備有下待於三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總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而卄四爻并其畫亦三十有六此大極七政二十八宿之循環以成歲功者也○八卦之數倍之爲七十二小成之爻四十有八并其偶畫亦七十二少不能成化故不變）○或曰大衍天地之數異不然成變化行鬼神豈此外復有數哉一曰水二曰火數之假也天一人一地亦一也而曰地二今而曰天數一地數二人數三可乎曰象而滋滋而數亦不識乎數矣吾固謂天无度詩无正變春秋无褒貶易五行无生成皆儒先之託也

四象說

七火八木九金六水此謂四象七九八六固定數矣然五行之中一各具之是故老陽之數四其九老陰之數四其六少陽四其七少陰四其八此四

象之實也（四九三十六四六二十四）（四七二十八四八三十二）○七八十有五九六十有五九三十一象之數四之爲百有二十（各二少二老合）二少二老之策凡百二十四之而各爲三十（皆四乘合而分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老陰老陽各二十四乘）○乾策六分而分三十有六四其九也瘦九而六六之亦三十六故爲老陽　坤策六分而分二十有四四其六也瘦六而三八之亦二十四故爲老陰策數純而乘有變也（四九四六）（六六同六三同）○震得乾畫二爲七十二坤畫四爲九十六凡百六十有八六分之而分二十有八故四七爲少陽○巽得坤畫二爲四十八乾畫四爲百四十四凡百九十有二六分之而分三十有二故四八爲少陰策數雜而乘數一也（二老策三百六十二少策三百六十）○陽爲有餘陰爲不足有餘損之不足補之故自乾之策損之四十八爲震自坤之策益之四十八爲巽而四象立矣（震少陽之策巽少陰之策）○損益之數盡之凡九十有六　四分之而爲老陰　三分之而爲少陰　益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爲老陽　損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爲少陽　益止於乾損止於坤是故六子異用而變

則四固於乾坤而爲之用以成天地之能應人物之變者不能出也○坎艮之策同乎震　離兌之策同乎巽是故子惟六而象則二并乾與坤而四象著矣（乾一數　坤一數）（震坎艮一數　巽离兌一數）○包羲之策乾一百有八坤七十有二震八十四巽九十六坎艮百八十有八離兌百九十有二八卦之總凡七百有二十二老二少之策同也（○乾坤策百八十　震巽策百八十凡）（三百六十○坎艮同震巽离兌同　凡三百六十○總七百二十）○文王之策乾二百一十有六坤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六十）○自乾之策十二損之得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之策（凡六　卦）

○又十二損之得大過离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需訟無妄大過遯大壯之策（十五　卦）○又十二損之得否泰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未濟之策（二十　卦）○又十二損之得屯蒙頤坎蹇解震艮小過臨觀晉明夷萃升之策（十五　卦）○又十二損之得師比謙豫剝復之策（凡六　卦）○又十二損之得坤之策（凡一　卦）凡六交裏萬物之數也（小畜　六卦）（各二百四　大過十五卦各百九十二　否泰二　十卦各百八十　屯十五卦各百六十八　師六）（卦各百五十六○凡　萬一千五百二十）○自坤之策十二益之反此（一益得師六卦　再益得屯十五卦　三益得否　泰二十卦　四益得大過十五卦　五益得小畜）

（六卦六並而得乾）衰六而象四也（一陰爲小畜一陽爲師各六卦爲二州○二陰爲大過二陽爲屯各十五卦爲二列九四品○三陰三陽爲否泰二十卦以應皇極○乾純陽卦坤純陰卦以應福極）○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凡三百八十有四往復取之爲七百六十有八以老少之數乘之而四象之變極矣（以三十六乘陽爻得六千九百一十二以二十四乘陰爻得四千六百八合萬一千五百有二十二老之策也○以二十八乘陽爻得五千三百七十六以三十二乘陰爻得六千一百四十四合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少之策也）雖然易之數有不盡而不出乎易或曰有易外之數此虛言以惕也易外豈有數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姓衍慶紀原

吉州布衣臣羅　泌　恭撰

布衣臣男　苹　撰進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諱是究則先公風化之所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没而後代之雲仍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上者不知何所考信哉況

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脉之脩短世運之盛衰天

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皇燔簡
編薄姓系君子竊歎其斁倫魏帝捨托跋紀元氏君
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
黃帝後世目以爲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
後宰相後世指爲全書蓋
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子孫享國之明驗儻錄其
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畧於君豈不爲一代紀錄之
闕文耶恭惟
國家
列聖相承
太祖
太宗以英睿定大業
真宗
仁宗以忠厚守成憲
高宗
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
開基至
今日甲子逾四周繼
今日以往固將傳之無窮而
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

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爲
趙氏得姓爲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
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爲
趙氏得姓或繇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
傳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爲
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
並言遂又以爲
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
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爲堯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
李氏之爲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况居

堂堂天朝而不知
天派之所自來可乎哉
國家之有天下也
詔有司講求
趙氏得姓之繇
大中祥符間作
玉清昭應宮復
詔儒臣講求
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繪祠兩廡
元豐間郎臣又以前星不耀乞訪程嬰杵臼墓而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爲重也而副畀之子不能將明
聖意推而上之
德丕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例推挨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隱字者官爲敎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譜亦以諱隱者言於寇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其正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諜風俗傳劝是類諜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較然矣竊況程嬰杵臼之事俱爲無有同括屠岸事又皆不得其實是尙得爲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于千仞之岡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枝幹常相等百川之水朝于衆宗之海決亦不自潢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孟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后稷有以肧胎於其先也趙氏得姓於今盖歷肆千餘歲而後
太祖武皇帝始爲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

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奚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護養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育本則曆期過曆固非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

僊源積慶臣嘗於所述路史葬之詳矣庸後纂載以備

史官之採擇

國姓衍慶紀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

路史發揮

卷第一

論說十二篇

論太極
明易彖象
易之名
同名氏辨
論遂人改火
辨史皇氏
辨葛天氏

774897 v.12

論幣所起
論三易
跋三墳書
女媧補天說（共工有三）
共工氏無霸名

路史發揮　卷第一

廬陵羅泌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辨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于言辨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瞀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盍而言

之則一一即太極而太極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彙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曰含三者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太極與兩儀即二而兩儀與太極即三一即三三即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尒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葉自具兩葉

之具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爲𡈼𡈼與人同所謂側𡈼是故木之性仁而嘗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葉以謂之人迨其至土復生兩葉兩葉從生則爲仌仌矣仌者人之箸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仌𡈼皆古仁字仌字後側之而爲仁𡈼从人土物之出土者）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仌繇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矣擇焉後荀揚者可得而知矣俗子昧探於是以謂可與

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羑伸佑畢性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彖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賾天下之故窺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爲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畤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

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爲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諸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一皆有象而曰易曰彖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逷也日月更逷而相貿者也逷也遯去匿逷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像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者也（彖遯也逷同遠猶傳也知玄之有謂象猶悉也如玄之有擬日遯甲者起數藏匿法也形之故者起是而有隱去之意）一蓋形也者象之者而象也者象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蝘蜓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蜥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蝘宮曰龍子曰蠑螈曰蠑蜴曰祝蜓曰蝎虎曰守宮又曰蝘蜓東齊曰蝘蜓舍治蛇亦俗呼蛇師一曰蛇舅母一曰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緣以朱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爲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禱雨者用之又能呼雷電與魚合六）彖者茅屋之名豨神是矣屋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豬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成位臟應四時而已（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無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爲隨四季移於四足五藏）

（始乳三年一産亦能知吉凶■淳化中上苑騶象死■上命取其蹯不獲問之號鼓得之前左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爲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豶豕之豕虎豹莧何羊鼠豚羝牲禽見鮒隼雉鴻雞鳴鶴鳳皇咸取而象之（鳳皇見殺鶉之㙛）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梘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簀于輻于輪于輹于匕鬯于資斧于缾缶于匡鼎鬲簠簋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于繻于履于屨于袂于袽于繩于囊赤紱黄裳于布于帛鞶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庖

于藩于墉于牖于宇于廬蔀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撓門戶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闕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隣郊野於物則取于榆于韋于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茶于株于葛藟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于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霝出入於日中昃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年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陵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磐於磐於菑畬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麓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肩於膺於項於止於傾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角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腹背脢拇腓臀汗血股肱心膂恥跛孕育天劓刑刖裔校桎梏則渥尸疾婚娶慶譽齊咨涕洟歌號笑語言噬嗟泣威儀志意通係關盱突來焚棄離不節之衛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介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耋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娣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眚驅田獵征耕穫憑涉弋獲盥薦享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尊足黔喙翰音登華巢飛蹢躅角帶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朱白皁膏公餗乾胏腊肉飲食享餁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弃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象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代之學者煩荒辭淆章句且不知易之爲義何繇而詰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能非惟乾也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能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爲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

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觀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畫書以爲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跡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爲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爲君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爲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爲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爲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爲乾偶畫成於三而爲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爲天

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爲地初三五之三陽爲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爲巽離兊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兊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爲卦六一陰始姤而爲卦六二陽始臨而爲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爲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爲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爲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爲陽畫爲剛陰畫爲柔外卦之畫來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居内内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並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爰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爲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爲昒相對爲明對而蔚爲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曶者晦也明者望也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昒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鄰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黕北夜忽翔行之易也埶劇而爲寒劇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滂雨積草炎休埶之易也虵化而鼈鼈化而虵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群而沈性之易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爲不窮

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爲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輙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二穢鰥一死豨此喻之日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爲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亦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逐音籀夸父與日逐）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隋之長孫稚亦曰文宣王漢而龔遂俱爲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誰昔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撫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中嘗爲明堂之議（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盜曰虞舜按乃絮舜見東觀記絮女居切）而漢更有唐堯爲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臨武接交州州舊貢異荔支羌諫止之然桂陽志中汝南唐羌爲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僭而易之時永元中）予起路史既白祝融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者而後悵或人之無識也（劉恕以神農爲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却爲非是益牽於舊說）（夏后啓鄭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夫經史之間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弘十一十見前錄一北齊襃後澤縣公襃）（十二九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閒一真人自有內傳）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

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士匄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又並作丐或據此爲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伯瑕與楚陽匄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駟乞亦字子瑕匄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與請命此即文伯豈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在中上一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壽夢即春秋吳子乘也楚大夫壽夢見昭公二十四年）甚晨殺四代亦既該兩伯夷（一虞之秩宗一孤竹子者雖不在孔子所稱也又甘甫之隸亦有伯夷見課伐木詩歌高陽師伯夷並或作伯前錄繼之則非類魯公集類相夷誤矣）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衙（一問羿者一太公之友在十亂中）夫公孫龍爲孔門高第而顏回爲晉代羌師時殊事異正得不遡有如王羲之之仕符健張華之佐莫容德尊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爲之救衍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庸成（亦皆作容列仙傳穆王時容成公自稱黃帝師也又後立赤松子也）伏羲曰蒼牙而天靈之吏亦曰蒼乎（見墨翟禁文并義紀）羲臣曰巫咸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宜而爲唐刺濮以至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王褒傳注離婁黃帝時明目者即離朱）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叟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郡太守與張儀共築成都城者皆秦代之見蜀紀）趙隱仕商國而丞舉魏賢（魏黃門丞秘書監見魚豢典略又唐宰相趙隱以大）

（中三年登第見唐登科記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夷文嘗昌而竟談河伯（武王伐商問兩日鬬者河伯即氷夷）觀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曰叔均而稷之孫叔均）見習朋而疑齊臣（黃帝臣洽聞記作隱）贊風后爲軒師（禹問風后見玄女戰經）說伍胥爲楚族（黃帝臣見玄女兵法）謂赤松炎帝諸侯（皇初平亦號之）而以季連爲柳惠等伍（陸終之子又季克予亦曰季連）仲衍爲孟戲之弟（仲衍紂之兄）而孔甲爲孔子之孫皆有鉛於見聞者也（孔甲黃帝史大官而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家語紀中）後若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子曾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丙著凡此族者悉莫能紀且以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之孫）蔡昭侯由實蔡文

侯由曾孫之子也是臣訊者（虞國仲字此於義可而二申之名宜有一誤劉貢父云今又曰申遂也夫名同其亂悉古不然然魯莊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大有不拘統者有近代名子申之宗正善矣）漢趙王曰如意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爲邪三代之王悉尊諜系下世乃有昆姓而襲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王氏一譜而有兩渾（昶子戎父）兩愷（義仁君大）兩綏（愉子戎子）兩乂（緒父衍父）兩澄（濟弟衍弟）兩處沖（還湛）兩安期爲（含子湛子）豈惟它族蔑用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爲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仲尼矣然

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治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為而已是故者時令授人時去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氏作規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鐩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其四國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昬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昬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禁之仲秋火入則不舉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

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予初讀潮如此安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元出子胥前者因爲舉書朝宗之語而脅宜爲欲潮過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則有此潮豈必見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瀕有刊潮當潮頭不知冊使南愚等潮且復爲誰潮耶錄詳後蠡）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无定日後世既以一之而又指爲三月之三矣周舉傳云自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且子胥之亡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爭祭潮）

皇多士欲盡得天下英材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材亦莫不心而願爲之用矣故其詩有疏附有先後而又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公而猶伏牛漁者邪且太公之漁也有意於天下乎抑無意於天下乎有意於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而出無意於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坏而遁而又奚以師爲遷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不知決擇者也且既曰畋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所相與見西伯于羑里其相盩乃如此且君奭之言文王之修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閎夭若泰顛

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於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爲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比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爲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爲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尒劉向別録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則非必太公也至維師謀乃以爲號師尚父則亦本諸此也夫學詭而脫人之因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於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

萬數千里摧折秋毫蕩蕩然天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蒼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及韋誕傅玄皇甫謐等遽以爲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爲世本之言世本

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爲史官今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古謂字書爲史故有倉頡史籀篇與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記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字書之闕文吾猶及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敘小學云古制書必同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觀文爲是事而彖軾遂以有焉者借人秉之上字爲當許之者漢余大了盍論已之有焉不能叅昔則借人秉文有闕失不能是匪則因人以正之已不能焉前於人人有闕亦可正於己庸何害而令無有見其者不能正云不故問今老矣夫夫者處之之辤）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

徵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而始制文字邪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爲得之矣（崔瑗草書體蔡邕篆書體成公綏隸書體繁欽硯銘及許叔重皆稱爲頡皇云）雖然三五曆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其足信歟書䟽張揖書云倉頡爲帝王生于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則史皇氏則知揖書爲有據者衛氏傾到以爲包羲之前斯不誣也（孔穎達尚書䟽辨之稍許獨衛氏云在包羲蒼帝之世譙周謂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粵復訂之春秋河圖挺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

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謂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爲如字或本舊說作去聲非）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于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埶埒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頡造羽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數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壹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爲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

氏爲即葛天氏敢閎所安曰昔莊周叙古帝曰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遂以葛天爲大庭氏六韜大明所叙復有共工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而无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无懷一皆叙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爲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爲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固所叙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蝸謂即其人而黜之尒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與王依莊周所叙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爲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爲神農而六韜所叙共工且在尊盧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違離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无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爲世紀不足信歟（開山圖云自女媧至无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記云千二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歲或云千一百五十歲或云萬六千八十

（此與列子所記楊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萬歲者无信也）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乃以有巢爲提捷之子遂人爲有巢之子而包羲爲遂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爲羲之臣佐復有天一遁甲者正以祝融少昊等爲之四帝居于四方佐黃帝而爲治（此蓋襲月令四方之帝爲黃帝之佐者非黃帝所藏之四帝）及王符著潛夫論又以謂顓帝身號共工伐少昊氏子曰句龍生高其後爲商爲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爲伊堯而以帝嚳爲伏羲之後帝舜爲皇帝之後禹爲少昊之後顛[illegible]淆亂尤爲可擯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遏聖人守之所以爲治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飦而債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飦而債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洗演論布以謂興於周代班固桓譚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于炎帝之前矣予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匜洗之刻證以汗簡集

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葛天軒轅各見下盧爲幣詳紀中及蕭譜）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昊之貨舉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之類寙寙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古幣皆以代號爲別譜之錢文錢譜綱目之爲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朱斤一金者乃大昊之九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篆文作舌古文有作杏山石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宝元年李刎奇得一種文作降陽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寬各五分向上漸闊是文四分間圜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斷以右一又作九分益陽平陽金篆者凡五種有作鄂背高陽金也復有貨作至有余十八分有廣寸一分是一五分圜刑布十二銖無好郭帝嚳貨也又李篆案一品長二十一分肩寸七分枚長六分間四分十首當七分寶厚重三十八銖文作呂亘二斤全幣文作帶文一頗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錢譜之其背作也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一寸二分下十三分首長齊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圜文作尚金未足錢譜皆有肉好背有周郭）洪範八政食一而貨二是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與不可一日而無者則失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爰錢書舊譜俱列之于布品傳稱九棘播于羲皇故幣文有來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秦之幣黃帝少昊高陽帝嚳之貨又皆目爲長平異布汗漫蔽固豈復知有古文也董逌之作錢書也蓋略辨之故首之以太昊之幣亦以謂宜與太昊之前然有葛天尊盧之幣而背著之太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按幣文有葛李洎

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爲葛天氏之幣文有作㐀者王存乂以爲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雖未可執然皇帝氏既自爲皇帝之貨則此爲軒轅幣信矣柰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與夫論幣出自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于上古況葛天軒轅洪荒之世邪三代昔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彝欵所見夏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宜損道形衡邪異宜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菑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是隸不出于次仲矣又烏知不出於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爲私背私者爲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千古矣包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始也能者有

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聲皆在於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闕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有貨且謂書文不出于蒼天軒轅之世者亦已固矣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夫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書也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爲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神明幽贊蓍寔生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卽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蘊以生其文而天地之文始繫煉八爲間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本乎陽者升而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於離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性於坎故中滿有月之象日生乎東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亦南方之火生下東之木而北方之水產乎西之金也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交而男女生之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於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於乾乾一變爲巽居乾之左再變爲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一坤坤一變爲震居坤之左再變爲兌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爲山兌爲澤地勢高於西北）

（故艮位之四隅湊於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合之下經以震艮巽兌爲用取四維之卦也乾坤錯坎純一不變故立乎四正震艮巽成巽艮互變故錯乎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乾坤變化自然之叙故巽生者有納甲之論與此正合日月消長之理在焉）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爲次序也蓋神農之易以人事爲重矣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交功成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北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逆退西位而處于西南是故伏羲初經以乾先坤而歸藏之叙以坤先乾辛癸比也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洗故自東此歸于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於春夏之交者風

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萬物於冬春之際者非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於闢者也蓋亦本于伏羲世不見介）初奭初乾初離初犖初兌初艮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此歸藏初經也亦因于伏羲氏舊伏羲之易本于天歸藏之易本于地學者不知究介乾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則爲陰在地則爲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奭即坤字犖即坎字釐即震字巽即巽字此歸藏本文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所謂三皇易也（各詳本紀）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爲三代所作者非也神農爲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

（之冊舍亦取之演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據也按歸藏之文有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大赤爲辟爲卿爲馬爲禾爲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曰之類易爲伏羲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文何邪其卦是也其文非也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皆文王之作至於爻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爲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爲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爲首坤者藏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爲三正黃鍾子爲天正林鍾丑爲地正大簇寅爲人正天正十一月故乾爲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爲首人正十三月故艮爲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地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三易之書其書

一其法異其爲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蓍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云商著蓍策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於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則然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无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爲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爲占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彖下而之不變彖上而之其不然者惟乾一卦余）

（者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爲占唐人不知以爲史苟以是說穆姜但求反於閭易非也）雖然易道主於用今至三易則用於占而易道不豫爲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爲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爲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一倍之而二二倍之而四四倍之而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之數也）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

乾曰首艮者以艮爲首法尒以艮爲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爲首法尒以坤爲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曷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繇也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爲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爲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

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爲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爲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聖得知占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古書有九共九篇即九丘之字誤也隸丘爲丘四繆爲共丘音區也杜預氏或作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故古多以丘爲區數凡兒宓盧爲鬼臾區而與鄭等轉爲駈丘駈即云丘聚非也又云述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宜聽）孔安國以爲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州之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爲八王之法九丘爲九州亡國之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爲法之八議九丘爲周之九刑紛紜不一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相當而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典舜典爲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

（彦云孔鄭説无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秘録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爲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黄帝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内文者此也（抱朴子云黄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三皇内文）（雲笈云八帝治各千歲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三化凡八卷）三洞叙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弦義起不能解遂以還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守叙説一十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權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録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行於世）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爲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爲之叙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illegible]名爲皇文而三皇經叙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爲三墳其陸脩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籙等事黄盧

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綖之言尽矣（按三皇經敘云天皇開治用治天下二萬八千歲地皇代之復次人皇各萬八千歲合三皇之數曰三墳蓋先生所傳者玄三皇文是）也逢綖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第見深言淺理莫探其原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家三墳書自大父孝仲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爲之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後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類大率以伏羲炎黃帝爲言以遷就於孔說云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旅酬傳書也（云毛漸使西京得之）大抵書生高譚風月華章間猶足以蓋其淺乎於亦易自非悟入鮮有不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象始明爲一語之中淺鄙猶見是豈隆古包氏商哉有如以燧人爲提捷之子有巢爲燧人之子伏羲爲有巢之子軒轅柏皇大庭死懷則皆以爲伏羲之臣而非之龍官火紀之號尤可斬也周昌商盤籀篆佚書已與今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不多較爲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

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而馬融以八索爲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爲之傳以進者宜其究是惜未之見也

女媧補天說（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梏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惑況妙乎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今故并子蓋古皆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推旁本列子先叙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錄之非古本云）蓋言共工之亂叙發天紀地維爲絕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鰕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虵軀神農牛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抑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達者持而鐫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誣己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而拔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爲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逮平共工之亂明矣

以故鄭子述祖之言敘炎帝於其後斯可據矣而傳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以爲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則以爲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爲禹伐淮南子又指以舜特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爲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爲舜時也夫共工氏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亘不知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傳記顓頊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爲之後世何其妄邪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尒左氏之傳可見烏可妄意而爲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爲即炎帝之裔尤非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爲垂哉且炎帝並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夏革曰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邈人情側近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說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顓曹君子有譏予以晨侖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

咸謂霸無餘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冢名分猶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爲霸而霸之不可謂之王也（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政即伯之徐者云爾）大振霸至戰國之士遊談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粹駁之說興焉審乎李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北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欲駁豈直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處于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揚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爲兩塗此霸道

之繇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堅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爲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羊叅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嘗秦虞之閒橫行宇內尊羲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若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閒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發揮

卷第二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禹治黑翁）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之繇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爲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羊祭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虞之間橫行宇內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者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發揮

卷第二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禹治黑翁）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桀紂之妄

路史發揮卷第二

廬陵羅泌

共和辨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爲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下紀數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歷年於是歲）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爲然也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衰弱不足有爲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爲周公安

（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侯復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矣可牽合乎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宣說封于齊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爲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illegible]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illegible]請立爲次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共伯得志于共首[illegible]其人也共周伯[illegible]和其[illegible]司馬彪[illegible]修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即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故有大旱[illegible]其事[illegible]者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以爲[illegible]集者非矣按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而康謂其入爲三公蓋周室无君

和以三公攝政惟共日久故有火旱之變爾十三州志云共伯後歸國逍遙得意于共山之首侯其窮篡明宣王之立可能得志于共首哉共今衛之共城故漢之共縣舊日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邪乃漢高帝八年封盧罷師爲共侯國又非詩之泰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爲宣王共伯復歸于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共事蓋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政逍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問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爲政自共伯余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設以二公爲政謂之和可曰共和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吾民

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即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王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正此類詩衮常紀下）篡者後世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以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謂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歟陽子之言也）和之非篡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諡者共和之不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論伊尹之意余見偏而知後世之有衛握擴而知後世之有篡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評方亂權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方亂不語此右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道於綱常詔正者率致其畧而於篡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塵兵吾虎濟磐隋煬之奢靡幽寰呂武辟后之汚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亂安祿山之悖禍與夫莽操懿裕溫全忠之篡逼無所不備惟恐或遺蓋以篡亂之事利於驕辟而不知中人以下貫衆而聞見之易於陷入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患哉）

共工水害（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于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

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所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擧之不至而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過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於已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鄰之畛厥哉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黒弱而西戎即叙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之既滌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瀰漫泛溢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于魚禹之功可以已矣而又導黒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黒弱二水塞外之横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

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遥然導弱必至於合黎而納餘波於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於不安之域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爲近畧遠又詎肯以吾民之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徇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幾而刑溪流一怒而赤

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仁而以天下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繆王子林進請決河流則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答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魏瀕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決於齊夫爲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爲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眞所謂以鄰爲壑者

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晉陽其不沒者三板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昔爲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隳高堙埤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即武帝所泥報識之說言之因餓臺城欲一盃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麪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邑而乃區區以麪爲牲能絕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籤羅綺人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無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

爲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爲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際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獸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動於貌眼瞤有酒食燈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余翼奉之言人氣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螽螟蜚蜮麋蝝鸜鵒日食星隕星孛木氷無氷不雨雨雹霖震山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荻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

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皆之潲殘盆坳所貯際曉皆亡繇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爲不誣矣況後後世五穀天降良亦不少后稷嘉穀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成世常有而與亡固繫乎人歟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而王充以爲論說之家雨穀爲凶在昔史皇作書固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矣（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燕丹留秦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成之八年雨黍于齊而梁縣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禩玄稷降于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雨米矣（雨米見宋書志）奚獨神農后稷而疑之哉（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秦魏地雨穀二千頃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民家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穀地赤黑如稗實或穢草伏聞所生弃而不食疾風飄之墮于中國故封荼請數廟于日程雨穀三日黃風所飄也雨血三日鶩鳥擊于上也然變不窮固有非飄至者）歷觀前載天雨之事蓋非一矣如螽（宋文公三年秋雨于宋魯襄公二年雨于江明年楚滅江雨螽之說或以爲飛而雨需之或不爲害自上而墜或以爲飛蟲之合如雨之多又或以爲雨之變四者餘之擊也自上而下曰雨此自空降異之大者所以書）如魚（漢成嘉四年秋信都雨魚皆長五寸李順時雨大魚于宮中皆黃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啓二年元和十四年皆嘗雨）如鰕蛤（廣中嘗容道常有隨雨至蜀之天鰕天蛤人取肉之不取亦化蓋亦有海中攜至者見番禺記）蠃蟹（前嶺斜手古上龍番蜀鼇云）（雨驚兵衰）灰（紂末年六韜云紂時雨肉血灰石沙塵又梁武大同三年正月雨黃灰）沙（紂又簡文）

大寶元年雨黄沙後紂又梁武大同元年二年上
景亂唐以後更多有塵雨黄塵如雪攬之盈掬
紂時墨子云雨土十日于亳又古今注元鳳三年伏
條沓元朔四年郡帝始元元年二年總景明四年豕
大同元年開太象二年涼州隋開皇三年京師皆有
此後唐世尤多其十二見志又乾符二年雨于宣武
金夏禹秦殺時皆[illegible]于梓陽又成王時兩成陽裘王
三年雨于晉晉惠公二年唐垂拱三年五月雨于
廣州内記云天雨金錢是紹刑條人君男惠成七年
殘酷舒錢無奉不[illegible]一年伏起子朝[illegible]雨千郡見
紀鉛[illegible]異記咸陽[illegible]中河間百黑錫名鐵此亦有蒸
年[illegible]
雨[illegible]
差[illegible]
沙輸賓歟刀劍[illegible]
核賓也[illegible]
于楚之邦謂項羽[illegible]雨刀錢[illegible]
孔云八致不中則大雨石皆大如[illegible]
五銖錢至紂末年雨石皆[illegible]
地爲龜石年霄[illegible]于宋五左氏以爲[illegible]

也十一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末饑八寶于禹
網者十八皆羅廿氏云雨石名日天鼓所下之邦大
職華銀内記云天雨水銀是謂[illegible]
[illegible]珠[illegible]
年[illegible]
四[illegible]
大[illegible]
大[illegible]
然[illegible]
理不足[illegible]華間官中雨花如[illegible]
果雨[illegible]河内雨粟[illegible]異記[illegible]草漢元時雨
又平帝時皆爲外氏擅權木唐乾四年陳雷雨十里
宋明大始四雨于行官木大如指中通皆拍立
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旬餘竹蘖云古雨[illegible]
桂子司馬孟說冬官侍郎狄仁傑以聞
木多風雨蝝君有咎大筋筋占云雨骨梁惠成八年雨
抵雨草木等多病死筋大飢[illegible]于赤髀後國氣
兵喪内記云羽毛易袄云天雨毛材貴人出走京氏
是謂陽消云邪人進賢人退天雨毛前樂後

憂天雨羽漢武時連見之晉大始八雨于蜀皆白脣開皇六雨于京如馬毛至三尺唐神農二年四月雨于鄭○熙寧戊申王得臣爲巴陵忽雨白毛長二三尺裝之臭如馬尾○曾幹云天雨毛賢人遂漢志大漢三大雨自驚肓古龍云大雨血君殺雨肉將輸易貪大孝多爲役人祿肉記云天雨血故師敗雨肓懸末東

血（元年三月雨十時氏有声如牛唐武德初突厥河陰雨赤雪又晉傳云伏人祿功臣識天大雨血君殺雨肉將易末東）

之三日北**蟲**（二頭血類時又貞元二十一年京師雨之雪又）

晉雜事云二年十月霜天雨血下絲不太京師易三日歸後齊河清二年十[illegible]各月天雨血[illegible]謂不饋年又漢然不歸亦謂進非[illegible]死其宗人故帝驚[illegible]王不可以國[illegible]魏世鄭[illegible]自具連[illegible]

肉（[illegible]）

爵錫（[illegible]）

絲縈（[illegible]）

帛（[illegible]）

絳羅（[illegible]）

七年七月大雨絳[illegible]氣後雨絳羅於庭[illegible]七入[illegible]如[illegible]

曰（䲭鶓古鏡云雨乳鶺鴒將）人龍鳥獸之類莫可殫紀（董氏繁露）（謂聖人在上蔣能爲之朝臣按處士星說苑去王者失道下將叛夫則星墜天而損以見其象將有兵凶則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爲飛蟲將大兵則墜爲金鐵將水則墜爲土上亡有兵則墜爲草木兵起主亡則墜爲沙有大喪則爲龍又爲人而言者甚惡如其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宮中雨者鹿魏世河間雨小見九或亦云風所謂）甚者至有土山（武后時慶山自雨而下）水牌（京房云雨冰大疫禁末年冰生于朝梁線王十二年齊地雨冰黃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駿二年二月雨冰片如鏡）熱湯（唐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湯殺鳥獸）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夫先王之設教必本可信爲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歟哉日月星辰昭布乎其上風火雷電交趨乎其下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有持其權

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涖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論震而後什之又必參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於世者昭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於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興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　中國天下之士稍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旨於是盡掊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閫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比地獄無稽之說溺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余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本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

之而弗及矣雖然尚來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後世雖有作者特修而用之非有改作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爲神農制琴說文世紀隋志小史則以爲神農造琴蓋修之也楊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爲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然亦嘗攷之琴其具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於傳黄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黄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行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爲君小絃爲臣而六七兩絃定爲少宫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宫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爲聲五而已必加少宫少商者

君臣任重爲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爲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爲娥皇女英（乃舜女見孔叢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爲禹伯后稷（周公君陳畢公亦爾）三（[illegible]）謂梳起於赫胥氏蠶始於[illegible]叢氏而[illegible]（[illegible]）諱之（[illegible]）若撒子胥之[illegible]而積西門豹之尾者矣（[illegible]王与子胥[illegible]見其[illegible]五[illegible]爲[illegible]及鄭藏西門豹[illegible]繹袍之下垂一豹尾）以一絃爲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爲妄如此哉（[illegible]）（[illegible]爲火文武之意是矣）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爲用詳而有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榘度從可知矣茲予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歎後世之不如歟

論太公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爲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陽載與俱歸矣立爲師且以爲西伯昌因羑里尚

隱滋泉其臣閎夭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盟學訟於公四子於是見西伯于羑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是何邪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險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呂尚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顧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播弃黎老而文王思

（緣舟謹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驩州之詩而重開詩忌之[illegible]爽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賦也然則招魂亦用三日矣非可信也）大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隨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昔有以洛火度江代代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新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是新舊火理應有異願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君劭可謂知所本矣夫火惡陳新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有鳥進飯亦知新勞而隨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

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況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徒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離妻火李千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經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瘉起死人爭弁之號聖火家陰南每見火出家門者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與司爟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斃以

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尒自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等於武靈之伐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擬豈其本哉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謫說之是徇邪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

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係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繁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件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今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于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踞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何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錄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公爲漁父厥有錄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

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爲之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矣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大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衿而屢歎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亡曰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爲也玆未暇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蕢聵之弟也蕢聵既奔靈

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没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難夷齊孔子居衛者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盖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叔齊爲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蒯聵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蒯不知是方且攫燒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昌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爲夫子荅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蒯輒父子之爭蘇輒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

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譏矣是非隱眞也孰有求賜高翁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爲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爲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爲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容與翟遂至以子拒父爲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叟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廢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不當立邪蒯聵欲入爲輒者豈[illegible]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蒯聵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爲輒哉柰何謬謂徒知輒知受遜于郢夫亦豈知世子之名哲豈之太子而蒯聵之出先君未嘗絕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爲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愷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必出於矯拂勉強以沽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爲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爲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爲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

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惟予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賁奚不怨輒奚怨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知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爲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所處以一介人臣起於莘[illegible]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略萬乘芥視天下之心疇克爾淮其平日養之者至遠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illegible]而制世有不可得而廢者湯放太甲此聖人之所以不廢者亦将以爲萬世君人者之戒今雖然予不敢以爲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爲遂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於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

以三歸反坫山粢藻梲之事累大德尒至稱齊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爲管仲之功而至以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其稱於管仲也盖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覽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爲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

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爲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者也而伊尹以爲吾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得其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狥人而逆天於是俯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大義惟君臣尒今以君爲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賊子將群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之大義於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則廢人狥伯夷則逆天於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羞汚君援而止之而止固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幸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於定哀之間而不去曰

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於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爲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爲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猷在所致矣雖然柳惠之行近於降志而辱身猶使其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天下於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爲其大哉吾見秦漢而下皆秦漢之等每爲也果於秦漢之前則誠軻之允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既俱以爲聖矣至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於吾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任而非其志弊如何邪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友之言則夫子之意無矣固不可惡也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尹之商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皐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不爲屠賈吾不信也尹爲厲

背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比道尒或曰尹之得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奢呪疾者語人曰吾能易尒腸胃更尒系絡則疾可爲也然人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比而相冲子不僭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於天下一旅人尒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畢淳樸大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恥君不及堯舜夫堯

不恥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恥其君之不如堯舜在欲君之一誠則奢矣顧爲己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論如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韙也第君臣之義爲弗順尒且以世之亂臣賊子莽不懿裕之徒盜國柄者曷嘗不假尹以錮口茲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尒盖古者之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

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王以上卿爲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特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愎自用而不可以順道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宮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尒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尒非再立也蔡氏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俗儒以淺見眛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許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甚備也嘗試即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

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君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後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發君之事伊尹之行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告臣之義概之則有愧矣雖然君之迹爲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爲君之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君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黄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爲仁哉不能不爲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爲不仁哉不能不爲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即天必於民之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爲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爲君子也柰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

吾之堅以自弃於不仁而爲小人之歸自弃於不仁而小人之歸于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爲蓋堅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爲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頷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於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叟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今夫殺人者殊欺君者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爲是嚴哉威莫大於殺人而罪莫大於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爲哉是故謀殺人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於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劓以爲門故相任寅爲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其於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宗之

禍何邪惟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余言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者人不仁也夫惟明者爲能用刑惟仁者爲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爲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繇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衷不有過差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亡而不亡後王繼之以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乘隙鑽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於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建平之際姦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呼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溺持册筆惟黃帝之爲法哀矜勿喜而毋使有糊炭凝脂剖鼻鉛口之慘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册已能來迎之去群臣追慕靡所攜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僊之傳至於儒書以莫不然而夫子紀其爲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

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々顫而絕帝之弓表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爲使之邪此其必不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言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有傳也文傳久而詭僞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神之宗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欲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爵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經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諭之言也而人且承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爲慕羨者其左右從諛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爲矣夫生而必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傳若存若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役何主宰何臣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跂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爲者異是可以決疑矣蹉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乎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之以歸於天庭至實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

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鏬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之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記云山半在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迹今山窟前石獸石羊奇迹尤多辰州圖經云陸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有西一口七村新引戶起石欽食類首氏但在江官驗溪武溪歸明蠻人三日山得四日佗條僚自也别衍衣裁趋旬大男相似七俗以歲七月二十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讙飲踏歌謂之[illegible]祭也云參萬人循俗之妄。○僚當用豢）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龜犬子豹奴虎犍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爲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擇迦者（鳥有曰鶺鴒曰渴雞者一身之間自爲牝牡半擇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爲女者皆備氣所孕）而歷劫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則知

其說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爲尨尒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佑故同吳權之妻而君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狠狄古先姓可也伯益爲首虫將軍玄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吏狄古死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劭漢書）夫人者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慧度吳興人事具宋書志等）槃瓠者特獙狐之轉（犬尾尒犬）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爲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爲景純）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則以爲惠遠點頭見石東傴則以爲爲秦皇赴海木石之象物歌頌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

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戎神人靣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三

路史發揮

卷第三

論說十二篇

辨玄嚚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獒
理李二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94874 v.13

老子化胡說
論恒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路史發揮卷第三

廬陵羅泌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爲青陽或以青陽爲少昊或盡三者以爲一劇爲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季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爲青陽之子攷之書則

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周也（王水黃帝經序云黃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荊三曰摯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須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兗九曰姬部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摯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摯九姬部開堯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纂度顯在人自三代以來皆所尊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乃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爲黃帝之子也）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陽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史云得姓者十四人此本國語爲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爲十三盖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與夷彭同爲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爲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爲一明矣（玄囂爲西陵氏之子青陽方雷祖氏之子少昊干頫氏之子）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事盖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少一玄囂字）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蟜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者之疑者蓋少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即少昊郯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産青陽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子也然以摯爲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乎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爲紀三皇邪則不及羲炎以爲紀五帝邪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本意也（孔安國劉向張處以黃帝爲三皇而司馬遷列之五帝首是讖緯禪王謂遂以爲據夫以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爲六而三皇少其一故魏穉叔遂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爲皇而五帝爲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爲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嚳）

（堯爲五帝舜帝據謂舜非三皇亦而非五帝將樂三王爲四代也爲無據）然而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爲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顓頊嚳且無而況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秦漢世負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顓頊嚳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者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特紀果爲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敝壁有得以信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頊嚳邪或曰易傳之不及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磬樂大韶之外別有大磬繆也）■夫舍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還之是以三統曆言周還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舜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爲恪

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牴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樂大咸即堯咸池之舞而大章乃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有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周少昊之樂也帝嚳作大韶六列五英舜脩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庶無脩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大上古之君其世邈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致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也所封不見亦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

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正三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爲有是乎而說者以爲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爲無是乎則說者以爲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爲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其時是故夏禹而前不有改也其然乎（孔安国云自古帝王皆以建寅爲正惟商革夏命而建用丑周革商命而建用子蓋以爲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怠棄三正扈氏之所以爲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三統合於一元故春秋書春正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於春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高堂隆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然竊攷之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紀而帝堯之分四子亦鳥正於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法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

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盖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丑矣至於作曆紀元則復首冬（外紀湯革夏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変服殊號而作曆不復以正月朔旦爲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爲元周從之）武既革商而建用子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者未嘗革也（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二事盖本世紀曆紀實出汲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眡若天時大変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沿而已）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為周正月周正建子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変革也蹤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朔隨新正曆彭偃所謂王者之政以変人心為上是也晉傅常侍議應遷禘則不改正朔遭変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遷）

（改者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淪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異白赤而上繪下絺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籩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爲可以獨任哉柰何說者離之而指爲相救術邪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爲正秋則震爲正春而坎爲正冬離爲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曰四時之成歲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以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illegible]必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爲春而以夏爲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群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

（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者也方其發爲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舜政之成也昔者子問子思曰顏子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正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而世有爲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皆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盍亦不知此天事耳夫又自知日出之二刻半爲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蓋以知夫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大施地化之道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而畢於辰天地自子而從於子此又蓋矣）雖然商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始克用夏魏初寅建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始復從夏唐至末吕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爰復以子又年而後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然緜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紜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曆言歟

青陽遺姝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爲游觀喜脩端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爲尤惡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況女色之移情乎嬖妲光妓媟姬桀撓方其好之寵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爲王雖其居深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留心閨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趙國多求而不得甚諸姬行於尊俎之間鴆毒作於言笑之下日朘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貪率華而妻孰非是耶昔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犂鉏計餽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虢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秦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句踐策遺以西施鄭旦而子胥死是非神祕之畧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

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姒氏伐周晉伐驪戎而驪戎以姬氏伐晉故曰三代之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襲而取之重丘氏若於青陽而先遺之妹以惑其治然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卜兒宣轉累發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倫所以養其心氣發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則是正氣盛而天理行[illegible]勝者血氣激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哀號復蹈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耶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況於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於氣轢萬夫而困躓於一粉黛哉繇此語之正觀之君亦足以家矣

（正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信美矣）

然閔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受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訴請還國況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近而實遠似然而甚否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係而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為三人矣復合太史儋老子老萊子以為一既辟仲衍不得為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得為伯益之名若高辛豈無說邪夫孟虧當夏啓之時而仲衍事商大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敱也然世俱以伯翳為即[illegible]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秦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鄭子云我祖少昊而鄭語嬴為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候首以云陶亦為秦皋陶少昊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皋陶卒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

謂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郯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爲伯益不復別出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庭者費昌費仲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謬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蓋可疑矣且大業者皐陶之父也而史記首表後以皐陶爲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華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皐陶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烏喙子其妃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虹感之而生皐陶扶始問之如堯言烏喙子謂皐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

養死有矣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絶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既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弊帷不棄爲貍馬也弊蓋不棄爲貍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意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揆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英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紀之人類也柰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狥英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評來破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痍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舋昏而夢靈生宜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軷遣

皇嘷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梔魄是所謂安靈耶方其熾焰皮皴益縮筋骼縮腡至有起而躍者豕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爇者犄新槁燥盡而鼓之務禁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乎自盲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及拄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奮爲祝而奮識是將生奮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近人溺者語人曰我奮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毋爲愛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爲爲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繆語以爲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若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有所益之爲祝是之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近聞閑談有鄭氏張福詮者貴雖爲雷所撲其實焚之中道忽外既而譏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趣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厚莫若喪祭而顧可爲忍至耶藏千金

之壁者緹衣十襲固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况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爇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逭刑乎則波旬之時大文殊頭足果遭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豈爲獄之不若也孝子順孫盡亦爲之却慮而深思惟雖然流俗之爲之抑有說矣奉佛者則曰無餘骨而不存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吉地而不葬也嘗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餧佛者何爲忠孝既昭三鶴有矣碑誄雖宗無後可守高禖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及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捐壙厚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 而爲佛事設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昔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㓷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時是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㓷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者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繇人之好言氏姓者繆誤之也予越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皐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李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

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甚矣仁實也故古以爲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以爲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爲李又云皐陶爲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爲李以爲皐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爲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亦用附註行李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本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僖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illegible]云行理爲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以見氏）而姓氏之書及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爲姓或云因亂食若李而得姓或又以爲饑餓食木子而姓之均爲妄誕（完祖出云書云皐陶爲上而史以爲大理既不經云又以爲李氏所出尤非族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暨也天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皐陶則未敢）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爲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爲李姓非也漢鬲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爲出於箕子尤爲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曰益繁矣小生不勝誤孰正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晉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釋氏歸陰分道德爲二經其）

（羲斯在昔未有知此若權道君皇帝以僧爲德士盖体之矣）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爲生入則爲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往而顧不能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包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不題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 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之德經五 可見矣（所五千文言經宮留猶後人者而爲非以爲四枝九竅三生李宿以爲之含神稼穡倒食陽于前一陽于爲食神後一陽于爲飼食歹相食化皆在于十三數以是爲所言生死之徒翁於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譯其事又從而誣罔之固非毗嚕尸之意（釋氏抉過去毘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群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恥豈惟誣老哉義竊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讁又從而怖之吁（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迦葉往爲老子淨光童子往爲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爲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佼侮）

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誑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喜入寓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嗜事亦善於報復矣大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未遂至于不相涉爾今漂水縣有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已

丑閏日閱化胡經書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天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莫邪也）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乘從之此則妄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爾按春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徵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徇舊以曾莊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

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是莊王之十年故齊王巾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承漢書以為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後二十年此則僞儒習于妄說獨意牽合而不知所攷者蓋釋之徒欲夜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後為說曰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形紛紜誕妄不可殫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則必不為此妄矣）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孰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諱臣如雨言其多也左氏謂与雨偕穀梁言既隕而後雨皆非夫者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未脩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刊之曰如雨豈得雨偕乎本行經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隕者之談經即此）方三川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然（詳春秋外傳）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晉穆帝永和十年皆為亂星亂徵年亡元帝十一子孫作元年崩不久大亂）恒星不見（占曰主不照法度消又云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陳太建元年九月海恒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搖動）星隕如雨（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勝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旦天光定乃止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千萬並西行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開皇十九年十二月乙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月三年十一月天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長興元年九月辛酉皆亂世之兆以春秋言之當乎此謂五國連衡於桓王命後乎此則有晉主盟王室遂衰亦始之間不以五侯擅權臣篡弒作自此而還晉漢尤多蓋皆新氏及召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祅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剏後年庚日甲無一者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誰妄隨者邪（或曰安知非昭王時乎曰非也彼所以牽合之者之妄正以春秋所書[illegible]四月辛卯[illegible]故遂誣以為入[illegible]佗古今古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已失不夜而沒復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合緣之邪又設高僧傳世說家書則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而世說者記亦以[illegible]月八日為[illegible]生二月八日為得達之生[illegible]始之[illegible]定入[illegible]者[illegible]遠[illegible]講之行城故許陽記落[illegible]有[illegible]月[illegible]八日行城金而[illegible]部合經講是言言行人蜀之投[illegible]二月者盖以前正而記者安就之亦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太子起經云二八月[illegible]城[illegible]則[illegible]八日時始家之日又非其生日也再以[illegible]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以而老始生[illegible]年而孔[illegible]始生安[illegible]不知乎此一求以相先故一而一[illegible]推而[illegible]之下于適曰三教可合為一統曰三教與孔老釋迦之[illegible]公不[illegible]者而佛次不以一恒學不見寺生三國時[illegible]有[illegible]代[illegible]記之言誕不足惑然之佛教必出於老者以[illegible][illegible]入佛之章句之語也）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關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蕩衆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三五之時固已足是人矣奚假而有孫何代無有第先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恒往而彼之偏

習無首入三代而下四體虛處方切畏戒而且不知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爲學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讖禁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讖禁而從之又延之裀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聰精破膽以至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往者東走逐往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是往者之走亦竭蹷而效之都迷者之赴水亦號揄而從之其往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紼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古之制字以一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弼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人曰彼之道佛於我者也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得其名號則轉其義以從古名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

爲覺亦不知所以覺矣（不識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爲覺後始經史謂之非也宋于京既於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遂解之曰昔滿世之人皆莫能與佛欲奪其事我則能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說佛者也胡不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旦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孔子之語以與之乎其爲說曰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矣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亦危然其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舉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與佛欲奪其事我則能爲之矣將與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脩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者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徇街釘煉腕釘髀燃身祈嗣棄子褫家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役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爲脩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

鷲嶺驛使常至夜叉洛刹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流離碼碯第如羊之産鐵而青師曰象藁祀孔雀正循華之畜乗斷刀（械城）能驫吐火皆本幻術而翦髮貫耳吹蠡擊鈸但其習俗本然世之惑人曾不之知乃賴推而題之不可致知之神其伐鄙者又倡而爲詭怪之說殊可抵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髮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泊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盖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與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既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且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擿埴而示曰是之下實空也然後過者視足且不徘徊覬夫空之得也知其因者必發揮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空足之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爲之發其虛空以諭之則人心服乎其正

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雲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情之徒易以狂惑而況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不間以因循苟且爲之病也障百川回狂瀾君子曷勉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曷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著道豈異端之所能晦哉浮雲翳月日何嘗損其所以爲月者常存惟決其蔽者而月愈著異端害道道何嘗晦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彌道以異端而昏亦異端而明也矣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人何惑而不能判者惟不得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焉識其旨乎此聖人之道所以全合爲不明歟必詰歟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之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乎生死老脩道佛從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脩之茲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

爲之重於德非不脩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尙而不埒於道其所以逆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棄禮信治國有道而兵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既已異於彼矣至於孔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書固不得而不責今既知其不當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既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於柙而牛羊殖於陸矣然後從而咎之是誰之過歟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也然迄莫去之者昔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合夫將取其不合辨[redacted]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王曰大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憒憒也更引之邪今夫童騃稚子見弄木虎者驚焉嘆訝且畏且愛逐而誇

于鄭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直虎者眈眈蹲伏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即之然則庸人之惑佛者亦豈誠異于人之愛木虎者以其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于將置之邪則孰孰世之人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彼信者皆惑之之深而反見誹以貽斷宮之災雖然猶不得而不咎正之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其君之坑沙門毀像事至興安而後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而復及會昌之撤于宗氏宣尼至大中而復大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路史發揮卷三終

路史發揮卷第四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佛氏戒殺附）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付書）

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真虎者眈眈蹲伏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即之然則庸人之愛佛者亦蚩誠維于之愛木虎者以其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買之邪則孰〻世之人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彼將群惑之之深而反見誹以貽斷害之安維然猶不得而不畧正之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其君之坑沙門毁像事至興安而後建德之毁經像還僧道至大象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宇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路史發揮卷三終

路史發揮卷第四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大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佛氏戒殺）
辨四皓
稷弃攷
周世攷
夢齡妄（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路史發揮卷第四

廬陵羅泌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豈足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刑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歃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

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將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對曰凡爲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煎熬之賓胥無齊和之羹進之君君不食誰能強之臣何力之有爲且君譬壤地也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威與也而太子以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願乃區區合諸侯以勖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瓜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絆梏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其參之理與聯能立四民而制軌里效子華之計信曹沫之盟斡山海貢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暖不睇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非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

雅事然亦何補於梵滴哉晨門荷蓧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驪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然拾棗麻祖種苞棄五穀而噏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悍也（韓子寄季光禎錢屋開絕錄晉平人一云文肅公）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鞠躬膜拜廊廡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于朝者之問而羞惡之不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修隸傾庫藏以贖歸之餓而閉而市齋廬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李能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焚盡更造未半景亂是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佈千佛者一時安福之說而沒之邪方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此也其宗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

千斛之舟小揖之間匿十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扉飛標突簷漢鐵律迹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鏈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網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網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雷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擔檻者亦且儘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矣蕭傚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祥嗅爛珠櫟的皪此歟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衆生者也柰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排空蕩漾以爭趍而佞奉之金碧翬飛過於王闕鎔金銷翠者竭因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遁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熇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時亦微見唐志云

（唐李白詩云西梁所建元佛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顯義中脩之曰吳興元元初爲萬元今爲崇勝寺舍利閣儀高七丈）

益齋肰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兇不忍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也去難已乎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旣乎吾是之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螘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時妾婦傳媢餙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知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蠶毛鍾豕户輒數萬孰不鷄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鷄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厨而魚肉不及於廟闑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麛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爰復設之虞衡之官禁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罜䍡設阱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罝罘羅網畢翳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豺不祭獸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摯不出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鷇不射宿不[illegible]不巢殺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犢毋殺孩蟲毋食雛[illegible]鱗不尺不取彘不朞不設不刳胎不殀夭不成毛不登庖毋麛毋麑不外不躐蚳蝝蚔蠜各有常禁而物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落則鈇斤不入乎山林毋檴毋藥毋絕華萼不夙不暴不以行火而恩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也故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末求給藏空竭於是有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

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剖是不過綏死尓賣猶售肉饌穽還筵菽固有舍於彼假之不已烏之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甚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暾欲谷曰寺剎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聚置毘伽曰

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厥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嘗爲其說輒感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者爲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黃帝克自悔禍澤兵繕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況於不黃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充富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然天寶之末廣

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敝而起陵遷播蕩幾千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敢威福緇髡之流不足以應兇虜而生靈提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弭而威不立也吾不知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翁蟲之惠可以贖其後威致寇棄師餒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其君臣而治絕其文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illegible]佛者之毆皆以為溫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慮衡之意而備說之抑將以廣其見

辨四皓

楊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也遭秦亂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含媢士弗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葬于安陵太白所謂無復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今京兆藍田輞及上洛商東鄭俱有祠廟或云為秦

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爲司徒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爲秦博士然贊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爲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爲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園公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但作園公洛陽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爲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盃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角作祿云甘故孔太記錄中康成謂當爲角聲之迷云声相近顔野王切教字爲所角翮却昔人直作采音世不能明矣有從刀從人之分瓊太祖皇帝問崔偓佺以李充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云加加對曰臣聞刀用爲角一[illegible]一人俱下成字此亦据案晋志李匡文辨之隆佺謂也）至綺里季之與夏黄公則畢文簡特以綺里季夏爲一黄公爲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黄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黄公與張良爲雲霞之交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黄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黄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内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爲失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

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正俗引圈稱之自叙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抑後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庾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圈中因號圈公或云姓圈名秉與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秉庾字轉是亦稱圈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圈公本亦圈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爰號夏里黃公姓崔譜而角里先生則後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衙淵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於黃伯思筆適繼見隸篆爲不誤也三輔舊事云惠帝爲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風俗通云圈援也從囗表声今市語聲氏爲圈家）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可以傳者不求同而務異也夫契弃之爲嚳子明矣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既皆堯帝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

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爲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爲高辛之裔商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爲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爲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嚳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爲嚳子亦不得再爲兄弟（漢[illegible]十世[illegible]代[illegible]皆[illegible]帝嚳之子[illegible]曰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娀簡狄[illegible]三人同浴于川玄鳥遺卵[illegible]川之安）予觀堯之繼嗣也契弃旣皆已用之矣使堯以契爲司徒弃爲農師及得舜爲司徒然後以契爲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上文舜命契仕堯爲司馬而伏氏書及呂[illegible]皆云堯使弃爲田按田乃古農[illegible]字[illegible]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乃大農師也）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堯居嘗不用之故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爲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蔑夫書於堯最爲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巳巽試舜數事而已及舜受禪則復以契司徒弃爲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況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

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恤功乃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嚳劉向叙列女傳稷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娀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嚳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皆帝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邪（豈其詩傳狄云嚳有四妃子皆為天子帝嚳之胤乃天論鄭氏箋詩稍疑於稽首以姜嫄為帝嚳後十世之妃然注孔穎達則又用帝嚳之妃亦自異矣）昔有娀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建疪東逝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詒古貽詒亦通故用楊震碑姜氏三代後）嫄繇漢而來學者多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或惑之鄉非諸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帝嚳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禋祀於禖宮哉（伏羲美也顏狄同哉繹之言信亦絕矣如言五帝三皇其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遇于野其有越在衷修之禖者數千里之外皆皆帝王之妃后而不彼禖野者又其所叙之迹皆有似無介）

（之事斯所以為辯信哉）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貴其詳於經乎彼其猜之多乎故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欲次僅是然是敘者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歷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踰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蓋欲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先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翻古以為稷之曾孫而直成湯之調與太康並世甚矣史傳云大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至此當仲丁外壬之際云）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邰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璽者有叔均既有

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之則世本史記所爲信者矣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爲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其妄矣名諜之難理也載紀

左方

不窋生鞠是爲鞠陶（傳云自文右千日爲）生公劉公能脩后稷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豳生皇僕皇僕生弗差（或作差弗非弗差者倒書大紀云）弗差生偽隃（隃隃毀）偽隃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師稷者周人報焉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生公叔組紺是爲祖類祖類生諸盩是爲太公太公生亶父是爲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十有七世（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已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爲祖類作曰公叔祖類組紺也云云先公組紺以上詩小戎闕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盩爲三人謬矣）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盩太公如妃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矣侯亞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爲皆二

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辭方侯牟雲鄒諸謚至臯甫謚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臺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循之而合二人以爲一爾魯頌正云后稷之孫實爲太王而閟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爲周公之母矣其得摭邪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阪乃北其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也何況周世之末邪

夢齡妄（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讖緯之言前記多非之而以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爲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入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況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則伯邑考先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外紀注文王十三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史王九十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年伐紂乃武之三年十三年乃武之五年訛克商二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崩計大統十三年之文自九年至十三年為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孫也）且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見嗣息踰于衰老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

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二也（按攷周公稱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爲核攝文乃謂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計成王年已十三居東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二十有二[illegible]安也夫謂者不過一二歲子爾豈有年踰弱冠而尚稱孺者哉公之歸成王年已志李尚書復侯公之得也七年幾有嫌疑武王之崩尤子始生是爲幾于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大武王年商二年天下會太[illegible]而公攝遂有書奉子以周紹臣未開周公於此時正是天下之中有不可勝言者焉三陰遂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縢以保周室之定時王雖以少廖然亦是不起武王之崩成王十一三歲是以周公攝政而踐國家言理皆可以見者大四国流言而公居東不有[illegible]長而夫以爲武後三年東二年[illegible]人既得一疑不知幾年公乃爲詩以貽王天大[illegible]華[illegible]王命以察[illegible]縢策無書以見[illegible]而迎政理有不作國矣而反以爲年十五而公始歸之意居衛決其是信邪[illegible]以金縢者必使之諸者[illegible]之公至誠之所[illegible]君子存金縢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尔王克不信金縢之事而反以九齡之說亦可謂顚錯大亦後遂責謬矣）是皆理之所可克不必旁搜遠據而後可知者也（[illegible]十六天任至者有生之前之理人）（十而救絶矣幾公輔請二按百五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之[illegible]）按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卒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遂儒之妄斯可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證而必然者有聞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八十翁之爲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永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於吾没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別有說徐鍇謂古無此齡字若有之武王不應不違而云西方有九国）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

不準盜發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縱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爲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與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夫男破石綿綿奈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者論而必昊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見之[redacted]君歸不于周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允爾雅非漢人所能爲也（不讀爲丕古不如准名也見姓書古諭語不然石亥豕其名狀文總俗作石注皆非）

魯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之知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朕三國之大廟是明堂夾大輅故旂韣旆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奉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俎用梡嶡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篹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

中君肉袒迎牲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大雩帝夏礿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復廟重簷刮楹達鄉崇坫出尊康圭疏屛木鐸振朝之輿和表納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前哲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魯

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若曾）子而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臣子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孝之等必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胥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惟學士大夫胥於亂說不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頌以享帝爲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簀實斃公而以王禮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亦侯之周公也而斥之不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斷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泰山而禘禘祖廟有錄矣（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有事自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末造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公侯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周公

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萬之是自爲法而自斥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爲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

命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荊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荊人稱之久矣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晃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呂氏春秋以爲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隱公之四年蓋平王末云）明堂位或者疑爲戰國妄士借君分謗之所爲書其爲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夫桓公弒隱而自立矣並弒殺子般弒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桷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覿用幣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邑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丘甲作田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更歷索然後知非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爲辭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曰也設以

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終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由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盡僞之執語哉魯且猶疑宜致信於大傳

獲麟辨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於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歸愚子曰甚哉聖人之言也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爲書平王時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乎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

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臘平王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究其時則久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陵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國之風叙書則汔文侯之命皆東周之不復興也夫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

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于畢穆王之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踐塊一命文侯而遷有苟矣之貽錄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淥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罹兵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定哀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孛此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郟鄏以爲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强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誣瑞麟曷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爲邪聖人之意當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

嘉瑞也孛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自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余何腐爛之儒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焉惟未來之是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霸王出作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井太史張孟亦告苻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焚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傍過自是我不敢知予述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諸

獲麟辭

或曰夫子之辭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

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子之紿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即之者曰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故必身從艱棘以兩其致匪自已而猶或可湅也若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斃於宋不蹶於衛必勃緤於陳蔡代之人以顏淵隤巷自樂而無跌踣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未嘗有大亂而先生嘗污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世隆一日目典籤李黨宗高固叔等於旅舍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生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既矣厥後皆知其言夫以相知世隆之說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幼也嘗氣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憬藏之告蔣儼亦謂繼此二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土下六十一而刺蒲十月晦而孫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溥始生速齊卿刺徐而溥丞于蕭屬儼後亦以失職坍於高衆壬寓

者六年六十有一剌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遠其略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必待之不可移如此況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于周世不知也右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於是內犁且之計歸女樂之計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是於是趣宋適鄭知陳舍晉楚是反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臨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聘而封之子西沮之遂復于衛亦有意於衛矣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上夫子詢而逆陳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使召魯以冉有之言而迎孔子於是自衛返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按左氏傳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之文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載吾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行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爲萬世之顯法返魯蓋六年而坐西之祥作其惛惛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於經於其末是誠何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

如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良臣厄蔡禍也乃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秦燎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乎嗚呼卜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不受禪而仲達舉服卒之歲劉季肇生亥戕之年侯景載笏而建成元吉過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胄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於周美惑爲成湯西伯及商之畏然而繆周公之異

雖見微徵豈止於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顧有以詔我惟毋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少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宜可謂不幸矣微子紂之庶兄也其去適也蓋以紂錯天命執言將至而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

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
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
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
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疵
少師彊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
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
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
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信乎夫微子之
去也豈苟然哉其計之宜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
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遲行者特欲二
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
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旋之田邇荒野以自免于刑
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
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
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
子固恐一旦溘先脩夜則無以毅先生而欲各盡其
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
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
天屬挾彝器而屬之異姓之佐者覬成敗吉忌戚此

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杞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遂挾此危亂不詳之器以趣新造之邦衹以蒙詬而貽戮辱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其賢有不爲而謂微子爲之乎方商佔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若弃商而歸周則弃親拔謂仁人者其不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其去冰炭也況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允許許子面縛啣璧衰絰輿櫬見楚子楚子問爲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亡既滅而後父已封之後其去適也蓋當邦之末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遯去者特以陰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武一舉而踣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間也何以觀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曾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弃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豈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克於乃從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曷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遷史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徉狂爲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决與孔子之言戾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叙

氏姓之謬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謬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旧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于今異傳謬可嘆也予述路史歸既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

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繫敍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或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洗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恊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府之書反着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蝮揚爲梟蕭爲蛸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頻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祭爲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庹出庹夕寘本冠軍皇泰三百五見國語見終匽六蓼秦谷則自於秦甲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亙名西本於西門豹謂爲匠麗參終頡以爲冷倫之說銅因於年衰之食銅茲因於才子之官茲來出於亘芳之審由此何與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卉其出商紂伊繇肯先邑繇邑以爲出累祖聃出於聃叔季載而畢本於畢耳之國其妄繆可勝擊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惑乎氏姓之失其統也且以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傍施草木蟲鳥之字爰必則啟束魚是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其今也不原

氏姓也尨緐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參之則民德歸厚矣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發揮卷第五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辨（湯）
論謚法（書蘇洵謚法）
九錫霸者之盛禮（臣瓚）
巽禪非求爲異
辨帝堯冢（明舜禹事）
論舜不出黃帝
舜不幸以孝名（并廉妄）
大禁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875 山24

韶說
夔說
申都
辨帝舜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史發揮卷第五

廬陵羅泌

堯舜禹非謚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患也夷益弃契皆名也而夷弃獨以官稱（稷弃益稷）虞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泊益何爲以名著邪古之人要不爲是拘也（名分之際要不可亂非此則推取其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也即秩宗爾伯爵也亦非字周五十以伯仲）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爲之名矣後以故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爲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

爲謚鮮有以爲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于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甲乙爲號故湯名履而號天乙外丙沃丁大庚小甲皆別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名天乙安矣惟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張晏顏師古等以爲禹湯皆字亦非特商國中一邑名謚故潛夫論衛後有湯尸令稽之湯陰古北敖之地昔秦伐湯是也成湯者猶成周然）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觀善也世有謚法轉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釋入之蓋始於白虎群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弃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爲謚則弃契垂益夔龍一皆爲謚而後可有鯀在下曰禹舜是豈鯀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固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按舜典未受禪命則惟稱舜其稱帝者皆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惟首咨四岳一稱舜蓋方未代之）

（初所以別于堯爾且舜典所稱帝皆爲堯三謨所稱帝皆爲舜亦宜皆示）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爲諡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爲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勲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勲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繼明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勲乃徂落放勲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其家語今取大戴孔五帝德惟去其放勳重華文命爲炎帝之語且易其欽乘龍與教能羆爲伍獸之說特未達厥指）今說者又曰放勲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當爲皐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倅斯又繆矣夫禹皐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祇承于帝曰者乃禹言也盖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于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

吝異皋謨則不然其云皋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皋陶之言余故禹復之曰俞斯可哲矣惟協于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為不伴則車華之下尤不伴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也有號以皐其名皐陶人臣自不應有盛可知大禹臣儒敢于為安章句之余雖下下可混然亦有不可後夫之諸士一久騁以正以此章句之不明也亂以梅云方動萬乎文之史以為之孫堯舜禹之功德累世國史有是君子之以名之既如子貢孫孔子天後世因謂孔子為舜季子黙清名趣不可為皐陶之罪故不可以為諱提子云言仲尼云白夫子云）或曰孟子為信則謨蓋都君是其父諡既以

為舜之字云矣奚為訓之而文非也揚雄韓愈李翱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尒一從成市再從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雖然云都鄙之都今意云張以都為美非也當於都尒）抑又論之名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為義斯之謂矣（堯遜也本只作垚从三土後下加兀云垚土高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人中宇矣析轉之意後加大心変字赫盛見故莫華莫之從舜韓舜則又皆有舜名而舉也以充禹象也外舜而說假為同意若夔龍稷契古人名多有此禹雅云舜豬也鄭禮記云舜充也玉篇云禹蟲行也是亦一義舜若借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戎功曰禹後世見於論各將紀注）嗟乎堯舜禹之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為號諡緣天以誄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

天后臨朝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累加之天寶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氾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耶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絕世歟則惟曰放勳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貽後世之訕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曷聞以號謚參參之爲實哉噫生曰大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歿無謚貴不求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乎以是爲知堯舜禹之不謚而後之學士精言堯舜禹者其亦爲不達昧去就也矣

景德元年命知制誥李宗諤等詳定正辭録自今祝板先代帝王有言商王湯之類今正辭録堯舜並稱陶唐氏有虞氏其禹湯並稱夏王商王之類斯爲得體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古之發行於今者惟謚行然二千餘年而歷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本之約又撰者謚

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讀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

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定爲新書然而亦莫究明（太平興國八年八月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惡謚十七字爲三十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請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蕭齊不行）蘇洵於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得或遺時亦有合聖人之意惟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後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概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今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錄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爲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雜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邕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未嘗見

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諡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諡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毋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諡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諡曰康見於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諡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諡也邕之言漢毋無諡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元帝之毋許恭哀而高帝之毋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曰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曰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邕不攷見而獨於和熹以爲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諡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嬀燕姞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諡從其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諡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諡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諡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德不聞有諡而蔡暉子穆輙正加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邪其貽譏

于荀奕而見詘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也爲辱典東漢叛車以繼莫而唐茂典此何爲邪然則邑之違禮豈惟邑邑之罪哉德又不衰其流及於藝術與緇黃矣名器之失孰甚於是顧不謂辱典邪

國朝　四祖暨　太祖　太宗六后俱同廟謚獨　章聖三后節惠曰庄呂公綽以爲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于帝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夫從之非也三毋遠矣魯惠繼室以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璝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作伯也（王制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大三公八命更加一命則服衮龍与王者之後同矣春秋書曰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入公羊以爲加衮服者非左氏説爲命者珪使搢以鬯晉年次六旌者諸侯朝覲所親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季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書教令也然親礼諸侯來策服加命書其上而大保之命亦有征伐之類則命者所以將之命非專教令也）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者或以爲九命者非也（鄭司農許慎異義以九命与九錫爲一益以礼言入于三賜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爲三命受位則賜車馬不知況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八命作牧注）

（侯伯德者加命得事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与九錫不同）在春秋說以人
車馬（大輅一元壯二駟）衣服（袞冕赤舄副之）樂器（軒縣大）朱戶（彤其扉）納
陛（納入也鑿堂對陛入為小階）虎賁（三百人虎賁三十可也云三有督蓋因牧誓有此文識之）
鈇鉞各一弓矢（彤弓一矢百玈弓十矢千）秬鬯（一卣圭瓚副之）爲之九錫後
世不能改（張華記同亦見孔合文加孔外傳以朱戶在虎賁下韓詩外傳以虎賁第三樂器第四朱戶第六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以七弓矢八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若昔先
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
其禮尊叔旦有夾輔之勳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並
啓土宇并受備物官王中興召虎是賚是故釐以王
瓚告于文人皆所以表元勳異賢哲也彤弓之詩天

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犬戎之難文侯
是保是以有弓矢秬鬯圭瓚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
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秬鬯之錫出
於曠典俱匪常秩暨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
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
尊之故專錫予但數以尒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
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
殆不然當只受進賢之一錫尒台竊求之諸者之說
蓋出於虞夏傳其爲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

冊賜秬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禮賜弓矢然后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鈇鉞則不敢專殺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用不得專殺者以獄屬于得專殺之國不得賜鬯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于[illegible]錫晉而書紀文侯之命者聖人於此見征伐自諸侯出）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勳業益茂以加矣是故制之褒錫以上殊綵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顯其神納陛以節其陛虎賁以衛其軀朱戶以表其居鈇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瓚以廣其孝盡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以尊有功崇有德也宋均禮含文嘉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佚其体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閨房不嫌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誼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其義盡有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傳云車馬以適遠代勞衣服以飾体榮德樂器以和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鈇鉞以飾威虎賁以禁衛弓矢以征伐秬鬯以享宗廟按衛青越餘有白虎通義）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自後世顧亦多有受其益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

頌楨趙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帝悉無是舉亂臣賊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固借於曹操安石秘吝於桓溫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之士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此本之入公羊說非也又云大國不過九次國七小國五此非公羊說一如服除同）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盖薛瓚云（崇文書目及漢書序例不知為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隱以為傅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通云）

尭禪非求爲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爲美談重不幸而效人察以藉口尭爲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爲天下於是謀賢而巽之巽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明揚側始得舜而庀位焉舜之來也尭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門賓之百揆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索爲之矣方是時尭非因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於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其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今之授皆尭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昔

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以四岳之親首薦巽命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斷不自受乃共屬之四海在下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哉嚚訟嫚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子惟天所命而已矣夫天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於天下者也天之所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於天下者也是故君薨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爲不得罪於天下也不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予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爲異也邪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於後世不求其故見争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爲有所矯爲乃諄諄以爲說而詭特之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事之獲已而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冀一時之名幾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戕之噲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爲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

将逐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逐公子閭而子閭亦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於名而爲辭也非惡其富而不爲也誠知一臂之爲重而國爲輕也使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煩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可以集事而無欲者惟可爲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黃金丹砂一銖成金一銖成白鏹一斤得金四兩及老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禪于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遇者幾千人矣竟子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黷貨妄作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

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爲難以天下巽非貴也合於義之爲貴堯舜之事豈求於異而可爲哉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僞致惡聲于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顧言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況以爲不通禪代之變而自比於嬀汭納漢二女明勅罷石其篡僞業姦以傖囊天下非惟無耻乃有源流後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爲此曹玷褻者庸儒之罪也昔姚長固嘗令戶

偉馳說符堅求爲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符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惑之邪或曰君子之誨則異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人則亂不止也堯爲父舜爲子則異禪爲可行矣台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美談多以禪而召亂而亂臣賊子住其姦者又援此以自蔽恐世之君子因以禪爲德也勉爲之道

明舜禹事

辨帝堯冢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爲難於究竟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載千里正觀十一年禁樵採春秋致祭）而王充乃云舜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己之市而葬蛩山之陰盖儀墓尒（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國陵与蒼梧舜葬之鄉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鄙嘗長以爲非亦此類）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奧稽地志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

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即閭俗所謂囚堯城者（鄄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同紀年以爲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在是濵瀆因堯城在相之陽陰又濮陽有偃朱故在鄄城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見寰宇記以孰言所錄不放去蘇譌爲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實之與語云舜放舜於平陽而山海經敘獻之子爲帝丹朱故劍知義舜舜說象葬仔立其子佚又奉之而又謂佐於主朝歌有徵甚爲禹因厚許之宮竹書而謂朔諸因爲虛譚荒矣）抑嘗言之蓋其遜位之後作游于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漢志堯作游成陽游都也蓋武王之故宮漢祖之沛宮周孔所謂因游首三各畧云廣闊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頂有堯祠豈其所因哉）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譎者也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橫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

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辨則衆人愈從而說之曰古之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偪上而求其利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也嗟乎以辯非之說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而今之學士乃不能闢其惑於聖哲清明之代可謂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爲主分謗而附益之不言而論者徒信之無乃未究魏晉之僭褒好義者也嘗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鄭數之徒雖能初與之鼓而終以屈聽更寔其言之當而今竹書果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於一時當同詭隨謂曰爲思者衆矣（韓非子之說甚明蓋載自晉已有此定竹紀年云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夫大甲之事見於尚書孟子此爲可信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足明矣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所妄況知幾者按書太甲三年已復政乃猶歲而作咸有一德伊尹沒太甲子沃丁葬之後命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作咸乂又焉有甲立其子與七年太甲出殺之事高宗亦云先正保予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尓尚明保予罔畀阿衡專美有商皆贊之之辭也夫以後王留誦朱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哉此　大宗皇帝所以稱其特立而謂疑義之不可剷也）夫治古之事由引而說之何不可哉知幾之妄必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以稗世迷

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毋若丹朱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撿若是而史記亦曰朱絕厥世披此附會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採此自證則將遂信之乎我無是也夫殄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絕滅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諸先聞於岳薦之前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女子畎畝試以百爲如茲親之育其子含飴𥛔漴歸小以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愒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而爲偪邪穿之事也以之徵與則必使其從以之賓門則必使其睦達其底績然後致自大麓格于文祖若濟（[illegible]）而赴京後繆（[illegible]）取程自邇而之遠非若輕宿少年不忍自至衝尹突跳蹶坑塹而後息也雖然犬豚梟鷹（[illegible]）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污自昔然矣（先聖垂教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絕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又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巽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爲舜而巽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后世之有妄舉而必存其始末稍長者不以之垂世矣）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夫成陽與成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武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十道志引左傳衞師入郕郕即成也篆字記并史記武王封季載於成之陽漢於此置雷澤縣）

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兖州是矣不得爲一也（趙明誠黄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廷尉某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脩堯靈臺黄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輔仲君則知爲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爲不知何語此盖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耻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人以爲久遠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爲君子君子博學而反約今也畫

論舜不出黄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不得已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於堯於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祖考者皆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惟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負丘黄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

之主也餘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嚳帝嚳傳之摯摯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爲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爲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鯀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嚳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謏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者所以惟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其禮之盛者者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況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

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扃何以不謂之異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惟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爲傳賢之帝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稱異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於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實其能舉五也舜若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爲然後舉之歷試諸難知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於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嚳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爲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曰禪竄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

是則舜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尒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其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昏憒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欺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用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隋當滅陳陳既滅于隋矣然陳之必毀隋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已酉王歲而顧反爲殃乎其不係此明矣然以是知子羔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爲子羔發也

舜不幸以孝名　并原事

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苟有吉參有晳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暨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大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

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榮之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亡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爲全矣名足故大賢寡可書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而論者每無節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鳥工龍工之說且以爲瞽叟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爲乎劉根之入壁者豈拘羑厄陳之事而柳粲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大祐高帝厝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人謀天算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詐哉豈凶人之爲不奪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

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致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于姦尒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厎豫矣叟既厎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自宮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遽遽如萬章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之是非之辨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欝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録晉公平秦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亡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乖越然則規前爲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弔昊天節南山也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讄孔之辭哀公誄亦作詩

言而謚之乎故曰稱于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謂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命之肇亂于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之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錄尚書事自東漢章帝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繇此始設也西京无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今）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歷試諸難之謂而其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不迷今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今也風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言無是若也（云大錄萬機之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愆伏此孔鮒所記以為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傅會之非聖人意也夫以納麓為領錄烈風為陰陽和不迷為不愆易春秋論語尤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和且時哉）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

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或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于林木入于大麓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須錄云乎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王充已非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為不知經而蘇氏書解与古史皆論如子長先達多不能决張九㱓云處之深林大澤之間凡孝聖人若當自甘雜堪處覩之也）按攷大麓則大陸也故趙之臨城隆平鎮之大陸澤也一曰沃洲是為廣阿澤漢之鉅鹿廣阿縣隋為大陸即今邢之鉅鹿密邇于趙故酈元注水經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即廣阿澤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鹿一曰鉅鹿一名大麓一名沃洲隋圖經云大陸大鹿廣阿一澤而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藪趙有鉅鹿而今雅皆有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趙之鉅鹿則為二矣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欲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群臣与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爲鉅鹿郡即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洚水至大陸然今大陸與河遠不相涉唐成書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按降在信都密近鉅鹿豈容千里宜此謂絳然鄭音爲下江切謂即其縣之漢鄭氏非之）今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巏嵍山也記者以為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堯祠俗呼宣務山謂舜昔宮務焉或曰虛無詭也（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在西北四里高一千五百五十尺城冢記云堯登此山東瞻洪

（求務訪賢人者也雖荅王喬所命頌之惟與王勃見之以示魏收收大驚歎及作詮[illegible]許用之而之推遂以入齋韻音為權務然格本音說故亦引篤字林乃為亡付七夫二切故王勃正字[illegible]說引載馬節贈尊定爵云別後嵾峰山上至矣苦芳二語字下喬蘇子鳴愛之不知為乎声矣仙傳王喬為柏人令於東北嶧蔠山得道故詩銘及之）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廣勃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録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録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經於子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而當時之有見知也（[illegible]於安國嘗為稿語之[illegible]）

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且喪匕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蘙薈之中孰不倉驚懾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惟度越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既已烈風雷雨之弗迷然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既未受禪豈有先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

其不禋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介（封則於其冢禪則於其麓封禪告代之礼也納之之礼蓋可知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蓋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決之天哉（虞傳云惟五祀與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爲遜禹之事也辭著貌中）嗚呼禪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謗天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況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所以納之大麓者豈惟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有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興妄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

皆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況命與仁豈不言仁）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鯉乳壇媼之事（后稷詳見生民名之曰弃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娠不敢言生頃公弃之野鯉乳之鳥覆之故長名無野）是皆天之弃野鳥銜肉東明之櫟豕嘔馬噓是豈人爲之哉（昆莫生弃于野烏銜肉飼之匈奴收養後王烏孫橐離生東明弃之溷豕呵之弃之廐馬噓之後王沫餘）小白中鉤弃疾厭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　陳橋之變契丹自退（韓退與受禪同日）澶淵之役絞車闇發（弩于夜射殺撻覽）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祿山皆君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肅宗嘗召祿山過東宮傳酖將飲發藥落泥其巾自此不）

至而況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焉可誣哉奈何紛紛棄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用意黨與相擠以傾人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纍矣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訌國而速亡者其視大禹之事爲如何邪然則符命之說其可廢歟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僞眭孟先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沿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武后之流又因之以濫殺於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直矣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韶說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爲感之至於斯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鮮矣韶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於樂而極矣而韶者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葵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爲行能隸者不能爲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胸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之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鉤蠆尾人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爾求

其所謂落玉戛金流爽清暢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帝簫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夔之言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爾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爲推美舜德而後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舞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壇壝之護列有營衛之禁百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藪藪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闇然坐堂上乎吁茲亦挾兩匡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爲之格鬼神爲之感而況於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於是有簫韶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及於是有鍾鼓以達其聲至其肹蠁潛通沖虛挾軋而于于徊徊或接乎其左右氤氳妙鳩幽遠畢而鳥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變而天神地示舉爲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雞集呼而虵

至有不可以言語詁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神明之韜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為大者易感小者難格此何謂也或曰六水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木成於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至矣天下之物孰不成於九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臝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土會所宜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於禮樂也推致其至而一旦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必其至哉一變二變之時哉惟致其至斯有以知其降之神而必出之祇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所不知如是故詩云先祖是聽而禮祭三日必見其所為齊者又曰其得以見之從以必見齊其不見而以不見稱之於必見）昔者秦漢垂情祠祀數者光怪秦漢兩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

更生之所列者（高帝廟五來文帝二十六武帝之十五宣帝二十五）此武帝之為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闇者與冠用事甘泉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鶴二八揍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於是延頸長鳴舒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師月夜率燕綿谷郵亭奏翔鼓數曲四山猨鳥皆翔飛忻鳴又於別墅登閣奏之羣羊與大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鈞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邪寢祠鴈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歛

鍾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爲越之月鏡湖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轉舟知聽夏仲御之刺水也折旋中流爲鯔鶴之躍附鮮之引而風濤震駭雲霧晉宣自奧之躍舩者八九遠士作曲扣舷引轉而大風應至含水漱空雲雨響集其集氣長嘯則煙塵頓起蓋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爲之來風丘壑爲之出雨草木魚鼈龜翹搖感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睽比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抹禦常人有能之而況聖人御天下者攻樂熙孝治以施仁聲則其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音聲性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數又）而況笙管有鳥之聲鍾鼓柷敔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碩空距實之等鎗鎗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奚必蹌蹌虞氏之庭而舄止盤辟夔之目前邪火木相感而然金木相際而流孰能自然如必一爲之說則事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大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李後主談樂記曰鳥歌嚶嚶以其類征鹿鳴麋麌以其類聚情發於声而流於音則感動之理迨於鳥獸而況於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楽是同爲人且質而死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鴻漸之作楽於利州望喜驛見幾鳥之感乃大敘日若且於此稍致其功猶能及

此況聖人御天而賢者故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怨声其耳与人同何為而不樂然以孝露為可信而風雨竇病為虛言謂楽能乱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脩身正行推誠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後盖以為一物一事即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為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而説者亦以為是奏矣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水則遜辞后諳度乃非浮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為之長嘆罷因劉琨吹笳而羣胡為之倚泣欲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盗語矣嘗黎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況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長木舉漢之祠室房戸夜開而況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黄鵠下樂中呂一叶而黄鸝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若夫南風報德之紋其所以阜財而解愠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倶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韶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

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茲其所以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聞而樂闋孔子慶喟乎之寢夢而見周公與奏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同已揖遜乎虞氏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爲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也惘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啜醨而口爽嚼梅而齒齘固有兼旬不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醨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空爲言豈達聖人之口耳哉

夔論

台知審者言有所不慼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烏）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賛夫韶曰（戛擊云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言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敘其樂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

而益章此夔之所以憂道其功而不遂者誠所不憖故也昔在　先朝李照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照之爲樂而自許已如此則夔之樂爲可知矣（李照鐘見長編嘉祐元年八月）以仁聖之君而得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嬀之仁聲則其崇德象成參備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無間不爲難者此夔之所以自喜其過遽許其君而不疑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被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於管蠡而不識聖賢之事業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爲甚易聖之所就以衆人觀之爲甚疑遺稷失著之徒夫亦豈知聖人之語凡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豯學者億之爲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既措以夸誕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爲自信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皆爲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爲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惟其禮樂兼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尒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

達於禮者能之乎惟直惟寛惟剛惟簡則知教之所繇興矣而温而栗無虐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繇廢而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爲樂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爲不達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間者日興起末世之君視爲一技畢仕庸瞽喝啾嘈囋惟以取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啓人之信喜哉人之少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資[illegible]其鼓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趨進不又之聲以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之死後之家神祭所禁則又比其鐃鈸入音者而易其爲樂之名度以鄙猥辛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於是乃有倀倀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爲耶情實之相變理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妄制其鐃鈸則釋者寂矣於是引而歸之先王之叢教以動化於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於異世之夔邪

申都

虞帝之末嗣也職爲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爲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張良爲韓司徒云）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爲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爲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爲是乃代王爲信都也繇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爲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爲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爲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畱信蹤妄又甚

辨帝舜家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遷于負夏（衛地）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然湯伐桀弁三鬷昆吾同時三鬷在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畱又安邑有昆吾亭顯其非是也）諸馮負夏鳴條皆

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中府皮氏）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李）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於蒼梧則自漢失之（礼記是）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踈乎（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亳鳴條三朡皆非南晉之地豈得越在南夷豈故留華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千里無舜葬於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攷異乃為蒼梧為在中國非必江南然無明文出謂江南仰又明矣）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婐劃地氣高癘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老期勌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爲之矣豈

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云唐虞三代以五嶺百越少五嶺二在桂三在道）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撫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盜譽攷之象封有鼻（今道州）故墓在於始興（幽明録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記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実實録蓋地後賢荷東昔人不明為何人乃象冢也）義均封于商故女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寓記等世紀云舜三妃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女英蓋隨子均徙于封所而死葬焉有說別見）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冢西城邑池陽與吳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荊湖之漸虞帝之迹備所在有風土記上虞有舜冢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墟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不降之又越之餘姚餘）

（姚山記以為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嬀水之汭損石之東今姚江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木作携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吳比亭京賓告在小江東去縣五十對小江北昔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斛又餘姚有漁浦湖與地家字記以為舜漁於此流侯調湖今在上虞而今洽道乃有舜廟餘儀碑謂是舜之所鄉布智浦南亦記有舜巡省處而道州李西有憂帝廟容其宅蓋不勝紀如嘗道廟舊在太陽溪溪今不知姜泆以來朝小錄山下至專不言元結還之州西界元户刻表耕并狀傳宗時士胡曾權述唐始復之九疑　國初王緣動奉　詔修葺春秋降祠歲盖皆其後祠之）西爲天下帝之諸子分適七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黃陵也登北氏帝之第三妃）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而既葬于陳倉則其先死矣（前師儀是濮上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盲冢）既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爲登北之墓審矣（冊以湘陰黃陵為舜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陵女冢高十餘丈周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　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大小哀洲圖經以為二妃哭舜而名亦冢特舜女也）惟登北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之神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分氣而爭爲堯之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有辯別見）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有陵冢說別見）蓋古聖王文于其位恩霑于保禹澤及於牛馬赴搭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

也顓頊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遂郡國皆起廟亦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封崇尒（漢惠帝元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孝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之墳耶（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舛決後世不攷按海內朝鮮記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爲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發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八載乃崩）（九山皆石數聲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儒錄言帝得脩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屆者是以蔡邕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其源賦云因南狩赴馬遂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蓋誤）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爲出于經而子之言亦雜乎爲信也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以爲

恨也（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按是時水平已久謝承周瑜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先事肆覲南巡零陵桂林不期遽化而因葬之至比始皇孝武章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妄矣）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蘇軾亦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學誤以爲經文書云商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爲紀帝之沒明矣（蘇軾謂陟方猶升遐然汲冢書未見紀年）余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哉（傳又謂伐苗民而殂崩于蒼梧伐苗乃僞也韓愈云陟苗民已竄三危）韓非曰商周七

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予既攷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孫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誣邪韓子之愚誣邪

路史發揮卷第六

論說十二篇

堯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煬帝水戲
貢法非不善
辯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戶口
關龍逢（桀紂事多過實）

路史發揮卷第六

論說十二篇

尭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煬帝水戲

貢法非不善

辨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戶口

關龍逄（桀紂事多過實）

伐桀升陑辨
湯遷解
許繇在四岳中
小人勿用
路史絕筆

路史發揮卷第六

廬陵羅　泌

堯舜用人

堯舜皆聖人也其爲治則既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爲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又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俞一出諸己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未嘗一言以疑其臣下舉之之私與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皆若急於用人也而二帝之用人奚大異也或曰堯不逮舜故每疑其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此皋陶之所以謂帝難之